叢書集成續編

一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百八册目錄

總類

考據

宙載二卷……明　張　合著　雲南　一
南園漫錄十卷……明　張志淳撰　雲南　四七
讀書雜記一卷……清　王紹蘭撰　雪堂　一一
契文擧例二卷……清　孫詒讓撰　吉石盦　一二七
畏壘筆記四卷……清　徐昂發撰　殷禮在斯　一七九
讀書雜釋十四卷……清　徐　鼒撰　金陵叢書　二〇七
癸巳類稿十五卷附詩文補遺一卷年譜一卷……清　俞正燮撰　安徽　三一五
破鐵網二卷……清　胡爾榮撰　藕香　七〇九
遜志堂雜鈔十卷……清　吳翌鳳著　槐廬　七一七

雲南通志 藝文部之三

古曲

共二卷

載

雲南圖書館藏板

滇南在國初肇省越今二百年有奇衣冠文物蔚然中土滇士中德行事功卓絶一世稱文獻者誰哉隆昌貴所張先生是已先生世余江陵人洪武中遷今郡代敦隱德未發之祥鍾於戶侍南圃公卽先生父也先生父又有夜光九歲能賦詩永六領鄉薦第一至辰先余舉進士歷官三晉兵備參簡竹而三復之矣無何客有自成者類計數業已乎其簡載告予載取名宙謂所陳之道滇來者持先生手書宙載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復合將來義也予披閱之竊嘆曰全滇文獻在茲與夫操觚逐掇之士類立一家言以邀主司樹謀

府以欺矇瞽植名戶人人謂吾遷史固書矣吾棗吳新安歷下矣吾毘陵勾吳海虞於越矣詎意妄自裁剪者有貂裘狗尾之譏猶譽射名者來和璧閒訪之銷甚至名實混淆者又不免旌喀喀之議卽老棟汗牛奚補也道且幾爲天下裂矣先生獨上下千古厭飫百家起釋褐治解組凡遇交游寮采有所談述及吏牘暇有所自得隨筆之漸成卷帙大之朝廷憲典人物名跡小之耳目習常閭閻技術言根極理奧可以挽世態可以淑人心可以參壯觀可以範來學是猶采荆山多良璞探合浦盡夜光遷固有靈方含笑於九原而惠滇矣新

往讀一統志永昌人物首南園少司徒次惟副使賈所
公即海內名如禹山府君弟與焉然後知賈所公之學
行才望必有過於伯兄特後人不及知故摹推禹山府
君耳至著作則云賈所文集賈所詩集稍蘆漫筆八語
編游宦雜抄賈所日記僅知其目而不識其爲何書其
故維何一曰世之遠也一曰地之僻也一曰子孫之愚
也世遠則易泯地僻則知希子孫愚則不知守遺刻散
佚又何足異迹搜得宙載一種惜殘帙不完然終不忍
擯用授諸梓弟其中有隣於泛近於訐者不揣鄙陋謹
刪節數則非直壽梨無詮而心以力窮亦懼災木貽誚
爾

而瑜因瑕掩訂校既成彙爲二卷冀存十二於千百云

五世姪孫辰牽男賀筵謹書

俞元德稱張子韶祭洪忠宣文止列年月日筆是筆削是削若直以筆
洪景盧深許之張殆效夫子題季札墓意城翁野史亭
記止敘作亭由修亭故一類
耳齊莊太學衛義補有曰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葉茶
之用遍中國外夷不復知有
醬食擂蒸雖與唐宋茶茶臨用輾之者少異然亦不相
遠及博聞多見謂今世不復
茶兒繪以南予爲南蘿因學紀聞則謂陳自明非其鑿

而不通孫陳各出所見王亦無定論予以爲南子乃公
子郢郢字子南謂之南子猶戰國謂匡章爲章子田盼
爲盼子南子來見夫子遂見之以正名之舉將賴於彼
子路義衛輒之祿迂夫子之語誠於南子有冰炭不相
合者所以不悅其心恐夫子有意子南如胡氏告諸天
子請於方伯有病於輒然夫子有是心未必爲以已非
衛柄臣所以有否則天厭之矣
今之坊古之里如云某坊猶云某街唐舒元褒疏云元
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
呵道則街與坊無異

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近江南呂仙鸞降晚霽詩曰長天忽然雲雨收洗出一
段瀟湘秋誰家綠樹正啼鳥何處夕陽人倚樓彩龍倒
掛碧天外白雲徐走青山頭道人醉臥岩石下了無一
點塵寰憂
世恆言海槎客眾人之言曰海壖者坊者之言南北同
談幽閨鼓吹有曰丞相牛公應舉時詣襄陽干相求知
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宋史志有曰元祐
三年中書後省言臣僚封贈父母制詞大中大夫觀察
使以下用專詞餘用海詞蓋物廣大無際者莫過海故

行人以稠人廣衆謂之海詞海之爲言在唐宋時已見於文

漢庶人身長七尺力堪挽千鈞兩齒下有如龍鱗者數片

舉文皇以爲類己而愛之法每料一百斤內用薄餅兩鋼七十五斤黑鉛二十五斤加番錫三四斤下爐鎔化若所鑄之錢止重一錢則一百斤之料該錢一萬六千文試鑄料資本該值銀七兩炭火油麻等項寬計作銀一兩鑄造刮磨精緻每錢一千文該工食銀六分一萬六千該工食銀九錢六分通計物料

工食截長補短一萬六千錢約用銀九兩其錢依價七十文時值一錢則一萬六千文值銀二十三兩一本將及二息況近日私造之錢每文止重六分而鋼鉛相半則一本將五息矣豈能禁其不爲耶又曰洪武之錢最小而重一錢永樂之錢少大而重八分今鑄錢若以一錢六分爲則比永樂之錢再大一圓每鑄料一百斤止該錢一萬文仍要鑄匠刮磨精緻如是則本息相去不遠而人自不爲此立法之幾深也

晦翁擬造化爲印板許會稽擬人心猶印板劉靜修愛孔明靜以修身語遂以爲號

金志貞祐二年議遷都南院孫大鼎入疏中有曰宋既有主兵之未已懼乎取則難治於教化故先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觀此疏欽宗必稿開釁欲立己言所以變心猶未已也豈十餘年向非逆亮斃之則苟活雖百歲心戀戀不死至家宰王公翊以廉介受知英廟年八十餘累疏乞歸不允一夕上疏方獲俞旨翊日卒人謂公止致政一日云

宋祖微行至某橋訝橋水赤或對以紅花廠棄餘者上怒以此尚可染族幟即命戮其生養

蔡伯喈爲郭泰碑銘曰吾無愧色也張知白爲陳琳除命曰吾不辱吾筆也

內江鄒公智謁端毅王公語蟬連不已鄒出公謂左右曰佳士然非享福器後鄒果以吉貶死

正統初一流星質月識者以爲王振擅權應韓詩外傳載子貢言子產爲政三年而庫無拘人夫庫爲貯物舍而以拘人豈亦如今司法者寄禁輕罪於各倉廒與

永昌城東有哀牢祖誌稱安樂說爲哀牢頃見成化斗六年敕諭雲南鎮守撫按三官得嗣等奏據車里宣慰

司公文稱安樂國因娶哀牢女不得賴老撾宣慰奪娶
恃強調兵攻破老撾地方成化十七年又敕諭鎮守撫
按有云得爾等奏南國王黎顯調軍開路將哀牢克
破隨到老撾殺死宣慰刀板雅蘭父子又在哀牢蓋倉
積糧要攻八百云云可見雲南所有哀牢乃介乎博南
騰越間者交趾所攻哀牢乃介乎軍里八百間者據予
所見有兩哀牢

張無垢云貪冒之士如落穢溷汙渠如何故人敢近廉
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灑灑襲人覩者已覺心目頓快
況處其間哉當刻一私印云萬竹間清風遍露或作竹

間風露以自勵
隆路長夏勤之念舟行興縱逸之心
克知君將廢長立幼乃不敢爲言是已置申生於死地
里克於申生之廢以中立自居夫中立者以不倚見之
已行久矣不允時書經房有四人予固請以各房首卷
陰助奚齊之立矣既陰助奚齊則心已倚於奚齊可謂
共校之倫其一爲魁主考者又以論語題爲予命程文
中立乎胡廣以中庸自處夫中庸者無過不及適可平
卽予撰恐諸翰林不悅仍循例填世寧第二十名洎嘉
常廣與世浮沈死而後已于無過不及適可平常寧有
靖壬子湖廣鄉試予爲監試總裁闈場書經卷取王其
一二耶以吾儒正道而小人藉以文其奸眞可慨也
勤爲首固荐爲解監臨者不從予卽揮筆卷上云三楚
呂東萊讀帝範有曰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五代
奇才明時偉器鄉榜宜在高選甲科唾手聯登監臨者
喪亂書有錄而遂闕今上征雲南樊公喪始出以獻而
色變楊少室魏此齋二方伯吳孫塘憲長皆願指躡予

足使勿爭亨亦不計也遂填其勤第六名果聯中癸丑會試高等亨歸田道經華容會孫舉人宜因談李事并及喬王二子孫曰科名高下有定數正德甲戌廷試覆閱已填一甲第三矣卷尾偶倒印讀卷官銜一中書曰亨能刮之後復倒印遂填霍二甲首李之不中喬王之名次矣亦定數耳強述

元將李思齊屢抗王師後舉臨洮降生命爲江西行省右丞不之官尋以功進中書平章上欲優待思齊食祿不視事淮卒上親爲文遣官祭之又爲詩挽之云朕有幾點銅爭汗卒生不負兒女泣睢日忽聞丞相崩一滴

乾坤草木濕其子世昌世襲指揮後調雲南鎮安衛今尚世其官思齊本羅山人兄弟七思齊行三墓在霍雞縣東三十里底店縣人呼其墓爲三相公墓

黃州赤壁世以爲曹操周瑜戰處非是相戰之赤壁在武昌樊口之上江之南岸方輿勝覽云水經載赤鼻山齊安拾遺遂以赤鼻山爲赤壁山以三江下口爲夏口以武昌華容鎮爲曹操敗走道不知周瑜自柴桑至樊口後遇曹操于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上今赤壁在樊口對岸何待進軍方遇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汪汪北後方有烏林之敗則赤壁當在江南岸今赤壁及在

江北傳說差謬如此東坡賦東望西望乃疑似語而大江東去詞云人道是周郎赤壁又云黃州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書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是否又可見矣鄂人嚴光治賦赤壁圖云接赤壁當在蘄州故其詩云千古龍蛇雄赤壁孤舟鸛夢誤黃州廖道南楚紀云赤壁在武昌之蒲圻會屬嘉魚崔東州集亦云赤壁之戰在荊州爲詩云鶴洲灣湖十山橫爲識坡翁誤汝名

湖廣志安陸州仙釋童伸漢董永子幼喪母乃織女生伸而靈異敷篆符鎮邪怪楚紀云董永乘人東漢避兵傭

耕養父父殁貸錢製喪感織女織絹償負遂名邑曰孝感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云董永東漢人父亡無以葬從人貸錢一萬爲奴永葬父畢路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偕歸主問曰何能織主曰爲我織絹千疋即放爾夫妻于是索絲十日內千絹足主驚遂如約以行至舊相逢處謂永曰我織女感君至孝天帝使我爲君償之君事畢不可久停忽霎霧四垂而去董永之事亦感應所有者近日院本以董伸舒爲永子不知伸舒生于西漢永爲東漢末人不惟相隔遠甚亦且侮襲先儒無乃膚淺者借夫儒爲子以神異其事亦或以

永子名仲遂以仲舒當之耶可笑

今戶部工部光祿寺及內府各監局所無賦物有司多
賣價至京官令人領銀買物以納中間多無賴者假貸
乏法

於人冒領謂之攬頭其弊多端近年始易攬頭行召商

楊遂菴同雲南省祖過馬底驛題壁云馬底停車日卓
午問道辰州渺何處驛吏同言路可通僕夫趙跪喜欲
雞登岡蹋阜層復層步下千盤分可數斷坡危砌石墜
鼯側徑縈紆纔一綫空山薄暮峭無人惟有舖舍棲林
莽便欲駐馬須明發破屋猶堪辟風雨舖司着憊不願

留云有變新無變釜揜鬻只得驅馬行水聲汩汩溪之
滸須臾日黑道路遂進退維谷心無主荊榛泥淖杳莫
辨僕馬被創蹉跌屢撐持去郭十里餘漏下四城當三
鼓始知馹吏欺予哉不念危途敢孚俾桃源大夫飢且
勞喘息不定面如土舉手咫尺沅陵人怒氣居然出忿
語亡邑詔詔壞相接佚動體念固其所咫尺不肯將夫
迎明言汝北來當汝我聞汝來敢加譴呵聊以遜詞相慰
撫今我茲出非公當萬里鄉關省吾祖漫勞夫馬已非
紀之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
矣但不著鳴條爲何處近何燕泉註家語始云舜葬於
子蒼梧皆妄談觀此則鶴山固已然鳴條說非蒼梧事
魏鶴山雅言有云舜卒於鳴條孟子說得分曉南巡死
鹽五斗家火煮之則鹽少
公敢以迎送稱官府長田舖裡暫停看有耳如亮目如
瞽松皮爲燭戶爲床山風颼颼撼庭宇饑來不忍夜設
永願與世卒同甘苦
天順間有瓶兒王不知何許人假宿武昌衛王指揮家
天熱則就宿室內涼則移就簷下終常瑰臥風雪中臥
處四圍皆無雪每旦攜一瓶丐酒于市酒晚取酒竟飲
或以其餘傾於所挂純陽像口內雖罄瓶不見沾漏人
皆驚異因號瓶兒王一日於觀音巖下拔水內浴起而
復下者凡五十四次遂坐逝先遺言令焚其尸將就火
視其頂中有黃紙書僞語云赤膊臭丹圖奔波數十年
一朝心放下吾命豈由天了了了了個了空中粉碎白雲深處島五十餘年解世即然撥開天地阿阿一塲

說合一而千古之謬正焉

唐杜懷恭乃李勣堉伐高麗欲偕以行懷恭托故再三終亡匿謂人曰行必以我立法耳勣聞之曰杜郎疎放或有之乃止夫以懷恭尚知勣心英明如太宗屬謂勣可托孤後勣竟以一語衰唐祚是太宗托孤之明不如懷恭保身之智曾謂疎放者而能照人肺腑不落其術如是哉

羅子蒼識遺云萬見春嘗謂公羊穀梁皆美字切韻脚疑其爲姜姓假托于聃亦遂謂左錄亦有此語蓋戰國去春秋未遠傳所載多當時諸侯公卿大夫家世事迹耶愚見春爲此說子蒼遂乞不足訝而晦翁亦言之何也

宙載 卷上

故傳其事因隱其姓寻見之嘗部見春妄言嗤子蒼輕信六書畧曰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西域流入中土事物紀原亦謂出于西域纔言莫知所從來高承之識見固不如鄭漁仲則漢以前縱或有決不如晉以下盛二子何從假韻腳以托其姓南史書崔杼弑君董狐書趙盾弑君雖兇威勢焰時尚且特書二字著書于麟筆後豈不能如南董所爲況所言亦未如左傳核實多經師議論有何畏懼而掩其姓縱使所紀如左氏下四旁燃炭火熾鎔鑠人亦隨化故以火曰宣德間漢人死此刑曰煉刑者叔圍雜記亦載之謂宗室謀逆則縣帛屋梁俾投吭雉經不就者強入之既殪置屍柳

簞簞內置黑豆二石雜以滌餅上下積薪焚之少頃麗皆爲粒如芥爲末如塵取而揚之以此刑有類煎煉故以煉目正德間宰庶人與同叛諸宗室俱受此刑於通州三刑之中夜刑尤慘獨以之加外臣焉

往一止以會試行江北值歲荒飢死者縱橫道旁犬豬鴉啄其心腑皆露形俱不一或傾邪而長或橫闊而扁皷大而有毛或凸凹不一以此知人心形既異宜乎其存與發萬有不同

宋時宋郊宋祁稱爲二宋元宋本暨弟聚聚文學與本齊名人亦稱之曰二宋

後渠崔公向予言唐人詩郊寒島瘦全怪俱成一家言今人詩皆是描紅未有自出機軸者予對曰唐人詩本於心如太白好酒飛卿好色言與心符故不可及今人詩與心迥異故格調雖規模古作而意味終不如公以爲然

嘉靖戊子順天鄉試考官韓邦奇方鵬左遷邸報以爲失擡龍飛聖學諸字人言聖意不爲此初錄進覽時因所知見吏弊難革云

許渾題峽山寺詩云海墟爭翡翠溪邏鬬芙蓉自註其下曰南方呼市爲墟呼戍爲邏新州有翡翠墟芙蓉邏也

殿試卷謄真以十三幅爲格用紙二張每幅十二行近

兒南充楊知州順明言殿試卷凡擡頭字須在格內此固是亦須策後仍空十八九行以備列讀卷官名職銜此卷雖不在一甲亦為二甲每科入試如此者不過十餘人往往甚才博學之士肆意極言於草稿及謄寫時紙幅不足或陰截數段或衍有餘款或後無空行雖有晁董之對不得達御覽本朝廷對策推羅一等極長premium亦苦之之意夫以魏公當南北息兵日所遇尚如此則疑其十三幅卷寧能寫此數萬字及詢諸故老云十等既中會試于禮部頒卷時自言八于場屋有志赶對願北狩南渡時奉使諸賢往受屈辱竟不知何如也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寘壯其志許之謄真遂有二十馮京三元之事記者不一其言京父馮商又若以商幅時李文達進讀羅鄂州咸寧人其父商是京之父乃商也一言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又若以商

為名惟皇朝類苑有曰馮當世之父式為佐侍禁以終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則當世父名式亦常為侍禁矣

宣廟子禁中作鏡室上下四方以青銅鏡料為質又刻宋寧本雲南猓猓鎮守太監錢能見寧狡黠以為奴能死遂竄名騰驤衛為勇士執役御馬監武帝常至監試馬因寧應對敏給執控閑習遂發進用不三四年寵極喜佛畫春圖於內每在此御妃嬪美鬢者以形影照映為人間極樂云

前漢書藝文志雜占有黃帝長柳占夢有甘德長柳占夢長柳義無解者按韻會言伏生尚書云度西由柳谷柳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謂日入之色然從之湛諸人以隨處體認天理為要居鄉時凡山川佳勝田土膏腴者假建書院置學田為名必得之為通為柳然則所謂柳者或取義于日入加之以長猶長夜

之意王伯厚玉海有藝文志考証於此亦無解適得柳
字訓因傅會之耒知是名或云長柳主夜神也藏經教
乘法疏引之山海經亦載之但柳作留豈字近遂舛誤
菓辨歟書名多不可解長柳其一也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墮至北轑戶註引吳都賦曰開
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北之南戶也三
耒六年瑯琊刻石又有南盡北戶之文乃知北戶錄名
取諸此

開樂天詩雲一杯藍尾酒一樣膠牙餳寸晉公談錄載眞
宗朝回宴未却盒樣孟元老東京雜記淨熙乙未初伏
前後各賜則不但盛思而已

賜香酒四斗時菓北樣歐陽玄漁家傲詞云凍合竈甑
餉一樣樣之用於俗見於詩者如此第不知何以不收
入韻書

元魏中山王熙討元叉來覓語人曰王憝朝廷下媿相
知宋薛奎惠或不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
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

前漢書楊王孫傳喜帝堯之葬衣木爲匱劉賓客嘉話
云張尚書牧弘農日人言南川有堯女塚近爲盜開發
獲一大珠并玉盤寶器極多世傳堯舜葬茨土階乃墨
氏託言

是也
盧璞言令刻印小册謂之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手寫五經於巾箱中嘉定間徙學宮楊璘葵乃鋟毀小
板遍庋錄言繩原發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爲一編置
衣袋中天敗之遂爲鐫板最近日袖珍諸書即巾箱夾
袋之遺耳
子雲作法言當富人載錢葬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
可李仙芝閹宦衒茶持錢乖雲書之可謂高致而劇秦
美新何郭想子雲落筆時自汗顏赤面溫公註法言至
此曲爲挑釋猶不思孤矛二桓陽貨雖或有逸言而

赫去公室五世之論盜竊寶玉大弓之書不一而足何
嘗有毫髮私貨哉何溫公之不思而怨子雲也
昔人謂郭璞知死於目午竟不能免難遂以是議數學
此殊非蓋數者造化所爲雖天地開晦不能外人所遭
莫非數特人不能先知璞先知然豈能逃避哉使能知
即能避是人爲反玩於天地安足以爲數耶
唐富家子嗜酒蕩產後乞食沿街走只爲朝朝醉因歌曰黃盡田園注
玉杯醉鄉終日不聞雷如今乞食何方去
酣歸雖自述亦足戒人
龍鐶字德剛萬載縣人洪武十七年貢爲國子生授浙
江按察司以徵棄下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靖難
師起征兵於晉鐶以大義不可汝皇帝繼統詔械鐶錦
衣獄不屈死有收其屍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須弗事
三主別父與兄忍慟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於
我歸于義所今其遺骨家書及國初諸公哀挽詩文見
嘉州志言觀備遺錄葦除遺事國史補遺皆不載因爲
表出之
韻會舉要案字說文几屬所凭也周禮掌次張氈案注
以氈爲牀於幄下史記高祖過趙趙王自持案進食三
國志曹公作欹案臥觀書一曰木名集韻或作掎又據

也荀子不苟篇案飢而治之註曰據舊飢而治之也又
荀子案宇多爲語助及發聲王制篇案謹蓺選閱材技
之士是發聲也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敵國案自屈
矣國家案自富矣是語助也
魏參政邦靖養病回書云山坡羊於驛壁吉曰肯排山南
山北偃前倒海東海西翻我如今心兒裡不緊意兒裡
有些懶如今一個個平步裡上青天一个个日日遠龍
顏青山綠水且護我閑遊玩明月清風你要忙時我要
閑嚴灘你會釣魚誰不會把竿陳摶你會瞌時誰不會
眠

周紹宇伯紳湖廣武昌人以歲貢入胄監即有廉謹名
時戶部委勘天下錢穀所遣監生幾千輩歸報多失實
坐贓絹獨免授水清典史廉謹益著攝縣事捕盜有法
不及平民二縣皆安是歲蝗旱不爲災靖難師起守令
皆迎降永清近燕絹極力守禦顧其民寡弱皆逃散絹
乃佩印南奔道聞母喪還家禮葬畢乃率義旅勤王戰
纔戎轣數日罷具聞南師潰天命已去遂隱編氓間後
事露有司即其家械絹赴京絹慷慨就行分一死至則
朝廷義其志下獄久之謫戍興州其子代還屏跡田園
築此城房以不隨國姓僅授懷遠指揮至今世襲

舉人會試至五六次者人卒戲之爲都舉人相傳江西
盡絹之澤云
凡硯池水須新汲者乃佳如注隔宿之水或池內留餘
不拭抹乾淨則寫字多陰
大明律有蒙古色目人昏姻色目猶言種類
拔苗助長見孟子守株待兔見韓子掩耳盜鈴見莊子
爲宋地三愚宋即今河南歸德府
施尚書純妻甚悍妬施無子强置一婢已而有孕妻殊
苦虐之施不能制乃陽出之陰寄一姻家不數月生子
仄而施病危始語妻曰向所出者已生子可取回庶汝
後不爲宗族所欺妻欣然遣人迎子至撫之曰汝眞我

子矣施死妻以針刺子臍中子死施宗族爭奪施業屢
訴諸官皆惡其妬無有爲理者施所遺盡蕩析
宋田偉燕人仕江陵尉因家焉作博古堂藏書五萬
北千卷黃魯直稱之曰吾校書中秘及遍遊江南文士
圖書之富未有過田氏者
宣太中有諺云宣府教場蔚州城墻蔚州營房近會蔚
州二士言城爲洪武間指揮周房所築雉堞峻固雖京
城不能過房實孝陵姊婦子長配晝時委任又備故得
築此城房以不隨國姓僅授懷遠指揮至今世襲

二士赴試同舟者五六人每迎流拽纖主令僕登岸且
出視此大獨踞坐謂書僕亦不往衆喧言若乃都舉人
何逸如此此大因曰吟曰滿船盡罵舉人都蓬底咖栎
到日哺醉眼朦朧龍不得依稀似是念南無
顏師古注盧諶傳目爲赤子曰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
色赤與嬰會解赤爲裸裎曰赤體見肉色也又空盡無
物曰赤之意同而實有不然按韻會尺通作赤則赤乎
之赤本尺字借用赤乎謂始生孩長不過尺餘故曰赤
子猶成人不過二丈故謂丈夫韻會既著尺通作赤而
於赤下訓赤乎止襲舊訓宋不能別求其說始亦有遺

蔡公登第不增年以對最是後四太宗欲大用而難其少乃遣服地黃餌盧服以反之未幾鬚髮盡白知增年非是乃暗於變鬢何耶

嘉靖八年夏閣老言爲兵科都給事中議郊壇禮頒止寶疏旦陋被擯繼者張潤身欲効寅所爲然主之寵遇與已機識俱不逮時郎中黃祖舜見所陳輒曰夏公謹龍之能飛者張佩德顧効其所爲何異猶頭猫學飛龍乎

王威寧越詩作皆粗豪靈蕩如其太雖刻有集而遺者頗多嘗作鴈門紀事絕律云鴈門關外野人家不養蠶不種麻百里全無桑柘樹三春那見杏桃花簷前兩錢穀問其由因詢僧坐關有便溺吞或以有告孟曰詐也命羣隸搜其室得其杖擲之往廻有聲出之肉九尙

過皆成壘塞虽風來總鬼沙說與江南人不信只穿衣

夏公言爲給事中時請建四郊實受百張公孚敬奉

張甚恭初投刺必曰學生夏言頓首百拜漸厚則曰門

下學生及郊壇成猶曰門下生逮爲侍讀則曰侍生夏

言頓首拜張動心以爲背已然猶用長刺後陞大學士

遂用單刺大書侍生夏言拜張始大恨遂起辭侃獄傾

之

徐武功伯無子有九女中三甥最著一爲魏太常校以

行誼顯一爲祝逋客才華稱一爲蔣嘉聰巽

常熟遊市中值內迫出于傍舍主人偶見不及拭以遁主人追及以此爲題令破數應聲曰內有所急不擇地而施外有所遺不潔身而去嘉病瀕死告母曰兒病決不起睹夢上帝召爲紫府雲臺記果死年僅十四

關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於首俾關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於首俾牛餂既久僧至田家泣曰君牛乃吾炙後身久以夢告欲求一見主驅牛出牛見僧即餂僧首遂以牛與僧僧歸窮殺牛未肉爲尤置空竹杖中乃坐關數月惟歛勺水不穀食追近驚傳有孟知縣者過村適見人奔走施錢穀問其由因詢僧坐關有便溺吞或以有告孟曰詐

也命羣隸搜其室得其杖擲之往廻有聲出之肉九尙有剩者乃以論衆始解前惑

李公時常以臘雞獨擔江南味戲夏公言夏即應以鶩馬能空冀北羣人嘲江西以腦雞譏輔以鄉馬故言公各指其籍爲戲寧州張御史西銘因御史金交以黑象曰中含玉齒戲之人類以象嘲滇士張即應以烏龜背上嵌金交

于謂至宋崖教民陶冶先爲崖守營公字次自營二第

爲一棋日夕登之以閱書焚香怡然自得此小人有才

亦自可取

靖廟一皇子生徧體有眼無皮請御醫以苫左不載疏
疏不敢用藥一草澤醫生言皇子母旅時多食厚味兼
坐臥處上下皆積木未嘗得土氣是以爾宜擇靜室鑿
深窩令乳母抱皇子朝夕坐臥于其中方愈用其言皮
漸生生喜命爲御醫俾世籍太醫院驗封

紐在兵部見高郎中遐號海陰近閱隨隱漫錄云先君
號藏弆蓋取坡翁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
藏之句始知高號亦本此

永康徐侍郎贊自言知蘇州府時郡有某者官亦權要
以公差回家暴日欲往先墓令一僮來府朱書要帳三

百名字於童腑吾即撥以付之當時或怪其無禮而不
即應必遭其害矣

仁廟即位後惡宦官每欲誅戮一日陰雨朝罷歸內俄
報上崩或疑內侍弒逆適有雷故內侍云雷震然就斂
時不見注首尤爲可疑

嘉靖間東廠理刑王孫綱家被籍沒有一物名粗織
書中見楊敬仲舉孔叢子所載夫子心之精神是謂聖
人之言而纘之曰簡謹取而爲集諸則所謂集語者歟
仲亦嘗有成書矣

李獻吉作于肅愍廟碑有南宮之錮太子之易天下有
能爲公恕者否耶之言因思宋高宗果殆辟議還欽宗
則貪功者決有如徐石麒所爲當時柄國之臣如王公

宜有三
馬端肅爲冢宰每接偉績則曰何以報朝廷
漢武帝時霍去病卒命爲塚像祁連山旌其伐昆邪之
功也唐高宗時李勣死命起塚像陰山鐵山烏德鞬山
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也
唐有兩張昌宗舊唐書列傳云張昌齡冀州南宮人仕
北北門修撰乾封元年卒兄昌宗亦有學業官至修文
館學士
洪武間上所寵宮嬪見上治獄從重典自言上憂戮公

者想亦慮及此所以不汲汲於迎復正恐既來後未易處耳

嘉靖間湖廣江陵知縣缺佃以御史謫官有公移於隣縣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隣縣知縣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語江陵任其如今不是繡衣郎聞者解頤

劾貪陳雲以舉人授上元知縣才幹敏捷高廟頗忌之漏下三鼓傳旨索素棹二百張須黎明送內雲即刷民間棹集立編糊以白紙如期數以納又傳旨駕夜分出都城需柬蘊四百且所經衢家各燃柬蘊以照屬御雲不能篤其妙

臣有遂詔隴纂傳云臣欲討之是也

鶴林玉露云諸葛孔明及時年四十四

即取民家竹簾爲柬蘊以納又令衢旁居民以竹簾爲柬蘊恐終不免乃佯爲風疾致仕後以壽終家

孔門以丟爲字於理無害王氏父子以之爲名非所以別尊卑明昭穆宋雍熙中唱進士名有呂蒙亨乃參政蒙正子是呂亦有王氏之失

留都有秦甲與李乙訟刑部某官鞫之乙詞屈乃言甲爲秦檜後吾何能與辯某官聞語即右乙甲有詞不見於兄弟者也充於此亦有失哉

聽訟答之乙訟卒得寬降

歐陽圭齋作趙子昂墓碑云每從里中老儒敖繼公質

正今世行儀禮集說乃敖繼公所著則敖爲宋末元初人

豢箸亦可稱象棬曲禮云上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註曰梜箸也

靖康寅洞南霽雲睢陽城家墳內產草龍粗如大指長有五寸初則手捏柔輭越三四日草乾龍瘦其色淡黃紅曰黑目頭角爪牙鱗文鬚尾俱全盤旋草上雖畫

之張湛註叟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愚以臆見論之叟堅恐即庭堅或叟爲庭庭爲叟未審耳以叟堅爲庭堅則見物多者見禹之勞名物當者見益之智志物詳者見皐陶之學皆以類聚矣若不知爲何人是與禹益并稱者亦浪浪無聞於後耶苟以列子多寓言則謂叟堅爲寓言亦可以禹益爲寓言乎

秘閣閑談云隴舟有石魚子置書緗中能辟蠹談叢云寒食麩臘月雪水爲糊則不蠹洞天清錄云硬黃紙染以黃蘗取其辟蠹

黃氏日抄讀禮記條有曰吳郡衛湜集禮記解自鄭康

成下二百四十六家方氏馬氏陸氏有全書其書浩瀚惟嚴陵郡有官本岳公珂有刻亦然皆未易徧觀此可見黃東發於岳極其尊敬而岳之學亦不特工四六事編纂者而已

唐右司郎中喬知之以美妾碧玉爲武承嗣所奪作綠珠怨寄妾承嗣見詩因以致禍綱目書之唐詩品彙載自訓導明州知大明府事雲南永平又起知大理衛事知之所作綠珠怨自著其由古今詩話所載亦同但以右司爲左司以妾碧玉爲婢窈娘以承嗣爲延嗣少異耳本事詩此戚傳俱不一北齊河清時平鑒拜德州刺史和士開求鑒愛妾阿劉即迎歸鑒謂人曰老翁失阿

劉死何異要爲身計不得不然若鑒可謂明於保身

知之可謂拙於避難史稱鑒學通大義爲章句雅有豪尤少士大夫縱有私說多不肯輕出宇謂史官欲廣異聞者嘗騶入敘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之類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夫自今觀宋小說亦可謂多乃以爲尤少使在今當云小說絕無

洪武三年戶部奉旨置天下戶口勘合一戶傳天錫杭州府錢塘縣城南上隅民戶計家三口男子二口成丁歲事產房屋十五間田一百三十五畝五分地八畝五分石給傅天錫收執准此戶部照字九百一號伺公孟春跋其後云傅諱天錫字佑之號文溪起家仕我皇祖自訓導明州知大明府事雲南永平又起知大理衛事乃卒其才行見家傳其愛此帖在國初庚戌五世孫給事君希說出而視余今正德辛巳蓋百五十有二年矣雲南永版圖在洪武十六年後文溪之謫當又在其後史和士開求鑒愛妾阿劉即迎歸鑒謂人曰老翁失阿

門有官閥而給事於此不敢視爲故紙褫潢卷軸不敢忘也此戶帖天下人戶其誰無之今萬千百戶中有能存此一二者乎無恤受簡命自家庭托諸懷袖曾幾寒暑猶見稱於史氏此戶帖之存固文溪之敬君命遵憲典而傳氏世有人焉以守前人名籍爲事宜乎其有賢子孫以大其門日益盛矣於戲是不可爲志于忠孝者勉哉春聞在昔有持告身易一醉近時仕宦家因爭先世資產至踐其祖父手澤與所受於朝誥敕弗視者矣安得不怵然有感于斯

西洋有寶石亦有珍珠與雲南猛密所產石廣東所產珠迥異其價動以數千百金佑惟同同人能識之同同文字有蒙草楷三法西洋諸國咸用之音律醫藥等技曆與中國僅差三日

夏季遠江西南城人號松雲居士革除間商維揚適靖難師過同伴咸歸附隨擢大官惟季遠棄舟遁時醜貨以萬計不顧但曰有親在未敢許以死隱居教授終身焉

墨莊漫錄云荔枝皮不可燒其氣引屍臭

稽康養生論云齒入晉而黃三晉即山西人多食東鹽有皓齒者故謂齒入晉而黃李善五臣註文選乃曰秦

詳何耶

新唐書孝友傳曰苏徽中同跡智壽爰爲故紙褫潢卷軸不敢諱與弟智爽候諸逆擊殺之姓書中有銅鞮無同跡或同跡即銅鞮必傳寫有誤

陶侃於蘇峻之亂恨不與關命不敢越局自言因溫嶠遺書始遣兵詣嶠中欲追兵還因王愆期言感悟終以嶠軍貸其糧而終欲西歸又因毛寶李陽言止是其心始終不急於討賊特因諸賢督迫而後起當時斬峻誅出侃部將不得不歸功於侃始謀不過欲救韓晃大業之攻因殷羨之言始請石頭則平峻惟溫嶠爲元功侃何與哉後侃責卞敦擁兵不赴不給軍糧欲檻車徵之何暗於責己刻於責人乎使侃非請賢則侃所爲亦卞敦而已侃不敢越局即敦擁兵不赴侃怒嶠貸糧即敦不給軍糧將侃將爲而止敦遂爲之有異耳賢如侃者尚有可議哉

崔公鉉言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東巡鹽書來與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欲疏開之余以書亟止大意謂兩淮兩浙鹽利爲權要所專以艫綫便耳惟河東鹽鹵鹽駝載權要不甚專今國家鹽利惟河東而已若艫綫便將來河東鹽利亦不復爲國家有張得書

卽止且刻石後巡鹽官欲開水道者皆以予言而輟

嘉靖九年鄖陽巡撫潘旦上言甘露降顯陵取以獻上頒賜大臣侍從有食者言露形成片如廣東皮糖味亦無異

今制御史出差北人不點兩廣南人不點三邊暖閣在乾清宮後凡九間中一間置牀三張於房下以天橋上右一間置牀三張於上又以天橋下左二間置牀三張於上又以天橋下又以天橋上右三間又置牀三張於下左四間置牀三張於下右四間亦如之天橋卽人家櫈梯也上下置牀三十七張天子隨時居寢如是防不

測耳今上勵精每日在暖閣四鼓卽起令內臣整容首

謁廟次謁宮回進早膳方視外朝尋視內朝則內臣盡

來侍上看官本次看民本官本自裁定民本看一二餘

付司禮監與內閣標旨既進午膳又看三宮所進本與

奏高廟變色曰王開國功臣當共享富貴何出此語比

二十四監所奏本聖裁畢或看書或閑坐抵暮方隨意

離京舟漏淹死賣舟人密受旨鑿舟也宋學士濂安置

夔州羅氷無人與易棺腹三日而逝方宋未至郡時已

有旨令人閉羅卽四公所終則老氏退挹誠有足尚者

江南郡邑每擒賊至城聚人防護則擊鑼一聲鼓一聲

逸官聚人則擊鑼鼓三聲時有歌曰接賊一鑼復一鼓

迎官三鼓又復起突鳴乎此固主上之兢業然亦

祖宗之成憲也猗歟盛哉

海錄餘事鬼神門云白馬將軍廟在梓橦縣舊經云龐

統字士元號白馬將軍永昌郡南四里許有白馬將軍

廟恐是沿襲蜀漢祀龐士元
于副楚臬時署提學於諸生惟隨其質引進之俾有成
聞有好古文以奇博來問者以謂學名者于告以眞實
人難做道學士易爲于平生惟求儉不愧天俯不怍人
爾不能立廉戾也
湛尚書若水初名露以執治王考
八訟其父與海盜同謀詞連露官府拘治急乃走新會
彼陳白沙既入事不解陳語之曰子仍以拯父爲念則
淪胥以溺乃爲津逮傳遞南都已而父斃露上疏辯釋
乃得東歸改名若水又南遊數年李弘治乙丑擢進士

高等返至今官後禮白沙名以講學賓報其濟身也王
新建守台所作湛父墓表亦槩及之
崔公銑言李獻吉里居聞薦即萌進取行事亦不似林
下人吾所取者惟蘭溪章文懿公懋耳公里居惟草屋
數間士有謁公者詢公子適公子執鋤進公曰執鋤者
是主僕息公爲祭酒時子來省公至新河巡司檄兒其
步行衣服復卑惡因笞之公知不問又對予言公三子
皆令耕藝俱先公歿晚歲始得庶生子一人
嘉靖戊戌季冬予以嚴痛南歸過涿州後車未至乃坐
憩道傍庵前見一白石形如柱礎四方各博二尺餘每
方刻如星官者二人蓋十二屬也上篆唐故贈太尉清
河張公墓誌銘予時方有事壙志遂手摹於紙比過襄
城告富平李憲副宗樗李曰製柱礎爲誌石唐人每每
知此
武宗道中見一村婦奇後乘載歸因賦詞曰出得門來
三五個逢村婦謳歌紅裙高露足挑水在南坡俺這里
停驂駐轡他那里後眼偷睃雖然不及俺宮娥野花偏

有艷村醞醉人多
今上謂籍公財以肥家及武皆然轡之羅劉瑾方羅時籍者無迹主者難考武臣待既羅後或爲飴餌
始竊則竊有數主者亦知矣
河南周王府乃宋國公馮勝督造馮子周定王如爲交
遂極力營緝規模差比南京皇城皇城內室計二千所
周府計九百九十所正成圖上太祖怒責之定王次子
封郡王府門始用五楹初制止三楹成祖許之後郡王
門悉沿其制
王福時謂何會既忠且孝以日食萬錢諡爲繆不知存
河南人取鳥鵲拔翎羽塗以藥踰月變白毎歲以得利

盡和事盡敬亡盡哀會固近孝然爲魏世臣司馬炎廢
曹髦會又與謀忠何有乎不忠即不得爲孝秦檜論之
爲繆醜意正在此
楊子修身篇或問狄人曰富貴生蓋言衆人所尙者富
貴與長生而已註盡得衆生而已字差矛多
而鼻即非是
廣東盛都御史端明少時於增前弄水石忽悟前生后
州衙所歷之事曰名竊竝人始上一條龍留下八隻虎天
今上龍飛復承天有詔曰飛上一條龍留下八隻虎天
下皆快活安陸獨受苦八虎謂王府劉裕輩以潛邸恩
命移錦衣始失望
柳子厚作非國語宋江端禮有非非國語劉章有非非
國語元虞槃亦有非非國語

權千戶列衛無衛仍在承天頗縱肆故有八虎諸後朝
宋希古蘇州人登第後選山東肥城縣娶妻攜之任所
其妻欲施妾無計乃竊棄縣印於井適巡按歷縣宋畏
罪自縊死棄屍出印於井焉
高人以春爲諱故謂春秋爲陽秋宋人葛立方以韻語
陽秋名書可謂因仍之誤正如今人書五月爲夏五
吳人袁袠七歲穎悟殊等所親有仕泰安吏目歸者索
與王府稍瓜葛田與刑部某有隙某當會議時力陳
官與王府有姻者不當居京官職成祖始
詩送信手書云進幕清風滿泰山歸來林下一人閒宦
情恰似秋雲淡相對黃花滿笑顏正十五舉應天鄉試
遠告歸夫自漢至宋宗室子弟往往應賢科君大位延
第一登嘉靖丙戌進士授兵部武選主事以兵部尙論
至本朝宗室惟豢養之雖曲爲防閑亦失中道今倣民

成松江以終

悼靈陳后性初甚愛幸之一日與后燕坐適張妃亦姐
妓者上前及后上因遣益際玩弄張手且贊其美后忽
然碎盂於地上大怒而起后見怒遂憂憤成疾舊制凡
后疾令母入視上怒甚傅旨令勿入亦不命乳醫診候
后遂崩上意猶欲追廢以張公爭敬言乃追謚時桂家
諸壻適逐等無襄說謂不當成服方宗伯獻夫為不可
議未定文武入朝者有素服亦有青服上亦不究詢贊
善王謂人曰今日朝中如奕棋蓋指青素之相雜也後

聞傳孫榮僖公交公出所藏三原王公九十歲所書大
字及書柬為卷子視卷首有白巖喬公所篆介翁墨蹟
四字予因問白巖喬公篆與虎谷王公篆孰愈公謂予
曰昔亦問西崖公西崖公曰王應韶是春秋胡傳蓋言
其無體也

禮記玉藻有憂者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陳
氏註子有憂者三字不為缺文考之家語本始解有季
氏享士孔子之母喪既漚而見不非之也之文玉藻所
載自此事謂有母憂者亦常食于季子而不辭但不食
肉而澆飧以為養耳可見聖人居憂達權變不戾經以

示則后人今乃置有憂者三字于篇謂陳氏誤矣

李文正公東陽繼娶成國公女甚驕悍與公有言則曰
吾家世位上公豈若爾翁為豆腐先生以公父曾為巫筮故云後公竟至
狹修者為豆腐先生閒巷間謂為人
無嗣

洪武正韻棄字韻中引荀子言孫叔敖軒輊之中而以
楚伯註云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成也軒輊皆車上物
猶言坐于車中而致楚於伯也定伯軒輊正可與折衝
樽俎對

屈戍正可與損卯對

崔公銑言吾為考官時同事者謬以予為
士有三十曰聰明二曰鑒別三曰精神吾往同事者閱
卷多忽畧于少可取者皆不錄及日期將至又將未及
閱者補數或不能藻鑑疑留不斷惟取已所已閱者未
及者盡棄之吾嘗謂欲選士子當先擇考官
近時場屋有三紅說謂醉眼紅蠟燭紅硃卷紅三紅併
一時欲取士不遺亦難矣
楊太傅一清為中書舍人及提學時士以舉業從游者

衆追位顯從者益衆然不過藉師生求速化往聞任丘
鄺編修灝謁楊即挽弟子禮楊訝其未曾著錄答曰灝
少時誦法公文遂至有成是灝乃公私淑門生也聞者
嫣然
嘉靖庚戌秋予捧表天都見部前市書有鶴鳴野人稿
者乃金陵李俊民所著其上行省中書啟有曰唐資房
杜遂開田口之基漢任良平竟起卯金之運以唐為田
口僅見此因為拈出
孝廟張皇后興濟人許聘孫伯堅病不能娶孝廟選婚
時屬家欲姑令往應孫弗拒往中選後伯堅疾愈遂與

兄伯強配緣戚里獲官至掌中書舍人事尚寶卿伯強
至鴻臚寺署丞今上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銅錢
為戲后擲四錢聲側立仆不覆父母驚異已而愛邑大
王爭田聘爭臣亦久疾不能娶今上選婚司禮監官同
禮部官至大名閱閭郡女無可中選者監官言望氣者
云大名有皇后氣奈何無郡邑以后應比至值雨遂乘
輿躋堂選婚官見相與嘖嘖監官言吾將試之既留
宿公府監乃衣蟒圍玉捧盆水跪進后盥水畧無驚悸

果正位中宮
世史正緯載元朝所出事云出自元朝秘史館閣書目
亦有元朝秘史元史虞集傳言修經世大典時請以國
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搭失海牙曰脫
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已丘謂元朝秘史即脫卜
赤顏當時以蒙古字居中傍訓漢字始易今名豈所載
皆狼鹿事類所以不肯輕泄
正德十四年冬予郡世家牡丹不發葉盛開
紹興何紹正為行人時夢人告以天之名三字因思今
行人選科道部試以論豈予將與選試目乃由太虛有
天之名乎遂用意為一論比試眾前目以宿搆者登卷
天為部中所賞授給事中歷官至參政

劉公健入閣時子東在家頗强驕人田公歸呼衆曰吾無用田能全價贖者半不能者即舉券以還鄉人德之後劉瑾欲媒蘗公罪不可得思撫拾以田事則公無田已久

程雪樓作喬達內子眞贊止集詩四句爲之可以爲法蓋爲子作母贊措辭易爲夫作妻贊措辭難雪樓以詩句爲則語既有據而意自妙

蒙化雷應龍作縣莆田爲一篾凡有書剌令門吏納篾中滿五日方投覽士夫來亦期以五日當爲入禁內有禁撐蛟船一條時林公俊子犯此雷乃拘而笞之且加

以關木刑林剌至閽人收篾中投覽時則事已行久雷諸林謝罪且言坐得書遲林應以他出少頃林來縣雷亦托故他往雷在莆五年竟不與林往還後雷爲御史巡視中城司禮太監張佐家人見婦人乘轎在其馬前怒探出擊之復踣其夫且詣雷處雷得其情重笞佐家人佐聞而怒託顏刑書嗾雷雷即以文移人犯送法司雷可謂眞御史矣

詩三百十一篇前漢王式傳言臣以三百五篇諫者去六笙詩也笙詩有聲無詞將何以諫

諸史論論乃對偶之偶故一論每兩事對言

王木之變各書俱作土木水東日記正統十四年統幕潰圍一成卒云云是以爲統幕矣

童貫自謂韓魏公出子數以言動東部侍郎韓粹彥粹彥毅然曰先公平昔無茲事於是王仲疑者詣貫識之以爲珪子眞大書故王氏政和以後恩數悉貫力鐵圍山叢談曰韓公粹彥吾妻父也粹彥不變童貫而姻蔡京何也

劉子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火性宜熱而有商丘寒灰康節曰有溫泉而無寒灰蓋謂泉謂之溫則泉者水也灰謂之寒則寒者灰非火也火熄爲灰灰屬土無不可乎且康節云有溫泉者謂陰能從陽無寒灰者謂陽不能從陰此言誠深於陰陽者劉子寧知之

寒者若曰寒熄則火信寒矣既已屬土而就以爲火寒清波別志云致仕起復所得恩典廼韓侍郎粹彥建議然唐時致仕官朝朔望立本班上亦以重高蹈也

謝疊山以柳子厚書冀子碑陰言牡牧之題項羽烏江廟絕句皆天地間有數文章予竊以爲不然以殷項當亡周劉當興是事理不可易若今謂武庚有圖存之謀項羽有重來之事即觀二人所爲可能圖存重來乎縱二人欲圖存重來當時天下亦寧肯舍周劉乎再觀箕

子言商其淪喪羽言天亡我非戰罪則箕子固久知商必亡羽亦自諒不能復興也箕子與羽乃當局者尚能自知二公旁觀於千載之後乃以圖存重來爲言乎然謝公忠存復宋有取於此又當別論矣

宋周臣民便宜事有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元世祖至元二年始罷州縣官相傳以世襲今日雖久任法漫廢子謂果得久任固宜不然民必被害虐而無所告也久任尚有弊況封建乎周之見卑矣周臣名千貞累遷至中書尋致政卒

永順宣撫司去辰州五日其會祖墓乙山乃火煉金形者名底把居外底把後爲通把用事者所居次後爲閘門聽役使者所居凡運物大房皆寵婢所居以花名轉詰皆依此次以進後爲八大房如蘭房蕙房類每房長一人名寵把次於寵把者三人又二人爲酒掃烹飪餘房等是八房後始爲正室其正妻亦有二三人酋至某房宿寵把親於床前爨煮酋跌坐床上飲食凡子生卽令頭目乳字欲視子令頭目抱至老婦人所酋與生母出視子長娶婦別室以居諸房婢寵惟事織錦雖子弟族黨不得進若値宴飲酋

喜者間亦召入或以所幸婦女賜子賜弟正室傍業有樓臺池榭每遊客至一處卽有一處罷皿如以竹節爲杯餘罷俱用竹節金銀玉象等是每公使至款待五日大宴用金牛三日小宴牛不全具皆以織錦一端爲視有闕年承調出師俾獲各省良家婦女男處一宅亦如八房制肉多官族婢麗酋亦時至幸焉其所轄各寨只納穀石但其地多旱鮮收遇歉獲時命頭目催征如一處額征八百石以五百石貯本處倉內以三百石運歸酋家值年凶主者令下具狀貸穀次年還倉每石加息穀六升如仍凶又俟當年貯者貸去至三年始償蓋額

雖八百每歲酋僅得三百餘俱爲下還貸之資而已一士頗善書浪遊至其地爲書陳情出師二表酋酬以二百金其俗姦盜法甚嚴凡宴客令諸娼供戲笑容欲幸其娼須先白酋無不允者而不可私狹

文皇靖難師遇南軍皆言眞武在雲中驅神兵助戰正位後遂立廟太和山極其崇報命工以黃金鑄神像將往祀屢鑄不稱旨工有被誅者上一日跣足坐偏殿侍臣批沐髮適披背上工又以鑄像聞上曰第視朕容狀工奉命如上坐狀方得允旨

靈寶村民酋一雄雞偶冬縫人在家補綻旣畢辭値沃

雞曰其足一点一白故欲徵惠民以經工爲西域人且
言黑不與鶴別酌以值日謹飼雞無何家有病瘧者巫
醫不能治雞或振迅奮躍登病者床啄碎其衾被瘧隨
愈里中有病瘧及他病者以雞往咸如前獲愈由是來
求者衆必先持十雞爲餽

楊公繼宗爲嘉興知府清直不屈凡遇謁上官於藩司
分曉參於臬司長揖而已以府轄於藩若臬不過監司
耳一臬長顧恩之無所指議偶府有公移至書日惟一
字無初字因以此爲失楊因吾書日從一統曆於無
月上旬止以數絕日無初字臬長竟無如之何

晉書地理志云寧州於漢魏爲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
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與古雲南交州之永昌
合四郡爲寧州又云交州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
爲交趾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交州牧十五年張津
爲蜀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
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便宜用長吏觀此則寧
曾爲參軍記唐詩品彙者只言其爲應遮

禮記雜記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
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陳
澔註曰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解從政爲供力役
似牽强既祥從政則古人固以二十五月爲喪閱之禮

浸者皆可於大旣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填平
處逮乾雖色微漬而無損壞

詩話總龜引詩史云唐湖州參軍陸龜蒙妻蔣氏善屬
文然嗜酒姊妹勸蔣節酒强食蔣應聲曰平生惟好飲
勞爾勸吾餐但得樽中滿時光度不難觀此則龜蒙亦
曾爲參軍記唐詩品彙者只言其爲應遮

禮記雜記曰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
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陳
澔註曰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解從政爲供力役
似牽强既祥從政則古人固以二十五月爲喪閱之禮
真錄載武二十四年吏部試倉衞武臣其

西漢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趙壹曰文
籍滿腹不如一囊錢
唐修撰皇在橫舍中有駭聲雖屢躓鄉舉而志不怠人
嘲以歌曰徽州有个唐皐哥年只要掇魏科經魁解
元安在荷包裡誰知南京剪柳多唐聞之後見人所持
便面畫一漁翁網魚乃題曰一網復一網終有幸一網得
笑煞無網人臨淵空嘆息迨正德癸酉果舉鄉試第三
甲戊會試第四廷試第一
喪服小記云如不知姓則書名註曰殷以前六世之外
雷載 卷下 九
則相與爲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昔人有謂舜娶皇英
爲娶祖姑者上說正可闕之
陝西山丹衛出錦紋犬黃最佳回回入貢還輒滿載以
歸總督楊一清閉關絕貢疏云大黃不去則人畜受暑
熱之災麝香不去則床榻盤蛇虺之害蓋回回極切日
用之物故疏云云
國初浙江鄞縣有張仲延者生四子家僮裕一子爲督
府掾里中老人與掾有私怨乃竊牘至京擊登聞鼓訟
之適高皇帝不豫皇太孫監國德俐殺戮召老人問曰
張氏前後濠河有如我城壞否擊銅鑼號令里中有如
我親軍禁鑼否架造式房屋有如我厩門高大否皆對
曰無之皐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厩火多虎狼
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行誅乎訊餘
奏皆無狀乃抵奏於地逐諸老人
予欲居九夷朱子章句但云東方之夷有九種亦不註
其名近見遜東志有九夷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
夷風夷陽夷干夷喜欽酒歌舞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
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孔子欲居夷浮海亦以其
近於東魯也
袁柳庄相術已槩載載九雲所傳予又聞其三事于同
雷載 卷下 十
年張憲副謙張乃袁同邑人一曰宣德間慈谿中鄉試
者三人與袁值或厭袁曰君視三子何如袁曰吾不啻
詳指以主字險顯久而已後張塘者爲主事死於土木
是險也王鐘者爲都給事中是顯也劉煒者歷官參政
在官途三十五年是久也遜曰陳祭酒敬宗初得長孫
同邑醫紳以湯餅畢會袁亦與聞啼聲語陳曰啼者君
孫耶宜速斃之陳愕然袁出語人曰兒終當破家丐死
橫屍道旁後果如其言三曰金忠洪武中以尺籍補戍
北平其妻乳子袁過見其乳即曰娘當封夫人吾候觀
其夫已而忠至袁顧嘆曰君乃極品文臣妻亦極品夫

人忠嘆曰吾方補戍苦無貲用何敢望官遂曰君骨相
在往誠困吾相后當漸至亭建勉之金與妻遂行後過
渡同渡有客腰東三百金以競渡失之登岸悵恨金爲
輸時曰適尋即獲客曰如君言酧以半客至舟果得欲
半酧金峻却强與五十金由是資用遂裕及至北平時
文廟在燕即招徠奇士金以袁術上聞袁因被召金亦
積功至尚書妻累封夫人

穀梁傳曰孟勞者魯之寶刀也范甯註云孟勞寶刀名
夫孟勞爲寶刀在傳已著註當言所以名意爲是而顧
炤之楊士勛疏亦不復申說觀吳越春秋載干將莫邪
義相扶也名寶則宜秋孫謂得秋而萬寶成也

夫妻二人善鑄劍干將莫邪即三人名知干將莫邪爲
作劍之人因以名劍則知孟勞爲作刀之人因以名刀
矣此古人以所爲器爲名者皮氏是也器以所爲人爲
名者干將莫邪孟勞是也

歐陽公詩話載胡旦見呂文穆挑盡寒燈不成寐之句
以爲是乃渴睡漢又小註於下俗語轉渴爲遏今世亦
多有渴睡之言宜考其義不可得頃觀漢書楊惲傳
有一丘之貉之云師古註曰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
各反乃知渴睡渴字當以貉字始爲得其義猶槩疑於
狐槩豫於猶槩突於鵠也若渴與遏於義何居也

宋景濂省試鎖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迄事則伸展
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以十四人取一爲定數黃魯直以
元祐三年爲貢院參詳官有書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
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一人三月戊申具奏進
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
日爲不侔也帖載別集

後漢書劉珍傳太后召珍與騶騐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則名臣有傳不特自遷翁始又珍字秋孫二名竇註曰
有作秘孫疑未決予以爲名珍則作秘孫謂珍與秘意
義相扶也名寶則宜秋孫謂得秋而萬寶成也

儲公遘游州岸鮮循矩度學博爲句曰賭錢喫酒養婆
娘三者備矣公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已
而舉應天癸卯鄉試第一甲辰會試第一比廷對乃三
元期內閣閱其自負抑置二甲第一首後厲力檢索得
仝終身名

舊唐書王勃傳云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
歸以著書講學爲業觀此文中子固仕不得志從而著
書講學耳新唐書通制不言使無舊唐書參考後人但
知爲隱居之士矣

高皇帝聖造黍定戊辰年九月丁丑日未時江西胡自

皇精虛中術草昧時曾推聖造既正位召見賜以御筆一絕俾持以徧遊天下後以藍鶻被誅其時日皆預知丹鉛續錄有曰何休公羊註以手通指曰揖謂揖以敬人以手通意也指意也以目通指則曰瞬以頤通指則曰朶以足通指則曰躡論語揖所與立之揖當解以此意蓋揖謂之通指者即今舉手示意瞬謂通指者即今舉目示意朶謂通指者即今努嘴示意躡謂通指者即今蹺脚示意因揖字義未明并以俗語易曉者釋之

王伯厚辭學指南歷載辭科賦題政和戊戌以代雲南即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曆日爲表賀觀此則重宣際宋其所爲表也

勸學詩云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成化問馮御史嶽以事謫戍乃易前詩曰少小休勤學文章誤了身遼東三萬衛盡是讀書人

鄧行人繼曾值冬上陵多飲燒酒齒出血不止醫不能療一夕夢綠衣玉帶者曰真文蛤燒假文蛤爲末塗齒即愈覺取五倍子塗之不愈復夢前人曰真文蛤具五色會同館夷使有收者鄧竟而合五倍子燒末塗齒不一夕而痊

馬伏波聚米爲山谷沈存中鎔蠟寫形勢澤州北望秦林乃湯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却似後人言京師之比

嘉靖戊戌間江行人艘漂有心疾憂貧雖經王御史弘道以小事憫意自到夏公言即事爲對曰白經溝瀆其何以行之哉執其鸞刀不可以入道也人以爲警切江西餘干人王山東濡化人皆相無凶惡特少近於寒薄云江王俱

洪景盧論稽紹死不正甚當然王深父爲稽紹贊已有此意洪豈未見而偶與合耶古今議論相重者多非由剽竊亦以豪傑之見暑同耳

英廟出獵時見路傍一女子歸謂慈懿曰田家女有如此美者慈懿即納女宮中甚愛之女爲周太后寶生憲宗

禮記雜記親喪外除兄弟喪內除外除謂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

馬端肅公自本兵晉冢宰嘗曰吾在兵部每夜心行天之邊者一周在吏部每夜心行天之內者計人才思武備行內者計人才

語雖餙已破矣視之何益之言郭林宗以爲有分決後
世頗引以爲證近見賓退錄載劉卞功六歲時誤觸甕
碎家人譙之則曰俟釜破甕之如新予論破餙之戒
甕語未畢釜校至相與料理頃之有使人安敗樂退心釜甕之言有令人
下賤自裨於尊者猶以小的考韻書的與的通通中之
子爲苛則小的亦餙生意然於義尚無所取南史有嗤
薛道衡詩者曰是底言語隋唐嘉話載崔湜呼張嘉貞
爲張底丁晉公談錄載皇城使劉承規太祖時爲黃門
小底青箱雜記載陳執中作相言官職是國家底可見

底即的轉音若謂底爲的別即小底之底又取何義
鶴林玉露云朱文公欲以木作華蓋系山水圖凹之
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以損爲筍又是一說
然不如用損爲是
鹽山王公翊考諸鹽爲冢宰時淮安葉進士淇辦事吏
部差回以良醞餙公門吏受之次日公謂葉曰子辦以
酒餙我或不知者疑中有物將何以解命人取至子當
領回衆退公呼葉至後堂曰觀子姿儀後日亦至我位
但處此非宜即命吏開罌注酒與葉互飲葉後果至声
大大如天嵩洩惶悚益甚伏不能起上曰朕偶以此相
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即有召夏閣老言之者
部尚書二侍郎不以爲然公乃令爲常帶閣十花帶閣一命十
二侍郎不以爲然公乃令爲常帶閣十花帶閣一命十
人聚拍無得花帶者衆始嘆服
漢書郊祀志有云鼎出郊東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尸臣
拜手稽首師古注曰尸臣主事之臣也予竊謂不然所
謂尸臣祭祀爲尸之臣也臣能盡其職故王命宮于邑
而有旂鸞黼黻琱戈之賜此爲尸之臣所以拜稽對揚
天子丕顯休命著之于鼎若以爲主事之臣則臣莫非
主事者何以不言其官而獨目爲尸臣與
古人書紙染以蘗汁故爲黃卷韓魏公家傳云公爲相
時以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蠹乃擇儒臣編校收遺逸
書正宋人之白本
文廟謂既焚章當讀不爲否以爲句次乃問馬可見聖
人倉卒間仁民愛物之序不紊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上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
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見上謂嵩浹曰
朕得等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
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胆
大大如天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上曰朕偶以此相
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二日即有召夏閣老言之者
部尚書二侍郎曰無人來花帶者

葬詩外傳載趙簡子臣周人立言曰 顧爲譜譜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戰國時已有墨有筆矣

洪武間用法甚峻李公善長上書胥靡時亦有良民不宜概殺上曰往吾家甚貧汝爲東時尚枉取三斗麥今日恐無良民善長默然

程氏外書載明道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言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可謂不以道理欺人者

晉語無尋尺之祿猶以來邑言後世謂無升斗之祿乃以米言云耳

江西故老言前元時凡漢人與蒙古人交接及南人仕于朝者每朝參常禮畢交手於背爲疫接狀雖貴宦亦然云示歸順意至太祖以吳王開國尚沿襲不廢洪武紀元始革去

英廟北狩慈懿錢太后在椒屋惟臥薪且言上留虜地心不忍獨安因成癰疾馳至不起

虞伯生桐鄉碑云馬公天德五年舉光州謂司馬光寔生是邦則溫公名光以生於光州也

舊制帝與后無過宿宿者欲幸召之幸後中人前後韜火炬擁后以回云避寒氣惟孝廟最寵愛純皇后逾淹

元史步魯合答云從征苫百媳婦國王車厘車厘者其會長所居也觀此則八百車厘似總爲地而各名雲南志亦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大家相錯至本朝車厘八百各爲眞慰司

北方一士遇盜急捕間呼盜爲張賊老翁姿曰爺何大名旦秀才曰做秀才何詰進不會說

王家宰攬在本兵時或告以宸濠謀逆者王謂不足慮間者竊案及濠變玉謂習屬曰焉得寢章莊鸞子能取天下若輩試觀其能越鄱湖一步否旦若輩以太宗爲

何加入起事時有灘紫玉萬尚爾云云宸濠能比邱次日會議王勣置各路軍馬委曲周悉皆信筆具稿且撫案曰此皆無所用大功必王守仁成之卒如所言

張僉憲鐸云鵪鶉能辟小兒疳氣宜多置房畜之清辰令兒開房縱鵪其氣薰面積久自無疳氣韓僉憲注云二鴿頭當一附子言其熱也

菽園雜記云菘菜北方種之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俱絕南方種蕪菁亦然菘之不生北土猶橘之變於淮北也此說見蘇州志今按菘菜即菜今京師秋末比屋醃藏禦冬其名箭幹者不亞蘇產豈昔未得種藝法

而今得之耶

洪武戊辰科高皇親御宸翰以鬼神事爲問襄陽任亨泰將奉對夕夢人語曰冥冥之中而有昭昭者存覺而不忘洎廷對因用於策內土閻至此御批曰此句若有神助遂賜狀元及第

治湯火傷重痛楚不勝殺黃犬不論牝牡取油勿犯滴水以鐵器鎔化置土中待凝冷可入手即徧塗傷處雖火毒正熾油至即消消訖再塗焦皮自落不過三次新肉復生且無瘢痕續用防風湯聖散一帖以制火毒內出之用是人以包拯轉馬

宙載 卷下 三

前漢卓王孫富擬人君家僮至八百人後漢折伯弐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

嘉靖丙申夏公旦爲禮部尚書內閣惟李公時一人夏日夕望入閣修九廟規制不堪者運積東長安街側多爲有力者竊用李公時偶與郭武定勛言甕甑類舊皆滿月令何零落郭笑曰孰敢竊是夏宗伯搬去禮部蹴以望內閣耳言雖戲實得夏心是年冬遂入閣

青田境有山山下有洞洞下有潭汪濊莫測相傳有老猿在中甚著靈異環山居民每遇水旱疾疫禱無不應有質樸之風今輩同等動以老字加之求之古今皆爲

自劉伯温生後水幾涸禱亦無應劉頗黃頭銳指爪踰

有愧顧往視與石齋公一言之此等稱謂今後可免在

寸身多與猿同人謂乃猿化形及劉殽則潭汪濊猶昔有搏復應

工部林尚書庭槐乃文安公瀚子爲蘇州守家既世宦自奉頗豐至蘇語人曰天下富麗莫如蘇今殊不見俄迎春蘇俗迎春日婦女皆盛飾聚觀於所經樓屋林見而嘆曰蘇信富麗林爲褲盛暑以緋紗盛寒以緋織蘇人稱爲謊林世以人之務外忘內爲好謊故耳

洪武間駙馬牛誠有罪謫戍金齒公主同往道卒上聞命械誠至金齒殺之指揮胡深即欲奉旨誠曰姑俟一日探以上命不可緩遂殺之後果有末減命使者馳呼

留人然已無及

今北都謂人言行差謬者俱作鄒不知爲何字頃觀牟融寄范使君詩有曰從來姑息難爲好到底依栖總是鄒所用言與北都語意相同則所謂鄒者當以諏書乎稽韻書諏惟有咨事之訓不知何以取義欲爲說不可得姑識于此

元歐陽玄進宋史表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識者謂此聯斷盡宋之爲國然宋史臣祖謙傳載祖謙面對言國朝治體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水東日記載劉光祖叙虞雍公奏議云予嘗妄論本朝多議論而少成功玄之與因並載以

申有隔晉書王衍傳族人舉樝其面則斯器在晉已有世說新語載羅友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囊乃是二百五十沓烏樝所謂烏樝正如今黔漆春樝齊有合義與對同二百五十沓猶言二百五十對二百五十對爲五百格故以爲五百人食器劉須溪不識批於後曰烏樝不省何物當是猥語今都下樝格以鄧嶽爲著嶽有一種烏樝澤以黝漆而邊灑水銀正德間劉瑾用事不許科道官束玳瑁鶴頂紅速香諸帶以混亂品級一時科道官皆束銀箱黑牛角帶時有戲者曰諸君起席應不必主人治具嶽州烏樝已束腰間矣

少觀通鑑節要郭子儀枝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求其說不得近觀資治通鑑隋開皇十五年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胡三省註曰唐虞以三年爲一考後世以一年爲一考文獻通考載後魏太和中詔曰朕今三載一考即黜陟徐州刺史蕭寶寅論曰方今守令考課悉以六載爲程兩省間職考日更得四年爲限孝文帝延昌二年郎中崔鴻議曰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則是魏制尙以三年爲一考豈至隋始更爲一年一考之制乎又載唐天寶三年考功奏云都論在任日至考時有三百日卽成考慶曆元年吏部奏州縣官三年一替如替人不到請校四考王府官四品以下並請五考御史滿十三月侍御史滿十八月監察御史滿二十五月並三考周世宗顯德五年尙書考功奏新奉敕內外官員以周年校成一考閏月不在其內限滿三周年校成三考考滿後未有替人在任更一周年與第四考馬端臨曰按周以前皆以三十月爲三考至是始令爲三周年合觀之則唐制固以一年爲一考所謂一年實二十四年之義豈二十四年中或有請假至於百日停務至於十月然後知二十四考二十四年耳據舊唐子儀傳肅宗乾元元年戊戌七月進位中書令德宗建中三年壬戌六月薨以一年爲一考論之則自戊戌以至壬戌足

二十四年若唐制十月爲一考則二十四年內仍有四年之羨豈二十四年中或有請假至於百日停務至於解免而不可入考之日乎唐會要又載乾元二年二月御製郭子儀考辭據子儀傳授令在乾元元年七月至二年二月甫考月耳而卽製考辭豈亦預爲語以示寵乎加得家傳年譜屬更可致詳今之所據以爲說惟得其槩而已

詩匪風飄兮朱註回風謂之飄子謂當以回旋之回視之乃得其意老子言飄風不終朝風飄而不能終朝猶旋風而何

設官有正有佐本相濟以修職業非使爲正者昂昂自高而佐者悄悄自下也今六部尙書正而侍郎佐惟尙書主部事侍郎不能與六部之司郎中正而員外主事佐惟郎中主司事員外主事不能與在朝會推會議惟該部尙書出言侍郎不敢措一語在部欲止欲行惟該司郎中生議員外主事不敢措一語豈惟不敢措語尙書郎中欺侍郎員外主事不知行事旣行後使知者多矣故爲尙書郎中則樂利權出於己每襲於侍郎員外主事過防爲侍郎員外主事則憤利權遠于己每襲于尙書郎中與競此近世殊少實恭之風甚者尙書

拾捌 册 102版

托腹心於郎中顧防侍郎加賊郎中寧托腹心于該科
顧防員外主事加賊諺謂侍郎不如正郎副郎不如外
郎亦曲盡其情狀又謂侍郎爲入朝一聲阿上堂一筆
抱蓋每過常朝奏事承旨則侍郎先尚書以阿應升堂
據堂稿則隨尚書摽題奏行查立案等字於上皆行止
已定者諺是以云云舊唐書崔沔傳沔拜中書侍郎或
曰今之中書皆宰相承宣制命侍郎但署位而已甚無
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
理豈可俛默偷安爲懷祿士也卓是每有利物及曹事
沔多所異同中書令張說不悅出爲魏州刺史觀此則

正官擅權由來者已久

宋末參選者具腳色謂之根腳名色

予嘗欲蒙士習楷書者當以韻會及洪武正韻爲主六
書義得於董養長於詁書修辭大有所益若習楷書專
以晉唐宋元諸名家爲宗則字形雖佳字體多失譬之
婦人本六書爲書者翟冠象服尊則后如卑則命婦者
也晉唐宋元諸名家書雖稱聖稱賢不過麗服靚粧燕
歌趙舞而已嘉靖戊戌予佐考功嘗以此意爲策目試
教職稿呈冢宰用他目而此不用近見楊慈湖家記曰
鍾鼎古文如精金美玉齋莊冕弁使人起敬愛眞三代

時風度也衰世所謂草聖者何哉以放逸爲奇以變怪
爲妙後世之後傑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獨步一時流芳
千載施之于晉宋以來則善施之於三代之上則悖何
者無淳古質厚之體也無莊敬中正之容也書心畫也
使逸少之書盛行而不衰則人心風俗不可應幾三
代無謂學書之縱逸非流於不善乎劉靜修序篆隸偏
正說曰古人之於爲書點畫頭末方圓曲直一出於法
象之自然非可以容毫人力於其間者幼學之士蓋
欲即此而知其事物義類之所在因其形以求其聲而
已矣若夫後世則廢有不知其姓而顛有不知其名顛

倒側媚惟妍而已矣予每欲令學者移臨模法書功而
求知夫偏傍所以相生篆隸所以相因分六書爲類以
次習之而力有未暇焉吳草廬序存古正字曰倉頡所
造謂之古文周宣王時變爲大篆秦始皇時變爲小篆
三體雖改更實不相遠故於六書之義無差秦時所作
隸書當時以取便官府吏文而已後公私悉用隸書而
古初造字之義浸泯隸變而楷惟姿媚悅目是尚豈復
知有六書之義六書之義不明則五經之文亦晦五經
之文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而書以後世之俗其訓詁
名義何從而通欲率天下之人廢俗書復古篆勢固不

河惟寺世俗通行字正其點畫之譌訛偏傍之淆亂則雖今字亦不失古義矣仰觀三賢之言實契我心

南京魏國第左右二綽楔榜書大功坊相傳洪武間上幸其宅魏國設宴優人呈戲技至韓彭葅醢事魏國伏地痛哭上大言曰老徐尚疑我乎今在若家酣飲及五鼓駕還魏國於送駕際兩傍哭有二綽楔驚異詢之乃上夜飲時密傳旨令所司撤見材鳩匠以成者即趨廷謝焉

卷下

一統志言北方水多以海稱每恢其濫近見趙松雪初至都下詩云海上春深柳色濃自註北方謂水泊爲海子然後知所謂海者皆水泊耳南方襲之以塘堰爲海并溪水亦名以江云

卷下

吏部王侍郎瓊擢尚書廷推九次方被命後與一內臣言籍田內臣曰籍田事允推而已席都御史書以議禮進禮部尚書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一內臣見其束玉陽爲不識曰此帶無乃大理石所爲閣寺流亦善能識

卷下

佐貂璫以堂屬未嘗假借

漢書藝文志載阿錫如淳解阿爲細繒錫爲細布而不知所以爲繒之故考水經註東阿縣出佳繒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劍阿縞之衣也是知繒出于阿即目

繒爲阿猶龜出于蔡即目龜爲蔡驢出于衛即目驢爲衛紙出於剡即目紙爲剡也物固有以地爲名者歟

永樂十六年狀元李騏本名馬傳臚際文廟爲更之事載復齋日記言騏每投刺所作字俱黑書馬朱書其以

卷下

江西樂平縣李氏墳風水甚勝後人環居其下皆溫飽自言其墳即黔國祖墳嘉靖間沐公紹勛遣人樹坊于彼扁曰黔國公祖塋人傳李氏先有以漁渡爲業夫婦

共艤船如江南夜行船者孝陵少年奔走嘗宿其船遂幸其婦既而生一子夫婦俱亡子遂育於孝慈即西平侯也故不以朱李爲姓而以沐命氏焉

顧佐爲右都御史宣廟賜大臣御製招隱賦佐亦與捧觀燕賞遂嘗笥中子某曰上製宜細閱以備問佐因秉燭覽之至于二四翼日諸大臣廷謝上命留身面諭曰朕賦可取否僉以盡善對上曰勿徒言當舉實然無以應佐遂跪陳某節以某意而嘉某意以某句而美自首自尾眞舉不遺上深喜子某亦能詩常爲梅花詩百章入以梅花先生稱之佐既里居凡御史經太康必候謁

陳白沙獻章作道學傳序曰許文正公語人曰也須焚
書一遭此暴秦之迹文正不諱言之果何謂哉載籍多
而功不專耳目亂而知不明宜君子之憂之也是故秦
火可罪也君子不諱非與秦也蓋有不得已焉作程鄉
學記曰廟主以像也相沿襲有異教之嫌而未詳其所
自意者古人尸祭之遺意與二言誠先得我心矣
岳武穆墓樹枝盡向南無一枝向北者
南京道路皆迂曲不知聖祖何意
孔子許仲由升堂不許其入室家語弟子行衛將軍文
子曰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弟子解亦然纂述者何

其太無差別乎
司禮監張佐題爲謀害事嘉靖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奉懿旨好生打著問得犯人楊金英係常在答應供說
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長在東稍間點燈時分商說嗜
們下了手罷强如死在手裡楊翠英蘇川藥楊玉香那
翠蓮在傍聽說是楊玉香就往東稍間去將細料儀仗
花繩解下總共一條至二十二日卯時分將繩遞與蘇
川藥川藥又遞與楊金英拴套兒一齊下手姚叔皐掐
着膊子楊翠英說掐着膊子不要放鬆那翠蓮將黃綾
抹布遞與姚叔皐蒙在面上那翠蓮按着腳前王槐香

意之人張金蓮見事敗露方纔報知娘娘徐秋花等將
燈撲滅俱難逃黨逆之罪合將各犯俱從重處伏乞聖
裁奉聖旨這羣逆婢並曹氏王氏合謀弒朕於臥所兇
惡悖亂死有餘辜你們既打問明白不分首從都依律
淩遲處死各該族屬不限籍之同異逐一查出着錦衣
衛拏送法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入官陳芙蓉雖係逆
婢阻攔免究欽此欽遵傳諭刑部等衙門恭赴迎和門
奉旨將重犯楊金英等綁赴市曹各依擬剮屍梟示訖
將花繩黃綾抹布封收官庫除行錦衣衛挨挈各犯族
屬依律問決另題外今將原發意旨題本賫進繳

宋書云張收嘗爲獵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或謂杏仁
亦可治犬傷
孝宗時尤祿以雜變進御上美之將復取輒止近臣請
故曰朕索後必預儲以待爲費多矣
武宗每御奉天殿令近侍以猱坐犬脊驚以爆竹猱犬
皆跳走上大喜一日正戲際忽雷火降殿中隨上追之
又樂以異域事爲戲學韃靼言則名忽必烈習回回食
則名沙言教爛學西番刺麻僧教則名爲大寶法王領

占班丹
趙子昂謂作詩纔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亦貴耳賤目
之見近時士亦言不知漢所用多秦事晉魏所用多兩
漢事隋唐所用多南北朝事此在人資學何如耳如先
秦書恆引當時諺云工部詩亦有西蜀常談何曾減其
所著之善
魑魅魍魎韻林原訓上二字無厶下二字有厶外國使
至都下出對曰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角麤者曰魑
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
歐陽修父爲綿州司戶參軍修生於此後人於司戶官
舍蓋六一堂李綱父宋元豐初爲棣亭尉生綱于尉治
折桂閣後因呼爲相公閣
入閩有三道建寧爲險道兩浙所窺邵武爲隘道江右
所趨廣漳航海爲間道奇兵所乘
遼東錦州木葉山建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廟在南可敦
廟在北內塑二像並八子像相傳初有神人乘白馬自
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
潢河而下至此山亖水合流處相遇遂爲夫婦生八子
後分爲八部每行軍及時祭必用青牛白馬云
宇自金牢繯發舟過嚴子陵釣臺乃艤舟登臺則臺在
山巔離河將三十餘丈子陵所持釣綸焉有加此之長
者意爲後人粧飾之臺耳
英廟復辟後言帝王有命北狩時虜亦無害朕心每出
獵西山不鳴鐘傳鼓惟邏騎四五隊
閻寺閽守門者寺守巷者
李衡江西崇仁人著春秋集說洪武中以明經博學徵
之不就賦詩曰皇帝書徵老秀才秀才不下讀書臺床
頭一管春秋筆留與胸中取次裁
武宗微行至居庸關司鑰者不容過卽以鎗刺殺之嘗
布衣芒履走獵又親手網魚
諺謂人冀爲大後新序載楚惠王食蒓吞蛭事是夕惠
王之後蛭出之則謂糞爲後亦有據

程侍郎敏政七歲時家宴客客以象牙箸挾猪頭肉命對程應聲曰蟹眼湯烹雀舌茶楊少師一清年八歲游緇廬人以三尊寶佛坐獅坐象坐蓮花爲句楊卽應以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楊少師廷和幼名小斗三歲時祝春爺對曰小斗名斗以夢北斗而生斗答曰孔丘禱尼丘而降丘又聞嚴宗伯十二歲游郡庠督學爲命題曰玉麒麟于里鄉忽兒雨絲絲嚴曰金鬪九重聖壽萬年春湯荫任郎中翰初名漢十三歲應鄉試監司於點多際爲句曰任生名漢才如漢水汪洋任曰孔聖諱丘德似丘山鎭重監司因爲任改漢爲瀚云

國榮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箠而從愚卽維卽維先公謂愚卽維卽維恐有誤合謂改愚卽爲愚謂則文理俱順所誤者由以謂爲卽耳

葬書有以甲庚爲圖說云北方營葬者多用之頃觀韓魏公作姪婦王氏姪孫韓恬墓誌俱有葬于穴之丙庚之云固卽斯書之說

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然則俗謂人相聚者爲一火夷民以次官長分統民者爲火頭皆火伯遺意

詩麟趾孔穎達疏曰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射麋腳麟謂此也然則漢唐宋所謂瑞麟者皆并州麟之類

潘樸溪演拜黔寧定遠王廟議孔子曰拜下禮也朱子釋之曰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則凡不爲臣者皆不當拜下矣今制百官朝天子丹陛下稽首頓首五拜見親王稽首四拜殿下而藩王入朝佩鍍金銀印所至京兆尹禮部尚書分庭抗禮司屬見上司官序列堂堦上一揖兩拜載在令甲等威截然黔黧定遠雖世享大蒸然策名功臣之列稱異姓諸王與百工同事至尊義不當臣天子之命大夫朝冠祭服四

拜阼階下云云

予初登第赴吏部堂審又聽發落言曰某曰引奏先暮俱來宿部不得飲酒譁譁悞事衆皆聲諾至期予往部竟無一人至者乃一故事耳

甘州出那孩豆狀如櫻桃紅白色味香沙棗有紅黃二色似棗而小花開香氣襲人肉白似沙枸杞雖棗稱甘州惟鎭番者爲佳山丹衞出紅鹽淺紅色地在境外永昌衞出本周鳥苦朮元鼠鳥與鼠同穴肅州出桐淚可汗金銀工匠多用之甘草有大如椽者出阿甘甜瓜漢書地理志云燉煌古瓜州地出美瓜狐入其中不露首

屍廣志瓜州大瓜如斛御瓜也今甘肅涼永甜瓜肉堅厚味美且可晒爲乾牡丹有紅白紫三色歐陽修花譜以延安爲產之傑者殊未知河西爲佳

武宗駕駐南都日泛龍船忽欲幸蜀諫者皆不從所斃倡劉娘娘者言上往不能隨乃止

洪武三年畢取進士一甲第三名吳公達浙江麗水人仕至刑部尚書謫戍後人懼尺籍勾擾不敢明言其爲祖郡人但知其甲第不知其官履嘉靖間御史張景按部至爲之立坊表里人方知其官夫與吳同時如詹孟舉書倪元鎮畫至今無不知者以吳之高第顯位乃無宦蹟

閻如此則士之所以不朽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陳公選督學河南言聖門教人在與人進進而薰陶斯克有成苟嚴其始進何以爲育才故每按部甄核文曰願入學者聽比童士至不校其文美否或中有不識字以兒與瓜實圃者懷內併抱之瓜隨墜落乃叱曰爾謂詔獄欲加專擅罪賴論救釋還纓爲藤縣知縣一婦抱兒過瓜圃圃者挑之不從因納數瓜於懷報婦爲盜纓抱兒婦復能盜爾瓜耶懲而遣之人服其敏

士雖大罪亦曲爲改釋時上下重公德望皆爲末減

嘉靖癸巳皇嗣生郭武定勛首以玉帶名馬爲賀勳爵一圍白玉人不能應乃皆效之惟定國公徐延德所獻玉帶上琢成百子名百子玉帶上尤喜

自對曰石榴獨蒂錦包萬顆珍珠

蒲州李昇貲冠一郡家有酒樓臨市樓下後墻有樹影元末義烏黃溍棚貫臨川慶集豫章揭傒斯齊名號儒林四傑本朝朱應登顧璘王韋陳沂皆長文章時謂江布於上時如翕鳥翔飛風搖枝柯狀倒掛其影屋深日

先不及而明如晝陰晦無改
吳人寫眞者述所傳訣曰若論寫眞訣非仙不可得縱若善丹青未曉面部則初觀雙眸陰乃陽之母發筆苟爲尊嚴国之宗祖橫看有五眼直量有三鼻曰潤鼻第分眉生眼卧蠶半鼻取地角潤如回山根彼機修耳高不過眉牙關與口齊人中暨承眼法令有高低侈細看人唇却無上下紋但把胭脂染厚薄只一橫會得其中趣纔是寫眞人沈石田作畫必先成一詩然後就詩意描寫

有御史疏論其守備罪宥備知不免陰賂書吏爲計吏許之具劾疏時故倒用印疏上果以倒印爲疑有旨令認罪其所參論者不復及御史惟求免罪竟不暇再究守備云

先祖鈍菴封君隱德不仕嗜書史尤善草書三原王介庵莆田林見素最重其爲人子幼侍先公常誦其所作青玉案云坦夷世道寬平路何事人情亂如絮祇把才能爲倚據噫流言至止橫作豎自以聰明許黃金白璧傾心慕不料逆來終逆去念頭一認浮雲際皇皇富貴懵懵仁義恶有危亡處又聞先公讀書聲有感云晨起懽來不自知忽聞窓下有唔咿嘶然頭角從今見不逐而翁向善基

予副楚臬歸志甚切見素屏可繪乃爲懶牛圖見意時少宰此齋二方伯蔡塘憲長皆過許之楚藩聞之來求畫予作泰平樂善圖以贈之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是雖弄翰戲語率然而成然濟困拯危之心未嘗忘也

許主事論出宋元諸名畫視予一卷皆畫水長可二三丈其水每尺餘輒更其狀更處以泥金隸字標之隸雖不甚健而狀水甚佳爲禹門三級黃河捲掃濶舞風濛波凡十

瞿塘艷澦乘風噴雪萬馬御風迎風掀舞急風迴浪龍爪巨浪西風羊角秋風驟雨漣漪經秋濶風濛波凡十三種許云共四十種今所收止十三餘已失然觀其禹門三級爲首後繼以河漢蓋亦溯源至流要其終必有會江入海狀今不可見矣卷署寶慶丙戌南豐陳樞貢呈字必是當時進於朝者

會試後吏部揀選文選點名時注四字於各名下記人體貌如其字言上下均稱甲字言上寬下窄身字言上下俱尖由字言上窄下寬

史言李沁好談神仙鬼怪爲世所輕周公謹言坡翁喜

說鬼或解無有則曰始妄言之聞者絕[redacted]知二公心
矣當時生大夫會談間不過官資禁[redacted]薄甚至
機械權詐而已二公必卑視厭惡[redacted]矯之若律
二公以聖人之所不語固有可[redacted]流俗眞不啻
清泠與泥滓輕重者可付之一笑耳
嘉靖戊子仲冬十二日早自建陽至荆門是日雪壇風
烈拂面透體有如刮刺馬上口占一詩曰險阻艱難受
已過乾坤於我豁然開朝風送雪清塵滿添得窮途客
淚多蓋因風揚積雪大自爲水有若淚出云[illegible]
汝始眞經曰少言者不爲人所短急於待者不爲人所
宙載 卷下 短
少知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潯州張尚書深爲翰林學士與同寅限韻爲詩得單字
公成句有衡南猶飛鴈鄂渚單時服甚才時人即以燕子
單學士呼之

欽定四庫全書

共一千卷

雲南圖書館藏
民國丁卯年刊

南園先生所著書見於志者有南園集西溪漁隱寒昌二芳記南園漫錄續錄編爲掇訪皆不可得歲辛亥袁君樹五自內府抄出南園漫錄一集付庶君上珍歸踈孫少元先生源因得見以爲當世孤本欲梓以行會有事於西陲乃屬施君少雲爲之檢校比西事定師旋次昌而施君書適來以將畢工索數語爲序嗚呼明之中葉賢否並進各樹黨援苟爭逐於利祿則有誤國家而不恤者紀綱之不振明亡所由塊然生立朝正色排斥奸黨淡泊幽潛風節凜凜可不謂之賢乎哉先生立朝正未幾而論天人性命之際皆徵諸日用驗諸躬行無空談道學之弊至其臧否當代人物又足以爲世鑒戒雖先生之書不得具見今於是編亦可見先生之學矣世皆羨眉山父子文章之盛萃於一門求之吾滇若南園之後禹山賁所各以文章門業著稱殆可謂頡蘇氏而其書多湮佚至可歎也源既得是錄又於軍中得禹山詩文集亟刻之大理獨賁所著書不少概見亟當復爲校正庶幾存先生一家之學益永昌先生故里今流風

重刊南園漫錄序

南園先生所著書見於志者有南園集西銘通南園漫錄續錄編爲掇訪皆不可得歲辛亥袁君樹五自內府抄出南園漫錄一集付席君上珍歸賜孫少元先生源因得見以爲當世孤本欲梓以行會有事於西陲乃罷施君少雲爲之檢校比西事定師旋次永昌而施君書適來以將畢工索數語爲序嗚呼明之中葉賢否並進各樹黨援苟爭逐於利祿則有誤國家而不恤者紀綱之不振明事所由壞也先生立朝正色排斥奸黨汲引幽潛風節凜凜不可犯一時直聲震薹轂下洎謝病歸

里徜徉山水間以著書自娛是書之成蓋在是時今按書中考據各條其精博多發古人所未發而論天人性命之際皆徵諸日用驗諸躬行無空談道學之弊至其臧否當代人物又足以爲世鑒戒雖先生之書不得具見今於是編亦可見先生之學矣世皆羨眉山父子文章之盛萃於一門求之吾滇若南園之後則山賓所各以文章門業著稱殆可頡頏蘇氏而其書多湮佚至可歎也源既得是錄刻於軍中得禹山詩文集亟刻之大理獨賁所著書不少概見暇當復爲搜集庶幾存先生一家之學然永昌先生故里今流風未沫後起難繼尋堅結待來者師行過此益徘徊不忍去云忽忽行役未能屬辭聊著緣起如此

民國元年三月後學李根源序於金齒師次

重刊南園漫錄序

明保山張侍郎志淳與子含合一門文事著錄裒然侍郎所著曰南園漫錄西銘通論法永昌二芳記南園漫錄續錄含所著曰尚山詩文選李太白詩選合所著曰賓所文集宦載滇中兵火頻仍書皆久佚余搜得禺山詩文選舊刻本已付腾衝印泉又得內府抄本南園漫錄亦鋟木於昆明將沈工屬余序之考侍郎是書刻明史藝文志小說家而清四庫全書則列子部雜家其爲書仿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露見於侍郎自序其識洪邁記江神之舍人事而詆鬼神

邱濬大學衍義補之不敢論及宦官立意皆極正大謂桂花桂樹爲兩種謂瞿宗吉詩話譏張籍還珠吟不知其時籍已先居禁下駁正頗允而辯永昌非金齒地諸條考證尤極詳核皆爲提要所稱許書中頗記載時事臧否人物亦可與明史相參攷觀其卷末有嘉靖五年自題後一篇辨何喬新撫夷錄之失實而以書中所載自比於孫盛晉枋頭事自負良亦不淺大抵明代雜家中之最翔寔者雖間有疎舛而大體完美固瑕不掩瑜也近年印泉極意搜刻鄉先正遺書所得淩夥風聲所樹巖扃嘗井發露秘藏余尤樂得而讀之叙之是數書者特其嚆矢云

民國紀元壬子秋八月劍川後學趙藩撰

歲乙巳檢校文淵閣藏書燦如煥如姑無論其餘即吾滇人著而爲外間所罕見者計數十百鈔副數種藏諸篋笥以傳諸鄉爲鄉人慰南園漫錄其一也己酉來浙稽文瀾閣書較文淵閣有增減復鈔漫錄與前鈔互校訛字均所不免殆官書通弊也南園附明史藝文志滇中文獻與楊石淙毛用成爭埒其錄入明史藝文志滇邊掌故若孟養若木邦持論之平籌策之遠一洗腐儒囁嚅突梯之陋習當明之中葉山川靈奇鍾此鴻碩竟不獲一見諸施行迄于今西力東漸一似羅書者十之九所論如江神一條譏洪

緬己淪夷吁惜哉雖然事機何常使吾鄉人人知滇之所以安且固顯且遠者大有本原非拘拘邊幅者比某疆某隘某政某治今與昔宜有進焉則是書不可不覽布也席君上珍吾契友將歸滇道出杭州俯仰縱談不離鄉事因舉漫錄託之謀刊於滇圖書館爰誌數語簡末鄉之人其幸教之辛亥夏石屏袁嘉穀樹五識于西湖舟中

南園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臣等謹案南園漫錄十卷明張志淳撰志淳有永昌二芳記已著錄是書前有正德十年自序稱因讀洪邁容齋隨筆楊慎大經鶴林玉露二書仿而爲之卷首數條皆倚據容齋隨筆之語辨其是非蓋其書之所緣起也其餘則述所見聞各爲考證大抵似洪書者十之一似羅書者十之九所論如江神一條譏洪

邁舍人事而詔鬼神邱濬著書一條譏其大學衍義補不敢論及宦官立意皆極正大其避諱一條謂蜀本書多闕唐諱乃相沿舊刻桂辨一條謂桂花桂樹兩種張籍詩意一條謂顧宗吉歸田詩話不知其作還珠吟時已先居幕下駁正皆頗明核其辨永昌非金齒地諸條考證致誤之由亦極詳核他如春草王孫一條王維詩語自本楚辭而昧其所出橫生訓詁之類或失之陋元順帝一條誤據庚申外史符臺外集之說以順帝爲瀘國公

子之類或失之無稽蓋瑕瑜不掩之書也中頗紀載時事臧否人物故卷末又有嘉靖五年題後一篇辨何喬新撫夷錄之失實而以書中所載自比於孫盛晉陽秋亦可與明史相參考云乾隆　年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南園漫錄序

予明君四年唯鉛槧是事去年冬病久凡書之宏深旁魄者皆不能事事則取雜說如容齋隨筆者數十家以消日幼子合侍而問曰此何書曰此宋人洪景盧氏紀事之書也曰大人日觀之有可言者乎曰容有之曰可學乎曰此皆紀事之作事隨代有而義理無窮矣不可學也曰然則何不效爲一書乎曰洪在宋代猶法從寬君子貪祿終身當時人君所以禮之者甚至予何敢方之越翌日取鶴林玉露觀之合復問曰此宋人柳大紳氏紀事之書也曰於洪書何如曰柳間曰柳何人曰柳不暇考然觀其自序曰爲臨川從事被劾而歸是書蓋成則止於從事也已曰然則大人亦何以洪書觀之而此書抑何以傳至今不廢乎將書惟其言而不繫於遭際以否也予不覺逌然遂爲書容齋所謂安者數十事而并予所聞知有似二書者廣之題之曰南園漫錄要之文雖不工而撰事昭理亦或有前觀者大明正德十年歲在乙亥春正月九日永昌閻張志淳書

明保山張志淳南園誤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避諱

隨筆謂孟蜀書刻避唐諱以爲唐澤遠此恐不然孟蜀初定書多唐時所刻後遂承之不改何唐之澤乎元滅宋後元刻諸史如殷敬恒桓構之類皆諱又如恒字省下一畫至今亦不改凡各布政司鄉試錄罔不然豈宋之遺澤至今不忘乎不知爲沿襲不明之過反以爲唐之遺澤其誤甚矣

盎磬

盎磬阿堵二語謂爲吳人方言很旁證所出可謂博矣但解阿堵爲此處亦誤蓋阿堵猶今言這箇也盎磬猶今言這樣也

王文正

王文正公不諒天書隨筆譏之是矣至比之張禹孔光不亦過乎彼二人無可稱而爲害大王公有可稱而爲害小又況二人終身自以爲是而王公遺命有不可掩者固難律之於一也

引孟子

孟子論百里奚牽牛引柳子厚復杜溫夫所謂乎歟耶哉夫皆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因引孟子論百里奚一章言用助字開闔變化難與溫夫言然柳子所云者常也到變化處又不拘此矣觀遷史自當識之

江神

完顏亮之敗死容齋欲加江神以帝號而湯思退不從王遵愚筆之於書夫亮之敗死以天意言則亮惡已極宋運未改也以人事言則虞允文之功也於江神何與容齋乃欲封江以帝號且言淮河不能如江則眞以人責神矣豈理也哉若神果能佑則前韓世忠大敗金人於金山寺又大敗於金人然則神何所據乎夫帝主宰之名也天以此理主宰萬物無物可並故曰上帝曰天帝今以四瀆一神而冒天之稱則國之休咎繫乎天者尤大且急而使之下同一瀆之號神豈享乎瀆豈安乎凡人君所爲祀神者理當祀也所爲祈祐者理當祈也無事如舜之望于山川征伐如武之告於大川是也若責以將帥之出力已失祀禱之理而又曰河與淮不能遏敵然則無虞允文之往江神自能遏敵乎夫四瀆秩視諸侯在五嶽之下自漢以諸侯爲王後遂加四瀆以王號亦諸侯之制也容齋時爲近侍又博學能文豈不

知此而必欲以帝號加江神推其類不惟昧事神之理其流至使人君不脩德政而溺於求媚鬼神其不爲孫皓劉劭者幾希矣殆非小失也當時思退只以四瀆秩不可上同於天抑之是已而未究極於理故不足以破容齋之惑而服其心使如前與之論只告謝江神逼不加封亦可也然思退賊檜之黨豈足以語此大抵用兵爲再無別事皆因上文爲義則無何浸無發明蓋無何猶言無幾也今人作文亦言無何猶云少間也言日飲酒不治其事少間則又勸之曰毋反而已蓋究吳反事必致禍於盎不勸其無反亦致禍故也如此解爲得若楊鐵崖補日飲無何辭只據盎傳解亦不察耳

武侯

論諸葛武侯於前而引杜子翬氣西南歐雄圖歷數屯結之是已至後論漢士擇所從乃以武侯見昭烈事始之荀彧和洽高柔郭嘉趙儼邢顒呂範周瑜之間夫三往方見自三代而下唯武侯一人而乃槩等諸魏吳隗時求用之士且又若武侯有心先事昭烈以爲自謀何其謬也

官制

論眞宗始創學士以下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秘閣幾四十種非若前代之冗泛莫過於宋凡立言立論於本朝之失不言之可也婉言之亦可也顧謂過於前代一不幾於欺誣乎若移此以稱我朝之官制則無間然矣

無何

論爰盎傳日飲無何只引師古曰無何更無餘事也又引盎傳毋苛言南方不宜多飲又淮安王傳無何注以爲再無別事皆因上文爲義則無何浸無發明蓋無何猶言無幾也今人作文亦言無何猶云少間也言日飲酒不治其事少間則又勸之曰毋反而已蓋究吳反事必致禍於盎不勸其無反亦致禍故也如此解爲得若楊鐵崖補日飲無何辭只據盎傳解亦不察耳

論兵

論靖康之禍中外兵數十萬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以爲氣運使然此尤非確論蓋自武侯治蜀繼以蔣琬費偉董厥正氣公心未嘗改撫至晉創業日淺其先之風猶亦未盡喪故士卒如是若宋自哲宗用小人而徽宗久於位養成一種無恥無義憸邪姦佞嗜利私已之人通在顯位而擯斥正直忠良殆盡再加以蔡京童貫之虐朝之公論士之正氣民之恒心銷磨盡矣此何預世運邪後之君天下者深鑒乎此謀人國者深念乎此則自不各願其私而惡直醜正以養成一代之禍至

於民無憤哭而無可救藥矣彼小人方溺其私而不肯
少念及此而容齋又委之世運以助其無所忌憚之心
其關係豈小哉

和詩

論古人和詩必盡其意非若後世爲次韻所拘乎以爲
盡意與否在作者非次韻所能拘也去年宗伯喬公宇
寄予一絕云六詔山川萬里餘三年蹤跡嘆離居題詩
爲問南園叟應了人間未著書予次答二十絕詩雖不
工然所以答其意者卻未嘗以韻拘而有不盡也漫錄
於左竹帛分排萬卷餘便堪潘濯送諸居追遷述柳能

無意只恐人疑是謗書老來無復計三餘日日昏昏兀
兀居天下已多投閣誚子雲何羨大玄書身名瓦裂更
無餘獨有青山是舊居除郤南華經一卷案頭拋盡向
來書泄囿心事外無餘寂寞柴門傍水居郤有詩張杜
陵處手持厚祿故人書江左衣冠望久餘嚴賜旦夕待
君居定知還有山翁信莫怪渾無宰相書餘多不錄

動階

文官一品動階自光祿大夫柱國以上不許請授職載
諮司職掌明其成化中閣老眉山萬公安一考滿始風
吏部請給時濟南尹公旻以太子太傅爲吏書將滿遂
創爲萬請而循之至三原王公恕以太子太保爲吏書
滿三載意公必矯前弊今南吏書安陸孫公交爲員
外郎受王公知最深將伺隙言之見有工刻柱國圖書
遂止後四明屠公滽以太子太傅爲吏書固請給再
不可正時鈞陽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
考滿當給屠馬不協固執以唯內閣與吏部有請給之
例兵部不當請益無謂矣馬乃言之於內斯給爲法守
一壞其流至此

辨姦

容齋辨張大覺姦人之雄而蒙賢者之名只以蔡京不

相能之故近宏治正德之間大臣有奸深無文誤爲內
寺所惡或又有承弊政之後輒能矯循遂得賢名美譽
以盡掩其平生之實者酷似之不知後世盡復有容齋
之見否也

惜才

三原王公爲吏書時天台夏進士鍭放回違限例當送
刑部問罪鍭以爲毋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欽不懌
時予爲主事欽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
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爲文獻公公因停其事命予勸
鍭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予因

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榮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顏色卽遣官持手本引鍰送刑部又丁甯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又召子引官面問曰鍰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鍰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微笑謂子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一進士而愛惜保護如此而法則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署門

公爲吏書署於門曰宋人有言有任于朝者以饋及問爲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都爲羞今歐曰贄儀贄儀而不羞於入我甯不自恥哉一時帖然無異議者使非眞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之適足以增多口矣子曰藍爲吏能然至於致謝如此亦各自知也

論將

容齋謂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錡岳少保以母憂去官累辭起服之命朝廷用民尚書張浚以宣撫共軍岳

在九江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亟兼程至郢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爲樞密都承旨予考齊東野語記淮西之事甚悉詞意與此全不同宋史論斷亦謂淮西之舉岳飛在營張浚惡飛聽其歸終毋喪而不能留今謂岳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則觀岳應張之言足明其本心豈有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之念又朱子亦曰岳亦橫終恐難制汪浮溪與容齋同時其言亦槩岳於張俊而不別白又槩謂之雖規畫才又獨言岳軍中游手寡名而廩者最多夫朱子之論岳多得之張敬夫敬夫之言多得之於父波宜無怪者然觀朱子以只憑渠家文字草成張魏公行事與他書所記多不同爲恨則大賢之改過不吝可類推已至如容齋與汪所言則何怪高宗中無所主而賊檜之敢於殺岳乎以岳之忠誠才猷據後世事定後親之誠所謂天下之奇才豪傑無間言者而當時洪汪皆列侍從有名獨所云若是後數十年朱子猶所云若是則君子一時不值明君而欲人盡知其蘊而不究且欲一時是非之必定難已

廟額

予郡有漢壽亭侯廟宇甚莊重成化辛丑有鎮守太監命撤之而更以武安王廟蓋內寺不知前代名臣皆題

其故封乃洪武初定五岳四瀆爲神之詔格也據法與理再不容有所更今天下皆然不惟不能正而亦不知所自矣又漢壽爲亭名新安程學士敏政以辨之但不知劉宋時亦有漢壽之封可證也

取蜀

容齋言取蜀將帥多不利如洪武中伐蜀取僞夏廖公永忠功獨茂其後亦以服龍鳳衣抵死子孫無聞亦可證矣但云凡割據於蜀者不過一傳再傳考之晉書自李特據蜀傳子雄雄以兄兒子班爲太子雄子弒班立雄第四子期雄子壽又弒雄自立壽死子勢立降晉凡六世四十六年乃亡卻不止一再傳也

冉子

程子訓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然冉有稱冉子退朝冉子爲其母請粟凡兩稱冉子則不獨二子以子稱矣

鉛錫

嘗見本草謂粉爲錫粉又名定粉即今婦女傅面之粉也此粉燒鉛所成錫爲五金之賤只可爲器皿不可爲粉不知何以名錫粉後見周禮金有六齊以金六錫一爲鐘鼎之齊以金錫半爲鑿燧之齊注謂錫多則刃

明故諸齊皆和之故鑒燧金錫相半今觀古鑒多清白信矣然錫絕不可和金亦不可粉乃知古之錫卽今之鉛也但錫出之名已久何以不名爲鉛而名錫然江西有鉛山縣又何以鉛名乎誌謂周秦間會產鉛錫則鉛與錫固通名也韻書亦稱鉛爲黑錫則錫爲鉛明矣然鐘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鑒燧皆和以鉛則防其挫折易虧缺用其堅刃不脆用其照物明白所謂金性堅剛錫性柔奧金或赤黑錫則青白也然則古謂鉛爲錫今則鉛自鉛錫自錫耳

元年

春秋論元年之義而推及乾元坤元紀元日稱元祀人君體元宰相調元備矣近觀歐陽永叔以元無他義意亦甚異之偶見擲骰子者謂一爲么又見朱子大學章句謂一爲首中庸章句又謂一爲一若以元年之義例之則訓首者又當別爲訓而有他義乎從是言之則歐說亦或有所見也

笑語

太監錢能女直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來鎮雲南其姑寵驕奢淫侈虐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笑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病癩其子頗孝

則執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沉于滇池其子出厚資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櫝柳致富人呼爲櫝柳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戴帽號王字王復出所有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事未嘗不爲發笑也能後雖挑釁安南三原王端毅公挫其虐燄尋復守備南京宏治末老死京師不識天道何在或言其幼畜錢甯於滇晚俾專鎖鑰能病甯利其所有遂進毒於能而死甯初名福寧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子然則能之報亦不爲無也

南園漫錄卷一終

明保山張志淳南園譔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拐子馬

金元戎用拐子馬馬相連以韋索號長勝軍自言從海上起兵用以取勝然燕慕容恪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五千爲方陣而敗冉閔則點虜用兵之法前固有之

稱謂

宏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吏書鈞州馬公爲兵書同朝王

公長馬公十歲及王公以太子太保致仕馬公於弘治中以少師兼太子太師爲吏書每對予言及王公不官不姓不號但曰老天官前輩之謙已敬德如此

風裁

錢塘倪公岳弘治中以太子少保爲吏書一時極有風裁人畏奉之恐後惟都御史張公敷華一沮蓋公從南來假錦衣官之宅以居後欲償以值堅不受云有鹽在淮乞一書與張獲支則已矣公從之張得書云我知倪家宰風裁且吏部外官所當奉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公大悔沮

人傑

東坡論范增爲人傑蓋本漢高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則繼以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則漢高固以人傑許增矣此東坡所本也容齋只據楊氏之論謂增非人傑謂坡論未盡夫增之爲人尊以亞父則招言計不用則去且又能逆知漢高之志不在小終能殺楚非人傑其誰能之予少嘗作增論惜其不能佐梁壁秦之罪以伐之而假立楚後以爲漢資今思之亦不止此蓋羽有蓋世之勇增負間世之智羽既尊已謂以智佐勇而天下無餘事矣殊不知羽雖勇一人之勇也已雖智一人之

智也顧再不思衆天下之勇智以爲勇智此其所以失之信平輩而更不聞薦一士也其志業無成所蔽在此耳使增非傑漢高肯溢美之於身後邪觀朱子以豪傑許王猛則增以人傑稱不爲過而容齋疑楊氏爲說爲過矣

工魚

大理出魚細鱗而緻長不盈尺多腹腴而味美名曰工魚雲南誌載之謂工人不識江字因誤爲工其說非矣蓋古韻江有工音如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陸成江李翱別灊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昔

曉文義故用古韻豈昧一江字乎茲非士人不識字乃修誌者不識字耳當時閣老陳公文爲雲南布政使實總裁之顧亦不察

對句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欲得翰林一時歷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在內閣南昌張公昇爲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南都禮書忘其名而掌太常事崔禮侍志端復進禮書皆崔無室家由神樂觀道士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員

黃老翰林十學士五个白丁朝綱一時盛傳以爲的對而有譏謔十學士內五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予於五人嘗見二三人言固非誣也第一對句而於時事及萬劉二公之隱皆可考見人言可畏乃如此然更書亦號文部如許公進劉公宇視予所見三人復有閒而入本不以此置喙豈非終不以文學爲職業與

北岳

馬公文升爲兵書時建言北岳當祀于山西渾元州之恒山在境內而顧南行以祀北岳非禮也請改祀於恒山爲允事下禮部時倪公岳爲禮書固執誌言不可事遂寢馬公嘗語予倪非以誌必可信也其父謙無子嘗遣祀曲陽之北岳因私禱神求子夜夢岳神指旁侍一人與之後遂生倪公因名曰岳以是渠固執不改祀然舜巡狩所祀北岳見在渾元州南二十里彼人猶知奉祀而顧可往曲陽縣西一百四十里祭乎殊非禮矣予因思之信如誌所言則亦唐失河翔神不獲而飛至曲陽也宋繼唐而王迺無河翔則踵唐而祀於曲陽亦理勢使然也今舜祭之地既在山西而信誌言誤矣借曰神在唐宋已飛來則在今日亦必欲飛歸矣抑倪無嗣以姪後官止太子少保爲吏書一年遂卒壽止五十有七其祿位名壽視鹽山三公翺三原王公有間矣而二公何不聞爲神降與或曰倪爲吏書有名然二公之名遠出倪上或曰倪以驕侈失之然則爲神所降顧爲驕侈以累德而非神所降乃復優焉此殆有不可曉者予友張御史西銘臨安人也母夢黃鶴入帳生仕終御史舉人劉斗母夢斗降於室中生故名仕終廣西都司幕職此尤有不可曉者

郡城

永昌城之山曰大保俗呼爲寨子山舊城于山下洪武十四年爲麓川思倫所屠十六年指揮壽州李觀築今城於山下又築子城于山上日輪兵守之二十三年觀卒指揮胡淵代之始去子城而以觀所築之西面移包於山上盡淵見京師城包鍾山故也遂盡滅觀之績以爲皆已所築故至今亦無碑記率相傳以爲淵之績業淵子孫又世官於此故再無知者淵既徙城得寵遂華府爲金齒司學亦廢爲倉至今招鎮守之禍皆淵作俑也據淵更觀之舊而免輪守之兵既可禦寇防險又使攀哭不已政拔劍叱之曰汝急去做將官不死不了遂

山居城內林木蓊然其績亦不可泯但攘觀之功而無文記又革府爲司廢學爲倉以貽鎮守之禍其惡亦不可揜而憲副林公俊創立名宦祠於學宮而淵首與焉其亦誤已廢學之人而祀于學何居謂宜別祀於所移之城上斯得已

麓夷

正德初麓川思任叛屠騰衝據潞江時遣雲南鎮太守太傅黔國沐公昂爲總兵官左都督方政爲左副右都督沐公晟爲右副率師討之師至潞江晟以思任幼嘗質于於家決意招之時栅守江者思任黠酋緬檢法也已許思任決不容渡矣彼見駐師日久益驕嘗無狀政故武將也不勝憤屢請攻之晟不許兵駐久運餉石費三兩師多是政政遂夜率所領兵渡江擊之大敗其衆走緬檢當時謂之飛渡潞江政遂乘勝逐北至上江上江思任所居也政率所領圍其寨不能牢而兵晝夜追逐已疲又夷兵救援益衆乃以旗牌取救於晟曰數至晟不遣曰我不曾教他去麾下苦言之乃遣一指揮率少兵往指揮陰探晟意紿言王夾象石過夷兵不可進遂已政知晟決無援意遂復送其子瑛與從者攀哭不已政拔劍叱之曰汝急去做將官不死不了遂復過江赴敵夷皆披靡馬蹟夷攢剌之爲泥時正統四年己未正月四日也麾下盡死有潛江流而達雲龍州者州夷皆醉之而後以竹穿其掌送思任斬之晟聞政死遂焚江上運餉披黑氈雜敗兵歸永昌雲南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其狀聞於朝朝遣都御史丁某問罪遣行人曹某祭政贈政威遠伯謚忠毅立祠永昌子瑛招魂歸葬郡人哭皆失聲晟駐永昌久聞遣官問罪遂陰遣人告之曰吾爲主將凡喪師失律吾皆任之遂發永昌日唯以冷水啖市所賣酥油燒餅行至楚雄遂卒時三月十六日也年七十二事聞朝廷以晟位望

素隆嘗關土安南今又以敬畏國法自殞遂賄鼠定遠
王謚忠敬尋以子斌請立祠雲南斌卒子琮嗣琮無子
嗣遂絕正統九年甲子兵書束鹿王公驥始大征以政
故歷陞瑛至河南侯瑛無他才技時號方三輾謂頭輾
曰輾膝輾也當驥爲總督偕總兵蔣貴來時政與晟卒
已久而文達李公賢撰古穰雜謂麓川初叛沐晟尙
在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
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
王振操柄逞忿驥阿其意云云夫麓川初叛晟固在鎭
晟爲總兵政爲左副昂爲右副統兵數萬討之在正統

三年戊午政死僨上江在已未正月四日晟敗回永昌
在正月五六日自永昌回在二月盡卒於楚雄在三月
十六日驥總督與貴大征在九年甲子事卒在十三年
戊辰李爲閣老最名有相業極遭際一時國史皆其總
裁庶事皆其綜理顧失實至於如此然則後世將安所
憑哉良可嘆也至論事理大意只以爲得地與人無益
而勞費萬萬殊不思政以左都督死於夷極慘烈矣欲
不興師得乎嘗見楊文貞公士奇作詩送楊郎中甯從
征大意與李之見同而不敢露又見王克菴作沐忠敬
廟碑與李所言同蓋李素敬王而王與楊同朝之見又

同一得沐氏子孫隱蔽溢美之狀中有素見遂不復疑
李遂據以爲眞而以其事遷就之而筆於書而不復考
也夫振之惡雖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
利害於忠臣義士之寃於久遠之計自今觀之殊爲有
得不然則歷今七十餘年爲中外所壞不知羣惡變亂
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嗟乎如楊王李三臣在我朝
可指數而於史於事於是非皆顚倒謬誤至終身莫之
省改此朱子於撰張魏公碑而深悔只據渠家草來所
以爲大賢不可及與

巡撫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篋
一竹笥羅一服無紗羅曰給唯猪肉一觔豆腐二塊菜
一把醬醋水皆取主家給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攜
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愉衰老單身自來意
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錄其辭而焚香
禮之後公爲吏書予見公衣服飲食雖不侈而亦如常
後見公祭兄文有曰昔往撫滇人皆言錢能勢不可犯
犯即有大禍惟兄勸從正果遇禍見以死理雪從是觀
之公畏天憫之固非利害所能誡而公兄之賢亦有以
助公之氣與志也

滅字

唐劉闢新書傳曰始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舊書傳曰初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雙手據地倒行入闢口闢因磔食之唯盧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今按雙手據地倒行入闢口共九字手行入其口減去雙據地倒四字乍觀之不知何爲說也曷如舊書之明暢乎前輩非之信矣

識見

司馬公光宋之大儒其所脩通鑑如紀武墾關中宗帝曹氏寇昭烈朱子作綱目已正之矣至於削去留侯迎四皓事以爲挾父則當載之而論以爲戒不爲挾則當書以爲勿顧從而削去則太子曷從而不廢乎如有疑似削之可也留侯定太子之事漢書屢見如周昌傳亦明言以留侯策止顧削以滅其迹可乎又如取李舟言謂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天堂地獄之無豈待疑似而述舟見道不眞之論以教人是啟之矣朱子謂其氣與理不會會得恰好處二程每引之終不能上所以識見不眞而偏執如此

損卯

金木工構屋交會之處鑿爲損卯殊不曉其義意偶見金史張中孚製小舟數寸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鉤帶謂之鼓子卯則卯字固載於史矣但二字之名義終不可解

藥名

蓬藥覆盆子本草各出二條是矣下又引唐本注曰覆盆蓬藥一物異名令注曰蓬藥覆盆之苗覆盆蓬藥二物惟衍義謂子則全誤矣緣此紛紛議論通不能辨二物是蓬藥非覆盆也自別是一種雖枯敗而枝梗不散又謂

覆盆子四五月熟味酸甘外如櫻桃許大輭紅可愛失採則就枝生蛆圖經謂莖葉皆有刺花白子赤黃如彈丸下有莖承下如柿蒂狀三條爲是然衍義又謂輭紅可愛則又以蓬藥爲覆盆矣蓬藥初熟輭紅覆盆則不紅也殆不如圖經赤黃之得眞矣然圖經又謂苗短不盈尺則又非也覆盆樹與苗但不甚高也衍義又謂長條則又以蓬藥雜之矣覆盆不生條也本經既分爲二物是矣下又云一名覆盆子則本經已誤於先矣蓬藥子初則淺紅熟則深紫有芒頗長覆盆子初則黃熟則赤黃芒微蓬藥蔓長條而甚長覆盆樹生枝而不甚高

蓬蘡子味甘酸而深蓬蘡刺大而稀覆盆刺細而密蓬
蘡枝梗枯敗而不散覆盆枝葉四時無一只是其子形
狀其以津液爲味其熟之時皆同本經遂誤陳上良識
蓬蘡爲莓言其形皆是而不能定爲蓬蘡寇宗奭知覆
盆異於蓬蘡而又誤以爲紅餘注則通無所見矣因據
所見辨之使博物者不眩也

南園漫錄卷二終

明保山張志淳南園譔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武帝意

田蚡竇嬰灌夫之事武帝令嬰於東朝廷辨之意已有在使汲黯鄭當時就韓安國之論而執之曰夫當罪不當詠當罪罪其暴橫不當詠推其孝勇宥其酒失如此執之以復武帝得人任其斷自可以復太后而免夫之詠矣若疑如此恐太后怒亦武帝可據廷臣以爲辭而解之矣親其怒一時之不敢言曰吾并斬若屬是一

時之臣不能深探武帝微意而不肯任怨也卒之太后不食而并嬰詠之是乃羣臣成夫嬰之詠耳當時固不足論也以汲之勁直而持亦不堅惜哉觀史當如是則武帝奉毋之私英明之見不待侯欲族田蚡已可見矣又安國之既廢以五百金餽蚡得之安國之說固有持兩端以陰右蚡之意矣太史公於此不及而於安國傳始發其隱此其所以爲良史與而觀者至今不解此意亦猶汲鄭之不解武帝意也

樹松

大保山北多樹而高南無樹而低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安置于此謂守臣曰若南樹以松使與北平當有官于朝者守臣如其言至成化宏治間士果有官于朝者

事異

郡東南七十里曰施甸長官司者舊廣夷州也地有名鐵毛嘴者有眢井深窅莫測見者毛聳弘治戊午冬有莊指揮逐捕縱一鶻搏雉雉入井鶻隨雉入莊命左右尾之至井鶻雉復騰起而聞井中鳴鳴有聲衆疑爲鬼也則隱隱如人以白莊莊命引繩下曳之則一婦人遍體衣觸風皆碎而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飲逾日始能言

曰奴姓張氏大理人也從夫楊拱貿易於施甸夫姦其叔母情好甚篤因紿以歸甯至此則束縛手足共推入井中尋下大石如雨頼蔽于崖得不死徐則所束縛繩索漸斷見井有掬水因取飲之今四十二日矣既出髮盡脫不存時西安謝御史朝宣適按永昌莊以告謝謂姦叔母事大不理命莊杖其夫而歸張氏於父母世謂婦人飲水可七日不死此婦飲水四十二日不死世豈天固祐之與世嘗疑孟子象於舊井而不及舜之事觀此下石如雨而不能中一婦人況大聖

人乎然拱矣叔世而殺無罪之妻天之所以彰於報者昭著如此而謝爲巡撥顧以事大不理何不畏天之甚莊指揮言之甚悉故志之郡人亦有爲傳者

著書

昔在京師得大學士瑯山邱公濬所進大學衍義補觀之適一客至曰觀此見其大病以未悉對則曰此書於事理治具無所不該獨於宦官通不及一言蓋不逮源流至論遠矣豈止落第二義哉後悉觀之信然則客猶未究其立意之失也蓋眞西山所衍者本也本正則凡措諸天下國家之事凡常變巨細大小精粗皆

不待言而其多亦非言之所能盡也乃欲列目開條以盡之其事殆未可舉蓋而已拘隘失前賢之本意矣復首論聖神功化之極爲補前書自以爲備殊不思見道者未必全背於道也觀邱所著鍾情麗集雖以所私擬虞演人如在水火而無敢言者公獨奏請搆舉剛正有爲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雲南遂得三原王公以南京戶侍改左副都御史以去能甦困此亦後來興機務者所未見也及王公舉劾能罷而屑山萬公安大名王公越乃受能賂沮之皆任事大臣也而賢不省相遠如此

鄉音

書法

北方士夫不能脣音如以武爲五以尾爲矣以望爲旺
以穢爲空以蔑爲冒之類難以數舉吾鄉不能齒音如
以事爲四以之爲知以使爲死以齒爲恥以詩爲尸之
類亦難以數舉若如江南江西閩廣之有鄉談者則又
不勝舉其失何音矣同年儲戶侍巏嘗言不必相訾唯
讀書審音而用心於言語者方正此言最是

三臣

眉州萬公安清南尹公晏三原王公恕皆舉成辰進士
成化弘治間居官一品其存心律已爲國憂民驗之於
弘治以來萬衰特甚尹次之王益盛天之報施隨人善

惡而應未嘗少爽爲大臣者於此觀之亦可猛省矣

書誤

大學衍義補祭五祀條下引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
祀接古註疏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者乃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
祝融后土五方帝之祀非人家門井戶竈中霤之五祀
故序于五嶽之上其爲五方帝明甚今乃引爲門井戶
竈中霤之證誤矣

武侯論

嘗疑武侯昭烈欲復漢而不知桓靈寵任閹宦賊害忠
良盡失天人之心非成衰之比及讀呂溫武侯廟記則

溫固有此論矣但溫欲武侯諭民曰我欲安時非爲漢
也此則不可蓋昭烈固漢之子孫不當叛漢自便以求
成功此武侯所以有先帝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
痛恨於桓靈之說蓋其君臣之義亦庶幾明道不計功
之誼矣若如溫言明言桓靈不君我則爲民義士先已
輕之也此其君臣所以痛恨之意正在於斯之難武侯
豈無溫之見哉至司馬公論昭烈只以族屬疏遠爲言
而以南唐比之其乖誤已甚朱子固正之矣然論者只
辯其非疏則亦非盡理之論蓋人君之命由於得天本
於德故天佑民歸皆以一德昭烈雖不能純一於德然
在當時比之操權可謂有德矣雖非漢之宗室其志在
匡時其才堪遏操固君子之所當從而後世之所當與
也豈可校其親疏哉若以疏而黜之則見存之劉嬰其
視光武孰親則當責光武以奉嬰而不當自立矣通鑑
既知不責光武奉嬰或立劉氏之親且賢者固可以昭
烈於漢爲疏遠而比之南唐哉在當時則漢不當復勢
不可復在昭烈孔明則當以復漢爲義而不計其勢之
難溫豈足以知此

刻報

袁盎鼂錯皆天資刻薄私已自矜之人盎如毀絳侯卒

致絳大與結交說申屠嘉卒致申引爲上客見竇嬰言吳所以反皆由鼂錯錯於因淮南王死即勸文帝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夫淮南王罪當死昔之出文帝意於丞相御史何干蓋錯必有私怨於丞相御史故因文帝之信已而陷之史失載矣錯竟斬于益之譖益卒刺于梁之賊而竇嬰右盎以殺錯亦以飛語爲田蚡所戮據其死皆不以罪而刻深私已爭遂勢權奪智計而天各類應之無少爽者皆天道孔赫之不可掩者遷史不論及此而以變古亂常不知時變斷之末已

善富

善富二字班書言任氏折節爲力田役人爭取賤賈往氏獨取貴此意最好蓋富而不善必爲姦利既爲姦利必致禍敗矣

靈哥

幼聞靈哥者居濟甯之魯橋能預言禍福本猴也因竊陳希夷所鍊丹藥食之遂靈通至今所居必擇人妻少有色者以其夫爲香通而居其家問事者踵至香通傳語時來兩京京師則多家爲設絳帳居之於絳帳前索錢曰不可輕易我香通居鮮魚巷問事者瞻拜先自要高錢足數方告之正德間家因會女客失一銀物遣老婢往問之既多與香錢只曰其物已爲人竊毀用矣問其人姓名只曰我說其名人來怪我香通因不說老婢回言家人不平遣再問之索多如前始曰物是孫少卿家鵝鴨毀用了再不可得矣老婢恐再問還有人否則起立于旁伺之至久問事者盡去帳中問而猶不得其香通不知老婢之伺于後也答曰無有即揭帳老婢見帳中一猴據床而坐隨聞空中傳呼聲遂不見矣出只見香通之妻豔妝盛飾年可二十餘自看裁青紗袍里婦敬禮夫希夷今尚不存而猴竊其丹藥反靈通久長如此此一不可曉仙家鍊神離形謂之脫胎今聚則故形散則無見雖仙家莫兼此二不可曉仙之術曰出神之後再無嗜欲今孜孜求錢盛爲張設此三不可曉仙家丹成升舉之後再無男女之慾今日依少婦擇色宜淫此四不可曉仙家采鍊皆用童女今只用有夫之婦人以長生此五不可曉仙家丹成則不食煙火之食今日食炙雞燒酒又能變化不測此六不可曉仙家絕世今時與人爲猜枚賭酒之戲爲戲謔人世之談此七不可曉既通靈變化矣不知老婢之在旁而誤見其故形此八不可曉既能入言矣又不能爲人形此九不可曉夫有形體則不能不病有嗜欲則不能超世今於飲

食財色之好皆與人同而加甚於形體於嗜好仍與猴同而過靈過之此十不可曉也且於張平叔以後謂爲天仙者凡幾人矣而音絕神泯再無徵矣而猴之長生注世反如此今自侯王以上士夫以下罔不尊崇奉之曰上聖曰靈仙而不敢正其妖其瀆亂男女已甚而不敢禁其事更日崇之信之何也

蓄忙

朱參政應登嘗言康狀元海謂東坡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坡蓋以峻快斬截爲蓄忙也此亦有見矣然不免溺於一偏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複與厚

而不知峻快斬截亦史記所不廢如韓信傳中任天下武勇以下數我以其卓一節可見東坡於此等得之而今日舉業宗之康見之熟而遂以爲忙不知史記爲文如王右軍作字歐師其勁顏師其肥虞師其勻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己好與重紆徐而遂輕彼峻快斬截也必欲備之斯可矣然康此言卻是自己有見識不隨衆歡喜所以能自立于古文也

女色

女色敗國固不俟論然親自古以色著名者多不善終如妹喜妲己褒姒戚夫人趙飛燕趙合德潘淑妃張麗

明保山張志淳南園譔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字誤

蘿音桓荻也見前漢書貨殖傳今程文避諱於權字盡去木是蘿字矣其可乎要惟省木之點斯可矣

子酉

朱子註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謂子西卒召白公以攻楚亂按史記白公勝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嫡長孫也建爲費無忌誘平王奪其妻而欲殺之故出奔勝時又未有

罪校之昭王之生其出尤正子西既遜昭王而立以爲君則召白公亦天理之難泯又恐其在吳爲楚患也此不足爲子西病乃以此爲孔子所外恐未然若只以其不能革楚之僭王又納鄭賂爲之起兵以致白公仇之而作亂事理豈不　子西豈可辭乎

繆諡

古君臣多有繆諡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然秦繆公稱五伯何以諡繆史記蒙毅謂殺三良以從死退百里奚非其罪故號曰繆公又宋攻諡秦檜曰繆醜則繆爲惡諡明矣然漢昭烈諡張翼德曰桓諡關雲長曰壯繆則

家七歲兒又云都無三百年間事寡婦孤兒又被欺則其非宋取國之不義已有素矣此渡江賦之根柢也弘治中刑部潘員外府作孔子通紀後紀而及於靜脩亦以過江賦爲疑遂與內江劉檢討瑞計以爲靜脩必別有所見而不能剖劉以問志淳曰此何難剖之有劉異而求其說曰靜脩之節決不事夷狄之元故退齋之記作靜脩之見尤不足篡周之宋故過江之賦成此其識見精峻造詣純潔可與夷齊伯仲巨窺見其一而妄擬之固非矣潘不得其道而委於不可知不亦誤乎劉謂有史筆而惜潘不及聞此云

桂辨

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辭桂酒簚桂之類即今醫家所用取其氣味辛甘乃用其皮也桂花之桂則詩詞所言今人家所植取其香氣馥烈乃倘其花也今類書載桂通不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劉豫

劉豫遷汴與民約曰自今不用宣和錢徽宗任童貫李彥楊戩之時所以取怨于民者深矣豫以進士叛逆絕似劉關關即敗滅而豫卒偕天子善終保首領不惟豫有金虜之恃其才亦優于關矣視其與民約者可見

肅政廳

水東日記載都察院堂中扁額政二字謂前元有此號建文中亦有此號何其一矣又建文中亦有此號何其過耶以葉文莊之賢去建文已久而言猶若是則又無怪蹇忠定建言當時也同年楊主事循吉既致仕嘗遣子奏復建文帝號當時孝廟亦不之罪則聖德明睿廣大與葉之見天淵矣然觀葉載太監汴敬之事又與此異無乃一時未之思耶

班史

班固漢書與史記不同已有史漢同異及容齋亦間言之矣偶觀季布傳曹丘生云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此即當時語無容易者班書減斤二字遂使文義全萎豈直新唐書之病乎

織言

張緜爲郎中時常言父子之性非正其原只緣求女色之樂每聞之殆欲掩耳近觀孔融傳載路粹誣奏孔融與禰衡言父子無親只爲情慾則恃理傷道之論前固有之矣

巾幘

曹操欲殺孔融令路粹奏融禿巾微行註謂不加幘也則巾幘之辨已可見矣又謝安傳桓溫謂安值安理髮入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著幘進其重如此今制皆用網巾則禿巾之推也更緑生員齊民於上各加巾私則加小帽又加大帽則幘之推也溫使著幘進而免其載幘則幘固如今之烏紗帽而帽固如今之大帽小帽蓋欲便之不用禮服所以爲重安也

珠履客

今人多言珠履客三千至白帖所載亦猶拔史平原君客三千其上客皆躡珠履則珠履乃三千客中之上客

方躡非三千容盡躡也

詔語

今世承宋儒之說若謂宋以前無深知義理皆自宋始者夫宋儒論義理誠精然以今日踵其說而漫無眞知者觀之卻去前遠甚嘗見漢人詔中多一不暇一一只如成帝制東平王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率於嗜欲故五常錯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此數語於性情義利處何其精深明白也恐非後世詞臣所及

狐媚

狐之惑人載於雜說家明矣永昌有施姓子以丹青爲業年十七時以元宵看燈回遇一婦人極豔美施誘之至家遂昏惑其父母遍延諸術家莫能治或教以羣犬逐之遂絕嘗面詢其人則曰彼婦雖黑夜視之而形容光豔具見當時自不悟也然其人年七十餘矣至今無他

惡符

金完顏亮之弒逆亂倫好殺嘉兵矯僞沈湎冒色與隋楊廣同後舉中國而受誅于揚州又同其歷國與年壽大約又同其得譴又同而遺臭後世又同天理昭然莫此爲甚可以爲君人者之炯戒也

註書誤

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朱子以唯於射而後有爭解必也射乎蓋以決辭爲義而屬上句矣及何事於仁必也聖乎朱子又以疑而未定解必也聖乎而屬下句矣二句皆孔子之言文義氣脈皆同若通作疑而未定解於理豈不尤順於孔子當時之辭氣豈不暢乎況此二解又非引言而皆出朱子而前後頓異眞不可曉或謂朱子不可妄議則當失孔子本意而狥朱子可乎夫孔子聖也朱子賢也賢者不免有時而誤又何疑哉觀朱子於程張亦辨其非主於理之是而已

僭稱公

春秋時晉鄭齊衛皆以侯僭稱公春秋則仍書其實其實魯亦以侯僭稱公春秋則仍其舊胡氏以爲臣子之詞是已獨宋以公爵而未嘗少僭竟無人表其實何也至僞方僭王不久即滅于齊矣

宦官名

周宦官閽人寺人其職也秦始有中府專令漢唐因之而中謁者中常侍中尉類以中字名其官矣洪武初只以監正監副監丞名門正門副名永樂初始改監正曰

太監夫天子之三公方曰太再上而天子之元子又上而天子之親乃以太稱今中人之職亦曰太其視唐宋止以中名者卻盛矣然漢唐宋圭有封王侯將相之名者則視我朝存沒止於太監者又堪矣使再不以太監家人弟姪爲侯爲伯爲錦衣官則前代更不可及矣洪武之制豈不冠今古哉

薦賢

華容劉東山公爲兵書時極意薦才於是蔡趨競進時張綵爲稽勳員外郎欲求越次之舉又值北虜火篩張甚遂以談兵動劉劉極推許聞以語志溫因紹知綵之

大姦險無學術貪財好色好亂而談兵亦妄也頗謂不然劉遷曰吾無才而居此故急於取才耳對以就才之中須少有行檢若通無行恐才不可獨任劉不懌後竟以僉都御史薦時泌陽焦公芳爲吏書而吳郡王公鏊及遷刑書遂奏滅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爲一諺以爲吏待靈寶許公進初爲兵書焦亦才綵而王許固不可乃止而綵怨予特甚及綵再附劉瑾起爲文選郎中無何升僉都御史即轉吏待予遂有南都之行後綵伏誅語猶不置予君子之難於知人小人之深於報怨言語之不可不密三事皆可爲戒也

詩讖

程史載宋徽宗玉虛密詞而引禹湯罪己以興終之又按蔡絛國史後補具載徽宗教門尊號及唐武宗會昌投龍文稱號此最善學遷史爲武帝紀意爲君至敗國矣而信尚猶若此則終無時而改悟矣其必爲囚虜何疑

奏減隸

莆田彭公韶爲吏侍時人不見其笑容殆可比宋包拯及遷刑書遂奏減百官柴薪皂隸之半朝士爲一諺以爲今俸不實支校前代已薄所仰給者在此而欲遽減其何以養廉事下兵部兵書馬公奏不可減遂如舊僉謂彭治書老不識既富方穀一句詢其由蓋欲論內臣而并其素望亦一二事故言此以示無偏曾不知即此而并其所無事不當損不特掩其論內臣之美意也大臣行其所無事不當

容心如此

交阯

交阯唐堯宅之漢州之逮吳割據亦然宋不競始失迄元之强大竟不能郡縣之如漢也雲南漢不能通至唐妻以公主至三圖成都抗衡中國然今卒爲郡縣說者謂元兵由西域出大理後故地勢順下雲南而我朝開拓以之是已然元刻厓山屠國廣因稱兵交阯勢亦無不順矣而竟不能有之何耶我朝永樂初破交阯立布政司以復漢舊偉矣尋又棄爲外國豈地合散自有數耶抑人謀之不臧也郡中一指揮謂自交阯歷三世而

家之明珠獨異等伍則凡所以失交阯之民心而再不可取者其以是耶洪熙宣德間既棄交阯矣至弘治初莆田彭公韶撰名臣錄亦述當時之說以贊大臣之功此譬諸人家父祖遺有田土爲强竊所占其家幹度一時力難爭因棄之以省訟妨業可矣顧張之以爲功無乃不可乎以交阯之勢校之雲南則沐昭靜王張吏書之功深且廣矣

酒劑

史記貨殖傳酒削薄技也而到氏鼎食漢書音義以酒削爲治刀劍名索隱以酒削爲磨刀以水酒之又方言

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按周禮六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失之齊又曰鄉之削又曰鎩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倣證而無惡鄭注曰削爭之書刀也又注曰古人未有紙筆以刀削字謂之書刀亦如今人也則注解削極明亦以削字之說爲不通而引子張書諸紳爲證則削爲書刀爲削竹簡之用無疑矣但酒注爲以水酒之雖近而詞義終欠明周禮注者以爲加純鋼使鋒利若今之剃髮刀於事理是已然鋼乃鍊鐵之精爲之非錫也以爲錫即今之鉛然鉛體柔又非鋼之利也且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又何以齊金錫半爲鑒燧之齊則五分其鐵而鉛居二又何以能鋒利乎鉛可名錫古字同也鉛爲純鋼又非事理所有此殊不可曉意酒字有淬厲之義而非只以水酒之也則音義與索隱所解雖近皆未究極二字之義

史易字

舊唐書翟胄傳言胄制衣帶手書以通意於孫德昭其詞綴新書作斬帶爲誓其語急誠使有據則可矣不然何從以制衣帶爲斬以通意爲誓哉語言輕重在詞臣此劉靜脩之所嘆也

光武

漢光武於兄縯恩禮極薄蓋始謀者縯也結豪傑者縯也創洪業者縯也其見殺於更始而不哭有以也及即帝位謂宜首加縯封而襃示天下然後封其二子可也顧遲迴至建武十五年始因封諸子而贈爲公又至十七年公卿進言而始贈爲王觀冠恫勤耿況不奉王郎亦曰昔王莽時所難獨有伯升焉今大司馬劉公伯升之弟可扳附比況遂奉光武則縯之功澤亦自可見而遲錄其功又絕無特異昭宣之典至於劉氏子之兄恭殺於劉輔遂爲之捕王侯賓客坐死數千人朱鮪等殺縯及降竟不行殺縯之罪夫恭之功之顯孰縯何啻百十何於恭之仇讎之如彼而於縯之仇忘之如此律以兄弟之仇不反兵而戰之經則光武薄於兄之恩義甚矣而後世通不論及

漆齒

新唐書南詔傳曰茫君號也永昌南有茫天連茫鮓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漆齒金齒銀齒三種夷見人以漆及鍍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今芒市長官司去郡四百餘里皆大伯夷也多以酸石榴皮及藥染齒使黑初無金銀鍍飾者又漆齒既黑亦無寢食脫去之理黑齒則信然謂之漆謂之爲飾見人寢食脫去皆妄傳也

中人敝

唐代宗時李寶臣攻田承嗣垂亡代宗遣中人馮希倩勞寶臣寶臣歸絹百匹希倩抵之不爲禮致寶臣貳與承嗣和後承嗣復猖天子竟不知也終之唐室滅藩鎮之手豈一朝一夕之敝乎

六科稱

水東日記謂公文承旨皆稱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景泰間李顯爲都給事中强加都字爲失又云今止稱六科亦未爲當夫五府都督其官也六部尚書其官也今以爲未當則是仍稱六官也都察院都御史其官也今以爲未當則是仍稱六科給事爲當矣如此則五府六部俱當加官名如六科又何以獨稱其衙門乎五府有都督同知僉事六部有

侍郎都察院有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如李顯要稱六科都給事中則當稱五府都督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也今以爲非而不稱六科都給事中卻又以稱六科爲未當則必稱六科給事中爲當則五府稱都督同知僉事六部稱侍郎都察院稱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乃與六科稱給事中一體矣其可乎哉蓋府部都察院以都督尚書都御史爲尊官以同知僉事侍郎副僉都爲佐貳六科以都給事中爲尊官以左右給事中給事中爲佐貳今只稱六科正與府部之稱相合顧又非彼而是此殆不可曉

稱父母

今天下士夫皆稱本府州縣官爲父母大人稱者以是外託尊崇之名內獲結託之利故交相尚而不可解矣然書曰元后作民父母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學孟子亦屢見之則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稱也今通以加之府州縣官甚至鄰州縣封府又甚至主簿與史又甚至稱府官爲祖父母稱布政司官爲曾祖父母是等府於人君之上而布政司又尊無與加矣揆以天子作民父母之義豈不僭乎夫俗稱天子亦曰爺爺爺亦祖父之稱也

乃又加曾字於上是比爺爺之稱尤重矣豈不悖乎設使誠以墳墓桑梓之故則亦不應以天子之稱加之況稱之如此其尊一不得利則明劾陰構造謗詆毀無所不至有父母之義者固如是乎蓋緣鄉宦始於求利於有司故爲此不情之稱而不恥有司喜於見尊於鄉宦故安受過情之諂而不辭夫不恥則又獲名譽之美不辭則又取交通之利故上下相尚既乖於禮尤病於民而通不可變矣或謂孔子何以稱魯爲父母之國曰孔子只以父母所生之國稱之初不聞其稱鄰邑長爲父母亦不聞其稱魯君爲父母也且周爲封建魯自君國

孔子亦未嘗以父母稱魯君今天下四海統於天子至尊無對而以詩書所稱天子之稱加於府州縣之臣可乎建安楊府丞旦爲攷功郎中時嘗言不忍以父母二字加於人雖人不悅我竟不忍改志淵甚是其見因推而論之

田雙

輟耕錄言田一雙爲四畝云因見雲南雜誌始知之近見唐書南詔傳言田一雙爲五畝官給田四十雙則爲田貳百畝且與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合恐陶偶未之見耳

大臣

王嘉爲丞相以諫董賢增封忤哀帝得罪當時議郎議猶以爲聖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爲起疾病親之無數進之以禮退之以義今嘉罪雖著大臣祼刑就笞非所以重國也以是觀漢於大臣雖有誅戮不逮於宋然禮之亦重矣宏治四年禮部火尚書耿公裕侍郎倪公岳周公經皆送錦衣衛鎮撫司去衣笞二十而倪體肥弱去衣之時尤憎多口後耿倪二公皆爲吏書卒官周爲戶書去位一時有識謂二公皆時望在位通不及十年就若下獄後從容以疾求去爲優此所謂祼形就

字之義甚明而覆杯爲不注酒不待言虞何以不改

禮服

輟耕錄謂元以婦人禮服曰袍乃達旦稱漢人則曰團衫南人則曰大衣今自京師及天下皆稱婦人禮服曰袍豈沿習已深與

生口

魏志王昶傳注云任嘏與人共買生口各顧八匹則名牛馬驅駈爲生口舊矣

賴子

今人以物相質不還曰賴然左傳今鄭人會賴其田則

賴之爲義亦有本矣

轉注訓

志淸幼諳解曰轉注如考老之類假借如令長之類竊疑令長以圖法之字多故可言類若考老則不見其類也殊不能自決近見王柏正始之音引長爲長長行爲行行爲轉注而以考老之訓爲非極爲有理乃知許愼以考老之類爲轉注以令長之類爲假借者眞誤也四書大全小註亦漫取之不復致察況初學之士哉或疑如此則轉注似假借矣殊不知假借如豪能二字本二獸也假借之言人之有德有才爲豪爲能也假借如本

字無義意而借用之轉注於本字有義意而圈別之故不同也必如是然後轉注二字之解方明轉注者轉其聲而圈注之也且考老之類今除二字其類何在乎以此見宋人之學猶精深於今人爲舉業所限一得登科再不事學矣何由能精博盡四書大全之成彼名二時者亦只據許愼之說而不及王柏之說則又無怪乎今之爲舉業者矣

用私報

宋人嘗擬張湮於孔明周密及倪書辨之明矣復有一事如私汪伯彥之引進而與秦檜奏復其官不知孔明可爲此否又秦檜既罷貫歷年等論之其姦著矣其乞歸從不許高宗猶在疑似之間也因湮始召赴行在初不過以檜從汪伯彥學而湮爲伯彥所引進故也私意盤結基禍如此乃欲復讎中國其可得乎湮復言與之共事始知其闇非初不知如胡安國也溺於伯彥之黨而昧於公也亦非眞知其闇也後爲檜逐而方有此言也史信湮知檜闇之言而不察湮以私昧之於始此豈湮之本心也哉檜之姦惡而才足濟之夫豈闇者若曰闇於主和不肯復讐以異湮見亦其姦之至者而顧以爲闇豈得其實乎宜乎檜能傾湮而中高宗之意也

湮之起檜於前王次安之保檜於後其揆一也

龍竹

杜詩橙赫礙日吟風葉龍竹和煙滴露梢虞註橙甚明而不註龍嘗見唐書南詔傳吐蕃顯城將楊萬波約降事泄吐番以兵五千守韋皐將擊破之萬波與龍官拔顯城以來又舊唐書吐番傳亦有龍官大籠官之稱又韋皐傳擒籠官四十五人擒主龍官節度則龍固吐蕃之地名龍竹蓋龍地所產之竹也故以對橙林

並坐

弘治中北虜火篩寇邊勢甚猖獗時鈞陽馬公文升以

少傅兼太子太傅爲兵書朝廷特所倚重命閱兵于教場又命司禮監太監李榮同閱馬欲與李並坐往返言再三榮竟不允遂各居一幕而遞閱之夫以保傅之官掌太司馬之柄又值弘治之世內臣之自尊猶若此無怪乎漢唐之末造也

遷獄

永昌文廟東有鎮撫司每考訊搒掠聲徹禮殿志滇在學時隨類告遷于上司皆難之後常山樊公瑩爲御史至永昌僉以樊有清聲亟往告焉難之尤甚時成化已亥也無何有內臣來鎮守僞好文試往告焉即遷去于

無幾何有言於後之鎮守者又即遷于城之東至今上下便之夫前之居上者貪汙不事事宜其難矣樊以廉潔著名而於義事亦如此誠使有制不敢擅遷則內臣皆即日遷之不聞在上以制非之者使於事理當遷又何以畏忌如是也今御史巡按歸皆考以不推姦避事方復道求其實稱此五字以樊之名或有歉已

論人物

臨川吳氏謂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業不同而同爲百代殊絕之人物遭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此皆根本宋儒成說以立論而非眞知四人者也蓋

字義

妙好嬡三字皆從女儒仙佛三字皆從人古人制字固

非人爲佛其意義又各有在

左右

左右之得各說家不一然觀前漢百官表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則官次尚在與今同但中猶在左下右上今五軍都督府與各衛所則以中爲尊矣

程子以齊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朱子取之按春秋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注猛未踰年稱王以猛爲宜立

詩之命意矣

幼誦王維芳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之句不曉所以問之鄉中人皆不對偶見本草說曰草一名王孫則知維也是故春秋之詔荀宜立也則糾雖未得國成之爲子糾猛雖未得京師成之爲王猛又按荀子曰齊桓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則子糾爲兄在春秋戰國皆然當時必無說至程子始以爲弟而朱子取之莫考所自竊意程子因孔子稱管仲而以召忽爲匹夫匹婦之諒無以釋其意故以糾爲弟而求合孔子諒忽而功仲之意朱子至此章亦費力辨論故不得不取程子之言以爲據然盡廢當時之實而以子糾爲弟恐亦不可嘗因是而求得所以不必以子糾爲弟誣桓公爲兄而於孔子之言春秋荀子之實自不相病之論此不暇載

書二義

杜詩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其意以學書爲詩書之書矣按東方傳云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乃今之字書在漢則史書篆隸之類也故曰文史足用觀其下曰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則前三冬所學爲字書可知今爲詩率承杜誤以爲詩書之書矣

王孫

長楊

唐人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只以長楊爲宮名故不可曉後值今喬禮書希大爲太常少卿記西巡幸之西幸宮名實爲子言親歷其地有楊數株猶在閣基之西也

南園漫錄卷五終

羽保山張志淳南園譔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文姜

幼時讀春秋至於夫人姜氏薨葬我小君文姜便不可曉及長而問之治春秋者不過本胡氏說以先書夫人孫于齊及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爲譏之於始而已恐是說終牽强不可通也夫以文姜之通兄弑夫其淫惡與武曌埒而聖人書法僅僅若此朱子謂平生不敢說春秋又謂春秋自難理會其謂是夫

因革義

自三皇五帝三王皆建號唯秦政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遂稱皇帝自三代以上皆封建唯秦政遂罷侯置守自漢高以上皆無年號唯漢武帝始立年號夫秦皇漢武皆公論所不與其所建置則後世不可易者如此豈非其人則非其計則是所以足爲後世法耶又唐虞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皆以封國之名建有天下之號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封國既無氏姓又逆其臣始倣拓拔改姓之意而爲有天下之號曰元且妄釋唐虞之字以就其以義立號之計至皇朝繼之因亦以義立號

而萬世不可易抑豈其人則夷其義則夏所以足爲天下貞耶易大隨時之義書亟善無常主之訓大學愼而知其善其此之謂也不然春秋書天王而石勒之僭王爲是有虞以氏號而霸先之號陳爲得矣此豈易言也哉此豈易識也哉

微子

或問朱子以武王既誅紂矣時微子爲紂兄又賢立以爲君豈不可朱子不答愚以爲使武王如或人之見則武王不居以爲聖人矣箕聖人之心大公無我聖人之道與時偕行武之生紂已絕商命矣武王奉天敢昧之

此意以利其名哉又當時八百之諸侯同奉周矣武王復立微子則八百之諸侯可能聽武王以立微子哉借曰聽武王而立微子矣則四海之民僅紂善可能輸然而安乎況已誅天子再復臣位雖以武王之聖能處之無嫌而周之公劉后稷之積子孫百世之計九州四海之亂有不自我而作乎或曰觀書經　商士之文皆則民猶思商自蘇氏以爲在周爲頑在商爲良遂沿習莫考夫不靖者皆紂之黨也潤紂之荒淫樂過以有位於朝者何啻飛廉惡來數人而已哉此其黨與繁有徒所以誘惑齊民又不可勝計也乃指爲在商爲良豈不誤

哉夫民則去惡歸善也士則假善恣惡也若以爲眞而與之則亂從茲起不但公劉后稷不血食而貽禍罔極武王殆亦宋襄之流矣天命人心之去留望人精義入神之大用於斯焉在此豈膠固淺見所能測乎或疑莽操篡漢之賊得斯說而肆是不然公私理欲誠僞之不同而已豈無朱子之不答意盡在此

無閫言

漢荀彧稱孔子善閔子騫能守禮不苟從親親之所行無非理者故人無可閒也顧又不及昆弟其亦以是而無閒與如此等處皆見閔子之爲孝尤大矣然後過於求

封贈也子斯何居一僚又所云如前後任考功文選郎中懲斯言決無私受然果有書帕之外之餽殆亦言之過甚也然苕邵之矣後皆以爲薄彼如今陸兵書完爲江西憲長時別饋幣一端不受後在南京常與之會終是介意也又南京金兵侍澤考滿鈞陽馬公問詢予曰金亞卿於汝有人事否答以有扇四柄帕二方書二册馬曰於吾之禮幾乎數十兩汝豈無牛乎一時憤辯傷急公微哂曰吾子爲陸安知州考滿買茶作吏部人事皆慮致怨則決於其長時戶書正缺王慨然任之獨戶部所黜屬官最多竟亦無怨之者可謂剛明矣後王兩晉所知也則又辨曰茶爲禮時志渲爲主事亦不多值被劾於言官人疑其爲此王曰不然茲有由吾廼撫河

剛明

華容王戶侍儼在部時值考察京官而吏部與都察院以老大人故亦各有香與帕答之公徐曰若如汝言則

人事

予爲驗封主事見司務廳遣吏送布按府書帕因謂二僚曰此加諸文選考功猶有謂于吾輩何居一僚曰此何足計二司正郎此時已有纖金幣二矣予以嘗任文選主事亦皆如此笑曰正郎行事主事豈容知耶再任稽勳員外郎又值司務送書帕因又曰驗封猶有謂爲

今吏部司屬爭求大何意哉予乃爲公反覆辯論且云爲求人事貨利而入者豈曰皆無但亦愚耳果曰求利雖何官不可求利果志不在利如老大人不受金亞卿之階豈待頭平公稍解其出遇太僕少卿楊晉叔問所以備述之楊曰子言誠是但云何官不可求利亦過激予請其故楊曰我陞出已三月矣比爲考功時雖鄉里甯有一帕相餽乎以此謂子言過也後予每與馬公爭用人不從則退不復言或即退公始曰吾今知汝矣假使今日行事者於汝家得金千兩吾亦知是人寄汝家者非以他也但不可太直終爲身名累耳當時感公知

之而不然其家後乃知公子爲錦衣者每來囑事不從時謗於公公不信而陰訪之久乃有此說公可謂詳慎無私於子哉予特以其知予一節言耳

與除

洪武之制外衛軍七分屯糧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養三人也但初則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牛犁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二十四石爲家小糧支三石二斗爲種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也後官吏爲姦屯倉既遠漸不可支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訴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麟精審其弊遂爲奏改名曰與除謂以家小食穀二十四石及種穀三石二斗皆與君而除其歲徵之穀也然後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於是軍不困而官易徵迄今便之夫立法以穀在軍易嘗不知官吏之姦爲尤大也然在上者皆委之制而不恤麟以武弁能念人困又能身任其事而垂便利於永久可謂賢矣麟廉甚靖遠伯王公驥能知而重之今亦列于滇之人物

云

永昌

永昌攸始後漢書極詳自洪武二十三年武宮歎誕以爲金齒後雖王靖遠輩立學校然竟不知在後漢已有學校文章也然豈惟王公輩雖以巨文莊之博學多聞其載諸史綱者猶夫前也以是知考古之不易

益州

益州今四川成都府也諸葛武侯所謂益州疲弊者是也然漢武帝乃滇王國置益州郡則今雲南至大理亦益州也漢志所謂分益州置永昌郡者是也今人知四

川爲益而不知滇爲益者多矣

金齒

金齒非地名也事見於漢唐至元代緬伐八百爲金齒夷所遮遂伐金齒諸國此正東漢所謂永昌徼外之夷即今大伯夷種也後元立通西府於銀生甸即金齒夷之地地有蒙樂山最後不能守移金齒衛於永昌府洪武十六年永昌府僞思倫所屠指揮李觀猶以通西府印來署掌永昌府事又元初設大理金齒等處都元帥府于永昌則內外之分猶嚴自指揮胡淵革永昌府爲金齒司彼武夫逞私固無所知然王靖遠驗楊刑侍當至今祇可歎也

老佛

朱子議興於老佛二字意有輕重人嘗疑之累見雜說中此無他佛之害大老之害小故也然亦朱子親見白玉蟾輩而悅之所以其詞尤不覺右之也然終不往從此朱子所以爲正也但道雖正矣而亦未究其終刀圭入口白日飛升如此何飛升者三五十年人或見之過此則再不可見蓋所鍊之神久亦散也若曰彼仙者固長在曷於空中二三歲一遊則慕其道者自多又何必

如吾儒著書立教以導人也著書以導人學其道則彼能復立學校爲碑記竟不知其原而以金齒夷名誤稱至今祇可歎也

老佛

朱子議興於老佛二字意有輕重人嘗疑之累見雜說中此無他佛之害大老之害小故也然亦朱子親見白玉蟾輩而悅之所以其詞尤不覺右之也然終不往從此朱子所以爲正也但道雖正矣而亦未究其終刀圭入口白日飛升如此何飛升者三五十年人或見之過此則再不可見蓋所鍊之神久亦散也若曰彼仙者固長在曷於空中二三歲一遊則慕其道者自多又何必

詠鸚鵡

郡有一士以所題鸚鵡詩告先人先人嘗誦之曰此可以名湯鸚鵡以對鄭鷓鴣矣惜遣辭之也因志之翠閣香閨帶綠陰忽聞靈舌囀嬌音總將慷慨袖温存意不稱雲林自在心籠絡反因毛羽誤矜誇休羨賦辭深隴山烟雨春雛小莫遣漁羅著意尋

太史公論韓信以爲學道謙讓不伐功矜能可比周召太公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天下已定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予嘗思之雖使信謙讓不矜伐終亦不免蓋信唯用兵取勝以圖富貴其身初不在於爲民如置軍死地以破趙自將三十萬先合餌項羽不利而卻其以無罪死於趙楚者蓋不知幾萬矣欺其愚而愚不悟凡信之用兵皆此類也信所殺無罪之人不滅楚天道固以夷滅宗族報之豈不發不伐所能免乎前乎信如白起後乎信如楊素不族誅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天

道昭昭不可掩也太史公只據事立論未嘗深求若曰學道則固非信之所能矣

南園漫錄卷六終

明保山張志淳南園漫錄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夷種貴

伯夷種雖思倫氏最貴洪武中嘗屢永昌鎮守城指揮王眞敎遣使往諭方故遣王眞至正統初思仁遂叛盡取孟養宣慰之地孟養宣慰方王賓挈家來訴養子永昌暨沐思敬征之而敗王靖遠始大征而破之思仁走緬甸死時刀王賓已死絕靖遠以緬酋思仁與子思機不獲遂以思仁所取孟養之地界緬人緬以其長子銀

起葬居守方以思仁尸與思機解京師無何思仁幼子復爲衆所立而攻孟養緬不能御而畏殺其子遂盡以孟養地還思氏而保銀起葬緬郤以狀上求得孟養并聽盞沿江之地思氏亦狀上言緬不能撫其人民願立思氏永當朝廷差發時大征之後兵力已疲王因允其請使居孟養歲當差發立誓金沙江乾方許過江盡知夷種獨貴而深防之也然後雖無害其地自尊之如王者既幸王允其請凡中國使王皆不遣坐多餽始得侍坐雖千百尸皆然毋敢怠成化中太監錢能勢熾時遣京官求綠玉琥珀諸寶皆小監令進利始與

上下坐復與並坐矣至弘治初給外夷金牌信符兵部只據官制有孟養宣慰使司遂頒給以金牌信符玉滇雲南鎮守及布政司亦莫辨時土酋思祿最能事遂以此徧諭其所統勢益張乃取遮些外國拓地益廣值猛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巡撫官以兵部督調適值毛參政急於求進圖以平猛密自任張大喜許毛功成保之代已遂會鎮守侍用兵挾撫相機乘之毛往訪計于騰有千戶尹銘言暹調孟養兵猛密則可破毛信之遂以銀牌調兵孟養孟養見毛勢輕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而得官與之則弱乃以羸兵來隨毛攻猛密猛密既輕毛

勢又欺兵少則宣言曰天兵且退後毛官人要孟養殺我與他殺了看孟養兵原無鬬志又無門閭遂大敗毛燒營逃出猛密設伏要之殲十七孟養怒因復起兵過江敗猛密遂占蠻莫十七處不回而簡書江不過之誓始不守矣時緬州金御史獻民巡按漢兵饑死于道傷于兵者甚衆欲奏以閣老謝公遷庇毛不敢欲不言事迹甚露乃具畧節呈都察院後毛降貴州按察副使兵備趙炯降漢中府同知孟養遂過江不可制矣毛乃以策于京師雲南巡撫承前意乃以使功不如使過保毛復往撫孟養益無所畏毛遂縱巡撫請兵征孟養事下

兵部兵部只請選官再勘孟養乃大貢訴無叛情誤致
大罪願以鎖裏等地歸之朝廷且請比普安州米魯叛
逆伏誅孥以其族爲土官例欲復宣慰司如舊內閣洛
陽劉公健以爲無官彼亦自王其地有官
書馬公欲議許之而內閣謝公遷以毛故
書閔公珪斬八撮亦石毛面
遺歸孟養思祿死子立復弱
畫江不過之防終不可守基禍將來此其端與

烈女

郡中一指揮有四女而死其妻大肆淫蕩女皆淫奔非
類中一女已納聘久夫家知其母與姊妹
取原聘聽其再醮與爭訟不與女書解之使還其聘
還女遂自縊死夫家聞而踏祭之徐訪之方悉其貞可
謂難矣

分奠

漢高分奠之語先儒以大義非之至永新劉公定之作
案論亦引此以恕高宗和金爲母爲可哀而不可非皆
不足以究漢高爲智之大用權之精也蓋其所以敢爲
是言以欺羽者必其內能陰結項伯以有恃而史失載
實而爲紀而漢前亦無議之者又可見漢
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也
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
五日一朝之慶哉

紀傳

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
之正猶近古也至班固始改爲列傳然則羽當時行事

果與張耳彭越韓垺乎否也況羽有誅秦之功其視朱溫篡唐不啻鵬鷃之不侔歐陽五代史猶以溫爲本紀謂紀實善惡自見曾不以羽紀爲是何哉班固好詆遂欲貶之曲筆殊不足取也若謂推尊本朝與如司馬遷氏列爲世家亦可已然遷史紀　不曰楚不曰霸王而曰項籍至漢則曰高祖是其輕重之間亦精矣世知尚遷史而不知其識正見精遠出好詆之班固動稱曰炎漢班馬故少別於此倖有眞識定見者裁之

曹操姓

曹操父嵩本夏侯氏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故冒曹姓嵩

南園漫錄　卷七

疑操嵩爲王時必能知其本姓矣而終子孫不改所冒以復本姓之意不可得偶見杜瓊傳言當塗高爲魏因言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於漢以來名官職言曹吏者屬曹卒言侍曹此天意也因知此等識緯不能盡信而飫聽之所以封魏公進爲王終冒曹氏不復還侯者其欲篡漢而代之無往而不假其姦耳

禪授

王莽篡漢則假之周公之居攝其攻襲義則全擬大誥然當時皆能識之後之者亦不復可見矣曹操之篡漢則假之堯舜之禪授且詔謀于不專擬居攝當時唯豪

發之與

盜娼仁義

郡有偷兒知一家夫不在而其母與妻織布且畢夜伺之寢將穿窬取之至久姑嘗甚其婦怒而先寢俄而婦自經于機旁偷兒大呼其鄰與姑起而救之婦得不死又一賤娼滇士有事至者醉宿其家有銀數兩在袖中夜密置枕下向曉有友急呼之告以家禍蓁士驚起遂歸行十里許方憶所留銀置娼家枕下自以爲必不可得矣試返而求之娼曰固在此完封還之矣人至爲盜爲娼本心已盡亡矣而因憐死止盜因假義不取然則仁

義之根於性有固無時而息耶而仕以行義乃取利無厭殺人喪已方揚揚然大交慶而晏不恥何也

五刑

今制五刑笞杖徒流絞斬古之五刑墨劓刖宮大辟然臧文仲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笄薄刑用鞭扑則又以甲兵斧鉞刀鋸鑽笄鞭撲爲五刑矣若秦漢之要斬斬左右趾城旦舂之類均不出此而只異其名也

三字義

每讀書作文只云義利顧無致用利義者只云利害顧

無有用害利者因靜思之天地之理必有義斯有利故曰利者義之和曰義以生利曰以義爲利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利根於義有義斯有利也天下之事凡有利必有害證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曰利之所在也曰小人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之所在也曰小人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蓋害根於利有利斯有害也若曰先於義則利隨之先於利則害隨之有自然不可逃者而今士只先於利而不知害何愚如之害至不知而視以爲利則爲害至矣是故覆宗絕嗣害何其深彼只妄歸之命壞名宦已子孫不昌彼則妄委之數顧以害爲利而終罔覺也夫利首於財賄極於身名貪汙無知者利之粗也全身好名者利之精也其爲利一也粗而粗應精而精應其爲害一也或疑古之爲義者身亡家破世絕者多矣何謂利根於義而自不可離乎則請以好名爲利之心反觀彼之名所以亘天地繫於人心而不泯者爲利不亦精乎故曰皆自然之理必然之事而人自不識耳是故無義之利則必害義之一字主宰乎利利之一字附麗乎害失義則切於利而迫於害矣合義則近於利而遠於害矣利在中義在利上害在利下此三字之序昭然貫古今通四海而不可易者而士之作文修辭者翠不少究

其義千計萬術只求以利身利家欺上罔下豈非愚之甚哉予嘗作三字義說其旁引推明頗備辭多不能載

征麓川

靖遠伯征麓川初用江西徐簡仙行符術說思任用黑犬祭之有驗既之後於所斬幔功官上皆以爲奇功咨嗟良久予曰當時不如此功不就令不厭也有識又稱之

克稱法

大伯哀謝天爲法法作上聲故其曾皆加法字如思仁法思機法是也其有告請則不敢加法字中國行彼亦不用法字也

猛密

猛密者屬木邦其陶猛亦同然初木邦宣慰罕揲以女孥弄妻司歪罔猛密有寶井故使守之揲死子落立落死孫窄爲宣慰嗜酒好殺黑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侵占木邦也南甯伯毛勝既以賄劍始鎮守遂大誘取猛密寶石俾自入貢從是勢益張至成化十年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日遣人誰之以取寶石其勢始熾至成化庚子太監王舉索寶石不獲遂疏其叛木邦之罪請征之冀罕弄懼有江西人則寶王教之曰今萬閣老名爲買錢又嘗擾日新結昭德宮與萬通親家最密若遣人賫重寶投之不止不征罪可開衙門討官矣於是遣人多賫金寶往見萬遂許之召職方劉郎中大夏啖以美遷俾往官司柄劉不從遂舉丁憂都御史程宗任之時雲南巡撫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太怒曰今萬公甚嗾汝敢復阻之吳憂懣不知所爲遂卒程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時成化十八年壬寅冬也適冀罕弄所遣投萬之使已備悉萬意矣及宗往凡猛密使至皆犒宴之木邦使留辱之冀罕弄出迎不思冀罕弄以是益踞傲不出且索見欲坐講宗亦許之而鎮守藩臬多不欲直冀罕弄不至宗遂自往過南牙山就見之既坐則曰我猛密之於木邦如小象在大象腹中今小象長成大於大象矣可使復納於舊腹中乎宗遂盡以所奪木邦地界之爲說安撫司而木邦所有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由是孟養諸蕃大失望程宗即爲雲南巡撫驕奢貪縱日益甚尋陞刑侍郎轉刑書而冀罕弄遂盡取木邦之地罕密奔猛止不如一村孟養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之僅得命矣適孝廟更化萬黜程歸而復值南鎮守太監錢能日遣人誰之以取寶石其勢始熾至林憲副俊方大參守往猛密猶以緬書來如前榮驚泳成化庚子太監王舉索寶石不獲遂疏其叛木邦之罪杖其二使猛密懼始得故地畀木邦又必欲進貢白木請征之冀罕弄有江西人則寶王教之曰今萬閣老

邦方達雖不果然以時政清湖又林方憲立木邦始有故地什三四而足以自立矣當林杖猛密之使衆危之巡撫王都御史詔自滇來永昌以防變閒遣幡服王甚嘉林後罕究死子烈遂與猛密爲世讎而日交兵焉其心只怨成化之屈遂忘弘治之再生其命而在上竟無知之者夫猛密之失萌於毛勝盛於錢能王舉而成於萬成終使再無以善其後如此不識史書其事可能不誤否故書予目擊耳聞者于此然亦撮其槩而不能盡其詳也

稱寡人義

幼聽贊者唱詞稱寡人不知其意稍長讀孟子始知其解一日先君舉以問即以寡人之稱對先君又問曰稱孤何解遂不能對先君曰貴以賤爲本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又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恐據此解爲是予謹識之長而取老子書再玩之覺寡德之稱眞誤也

掘陵

輟耕錄載元總統楊璉眞珈發宋陵寢置唐林二義士之事甚詳後華亭彭瑋文訂補其未備則我聖祖之功德照神古今矣但云桑哥矯可其奏則於元世祖亦欲未滅粲揆之理則裒諸骨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至張士誠方毀觀命名之義與世祖誅桑哥後又二年方崩而傳及數世不敢毀之意推之則實世祖可其奏而非桑哥矯制也瑋不察此而信勝國之諱詞豈不誤哉又濟王立後故身後之報若此至於徽宗陵唯有朽木一段欽宗陵唯有水鐙藥一枚此正天道發見以暴賊檜之欺誣而亦不置論故因表此三事以附之

論山水

輟耕錄林昉會友遊山嶽云人有殘縑敗素一山一水售之千金至眞景則略不加喜無乃貴僞而賤眞耶近亦有此論此全不知畫之妙理者夫山水誠眞然非跋涉登臨其可得觀縱得觀焉莫廣大淵深其可得究今夫名畫撮山水之大而布於咫尺之內坐而閱之造化之顯藏物理之幽潛一展玩而可使塵襟灑然心目怡曠與眞宰游而與世氣絕再自得其妙殆與樂於詩而陶冶性靈者同揆彼以眞僞爲言者豈足以知此哉夫以朱子之言蘇子之達罔不留意焉則非深得其趣者固未易言也

本心明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胡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敬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公而本心難泯至如此為士者可不務乎

南園漫錄卷七終

明保山張志淳南園謾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高起居

高起居者名萃山東人也洪武中以起居注充軍于永昌始至掌印指揮欲延之爲西賓高固辭由是發左千戶所俾守昇陽門以苦之久而千戶意其倦也乃使人代其役而教其子高又固辭乃復遣人誘之高曰吾既不爲指揮教子顧爲千戶教子乎執役守門分也千戶怒俾曰持鎗不使代高安之千戶益怒適大雨彌旬高

妻孥皆居城外之官舍千戶遣人雨中逐出不使居衣衾貓狗皆濕透雨中妻孥對泣先伯禾齋從高學因率同學往請曰某輩皆居城外之官舍千戶遣人雨中逐出不使居衣衾貓狗皆濕透雨中妻孥對泣先伯禾齋從高學因率同學往請曰某輩俱有産請許去何至自苦於雨中如此請益動因語先伯曰彼怒至此而吾即有所歸是甚之也遂處雨中至昏乃徙當先伯曰吾爲起居注同罹法者三十餘人刑部尚書開濟引奏上閉目不答久之開目濟又啟奏如前上復閉目不答如是者三始曰某人并山東六子生員做的著去充軍其餘的都殺了當初引奏時自分必死只跪于後候得旨即撞死陛下以免此一刀不意獨蒙免死之命固自思之同罹法

者每見上意喜皆爭先進言一值上怒皆縮恧失措唯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不敢惴默所以遂蒙天監而獨貸此命也志淳聞此而悚生晚不及見之嘗以問先君云高唯一子生一孫今皆湮滅矣不識天道竟何如也志淳竊謂此足見高廟愼罰之一端而不止起居之一節恐久復無所考見也因備述之

內奢

吳步隼手不釋書被服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極奢綺頗以此見譏今京師士大夫之有名者最多有此而人更慕之以爲善處官此亦時好使然歟

使大理

南詔即今大理府也事著于唐顧備遂宋史雖有大理傳亦甚略如容齋隨筆載滇化中遣蜀人宇怡顯使南詔謂南詔夷甚服諸葛大理傳中亦不載

仙之詩

朱子感興詩深信仙歐公感事詩深非仙宋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溘啟元命秘竊窺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歐詩曰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日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

空棺謂已超青冥尸解如蛇蟬換骨脫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虯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迴諸涂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大虛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歐公生朱子前百有餘年二詩想亦朱子之所見而好尙不同如此竊意朱子因一時見其事而發又志在不從其術故不覺稱之而不暇究極其終無也歐公因平生考其實而發又歷見其不能長生故不賢斥之而不復推求其暫有也不然吾誰適從哉

蒟醬

蒟醬之名見於史記注釋亦明矣因宋周益公偶失記而妄對蒟醬之名顧益顯此物余地所產蜀都賦所謂綠水而生其子如桑椹長二三寸是已生時深綠色曰乾即黑雲南檳榔以此及濾淨石灰合而嚼之呼爲蘆子郡人販于雲南動數十馱也檳榔廣西所食即其心乃藥中所用也以三賴及蓎葉共之乾硬無餘味雲南所食採其嫩者分爲四連皮與心合以蒟醬淨灰食之

減年

昔居京師見進士減年歲益甚每思宋寇萊公準不肯減年以應舉者矯之而無對者後讀司馬期傳乃知伯達志不損年以求成正可爲對只當時見書不多耳

嫡庶

庶不止爲妾生亦有以嫡庶言長少者如鄭莊公與公叔段俱武姜生莊公封叔段于京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則同母弟亦可以稱庶矣

今擲骰子而博者曰神擲亦有本慕容寶與韓貞李根等因譙樓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後寶勸垂殺苻堅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又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管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招魂俗能簸象棊有六

著未予註云簸術名簸揚也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簿蟲言設六箸以簸揚作箸象牙爲棊也曹植迺遊迺行迺住不得擇行也倍勝爲牟五白雉商盧言已有盧雉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投謂植制雙陸用投子二至盧以重四爲堂馬則投子猶用二然前已有雉梟盧之采則投子不止用二矣五白五木五木爲投子五五白豈投而無雉盧與書之名故呼以屬敵爲助乎然今簿雙陸用二而大投或用六用十其取采定勝負又不同矣古樗蒲彈棊之用投子別有制也觀裕投五木則時用五投子實三擲盡盧以

歐陽永叔因五代史帝梁而不黜以爲欲著其罪在不沒其實也予竊有疑焉至論正統謂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猶是也按春秋書法何言耶楊廉夫因元修宋遼金史上言以論正統意尤善矣至論宋之君中國之主欲不黜其所致此何益耶蓋秦雖能一天下其行暴虐之迹可考也宋雖可爲正統其得國之由可徵也歐陽一公顧於其實昧之者無他知黜五德之運之說矣而未究事理之紛雜以求合乎正統之名義所以厭衆人之私而不覺已之蔽也予嘗思之能合天下於一謂之大統合而有道謂之正統雖能合天下而不以道若秦晉隋只謂之

大統一統可也若其前世合而有道已爲正統後爲篡
臣簒奪夷狄并吞而其後尙賢或不至無道若漢昭烈
晉元帝宋高宗則仍以正統歸之此以理言若秦晉隋
元則但可謂之一統斯無議矣所以然者彼於道甚遜
而以勢一之故也若曰宋之取國亦不義則請比之秦
晉隋元自還儳也歐陽公於梁則云不失其實而其罪
自著郤乃强求秦世比之商周舛已要之有一統天下
者據實待以一統其先有一統而正其子孫猶可稱而
干其統者又惡而未能混一若魏之承漢梁之承唐之
類自不足論只於一統酌其賢愚善惡正不正而別之
斯於義例無儒而可據矣

地理

宋論言朱子遺言欲爲壽皇謚曉安甯之慮宗社久遠
之圖而引葬術精於郭璞而不免王敦之毒手子思葬
孔子不聞有此異術而爲奕萬世愚每驗之葬得吉地
子孫多昌葬得凶地子孫多敗有灼然不可誣者如孔
子功德冠萬世當時雖無葬術而地必自吉矣如郭璞
死于王敦蓋彼生有定命初未嘗爲己擇葬而遽死矣
此難決其術爲泥也大抵天括乎地人果善爲天所佑
子孫當昌雖不擇地或擇地罔不逢吉而後必昌矣人
果不善爲天所殛任擇地求術罔不逢凶而後必替矣
蓋天之理能包乎地外也先君深於地理術而恒言其
理如此今觀之朱子與蔡元定擇地而欲綿長其後世
至今蔚衍於福雖云功德所致然擇地亦昭然不可掩
者看來爲善以爲本擇葬以爲用爲善存諸心擇葬求
諸地得其本者用或可忽失其本者雖日孜孜尋地精
術亦無益已近見名卿士家專精地理者而後嗣多衰
替故益信天理包括乎地理之說爲正

宋論

幼時讀永新劉公宋論引漢高周平王以見高宗之可

矜不已全斥其非已覺不强人意緣此遂云當時雖
有澤弱期法爲相張韓劉岳爲將特以支吾則可矣欲
望其制吳乞買粘沒喝君臣之死命豈易能哉夫檗淩
張劉則誠不能矣使以澤綱爲相韓岳爲將則豈有不
能制金而復中原者哉觀岳之鄂城駐兵不過則人各乘勝有不能制吳乞買粘沒喝之死命哉
以岳一將其效且然使以綱主之於中而又助以韓劉
於外吳乞買君臣其能當之此事理之明白易見者而
永新乃如是立論使在宋世幾及趙鼎亦難矣哉

辱末

今世俗多以辱末祖宗辱末世界詈駡人家不肖子孫及惡人之曾不知恥者若士夫則曰玷辱汙辱而已用是俗言辱末字無考亦莫能解偶見漢書有污衊宗室顏師古註云衊音秣謂塗染也然後知俗言亦有本也

後漢書

范曄後漢書蓋出爲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爲之論者議其贊辭佻巧又創爲皇后紀復采王喬等詭事入列傳朱子又非其不錄胡笳十八拍而載悲憤二詩蓋燈極無行義之人也其傳琰之初意已自有在而何能深探哀怨發中之旨哉只如邊韶之傳竟何所關繫誠便七家舊列于漢書矣曄亦當删去之而載之至今人皆喜談以爲故事殊不可曉

好佛

佛教彼地之夷皆酷嗜女色金寶爭戰故佛氏出而通絕之既絕諸好因靜而明所謂善知識者是已夫以其類之溺而創見佛之拔出如此固已僥企而又見其知識迥異如此是故奉其說而行也然佛亦旦病死矣則類之黠者乃竄之爲再生三生輪迴報應之說以保其常存而因以自利此蓋夷之智者以眩其類之愚也自東漢引而入之遂不可救正緣帝王皆利而惑之如唐太宗之英明猶然則他可知矣獨豪傑之士尤嘗疑其喜怪誕　異之談以自放非眞不知其妄而事之者偶見其寫金剛經施僧題曰爲亡考資冥福以祖母繡旛捨之金山又曰以資冥福看來其好原在利佛之福而不失其誕也以蘇之聰明蓋世而一爲佛之福利所惑遂昏昧至此才可恃乎所以然者蓋自老泉以上皆事之如繡旛之類漸習已久而不自覺也以蘇之才使早得三遷之教其昏於利豈至此乎人家任婦女事佛以爲可以化愚亦大誤已

金多

王鎔爲節度使以金二十萬謝李匡威納款十萬又進僭五十萬糧二十萬又以幣二十萬賂朱溫按五代史鎔所有地自其父景崇以上四世爲成德軍節度使皆今眞定府一府之地也而財貨之多如此則唐季節度之取於民者多矣欲不亂不亡得乎

中書校事

魏蔣濟所言中書事極似今之司禮監程昱所言制校事極似今之東廠錦衣衛行專校尉蓋緣士之仕者通不識義理而致此也豈非勢使然乎豈非吾人不飭以召之乎

節義

于郡北有北津橋俗名板橋有李姓婦季氏家在城中有色而寡居景泰末都督毛勝來鎮守以達旦降中國及首謀鎮守其勢熾燄聞者震讋季色即遣人取之其姑與父母聞之皆褫魄爭勸從之婦不應只以刀隨坐卽不置曰再來卽自剄勝乃別遣官以勢動之守死不二遂獲免先君每聞旌表節婦輒語予曰達旦來鎮守而季氏能以死拒之不辱則後之旌表者風斯下矣及予歸訪之湮沒不可究矣因爲識之

考官

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庚部曰如是我不擔怨公不然私謂志淸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察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槩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矣宜孝廟之重之也

早朝詩

唐賈至早朝詩王維杜甫岑參皆和之今天下善畫者皆畫之胡仔評四詩佳絕恐未深究四詩三雖首倡視三詩少劣岑不及王杜前四句渾雄奇健三家皆當避後四句似乎力竭視王若少跌焉胡謂四佳絕似欠別白矣不識知詩者以爲然否

所見

黃參議金鳳陽定遠人也爲子言成化中會見二建庶人內官呼爲大哥見生員通不識內官爲言之皆唯唯其時亦老矣而身材甚矮

拾捌 册 102版

花押

輟耕錄載元時蒙古色目人爲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以爲押字用印始於周廣順二年因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正德己巳予在南京戶部見各監所出長單太監少監監丞一已予在南京戶部見各監所出長單太監少監監丞一監不下二十餘員皆是印押凡解納錢糧必於原額三五倍至十餘倍方獲長單不然不得完本部咨行都察

院各行巡按御史拘追會見揚州解鹽三萬斤於三監上納解宮忽然令隸背銀入部哭訴云兩監已借補鹽值十分完矣今某監借此銀三百兩尙打出不收告欲自縊予諭以死亦徒死則請行於本府諭以不可見於行則請代言因知某監掌印者頗純良乃遣人告之彼隨令人回言曰先年只五員官今簽書二十餘員彼不押其印字我豈掌印將如之何借使以我所有分以與之亦何能得其押字怪我則誤矣聞其說遂慰諭其官而遣之夫元用其夷類故使刻花押今內臣皆中國人識字矣何以亦刻押

事定

吏部楊主事子器慈谿人也在部好言事而不及大者堂上與諸僚皆少之弘治丙寅冬楊又上言初建之泰陵中有水時督造太監李興自弘治初有殊寵勢燄薰灼送下楊錦衣獄尋遣司禮監押楊往衆謂楊必遭輿毒手及至興率奴客罵詈欲捶楊司禮太監蕭敬則曰水之有無視之即見李哥何必粗躁取茶出曰楊先生來換茶又顧李曰他士大夫可殺不可辱遂得免回奏實無水楊搒甚重衆又謂楊必至降謫矣不二日即還原職歸部詢所自內臣共欲重其罪太皇太后聞之曰

他秀才官說有水也是他的好意如今沒水便罷如何只要擺布他因此不俟運炭引工即釋當夫興怒之時皆以爲禍不可測蕭則爲解之及無水之後又有望外之賞然則官之在人固有一定之命雖謫降與捶擊之細亦非人所能爲也

鄉俗

永昌五十年前時有爲詩者多可觀幼誦一絕云杜宇枝頭百舌吟何人不動惜芳心桃花紅雨梨花雪鋪得春愁一寸深又題菜燈云草堂照破蕭鹽夢華屋燒殘肉食心如此之類甚多先君去十以前好作詩故與之

交往爲密因編記前詩其人姓陶名甯字致遠亦明經與今日爲社學師者異矣

對父語

今閻老西涯李公子兆先緝敏有異才而不事舉業且日唯狎遊於巷曲公知之晝于書屋之壁曰今日東街明日西街科場近了秀才兆先見而別題于下曰今日黑風明日黃風調和鼎鼐相公相公詰時適有多風之異故也一時喧傳都下至內寺俗夫亦能道之兆先不久遂卒公竟無子以婭嗣

無以解

幼讀孟子集註無以則王乎朱註曰以已通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見下文共一千二百餘言所以謂之言之而不止也後滕文公問章則曰無以則有一焉朱註無解下文僅五句共二十三字作必言之而不止則於理不通後見管子言牧民不在多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又桓公曰勿已其免霸乎又桓公荅管仲曰無已則鮑叔牙可乎管仲云云桓公曰無已則賓胥無可乎無已字凡數出義皆非是言之不止之義且齊桓殺其弟以反國一語爲證夫隰王張敖所進美人之子當呼文帝爲大兄而驕甚故昭一時爲書因以子糾爲弟而見殺於兄桓公殆以糾比隰王以桓公比文帝以警之也豈可以爲信而盡廢漢前諸記乎程子之誤明甚而朱子再不考究則是昭書札一時有爲之言時方言如此須以意會之自得若以言之不止解已誤

顧可加諸春秋傳記營仲之上哉斷不然矣

解禮誤

予爲稽勳員外郎時江夏劉主事績以陳澔禮記集說塗去什四因與之議其說眞有考據而陳之說眞非也後孫九峯知之謂予曰陳氏說朝廷已頒降天下不可以劉言改易語人也予遂棄之今道思之誠有補陳之不足正陳之舛誤者只緣劉狂誕自高又制行不檢任情放言不久遂出守鎮江府仍不率矩度遂去官而并其說禮之善考索之博不惟人不及知而予亦忘矣惜哉

刪述

史記孟嘗君傳刪去馮煖三窟之計最爲有見矣至并矮問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義所以必至如斯皆刪去卻別以守而責之息愈多爲說要之煖爲人收僞非得其祕召所寡有者言其敢輒焚券而返孟嘗君揣何以謝之也此一段依戰國策所記近人情爲實事

死義

成化乙巳江西郭御史紳爲予言初選黃巖知縣文選而史記更刪之雖文與理皆周備恐終不如策之情實得眞也細玩之自見

天路

楚辭山鬼曰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朱子在天宇作句而謂藝昌黎詩用天路幽險難追攀亦誤近見古賦用天路者甚多如班固通幽賦曰仰天路而同軌馮衍顯志賦曰唯天路之同軌且易亦有天衢之亨安知屈子不用天路而必以路字屬下句乎殆不可曉也已

都御史

今之左右都御史即秦漢之御史大夫也當時稱爲亞相今之左右副都御史即漢之御史中丞也又謂之宮正今之左右僉都御史漢唐宋初無此官故亦通稱爲中丞若少別焉後魏嘗以中丞爲中尉舉以爲稱亦可矣

言官選

弘治中一給事中上疏爲急救社稷事其言曰見今北虜款塞社稷甚危宜急招人納粟以救社稷後值考察又一給事中上疏言外官多賄賂大臣結主顧以庇之請朝覲官到京輒詣官校於門外私盤其行李亦或近本之說而自愧斯言則多矣

定字

史記時用定字如陳王定死主父定死之類不一後此不見用唯宋書內見之也然作實作信作眞亦通但不若定字朴而文也

鷄窠

鷄窠菌類也唯永昌所產爲多且多雲南亦有頗粗永昌以東至永平縣界元多但鎮守索之動百斤夷人製之去蒂葬故通不可食此物惟六月大雷後斯出于山中或在松下或在林間不定也出一日采者多小而嫩五六日即爛矣采得洗取土星以鹽煮烘乾少有烟即不

題先老教官之備選者凡三十餘人無知諫疏體者衆爲一閫以爲異遂通仍舊而公論猶謂法孫之稍詭其

堪食采後過夜則香味俱盡所以爲雛鷄以其形言爰飛而斂之貌鷄作蜎蠕全誤爰作蜎以爲菌亦通

斗母法

天順初武功伯徐公有貞謫予鄉居法明寺之鐘樓休庵士往見之者候至已刻因詢諸僧僧云公每夜禮斗至三鼓後方寢好事者訪其緣由公爲巡撫時閱一老僧善相且前知因謝之至則老僧不爲禮公甚怒老僧曰玆來吾能救公一死何怒欲返公驚其言强坐老僧曰公此去官極品田文薄武但亦遭極刑公懼乃請於老僧授以法令必急方行後天順改元公以功爲武功伯

大閹曹爲石亨所陷置獄明日將行刑其夜大風吹折大明門櫺下馬牌亦吹去公遂得謫此語皆有據矣然以一老僧而能以術救一大臣之死命於理亦礙予意僧或有異術前知其事故假此以屈之而修其術之神也果曰命當極刑夫豈術之所能逭耶

南園漫錄 卷九終

明保山張志淳南園謾

騰越後學李根源重校刊

大寺碑

郡城西北五里許俗名大寺山寺廢無考遺矣成化弘治間掘得其碑甚宏麗然皆擾其所載碑陰藏住田畝財貨之繁恐鎮守者因而生事輒碎之近復得一小碑予因使全之遂得觀焉寺蓋蘇氏所建也文雖不足觀而可證永昌之爲郡在元已盛且與金齒之地迥絕無相涉而景泰間所修新誌皆僭書誌以記其地而故

侈胡淵之功也然藉此又可見當時貨財之殷非今日可及而蘇氏施財以求福利者今澌滅已久則事佛果何益哉是皆可以垂戒而舊誌闕部城盡夷於思倫者正徵寺之時也因備錄于左其文曰天地以生育萬物爲心釋氏以慈悲衆生爲念衆生生生不息天地造化生物之仁也化現無方我佛慈勸善之法也天地生萬物未嘗責報於萬物惻憫衆生亦曷嘗求報於衆生哉人苟有善爲造物者必豐其報而厚其生也於戲盛哉西方大聖人之教不治而不亂無想亦無欲所以見性眞而成道速化俗易而感人深雲南自開闢以來上而

唐虞三代之寵下而秦漢歷朝之盛非所有也諸葛孔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方始定歷晉隋唐而下非中國所及也皇元一混區宇治隆古昔際天極地莫不來庭癸丑年世祖皇帝御駕統兵由西番道深入大理時段氏以山河之固據其域見天威莫測遂率其部以降而雲南六詔悉平厥後委命大臣元良葛爭首整其緒繼遣平章政事賽典赤紬理其科民遂生而樂業者治令七十餘年矣永昌乃大理名都實孔明過化之地東距關黎八百媳婦之界南靠金齒伯夷緬國之疆西鄰吐番西天之域北接洱水滇海之涯重鎮地也臨滄西

人以爲酒場繼修後殿以奉藥師佛作無量壽觀世音
各一千像飾以金金繪二百八觀世音白蓮海會東方
世界主八大佛母一六天帝釋主者八大明王十二宮
神摩訶迦羅七轉天神塑裝一十六羅漢鎮殿四天王
左右明王像畫五十三參海會八大菩薩五百羅漢十
二神王三界一切靈高目造華殿經八十卷般若經六
百卷諸品名經一千餘部泰定甲子殿作淨圖二十三
綴于紺殿密前高一十五丈有奇前後殿堂金碧彩絢
凡寺之供具一應用度莫不備焉潛成父念永昌爲本
皇太后湯沿邑蘇氏具建作之由獻以完官上爲皇家

靚延聖壽下爲人民祈禱福田有司以聞泰帝師法旨
省府榜文特爲加護扁顏曰報恩蓋佛之化人也易而
此邦且近佛國故信之深而報恩之至也會余以蜀鄉貢
判永昌釋道惠求言以傳不朽余嘉其地之勝也左挾
釋迦神陀之聖跡右脈龍泉之秀巘俯視一川之勝森羅
侍又如兵書王公驥刑侍楊公甯輩皆居此日久何通
不及金齒非永昌學校元設已久乎夫以一指揮之勢
能使蔽惑至今七十餘年上下無敢言者顧謂宋太宗
已而歸官則三心五願六念十善盡在是昔若非其心
之事與夫天下之廣唯正史官書是信可乎故不厭其
繁而錄之以見正史官誌之不可盡信亦非曰誕小
舍王晉公庭植三槐子孫位至三公是造物者不責報

說家爲可取特在公是公非用意考尋而識見筆力觚
與已私則得之矣豈可獨以官史爲眞以某達官名臣
不論而盡枉其人與事乎

儉德

沐忠敬王晟初征麓川時駐永昌久嘗以布汗衫二命
一指揮浣補指揮浣補畢則再以細布如其製成之以
上沐顔笑曰汝以我爲無此耶但不可以侈自奉耳所
謂不欲折福者以此遂郤之故當時皆服其儉德

天理

聖賢之言只論理理原於天故曰天理渾具於人之性

故曰性理理各有所宜故曰義理理卽在於治民故曰治理天地唯有此理故能成一箇
天地天地中惟人全備此理故能參天地然這個質
氣而行氣有駁雜故天道福善禍淫之理不能盡其本
然人性有善無惡之理不能全其一二只憑氣使以自
私自便如世上大惡與出世之所謂仙與佛千端萬種
清濁高下皆是自便自私而已聖如二帝三王孔子其
理不駁雜于氣已賢如伊傅顔曾思孟其理微有駁雜
于氣已夫人於此理强半自去乎氣而失之郤獨於天
之福禍責以全盡而不雜於氣豈不誤哉于每見古今

成魁

國朝大魁前甲戌張信無聞丙戌林環戊戌李騏庚戌
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經禮侍後甲戌孫賢終太常

卿第學士丙成羅倫終修撰戊成會彥終太常卿兼侍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修撰今甲戌唐皋聞亦老矣凡戊魁無一人至台輔豈有數耶然如羅公之道高一世名聞四海則氣數固不能以勝理矣

有子

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次即有子次乃曾子則當時門人之見固已先有子而後曾子矣再以記與孟子所載證之則有子於道亦深矣借以曾子得斯道之傳先之枝之諸子不尤賢乎今乃以宰我多知而舉以應詔以增表聖鑒之精因記之衰之說甚爲吾配享殿上以有子列於無下原其初只以四科無之後宰我可乎今以二子言行論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視侯民戰栗之對孝弟爲仁之本視短喪之問其他如問喪之足以服曾子之類視書寢與從人於井爭寵於齊者相去甚遠謂宜升有子於哲以配高易宰我於廡以從祀斯義爲允而卒無知求其實者可慨也夫

老兒當

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當字作去聲讀猶等輩也然實不計老少唯寵狎是尊京師稱勢燄可畏者

輒曰是當裏的

元順帝

元順帝爲宋瀛國子詳見庚申外紀而旁證於元史明宗素謂非其子之說與余應之詩歌皆有據依矣予嘗見袁柳庄手忠徹所著符臺外集言蒙詔見遍出宋元諸君之遺像俾觀之親奉聖諭曰宋自藝祖以下諸帝何皆清癯似太醫然及觀元諸君曰何皆壯碩乃爾此都是喫大羊尾子的至順帝忽曰此何以獨清癯似太醫也忠徹不能對後見他書與元人詩歌方悔恨不能多知而舉以應詔以增表聖鑒之精因記之衰之說甚爲瀛國公子無疑矣

詳予不能悉記然即此可見順帝爲瀛國公子無疑矣史綱乃一切不信甚至史以秦政爲呂不韋子則曰漢人之謗也呆者論宋太宗之事則又曰元人何不言也自相牴牾蓋不可曉嘗舉以問同年蕪湖李布政贊答曰子未嘗親炙仁公志高天下而學博才贍勵名節然家庭之間不免私嬖婢僕之累故其爲書盡黜前代隱事以自掩如文宗弒明宗之事史綱亦曲爲之辨云

觀史

漢高統重兵首入秦宮見珍寶美女之盛欲留居之闞留侯諫之還軍灞上過陳留時問邑中賢士夫好酒

及名嫂罵惡儒之人如此蓋幾乎敷求哲人改過不吝者矣而觀史者不及之

詩文傳

嘗見出像千家詩古文珍寶二書其所選詩文混雜高下於深處通無所見然自予七八歲時見之至今板刻益新所傳益廣而好之日益多豈以淺近故耶而古詩文之不傳者何限也

友義

予郡有符丁二姓相友善丁後病而有子支漫不事生產丁乃以白金若干給符曰子支漫不事生產身後恐不能攻勢比木邦孟養爲劣問之使人云不如是彼即不供給夜或陰害所以如是屈於彼也近因觀元史乃知命爲緬主符之過厚皆始于元使如我朝首使之爲宣慰司豈至如是乎因地遠而元亦夷狄故急於服遠而過視之也

否泰錄

初讀否泰錄兒所著述甚美後讀天順改元詔與錄所述又絕均出詞臣之手代言之職而於朝廷昭示天下萬世者乃如此則紀事得實豈易也哉

倭國

元史載元世祖欲通倭國詞恭意勤自至元二年至二十三年或婉其詞或加之兵使臣被害軍士被陷倭竟不至夫倭自漢魏晉宋隋唐開元貞元中宋雍熙後皆

來朝貢論强大則魏晉及唐宋豈能遽元而倭顧朝貢于彼而絕于此雖夷類狡狂或者彼亦輕達日之素微也不然聖朝自洪武至今何朝貢有常而無間乎當時許衡勸元示之以寬不識能推原及此否倘推及於此則宜其仕元之不能自安也

用妓女

張世南宦游記聞載黃錄與朱子友善錄母爲詞之序云力修實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妓來乞詞則明仲在當時宴皆用妓然張思叔在程門屬意於妓曰不害道胡邦衡忘節猶溺於妓則宋制不如今遠矣顧人

才益劣何耶

題南園漫錄後

往昔此以付幼子合合時方九齡今合試京師五年偶於其書笥中見之殆不復記憶悵然乃自錄出然以是是非非枉枉直直斤斤明明視簿談不及士夫毀譽者畢矣復欲藏之適見廣昌何公喬新集所載撫夷錄諺甚然後知姦邪矯誣足以欺一時矣而其術又足以假名臣聞人文其惡而惑後世用是刻以久之或以招尤漸累爲虞者則曰孫盛紀枋頭之敗桓溫謂關門戶事諸子請改盛大怒更爲定本嘗慕容儁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吾不佞敢自棄之民不如東晉之士而又敢以不如桓溫待今世之賢哉嘉靖五年歲在丙戌春二月念有一日南園老人張志道進之甫再書時年六十有九

南園漫錄卷十終

讀書雜記

荀子

非而謁

荀子正名篇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楊倞注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紹蘭按此三者皆墨子說惟謁當作易易誤爲曷又加言耳墨子兼愛中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已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此謂不相愛爲非而易以兼相愛也兼愛下篇云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此謂別爲非而易以兼也是非而易之說也經說上篇云止句無久之不止句當牛非馬句若夫過楹句是楹有牛之說也又云有久之不止句當馬非馬句若人過梁句是馬非馬之說也馬非馬與白馬非馬異白馬非馬辯在白也馬非馬辯在馬也今正文云馬非馬不言白則是墨子說非公孫龍說楊注誤

德雖如舜不免刑均

荀子君子篇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楊倞注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紹蘭按均謂商均此

言衰世連坐之法德雖如舜不免坐罪於商均謂因商均連及舜也楊說失之

陶譎突盜

荀子榮辱篇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陶譎突盜楊倞注陶當爲慆慆机之檮項畢之貌或曰陶當爲逃隱匿其情也紹蘭按陶即謟之借字說文謟往來言也謂行道往來不根之流言故陶譎連文即上云飾邪說文姦言也楊注二義皆失之

不由禮則夷

荀子脩身篇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楊倞注夷倨也紹蘭按夷即蠻夷之夷榮辱篇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彼雅與越楚對文此夷雅對文可證也楊注失之

滿廣三寸

荀子非相篇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滿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楊倞注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盧氏校注云焉字古多以爲發聲荀書或用焉或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紹蘭案焉古通此焉則頰之借字也說文頰鼻莖也从頁安聲鮝或从鼻曷荀書謂面長三尺頰廣三寸也既言鼻莖下文言鼻者史記蔡澤列傳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仰索隱曰曷鼻謂鼻如仰鮝也）顏甚鮝鮝

卽頰之或字是古人多頰鼻竝言蓋倘其鼻俯則曰頰鼻矣若以焉爲發聲則面長三尺乃其廣僅三寸公孫呂雖有異相恐無如此狹長之面也楊盧之說非是

不老者休也

荀子正論篇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楊倞注不老老也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耳紹蘭案二說皆非也失其讀矣此文不字當屬上讀不卽否字問詞也猶有善於是者與不句問其有善於是者與無有善於是者其意謂無有善於是者耳老者休也自爲一句上文云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卽其證此不得以不老老也爲解

明矣射義云幼壯孝弟者耆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又云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倜道不亂者不鄭注云者不言有此行不亦讀不字絕句此不得以不爲衍字又明矣

罔不必分

荀子儒效篇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楊倞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其多也盧氏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紹蘭案校注云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通用新序五作罔罔不卽罘之省文月令田獵罝罘羅罔鄭注獸罟曰罝罘說文作罝罘解云兎罟也从网否聲隸省作罘此又省作不也罔不必分

於觀兵後卽戰牧野無還師二年畢伐之事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墨子所染篇晉文染於舅犯高偃畢氏校注云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作郤晉有郤氏紹蘭按畢說非也高偃卽郭偃古城郭之郭作廓郭氏之郭作鞹說文鞹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鞹齊之鞹氏盧从邑商聲今字皆作郭墨子省鞹爲廓形與高近而譌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韋昭注郭偃卜偃也故云晉文染於廓偃也趙策郭燕之法劉本作郭偃所謂柔攘者商子更法篇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

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鄭假亦倘郭燕

其類在麋石

墨子大取篇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在麋石畢氏校注指若言其指相若麋石疑麋名言聖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麋在也紹蘭按指若者謂指異非謂指同言人有壽不壽故其利天下長短不齊若五指之參差也麋石當爲麋石說文麋毒石也西山經泉涂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麋可以毒鼠郭璞注今麋石殺鼠鹽食之而肥淮南子說林訓人食麋石而死鹽食之而不飢高誘注麋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墨子言天下之人或順性而壽或逆性而不壽是以利天下若指有短長

譬猶食麋石者或死或不飢而肥也故云其類在麋石指若者指異非謂指同畢說失之

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

墨子非命上篇吾當未鹽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畢氏校注謂鹽爲盡字之譌紹蘭按下云不可盡計數則鹽非盡字之譌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鄭注鹽讀爲艷謂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艷之觀其用命不也此鹽亦當讀爲艷謂數天下之良書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博鼠惡能與我歌矣楊倞注是孫卿亦謂人心當壹不當兩故引曾子庭鼠之言爲證此足明墨子院下鼠之說

墨子大取篇爰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院下之鼠畢氏校注紹蘭案爰相若者爰兩也擇而殺其一人者爰壹也其類在院下鼠者荀子解蔽篇云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博鼠惡能與我歌矣楊倞注是孫卿亦謂曾子言有人親庭中可以博擊鼠期安能與我成歌詠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是孫卿亦謂人心當壹不當兩故引曾子庭鼠之言爲證此足明墨子院下鼠之說

墨子明鬼下篇於是淵溫摳羊而漉其血畢氏校注云說文淵溫摳羊而漉其血無摳字玉篇猛摳之訓不可解吳語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羣注引賈唐二君云剄到也說文到刑也據吳語則摳當作到據玉篇則摳即捾也齊策云刑馬壓羊盟日齊衛後世无相攻伐明剄羊漉其血謂刑羊漉血而盟故上云盟齊之神社下云殪之盟所也

羊羳

墨子節用上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芊羳不加者去之其爲宮室何以爲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

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校注云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紹蘭按戰國楚策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卜其罪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此卽說文故使爲之之誼亦卽墨子故所得而後成及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之誼畢氏讀故爲固其說非矣呂氏春秋審已篇凡物之然也必有故高誘注故事亦其義也

其類在院下之鼠

者芋龜不加者去之凡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芋龜不加者去之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芋龜不加者去之畢氏校注云芋龜二字凡四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溫凊者去之卽下篇云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人弗爲是也不加猶云無益紹蘭按逐龜旁之魚施於芋旁尙存且字當作鮮且不加者去之謂罕少且無益者去之也畢氏言少有不加於溫凊者去之則且字贅文矣

故所得而後成也

墨子經上篇故所得而後成也又云使謂故畢氏校注云說文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又經說上篇故

商子

錯法務民主長

商子更法篇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文不成義趙策云闢立不忘先德君也紹蘭按錯法務民主長文不成義趙策云闢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則此當作錯法務明主長錯措古通用謂措置國法務明人主之長也當據以更正

孝公平畫

商子更法篇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紹蘭按畫字不可解若云平三大夫之計畫亦與下句不相承貫趙策云武靈王平畫閒居肥義侍坐全篇與此相仿彼欲變服此欲變法故詞義多雷同然則此文當作孝公平畫閒居謂平日閒居傳寫有譌奪耳

呂氏春秋

己亥

呂氏春秋察傳篇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畢氏校本按已古文作𠂢亥古文作亖是古文左氏春秋魏時猶及見之亖亦作亖與許偁文作㐄紹蘭按畢說本說文據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已古文正合又說文豕部㐄古文亥部㐄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是

古文而與古文亦形甚相近故已亥譌爲三豕然則衛人所謂
誤本史記爲古文春秋也

不可讒訑過之

呂氏春秋誣徒篇艸木雞狗牛馬不可讒訑過之讒訑過之則
亦讒訑報人高誘注讒訑猶譸惡也畢氏校注曰讒訑疑即賈
誼疏之奚訑謂過之不如其分也彼顏注云無志分此注云譸
惡亦各以意解耳舊校云讒一作讒更難通紹蘭按畢氏據賈

誼疏以正不韋書及注文之讒爲奚是矣而未盡也其解賈疏
爲過之不如其分亦與師古無志分之說同爲望文生義耳說
文矢部奚顗奚歉奚豗也从矢圭聲胡結切骨部骸骨耑骸奚也

从骨丸聲於謹切古文骸从肉从死作骴引說文作骸者誤是九亦譌
雙聲其義爲委曲不正非過不如分及無志分之謂且於訑字
文義亦不相貫而呂書又無由誤奚爲讒也盍字本作譆長沙
省文作奚晉郭璞或从奚訑譆恥也是譆爲
誤之或字譆訑連文亦雙聲其義爲恥故賈誼曰頑頓亡恥奚
訑亡節賈子階級篇借苟爲訑奚訑承恥爲文此即許義所本足以互相
證明矣至不韋書則但言誤訑之大意艸木無知之物人無緣
誤訑恥之彼亦何能誤訑恥人所謂艸木誤訑過之亦誤訑報
人者猶莊子所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郎曄是其義也雞狗牛馬

微有知之物人亦無緣誤訑恥之彼又何能誤訑恥人所謂雞
狗牛馬誤訑過之亦誤訑報人者猶晏子所謂牛馬不可穊穊
不可服內篇下是其義也高注以誤訑猶譸惡者蓋謂五行傳艸
木之妖雞狗牛馬之既狀讒說文作譆校云一作讒誤與讒
形竝近誤而致譌校注謂讒更難通似未照奚本从言作譆矣

操黍酒

呂氏春秋權勳篇監陽殺操黍酒而飲之高誘注酒器受三升
曰黍畢氏校注云按黍酒是釀黍所成者說文釀黍酒也注非
韓子十過篇作膈酒飾邪篇作扈酒紹蘭按說文膈下云解實
曰膈應下云一曰膈受三升者卽之應是膈有受三升者此文
蓋同十過篇作膈酒故注云酒器受三升傳寫者譌膈爲黍併

注文改之非注者之誤也

門中有欬陷

呂氏春秋不屈篇門中有欬陷高注欬讀曰咳畢氏校注曰欬
從欠呼滥切疑卽坎窞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堛梁仲子疑
欬爲欬字之誤紹蘭按欬當爲欬形之誤也說文欬縮鼻也从
欠亥聲凡地有坑陷其土欬欬然作蹙縮之形不韋書因謂之
欬陷故高誘讀欬曰胾矣

麾會

呂氏春秋誣徒篇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苦

謂如鹽會之鹽苦不精至也畢氏校注曰鹽舊作監謂此以鹽惡訓苦但會字未詳亦恐有謂紹蘭案會字無謂公食大夫禮啓簋會鄭注云會簋蓋也明會有蓋義說文會合也囟頭會腦蓋也是頭之會合處爲腦蓋故謂之頭會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博楚子伏已而鹽其腦杜注鹽嗾也孔疏引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嗾女腦矣杜義本服虔然則鹽會卽鹽腦高誘讀苦如鹽會之鹽從鹽聲而鹽之義未顯故又云苦不精至也以足其義唐風揚羽篇王事靡鹽毛傳鹽不攻致也天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鄭注云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出鹽直用不深治與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云苦讀爲鹽謂分別其緣

帛與布紵之麤細左氏成六年傳沃饒而近鹽水經涑水注云服虔曰鹽鹽池也土自成鹽卽所謂巉巖也而味苦以鹽味苦故杜子春鄭司農竝讀苦爲鹽以鹽自成鹽不涑治故毛公訓爲不攻致司農解爲麤皆誘注所本也又按僖二十八年傳子犯說晉侯之夢曰我得天吾且柔之矣此以得天說伏己柔之說鹽腦楚子伏於晉侯之上則晉侯面仰而向天故曰得天腦柔物也鹽嗾其腦故曰柔之柔則不堅誘讀聲兼義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不解姑字而古多以咫爲則賈子連語篇牆薄咫亟壞綆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新序雜事篇咫皆作則是天咫猶云天則易文言所儛乃見天則是也楚靈王因將言民則故變文爲咫因范無宇言天有晦明民有君臣故卽以天咫民則對舉若云是

淮南子俶務訓又申包胥至於秦庭生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高誘注秦大夫子車鍼虎紹蘭案左氏定五年傳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又案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是子車鍼虎殉穆公而葬矣偏考書傳未聞其死而復生也卽使復生且自文六年至定五年計一百十七年秦風黃鳥篇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當殉葬時最少亦得二十歲則秦師救楚之年鍼虎已百三十七歲卽使復生安得尙能帥師明子虎非鍼虎也高氏此注校之以莫囂大心爲成大心尤爲不敏矣

吾不能行也咫　是知天咫

經傳釋詞只詞之耳也晉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咫聞則多矣咫與只同言吾不能行耳所聞則已多矣韋注咫言少也此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失之紹蘭按天咫與民則對文咫亦則也古多以咫爲則賈子連語篇牆薄咫亟壞綆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新序雜事篇咫皆作則是天咫猶云天則易文言所儛乃見天則是也楚靈王因將言民則故變文爲咫因范無宇言天有晦明民有君臣故卽以天咫民則對舉若云是

知天耳則但云安知民可矣何必贅言則乎下文右尹子革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傅知天不連咫猶傅知民不連則更可爲咫則對文之證韋固失之王亦未爲得也

修其歲也

淮南子說山訓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讀書雜志云修其歲亦當作修於歲紹蘭按其猶於也管子大匡篇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謂召忽死賢於生管仲生賢於死是其例矣此文前後自作於中句自作其正見古人行文之法不拘一律也猶上言石之中歲之中下獨言道德之包矣

揂白鐘

淮南子時則訓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菜揂白鐘讀書雜志云白鐘之白因上文而衍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揂鐘冬擊磬石鐘上不宜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紹蘭按白鐘之白非衍文春言鼓琴瑟夏言吹竽笙冬言擊磬石皆三字爲句若此文無白字但言揂鐘則句法參差非其例矣且石卽磬也磬下加石以足句猶鐘上加白以足句耳管子五行篇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大心三曰黃鐘滌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景鐘與青鐘赤鐘黃鐘黑鐘並列則白鐘卽景鐘也說文顯白鬼从貝从景是景爲白之證

莫罷大心

淮南子修務篇吳與楚戰莫罷大心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高誘注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擧莫大也罷衆也王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紹蘭按吳楚柏擧之戰在定公四年據左氏傳說此事云左司馬沈敗吳師于雍澨傷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布衰劉而褒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與此文決腹斷頭相似無莫罷大心戰死之事莫罷卽莫敖楚官名或昭王時自有名大心者爲莫敖之官死於柏擧之戰其軼事見於它說淮南博采舊聞正可補傳文所未備高注乃以大心爲楚成得臣子玉之孫致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瑰弁玉纓夢河神謂已畀余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杜注大心子玉之子傳又謂之孫伯卽大心子玉子也三十三年傳謂之大孫伯文五年傳謂之成大心計自僖二十八年（據傳稱初楚子玉是追述之詞則大心卽榮黃諫其事且在僖二十八年前考大心至定四年）至定四年中隔文宣成襄昭五世共一百二十七年當其使榮黃諫子玉時最少亦得一二十歲柏擧之役成大心已一百三四十許人安得有距彊敵犯白刃冒矢石遂入不返之事且又未聞其官

莫敖也高氏之言斯爲不敏矣

蹟蹈

淮南子原道訓而蹟蹈于汚壑穿陷之中紹閺按上文云其行也足蹟蹉陷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高誘注蹟蹟也楚人謂蹟爲蹟此文蹈當爲陷蹟陷卽足蹟蹉陷也陷卽陷之今字說文邑部陷高下也謂從高陷下也自部陷小阱也讀淮南者見下有穿陷字輒改陷爲蹈不知正文本當作蹟陷于汚壑穿陷之中非重複也若如今本作蹟蹈說文蹈踐也既蹟蹟矣何能復蹈踐乎於文亦不詞

以離

淮南子主術訓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讀書雜志云握劒鋒以之下脫去一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雖字之誤隸書離字或作離形與雖相近故雖誤爲離不使應敵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劒鋒則雖北宮黝司馬蒯蕢亦不可使應敵紹閺按離爲雖誤使上有可字是也以字當在雖字下謂握劒鋒雖以北宮子司馬蒯蕢亦不可使應敵此文以雖誤倒耳故握劒鋒爲句雖以二字下屬文義自明劒鋒下無脫字

涕之出於目

淮南子齊俗訓涕之出於目莊氏伯鴻云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紹閺按陳風澤陂篇涕泗滂沱毛傳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御覽之借字說文洟鼻液也易萃上六齎咨涕洟釋文引鄭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俗謂）然則目涕之義古矣王褒僮約云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非經訓也莊氏疑御覽引目作鼻爲是失之

元元至碭而運照

淮南子本經訓元元至碭而運照高注碭大也紹閺按說文石部碭文石也無大誼口部唐大言也暘古文唐从口昜是淮南假碭爲暘也

糲粢之飯

淮南子精神訓而堯糲粢之飯高誘注糲粗也粢稷也糲讀賴特之賴粢讀齊粢之齊紹閺案粢當爲粢說文米部無粢字禾部稷齋稷也从禾齊聲粢齋或从次是粢卽齋之或字於穀爲稷故高注粢稷也古者以稷食爲硫食（說詳程氏瑤田九穀攷）故粢與粗稿之糲對文說文糲粟重一秬爲十六斗大半斗春爲米一斛曰糲从米萬聲作糲者今字也經典盛之盦通作粢其字从米非糲粢之義此文粢字據注訓稷知高誘所據舊本原作从禾之粢後人多見粢寡見粢遂併注文皆改从米耳注中粢亦衰之譌也

如景之放

淮南子精神訓如光之燿如景之放讀書雜志云劉績依文子
九守篇改放爲效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
與燿爲韵若作放則失其韵矣紹蘭案放當爲敫字之壞也說
文放部敫光景流也从白从放讀若儌敫从白故爲光景从放
故爲流然則淮南本作如景之敫謂如景之流許解敫爲光景
流正取此文爲義也文子九守篇亦本作敫傳寫者多見效寡
見敫又以效與燿韵因誤敫爲效不知敫讀若儌正與燿爲韵
郝風簡兮篇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即其明證矣說文炎部焰於
淫中熾肉柴肉部胾於淫中熾肉柴羅音義引作淫肉熾淫肉胾淫肉柴从俞聲之借字
離出之从翟聲既夕禮苔肉三其實苔淫鄭注米麥苔溝之
淫即酷也呂氏春秋期賢篇今夫熾者務在平明北火衛子致士篇作燿皆俞翟形同之證是知劉本放

爲效放固失之而效亦未爲得也

去其脅

淮南子道應訓於是乃去其脅而載之木解其劒而帶之笏高
誘注脅被髮也木鶡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鶡讀書雜志載與戴
同木當爲朮字之誤也朮卽鵗字也高注當作朮鵗鳥冠也知
天文者冠鵗今本鵗作鶡者鵗鶡字相近又涉上文脅字而誤
也紹蘭案改木爲朮鶡爲鵗是也正文脅亦爲字古無訓脅爲
被髮者若云借脅爲綅髟部鬉至眉也引詩曰紕彼兩鬉與淮
南此文無涉且去其被髮亦文不成義若云借脅爲旆既與被
髮之解相違又與戴鵗之文不配盧脅卽鑒之爲借字說文曰

之母猶曰恆之母若常是字陳乞與諸大夫言不當字其子於
朝曲禮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
鯉也死是已死而偁名左氏說既沒偁字而不名穀梁同左氏
說然則從公羊之說父於子死猶名則生名可知從左氏穀梁
之說沒偁字則生名亦可知也成子生存而僖子呼之曰常明
常是名非字矣

賈子

周襄王出逃伯閺

賈子審微篇周襄王出逃伯閺盧氏召弓校注云二字不可曉
疑衍紹蘭按伯閺蓋讒閔之譌讒誤爲佞又誤爲伯閱又誤爲

闕也周語說此事云王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王弗聽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故此文云出逃讒閱謂因讒閱出逃古人自有倒語耳下文云晉公率師誅賊卽誅讒閱之賊矣

天子下臨人民憲之

賈子匈奴篇天子下臨人民憲之盧氏召弓校注云建本作不臨人民患之潭本不臨作不怵患作憲今案不字當作下形近而譌耳下同憲與患同紹蘭按當依潭本作天子不怵人民憲之說文怵恐也憲憂也此謂天子不怵惕則人民憂之也盧於上句從建本作臨下句從潭本作憲又改不爲下核其文義殊難通曉至憲患雖同訓憂實分二字乃云憲與患同是又未攷說文矣

獻民

韓詩外傳越王句踐使庸稽獻民於荊王云云紹蘭按古諸侯相聘問無獻民之事周禮司民獻民數曲禮獻民房皆非越所宜獻於荊者蓋古文民字說文作𠂤與篆文每字作𠂤相似外傳本作獻梅梅壞爲每因誤作民耳說苑奉使篇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魏子曰惡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卽其事也兩書下文皆言越箭髮文身欲令冠而禮見之民爲獻梅之誤古書中一事而異說者此類多矣

白虎通

遣大夫弔

白虎通崩薨篇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鳴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盧氏校注云疑是或曰遣大夫卽使有司哭之之義按此檀弓逸文也下文引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今檀弓亦無此文何得因今檀弓無此弔詞而欲改又曰爲或曰讀遣大夫爲句乎且本文明云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則班固讀遣大夫弔爲句更可知矣

嗚呼哀哉

白虎通崩薨篇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

事其說正同冠不得見麻帶不得見麻外傅云荊王使者出見麻穆曰冠則得以禮見不冠則否諸侯云荊王使者出見麻穆曰冠則得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禮不得見麻穆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禮不得以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鼃黿爲伍文身斷髮而後得以禮見可乎荊王聞之以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禮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髮而後使適處焉越亦將斷髮文身斷髮而後得以禮見可乎荊王聞之說苑云梁王之臣魏子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之被衣出謝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夫越亦將斷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之際屏外幕以爲居而斂龍又與我爭焉之州乃處海垂

大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嗚呼哀哉盧氏棪注曰案通典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云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也傷辭未聞說者有弔辭云云卽指此其嗚呼哀哉亦作如何不淑誤也紹蘭按皆謂致命辭也以下至說者有弔辭云云皆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也通與直引其文其嗚呼哀哉亦作如何不淑是鄭所據與白虎通文異耳非誤也盧氏忘其本爲鄭生而以通與爲誤失之矣

鹽鐵論

罥憂壁飾

鹽鐵論散不足篇罥憂壁飾紹蘭按憂卽幔之譌字說文巾部幔坪地以巾擩之从巾憂聲讀若水溫嬽今本篆文幔譌作幔憂聲譌作憂聲 夂部憂倉歷也一曰母猴似人从夂从頁已止夂其手足按卽今猱字也據女部婚从女昏昏亦聲憂猶文婚如此車部轒从車憂聲憂古文婚字讀若閔是憂爲古文猶文之婚轒从憂得聲解爲坪地以巾擩之土部坪涂地也轒擩聲尚手部無擩字揩下云一曰摩也从手昏聲其音誼與轒正同然則鹽鐵論當爲罥轒壁飾 土部罥覆也 自涂也謂以白罥轒壁爲飾傳寫者既缺巾旁而譌憂爲憂又譌憂爲憂也郭璞注音罵謂增益也廣韻鴈韵鴈增益又巧也此云飾隅謂飾之益巧也次公本方言傳寫者因郭音而誤作罵耳廣韵增益之義本方言巧義卽本此文

列女傳

台

列女傳臧文仲爲魯使齊齊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微使人善塗壁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

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欽小器投諸台公及諸大夫莫能知之臧孫毋曰欽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朊內之干城中也蘭山王婉佺補注曰台地名也春秋襄十二年莒圍台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卽此又臧毋說云取郭外朊內之城中既有城郭可知爲地名矣朊萌芽也蓄聚疏材之屬言收欽蓄聚勿資敵人必言萌者萌幼少之僻以書言欽小器也元和顧澗蘋攷證引段若膺曰台蓋卽紿字孫叔然注爾雅云紿卽瓦器受斗六升紹蘭按投諸台者言藏孫本謬其詞意內爲台地而詞外爲台缶兼二說乃得也萌者氓也民也直謂取郭外民內城中猶言四鄙入保萌芽之解失之

廣雅

昌細也

廣雅釋訓昌細也王氏疏證曰北堂書鈔引此作昌細土也其義未詳紹蘭按說文甾商小塊也與細土之義正合蓋廣雅亦本作甾商甾壞爲昌讀者不識甾商爲何物又見上文無石曰昌因改壞昌爲昌而刪商字也書鈔引作昌則唐時久已譌脫矣

楚辭

施黃棘之枉策

楚辭九章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也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洪興祖補注黃棘地名紹蘭按中山經苦山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屈平正用此文逸注不誤但未引山海經耳洪云地名失之

思丁文兮聖明哲

楚辭九思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注云丁當也文王也平楚平王差吳王夫差也紹蘭按丁文與平差對舉丁謂武丁也故下云呂傅攀兮殷周興忌紹專兮鄧吳盧是其明證延壽之徒解丁爲當失之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洪興祖補注云逸不應自爲注解恐其子延壽之徒爲之爾

春秋緯

王相

古微書引春秋運斗樞曰四時生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休木勝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火勝金春三月金囚　今以此推之夏火王木生火木休火勝金金死火王土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土勝水夏水囚季夏土王火生土火休土勝水水死土王金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金勝木季夏木囚秋金王土生金土休金勝木木死金王水相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木勝土冬土囚簡言之春木王火相土死金火秋火囚冬水王金生水金休水勝火火死水王木相王所生

囚水休夏火王土相金死水囚木休季夏土王金相水死木囚
火休秋金王水相木死火囚土休冬水王木相火死土囚金休
淮南子墜形訓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
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
金老木生土囚火死是以壯爲王老爲休生爲相其灋同矣

水經

澤城

水經顯水注云顯水又東南逕澤城北戴氏校本改澤爲皐云
案皐近刻譌作澤紹蘭按當作澤城故下云卽古皐城亭矣春
秋經書公及諸侯盟于皐鼬者也皐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蓋

酈道元時本譌爲澤因正之曰澤城卽古之皐城亭又辨之曰
皐澤字相似若本作皐城則下文不得自出澤字而名與字乖
之說亦不可通矣戴氏殆未尋其文義專輒改之

讀書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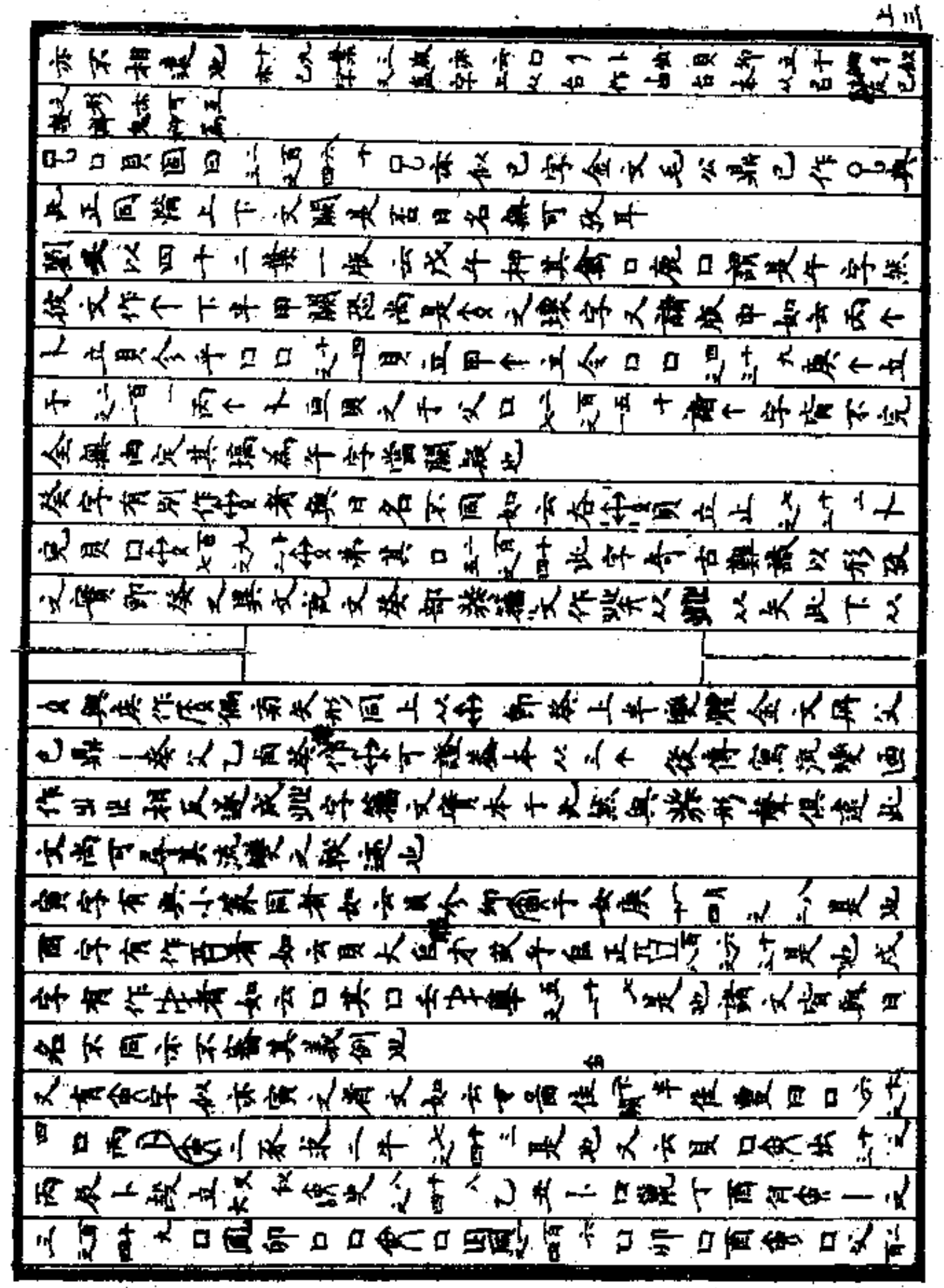
宣統元年得于藥本轉寫上虞羅振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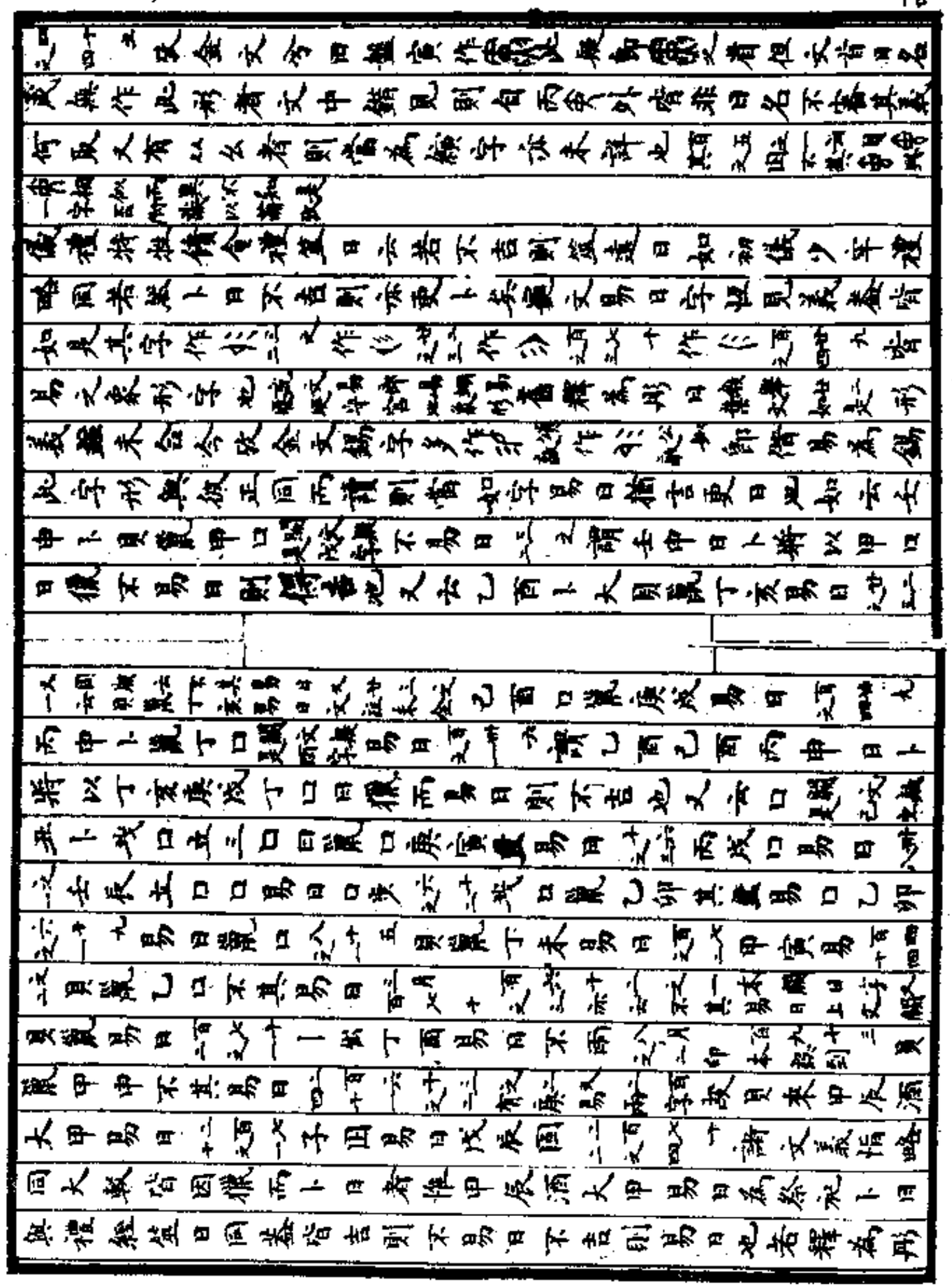
契文舉例

文字之興原始于書契契之正字為栔許君訓為刻畫段注刻
竹木以筭法數斯謂之栔栔者其同聲段借字也周禮小宰
一子以書契乃栔契書契之書契小宰之詩大雅縣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公
詁契為開開訓義同是知栔刻又有施之龜甲者周禮蓍氏
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又云遂�classify其爍契以授卜師杜子春云
契謂契龜之鑿也亦舉緯詩以證義鄭君則讀契即女喪禮
之楚焫所用灼龜也綜斠杜鄭之義知開龜有金契有木契
杜據金契用以鑽鑿鄭據木契用以然灼二者蓋同名異物
金契即開書之刀鑿將卜開甲俾易兆卜竟紀事以徵吉凶
皆有栔刻之事詩禮所述義據焯然商周以降文字錄筆竹
帛漸盛日趨簡易而栔刻之文猶承用不廢漢承秦燔之後
所存古文舊籍如洽中古經西州騰簡皆漆書也汲冢竹書
出晉太康初亦復如是然則栔刻文字自漢時已罕覯迄今
數千年人間殆鏖矣適年河南湯陰古羑里城掊土得古龜
甲甚槩率有文字冉徒劉君鋟雲集得五千版數其略明晰
者千版依西法拓印始傳於世劉君定為殷人刀筆書余謂
考工記築氏為削鄭君訓為書刀筆書即栔刻文字也甲
文既出於刀筆故庸峭古勁斷析潭成悅者讀古史手札唯
緣畫纖細拓墨漫漶既不易辨仍甲片又率爛腐文義斷續
不屬劉本無釋文苦不能卒讀也蒙治古文大篆之學四十
年所見彝器款識逾二千種大抵皆出周以後實鑒家所籍
稱為商器者率贋鼎定不能塙信每憾未獲見真商時文字頃
始得此冊不意衰年睹茲奇迹愛玩不已亂寇兩月力校讀
之以前後復纏者參互索繹迎略通其文字大致與金文相
近筭晝尤蘭淆形聲多不具又象形字頗多不依畫識所偁
人名孤未有證法而多以甲乙為紀皆在周以前之證矣里
於殷屬王畿於周為蔚地據周書世俘篇殷時已有蔚國故
甲文亦有商周蔚諸文以相推證知此出於商周之間劉君
所定為不誣至其以譬為子以斜為像閒涉篇文或疑其出
周宣以後斯則不然夫史籀十五篇不必皆其自作猶之許
書九千字雖為秦筭而承用倉沮舊文者十殺七八斯固不
足以獻疑爾甲文多紀卜事一甲或數龜以蓍宜成本無雜辭與義
玉無定例蓋卜官子弟應時記識以備稽覈更三四千年竟未湮
要達古栔劃遺文猶存羣報析疑商周以降文字錄筆竹
帛漸盛日趨簡易而栔刻之文猶承用不廢漢承秦燔之後
減為足實耳今就所通者略事甄述用補有商一代書名之
佚兼以尋究倉籀前文字流變之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抑余更有舉證者尚書洪範原本錄書漢劉子駿班孟堅舊
說咸謂初一曰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為雒水所出龜
書無得之以為九疇馬鄭所論咸同後儒疑信參半遂滋異
議顧彪劉煒劉焯孔穎達之倫雖依用劉班猶致疑於字衆
錄閒之間今所見龜文殘版僅一二寸者刻字纔數十許元
龜全甲尺二寸以內可容百名以上以相推例雒水龜書殆亦
猶是蓋本遠古之遺文賢達實傳刻筭施甲用代簡舉大略
浮辭適爾得之要其事實不過如此自緯候說記以為神龜
負書文琭天成殽儒矜飾符瑞遂若天璽神讖祥符天書同
茲誣誕實則契龜削甲古所恒觀不足異也此似足證經義
歟附記之以諗學者光緒甲辰十一月福膏居士書

月日第一

龜甲文簡略多紀某日卜故今存殘字亦日名最多十干惟乙己二字與小篆同餘則多差異如甲字皆作十（見文源攷究有作十字者始見及文義晦塞一二千年未通者舉證）金文母甲解作田（見文源攷究）字正如是作而字皆作田（見金文魚父丙彝）益略同丁字皆作口（見金文父丁彝）亦同戊字多作廿（見金文父戊觚）作廾與此略同庚皆作廿（見金文父庚尊）作廾（見金文庚嬴卣）作廾（見金文庚鼎）作廾（見金文庚壺）作廾（見金文庚兒鼎）作廾（見金文庚贏卣）作廾（見金文庚贏卣）作廾（見金文庚贏卣





日則于文龜難通矣

又云易（十八之二百八）疑是歲字說文步部歲从步戉聲金文智鼎作（此文亦从步但省戉之戈形）此从步戉聲與戈義又兼涉字作（此非戈形但與戈形相近）則步字亦有如是作者然龜文多省簡或即以步為歲亦自可通易歲猶云改歲與易日正同

凡云某日卜者率不冠以某月其紀日兼紀月者唯一事云三月丁卩卜韋貝（之四十八）為僅見之變例其恆例紀月多置篇文中或刖以小字識于下方直下衛行正書反書咸無定例要皆不與正文相屬如云一月（五之二十四）二月（四之四十五）三月（之十四）四月（之十五）五月（之十三）六月（廿三之二）七月（六之三十六）八月（之十四）九月（二之五）十月（十之二）十一月（五之二十二）十二月（廿之六）又有作（廿之五）者

（見金文姓氏疑與靜彝（四之一百九十六）蓋閏月也參考卜辭推六月罕見稀有作（者五之四十九）疑當為六月蓋六小篆作（六之八）金文則作（師虎簋）皆為六下八此作（師虎簋）者即省八而存入竊意古文本以六與八相對七與九相對而十則無一相對（龜文八作（之一百九十）字例至鑿齋詩君試解謂从入八似未見古文六字不必得其本指也又有見乘文中者如云甲申貝今（（至百三十五）（亦即六月可以互證

龜文又有倗正月者如云口今正月口眾酉（十六之一百四十）是也又有倗正月者如云卯卜出今日口正日口酉（十五之一百四十）出貝口口正日人口（二之一百二十）蓋朔日之倗猶吉日元日之比無經典並罕見

貝字又有數形如云辛子卜立（其口酉（四之四十）又云己卯卜立口來鼻伐口（四之一百二十）貝字鐫見于文中者或當如字讀如云壬申卜殼貝立今在口貝字又有變體亦僅見也

獲貝八之十三上 殷貝貝當讀為貞下云獲貝則猶云俘貝兩字正同亦足證其協為貝字也

劉云凡稱問者有四種曰哉問曰厥問曰復問曰中問哉厥兩問最多疑哉為初厥為再問故詩曰我龜既厥不我告也厥既不我告言我已再問而龜不我告也案劉所謂問當當為貝實貞之省文中最多者惟洹貝二之一又作貝三之一即哉字說文戈部哉傷也从戈才聲劉讀為哉訓為初近是然惟哉貝字如此作其鋟見文中者如云卜哉貝古其𢍏雚一之二不作𢍏凡从戈字皆从𢦏形惟𢦏字特異不知其義例云何也哉舊釋為厥益以為厥字致誤文甘部厥从甘欮肉部欮从肉从欠與此形近而實不類今詳審疑當為設字說文殳部設施陳也从殳从𢦏𢦏亦聲𢦏古文殷字此从殳从𢦏𢦏亦聲與金文毅叔朕鼎作𢦏相似惟𢦏或作𢦏者則又𢦏之變文說文殳部毅有十七形惟𢦏字特異不知其義例云何其非

又𢍏文有云貞貝者舊釋為中罔云中字作𢦏今攷古貝文𢦏或作𢦏者則又𢦏之變文說文言部𢦏陳也从言中此从中而省从口于形義俱合疑當為𢦏字說文甘部欮从甘欮肉部欮从肉从欠與此形近而實不類今詳審疑當為設字說文殳部設施陳也从殳从𢦏𢦏亦聲𢦏古文殷字此从殳从𢦏𢦏亦聲與金文毅叔朕鼎作𢦏相似惟𢦏或作𢦏者則又𢦏之變文說文言部𢦏陳也从言中此从中而省从口于形義俱合疑當為𢦏

卜事第三

書洪範說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葛本成本作滿圖案曰兒孔類達疏引鄭注謂五者皆卜兆之名今通校甲骨文蓋北象不勞案說凡所記者皆卜事也攷周禮春官大卜云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兆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注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人也象謂天變雲物如果蓏之屬有所象似與謂子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不也兩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玄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象謂有所造立也無謂所無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為之案大卜八命通晓卜事大略已具但殷周禮異且經文簡略紀事不能詳以八命校之亦不能盡合也

八命一曰征經文云征有二一為征伐之征如云貝曰月不征雨之類一庚申卜殼貝𢦏征𢦚之十二壬申卜殼貝立今征口口貝𢦏𢦚之十八貝不其征雨又云貝今月征雨之十九八月征口百五之四十丁子卜宾貝今月征雨之十一此與鄭義合者也一為征伐之征如云貝征受𢦚之十三貝不其征凡𢦚之十口申卜平崔出口口征益之百四又或段正為之如云𢦚口卜出口口征益之百四又或段正為之如云𢦚口卜出口口征益之百四又或段正為之如云𢦚口卜

九文二又百九十二之
二南云辛子立今口　己亥卜設貝立今入百五十一之
小口申卜貝口立今口歸百五十貝立今立口二百廿二之一
立今亦卜諫其致告之事也
又有云立卜者如云不立囚百廿九口日戊口立囚百五十一之
致大𢦚職載卜事有命龜酒卜貞龜陳龜賜高之等此云立
卜或即酒卜之省文又有云立囚者如云□其立囚曰四十一之
一是也立囚尚有五事似皆有古辭辭雖例篇見不復著
凡云之者亦甚多其義當為適適雖適之在也有云貝今之者如
云貝今之于且辛且乙父甲南庚是也有云貝之者如云貝
之于父且庚且乙且庚父乙父辛女丁人癸是也有云今之
者如云今之且乙母庚是也有唯云之者如云之于且乙且
丁女庚兄甲人癸神祇篇鬼蓋並謂卜適其廟而祭猶儀禮特
牲饋食禮命筮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
子子尚饗是也又云之于益室詳禮篇典卦方葬詳鬼神篇鬼義並同又
有云設貝之疥佳之兄百五十一之辛未卜設貝之疥吉百五十一之
疥人名詳人篇殆亦謂適其人而卜與
貝朱弗其從立馬一之存上半馬字貝朱
來自伐口貝四之庚戌卜㕣貝口平馬朱大廿四五之貝平朱尹廿口
牛廿六之二貝朱羌父父之廿四貝朱弗其伐羌口口百五之三朱眾百十六九之
畋之貝立朱大一之百三十朱字不可識疑說文牟部皋氣口之進
也从白本祝曰皋周禮曰詔來鼓皋舞此疑即皋字省白為
變本為夾也金文無皋鼎皋字此字無此偏旁近始揮為戮未
部帝譚也王天下之號从二朿聲古文作禾此與彼略同此
蓋謂卜于帝也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皇天后帝孔安國注以為伐桀告天之文帝謂天帝也周
禮大宗伯職天神有昊天上帝及五帝書舜典亦云肆類于
後鄭義皋與許義略同故多與于同皋矣
皋又有兩形如云乙口不其雨百八之三十立口雨
一此變本為不與前小異又有變白為日者如云口未卜設
口、口皋口口尹壬九之二十四申卜口允百六十三下半
文也
又有以今用貝用並皋者如云今用廿四之二丁酉貝用又云貝今用百十六貝用字兩見同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从
卜中衝突說此似即取卜中之義故與貞同皋經典不多見
也

鬼神第四

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遍謂之吉禮遍
文亦三者咸有天神則有帝地亦則有方岳人鬼則田正及
祖父母兄等皆是也或為就其神而卜事之吉凶或因祭其
神而卜其牲日之等爾文闕略不能盡詳要其為有事于鬼
神則義固昭較可攷也
玆口不佳帝曰之庚戌卜貞帝不𢦚口卅五之丙申卜㱿
貝帝弗𢍏六十一之佳帝告𢍏八十七佳帝告𢍏八十七
帝不令雨百廿三之一曰帝𢍏𢦚九百五十三之帝降𠂤口卅五之二月
庚申卜貝帝口二百十四之貝立口邑帝𢍏二百廿三之貝帝从百二十
畋之貝立朱大一之百三十貝佳帝來大二百六十之一帝字當作采說文二
部帝譚也王天下之號从二朿聲古文作禾此與彼略同此
蓋謂卜于帝也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皇天后帝孔安國注以為伐桀告天之文帝謂天帝也周
禮大宗伯職天神有昊天上帝及五帝書舜典亦云肆類于

上帝皆是也

卜辭味一見之上乙卜出貝大口酒先之㠯牛廿六之二一百酒口奉口㠯于口口口叫十六之文文貝求方于丁五十一之四以下卜其貝鼠牢子奉酒禾于方口口百四十之三口乙丙貝酒方其之㠯十說文奉兩手奉之也从収从𠙵从廾𠙵亦聲凡奉之屬皆从奉讀若捧

方口不其口二百四十五之四以下奉字从此與此同說文奉兩手捧物也从手从𠙵从廾𠙵亦聲讀若捧

十之二八曰不乎方口口九百四十一之四此二事不能定其必為貝酒方其之文義相近并附

箸之以攻說文工部工巧飾也象人有規矩也凡工之屬皆从工讀若攻

文女姬墨作㠯此與攸同㠯方國此蓋謂就方神而卜之也周禮迎氣于五帝及五神通篇方字通或作丱者方之異文辨

謂之四方詩小雅甫田云以社以方毛傳云方迎四方氣于郊也是也

郊也是也

禾于東口羊三豕三百四十二之二卽東字詳東字篇禾于東與禾于

方文義同蓋迎氣東方之祭用少牢三未詳其義

口口卜出貝卯立于田十九之三戊卜設貝田口五牛四九之

由風乎田寸口五十二之九壬戌卜貝㠯口田正六十之四壬申

宅兹中人年申子申申子申申未字原本作木似本字未敢定

之于田二百十二之一口卯卜㱿乎斤田二百四十四之三字原本有攴田二字此田蓋

益謂田神斤田郎祈于田神也周禮篇章國祈年于田祖

歆畎雒擊土鼓以樂田畯詩大雅甫田亦云以御田祖毛傳

云田祖先嗇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

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此文云田正可證鄭義

壬申卜宄貝今乎田寸㠯二百十之一字奇古難識以形推之

左从㠯卽禾形與禮篇耒字篇耒疑卽㮚之省說文秦部㮚履

黏也从秦从廾秦物自聲卽古文利作履黏以秦耒也此从耒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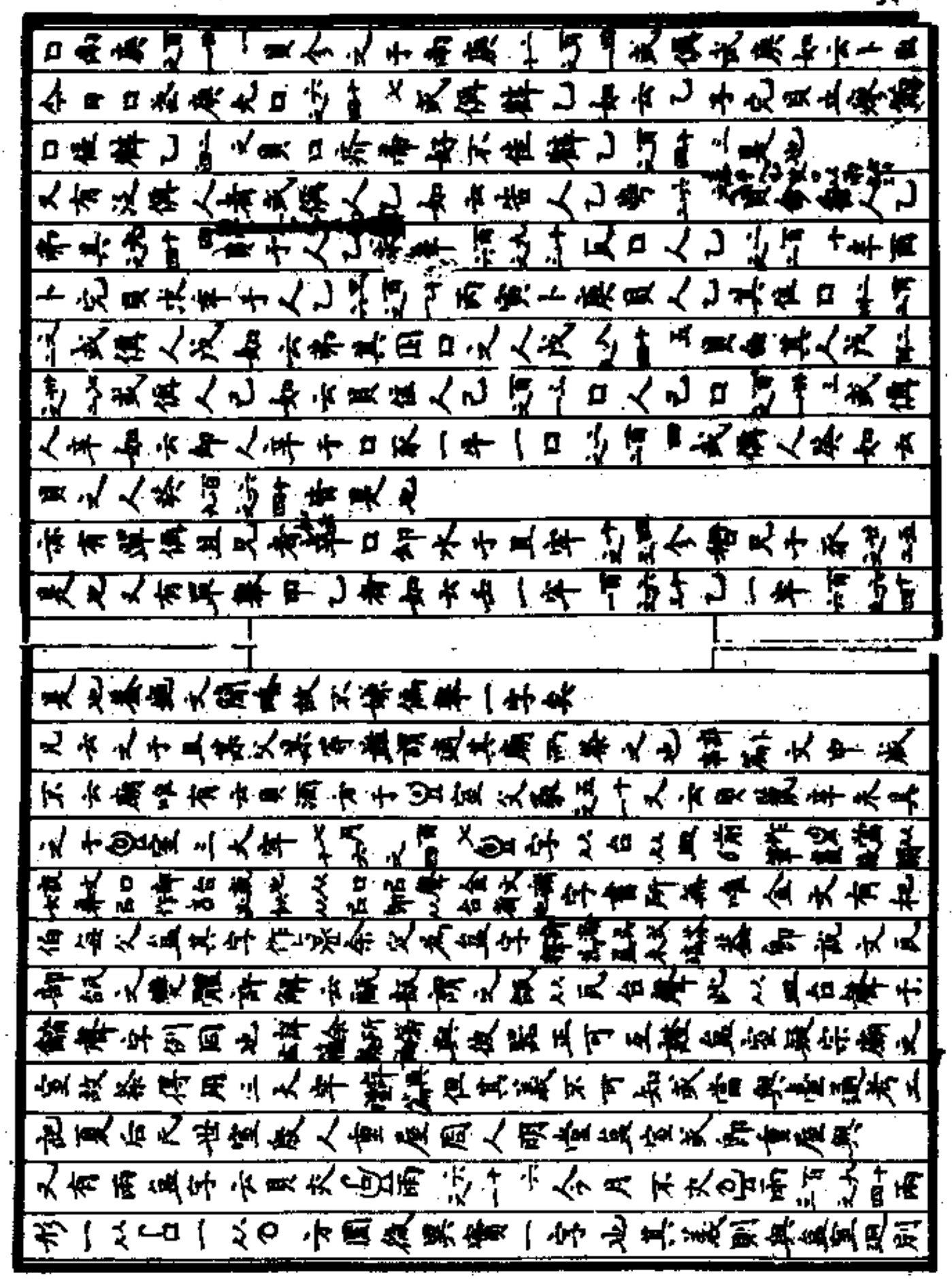
从秦肩者从𠙵从廾𠙵者卽揩持下文箸卜語大正祭司地周禮大司徒鄭注謂祭天地之四望四類亦不知何義耳國語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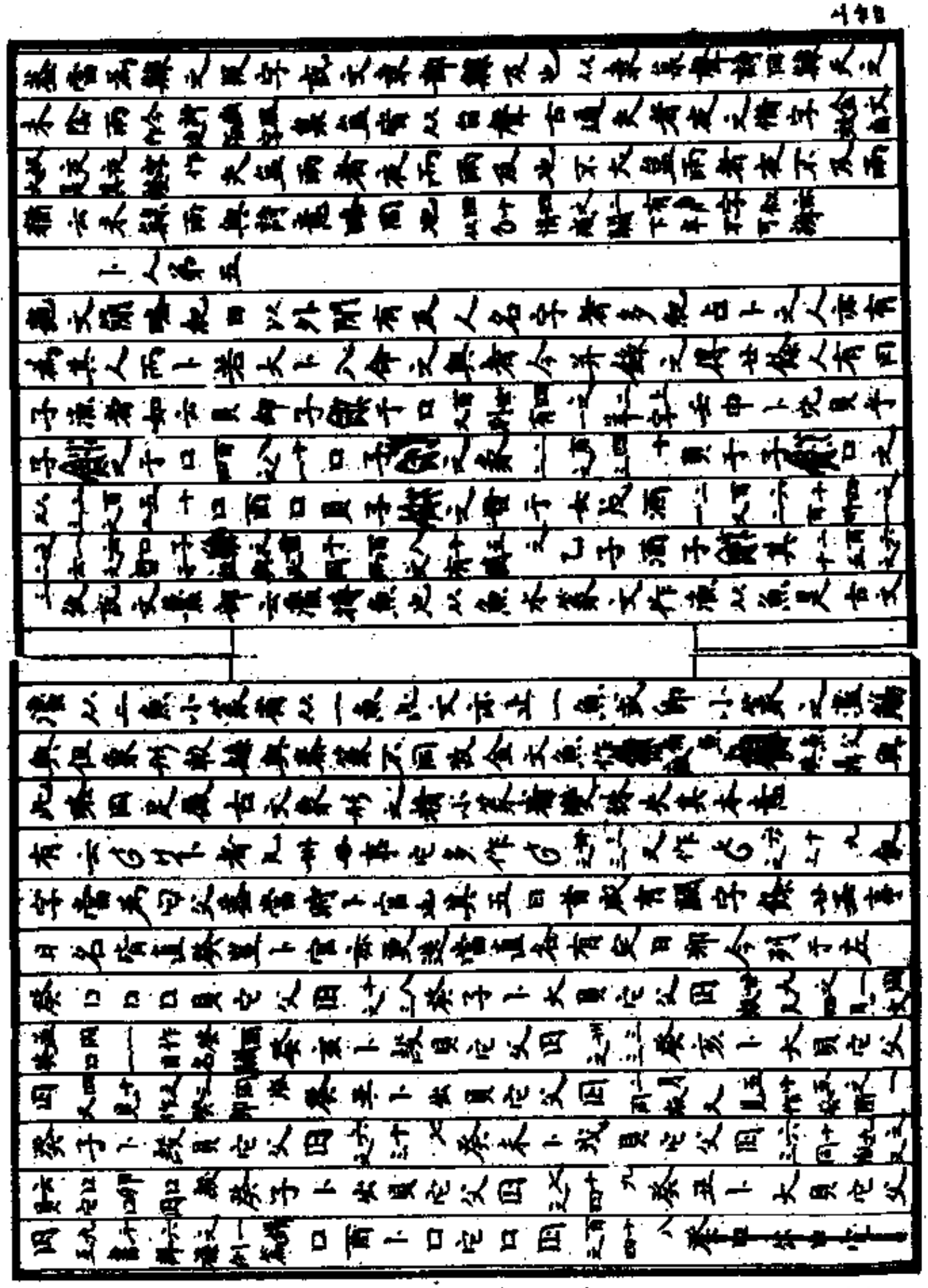
于黍或卽祈祭土神與

癸丑今口帝立于岳三字原本作一岳字貝今此岳之象口形下半象山形與奉字所从之半同奉下半象兩手形

乙亥卜祖丁㞢五牛三之一辛丑卜庚㞢作閔貝兄于母

庚之一祖乙祖辛祖丁毋庚以天干為名實為殷人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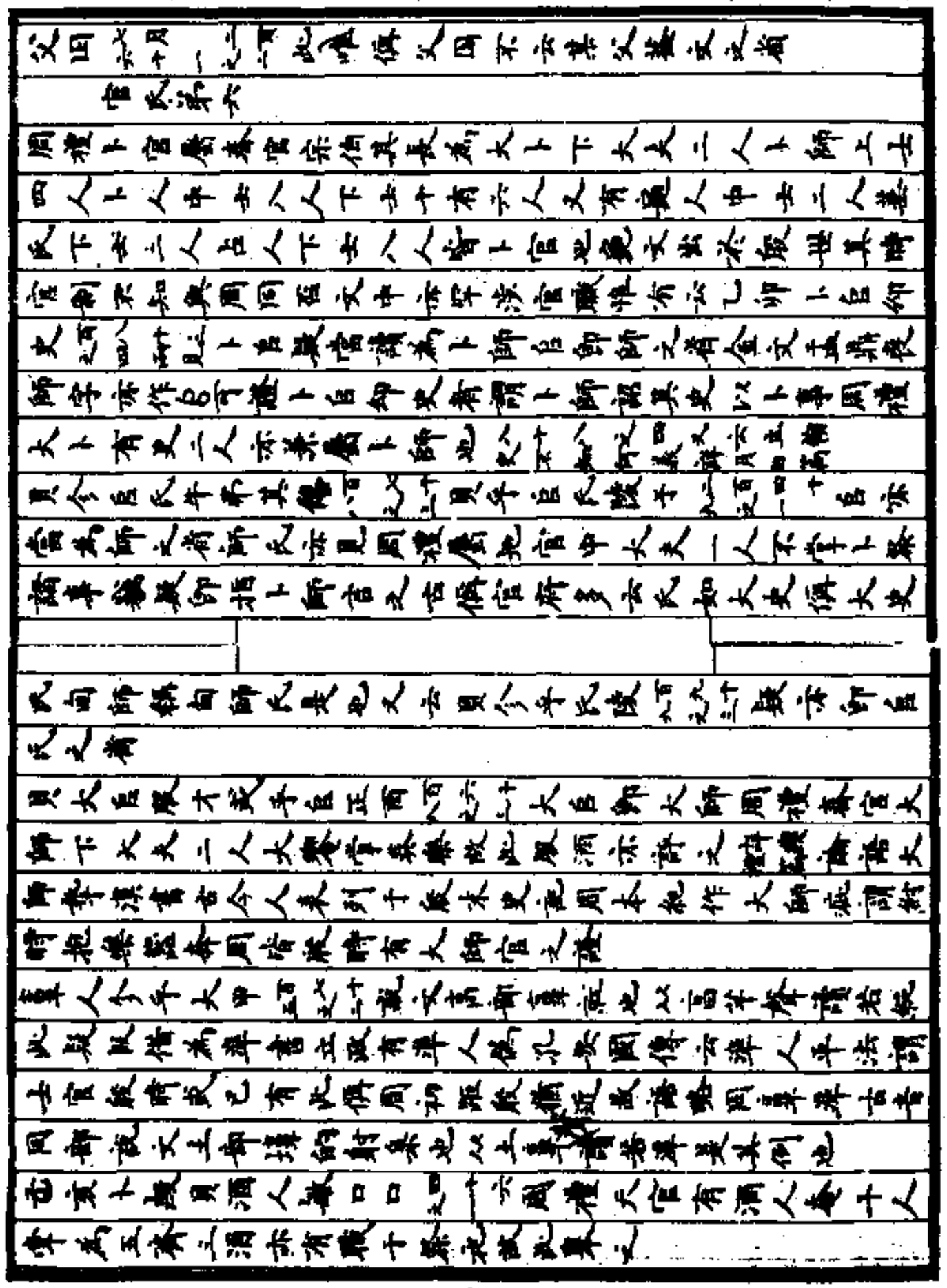
曰其之擒[illegible]之[illegible]口[illegible]
其口父[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貝[illegible]
口之來入[illegible]百[illegible]五之八十一貝[illegible]
戊口貝[illegible]心[illegible]百[illegible]一[illegible]口子漁[illegible]
字作[illegible]者[illegible]父[illegible]之者[illegible]父[illegible]
子漁之象捕前云它之[illegible]文例亦同
辛未卜[illegible]父京它[illegible]此[illegible]父基亦人名它似[illegible]
[illegible]父[illegible]基亦不知何義
戊申卜庚于多父它[illegible]
[illegible]它同舉亦云多子[illegible]云壬寅卜宂貝多子[illegible]口[illegible]
多子[illegible]口[illegible]戊申不多[illegible]
皆是也

戊口貝其多亞[illegible]此多亞是二人多即多父亞是亞
父故又云庚申卜口貝亞父不[illegible]
貝巨之口[illegible]貝巨[illegible]其[illegible]市口[illegible]口貝巨受市方[illegible]
[illegible]已未口巨[illegible]甲申巨[illegible]巨其來又
云巨不其來又云巨其來[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又云貝巨[illegible]
貞[illegible]曰巨其[illegible]文中[illegible]
也

[illegible]父[illegible]之[illegible]來[illegible]丁[illegible]
父口[illegible]卜口[illegible]辛丑[illegible]口[illegible]

字籀疑當為[illegible]
易變而口為[illegible]
當即家字[illegible]
聲古文作[illegible]
[illegible]為者與古文家[illegible]
又云口豐其巨貝[illegible]
家作[illegible]
戊辰卜韋貝口子[illegible]
譌故臣民得以為名字[illegible]
[illegible]有人子[illegible]字
鼠[illegible]
及[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徐方疑殷周閒國名凡云昌方出或云大出者螽卜其犯境
與不也（百六十六之二）云戉申朱千壽出其云伐昌方正（正字之譌）可通所未詳也此亦卜征伐之事云大出去我受之云弗其
為（征斜字為）昌方者卜出師征討之也云昌方若或云弗若或云
服昌方者卜其順服我不也（若同訓順詳大事篇）云我其受者謂受其
順服云受之又者又疑當讀為有金文通以謂受而有之為
嚴國也（二百卅五之四）受人與此五之四云可互證（貝）云不我其受者謂不能服之
螽服我則受之不服則不受也（參觀名條）其情事可見（詳小雅蓼伯云有北不
相近或卽指昌方也云且方者且當為祖之假字說文人部
云且祖也象形（且字篇）此與彼倫有合相類疑
文云申申旻之（申字篇）（貝）我弗其且方（六十一月之二）設口方
不其（五之四）十口口且方弗其受之又（五月九之三）口卜部
方戉酋立口丁口（二百六十三之一）貝于立方（五之一）于
立唯云方字亦並作少云受之又弗其受之又與前文義亦
相近或卽指昌方也云且方者且當為祖之假字說文人部
甲申卜哭貝昌出（二百卅一之一）貝昌弗我（二百五十一之二）以上諸文並
唯云昌似亦昌方者文其云昌出者兩見亦與前文義相近
辜酉卜立貝方其至今月乙丑方（九之四）設口方
出（十五月之二）戉寅卜今木方其出（四之二）祭丑卜貝方其
出（二百卅之一）辜酉卜立貝方不至今八月（四之二）諸文亦唯
云方字又皆作𠂤疑亦昌方者文其云出大出與前文正同
云方其至方不至者謂其來寇與不也與前文亦可互證
口口卜設从馬大出伐（下缺）弗其受口（百五之二）貝今春立从馬棄伐
馬棄伐口弗口口（二百四十五之二）丙戉卜戉貝今春立从馬棄伐
（下缺）我受之又（九之二百四十）春昧之變體（詳文篇）今春猶前云

今未其義難通頗疑其假采為秋（採假為秋詳文有此例）貝為卜（貝為卜詳貝字）
可通所未詳也此亦卜征伐之事云大出去我受之云弗其
受與前乎馬昌方出乎（乎馬棄先與前乎馬昌方出同）云我其受者謂不能服之
文同疑其事亦略同也唯云伐下缺則又與後云伐下缺者
相類然諦案之字殊異當從蓋闕
甲口其伐（二百卅之一）貝立（二百六十五之四）于卽（卽字篇）
字書並未見又有云口告于（二百卅四之一）立（立字篇）告于二帝弗（二百九十二之四）
與此似同字致龜文盒字作（象形詳鬼篇）此與彼倫有合相類疑
亦卽台字說文邑部卽夷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世事外家
國从邑台聲在扶風槐縣是也詩曰有卽家室此台或卽卽
之省文但下台經典無見文不知何義耳
口其（二百卅八之一）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卜（此卜字）口貝（貝）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
與前同疑卽𠂤字說文邑部𨛜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
陽中水鄉从邑支聲或作岐从山支聲周滅山以名之也古
文作崎从扶从山此上从山下右从支省左从𠂤當為卜卽
邑之省郊矣疑卽周君云郊台者或以卽為后稷所封國毛詩
生民傳云郊后稷也（毛詩生民傳云郊后稷也見大雅）故从郊台並舉與（二百卅八之
偏旁有省尤多（此字與此似一字台字小又多漫滅不晰卽台作（此卽台作）
口口立口獲口斤其獲𠂤又𠂤（𠂤又之二百卅二）丁卯卜（丁卯卜）
口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之又（二百卅之二）口𠂤癸子征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二百卅之一）丁卯卜
曰又云𠂤田（𠂤田又見甲十二之三）𠂤又有（此𠂤字與前𠂤字不類）口尤（尤字詳文）𠂤尤相（相字詳文）
𠂤𠂤（二百卅四之三）此（此與文通互不通是也）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未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是也（是字詳文）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
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戉寅之卜（二百六十三之一）貝（貝）𠂤（𠂤字詳小雅蓼伯）
也从支启聲或从攴者支之通作（启字詳文）啟从攴之證（啟从攴詳攴部）

誤鼎改作時與此可互證啟似國名故云征啟獲啟又云啟
之又有讀為啟勞並與征易方文義略同又云戊申卜完貝之
仔貝百四十朋此正作啟字不省亦可與貝字互證金文受
鐘未氏寶林鐘啟字作㪔形亦相近
癸亥卜立其月往八十四口不其征月百廿之二于未卜殸貝百
廿之一年亥卜月咸口來百六十之三申十月庚虎歸百六十之
四月疑是同之省文說文月部閒合會也从月从口金文朋
啟王同三方同作月亦省口與此合彙氏盤凡作日旁从朝
此亦相近蓋此云月侯又云征月由月蓋前云由月則同當為
國名公羊成二年傳蕭同姪子何休注云蕭同國名春秋說曾
同作楊蓋是同即蕭為商同姓國世本載彭姓諸侯即此地又有云
壬戌卜方其月十之一百卅則當為會同之同猶詩常武云徐方
會同之同說文月部朋古文朋从二貝與此同
貝朋一云貝二為朋古文朋从二月與此同
又有一云貝已與此非一物名朋好月之貝子此
申卜出口曰征堂二百廿之四此與水皿益之意也此从𠂤即益字說文皿部益饒也从
水皿益作㲻畢羹敦益公作㲻形亦相近此云征益殸亦國名
貝百卅二朋二百卅之三口貝朋受貝百卅之二方百六十之四貝口弗其
方百九十之三朋字奇古難識以形推之疑當為市字說文月部
市韍黻所以蔽前也市有垣从月象相及也乙古文互字出
省聲此上从廿即之省先字亦作㞢上从出此例是其證中从
裹畫即古文及或左下或右下者反正之異金文分田盤市
作㞢舊釋為㚔說亦無據此相類作之市為人所集止象形說亦
古文作㐭與鼎字同从口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民所處也从口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
曰上下相反對即高形與亭相對同从口者金文毛公鼎庸作
㐭事子伯盤庸作㐭此即从高从月與彼略同末自字有
誤筆似歸字殷周閒有兩庸國一為詩邶庸之庸一為書牧誓庸蜀之庸為西南夷國左
志作庸為殸戴內地一為書牧誓庸蜀之庸為西南夷國左傳文十六年杜預注謂在晉為上庸縣此庸侯不知屬何地
已未卜貝侯來𠂤口其二百五十之一當是其字說文其部
其同也从廿从古文作㐭此蓋其變體詩大雅皇矣侵阮徂
共毛鄭並以共為國名是殷周之閒有共國據此文知其為
侯舊來𠂤似即共侯之名又云申卜韋貝帚口百卅九之一
似共又似來詳異篇未詳有小字一字闕尚有內口
成侯一百廿八之一字似重字未詳
作㞢舊釋為奔說亦無據此文殷市本从止从㞢集止象人所
行从舛

也从大从弓象矢之人也此文从大从弓从矢之变体也
矣为矢秋之通偶角切栝之摘前文两口象侯矣

典禮第八

兪文簡略多紀瑣屑小故紫閒有倫述典禮者雖多無禮經
符合今為表出之以禮是儀痛于求野亦晓代之軼聞也
丁酉十般月令祭人三千（一百五十此登民數之禮也周禮
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及三
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矣
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此與彼禮合人止四千者蔵都
邑新集之民故數不甚多也
黃帝曰（八十九）當即皇字說文囘部从囘皇聲此从日
者古字自與囘於近多互通說文日部晅古文作晅金文
侯而皇帝為皇神之最尊者故特皇之而宣即西方諸侯周
禮大行人掌注說朝覲會同皆四方四時分來故此得皇西
有柳武王迎守西面則當方諸侯畢至皆未可知矣
士長卜立見令侯氏為申步（六十一）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
以車馬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鄭注云四謂乘馬也詩云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此云令侯氏為即
以王命賜來朝諸侯車馬之禮也
口卜立余崔辛口出入（一百二）余舍聲同字通（文八部舍
金文居從彝作舍不省）崔費之借字詳文篇左桓二年傳說飲至有舍爵
杜預注釋為置酒立余崔即祼飲至舍爵之禮故云出入矣

口今正月口眾酉（十九之一）儀服才武（一百八十九之三）乙卯卜貞今日王
服才武乎自正酉（一百八十九之三）乙卯卜貞今日王
舊之于父乙（一百九十六之一）此正月實興象酒之禮也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賓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鄭注
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是也合眾寵賢
舊能正月（缺）去正月口眾酉又云正酒矣才武（一百九十六之一）此正月實興象酒之禮也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十國中行此禮也又（缺）鼎別器云住八月既望辰才口口春
春秋三十三右多君入服酉酒與此云服才在武圖乎許正
酉文亦合可以互證
口之彖三月乙酉月豐丙戌口之來入囘（一百八十一）口月豐口
亥不（一百九十三）大豐當讀為禮與周禮禮實義同許書月禮亦
作豊古文作豐豐即豐金文
豐公婆鐘作豐亦从月可證皿作（缺）从古文之變體（缺）無今
相近而省丂為丩與婚作（缺）同辨篇文疑亦實之省此蓋合諸
侯而皇帝為皇神之最尊者故特皇之說文皇部別有穿
字為貫之古文與此亦不相涉也穿蓋別有所舉
貝求（一百四十五）貝子人乙求（一百九十三）
子岳（一百九十一）辛酉卜完貝求（缺）子人（缺）云貝求（缺）子且戊牛
（一百一十）諸文並即季字或文禾部季敬孰也从禾子聲此文
上作（缺）即象禾形禾字與稺和諸字同辨篇文詩大雅雲漢云
祈年孔夙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鄭注祈年祈豐年也
求年即祈豐年之祭與詩禮合季又有作（缺）者如云（缺）酸棗
口（一百九十三）辛卯卜禾口牢口（一百九十五）此疑亦即季之變體
上从（缺）即象禾之季形也（一百五十八之一）云卜貝禾（缺）似亦季字

口曰受（甲骨文字）三四貝不其受（甲骨文字）九三之
辛子卜敝弗其受（甲骨文字）一百九五四十
（甲骨文字）一百四十 癸卯卜亘貝我受（甲骨文字）一百
八之一百四十 此云受（甲骨文字）幸蓋謂求（甲骨文字）幸得吉受此豐年之瑞弗其受
則不得吉也（甲骨文字）亦並卽（甲骨文字）之省（甲骨文字）字奇古難識以形義求
之蓋卽來之象形字說文來部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
二夆象其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
麰此（甲骨文字）正象一麥二夆之形（甲骨文字）則篆畫有漫漶實一字
也云受來幸者于前一年卜來年之豐歉故禮記月令孟冬
祈來年于天宗周禮肆師亦云祭社之日沍卜來歲之稼此云
受來幸與經義合

癸亥卜殼貞（甲骨文字）十二 此當亦象形來字之省又云口立不
（甲骨文字）二百四十二 此疑又（甲骨文字）之變體蓋武省其尚我省其扶風義略
同我來不來于義亦合也

變文則有來字亦恆見如云其求又云貝我（甲骨文字）二之
立口（甲骨文字）四之 文省作（甲骨文字）與小篆同惟省首筆蓋來
字卽（甲骨文字）之省變故金文趙鼎（甲骨文字）伯雝父敦
（甲骨文字）石鼓皆已如是作亦古文
正字也

丙口立貝今口今日中（甲骨文字）十二月之四八 此卽春分迎日之禮書堯
典日中星火以殷仲春故云今日中小注二月亦正符合

出口步貝（甲骨文字）其牢（甲骨文字）六十之二 字从目从彙古文毓作（甲骨文字）詳文字篇卽古
文毓之變體金文小子毓鼎毓作（甲骨文字）上亦从橫目下从兩手
持弓此从目與彼同但省奴為又周禮毓人祭祀賛毓牲鄭
注云桑書之禮有毓冢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親之自毓其
牲（甲骨文字）之 詒毓宰卽毓牲也

（甲骨文字）十三貝鼏辛未其之于盎室三大牢（甲骨文字）九月之四百有九
口（甲骨文字）四百之八十 口未卜立貝三口天牛之口口（甲骨文字）百有之八十三 口寅卜之
且口三牢（甲骨文字）一百之四十 又三牢（甲骨文字）一百之四十 丗自牢（甲骨文字）百有
五十一 此云大牢小牢卽禮經之大牢少牢其數之多者有
二牢三牢三太牢五牢十牢十五牢廿小牢少牢與禮不合攷
禮經大祭皆止用大牢國語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
諸注云會三太牢也是王祭以三太牢為最多不得有五牢
以上惟王禮大會同合諸侯五等咸在則饗用十有五牢周見
禮於宰官此乃有十五牢廿小牢百牛等其侈甚矣此必殷末
濟神踰禮乃有此制不為典要者也

（甲骨文字）戊倗牛羊豕如云貝之于女口卅三羊三豕口卯（甲骨文字）百五十之一是
卽三大牢也或用牛羊如云卜立貝求大甲三羊一牛求正

（甲骨文字）十四貝不其受（甲骨文字）九百
（甲骨文字）九十四口口貝不其受（甲骨文字）十百
（甲骨文字）一百四十 癸卯卜亘貝我受（甲骨文字）一百
八之一百四十 此云受幸蓋謂求幸得吉受此豐年之瑞弗其受
則不得吉也（甲骨文字）亦並卽（甲骨文字）之省（甲骨文字）字奇古難識以形義求
之蓋卽來之象形字說文來部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麥
二夆象其芒朿來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
麰此（甲骨文字）正象一麥二夆之形（甲骨文字）則篆畫有漫漶實一字
也云受來幸者于前一年卜來年之豐歉故禮記月令孟冬
祈來幸于天宗周禮肆師亦云祭社之日沍卜來歲之稼此云
受來幸與經義合

癸亥卜殼貞（甲骨文字）十二 此當亦象形來字之省又云口立不
（甲骨文字）二百四十二 此疑又（甲骨文字）之變體蓋武省其尚我省其扶風義略
同我來不來于義亦合也

變文則有來字亦恆見如云其求又云貝我（甲骨文字）二之
立口（甲骨文字）四之 文省作（甲骨文字）與小篆同惟省首筆蓋來
字卽（甲骨文字）之省變故金文趙鼎（甲骨文字）伯雝父敦
（甲骨文字）石鼓皆已如是作亦古文
正字也

丙口立貝今口今日中（甲骨文字）十二月之四八 此卽春分迎日之禮書堯
典日中星火以殷仲春故云今日中小注二月亦正符合

出口步貝（甲骨文字）其牢（甲骨文字）六十之二 字从目从彙古文毓作（甲骨文字）詳文字篇卽古
文毓之變體金文小子毓鼎毓作（甲骨文字）上亦从橫目下从兩手
持弓此从目與彼同但省奴為又周禮毓人祭祀賛毓牲鄭
注云桑書之禮有毓冢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親之自毓其
牲（甲骨文字）之 詒毓宰卽毓牲也

（甲骨文字）十三貝鼏辛未其之于盎室三大牢（甲骨文字）九月之四百有九
口（甲骨文字）四百之八十 口未卜立貝三口天牛之口口（甲骨文字）百有之八十三 口寅卜之
且口三牢（甲骨文字）一百之四十 又三牢（甲骨文字）一百之四十 丗自牢（甲骨文字）百有
五十一 此云大牢小牢卽禮經之大牢少牢其數之多者有
二牢三牢三太牢五牢十牢十五牢廿小牢少牢與禮不合攷
禮經大祭皆止用大牢國語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
諸注云會三太牢也是王祭以三太牢為最多不得有五牢
以上惟王禮大會同合諸侯五等咸在則饗用十有五牢周見
禮於宰官此乃有十五牢廿小牢百牛等其侈甚矣此必殷末
濟神踰禮乃有此制不為典要者也

（甲骨文字）戊倗牛羊豕如云貝之于女口卅三羊三豕口卯（甲骨文字）百五十之一是
卽三大牢也或用牛羊如云卜立貝求大甲三羊一牛求正

百六十五之四是也或用牛豕者如云日卜丙寅二豕求二牛之四
卯人辛子口豕一牛一口木字从牛字从二百四之二
或用羊豕如云庚卜設貞羊卜丁酉丹
突羊豕弗其口才百卅三八禾于東口羊三豕三百四十六之二帝歆
于豕二羊口百六十四之一口卯羊豕百九十六之一則卽禮經之火牢也
又有唯用牛者如云戊卜設貞田口五牛九
不雨口象閉似吉見其登于且甲口卯一牛四十一庚口卜
設貞禾牛三百卅三之三一牛卽禮之特牛饋五牛五牛數較多
未詳其用又舉用時豕者如云癸亥一豕中伯十二牛羊四之一
彤豕字者甚多疑與豚字義不遠舉

卽禮經之特牲也

文字第九

龜文奇古出于商代或篆體異變如寅申數體詳月篇戌韋雨形詳貞卜篇牢兼牛羊詳禮典它殊蟲虫詳卜篇人篇是也或增易殊別如祭下類矢詳月篇射上著目詳禮典篇來象三束同火作丰圍繞是也或減增點畫如出二之作屮二之中九十六之二是也通異閒出不可殫究至其詰讀則多以假借為義如貞詳貞卜篇鼠獵今畋事詳卜篇自師氏詳官篇是也然如喜饋文敬商頌羌聚義龜周書詳寶符雖詰足資據證矣今數其篆形殊異及義訓略涉隱說者為發展正讀以遺治古文大篆之學者其形聲易識者不復出也

龜文備祖甲祖乙之等祖皆借且為之神詳鬼篇字多作且廿三之一

或作㠯廿四之四或作㠯三之三或作㠯十四之三說文且部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古文作㠯此第一字正象二橫相比之形第二字略變之與篆文相近第三字省作一橫第四字無橫與許書古文同又別有觿縛文如云口丑卜戉口立三口曰鼠口庚寅易曰十六之三貝鼠丁卯其𠂤易口乙卯十六之二十六戉口鼠乙卯其𠂤易口乙卯十六之二十九口𠂤口口●雀口百十之一百十己亥卜戉貝鼠庚寅其𠂤昌四百五十之一此皆且之異文凡中从一校而上下別為𠂇形疑即祖字說文祖禮祖也从示且聲作𥘅籀子卣作𥘅與上此似即以半肉著橫開金文且子鼎作𥘅略同又毗敢王鄉大𠂤讀為王饗大祖又王且彘王𥘅尸方讀為王祖夷方舊詳釋文誤古籀篇亦誤祖甲祖乙之等皆借且為祖祖兩字此文多說獵事疑亦當讀為祖故凡祖甲祖乙之等皆不如作也

龜文以廿卅丗丗諸形最多而用各不同今綜合著之以便斠覈古文廿蓋象足迹形此則圖以為止字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阯故以止為足據許說是止有足義金文大保敦作廿或增彳象人之行也即假借為行止之止此文止或皆作廿或省作廿如云口口其雨庚廿十六之四口口雨克廿口四七十之二圓云雨住多廿九百之三或省多雨而卜其止不是也圓之字編第以止者亦作廿如云卜出今日口廿庚午卽武字為止戈會意說文戈部據左傳楚莊王語是也

正字亦作㞢如云口今㞢月口眾酉十六之一卯卜出今日口㞢日口百二十五之一㞢月卽正月㞢日卽正日是也說文正部正是也从一以止古文上字又作丄亦以一足亦止也此文亦以廿為止而造一篆下與一以止義亦無悟

征皆作彳如云口申卜爭貞𢦏出于伐於口五月十五之二百七貝不其𢦏字篇征字篆多略斠其異文凡中从彳从辵从止从𠂇或从彳从辵从止从𠂇从𠂤从𠂤从𠂤

貝又聲 口甘 百九十四之二 丙戌卜 𠂤貝千人 口甘 九百九十之二 諸字皆箸
文末其義難通未知其為正為征抑武別為呈字皆無由決
定矣

止止反正重複則為步如云甘庚申貝于 三十之一 壬辰止口口
易日口甘卜 十之二 卦家在畫卦外與此不相屬 字
馬申一 六十之一 出口甘貝象其宰 六十之二 乙卯 甘 百二十五 兩
見口甘乙丑 百八十之二 口辰口己 百九十五之二十 乙未
卜設貝令日甘 百二十之一 九貝立自甘口 二百四十之二 貝令令我敝
甘 二百五十之一 此並是步字說文步部步行也从止从相背此文
正同其作 从兩止不相背又或作 者並文偶變易不
為義例

其从步之字則如歲作 辭曰歲是也

已子貝令 之 當為陟字說文皀部陟从皀从步此正同
馬 此文不可識以意求之似从 从卩或當為節字
之省說文節竹約也从竹即聲節从此皀聲節从此皀聲者
皆之豆省皀之口子字例可通假時或已有節國與

出字亦皆从 如出貝字皆作 辭屢見又云余口亥出入
口千口 鬼 百四十二 口卜立余往 口 入 二百二 是也及說
文出部作 云進也象艸木益茲上出達也金文則毛公鼎
作 伯矩鼎作 石鼓文亦作 皆从止與許說不同此文
从 亦即从止與金文石鼓符合是殷商周古文皆同从止
許說恐非倉史之本恉也

从 有為足之省者如云置率 口才 上半闕 六十之三 百 此殘
字上从从象形承辭下从止疑逐之省

文久部及秦人名市買多得曰及从乃从久益至也詩曰我
及酌彼金罍此从乃卽乃小篆作𠬜金文師奎父鼎作𠬜此
偏旁與彼正相近

久中反正重案則為夆如云辛口禹曰其𠂤紹之九𠂤紹卽降
之反文說文皀部降从久平梱承不
敢逆也此从兩𠂤亦文之變金文期說降作𠂤號叔鐘作𠂤
並與此略同

自咎名以下皆以𠂤為久然亦自有久字如云貝立今夕入
之四十九戊申蔑𠬜之九十二

余口亥出入口千口今口𠬜之百卅二今口口口𠬜之百五十五
甲申卜亘貝自𠂤𠂤𠬜口百六之九十三諸文似並久字與卜辭略
同與前各条諸字偏旁作𠂤者異說文久部久从後至也象

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蓄案此文似亦當為後至之義
𠂤或為𠂤如云口貝夫口千𠂤𠂤之十三此當是条字說文木
部条从木𠂤此𠂤為𠂤又云庚辰馬大𠂤之百四十此亦

条字則正从𠂤與𠂤異體文繇與諸字从𠂤者並作𠂤詳微唯
采變从𠂤亦可見其無定例也

从甘或為从出之省如帀作𠂤詳前篇是也先字則从出如云
貝𠂤其𠂤之口𠂤百八之十出貝大口酒𠂤之方牛二百之卅𠂤卽先
字說文先部先前進也从儿之龕文之字皆作出而先獨變
从出其不拘一例卜如此

酉𠂤卽一之鼠祭丑今乎帚𠂤𠂤二之口飯氏口口𠂤出獲
卅六之三天十之三字

丁子我𠂤𠂤𠂤貝今乎𠂤好𠂤
未四十五貝𠂤完口未口父田之廿九貝今乎𠂤好𠂤
口口亘貝立口口口

反之古文作 （先部首詳之先則象人形略同）
相字與此說文既字从皂旡聲金文鄧鐘作部師田父尊作
石鼓文作可證此文疑為
爾雅釋詁盤與也此云某先猶言與弟先者猶言不與蓋與
云卷弟若義同詳篇
異也从廾从（九之二百廿三）此字下从止上从不可識攷金文陳侯設簋
字作此上與彼略同多父盤簋字作上从下从即古文字
到文
（四十二之二）从字不可識即止字金文納舞簋字
舊釋為足跡形此疑與彼同或為渉文又龜文字作（見說文
以為火玫古文黃字作金文（見說文）
武（十八之一又廿二之二有字而省則从似皆略
同
（百十四之二）从从當是从宮省金文多

父盤宮字作 （說文 部宮室也从 从 ）
（說文 部 聲）此上與彼略同但下从止不可識附著以竢攷

說文目部目人眼也象形重瞳子也金文从目字多作 與
小篆從衡不同中為瞳子形亦較繇鼎文又从目字如 作

（說文 部 聲）篇下疑从目作 盨从目作禮詳典類此皆甚多皆作
衡目取金文同而中略省如云 （四之二百）即寡字說文寡从 頁从分百形略同故亦
从 金文父辛卣作 （貞子卣作 ）與此同
（說文見部見視

口廿四之三又百六之一字文關 由作孚田于口五十九之二 完仰百四十六之一亦有令格二字文關

貝大吉盄才或乎自正酉百八之六十貝乎賜昌方二百六之四十貝立三十貝不之四 五字奇古難識疑

今出口眡六百廿四之一服字說文舟部服用也一曰車右驂所以舟旋从舟艮聲金文盂鼎服字作此與彼同

貝壬五十廿之三八五月壬之口百五之四十一月貝王八十之一此即受之古文說文受部受相付也从受舟者聲此从舟不省金文受鐘受字作此从又乙古作多盂鼎作多與此正同王錫方鼎之偏旁

貝正今于正口此八十之一十二此字亦難識疑說文又部友古文作此與此略同又當為相之反當為相文論

通

貝臬段之牛三之一貝段百卅五之二九十之二其段百卅五之四十四不段百四十四

貝段百五之三貝不其段百九十六之二此字从貝从又从二貝又百卅五之三百卅六之四

重

此當亦訪之變體然从言之字亦有作此者如云琴子卜立事正來父因九十六之三此當是讞字反文右言形與小篆同但省二為一金文多如是作前寫字从言亦即其省變左从古文鞏而小異與它鞏字亦數不同辨

琴亥卜旦貝立口百五十之三此字奇古難識右从自似自字金文毛公鼎自作自詛田鼎作自詛自形與此近左从中疑即言之古文說文作此省()而變凸為凵大致不甚相遠

此當亦說文言部譖訐也从言臣聲讀若捐似勴即此字又疑當為譧之省說文臤部古文監从言作譧省人則成詛字但此文義難通未能決定也

說貝立曰巨其口五百五十之一字从臤从又說文所無以字例求之疑當為擊之異文說文手部擊攫持也从手監聲此省血而變手為又古手又義同從手也又此从臤从又與金文寇字所从同

兩戌卜旦己丑百卅三之三八字見蘭足相比例也

謹也从幺省从中中財見也田象謹形中亦聲金文尹叔敦

篆文作學从斅者金文盂鼎稍同鼎師酉敦皆有學字則

中惠父敦益作曲讀為惠此或當為鏞重聲專聲字之省

貝曲令禾甲申口 五之二之四十六之二有曲字上下文益不可辨口酉卜口口貝曲 卅之一八癸酉卜口口曲馬 卅之三此北曲口口子田曲服 五十九百人或

丑卜之兄丁羊曲口 五之二十四子口口 四之二百四十 曲口 六之四十三 啓令貝曲 六之一十八口大戊曲于俊 八之四十貝曲立正

昌方 百之二十八己酉曲羊 百之二十九它曲 百五之一十申口趩卜立父

曲 百五之三十 昌曲 百九之四十 曲鼠告于口口 九百七十三貝曲鳥乎 八百

四之一百五 口口立匡口曲 二百五之二 貝曲泵令 二百三之二十 口曲口 二百五

子口申口曲泵 二百六之三 丁酉卜口立正昌方 二 二等口又

四之二百四十 中口哉中車中 十 卜哉口方口曲

立口口 二百之三十六 貝口曲口妾口于口 二百九之四十 此諸文恆見或作曲或作曲疑亦皆為重之省與曲略同又疑為甫之

變體依字側重聲所孳生為專聲之屬甫聲所孳為尃聲之屬文義咸迥異而金文兩聲類形雖略同此文亦未能塙定其為何字此曲馬曲服曲泵曲徽曲憲 諸為特詳者諸文推之似當為搏執之義但文多殘闕無完金文義可尋繹未敢決定

也

完貝曲甲口 百之四十二 兩申曲鼠口 象形口 百四之二 曲不口 百四

十之二十 丁未卜哉貝曲 百六之一十 辛子卜立令口曲口馬令

口 百之二十 辛子卜貝曲鼠口口馬 三象形歌不其 百九十三之一與有四十

同 口子卜曲復 二百四之四十 此亦曲字而作曲下半為方

形似與曲小異但以曲鼠曲穫諸文推之似亦搏之省阮字

子卜立侯曲其 百卅三之一有曲字上下文 四之一十 戊申卜完貝巨其曲

自服才東 百四十三之一亦有 亭啓正 百六之一十八有才字 商 四之一百六十 此文从毛者即从戈

鼎毛公鼎惠字並作 亦省心可與此互證古文上从弁

仁也从心重古文作 从弁此即古文之省金文戊鼠無

又別有惠字如 由商 四之一百六十 當从之 四之一百六十 說文重即惠

聲又即寸之省金文傳尊傳作 傳鼎傳段疑

王也

申卜同侯曲歸 八之一百六十四 此从重从帚說文所無疑亦專之

異文 為國名詳 篇專歸專似當讀為傳謂棄傳車而歸也

是也說文哉部戕从才才古文哉也从戈才聲

文哉字古文作 此即 之變體金文 氏鐘哉作 孟鼎

哉皆作 如云口貝令氏 六十一之三 甲口卜口 六十一之三

作錢此與彼略同

口卜哉方 曲立口丁口 二百六之十 从戈从 辛省當即戕

字說文戈部戕 从戈从音此上从 即 省金文趞尊

織衣織作 即此字疑當為職之假字周禮夏官有職方氏

此云方職義哉與彼同

口服才甲子正酉 五之一十四 及弗重 十之一十四 口其市 十八之一十

卜癸其不斤市 廿之一十九 貝詛歸其 重 八之一十一 一東重 親 百之一十三 今 百四之一十三 亦有

自服才東 亭啓正酉 百六之一十八 有才字 之三 此文从毛者即从戈

鼎毛公鼎惠字並作 亦省心可與此互證古文上从弁

仁也从心重古文作 从弁此即古文之省金文戊鼠無

又別有惠字如 由商 四之一百六十 當从之 四之一百六十 說文重即惠

聲又即寸之省金文傳尊傳作 傳鼎傳段疑

王也

申卜同侯曲歸 八之一百六十四 此从重从帚說文所無疑亦專之

異文 為國名詳 篇專歸專似當讀為傳謂棄傳車而歸也

是也說文哉部戕从才才古文哉也从戈才聲

文哉字古文作 此即 之變體金文 氏鐘哉作 孟鼎

哉皆作 如云口貝令氏 六十一之三 甲口卜口 六十一之三

作錢此與彼略同

口卜哉方 曲立口丁口 二百六之十 辛省當即戕

字說文戈部戕 从戈从音此上从 即 省金文趞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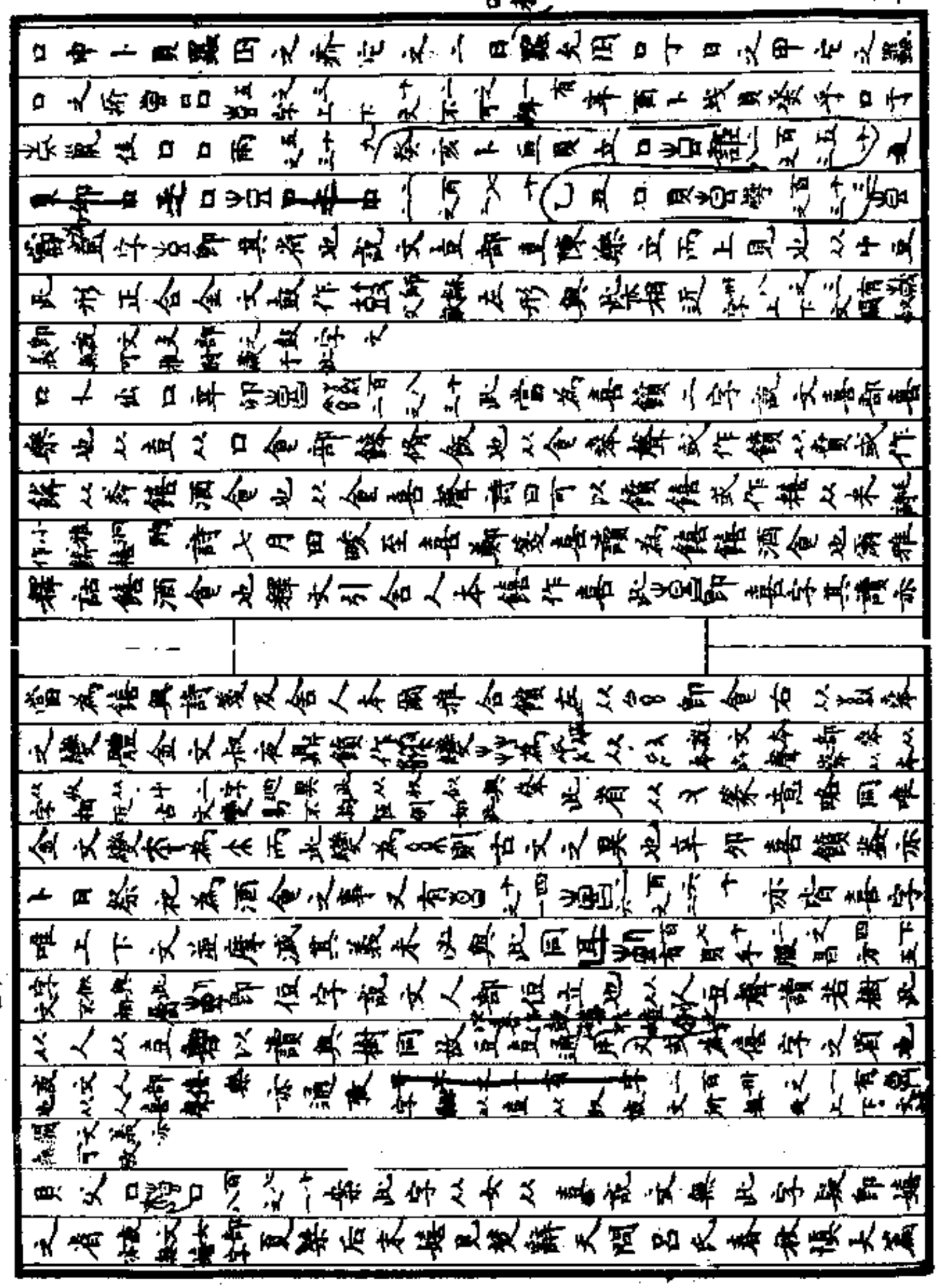
織衣織作 即此字疑當為職之假字周禮夏官有職方氏

此云方職義哉與彼同

口服才甲子正酉 五之一十四 及弗重 十之一十四 口其市 十八之一十

卜癸其不斤市 廿之一十九 貝詛歸其 重 八之一十一 一東重 親 百之一十三 今 百四之一十三 亦有

自服才東 亭啓正酉 百六之一十八 有才字 之三 此文从毛者即从戈



則古有其字此卽豐之省也

癸丑卜出貝它 王占曰吉其自南來 旬之八十貝其自南之 三 案說文豐部古文豐作㦰从𡈼此第二字反書故作㦰也說文𡈼部㦰或从豆作㦰 百五十九之 曾其弘 口見 百五十九之 曾當為豐字說文言部豐大也从𡈼从豆𡈼部別有豐字云艸盛豐豐與豐同 回象說物形又云丙寅卜子敖 ● 曾口佳三 百五十五之 曾下半有闕畫似亦豐字

又云辛丑 百六十三之 曾下半闕 曾日 口六之 亦卽豐字與 曾形又小異

呂口大口口中國 口二百廿二之 此卽豐字金文豐敦豐作 曾 與此正同

丁酉卜殼貝 今 百五十八之 此卽登之省說文癹部登 ● 收此卽登字之省又豆

登从癹豆象登車形籀文作 曾 从 ● 收此卽登字之省又豆

部彙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下 本篆作 曾 案金文鐙卽 公子敢陳侯敢登 未 東中收此 曾 豆卽豆說文豆古文作 曾 此其省變也

又云口貝 百五十四之 曾 且甲口卯一牛 四十四之 曾 豐亦登之變體 曾 卽 曾 形小異金文孟壽父作 曾 亦省此與此形同

乙亥殼貝 百六十二之 曾 案 曾 異 百六十二之 曾 案 曾 音 百六十四之 此當為从 曾 从豆說文丰部豐艸盛丰丰象其枝葉豆所以薦也 曾 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金文豐敦作 曾 豐與此形相近此文云弟豐其豐或卽祈豐年之事與

今隸變或作酆或作酆从豆从父當卽此字 曾 卽豐字似亦豐之變體附識以備攷

口卜于永酒 口 曾 百八十二之 此疑當為豐字則與豐大異如云貝弟 百八十二之 其北 曾 是 百八十四之 說文豐豆之豐古文作 曾 此 曾 卽 曾 豐與此形相近此文云弟豐其豐或卽祈豐年之事與

說文豐豐二部相次篆形亦相近疑古別有豐字則與豐字

同當是一字而篆畫小異又豆有省闕其最完析者豐艸豐下增 曾 从豆者准上形難識推尋形義疑當為豐之省說文豐部曲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此下从 曾 凹者卽豐之半形與前數簋諸字偏旁略同上从 曾 凹者卽豐之省其作 曾 者摩滅文闕也月豐之禮故又云丙戌立酒豐 此豐字卽豐之省或又當讀為豐 曾 卽豐字詳前又卽禮字詳前又亦有壯牢故又云豐牢矣

為禮月禮疑與周禮鄉大夫禮賓之禮同 禮字詳前典篇以酒禮賓謂之禮故又云丙戌立酒豐 此豐字卽豐之省或又當讀為豐 曾 卽禮字詳前禮賓飲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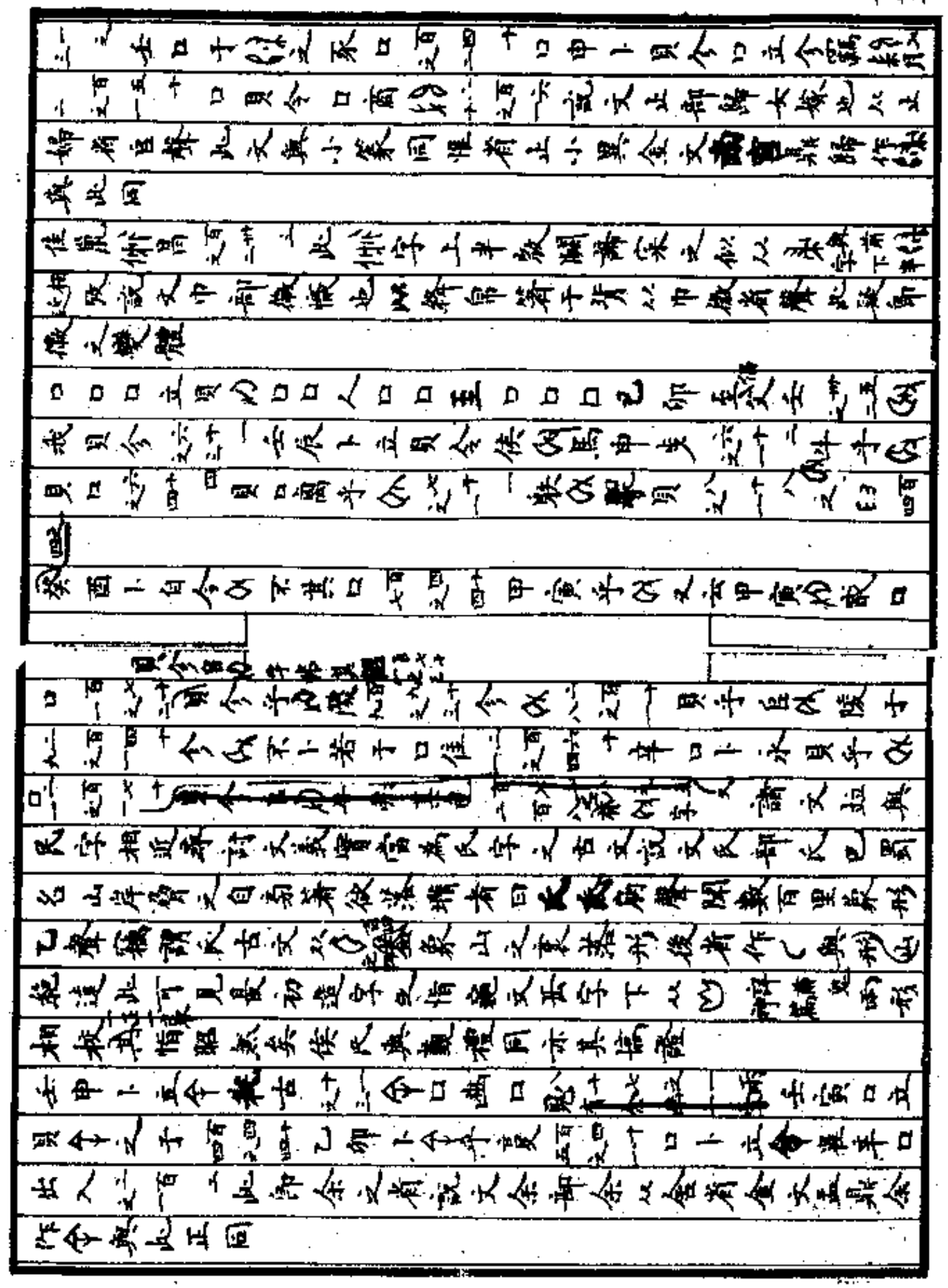
形下增 曾 从豆者准上形難識推尋形義疑當為豐之省說文豐部曲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此下从 曾 凹者卽豐之半形與前數簋諸字偏旁略同上从 曾 凹者卽豐之省其作 曾 者摩滅文闕也月豐之禮故又云丙戌立酒豐 此豐字卽豐之省或又當讀為豐 曾 卽禮字詳前禮賓飲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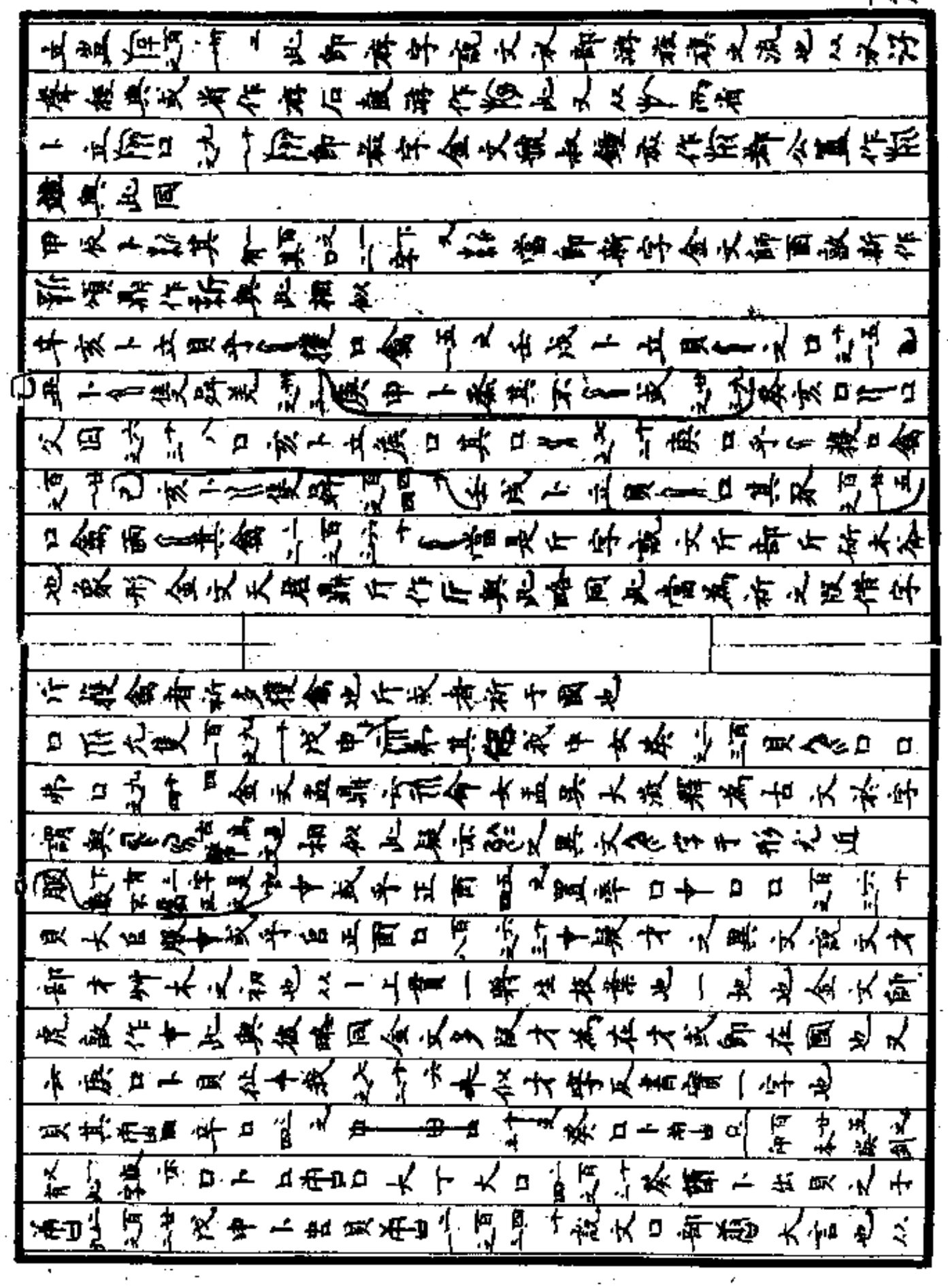
仲其口貝各戊辛家車古且丙戌 口二百五十 此諸字形略

口卯卜口立口口口乙 缺 羊豐口牢 六之二十 丁酉卜口于丁牛 十二之四十 于 曾 口口口 卯廿八之 缺 曾 疑 曾 豆之省又疑卽豐字說文豐部豐艸盛之聲香也象其中之形匕所以抴之或說豐一艸也又讀若香此無文義可尋繹不能決定也

分口于丁丁牛 十二之四十 于 曾 口口口 卯廿八之 缺 曾 疑 曾 豆而上半不辨从何形附著于此以備攷

月禮合眾飲酒故又云眾酉行于正月者則云正酉酒字並作酉禮經典金文凡酒字亦並如是作酒例正同然變文異體篇卯卣立酒壺蓋又云乙酉為酒又別有酒字皆作酒或作酒此云立酒壺蓋又云乙卯卜旦貝今日立口子彘月口子口之子父乙百九十一月酒即月豐也又云且乙宰酒羊百廿四之四酒宰百五之三猶前云口乙豐羊昏口宰也又云丙申卜酒口四之一鼎之卸口庚酒二之一于來口酒伐于口九十三之三方于來口酒九十四之六卜哉貝鼠二十三之七辛子令酒禾千方口百三之一十四壬戌卜哉貝甲申酒口秋十伐百八之一丙寅卜宄貝女并酒父乙百廿二之二又貝鼠乙未酒戊百四十三之一酒先之匚牛二百廿之二十貝酒于口彝二百廿之二十貝酒口二百廿之二十貝酒方其之口二百廿之二十出貝大口戠牛酒从二百六之二口乙丙貝酒方其之口二百廿之二十出貝大口榰攸蜱宄口酒二百九之四十五口酉口貝子漁之晉于女戊酒百二十一之一四敢貝來甲辰酒夫甲口易日二百廿之二十大請文睿从酉从多金文戊寅父丁鼎亦有酒字甚多尋文究義似即用為酒古酎字鼎或簋文此字甚多酎父乙尊作酒形字多非多實即水之省變酒牢酒豐字罕見義亦通用也余迺二百八十之一覓迺二百八十之二从林从山高省會意與京字小異又說文高部京高也从高省丁聲此當為就高二字說文京部云就高也从高尤尤異于凡也又乙部尤从乙又聲此与京字說文京部云人所為絕高丘也从高省丁象高形金文豐越敢豐作豐豐蜱敢作豐豐正从此形又儀禮大射儀鄭注古書或自有此字此文可證鄭義豐其為字从豆曲聲則古書或自有此字此文可證鄭義辛未卜禦父貞它二百六十之一奚灰貝于侖崔二百六十之二侖用當即侖字說文亼部云侖思也从亼从冊冊亦聲侖理也从亼从冊會意侖即論之古文論思也从言侖聲論或从言侖聲侖論古今字甲戌卜曰昌方其侖口論五十之二侖字書所無附識以俟攷





口庚聲此庚當作弟故唐本从弟為聲也

不从二不上二字當是布器布與篆文同說文部

益四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此省犬為聲賈侍中說

止之四一貝父其吝九之三十五吝疑去之異文說文吝部云恨

相違也从大山聲山部山廬恒器此變山為口金文漆字

如孟鼎作漆師酉敦作漆偏旁去鄉並作公可證

戊申申貝立其事九之四十二口肘貝今申貝今申九之百

之十三九辛未卜竣貝敦集成九之三十八諸家釋如字女形並同

唯从口有方貝蓁勢小異也

敦之卯口庚酒九之二十二口彝口耕辛口去口帚口耕辛口去口申

卜口貝平口敦口百四之三十立口帚耕百九之四十女丙冕帚耕二百

五之三十一耕皆作耕說文女部耕耕也从女井聲即此字

壬口卜宄貝爭九下之卌二百口于立口亥口睪二之二百六貝口由

口睪口于口从二百之四六十說文辛部妾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

于君者从辛女此从辛省字例同

口口申口口望口將二月五之乙亥卜歸戴將乙九之貝女

羊一隻之卌女口住刺口月口帚繼刺之卌六耕十月

五十三口羌奚之一十六貝口口戮不其佚有之一卌四口口大作

口曰且乙且丁彔將二百四之三十二百六之二十口口口繼

不其佚三百之卌四丙口乎口哉于刺口口二百之四六十此疑即奴

字說文奴婢皆古皋人从女又聲古文作仲此从又即从又

也古皋人為奴任役此云奴二日奴十月似言役作期限如

周禮大司寇說嘉石罷民役諸司空有春役至三月役等以

次而減此十月與彼春役相近三日則至輕者與

丙寅卜宄貝刺耕酒父乙百廿六之一此宄从人从女與古文奴

字合而右又增り形疑繹文也耕疑幷之古文說文从部

幷相從也从从幷聲一曰从持二干為幷幷此形亦有增益而

幷相從也从从幷聲一曰从持二干為幷幷此形亦有增益而

二干形則尚可辨又云丙口貝口幷酒二百三之一十此幷字尤明

貝于鼎百八之四此字从女从又說文所無惟金文父辛彝有

字舊釋為好致說文女部妥人長也从女爪聲引商書曰

無有作妥今書洪範改作好或即此字又說文人部備古文

作俔此或即古文備之省

貝今申貝今申十月卅之一二百此前一字从宄後一字

从刖从宄宄之省而从女形蓋眼瞎時所臆當即嫡字猶宮與

字作㝬也曲禮妻妾曰嬪貞立今孃言祿卜致告嬪婦之事

金文鉦仲簋宴作㝬亦省㝬為之可證宄詳宄字條

壬申卜立亞貝口作㝬口百廿六之一十月女

文矛部未見唯有㜷字云罷病也籀文作㜷此从矛即从又

貝㝬从其聲之一九㝬疑疲之異文說文矛部㝬矛也从矛

聲石鼓皮作㝬此即从皮形說文皮部㝬剝取獸革也从又

皮从獸皮會意與此从又从皮从矛同

戔一山即克字說文克部㠯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

文作㠯金文大保敦作㠯籀田鼎并人鍾作㠯並與此相近

貝口方出今凶馬一二口口五之二十亞貝立

五之二十六丁子卜設貝凶大之一十四今口象凶口口击口至貝

然若然古者書火作手環形文字構與出土圖畫故古文作
大字亦為手圖處其義尤精切此火由以大當為煙之省其
請則為禮說文火部煙火气也从火里聲示部禮架祀先一
曰精意以享為禮从示里聲二字同以卤為聲毋重複从古
多通用者見戴禮于字尚書大傳禮作煙是其證此省里
為卤于字倒置雜禾于禮說和于禮祀鬲文禾于方也神話篇
若作豐字則義不可通矣
案丑上旦光說解字或說不能確定其旨曰大合掌口口不口二寸
心當為象字說文象部象南方色也从大从出下从卩卩亦
形圖光金文習將字作大光與此正同
說文乙部面曰顧首之顧是象字說文林部彔从木从日从
山此从林日其明山則大形之角唯省山耳實為彔字省名

亦段借為賚井內衣祖也又古拿手圖上戴貝形(圖)手口手重
載住口口面五寸此貝下亦當是彔字但形略異耳
有三點者象火之變形猶羔作𦍌亦以火為主也
庚申占其不行武王之西申上口為令口角物像人之
王口或物之象文十下甲申上載貝今文可文十六之一耳
此四字與前(此)形相近疑亦一字說文彔部彔刻木彔彔也
新或圖者謂在圖今捺不新福也圖新雜記云張惠言說彔
載言侯君子口或彔之奴者書五或六夫敷廣彔伽作言
彔敷廣之彔訓光亦西夷其眾有為故者盧植周禮秋官
有夷隸蠻隸之事云彔夷百者亦謂眾光來蜵或為伢廣者
之人數為根據者即此等眾北字形雖有說而文義尚可推
彔彔之義立象立政符合可實也

文同此作由亦與旗同
說卯二之由上百下文說卯于省由今奉口文一字九由由
省鼻回字說文鼻部自也象鼻形此上象鼻洋下氣出
作由可證發二字以由與商盟帝西鬼字同从ㄙㄙ者並
乃之省變說文乃部曳引也象气之舒乃也从乃省卤聲金文盂鼎曰作
由正與此相類西中等是鼻與自為繁文醜字不同也
庚戌卜口文由字未于由字亦與由字其下作丰
圍形內第四點在由外與三畫字小異以文義論實云宗殊
不合今綜校尤彔庚諸文乃知从ㄙ為大之變形金文盂鼎
彔敢鼎彔字或或戴彔字下从大並作ㄙ文大丁鼎大鼎
鼎字下从大並作由說文大治並丰圍形可證但此
圍形尤與由耳為工說重複之事大以圍彔注去形如丰環

題文方多作匚即說文匚部籀文 之省詩鬼方 字亦然
如云甲申 美 口口立 口亩
匚从羊其字說文未見唯金文史頌敢云日 美子从匚从
是亦字書所無此與夜偏旁正同以形聲求之當為匜之繁
繆文說文匜从匚聲古羊生同部聲相近可互通也偏旁
釋詁匜正也匜美者亦正其自鼻而征伐之也
丁子口員口字申似即毋字說文毋部毋穿
物得之也从一橫貫象穿貨之形讀若貫此變橫為從其形
義亦可通又云申疑申之異文詩大雅
夷載路申字說文不載疑即因毋變作申經典俗字亦有所本也
字恆見或反書作同如云員鼻弟其立馬字下半闕

也从支畢聲此作[illegible]即从畢省而省兩耳及田畢教證畢
之說俗字

日丁卯卽[illegible]百十四[illegible]卽古文車字金文毛公鼎作[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與此正同說文車部[illegible]車古文作[illegible]从[illegible]蓋傳寫之誤
[illegible]車口才[illegible]百六十此亦从車字文車關無可攷又有[illegible]
字九十一疑象形[illegible]字
其三貝[illegible]六十三此象[illegible]輪而有三岐與車不同疑是[illegible]
之類金文孔作父癸鼎車作[illegible]或卽此也
癸卯卜口于[illegible]口[illegible]似戈字癸而口口四十貝口平[illegible]各羊[illegible]
[illegible]疑省象形弓字古文[illegible]字本連屬在
畫摩滅中斷而篆勢猶可推仍也金文父丙鼎作[illegible]子父已
[illegible]作[illegible]父庚[illegible]作[illegible]並與此略同

[illegible]氏[illegible]貝[illegible]十八甲申口殷貝[illegible]百八十四十口丑[illegible]口令[illegible]口
[illegible]十八貝口[illegible]單眾二百[illegible]卽[illegible]與此[illegible]之省復四字[illegible]有省
變皆一字也說文矢部[illegible]弓聲蓋子身而中于遠也从矢从
身篆文作[illegible]从寸寸濃度也亦手也此則象弓矢形金文[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藻盤作[illegible]與此第一二四諸字略同師湯父鼎作
[illegible]與此第三字略同又靜敢[illegible]作[illegible]籍田鼎作[illegible]匡簋卅[illegible]
石鼓作[illegible]偏旁亦如是作省可互證
高其[illegible]口見百九十[illegible]說文弓部弘弓聲也从弓厶聲此卽弘
字金文毛公鼎作[illegible]與此正同

辛丑卜[illegible]又[illegible]云口[illegible]人口田[illegible]四十二[illegible]
申步[illegible]六十二丙申卜口馬令口[illegible]角[illegible]復[illegible]六十二口[illegible]卜立
[illegible]口其口[illegible]又[illegible]貝令[illegible]百[illegible]子卜立[illegible]專[illegible]

[illegible]弟女[illegible]二百[illegible]五十[illegible]當卽[illegible]之古文[illegible]說文[illegible]部[illegible]敵所
[illegible]入也蒼黃[illegible]而反之故謂之[illegible]从[illegible]从[illegible]象屋形中有[illegible]
[illegible]或作[illegible]从[illegible]東此卽[illegible]字變文[illegible]卽[illegible]
[illegible]也惟齊[illegible]文義難通[illegible]有[illegible]字作[illegible]
此形可以互證

[illegible]佳[illegible]佳豐曰[illegible]六十[illegible]四十八[illegible]卽[illegible]
[illegible]也从[illegible]从[illegible]受也金文[illegible]圖[illegible]圖字[illegible]
部字通此亦當為[illegible]之偕字但義究難通耳又有到文如[illegible]
[illegible]面卜[illegible]貝[illegible]百五十[illegible]此逸[illegible]著[illegible]下實一字也[illegible]作[illegible]
例

[illegible]午[illegible]其[illegible]口鹿口[illegible]四十二[illegible]字奇古難識疑當為古文[illegible]
字說文木部[illegible]櫃也所以藏[illegible]兕也从木[illegible]聲古文作[illegible]與
此相近此作[illegible]似从到[illegible]字蓁象闌[illegible]櫃之形與[illegible]聲亦正合

說文牛部半事也理也象頭角三封尾之形也羊部羊祥也
从𦍌象四足尾之形系部系縣也縣其尾故謂之系系毛足
而後有尾古文作不是三字本皆獸象形唯小篆脩整齊以
就篆法故僅約略形似周代金文已然遞及甲骨亦作半
三與說文略同羊多作𦍌趙蘭易而大致亦同唯系
字則皆象形作其羊之形者則並與小篆絕異足見書契之初軌但牲獸形狀多相類不易識別今就三
文遞見者合校之庶得其正也

形字亦即馬字但無髦而尾尤長形與前略異

從文別有簡易整齊之馬字如云貝皋其馬駢庚戌卜殼貝𠂤𠂤𠂤

上以古吉凶而龜文中能不見吉凶字惟吉凶有小字注

當字者皆不與正文相屬如吉二當文武二百六十六當文武二百四十六當文武二百一十六當文武一百八十一當文武一百五十一當文武一百二十一當文武一百一十一當文武一百一當文武九十九當文武八十九當文武七十九當文武六十九當文武五十九當文武四十九當文武三十九當文武二十九當文武一十九當文武九當文武八當文武七當文武六當文武五當文武四當文武三當文武二當文武一當文武

可知龜版當卽吉之省古字有作由者卽其證

也其作吉者當為上之古文與下吉字有作吉者二

卽卽下之古文與此小吉下吉義略同皆對上吉為

文也

吉字又有見于文中者如云吉甲上吉余祉出之二貝出

之字當在上下四文之間而上口因當之下字本上鼓貝

之形當六百六十六當卽上用當文百四十六當頻古字減省

其文義似亦卽吉字也

貝口今曰當文云貝口當曰當其出之十一戊申口戊貝子

則與靜敦正同

曰則與靜敦正同

貝口今曰當文云貝口當曰當其出之十一戊申口戊貝子

從其說定也

子中口象占其物口之形似古文宮字然又似从子未

詳

貯其之二貝口其口十余口之形五疑與之古文說文丌部

與其也从下从丌此下半本明析此字

下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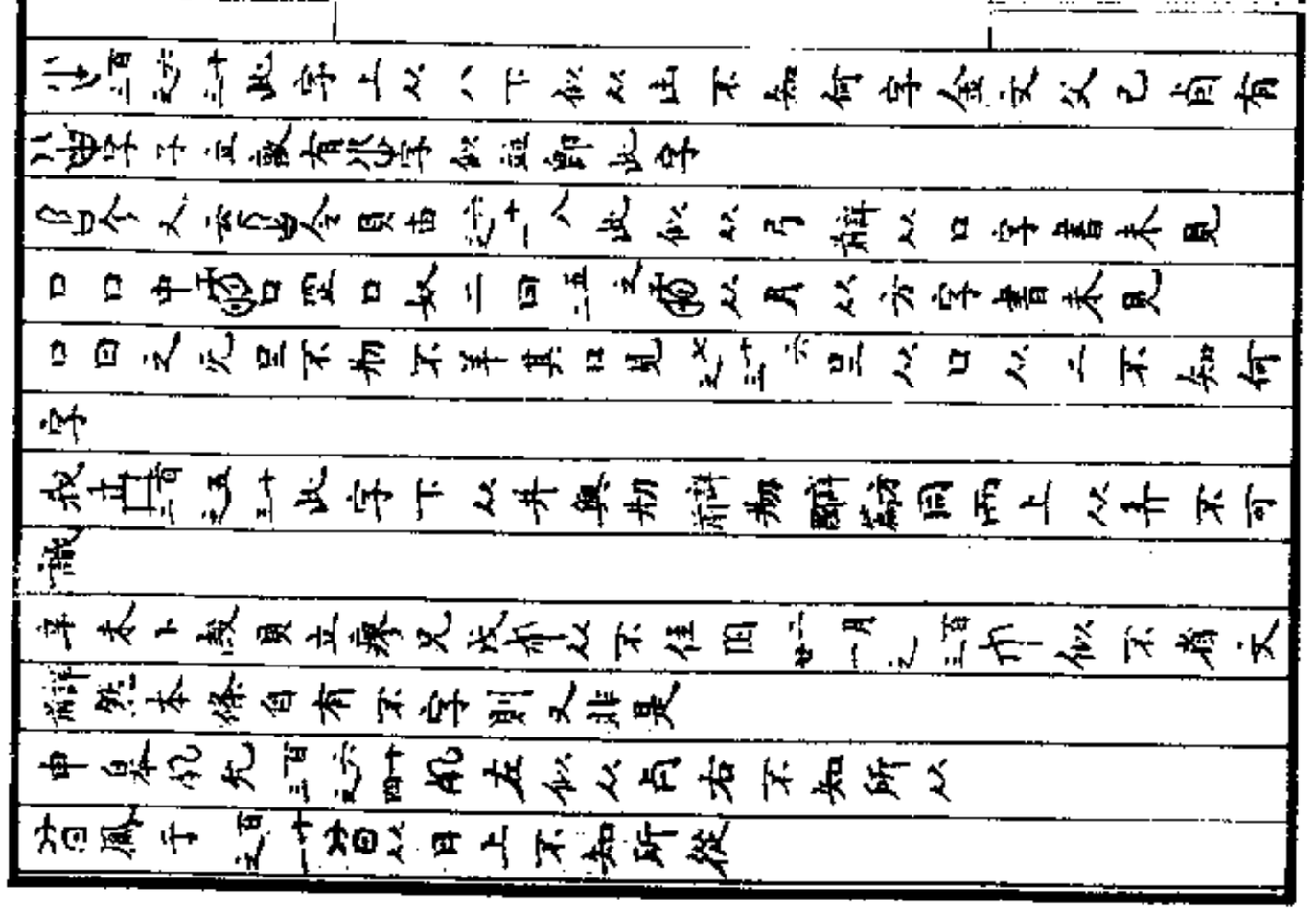
則當曰當之二形有字從帝之省前說字難識汝說文青部靜

从青省聲金文賓侯簋作靜詩作靖或古从爭或卽爭之

省左从木曰或變生為木說文生部青从生丹聲金文或从井或从生从丹

曰則與靜敦正同

貝口今曰當文云貝口當曰當其出之十一戊申口戊貝子



又有倗到書者如廿四之四云辛卯正貝叡到是也

圖文有原文空闕者則加一以識之如云癸一貝它父丙十三癸下空兩字當云癸則稱長貝上空一字當云貝則稱短

刀筆刻本如是亦足見古簡冊紀事闕文之義例

劉云其卜古兩字往往加曰以為識別未詳其說今攷卜字所見最多凡云某曰卜者皆不加識其道見文中如云某人卜之等皆作囚五之四十六囚之三十六囚之二十三諸形占字有作囚之一十九囚之一十七諸形又或空作曰五之三囚五之一十一諸形又有作囚五之一十四者尤奇古其義例亦莫能明也

大有于字外加方圍者如云口美賢之囚之一十六內外字辭文中貴見皆不加方圍惟此獨異他文亦無如是有皆所未詳也

左傳載卜事皆有繇辭與文有稱占曰者似亦占兆之辭略備具者如云占曰兩佳多止八百五十五之人戌字作𠂤又云貝它父丙𠂤又云卻人辛于口豕一牛一口二百四之二人辛字作𠂤皆是也

龜文有三字常見字特小皆橫列不與它文相屬莫明其義例地其文云不𢀛之一十九又作不𢀛之一十二兩不𢀛之一十二不𢀛之一十二不𢀛之一十二

禹鼄作鄀伯禹作鼄鼄並象它形部鼄从它象此象四足及腹頭形與篆文異而與金文从鼄字略同可以互證相與語聲同字通不煩鼄者不語鼄猶云不命鼄也蓋卜事之疏略者故特記之與

畏齋墨筆記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予少讀書無所師承隨讀隨忘無益愚蔽年已遲暮不勝其悔自己丑庚寅間始隨筆劄記雖古人成說有裨聞見增長智識者咸撮錄焉間參以臆見用備遺忘無或再蹈月悔前日悔昨云爾康熙戊戌七月十八日重錄并書

太史公

左傳曰官居卿以底日孔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非卿也傳言居卿者尊之若卿非卿而位從卿故言居卿西京雜記乃云司馬遷以世官復爲太史公位在丞相下者非也又云後坐李陵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史無其事尤非也容齋隨筆引周禮鄭注云太史日官也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也子長以爲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流俗之所輕也西京雜記乃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其說謬妄不足信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論衡引語曰町町若荊軻之閒言軻爲燕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族坐之淇沒也師古曰淇七族無荊軻字尋諸史籍荊軻無淇族班史鄒陽書軻淇七族應劭曰荊軻爲燕刺秦皇不成而死其足以蓋其愆乎但此言去疾史記名開地同異莫考爲可疑耳

荊軻

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班史亦同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公族以索賊急改姓名良既爲韓公族姬姓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良既爲韓公族以索賊急改姓名乃繫一生大事不應馬班並沒而不書恐符謐之說未得其實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纂臣也注云去疾張良之祖案荀卿當戰國末其言去疾爲篡臣當必不謬然祖爲篡臣孫爲忠臣各行其志今人但知留侯之忠不知其祖之篡安知非孫之足以蓋其愆乎但此言去疾史記名開地同異莫考爲可疑耳

張去疾

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班史亦同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公族姬姓秦索賊急改姓名乃繫一生大事不應馬班並沒而不書恐符謐之說未得其實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纂臣也注云去疾張良之祖案荀卿當戰國末其言去疾爲篡臣當必不謬然祖爲篡臣孫爲忠臣各行其志今人但知留侯之忠不知其祖之篡安知非孫之足以蓋其愆乎但此言去疾史記名開地同異莫考爲可疑耳

漢文帝

風俗通云世傳漢文帝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天下升平粟升一錢夫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侔副又穀紵營至石五百不升一錢也愚案此則馬班但言帷帳無文以示敦朴爲天下先乃實錄也

賈誼

史記賈誼傳稱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史亦同案風俗通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韓詩外傳亦同世俗所傳八十而遇文王殆非也

屈原

新序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之屬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遂放之愚案此文與史記相出入可補史記之所不備然則屈原之放雖由上官大夫子蘭等之譖亦張儀之謀也以貨賂而棄其良臣喪其國都豈不悲夫

異里

皆滅故曰町町觀此疑或有之然則後世之夷人十族者豈

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山是疎遠遷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嗚冗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觀此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毀者猶未盡然也

黃憲

范史黃憲傳云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風俗通曰憲爲太守李張所舉同舉者周乘子居封新武興鄭伯堅郅伯嚮盛孔叔及叔度凡六孝廉而封未發而張物故其夫人下帷見六孝廉勸之仕乘與伯堅即日辭行憲等四人皆留隨輔柩案此則憲初舉孝廉亦未嘗到京師也

徐穉

范史徐穉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徒步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應劭曰禮凡弔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徐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以義服也哭醊既訖當即其帳衾勞問子琇如何條忽甚於路人夫何爲哉愚案此論甚正漢末士大夫風尚詭激亦古人之所謂客氣也

百里奚

韓非子稱宓子賤西門豹不鬬而死人手非戰國傾危之士其言未足信然史記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風俗通謂秦繆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其言頗爲誕怪論衡亦曰秦繆音文文者德惠之表繆者誤亂之名漢人之學各有師承必非臆說然愚案趙良之言曰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見殺之說殆或流俗之誤歟

鴟夷子皮

史記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司馬貞曰范蠡以吳王殺子胥盛以鴟夷今蠡亦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椶也小顏謂自號鴟夷皮之所爲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子皮案韋說自解鴟夷名義索隱之言亦恐非情實當以故曰子皮案韋說自解鴟夷名義索隱之言亦恐非情實當以小顏之說爲正淮南子云齊簡公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昔人謂范蠡浮海出齊時去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其言不足信說苑稱楚有鴟夷子皮則恐又別是一人耳

愚案說苑云宰我伏卒將以攻田成令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田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之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從之田成之燕事不可考但以范蠡棄國相而逃變易姓名超然高蹈如鴻飛冥冥久在世繳臾羅之外豈肯復屈身篡逆爲之謀主而世之好爲異說者紛紛如此戰國頼危之習其流毒誠可畏也

韓信都

史記留侯世家其先韓人也不言韓公族潛夫論乃以良爲韓公族姬姓皇甫謐亦同與爲班異又言淮陰侯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史記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卽司徒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則信都卽申徒耳班史直以爲韓司徒然案是時無使韓信略定韓地事又以項梁爲沛公則失之甚矣史記韓王信傳注引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索隱謂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訛以爲韓王名此正與潛夫論所稱絕相類蓋信都申徒自是當時俚俗口語如此耳

楊王孫

班史楊王孫傳但言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不載其生平事蹟徒以其裸葬一節爲賢於秦始皇爲之立傳然案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名貴京兆人生時厚自奉養死裸葬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復蓋之以石是欲儉而反奢也

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通尚書善古隸翟公欲以兄女妻之或曰胡已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或以告北

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死客以告平原君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有似之而非者玉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旦爲朔車之輮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陳林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丞相陳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索隱引顏氏家訓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鐵稱權有銘是始皇時量器丞相陳狀王綰二人列名作狀貌狀字時令校寫親所案驗王劭亦云然斯遠古之證也今案家訓曰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曰廿六年皇帝盡幷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五十六字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知俗作陳林非也案索隱既稱爲遠古之證乃又云有本作狀者非窮所不解又案家訓云史記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妒媚漢書外戚傳曰成結龍妾妒媚之誅此二媚字並當作妒媚或因此改定亦未可知何

吳師道國策補注載大事記云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聶政之刺與哀侯之弒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相俠累有郤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策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蹴哀侯而殪之故哀侯爲君許異侯三年事策誤以爲哀侯耳若從世家則哀侯既弒許異將譙相哉愚案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者則韓嚴國策之誤止一哀字蓋古書久遠不無脫落吳云誤合二事爲一者亦未盡然也而因此一字之訛轉相承襲於是史記及通鑑諸書亦不能不生同異矣

韓策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鮑注堅政之副猶秦舞陽然則前篇謂政獨行仗劍者亦非也今人但知聶政遂不知有陽堅矣愚案史記六國表與世家合於聶政傳則失之大抵皆承國策之訛耳

李牧

趙策王令人代武安君至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觸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桮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繳箭注李牧名病鈞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緩請以出示因出袖中以示倉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衛劍徼之於柱以自刺補注引大事記曰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扣得斬之非也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耶秦策謂秦王資頓弱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與趙寵臣郭開金爲反間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諸說皆可互考乃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爲牧恐郭開讒害之秦下吏治非李斯遣非樂遂自殺晉李軌注則云非西入關干秦王伏劍死雲陽與

韓非

法言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宋咸注引史記云韓遣非使秦秦王欲用之李斯姚賈害之秦下吏治非李斯遣開韓倉亦未能免於乖耳

阮籍

史記不同

聶政

晉史稱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發言玄遠口無臧否然觀其出處始爲司馬宣王從事中郎至文王時再居是官後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禮法之士共相仇疾而文王每保護之案裴松之三國志注云王嘗與僚佐共論近世能愼者王獨謂天下之至愼惟阮嗣宗詳此一語籍殆是預聞司馬氏陰謀之人其酣飲誕節放棄禮法卒意獨駕路窮慟哭雖欲求免乎亂世然安知其非所以深掩夫陰謀之跡當時之人特爲其所欺而不覺耳此論自余族弟道積發之余深以爲知言

鄭康成

范史康成傳云建安五年寢疾袁紹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而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作書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當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桑園如此之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案裴注與范史迥異或魏武所言爲傳聞之謬亦未可定今姑存其說

元德秀

白樂天詩自注云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案新唐書本傳云天寶十三載卒家唯枕履簞瓢而已愚案樂天去魯山時不遠魯山名德天下所推樂天載之詩注不應或誤顏子天死伯牛惡疾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扁鵲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正義曰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因命之曰盧醫韋昭曰太山盧人也徐廣曰鄭當作鄚屬河間小司馬云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又案隱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也正義曰號盧醫者今濟州盧縣傳又云爲醫或在齊或在趙愚案當是在齊號盧醫在趙名扁鵲矣

四皓

班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舟里先生下顏注云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名姓可稱蓋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姓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後世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乃爲四人

施安姓字自相錯互皆臆說也愚竊謂山此而推如謂伯夷叔齊等皆別有姓字造作不經眞可謂笑而後人猶轉相傳述甚矣好古之難也

萬石君

漢世好以官秩呼人史記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武帝以壽王賢不置太守賜之書曰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石奮後又有萬石君亦在西漢世范史漏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君中興初有應嗣者生四子而寡並有才名其後七世通顯時人號爲萬石應嗣又秦彭傳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慕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匡鼎

班史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晏云匡鼎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鑒矣假有其書乃是不嘵匡鼎來之義安作衡表德豈人所自稱今有西京雜記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宜絕知者之譏耳

子胥復讐

說苑闔閭爲子胥興師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能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范雎入秦

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往而大遇案此則范雎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與史記不同

翟公署門

史記汲鄭傳贊載下邽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苑所載則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比史記多二語尤可諷味

王莽無髮

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然尚無巾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愚案通典漢制紺幘以齋青幘以耕紺幘以獵童子幘無屋文吏長耳武吏短耳惠文法冠執法所服故亦短耳

子思性無鬚眉

孔叢子子思謂齊君曰斐脩十尺眉八彩質聖舜脩八尺有奇面顏無毛亦聖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敬伋徒患德之不劭不病毛髮之不茂也

薛公大家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太宰嚭遺文種書

韓非子越攻吳吳王告而謝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不可

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思越乎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案此即淮陰侯傳稱果若人言狡兎死良狗烹蒯通傳謂語曰野禽殫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者其言由來舊矣

魏策公叔痤語

魏策公叔痤病惠王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魏策所言不過云勿使出境而已史記乃言不如殺之此言非人情當以魏策爲正

胡廣繼母

胡廣繼母黃氏卽前廣所生母之妹中郎爲作神誥云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乘格執贊朝皇后採柔桑於蠶宮手三盆於觀館者蓋三十年年九十一薨於太傅府可謂富貴壽考者矣范史稱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膳視旁無几杖言不稱老計廣與其繼母之年相去才數歲耳

范史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注莽連舉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論衡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中有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尺

郢人

郢人本作獿人楊雄解難云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云獿古之善塗墅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也故謂塗者爲獿人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今本俱作郢人其誤不知始於何時蓋爲流俗之通病久矣

楊氏

班史楊雄傳曰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晉六卿爭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敝當是時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其有楊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牒蓋爲疎謬范中行又不與

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偪楊侯乎愚謂以子雲之學其自序譜牒猶舛誤爲後人所駁何況休文輩耶

山都侯

班史張釋之傳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吳斗南云案亞夫爲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乃在孝文前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六歲相去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於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尉日也

王良

班史王褒傳云王良執轡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御古今人表作伯樂失之矣吳斗南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傳所稱郵無正良王良總一人也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氏謂總一人是也國語載郵無正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顏乃謂晏失之何耶

黃霸

漢時名人以貲爲郎見於史傳者如張釋之傳云以貲爲騎郎

事文帝無所知名欲免歸司馬相如傳云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兩人雖皆入財得官然猶若有恬讓之意黃霸傳則云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可見當時好尚以入財爲輕而霸之急於功名雖後世猶或見之矣其巧於爲術而以輸財得貴仕者唯卜式耳

盧循

裴松之三國志注盧循譙之曾孫誌植之曾孫也夫以盧尚書之名德大儒而其六世孫乃遂作賊寇可詫怪昔人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猶獗而活先人餘烈豈若是乎嗚呼賈梁道之賢而有賊子祖士稚之忠而有逆弟如斯之倫不可勝數天道冥冥如弓自占而然眞不可解也

池魚

日知錄引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下云又姓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愚案白樂天詩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清波志所云卽樂天詩意也

臘賜

漢制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十二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倘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共減作書寫羽林郎作二百石當作者）漢世優恤臣下可謂厚矣

兩漢祿制

漢祿賜之制不可詳考所謂二千石及百石者乃品秩之等差非謂俸入也范史百官志載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下至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二十七斛比二百石月二十六斛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注引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延平殤帝年號）中二千石月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愚案班史汲黯傳注如淳曰律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然則眞二千石次於中二千石優於二千石也史記汲黯傳注如淳曰律眞二千石月奉二萬二千石月萬二千與范志及荀綽表注不同又案班史貢禹傳云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大官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范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耳今云月萬二千則西京祿賜視東漢爲優矣又范志諫議大夫六百石禹稱八百石其說復異奉錢月九千二百則與延平中中二千石等矣案通考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就六百石當是中興後因襲不變故范志云然

唐世廩賜

宋杜鎬曰百官廩賜莫盛於唐月俸之餘既有食糧雜給祿粟之外又有利息本錢加以白直執衣防閤掌固之類悉許私用役使潛有所輸又有職田公廨田所以優厚之者甚至愚案唐志宰相月給錢十二萬故元微之有今日俸錢過十萬之語而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曰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俸六七萬其送王建赴司馬任詩云公事忙閒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案唐志尚書三品月俸錢七萬二千今云敵尚書則外吏俸入比京官更優矣若準會昌後制則尚書俸錢百萬不止如樂天所云也

稅糧當盡徵本色

通儒謀國者以爲今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其說蓋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蔽農夫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棄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非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載宋齊丘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每正市價五百文綿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正擡爲一貫七百綿爲二貫四百綿每兩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詔議喧然沮之齊丘致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眞謀國之遠猷萬世之長慮也愚以爲欲用貢禹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丘虛擡時價而折絹綿綿本色之議則農力於田而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爲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稅錢一貫五百皆足陌見錢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口課調亦科錢故齊丘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爲人上者可不洒心而易慮乎（錢洪甫識事云實）

潛夫論愛日篇曰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撿對者日可十日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者也觀此則世之爲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使之僵踣於道路者也可不蹶然知儆而痛自懲艾乎

建武詔書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疎令愈嚴而吏愈怠窮奇不禁則致强盜强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奸此國家之大患也爲之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爲功范史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宋開寶二年詔

左傳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范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輒爲糞除而去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洒掃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吳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嗚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爲吏者視其官爲傳舍廨宇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頹敝因循歲月以致隳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上糜國家之財下詒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爲悼歎案容齋隨筆載宋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能任其治所廨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受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

救荒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屈民窄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興救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藉以展其才志若釐然縣罄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仲長統語

仲長統損益篇曰君子君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屠者爲高藿食者爲濡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門嗚呼流俗弊益滔滔皆是卒之色取不終多行非義廉足顏氏家訓載裴子野凡疏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烈士用心後先一貫潛夫論謂竊位之人天奪其鑒眹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前人已敗後爭襲之君子小人之相懸絕眞可歎也

漢制羣臣上書

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所請若罪狀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駁議曰某官某甲

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慤議異

貪有益廉有損

呂覽云魯人贖臣妾於諸侯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之而不取孔子曰賜失之矣魯人拜之以牛子路拯溺其人拜之以受之孔子曰魯人自今必拯溺矣論衡曰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

四忌銘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謂居身之法而前世又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者必非良士邂逅即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爲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無涯惟口

說文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基象形徐鍇曰人之無涯者惟口故口在尺下則爲局博局外有垠堮周限也案此語至精人之一身備百物之養飲食嗜好何所窮極故

當以繩尺局之況乎酒入舌出爲禍福之門盡言翹過築怨謗之府無涯惟口一語殆勝於金人之銘磨兜堅之戒矣

東宮

史記竇太后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魏其傳上曰東朝廷辨之魏其乃之東朝古者太后居東宮故謂之東朝不獨太子宮爲東宮也

丙舍

范史清河孝王慶傳遂出貴人至丙舍又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愚案丙舍者當是宮中第三等舍宇猶令之有令甲令乙令丙博士弟子之歲課甲科乙科丙科及帳之甲乙五夜之從甲至戊也故魏都賦云次舍甲乙景福殿賦云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注言以甲乙爲名次也今人類以墓堂爲丙舍據晉人墓田丙舍而言然此乃別指其方所言之如謂明堂爲在國之陽丙巳之地非古之所謂丙舍也班史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又胡建傳云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僭辱長公主射甲舍門案

有甲舍益證知丙舍爲第三等舍宇明矣

皁陶觭觲 玉篇觭觲切居觲俗切

今宮寺前有壞塞門上畫觭觲一人冠而朱衣者立其前不知其所自來亦莫解其所謂案論衡乃知所畫者皁陶觭觲也觭者一角羊也性知有罪皁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皁陶敬羊起坐視之嗚呼莅官治民者可不深惟此義乎

阿房宮

秦之阿房宮非宮名也史記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四里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嗚呼以秦之威力宮室未成嘉名未立而天下叛之易曰豐其屋蔀其家三歲不覿凶豈非萬世之炯

鑒哉

禁中省中

獨斷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乃無言之者案洪氏隨筆或問漢書注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荅曰周禮宮正掌王宮之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謦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

行在所

獨斷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守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太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案此則京師亦可謂之行在所不特巡守所至而已

梯几

梯几字詩人類常用之案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罽爲橐而憑之不得加綈錦然則綈几乃天子之几今人沿習引用莫知其誤

橋梁華表

史記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注服虔云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使書於木後代因以爲子堯立誹謗之木韋昭云虞政有闕失至秦去之索隱云尸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康成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嗚呼京師之橋梁板柱乃古聖人聽規受諫納言進善之具百世而下不惟居民上者未之或知即學士大夫亦鮮有能求其故者矣

六枳

馮衍顯志賦捷六枳而爲籬注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爲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亦曰八枳此爲六

傳舍

傳舍本客舍之稱史記孟嘗君傳有傳舍幸舍代舍索隱曰並上中下三等客所舍之名幸舍食有魚代舍出有車案此則所謂傳舍者下客所居亦猶逆旅之傳舍也班史又有謁舍注云今之客舍是即所謂傳舍耳

更衣

論衡云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是謂更衣即如厠也然案班史漢書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處室屋名也案此則更衣自有兩說矣厠字亦有二義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厠近霸水也如淳曰居高臨邊頭曰厠蘇林曰厠邊厠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厠凡四說蘇說最爲明快又范史有溷軒注云厠屋也

五帝子孫迭王天下

春秋緯文耀鉤曰太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魂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而生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荀悅申鑒謂世稱緯書其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

徒之所作故桓譚之僞雅所不信然如此論似亦有至理疑未可盡廢也或云緯書起於哀平之世

虞舜後

左傳孔疏云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乃始姓嬀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史記吳廣內其女姓嬴孟姚也索隱云孟姚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勳故命其胄女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吳虞音相近故舜後亦姓吳非獨泰伯虞仲之裔也愚案吳廣之女仍曰孟姚則猶姚姓矣

代宗

白虎通曰諸侯之子亦稱代子言有太子也有太子光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案代子猶世子是世之爲代自漢已然至唐爲昭陵之諱自麗明禁故文選六臣注李周翰曰高帝爲太祖廟文帝爲太宗廟武帝爲代宗廟宣帝爲中宗廟此四廟代代不遷代宗者世宗也故唐以世宗爲代宗而繼統繼禰宗也前明乃以景泰帝爲代宗從繼代立義殊爲不經當時議禮之臣何懵瞀至是眞不直一笑也

主事

尚書之有郎始於漢有員外郎始於隋至主事之官則日知錄載之詳矣然但言尚書省主事六人從八品下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九品上詳考唐志則尚書省二十四司各有主事吏部十三人戶部十二人禮部十二人工部九人然則六部之有主事乃自此始宋制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中書省吏四十有五錄事三人主事四人尚書省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吏部吏額左選主事一人右選一人又司勳考功主事各一人愚案是時主事職厥祿薄與令史差不甚遠故楊大年以爲吏之賤不宜任清秩當是至明世始爲清流耳又案宋志樞密院職事分隸十二房房設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闕主事二人

漢官儀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增至十四人太常選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賓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觀此舉狀今世之能任此官者蓋亦鮮矣又案博士比六百石自議郎遷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預議政事東晉時荀崧疏謂咸寧太康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五人正五品外五經博士太學博士其重如此唐制國子博士五人正五品外五經博士太學博士廣文四門及太常諸博士亦正五品至從七品止職任視漢魏雖稍輕要爲清流由宋至明乃與古漸殊矣然顧名思義審官用人未宜褻越詎可行錢而得之乎

奉常

班志奉常秦官應劭曰常典也師古曰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常

掌宗廟禮儀非復秦官之舊而或猶以奉常爲稱并或以常爲嘗失之遠矣

太守

趙策韓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鞫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王令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史記索隱云漢景帝時始稱太守太守衙吳師道云案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衙當時應已有此稱矣愚案通考諸書皆謂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郡守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者恐亦失於詳考耳

指揮使

通考葉氏曰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即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都指揮使而自將之又案後唐長興二年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爲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從二品以節度爲之副指揮使則以刺史以上充其重如此然莫詳其官之所始愚案蔡中郎集有荅齋議云尚書左丞馮方殿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又云宮室至大指使至微案此則指使當是隸人之稱長者蓋指揮使之名見於此

布衣

臨鐵論曰古人庶人耆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商賈

薛綜西京賦注坐者爲商行者爲賈劉淵林三都賦注通物曰商居賣曰賈左傳孔疏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貿鄭云行曰商處曰賈朱子集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蓋本鄭氏其說不同愚案易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是行者爲商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者亦爲賈然則商賈要是通稱正不必強分別也古者重本而抑末國語曰絳之富商韋簫木檟以過於朝功庸少也注韋簫韋敝前後木檟木擔言雖富不得服尊服漢書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爲吏桓譚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以淫人耳目而竭其財是爲下樹畜媒而置貨本宜抑其路使稍自衰嗚呼商賈亦庶民耳古者必立制以困抑之其必有道矣

客稱大夫

史記蕭何傳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總稱之案今北方人稱醫者爲大夫疑亦此意

丘嫂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應劭云巨姓也孟康云西方謂亡女壻爲巨壻巨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案此則巨嫂二字不可妄用然史云巨嫂班云巨嫂恐巨嫂亦是長嫂之意應以爲巨姓則或未必然耳

內外兄弟

爾雅以姑之子舅之子相謂曰甥事出遠古與世乖違白帖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三國魏志楊阜傳阜與外兄姜敘合謀攻馬超搜神記李娥云適見外兄劉伯父遺門卒與外甥相問云此是吾外妹幸爲使安之齊陸厥有奉荅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姑舅之子也今人乃以妻之兄弟爲內兄弟失之甚矣左

傳聲伯之母不聘生聲伯而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杜注外弟妹與前說不同當分別觀之

從孫甥

左傳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則稱孫甥蓋與古殊矣

親家

唐人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未詳其所本儲光羲詩有敬酬陳掾親家翁之作白居易有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又有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詩其宴送詩有云新婦不嫌貧活計則皇甫乃是婦家案范史后妃紀云會公卿諸侯親家讌飲則親家二字其來亦古矣

九世一子

孔叢子曰家之族屑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案叔梁紇生夫子夫子生伯魚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箕箕生子高穿穿生子順武後名斌凡九世皆一子

孿生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矐曰良以卯日生矐已日生良以矐爲兄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則矐當爲弟許慎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因亦以前生爲兄

祖師

班史定陶丁姬傳云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小顏曰祖師始祖也丁寬易家之始祖案此則凡經學之祖如伏生申培公之類皆得謂之祖師祖師二字蓋出於此本儒者以稱其先師非釋氏所能獨竊也

試兒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歲爲製新衣裝飾男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綵幷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愚智名爲試兒案宋史曹彬傳彬生始周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取干戈俎豆最後取一印他無所視彬眞定人觀此則試兒之事雖北方亦有之然要是江南風俗也

崽子

水經注博水下變童卉角弱年女子小注角古本作及當是少字之譌女子一作崽子音宰愚按方言云江浙間凡是子謂之崽自高而侮人也今南方無此語而北方俚俗詈無行幼少爲崽子當卽此也但小注音宰而廣韻收入十四皆內音山皆切又山佳切

記二

薄蝕

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張晏曰日月無光曰薄或曰日月赤黃爲薄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薄自天變不足畏之說興於是日月之變皆謂爲運轉自然之數而非實觀易傳所云陰氣薄日則似或有物迫脅之者疑若近名而非日月運轉自然之數矣天道淵邈固非淺識者之所能窺度也

月食星

班史地節元年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食月

月奄星星滅有月食星

日月不圓

論衡曰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在地水火不圓在天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殞宋都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愚案今南康落星石亦不圓信然然日月非列星可比此恐非篤論貴其强辨可喜耳然近世西洋占星者皆謂星體不圓有長狹斜曲之不同然則仲任之說然歟否也西洋人亦謂日月不圓與論衡合

宿

劉向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所謂宿也洪氏隨筆爲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愚案史記孝武紀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淵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案此則宿字如字讀與音秀其義正同不必强分別也樂天詩有郎官應列宿句讀如本音

七星所屬

春秋緯文耀鉤曰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荊山西南至岷山北嶓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渭水陪尾豫州屬搖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煞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天官曰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歲陽歲陰

史記注歲陽爲歲雄歲陰爲歲雌十干爲陽有不同爾雅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鄂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其不同者閼逢爲焉逢攝提格蒙爲端蒙柔兆爲游兆彊圉爲彊梧著雍爲徒雍屠維爲祝犂上章爲商橫重光爲昭陽玄默爲橫艾昭陽爲尚章大荒落爲大芒落協洽爲汁洽涒灘爲汭漢作鄂爲作噩閹茂爲淹茂大淵獻爲困敦困敦爲大淵獻赤奮若爲赤奮若此淮南之說也而班志石氏星經攝提名監德單閼名降入執徐名青章大荒落名路踵敦牂名敔明協洽名長烈涒灘名天皇困敦名天宗赤奮若名天昊又與前不同容齋隨筆載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閼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赤奮若謂之歲名其不同也顓頊月雌也以畢爲月雄雌不可曉案月陽月名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窒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四病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爲辜十二爲涂甲也古書所傳載但有月陽而無月陰故雌雄在畢者三字遂無從

詳考耳夫十月爲子甲子月也但子之爲蓄其義不可得而推矣竊疑陬月雖也陬字恐誤當云蓄月雖也

攝提格者班志云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正謂此也

天根

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注天根亢氐之間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而水源竭本氐也寒露後十日陽氣盡木節解案班志氐爲天根主疫然則本卽天根以其爲天根故曰本

弓矢刀劍所主星名

抱朴子鄭君云(晉洪之師)刀名大房虛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

上巳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巳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

稧

稧有春秋二稧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於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秋稧也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食蓬餌以祓妖邪而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蓋一春有兩稧也史記注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然則稧卽酺也案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災害之神原此當是祭而祓於水上遂稧飲也既云春秋祭酺則春秋有二稧乃三代之遺風矣

貙劉 螻臘

貙劉之禮祀先虞禮儀志立秋郊禮畢武官肄兵習戰陳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古今注永平元年六月乙卯令百官貙螻白幕皆著(案六月當作八月)風俗通稱韓子書云山居谷汲者螻臘而寘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貙螻說文祈穀食新曰雝雝螻雝貙螻也又案貙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以此日獵祭宗廟冀州北部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螻謂之螻臘蓋貙劉乃朝廷之禮貙螻則民間風俗也

伏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孟康曰周時無至此始有之諸家說伏字義頗爲晦澀惟曆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季夏土代火火生土立秋金代土金生水唯立秋以金代火相剋而不生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小顏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伏藏因名伏也漢舊儀謂伏者厲鬼行故閉晝日不干求乃妄說耳

處暑

春秋啟閉二分二至並見於書傳其他節候槩未之見唯國語范無宇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宣繼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注云處暑暑止也二分亦謂之日中

陰陽之氣漸人

董子曰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

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饌也此論甚精微

雲氣

通卦驗曰冬日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望氣經曰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黑雲多水赤雲主火如藤蔓掛樹者貿氣也紫氣如樓玉氣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水波陣雲如立垣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如枯他不具載

西洋曆法

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此梓愼之言也明萬曆間利瑪竇入中國著西洋曆法其論日食也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此卽梓愼日月二至相過二分

同道之說而變之者也其論月食也曰日射地毬地毬反影射月故月食此即張衡當日之衝光敝於地是謂閒虛之說而亦變之者也沈括筆談云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正當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交道每月退一度故西洋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慮此無錫朱君名褒之說也余以其言明晰具錄之

輿地圖

史三王世家御史奏輿地圖索隱云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虞喜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愚案史所載如督亢圖之類則自古已然索隱說是也

新豐

漢書地理志新豐注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三輔舊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作新豐并徙舊社屠兒酤酒煮餅商人放雞豚羊犬於

通衢競識其家案史記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赦櫟陽囚更名鄜邑曰新豐據此則太上皇崩後方名新豐十年以前猶曰鄜邑不得云高祖七年置也

鄜侯

史記鄜侯下注文穎曰音蠶瓚曰今南陽鄧縣也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蠶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蠶今多呼嵯嵯舊字作鄜今皆作鄜此所由亂也史記三王世家續蕭文終之後於鄜司馬貞云蕭何初封沛之鄜音蠶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鄜音嵯與前注顯相違反當是失於詳考耳

三戶

史記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注南公者道士善言陰陽讖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索隱曰二說皆非也左傳以畀楚師於三戶杜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張守節曰案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鄖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涉陽縣界南公辨陰陽識興廢知秦亡必於三戶津破降章邯秦遂亡愚案是說誠新異可喜然恐當以韋昭臣瓚之說爲正昔人有語云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予三戶可以亡秦亦言寡可敵衆弱可敵强也

廣陵濤

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注云廣陵國屬吳未嘗云錢塘也後人因後有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塲之文因指爲浙江之濤論衡云其發海中之時漊馺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竟以陰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案此則明指爲浙江之濤突然越絕云前溯子胥之潮後爲重乃文種之潮不得獨言子胥也而枚叔所賦竟無一語及之何歟所未解也予於辛卯九月自西江歸經過江口潮汐潛長潛消無復曩者奔騰澒湧之勢詢之舟師舟師云前七八年潮極壯盛舟航覆沒士民

淪溺者無慮萬數於是衆庶洶懼博延方士精禮虔禱於上下神祇求得巨龜長三尺餘牒告海若之神自是濤勢衰減遂與大江之潮無異矣

縣圖

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圖又曰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圖之上以詔後世案此則縣圖乃春山之澤猶鄭之圃田類耳注所引淮南子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其說悠謬眞不足辨也余嘗疑道家所稱洞天福地俱近在九域之內共道里輪廣可按籍而考然其述洞天之內動云數百里少或百里多有金堂玉室瑤臺瓊館殆近鬼趣非復陽明景象乃惑世誣民之甚者其書

郭氏之墟

新序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

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案此郭氏之墟豈卽所謂郭公者耶後世之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者亦何適而不爲墟耶

太行山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上黨關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陘郭璞注疑此太行山也案尙書疏正義引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高誘說是也

玄岳

括地志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隋之恒陽漢上曲陽也或以爲卽水經注所謂玄岳案水經注滹沱山縣南面玄岳右背滹沱山後代下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案代郡在雁門東代谷又在其東而南直恒山與滹之玄岳道里遼隔疑玄岳乃別爲一山而非北岳之恒山今人以北岳爲玄岳者恐非也又案淮南子云崑崙敎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注玄闕北方之山也疑此殆卽是鄘道元之所謂玄岳矣

欒水

國策惠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姚宏續注云楚山呂氏春秋作渦山欒水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荊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卽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姓附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是生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葬山名也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濊山鄠縣之南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惠子之書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欒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曰瀆也墓爲漏流所瀆故曰欒水齧其墓不必譏惠子也

雒洛

魏略詔云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行爲土土水之牡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

飛鄰望鄰

容齋隨筆云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元凱以後州縣權貿坊場收淨息以募役浸久弊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問遠近必得償乃止余憶幼時鄉俗酒令有拋觔及飛隣對隣之說心甚訝之觀此知亦遠有從來也

五穀宜土九穀忌日

淮南子汾水濁宜麻齊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學古編載九穀忌日小豆忌卯大豆忌申小麥忌戌大麥忌子禾忌寅黍忌丑秫忌寅未稻麻忌辰

地氣如積水

予嘗行曠野間見遠際村落廬舍林木如在積水中倒影在下了了可辨又往往遠見城郭下水色空明雉堞草樹寫映如畫及就視都無有不過仍沙土耳積疑久不解一日車行忽悟此景必於日中見之陰晦則否蓋地氣上蒸狀如積水陽光薄焉

轉生景曜積氣本虛虛則受明還復生明明故自無所不見耳沈存中筆談謂莊子所言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此乃是氣之動者非此比也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

郗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巨於陸者細於水細者反是如魚飛鳥類也龍鼉蜒類也蟹蜘蛛類也蝦蠶類也龜鼈甲蟲類也螺蛖胎生類也蟺蜿走獸類也蛙黽倮蟲類也此論似亦有至理

土龍

夢溪筆談云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如龍蛇大畏之久之不動試摸之石也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如生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也往年予家於旁宅後治舊井得物一段鱗甲皆具如龍似石非石似土非土類今所燒琉璃瓦者與存中所說正同一時競謂之土龍但首尾橫亘不可窮探耳

八神

吳斗南刊誤補遺云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案

班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又云其祀絕莫知起時皆傳疑之辭而吳云太公作之是將以太公爲啓淫祠之人乎恐其亦失於自檢矣

西王母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巳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於昭公又云西至於西王母之邦然則西王母當是其邦之君非必神人不可知者也又云天子遂馳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注弇弇茲山日所入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既有邦又有居洵非神人不可知者矣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飛又西王母來獻昭華之玉案此歷世久遠當非穆天子所賓見之西王母漢志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卽畢和羌以獻王莽爲西海郡者也又爾雅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然則西王母者乃遐荒之地穆天子所賓見者乃其邦之君長耳

河伯

日知錄載河伯事詳矣然愚別又有說李善文選注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名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書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秦宗河侯新嗣頌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要皆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也愚案溺死之事固屬誕緣烏有死而得仙者夫人馮夷之說尤爲不經唯莊子謂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原道訓謂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高誘注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宜爲近之而猶未徹也嘗讀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郭璞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爲氏又云河宗伯天逆天子於黽然之山天子受河宗璧伯天受璧沉河致河典（具祥事怪之物曰典）紿伯天以爲禮（乙丑天子西濟河發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案此則伯天乃無夷之後河宗氏實維伯爵是謂河伯無夷乃河伯之始封猶祝融玄冥之屬死而爲神者也其云河宗之子孫鄗伯絮當是其支系

三官

今世道家有三官之神莫知其所自來愚案典略載太平道使人爲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奢號奸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今道家以三官爲天官地官水官其說正與典略合蓋猶是米賊張魯之遺也

碧霞元君

世俗謂泰山之神爲碧霞元君是天帝之長女亦曰玄女亦曰陳州娘娘余嘗疑其故而不得後忽悟此必謂武王元女大姬也以其爲武王元女故曰帝之長女其言玄女者元女也世俗不解元女之稱故訛轉爲玄女也其曰陳州娘娘者當是陳敬仲奔齊時奉其祭祀俱來厥後子孫昌大雖擅有齊國而原其代齊里俗因奉以爲泰山之神而終不能沒陳州之號故知其爲武王元女大姬也

天主

西洋本名瑣里國其所嚴祀之神號曰天主其說誕妄不足信案班史始皇東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下者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蓋天主之名見於此疑西洋所奉卽此神也當時始皇使人齋童男女求神仙並由齊以入海或奉其祠俱去後飄流不歸止於海島因立其祠而嚴事之乃事理之常無足疑者又秦度以六爲名事統上法今西洋亦自稱秦其數尙六用法嚴刻皆秦之遺俗則天主之祀卽八神之一齊之所以祠天齊者也史記祭天金人下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張守節曰金人卽金佛像是其遺

法立以爲祭天主此又佛像之所由昉矣

歸煞

顏氏家訓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案此卽今俚俗之所謂避煞亦有盛作道場具牲禮祀鬼者謂之接煞

解土疏頭

世俗穰禱有所謂解土者其事漢世已有之論衡解除篇曰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案今亦文字宣告神明謂之疏頭亦漢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是也

漢大儺侲子和辭

甲作食殆佛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夢强梁祖明共食殊死寄生委隨食巨伯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魃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

女不急去後者爲糧 范史禮儀志大儺逐疫百官赤幘陛衛黃門令長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侲子和云云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傳呼周遍三過持炬火逐疫出

露筋廟

米芾露筋廟碑言有女子露處於野義不寄宿田家爲蚊所嘖露筋而死其說妄也蓋里俗之謬謠前未詳考耳廟之所起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先有德於茲土故爲立廟後乃訛路爲露訛金爲筋以妄說傳會其事李諫辨之甚悉余襄亦爲碑所誤過廟下爲賦一詩其詞曰恇慨一朝節淒涼千載祠精英感貞厲氣決媿男兒斷汶河聲急叢篁鳥語悲曉霜微月落隱隱似蛾眉今已削其藁聊記於此

神誥

蔡中郎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末云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佛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爲神誥乃中頌曰云案中郎此文亦是墓碑體例而題云神誥所未詳也又議郎胡夫人哀讚云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叔我愛痡然則神誥者當卽是墓表神道碑之類漢時自有此種文禮名號耳其云靈表則或是墓表也至士大夫家

史記

史記標題行次一當以太史公自序爲準如五帝本紀本相連屬故其後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云云蓋總敘也魏其武安列傳其事與淮夫相終始非是爲夫立傳與班史不同今以灌將軍夫者潁陽人也另起其酷吏游俠刺客貨殖等傳亦同此例皆非是至老子韓非兩人故曰老子與韓非同傳今本誤作老莊申韓列傳第三尤極紕繆並應刊正

史記不唯亡軼如張晏所云亦并多殘缺如夏禹本紀本采禹貢皐陶謨益稷爲之其於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之下即接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下又即以吾言底可績之索隱曰此取皐陶謨爲文斷絕無次序即班固所謂疎略牴牾是也愚案此言非也蓋古書久遠訛缺失次正如來始滑及辛壬癸

塗山癸甲生啟之類皆訛缺之文不應太史公臨文不檢乃爾

司馬貞之言未足據也

史吳起傳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其下即云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君君疑之謝吳起案此段文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而與衛通也豈得以疎略牴牾議之耶義斷續不屬其爲殘缺之文無疑豈得以疎略牴牾議之耶

褚少孫補史記

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武本紀甚言其短武帝怒而削去之恐其說非也魏志王肅傳云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蓋承宏之妄耳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等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之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司馬貞曰褚少孫取班書以補景紀取封禪書爲武紀取衛卿禮論爲禮書樂記爲樂書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遂分歷迹以次之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龜策則直是太卜所占龜兆雜說耳何其鄙也案如張晏所云則遷沒之後其書亡失甚多豈得亦云武帝削之乎

漢人論讀書

班史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注句絕謂之章）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班史劉歆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嗚呼此眞千古名言讀書者不可不深知此意自唐世五經疏義立歸於一是而此義亡矣司馬公嘗謂程正叔曰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輕加詆訾公其知此意者歟

管子

管子之書如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

記成敗也又曰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及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等語訛謬顯然韓非子稱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明主使其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威不貸錯制不共門曆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曆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諸如此語與管子同或謂管子書大半出戰國時人手者其大抵韓非類乎

時文謬用管子

管子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注謂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爲奸慝齊語作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言處於野不相暱近今世俗學乃以慝爲匿字而云野處而不匿其秀自明時號爲時文名家皆襲用之此直是不通句讀殊可哂也

商子

秦之欲燔書阬儒也久矣商鞅之書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國以此十者治敝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

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又曰國强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蝕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蝕官必强夫以禮樂爲毒爲蝕官而以詩書善修仁廉爲削國喪亡之具則彼書之當燔儒之當阬也久矣且曰怯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民死國無敵者强强必王故王者刑九賞一强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由是言之任刑則王天下詩書禮樂則亡其國如是書安得不燔儒安得不阬不必俟淳于越等發其機而後決也

韓非子

韓非祖述申商其言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博習辨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又曰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辦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故以爲五蠹之首至以爲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後李斯竟襲用其說以亡秦使非而得志則燔書阬儒者必非

也何獨罪李斯哉

呂氏春秋注

漢高誘注序云呂氏春秋與孟子荀卿淮南楊雄相表裏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蓍繹按省大出諸子之右慮傳義失其本眞故復依先師舊訓輒爲之解以述古儒之旨由此推之呂覽之注後於淮南故先後亦稍有異同而於呂覽尤爲閎奧其序淮南稱深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今於此書亦稱依先師舊訓儻亦慮尙書之所授耶

春秋繁露

董子謂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又謂推神農爲九皇而敗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黜虞而號舜曰帝舜其說迂怪不倫雖謂之亂我書也亦可

董子五行說

繁露五行相勝篇以木爲司農火爲司馬土爲司營金爲司徒水爲司寇與周禮異五行相生篇又以司徒爲大理而以司寇爲尙禮雖或云周禮乃劉歆所造是時尙未出然詩書與古禮不審無實也

讖未可信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五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爲尙禮雖或云周禮乃劉歆所造是時尙未出然詩書與古禮并與五行乖異未知其何說也

淮南子注

陳氏曰按唐志淮南子又有高誘志今本記題許愼注而詳序文卽是高誘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亦涿郡人也盧泉劉氏曰淮南一書漢許愼記上而高誘爲之注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官稱臣先儒說以爲愼注如洪景盧亦以爲許叔重注今按書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注明矣愚按高序稱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諏舉大義會遭兵災亡失書傳廢不尋修又云以朝脯事畢之間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爲之注解則此注乃本盧植所指授而誘爲之發明者也當以劉說爲正

孔叢子

大梁李氏曰孔叢子七卷世傳漢孔鮒撰嘉祐中宋咸嘗爲之注案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宋晁氏志疑孔叢子卽漢志孔甲盤盂而亡六篇然考師古注云甲黃帝史或云夏帝孔甲又史稱田鮒學盤盂書注亦云黃帝史然則謂鮒著盤盂者非也朱子以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案孔叢子一書或是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故至東京始行然其書淺陋不足採也

諸子似異而同

諸子語互相襲用如列子宋人有以玉爲柈者三年而成淮南子作象論衡作木射石事或作熊渠子或作養由基或作李廣卜河爲祟事或作昭王或作莊王與王隱一事或以爲齊威或以爲楚莊介子推事諸書互相出入似異而同諸如此類不可勝舉讀者但當領其大凡未足卽與詳辨是非也

論衡楚熊渠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

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鹿死不擇音

左傳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庶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己不擇所從之國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此句原有兩說然孔疏云下有鏖而走險急何能擇善音急之至也此句原有兩說乃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閑庶蔭之所不論音聲好惡服說非是六臣注誤引不可從也

鷸蚌

燕策蘇代曰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鉗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姚宏續注云諺語諺語皆協春秋後語作必見死蚌脯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協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兩必有死蚌兩謂鷸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

雞口牛後

史記曰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顏氏謂此是刪戰國策耳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傳寫誤也愚案延篤音義今不可復見雞口牛後自是韻語太史公當是改寧爲鷄尸無爲牛從兩句作韻語也若如今本國策仍爲口後字則介正不必云爾矣案今史記索隱作雞尸牛從

三鱣

范史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注云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似蛇一作鱓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爲鱓明矣愚案洪氏隨筆謂續漢書及搜神記皆作鱓字又引韓非說苑稱簡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已久今人沿習不變仍用作知然反者誤也錢受之注杜詩於三鱣下云蓋用楊震傳三鱣而兼取郭陸音釋已屬可識至引楊震碑辭云貽我三魚以辨懿德謂稱鱣稱鱓皆未得其眞者尤爲曲說吾未敢從也

樂廣傳

晉書樂廣傳載杯蛇角影事後世咸共傳稱宜無異議然不知實漢時應彬事也風俗通云劭之祖父彬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而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扈露彬後因事過至宣家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乃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此劭自述其祖父事時日姓氏左驗至明不知何忽乃冒爲樂令事晉書中如此類者正不乏也

犀角

東坡詩中往往用犀角字後人摘以爲語病愚案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注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又中郎集中如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角犀豐盈實有偉表童幼胡根碑銘云角犀豐盈光潤玉顏然則坡公乃有所本後人議之者妄也袁公夫人卽融之女范史列女傳所載袁隗妻馬倫者也又國策司馬喜稱陰姬之美其眉目準額權衡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東坡用犀角字似本此蔡中郎作角犀則用史伯語也

黯伯

晉書羊曼傳曼任誕頹縱好飲酒時人稱爲黯伯案黯當作黤顏氏家訓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飲酒誕節時人號爲黤伯此字更無音訓孝元常謂曰由來不識唯張衡憲（原注浙州刻史纂誤）見教呼爲噩羹之噩亦不知所出案俗閒有黤黤之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沓顧雖博物猶出孝元簡憲之下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今案晉書玉篇並作黯廣韻字黯下云伯羊曼爲黯伯蓋承玉篇之誤而於下黯字注云顏氏之說而云然也集韻類篇俱未訂正未詳其故

貫草詔書

古者簡質詔書雜用眞草三王世家褚先生曰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譔論次其眞草詔書編於左方
書人謂褚少孫補史記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如三王世家太史公本不及見三王後事徒以爲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可觀故爲作世家原未嘗闕也少孫見乃謂求其世家終不可得因遂補之殊失太史公本旨此眞所謂不知而作者歟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七年而成然其學有今之人至窮老盡氣而不能盡通者矣周官保氏及大行人之所掌漢則嘗官之所教是也自宋儒別爲小學之書以示人於是承學之徒但知彼之所謂小學而忘古者之自有小學名實既貿古學益衰六書曆算之說對之眞若面墻嗚呼是誰之咎歟

漢書本字

古書本字爲後人誤改不可勝數試以一二言之如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明妃之名漢書本作

檣亦作牆應劭曰名麾今乃作嬙亦非本字又漢志漕船五百艘師古曰艘古叟字本作叜從木他如驃騎爲票騎蒲桃爲蒲陶帛欄爲帛蘭此類甚衆姑舉其大槩如此

今本誤字

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几陽亭以亭在女几山之陽故曰几陽唐書沈香亭子本作子亭子學者小亭也柳公權傳嘗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是也今本誤改作亭子失其義矣如此之類不可詳舉大校讐之事豈復容易雖老於文學者猶或有遺忘而乃使不學者任之眞可歎也

隸書非始於秦

水經注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篆字文繁簫會劇務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卽程邈於雲陽增損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古州刺史傳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作隸字言齊太公[下殘]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錯簡間編

宋李秀巖稱鄭康成之言曰易詩書春秋簡長二尺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册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於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名之夫文字章句多寡不齊豈皆錯簡或傳寫者偶失其次則有之謂之錯簡恐未盡然也

班史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間編者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案此謂簡編前後間雜亡失次第亦猶錯間之意但未遺脫耳

石鼓文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案玉篇橐普到普刀二切囊張大也有包裹之義今之漁者類以木楊或箬葉作包覆魚入市當卽易所謂包有魚者也東坡石鼓歌其魚維魴貫之柳以包爲貫與包魚又別爲一義劉漁仲作何以檉之案石鼓文無檉字不知漁仲何所據

飯牛歌

呂氏春秋載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歌歌碩鼠也案詩有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等語自是寧戚意中事高說甚長必有承受漢書注應劭所引南山矸白石爛之詩或是漢人擬作亦未可定容齋隨筆議之恐非篤論

尺布謠

高誘鴻烈解序載尺布謠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此與史記殊別愚案好童童飽蓬蓬語與今俚語正同豈太史公以其文不雅馴從而潤飾之歟

赤鳳來

西京雜記賈佩蘭說戚夫人嘗以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豕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案此則趙后之歌赤鳳來乃宮中遺制非必爲宮奴赤鳳作也

大人賦語

李太白飛龍引云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兎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彫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詣颯如秋霜其辭詭

奇高妙不可方物及讀大人賦有云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睹西王母皤然白首乃悟太白所云蓋本於此

廣陵散

沈存中筆談云韓皋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毋丘儉輩皆在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曰廣陵散余謂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散亦是舊曲名未爲義耳案此論甚當但詳應璩書語恐廣陵散必叔夜所命文士傳乃云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臨命而作太平引恐無是理當以干令升晉紀作廣陵散爲正

何滿子

何滿子歌白樂天注云滄州歌者何滿子臨刑進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詩云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元白同時又最交好其說乃不

同如此未詳孰是

參撾

彌衡傳注臣賢案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參爲漁陽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甘反日知錄但引王僧孺庾信李頎等詩而云正七紺反未及辨正其非所未解也

鹽讀爲艷

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注鹽讀爲艷使歆艷之正義曰鹽艷聲相近歆艷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艷也案此則樂府之所謂昔昔鹽阿鵲鹽白鴿鹽神雀鹽等諸鹽字皆當讀爲艷容齋隨筆謂鹽者如今吟行曲引之類猶未盡其義也

度曲

班史元帝自度曲瓚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張衡舞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愚案瓚說恐尚未安玉篇度又過也度曲者或當如應說謂自作新曲而自歌之以次終其曲也即如張平子賦語亦云度終復位明言度曲既終然後更授其次則度字當作唐故切即次授之義亦當爲唐故音不得音大各反惟應說乃得音大各反耳恐顏說亦未必盡然也

舉白浮白

班史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灑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否也師古謂引取滿觴而飲飲乞舉觴告白盡否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案此則舉白浮白各自一義當分別用之

食酒

班史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今流

俗輒改作飲字失其眞矣

什器

史記注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也小顏云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器物故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器用相調度也

斛

古時之斛與今世絕異案班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鄭氏曰庣音條算方一尺所受一斛師古曰庣不滿處也古亦謂之桶史記平斗桶鄭康成曰音勇今之斛也或音統

轎

今世肩輿俗謂之轎嘗疑其名非古然自漢以來有之班史南王上書云輿轎而踰嶺服虔注轎音橋謂險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案今轎字俗作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蘢

班史韋賢傳遺子黃金滿蘢如淳曰蘢竹器受三四斗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我陳人不聞有此器滿蘢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小顏曰說文云蘢答也楊雄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爲蘢則筐籠之屬也或作盈乃盈滿之義其說亦通言蘢僧也滿蘢之義直謂是滿僧耳其說與蔡合吳斗南云方

投壺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惟欲其驍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瑨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一無所失今世能此技者其名亦頗衆多然精則斷不能如古人矣

棊

韋曜博奕論曰枯棊三百李善注邯鄲淳藝經云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案此與今制不同班孟堅奕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駰云投謂投瓊

也此又似是說樗蒲之戲而亦謂之奕想古者自有此通稱耳

投瓊律文亦謂之出玖

櫓窶

窶玉篇竹刮切廣韻丁滑切說文云穴中見也或云穴中出貌元微之詩櫓窶動搖妨作夢巴童指點笑吟詩案此當是櫓中穴如吳中俚語櫓墊之謂

笳

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作音先鼜儀注車駕住吹小笳發吹大笳笳即笳也通考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豈張博望所傳阿兜勒之曲耶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箏笙得之殆其遺聲歟杜以爲老子所作非也案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笳而九竅然則笳之體製應與觱篥相類今此器已不傳關東人有傳此器者狀類琵琶曲頸正與舊人所畫胡笳十八拍圖相似此或其遺製亦未可定繁欽稱辭防車子能轉喉引聲與笳同音註笳笳也愚案笳篥各器謂笳爲篥非是又傅玄笳賦序

光緒己亥在滬江觀會稽章碩卿大令藏書大令出示南昌彭氏所藏寫本畏壘筆記一册不分卷後有文勤手跋云此書九十餘則從曲阜孔氏移錄孔氏則從手稿傳寫者也聞有刊本未見云大令因問此書文勤言有刊本君見之否予時固未嘗見也及壬寅冬游廣州得此本繕刻至精計分四卷凡百八十餘則前有短序末署康熙戊戌七月十八日重錄則此爲最後定本孔氏所錄不分卷者乃未定本也以孔彭二家所未得見流傳之罕可知一旦得之喜可知也惜大令墓草已宿不獲告語爲可憾也又二十餘年爰取付排印以傳之戊辰八月上虞羅振玉

讀書雜釋

今一年・三期

漢初說經守師法人治一經經治一說無一人兼治數經一經兼治數說者自東京修明經術鴻生鉅儒負笈來遠方者闚臺石室之書多於天祿之舊班固綜其異同作白虎通義自後許氏之五經異義鄭氏之駁五經異義並尊於世唐藝文志別之爲經解類十九家蓋踵劉向五經雜義之書而爲之也宋以後箸錄之書多於前代理學家鑿空之談無復說經之法矣國朝巨儒輩出阮氏經解中所列若干家又經解未列而書可傳者亦十餘家然遵用古學則語多雷同旁及類書則義嫌瑣屑又近儒之通弊焉幼從 先大人治經好涉獵有所疑輒以私意志之眉額 先大人始怒訶之繼

而笑曰任汝所爲勝飽蠹魚耳久之自覺蹈雷同瑣屑之弊而家藏之書點汚已徧矣戊子己亥館揚州史氏治月令見高蔡之義間僭於康成作月令舊解異同讀洪興祖楚詞補注作楚詞校勘記未卒業而聞 先大人疾革匆匆卷篋歸柩稿散失過半癸丑四月粵匪犯六合之南關藏書燬焉就行篋所遺留者錄鄙說而覆勘之不復覺爲雷同瑣屑蓋向時因學而知其不足今廢學則自忘其醜則即是書之既棄之而復取之者亦可見予學之不殖將落乎然以是志先澤焉則固當過而存之矣咸豐十一年歲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徐鼒自叙

周易
童牛之牿 信及豚魚
蔽既平 寘于叢棘
百穀草木麗乎土 曰事遄往
其人天且劓 其形渥
艮其輔以中正也 日中則昃
天際翔也 得其資斧
鼓之以雷霆 四句 乾知大始 二句
吉凶者貞勝者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天地絪縕 其於人也爲寡髮
易逸象雛爲牝牛 桑衰即桑衰
卷二
尚書
平秩南訛 方鳩僝功
異哉 重華文命
黎民阻飢 明試以功
藻火粉米 草木漸包
蠙珠 東迤北會于匯
周書曰哺其耆長 予顚隮
三垣同坪 王亦未敢誚公

景員維何
卷五
三禮
芹菹
黑羔裘
玄冕
九載
石室
五歲一豝三歲一肩
豜毛牛羣羊豕豵
恭敬撙節
不離禽獸
酷酢
鶉
攻駒
石室
入戶奉扃
斂於無形聽於無聲
若不得謝
恆言不稱老
奉席如橫衡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子卯不樂
叔譽即叔向
宿離不貸
躬耕帶耜
草木萌動
審端經術
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桃始華
奏拜
卷六
三禮
還反
猶之于參保介之御間
卿諸侯九推
王命布農事
則雨水不時
炎風暴雨總至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倉庚鳴
以大牢祠于高禖
角斗甬
天子乃鮮羔開冰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田鼠化爲鴽
天子始乘舟
發倉廩
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戴勝降于桑
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命國難九門磔禳
卷七
三禮
王瓜生
其器高以粗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賛桀俊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薙草死
笛
遊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擇元日命民社
乃禮天子所御
寢廟畢備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
游始生
句者畢出
倉庚鳴
以大牢祠于高禖
天子乃鮮羔開冰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田鼠化爲鴽
天子始乘舟
發倉廩
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戴勝降于桑
具曲植籧筐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
天子乃以彤弓矢發諸侯
命婦成絹
蠶事既登
分繭稱絲效功
天子乃以彤弓矢發諸侯
命婦成絹
蠶事既登

毋躁　百官靜事毋刑
則雹凍傷穀　昏火中
溫風始至　蟋蟀居壁
腐草爲螢　命澤人納材葦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　百二目錄　六　金陵叢書續氏校印
以掊養氣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神農將持功　可以美土壤
則穀實鮮落　則風寒不時
爲來歲受殃　三老五更
庭燎之百　士鼓簧耕
等宗祭水旱也　直以白茅
瑣瑣姻婭　
卷八　
春秋傳　
芟夷薀崇之　蘾
尨涼　辛伯諗周桓公
次于鄗北　瓊弁玉纓
同官爲寮　仲述即仲遂
屈蕩戶之　晉郤至如楚聘
告之話言　晉人角之
輔躁　或叫于宋大廟

諸講出出　百二目錄　七　金陵叢書續氏校印
自暮至于幹曖無違命　溫利生孽
鄉有子醬　季氏介其雞
重黎　哲帖
如魚貫尾銜流而方羊裔焉
道路以目　幽滅於戲
九京　訊申胥
然則齊紀無說焉　賢繇公也
蹀階而走　萬者何
噭然而哭　
卷九　
爾雅　
蓋割裂也　是則也
縟綏也　宛中宛邱
水草交爲淖　岸薛其大者蘋
茶苦菜　出隧遂蔬
熒火即焰　豬獡
貙貓　鼩鼠
牝馬謂之草馬　狗爲食犬
卷十　
孝經　
上下有別

抑與之與
文獻不足故也
始作
犁牛之子
惹
關子我謀爲宰子我
子之迂也
畀善射羿盪舟
鄙哉硜硜乎
涅而不緇
鄉原
楚狂接輿
朱張夷逸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季隨季騧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爲高昭子家臣

卷十一　孟子

曾是以爲孝乎
蒂自既滯而往者
公冶長
禱爾于上下神祇
苗而不秀
其言也訒
顏淵死
荷蕢
遠人謂顏臭
郷原
以杖荷蓧
播鼗武
匿以別矣
使虞敦匠事嚴
泄泄猶沓沓也
西子
不能五十里曰附庸

先簿正祭器　高叟
呼於垤澤之門　萬子即萬章
邾鄒　孟子脫文
孟康誤爲孟子
卷十二
夏小正
取荼　秀幽
呂覽
甘雨至
荷蕢
遠人謂顏臭
監明之子封於鄧
倘書中候
老子
谷神　不穀
輻重
楚詞
荷裯　女歧
巷
史記
鯀　伯鯀即伯益
會人　野雞
司馬貞史記補
庖犧女媧　天皇十二頭

漢書
鷺路龍鱗　桂華美芳
志古文識字　文册害
册桐好逸　人輕心揚
格五
後漢書
蔡邕傳云三互法　崔駰傳注云非熊非羆
晉書
于干郡鄰
水經注
萬城
卷十三
說文
艾乂哎忿　說字兼說釋談說兩義
足部多部無跡字　笑字从夭不从犬
佛字以隱蔽爲義　厲旱石也漢書注誤作阜
烶謂爲賴　厲讀爲烈烈裂連刺
溜溜溜　鎦即劉字
劉或从卯　巳已無兩字
說文引經不一家　鈞古韻字
妥即綏字或體　爭即丞字
卷十四
鐘鼎彝器款識
諸旅爲敕字說
後漢人謁敕爲勑　旅字借爲祗屬字
漢碑
假閑遐遏省字　醵錢
文選
揚雄甘泉賦　司馬相如上林賦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射干有二
司馬相如封禪文乎字　稽康養生論豚魚解
雜記
庾信對燭賦　庾信小園賦
溜字活用　剋字不見經傳
當家　說文無嶺字
杜詩船字作衣領解　晉時關差名目
到船過船爲古語

周易　六合徐　鼒

童牛之牿

說文告部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今本僮作童按九家易鄭志虞氏易僮俱作童是也釋名釋長幼云牛羊之無角者曰童楊雄太元經云童牛角馬明童牛者無角之稱又今本告作牿釋文引劉歆注云牿之言角按牿爲牛馬牢非角也九家易虞氏易作告與說文同鄭本作梏謂施梏於前足是也鄭志冷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異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令大畜六四施梏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今按童牛無角施梏於前足亦與許氏義不相背則告梏俱會意轉注之字今作牿者非也

信及豚魚

爾雅翼曰河豚每三頭相連號爲一部諺云得一部典一裨冬至日輒至應中孚十一月卦信及豚魚河豚也解最新奇

祇既平

易坎卦祇既平釋文云京本作禔虞仲翔注亦云禔安也說文示部云禔安福也引易曰禔既平據叔重仲翔說知孟氏本作禔也王弼作祇祇與禔吉字通復卦無祇悔釋文云王肅本作禔

金陵叢書　蔣氏收藏印

金陵叢書　蔣氏收藏印

九棘鄭康成註云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諸圜土者殺故曰凶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坎爲叢棘又爲法律按周禮王之外朝左九棘右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虞翻注易坎卦寘于叢棘云坎多心故叢棘獄外種九棘故稱叢棘是九棘不獨外朝有之矣蔣按仲翔獄外種九棘之說經典雖無所攷而漢唐閒說經者亦羣以叢棘爲外朝之左右周官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司寇公卿議於其下害人者加明刑任之以事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也劉表作示棘惠寘于叢棘云眾議於九棘之下范甯引易作繼示於叢棘云古疑獄三年而後斷又後漢陳龍上疏云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說苑相同蔣謂外朝九棘周禮列之秋官則爲聽獄之所無可疑者不獨王制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一語足爲證也

百穀草木麗乎土

說文艸部離艸木相附麗土而生从艸麗聲易曰百穀艸木離於地今作百穀草木麗乎土按虞氏易作麗乎地釋文云王肅本作地又一切經音義引作麗於地經典皆以天地對言則此當作地王弼本妄改之耳又草古皁字今爲艸木字

曰事遄往

說文辵部遄往來數也从辵耑聲易曰曰事遄往今文曰作已按廣雅釋言云已曰也知曰與已通釋文云曰本作以知古本亦作以已皆得通曰也虞翻本作祀事遄往注云祀祭祀坤爲事訓二也張惠言曰二簋用享故舉祀事又注云祀舊作已也知虞氏所見本亦有作已者矣

其人天且劓

宋胡瑗謂易睽卦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額爲天雖馬融虞翻舊注如是而他書更無可證案書天字作丙而字作兎形本相近故而誤作天也而爲彫之省漢書高帝紀彫以上請之注引應邵曰輕罪不至於死完其彫鬼故曰彫又曰彫字从彡髮膚之意也後漢書陳寵傳注亦曰彫者輕刑之名也薛又按說文曰而頰毛也故省彡亦通

其形渥

易鼎卦其形渥九家虞氏作其刑渥九家注云渥者厚大言罪重也既覆公餗信有大梟刑罰當加无可如何也虞注云謂四變時震爲足折入兌故鼎折足兌爲刑渥大刑也鼎折足則公餗覆言不勝任象入大過死凶故鼎折足凶鄭氏作其刑剭注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贓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注云屋讀爲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又漢書敘傳下述袁紀底剭鼎臣注引服虔云底致也周禮有屋誅故以正中也是虞本自作正中不作中正張惠言據今本集解乃校書者以意改也

龍通然云剭者厚刑謂重誅也則於九家虞氏之說猶合若王弼改刑爲形而以渥爲沾濡之貌也殆謬妄無足道矣

易艮卦六五象詞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朱子本義曰正字淡文叶韻可見蓋以孔疏有位雖不正以居得其中故不失其正之言其解正字以中字爲義復用韻叶之遂疑正字爲淡文爲謂以中正也當作以正中也集解引虞注云五動之中故以正中也解謂中正誤爲正中不知今本集解乃校書者以意改也

日中則昃

易豐卦日中則昃釋文云昃孟本作稄左定十五年傳日下

及殺梁作日下稷音同假借之字也緯書多用此字中候握河紀胤明禮備至於日稷孝經鉤命訣日稷而赤光起注炎云稷穊爲側郡閻頌勑勞日稷兮蓋川古語也引伸其義亦得爲獨用之字揚子太玄應君子應以大稷注云稷側也呂覽下賢篇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注云稷不見之也不見亦與日昃之義相近也

天際翔也

易豐卦天際翔也孟氏作天降祥也鄭亦作祥姤按作祥是也左傳十六年傳是何祥也注云吉凶之先見者疏云吉之先見謂之祥惡事亦稱爲祥故昭十八年傳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是卽惡祥之說也

李鼎祚集解引干寶注亦同此義較王朔說實長

易旅卦得其資斧釋文云資如字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

得其資斧

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也漢書王莽傳下司徒尋初發長安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遁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注引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敍傳下述荊燕吳傳曰雖戍東南終用齊斧注引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齊天下也蔡邕太尉橋公碑爰將度遂亦由齊斧陳琳檄吳將校部曲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寄齊斧注說太同易釋文惟沈約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九年丙申詔曰未勞資斧與王氏本同姚按李鼎祚周易集解旅卦引虞翻注云離爲齊斧故得其資斧巽卦引虞翻注云巽爲齊斧故喪其齊斧是虞本旅卦爲資斧巽卦爲齊斧亦引巽卦文非旅卦文則或資斧齊斧義各有當也又按說齊爲齊良是卦例上爲宗廟集解引荀爽曰所云喪其齊斧較然不同又王弼傳軍龍師旋亦告於廟還斧於君故喪齊斧正如其故不執臣節則與旅之資斧迥別不得以此而溷彼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繫辭上傳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注云雷霆震巽長風巽雨兌也日離月坎寒乾暑坤也運行往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一寒一暑也

惠定宇周易述疏之曰震爲雷艮爲雷艮爲廷廷與霆通巽爲風兌爲雨謂兌澤爲雨祭義云天時雨澤是也知兌爲雨者昭元年春秋傳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賈服之義以雨屬西方兌正秋西方之卦蹇注小畜自我西郊云兌爲西雨生於西故知兌爲雨也離爲日坎爲月乾爲寒坤爲暑鼓之潤之日月往來寒暑相推皆八卦相蕩之義王引之經義述聞駁虞義曰霆艮雨兌寒乾暑坤者以上文言八卦相蕩非此則八卦不全也然偏攷書傳無以霆爲艮雨爲兌者疾雷爲霆不得分以爲二說卦曰雨以潤之此曰潤之以風雨雨皆

謂坎非謂兌也傳意但以雷震爲震風爲巽雨與月爲坎日爲離而艮兌則從其略孔穎達本震爲電（案才按釋文引周云電疑爲雹）云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直云震巽離坎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備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象傳曰山下有風山下有雷又曰澤中有雷澤上有風則山爲雷震風雨所自出言雷震風雨足以該山澤矣何須以澤爲雷震風雨所自出言雷震風雨艮兌備八卦之數乎寒暑亦謂坎離易通卦驗所謂坎主冬至離主夏至也虞氏以說卦有乾爲寒之文遂爲寒乾暑坤不知乾道坤道下文始言此則但言坎離非謂乾坤也異坎離不言艮兌乾坤則非無據謹按說卦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煊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艮兌乾坤直舉卦名更不假象明是此處之例且雨潤既係之坎不應此處又屬之兌至艮之爲震惠氏以字與廷通然假象須有至理不得以形聲通假之例無端牽合張惠氏惠言以艮爲倒震之象謂雷自上反又云雷動於下震擊於上亦似從而爲之辭九家易說卦注云雷與風雨變化不常而日月相推遞有來往是以四卦以義言之天地山澤恆在者也故道說名矣孔穎達正義曰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嘉按王氏述聞一書其說易多駁虞說亦未盡通乎虞氏之例故排擊處義多拘泥然此條本孔氏正義謂傳詞直言震巽坎離不言艮兌乾坤則非無據謹按說卦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煊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艮兌乾坤直舉卦名更不假象明是此處之例且雨潤既係之坎不應此處又屬之兌至艮之爲震惠氏以字與廷通然假象須有至理不得以形聲通假之例無端牽合張惠言（何按焦氏循易通釋注述之佚張）曰陽稱大資始未來故曰知神以知來也承天成物故曰化也細玩惠張二君之說理大物博唐以後說經者所萬不能逮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釋文引姚信本作貞稱惠棟易繫詞下傳吉凶者貞勝者也釋文引姚信本作貞稱惠棟

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成物故化化故知坤稱化謂遘即垢也時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承乾而作樂天地訢合故和爲天地之合也又張惠言述虞氏義二此而百化興焉蓋據此傳爲言而云天地之和也先王法之以

始大戴禮天圓云曾子曰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陽施而陰化故知坤稱化謂遘即垢也時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承乾而作樂天地訢合故和爲天地之合也又張惠言述虞氏義二此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玉燭以爲互相備也此二說足以證玉氏所言之不謬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易繫詞上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孔疏曰初始无形未有營作故但云知也已成之物事可營爲故云作也望文生義說殊淺陋李鼎祚周易集解於乾知大始句引九家易曰始謂乾元氣萬物資始坤化成物（按釋文引姚信本作廣化翻化）句引荀爽曰物謂坤任育體萬物資生惠定宇周易述本之爲義引仲山甫其注云大始元也復以自知故知大始坤稱化承乾而成物故化成物此天地之合也其疏云乾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釋詁云元始也董子對策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故知大始元也元初九也繫詞下曰復以自知故知大

周易述從姚作稱引考工記注杲昭晉語注以爲古文通之證鄭謂勝稱古文自通然說易則不當以稱字爲義此自以虞注義爲長虞注云貞正也勝滅也陽生則吉陰消則凶者也張惠言曰陰生滅陽陽動貞之其義是矣勝即陰勝陽陽勝陰之義虞云滅者引伸字義謂陰勝則滅陽也古訓詁簡直多類是凡滅國稱勝國亦此義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易繫詞曰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庶幾翻易注引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也義疏云庶庶幾也今論語作子曰回也其庶幾也今論語作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也爲寡髮

庶幾也朱子集注云庶近也言近道也按爾雅釋言庶幾尚也又云庶幸也釋詁云幾近也則集注當作庶庶幾近也庶幸也庶幾近也

金陵叢書 許氏校印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勳於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觀二傳用庶幾字皆言其爲可造就之材似不足盡顏氏子亟按虞易注云幾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如此解論語則顏子以知微之神妙而能安貧樂道較賜也億屢中之明爲高遠矣假可爲聞一知十聞一知二作一證據

天地絪縕

易繫詞天地絪縕釋文云縕一作氳說文壺部云壺壺壺壺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易曰天地壺壺張氏復古編云壺从壺吉於悉切吉凶在壺中不得泄也葢按

金陵叢書 許氏校印

許氏於壺字下云不得泄凶則壺字爲不得泄吉可以意推復古編之說是也漢書文選或作烟熅蓋壺壺古字烟熅爲今字絪縕又烟熅假借之字朱子本義謂絪縕交密之狀是從系爲義不知此假借字不得據爲義也郭忠恕汗簡云古周易縕作壺與說文同是不安也鬼氏以絪縕爲古文可謂無知而安作矣又氳氳亦俗體字漢以前所無德明所收亦是當時俗本

其於人也爲寡髮

易說卦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引鄭康成注作宣髮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云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髮非也蓋宣髮是也又宣寡形近亦易相譌劉向列女傳衛宣夏夫人與傳中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義例相同作宣者形近之譌耳衛宣夫人事具見毛詩左傳豈貞順傳中人哉

易遂象離爲牝牛

易遂象離爲牝牛虞仲翔陸德明經典釋文載易九家遂象離後有一爲牝牛虞仲翔不以爲然故說易皆主坤爲牛然左昭五年傳卜楚邱曰純離爲牛則不獨九家遂象有之又荀爽離卦注云牛者土也生土於火離者陰卦牝性故曰畜牝牛吉矣干寶革卦注云離爲牝牛離爻本坤黃牛之象也禮坊記東鄰殺牛注亦云離爲牛是鄭氏亦以離爲牛矣惠棟曰離一陰居二陽

金陵叢書 許氏校印

之閒中美能黃故六二謂之黃離牝牛之象姚謂牛本坤象離之二五即坤之二五故離亦牛象仲翔之說泥矣又仲翔注睽言卦其牛觀云四動畫坤爲牛爲類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觀離上而坎下其牛觀也姚謂睽四既動則離坎象俱不見不得云上下爲觀且坎亦無牛象也此蓋據卦體不動而言則豈有兩離象離上而離下故曰一低一仰也

案裒卽宋裒

徵異錄戴歷朝異姓有案姓普人有案裒音森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姓名目按今集解中只有宋裒無案裒世本有宋裒注樂緯有宋裒註是劉表部下人無所謂案裒者當是宋字刻訛爲案作徵異錄者妄采之耳

金陵通書 蔣氏校印

尚書　六合徐　鼒

平秩南訛

尚書平秩南訛羣經音辨人部引書作平秩南偽漢書王莽傳以勑南偽史記索隱作南爲曰爲依字讀孔安國彊讀爲訛阮氏元段氏玉裁皆謂古文本作偽故索隱謂安國彊讀今書經作南訛史記作南謂皆依衛包所改也竊謂偽爲之作謂訛皆古音古字之通叚不必定是是後人改字周禮鴻相氏鄭注亦云仲夏辯秩南謂賈疏以爲據尚書大傳則鄭亦讀作謂矣蓋謂字本兼有數義故爾雅三見其義偽字亦兼有兩義南偽之偽爲字之叚借也訛偽之偽本字本義也雖經音辨亦曰偽化也音訛方鳩僝功

說文孟部迷斂聚也从孟求聲書曰冀迷厥功从人彝聲讀若汝南淯水虞書曰殏救僝功所引異者漢經師多口授所傳不同爾雅釋詁云鳩聚也迷亦訓聚音義相通救又叚借之字也僝僝皆僝之省文史記作聚布者以訓義改字也

異哉

說文廾部異舉也从廾田聲虞書曰岳曰異哉今文同釋文云鄭音異孔王音怡皆不言其義偽孔傳曰已也退也正義曰異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疏按孔傳以已爲已會意不知異字以廾爲義廾竦手也竦手有舉意从已所以諧聲耳集傳曰已廢而復強舉亦是用說文義但不知已爲諧聲故兼用孔傳而強爲之解也

高誘注呂覽以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天乙爲湯名以伯益爲皋陶之子與曹大家列女傳注鄭康成詩譜中候苗與說張守節史記正義各書並同

黎民阻饑

隋薛元卿高祖頌民字多作萌如因底萌之子來黎萌無阻飢之患按民氓萌明古字通用音近之叚借也呂覽高義比於貧萌注云萌民也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云萌一作甿漢書陳勝項籍傳賛集注引如淳曰甿古萌字又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猶去病傳及厥眾萌注云與甿同又管子山國軌謂高之萌曰韓非子難一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文選上林賦以贈萌隸長楊賦遐萌爲之不安注太引章昭云萌民也成陽靈臺碑以育苗萌楊震碑凡百黎庶亦叚借萌皆以萌爲民隋時文人猶多用之至衛包古文尚書多以俗字改古字庶韶更界甚之以俗音而聲音訓詁之學不可明者始多矣

說文言部試用也从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舜典文同益

稷作明應以功按龕稷正義云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
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應納謂受取之應謂在羣眾
按左氏僖二十七年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王符
潛夫論亦引作試與左氏合知尚書本皆作試正義所言乃
僞孔聿耳
藻火粉米
說文玉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喿聲虞書曰璪火黼米
今作藻火粉米釋文云藻本又作澡粉米說文作黼黻徐米
作絲音米按藻即藻字璪藻繅繰古人假借通用之字黼部
黼袞衣黻粉也从黹分聲衛宏說米部粉傅面者也上古
字亦後人所加說文米部無此字糸部絲細文如蜜細
米也从糸从米米亦聲則徐作絲是也
卑木漸包
說文艸部解漸字云艸蔕包也書云艸木漸包今書作漸包
引書作攝者當是古文本粉字鄭注粉米白米也其證也黻
孔傳訓漸包爲進長釋生釋文云漸本又作蔕草之相包裹
也包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是釋文不以孔傳
爲然而據季長說駁之也按此以季長叔重義爲長僞孔傳
訓爲進長乃望文生義今文作漸或後人以進長之訓而妄
改之非古文也又尚書大傳微子之命曰微子將往朝周過

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蔕蔕禾黍之蔓蔓也歌曰麥秀蔕兮黍
禾蔓蔓兮狡童兮不我好仇今文選注引大傳作麥秀漸漸
兮禾黍油油亦是據他書改大傳之本文也
蠙珠
說文玉部玤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玤珠玤珠之有聲蠙夏
書玤從蟲作蚌按釋文云字又作蚌蟲部蚌蜯大蜡
也與玤異義云蚌者當是玤字之譌大戴記保傅篇玤珠
以納其間注云玤亦作蠙漢書地理志淮夷蠙珠鼈魚注云
蠙字或作玤俱可爲說文之證
同或作爲匯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作于匯史記夏本
紀亦作于匯坊本作爲匯沿葺鼎書傳而誤
周書曰咈其耆長
說文口部咈違也从口非聲周書曰咈其耆長今周書作商
書此云周書者當是周有天下後錄得然漢以前書無標目
讀者隨其義舉之故說文於舜典謂之厥書或謂之夏書或謂之唐書禹貢或謂之禹
書或謂之夏書或直謂之禹貢無達例也
予顛隮
說文足部躋登也从足齊聲商書曰予顛躋躋通作隮孔傳
曰顛隕隮墜也孔疏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從下而墜王肅云隮
溝壑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爾按訓隮爲墜於義未全爾雅

釋詁辟陛也公羊傳曰辟者何陛也又小爾雅廣言云顚阯也辟陛也方言云辟登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辟漢書五行志云辟登也檢經傳辟字俱訓爲升則顚辟者謂方辟之時而顚從上而阯其象更危也此當從說文訓較孔傳爲善也又阮氏經籍纂詁載馬注云隮猶墜也釋文正義俱無此語未詳所據

三壇同墠

蔡邕獨斷云周祧文武爲祧四時祭之而已去祧爲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壇謂築土起室（馬融亦云）

土壇謂築土而無屋者也周有七廟則武王時太王爲皇考王季爲王考文王爲考皆有專廟不在墠墠之列且周禮蒼璧禮天事祖考亦無植璧之禮何金縢云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墠同墠三墠三墠亦非合祭王季文王也弟以爲此禮之權宜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周公無祭於廟之禮今因爲王禱疾故用墠墠者何也太王王季文王不可以同墠三墠同墠爲墠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也弟以爲此禮之權宜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周公無祭於廟之禮今因爲王禱疾故用墠墠禱祭之禮三墠同新禱之義三墠示有別也同墠示有親也故爲三墠同墠也爲墠於南方北面者何也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墠故周公立墠上對三王也按穎達說是也蓋公方秉圭册祝若高下地殊非所以達神聽此爲墠北面可以驗爲墠禱祭之禮也植璧者何也古以璧爲重器不輕用之禱於神則用故有埋璧於地投璧於河周禮祼圭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以祀先王旱既太甚之章曰圭璧既卒下云自郊徂宮又云父母先祖知禱祭之時父母亦得用璧也孔傳云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蓋以璧爲禮天之物今假三王致之於天而請命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義亦相通又正義曰大除其地則顯別於三墠之墠疑於墠外別立一墠但其尺寸遠近無故下別言之按經文既云三墠同墠又云爲墠於南方北面於中爲三墠周公爲墠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作東門之墠釋文云墠本作壇孔疏云墠徐音善也孔傳云因太王王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禮記爲墠位向國而哭釋文云墠又祭法鄭注墠之言坦也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明文難質言之耳（郝又按墠壇古字通用詩東門之墠字異而此墠字則顯別於三墠之墠疑於墠外別立一壇但其尺寸遠近無

金陵叢書 將氏校印

以祀先王旱既太甚之章曰圭璧既卒下云自郊徂宮又云父母先祖知禱祭之時父母亦得用璧也孔傳云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蓋以璧爲禮天之物今假三王致之於天而請命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義亦相通又正義曰大除其地而顯別於三墠之墠疑於墠外別立一墠但其尺寸遠近無故下別言之按經文既云三墠同墠又云爲墠於南方北面於中爲三墠周公爲墠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作東門之墠釋文云墠本作壇孔疏云墠徐音善也孔傳云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蓋以璧爲禮天之物今假三王致之於天而請命故植璧於三王之坐義亦相通又正義曰大除其地而顯別於三墠之墠疑於墠外別立一墠但其尺寸遠近無

曰墠猶坦武梁碑前設礿礿墠作礵礿礵蓋古字得通用也禮記爲墠位向國而哭釋文云墠從單亶單古今字也天保俾爾單厚王符潛夫論引作亶厚周頌單厥心箋訓爲厚故用墠墠者何也太王王季文王不可以同墠三墠同墠爲禪神之也墠可作禪之義三墠示有別也同墠示有親也故爲三墠同墠也爲墠於南方北面者何也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墠故周公立墠上對三王也按穎達說是也蓋公方秉圭册祝若高下地殊非所以達神聽此爲墠北面可以驗爲墠禱祭之禮也植璧者何也古以璧爲重器不輕用之禱於神則用故有埋璧於地投璧於河周禮祼圭

引作亶厚周頌單厥心箋訓爲厚故用亶釋文云墠本作單（關雎釋文引韓詩天保釋文引作亶厥心盤庚誕告用亶釋文云亶本或作單史記魯世家作亶荀子關雎篇作單）光武帝紀下注云墠謂除地而祭改墠爲禪故漢禮樂志墠字亦作禪也然則禮所言墠墠者何以別也曰墠墠均先除地除地而築土爲封則曰墠除地而不築土爲封則曰墠凡除地皆可云墠故東門之墠毛傳云墠除地爲場又公羊宣十八年傳墠帷何休學曰掃地曰墠知凡除

地皆可云埠故說文土部解埠字云祭墠場解埠字則云野土也不更言祭蓋墠埠雙舉則墠與埠別若單舉一字則墠與埠通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郊特牲曰祭天掃地而祭不更言壇是亦單舉可通用之例也

王亦未敢諴公

說文言部譙嬈譊也从言焦聲讀若嘵諴古文譙从肖周書曰亦未敢諴公今孔傳訓諴爲讓與史記諴讓項羽英布諸文同又方言七譙讓也齊楚宋衛荊陳之閒曰譙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譙讓又一切經音義二十引蒼頡云譙呵也亦嬈也譊訟聲也上文解譊字云恚呼也知嬈譊之訓本古義也

金陵叢書 楊氏校印

康誥

詩譜疏引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孔傳亦曰康畿內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又史記衛世家注引世本云康叔居康康從康徙衛宋裴注云康叔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虛定昌之地畿內之康未知何在也漢按左傳命以康誥命以唐誥唐爲國名知康亦國名也管叔蔡叔霍叔同是一例蔡霍亦國名也詩譜疏又云或者康誥也康序鄭注曰但封之之始即曰命以康誥安得云誥法邪且康爲誥法管蔡霍亦曰誥法乎望文生義不如解爲國名之得也

帝乙

周人以諱事神周尚文也夏殷尚實則不然桀名履癸湯亦云予小子履是天子諸侯同名也尚書中候契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又按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即主癸之妃所生之湯也殷以生日爲名同以乙日生同名湯蓋元孫之孫親絕得同名也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之帝乙六世王同名

弗忌詢事考言

詢尚不忌于凶德

說文言部碁忌也从言其聲周書曰上不碁于凶德今作爾

倘不忌于凶德按倘上通碁當是忌之古字也又左傳夏父弗忌禮記作碁當是碁之叚借

金陵叢書 楊氏校印

其勿以憸人

說文言部譣問也从言僉聲周書曰勿以譣人今作其勿以憸人按心部憸憸也憸利於上佞人也與馬注憸利佞人也義合此作譣問也問與聞通此譣人爲聲聞過惰之人家人其惟吉士乎釋名釋言語云吉實也有善實也盡聞與實善相對爲義也

在後之倒

說文言部調共也一曰諒也从言同聲周書曰在夏后之調釋文云馬本作詷曰共也禮記祭統注同之言詷旁作同嘏按季長叔重訓詷爲共蓋云在後人之共之詷言旁作同嘏

同心同力敬迓天威耳后遝後夏字或衍文近儒曲爲之解
夫古義難明義當闕强作解事亦無謂也
太保承介圭
說文玉部玠大圭也从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一作圭今周
書無此句顧命作太保承介圭按詩崧高錫爾介圭箋云圭
長尺二寸謂之介爾雅釋器注作錫爾玠圭
截截善諞言
說文言部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
曰友諞佞釋文云截馬云辭語截削者要也諞音辨馬本作
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佞之人按爾雅釋訓便便辨也論
語鄉注便辨也皇疏便佞謂辯而巧也公羊定五年傳注作
友辯佞遵諞爲本字本義辯爲義近通用之字便偏爲音近
假借之字見周官鄉注史記索隱莊子人間世釋文漢人師
傳不一各以所見本箸之篇故公羊傳作翩翩善蜵言說文
戈部作翾翾巧言
祖甲返
說文辵部返還也从辵从反反亦聲商書曰祖甲返徂春秋
傳返从彳今文皆無說文自序云書孔氏蓋孔氏尚書古文
有此語今則佚耳又今春秋傳返多作反無从彳者此亦古
文也

詩　六合徐　鼒

左右流之

詩關雎左右流之傳云流求也此本爾雅釋言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供荇菜必有助而求之者訓左右爲助義同說文說文無佐佑字左右卽今之佐佑字也集傳云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陳啓源曰訓爲無方則於義難通矣朱子以芼爲熟而薦之夫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

薄污我私

詩葛覃薄污我私王肅公曰污烝按曲禮爲長者糞之禮亦除糞曰糞也古人此種字法不可枚舉

實彼周行

詩卷耳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傳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當周之列位此非毛氏一人之說而集傳云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其意以爲婦人不與外事也無論夫人內助之義后妃思其君子求賢審官此其意無惡於聖人卽果爲牝雞司晨之事亦豈能反古人有據之義而臆斷其有無乎按左襄十五年傳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學於聖門之弟子說亦與左氏同是周人言詩者以周行爲列位也淮南傲眞訓云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注云言采采卷耳不精不能以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成其道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是漢人亦以周行爲列位也唐宋人承用舊說未之有改自呂大鈞訓爲周之道路東萊讀詩記取之集傳遂有不能復采眞之大道之說陳啓源毛詩稽古篇云婦人思夫之詩如伯兮爲生不足爲異后妃身爲小君母儀一國且年已五六十原注云無逸文云亦嫌乎

至大東則當用劉向九歎征夫勞於周行爲義觀王逸注引詩苕苕公子行彼周道可知矣

葛藟縈之

說文艸部藬艸旋貌也从艸榮聲詩曰葛藟藬藬之今作縈毛傳曰縈旋也與說文義同爾雅釋草云苹蘋藬之榮是藬爲正字縈爲叚借之字釋文云縈本又作榮按作榮誤也說文無帶字

說文言部誃詭言也引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斯羽誃从多則餤爲本字誃叚借之字叔重所見本不同義皆通也桑柔篇甡甡其鹿傳曰眾多也孔疏云甡即誃字

王室如毀

詩王室如毀說文作燬後漢書注引韓詩作燬薛君章句云燬烈火也釋文云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晉貨字書作燬或從此方俗訛語也據說文云楚人名曰燬齊人曰燬吳人曰燬此於義殊疏

有意義而未明統與緫之爲數若何朱子集傳則云未詳可闕闕疑究未能相說以解也按王念孫廣雅疏證戴子引之說曰絨訓爲緫本於爾雅蓋取界域之義三章文義實不當數相合統之數今失其傳按釋文云統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統即西京雜記之緵突如此疏解明白暢達段玉裁謂此傳數字當讀數罟之數五總猶俗云五族也於義殊疏

一豆之食說文作稬正與俗紀爲稬正字叔重所見本不同義皆通也史記孝景紀令徙諸侯王食租稬索隱引漢書王莽傳云緩八十總也史記孝景紀令徙諸侯王食租稬索隱引漢書王莽傳云緩八十總也注漢書王莽傳云緩八十總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爲紀俗紀爲稬俗稬爲緩緩俗緩爲稬

幽風九戰所同注引韓詩作燬薛君章句云燬烈火也釋文云燬齊人謂火曰燬郭璞又晉貨字書作燬或從此方俗訛語也據說文燬从火毀聲火部曰燬火也从火貴聲貴部曰毀缶破也从土从殳殳亦聲二字音義各別

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云緩八十總也史記孝景紀令徙諸侯王食租稬索隱引漢書王莽傳云緩八十總也注漢書王莽傳云緩八十總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爲紀俗紀爲稬俗稬爲緩緩俗緩爲稬

絲衣七緵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云十總之布一緵也正與俗紀爲稬之緩俗緩爲稬之稬俗稬爲緵之緵俗緵爲稬之稬俗稬爲緵之緵俗緵爲稬之稬俗稬爲緵之緵俗緵

書阮氏揆勘記陳氏鄭箋改字說均謂臧氏此條舛誤是也
蓋遬即速之譌狼跋詩作速傳訓爲跲與此傳同知此經文
本爲速字遬陸皆形體之譌爾雅釋文多漢以後
俗字是也康成叔重皆大儒於古人讀不專一說擇其善者
从之故詩箋與說文多兼用魯齊韓三家詩讀速爲嗾許鄭
從三家爲訓也陳喬樅改字說曰玉篇口部嗾嘼鼻詩曰願
言則嗾吳部嘼鼻體肰都計切以口嘼气本作嗾此即申說文悟
解气之訓嗾爲鼻嗤气而字从口者口鼻气同出也故說文
二字訓有不同且以速爲欠肰是內則嗾欠複突蓋按此說
甚是正義引王肅云以毋遣往加之則速劫而不行跲與劫

音義同合狼跋傳肰王肅說參之知毛氏作速無疑崔靈恩
之說非毛義也唐石經以下經傳皆从口作嗾是用鄭慶毛
不知鄭箋雖多與毛異義而不輕改經字故有讀當爲某讀
如某讀爲某之例今諸家據箋改傳展轉訛謬於是改跲爲
肰而鄭氏之例不明矣
深則厲
說文水部砅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砅砅濿砅或从
厲今詩文作厲毛傳曰由膝以上爲涉以衣（爾雅注云揭衣褰裳）涉水
爲揭褰膝以上爲涉褰帶以上爲厲褰膝以下
爲厲謂由帶以上也爾雅釋水云以衣涉水爲厲褰膝以下
爲揭褰膝以上爲涉褰帶以上爲厲詩釋文引韓詩曰至心
爲厲論語亦作厲鄭注曰由膝以上爲厲包注曰以衣涉水

爲厲詩疏引左傳服注亦曰由膝以上爲厲左疏引李巡爾
雅注亦曰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厲之義自來說者無異詞
惟說文有履石渡水之說戴震毛鄭詩考正因據以駁爾雅
引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
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裳而過若水
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風淇梁淇
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就此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
云云郝晉涵爾雅正義駁戴說曰古字段借義相貫通不得
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
从雅訓不可易也漢世司馬相如劉向堪是小學名家相如
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
云櫂舟杭以橫濿兮又云橫泗羅以下厲王逸云濿渡也由
帶以上爲濿相如劉向俱宗爾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列子
說符篇縣水三十仞瞬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
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是不獨毛傳本爾
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
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閒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
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竊
謂郝氏說極是而證以說文赫部解濿（涉水也）字之爲徒行厲
水尤可見許氏書之例取精用宏不株守一解也竊謂毛傳
本爾雅由帶以上爲厲之訓確無可易都人士云垂帶而厲
左傳祭厲游纓廣雅釋器云厲帶也小爾雅廣服云帶之垂

謂之厲是所云深則厲者正以帶爲義禮雅毛傳指明爲帶
以上鞏郯元服虔包咸李巡更明揭也其以厲爲以衣涉水
之通名又義之展轉相生者西漢明小學者司馬相如諸人
而外莫著於楊雄其方言云厲謂之帶其劇秦美新文云侯
衛厲揭要皆溷沐文選注云厲深沾也揭淺沾也詳此文上
下文義皆遠近沾濡沐浴王化之義是義展轉相生之明證
也又厲爲履石渡水自說文外漢儒別無此解亦與毛韓兩
詩不合其或本之齊魯二家詩未可知也

新臺有泚

說文玉部瑳玉色鮮也从玉此聲詩曰新臺有瑳今作泚按
水部泚清也从水此聲毛傳曰泚鮮明貌水所以絜污穢此
能俯之人因又以遵條戚施目之此弟三義也三義皆展轉
相生不通說文之訓則不知古人文字巧撝形似幕繪物情
之妙毛氏簡畧鄭氏推其意而廣之酬惡所以反對燕嫉之
求而老夫得其女妻又必有口柔面柔以媚婦人之醜態遵
相爲義必謂宣公實無此二病反滯矣至戚施爲儛罷之音
同叚借規頖爲戚施之俗體可以意推也又按頖字疑即覭
字之譌　說文鼻部作得此覭罷解云儛罷言其行儛罷太平御覽引韓詩亦作得此戚施薛君
此儛罷也諸家各有異同要本古人
之訓且其義亦展轉相生無不通也按國語遵條不可使俯
戚施不可使仰韋昭注云遵條俛人不可使仰戚施僂人不
可使俛雒粉白黛綠勿能爲美高誘
注云遵條俛也戚施僂也賈逵國語注亦云僂也釋文云戚
施字韓作規頖以上皆同毛氏知毛氏本國語爲訓也按爾
雅釋訓遵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釋文引舍人注云遵條巧
言也戚施令色誘人李巡注云遵條巧言詞以媚人謂之口
柔也孫炎郭璞注埶云遵
柔戚施和顏說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孫炎郭璞注埶云遵
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稅人顏色常亦不伏戚施之疾不
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以上皆同鄭氏知鄭氏
本爾雅爲訓也說文俗諸之訓與韓詩章句同知粗竹席及
俗諸遵條戚施
最先之義不能俯之人其枝拄不利屈伸有似於粗竹席不
能仰之人其行光光有似於俗謂因以遵條戚施目之此弟
二義也口柔之人常不伏面柔之人常俯有似於不能仰不
能俯之人因又以遵條戚施目之此弟三義也三義皆展轉

是衺戍音同也衺唐韻式支切是衺施音同也漢時四家詩經文不同毛多古文三家多今文經師口授方音不同各以其方音之近者叚借用之毛韓均作戍施則說文所引或本齊魯二家

牆有茨

說文艸部薺蒺藜也从艸齊聲詩曰牆有薺按薺茨古字通用詩楚茨禮記玉藻注作楚薺楚詞注又作楚楚者薺漢書禮樂志猶古采薺肆夏也注云薺禮經或作薺又作作茨賈誼傳步中采齊注云齊或作薺又作茨其證也

綠竹猗猗

說文艸部菉王芻也从艸彔聲詩曰菉竹猗猗令作綠按禮記一名蒿也注云菉竹猗猗令作綠綠竹猗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記亦引作菉毛傳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正義曰舍人曰菉一名蒿某氏曰菉鹿蔏也又曰竹篇蓄李巡曰一物二名郭璞曰似小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詩明其同也又按爾雅釋草云菉王芻易得之菜諸說大抵相同惟菉綠字異耳然漢書司馬相如傳揜以綠蕙注云綠王芻也又楚詞注引終朝采綠作終朝采菉知菉爲本字綠爲菉叚借之字也至陸璣草木疏始謂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以綠爲色非古義矣

芄蘭之支

說文艸部引詩曰芄蘭之枝今本作支按呂氏祖謙曰董氏云石經作芄蘭之枝說苑修文亦作芄蘭之枝知古作枝也

焉得諼草

說文艸部引詩曰安得蕙艸蘐或从煖萱或从宣今作焉得按釋文云諼本又作萱爾雅釋訓云蘐忘也釋文引詩作焉得蘐草又韓詩作焉得諠草蓋諼諠二字本通用由彼留子嗟彼留子國

大車檻檻

檻檻啍啍亦車行聲

毳衣如菼

毳衣如菼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詩邱中有麻傳云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云著其世賢孔疏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亦未有以留爲地名者古者胙土命氏子嗟子國亦大夫之有采邑者也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取鄔而遷鄭焉而野何休云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矣留之所以爲鄭邑者蓋桓武爲卿士之時子嗟放逐失其采邑鄭因道元水經注云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矣留之周人取爲王季子采邑是爲劉康公劉文公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留二器俱有銘曰留君招作鑄簋阮雲臺相國釋曰此留君是幾內諸侯招其名也則留或國名子其爵歟羅泌路史以爲菼之後是殆不然留乃畿內諸侯縣氏縣有劉聚者是

堯之後在夏世已有劉累不以周之邑爲氏也或曰留爲鄭邑安得棄之爲劉康公采邑告之曰公羊傳云祭仲將往省於留壻出於宋既云壻出於宋則越國以鄙遠知鄭亦不能不棄之也

將其來施施

按顏氏家訓書證曰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皃（按箋作舒行倜儻之皃此倜字誤）也韓詩亦重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臧玉琳經義雜記謂邱中有麻三章章四句句四字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則此之悉單爲施不得據河北本以疑之矣又云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引樂記肅雝和鳴注肅肅敬也雝雝和也詩有潰傳洗洗武也潰潰怒也以爲傳箋重文之例竊按謂傳箋誠多此例然不可以疑此詩孟子施施從外來施施連文似本此詩且趙岐注云施施猶扁扁喜說之貌與鄭箋舒行伺閒意畧同張揖廣雅釋訓亦云施施行也此皆在顏之推所見江南舊本以前則毛詩之連文無可疑矣又孟子音義曰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

貽我佩玖

說文玉部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从玉久聲詩曰貽我佩玖讀若芑是也與李字叶顏如舜華

說文艸部葬木堇朝蓉莫落者从艸舜聲詩曰顏如葬華今作舜按舜部舜艸也楚謂之蕣蕣堇地連蹏象形从舜部舜又艸部蕣茅蕣也一名葬是舜即葬也毛傳曰舜舜木槿也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木一名櫬櫬木槿也崔譔亦以爲櫬華蓋因有木槿之名故櫬字从木其實木堇爲草類加之字皆艸爲後當从說文作葬又孔疏引陸璣疏作舜是舜爲本字葬爲後公路公行公族

按詩汾沮洳序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體也此疏中所云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者也又云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采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王肅孫毓陸德明所據本均作其君子儉以能勤與定本正義本異也竊謂有子字者是也經言公路公行公族本序云君子儉以能勤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王肅孫毓陸德明所據本均作其君子儉以能勤與定本正義本異也竊謂有子字者是也經言公路公行公族傳箋重文之例竊按謂傳箋誠多此例然不可以疑此詩孟子施施從外來施施連文似本此詩且趙岐注云施施猶扁扁喜說之貌與鄭箋舒行伺閒意畧同張揖廣雅釋訓亦云施施行也此皆在顏之推所見江南舊本以前則毛詩之連文無可疑矣又孟子音義曰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音怡

貽我佩玖

說文玉部玖石之次玉黑色者从玉久聲詩曰貽我佩玖讀若芑是也與李字叶顏如舜華

說文艸部葬木堇朝蓉莫落者从艸舜聲詩曰顏如葬華今作舜按舜部舜艸也楚謂之蕣蕣堇地連蹏象形从舜部舜又艸部蕣茅蕣也一名葬是舜即葬也毛傳曰舜舜木槿也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木一名櫬櫬木槿也崔譔亦以爲櫬華蓋因有木槿之名故櫬字从木其實木堇爲草類加之字皆艸爲後當从說文作葬又孔疏引陸璣疏作舜是舜爲本字葬爲後公路公行公族

按詩汾沮洳序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體也此疏中所云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者也又云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采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是王肅孫毓陸德明所據本均作其君子儉以能勤與定本正義本異也竊謂有子字者是也經言公路公行公族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是經傳箋皆以大夫爲義如云其君之晉趙盾爲軹車之族是也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列云公行從公之行公族公屬箋云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爲公路公行公族也乎疏謂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安得異乎公路公行公族也乎疏謂其君好儉而能勤與定

也說文云鼫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陸璣疏云今河東有大鼠食人禾苗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又易晉如鼫鼠九家易作碩鼠疏引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能一技術又廣雅云鼫鼠荀子勸學篇亦作梧鼠按此一物而異名者聲轉而字異也鼫爲本字碩音近假借之字貂雀爵又音轉異體之字猶之伯勞之或爲博勞或爲百鷯也又螻蛄一名碩鼠見本草古今注混爲一物非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按詩無衣傳曰興也袍襺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箋云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天子出正見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言不與民同欲下王于興師傳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箋云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法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亟謂傳箋義同傳文高畧而箋申之耳傳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正見康公之不然也言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見天下有道之時則然今經所云王于興師乃以王法興師爲常言不必如古自天子出也傳略則箋詳之傳詳則箋略之古人箸書義本高簡以意逆志同異自明王肅好與鄭異託於毛義以强爲之說曰豈謂子無衣乎槩有是袍卿于爲朋友同共弊之以與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同衣袍也又曰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夫傳意本謂詩以

金陵遺書 鄧氏校印

袍釋興不謂以朋友同袍興也本謂天下有道則征伐自天子出今不必然正是以王法爲通言非謂秦興師不由王命也王意在申毛其實非毛旨也孔穎達惑於王肅之說因於傳箋之說分羊設葅遂使毛傳之意大晦讀者所當以經還傳以箋還箋以疏還疏不必牽引而昧沒也

按詩權輿章夏屋渠渠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此以下章四簋皆說飲食之事不得以屋宅捲入疏引崔靈恩七依說宮室之美居大屋而食無餘鄭謂王說是也序言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則夏屋屬先君說爲是又夏屋之言屋宅古訓如是亦非王肅一人之言禮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突注以夏屋爲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楚詞哀郢曾不知夏之爲邱兮注云夏大殿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招魂冬有突夏注云突窻室也夏大屋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淮南本經訓乃至夏屋宮觀注云夏屋大屋也大厦曾加注云大厦大屋也說文無厦字古唯厦字卽作夏說林訓云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注云屋也王逸高誘皆漢時人師承必非無自不獨崔靈七依之言可以爲子邕之左證也

鄧子久太史嘗疑古元歌韻不相通而毛詩差原麻娑爲韻

金陵遺書 鄧氏校印

言嘗賈之於黟縣俞理初正燮最號博雅顧不知俗復賈之程春海侍郎（春海名恩綬人也）侍郎言原與獻同晉經典獻字有讀如莎晉者則原或如獻字之讀子久嘗爲疏晉極嘆侍郎之穎悟亟謂侍郎顯悟則有之其說實牽强難通也按古元歌部本通桑扈篇以翰羹難那爲韵隰桑篇以阿難何爲韵逸周書時訓篇鵙鳥貊鳴鬬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蕙挺不生卿士專權淮南詮言篇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說林篇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泰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王氏淮南校本言之甚詳友人陳卓人立嘗爲予言番字今屬元歌兩部其偏旁字更不可枚舉則元歌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部本通奚其說較春海侍郎爲長

韶本通奚其說較春海侍郎爲長

斧以斯之

詩墓門斧以斯之釋文云斯所宜反又如字又音槠今南方以鋸開木謂之槠即斯字之古音也

卬有旨鬷

說文艸部蕳綬也从艸鬼聲詩曰卬有旨蕳綬艸也爾雅釋草云蕳綬云鬷綬草也爾雅釋草云蕳綬猗儺其華

詩猗儺其華王逸楚詞章句引作旖旎其華按猗儺旖旎聲轉字異古奇袞之奇奇偶之奇皆音音歌猗旖皆從奇得聲知音本近也吳才老韶補旖字叶音那楊升庵亦云旖旎猗儺字形之異

戩穀其尾

說文足部蹍从足賤聲詩曰載蹍其尾今作踐按毛傳云踐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跆也退則跆其尾爾雅釋言踐跆也詩曰載踐其尾戩踐也義同衷部踐礙不行也从衷引而止之也衷者如衷馬之鼻从此與牽同意按礙不行亦有跆義此亦轉注假借之字也終風章順言則踐傳云踐跆也與此傳同觀此益知崔靈恩改跆爲埶之妄此處釋文云踐本又作蹍蓋蹍之俗體也

讀書雜釋卷第三

詩　六合徐　鼒

鄂不韡韡

常棣鄂不韡韡說文作萼不鞾鞾蓋文類聚八十九作萼不

煒煒御覽四百十六作萼不韡韡按萼本字鄂音同假借之

字鞾之作韡隸體之變文韡之作煒音同假借

彼爾維何

說文艸部薾華盛从艸爾聲詩曰彼薾維何今作爾按毛傳

云爾華盛貌與說文同義又爾亦靡麗之意則爾疑即薾之

本字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倏革有鶬

說文玉部琱玉聲也从玉倉聲詩曰倏革有琱今作鶬按釋

文云鶬七羊反本亦作鎗鄒箋云鶬金飾貌正義作鎗金飾

貌詩曰倏革金厄是也按琱鎗字通鶬又琱鎗假借之字烈

祖八鸞鶬鶬毛傳云言文德之有聲也與玉聲義通又通作

鏘鶬又通蹌曲禮士蹌蹌釋文云本又作鶬益稷鳥獸蹌

蹌說苑辨物作鳥獸鶬鶬蓋古字多通漢儒各據所見本釋

之耳

振旅闐闐

說文口部嗔盛气也从口真聲詩曰振旅嗔嗔今作闐闐鄭

箋云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是以爲鼓聲爾雅釋天

既伯既禱

說文示部禱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詩曰既禱既禱今作既

伯既禱按禱字云告事求福也从示壽聲是禱禱異義爾雅

釋天云是禷是禱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註云伯祭馬祖

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是伯爲馬祭禷爲師祭義亦各別

許氏自序云詩毛氏今按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

爲之祭其祖說與爾雅合皇矣是類是禷傳云於內曰類於

野曰禷說與爾雅師祭之說合毛詩作既伯既禱而許氏作

伯字祭馬祖之義通矣周禮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注云禂

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曰既伯既禱爾雅曰

既禱既禱馬祭也如杜說則與毛傳禱獲也之說亦合而禂

與禱字可通矣惟康成周禮注與杜不合云禂讀如伏誅之

誅今俗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大爲馬祭求肥健解禂爲大然

終不離禱牲馬以爲義則義雖別而實通也孔穎達曰禂讀

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則集韻音作追檢切者不如徐鍇

音都皓切之爲得矣

麋鹿麌麌

說文口部嗷囂鹿羣口相囂兒从口虞聲詩曰嗸嗸聒今作囂囂按毛傳曰囂囂衆多也鄭箋曰謔謔猶囂囂也張衡西京賦郭璞爾雅注均引作嗸嗸囂囂與許氏異則說文所引或亦出於三家

夜未央

庭燎章夜未央毛傳央旦也釋文云旦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經本作旦段玉裁毛詩傳定本作央旦也曰旦蓋也凡物蓋之則有二層未旦猶言未漸進也與未艾鄉晨爲次第若作旦字則與鄉晨不別矣按此說良是說文央中央也廣雅釋言央中也荀子正論今人或入其央濆竊其豬注云央濆中濆也洪範五行傳星辰莫同注云夜半爲中則夜未央三見皆作訛按毛傳云訛僞也訛僞古多通亦省作吪引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正以申明前限未到之意匡謬正俗曰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亟謂當云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夜未艾毛傳云艾久也者言其未久也則傳箋之所未明者可無惑矣又按疏引王肅云央旦未旦夜半是王肅時所見毛本已作旦矣蓋漢初人義例尙疏後則愈密而愈猶耳又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與今本說文亦不同知今世所有書籍其爲完本者百不獲一矣　又夜未央箋云夜之限未到之詞其意蓋以旦爲夜屆之限故以夜中爲前限也猶未遽央渠遽音近未渠央也向未識渠字之義偶思古詩中有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渠遽古字渠遽通是其證也故渠伽之渠廣雅釋言作蘧蘧也

央者猶之夜未中耳正義謂旦是夜屆之限又言宋央者前後羊或寢或訛韓詩作謁爾雅釋詁釋文訛字又作吪亦作咼民之訛言

說文晉部譌譌言也从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沔水正月皆無于字也

徐行也澤陂曰皋詩曰鶴鳴于九皋則所引未嘗無于字也

得宋板王逸楚辭注本其離騷經步余馬于蘭皋兮注云步皋水旁也

皆無于字詩鶴鳴于九皋毛傳定本作鶴鳴九皋云古嘗引

鶴鳴于九皋

渠之渠釋器作轊左氏定十五年次於渠篠公羊作邃蓧也

爲遽古字渠遽通是其證也故渠伽之渠廣雅釋言作蘧蘧也

與渠同荀子修身篇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注云渠讀

無差也

僞同方言三譌化也注以爲化聲之轉是也

不敢不蹟

說文走部趚側行也从走束聲詩曰謂地盍厚不敢不趚今文作蹜按足部蹜小步也从足宿聲詩曰不敢不蹜與今文同

作蹜亦與毛傳累足義近與側行義別知走部所引爲三家詩也玉篇今作蹜以趚蹜爲一字

電勉從事

劉向上災異封事引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釋文云嚻嚻韓詩作謷謷按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則是所引魯詩與韓詩同也按電勉

密勿聲轉字異禮記禮器祭義勿勿注丛云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注丛同說文解勿字云所以趣民故遽稱勿勿趣民亦勉之意也黽字有密音後漢桓帝時謠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濶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諺苑醍醐曰泥音涅或音匿黽音蔑或音密按所說甚是據此知黽有密音也 陸農師埤雅云黽善怒故音猛義本周禮注也又廣韻黽音猛鄭注秋官蝈氏掌去黿鼃云黽耿黽也黿與耿黽尤怒鳴爲聒人耳去之黽得音猛者從其聲也孫季昭示兒編曰蛙黽之行勉强自力故云黽勉如猶之爲猷其行遒趄故曰猶豫亦備一義嗥杳背憎

說文口部嗥聚語也从口夅聲詩曰嗥嗥背憎今文同按人部傳聚也从人夅聲詩曰僊僊背憎與此異者蓋傳嗥皆以聚爲義古文得通也釋文引說文作傳不引口部作嗥釋文所引其同者例不引也又云杳本又作嗥按嗥乃杳之俗字

瀰瀰瞇瞇

說文言部瞇不思稱意也从言此聲詩曰瀰瀰瞇瞇按毛傳瀰瀰然思不稱乎上正義曰瞇瞇然思不稱乎上之意耳與說文同則說文本之毛傳也釋文引韓詩曰不善之貌皆言其大

爾雅曰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注曰實者陵醬姦黨熾背公卹私嚚職事又召旻毛傳訿訿猶僭不共事也詩疏引李巡云君闇蔽臣子莫親其職又釋文引韓詩曰不善之貌皆言其大

旨耳正義曰瀰瀰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訿者自營之狀是求私利也自作威福競營私利是不供君職也患其上著專權爭勢與上爲思不思稱公營私不思欲稱上之意亦是不供職之事此與緊傳義相同也又荀子修身篇作嗤嗤訾訾荀卿所見當是詩之古文

緝緝翩翩

說文口部咠聶語也从口从耳詩曰聶聶幡幡今巷伯三章作捷捷幡幡按毛傳曰緝緝口舌聲翩翩也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曰咠爲聶語與毛傳口舌聲義別按此不別聶語亦往來貌箋云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義相得也又荀子修身篇作嗤嗤訾訾猶緝緝翩翩也

自有口舌聲義之展轉相生者也咠爲本字緝乃叚借之字

詩鴛鴦戢其左翼釋文引韓詩云戢捷也是咠之爲捷音之轉也幡古用翻翻翻亦音義展轉相生之字是翩之爲幡亦音義之展轉也此蓋三家詩本如此而說文據之耳

佻佻公子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引韓詩作嬥嬥往來貌箋云捷捷猶翩翩也陳啓源毛詩稽古編曰咠爲聶語與毛傳口舌聲義別按此不別聶語亦通借也古音兆翟相近故跳躍得爲雙聲字又其偏旁多通用周禮守祧鄭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釋魚蜃小者珧釋文云珧本皆作濯韓非子外儲說右第三十五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又云一旦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翟文即桃文也是兆翟得通用也爾雅釋訓佻佻契契憂思急

也文選魏都賦注引爾雅作嬛嬛契又引郭注云佻或作嬛嬛者是景純所見爾雅亦有作嬛者矣又云晉若是若爲晉同假借之字無疑也

行彼周行

王逸注劉向九歎征夫勞於周行兮云行道也詩云若若公子行彼周道今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箋云周行周之列位也今以履霜送轉御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正義曰送轉御至京師又因見使之行周列位而發幣焉謂適有司而納其轉御之幣按朝聘有發幣之事不聞轉御亦有之當時苟令雖多然列國於天子之公卿覩今州郡之於京官終不同恐轉御未必有發幣之事也毛詩傳曰行列也鹿鳴示我周行傳曰行列也此獨無傳箋訓爲周之行列者本卷耳傳爲懷也其實此當本鹿鳴傳爲義上章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謂言顯之潛焉出涕傷今不如古也故下章即

乃後加之字耳故孟子樂正裘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詩
羔裘序釋文云裘字或作求也
營營青蠅
說文言部譥小聲也从言熒省聲詩曰譥譥青蠅今作營毛
傳營營往來貪按此以比讒人之言則義以聲爲切且詩人
賦物或以形或以聲譥譥象蠅聲也與關關爲鳩聲雎雎爲
鳥聲關關爲鹿聲交交爲鳥聲同例較毛傳義爲密或亦本
之三家又呂部亦作營營
造舟爲梁
大明詩造舟爲梁毛傳用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
方舟士特舟鄭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孔疏
引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
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著尊卑
之差以爲後世法又郭璞注爾雅造舟云比船爲橋其注方
言船舟謂之浮梁云卽今浮橋公羊疏引舊說云以舟爲橋
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言以舟爲梁故謂之造造成也杜
預左注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穎達詩疏云造舟者比
船於水加板其上卽今之浮橋蓋謂訓造爲成正以對維之
言連四船方之言併兩船特之言單船成全也謂其比舟於
水上者如平地然故言成也若訓造爲作則詩既云造舟又
云爲梁爲不辭矣說文云船古文造从舟舶爲造之古文則
據方言以釋毛詩爾雅所云船舟謂之浮梁者豈得云作舟

金陵叢書 潘氏校印

謂之浮梁乎此集傳誤也爾雅左傳作造舟方言作舶舟方
言用古文也又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戰羊子戈銘云羊子
之舶戈銘云邾大口口口之舶戈皆造之古文也
亦不陋厥問
詩經集傳與鄭孔異同處多不能無遺議然亦有獨得之解
綿詩亦不陋厥問鄭箋云小聘曰問不絕去其聒惡惡人之
心亦不廢其聘問鄭國之禮穎達穿鑿而傅會之然義實難
通且與孟子注之義曰孟子貉稽章所引不合集傳本趙岐孟子注
己之聲聞按此說良是古問聞字通用趙岐孟注改康成詩
箋本非於漢儒有心立異故能不乖古義
問聞通聲譽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陋墜
詩經集傳與鄭孔異同處多不能無遺議然亦有獨得之解
綿詩亦不陋厥問鄭箋云小聘曰問不絕去其聒惡惡人之
心亦不廢其聘問鄭國之禮穎達穿鑿而傅會之然義實難
通且與孟子注之義曰孟子貉稽章所引不合集傳本趙岐孟子注之義曰
己之聲聞按此說良是古問聞字通用趙岐孟注改康成詩
箋本非於漢儒有心立異故能不乖古義
問聞通聲譽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陋墜
混夷駾矣
說文口部咽東夷謂息爲咽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咽矣馬部
又云駾馬行疾來貌从馬兌聲詩曰昆夷駾矣駾一作㕙
說說文亦然自序云詩毛氏者從義之多者言之也
同蓋口部所引者爲三家詩也前人謂康成箋詩多用三家
詩思齊刑于寡妻
刑于寡妻傳云寡妻適妻也箋云寡妻寡有之妻言
賢也朱子詩集傳云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孟子章句云寡妻
寡德之妻謙詞也此義則長於毛鄭矣
烈假不瑕
詩烈假不瑕毛傳云烈業假大也箋云厲假皆病也瑕已也

阮氏校勘記曰此箋當云烈假皆病也下箋爲厲假之行者當作厲瘕之行者上仍用經字以爲訓下則竟改其字以厲烈假是厲瘕之叚借漢按隸釋載唐公房碑有云癘蟲不退去其螟螣皆用詩語碑文蓋本三家詩知鄭此箋亦本三家

訓瘕爲女疾相合又說文訓蟲爲腹中蟲而南山經云招搖之山麗麿之水出焉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郭注云瘕蟲病也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臣意診其脈曰蟯瘕

所生也梟桀死之左傳以女惑男則疾爲蟲之本義與說文

文謂瘕爲女疾蟲爲腹中蟲引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

疾也从疒叚省聲兩字相次知古人文字本相次比也又說

改毛非師心妄作也按說文疒部瘕女病也从疒叚聲癘惡

去其螟螣皆用詩語碑文蓋本三家詩知鄭此箋亦本三家

烈假是厲瘕之叚借漢按隸釋載唐公房碑有云癘蟲不退

其德疑疑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嶷今作嶷

按山部嶷九嶷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从山疑聲五帝本紀

山而叚借之也然鄭箋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則知毛

詩本作疑後漢書桓彬傳岐嶷也注云嶷然有所識也蓋本

毛鄭義也許氏之字或亦出於三家

瓜瓞唪唪

說文玉部珏石之次玉者以爲系璧从玉丰聲讀若詩曰瓜

瓞莘莘一曰若螽按口部唪大笑也从口奉聲讀若詩曰瓜

瓞莘莘今作唪唪按唪珏俱引詩作莘莘莘可知古毛詩作莘

莘音相同而訓作唪耳毛傳曰唪唪多實也艸部莘艸盛从

艸莘聲詩曰無然泌泌

說文口部唧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唧唧言部詍多言

也从言世聲詩曰無然詍詍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

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云臣乎女無憲

憲然無沓沓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孝巡孫炎說

炎同孔穎達詩疏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

政競隨從而爲之制法也按制法則即多言之義詍爲本字

唯爲詍之省泄又叚借之字古文通也今爾雅作洩洩乃唐

石經避諱改字後人誤沿之耳

卉奉聲艸盛與多實義近詩作莘莘無疑說文於艸部不引

此句者義之互見耳

無然泌泌

說文口部唧多言也从口世聲詩曰無然唧唧言部詍多言

也从言世聲詩曰無然詍詍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

毛傳云憲憲猶欣欣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云臣乎女無憲

憲然無沓沓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孝巡孫炎說

炎同孔穎達詩疏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

政競隨從而爲之制法也按制法則即多言之義詍爲本字

唯爲詍之省泄又叚借之字古文通也今爾雅作洩洩乃唐

石經避諱改字後人誤沿之耳

克岐克嶷

辭之輯矣

說文十部卦詞之卦矣从十圭聲此引板詩文也今作辭之輯矣鄭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疏引論語出辭氣加于下民則以論理也爲義不主文詞矣爾雅釋詁輯和也與毛傳合卦亦和也从十十數之具也徐鉉曰十眾也轟按眾理具眾人和則可謂之輯矣輯亦與集通新序雜事作辭之集矣左傳我若鞏臣集睦以事君廣雅云集眾也則亦有十義矣

小子蹻蹻

說文足部蹻舉足行高也从足喬聲詩曰小子蹻蹻今文同按毛傳云蹻蹻驕貌又爾雅釋訓蹻蹻懼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橋蹇之貌詩疏引孫炎云謂驕慢之貌橋與驕通舉足行高亦有驕義左傳謂莫敖舉趾高心不固矣是也漢書高帝紀亡可蹻足待也注蹻猶翹也文選長楊賦莫不蹻足抗首注引服虔云蹻舉足也與說文義同

民之方殿屎

說文口部唸吚也从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唸吚今作殿屎按爾雅釋詁云殿屎呻也毛傳云殿屎呻吟也孫炎亦曰人憋苦呻吟之聲則當以从口爲正說文當是詩之本字殿屎即唸吚音近假借之字

天難忱斯

說文心部忱誠也从心冘聲詩曰天命匪忱言部諶誠諦也从言甚聲詩曰天命匪忱信也蕩詩其命匪諶傳云諶誠也按爾雅釋詁訦誠也又曰訦信也郭注云轉相訓也諶忱字通又通作訦韓詩大明詩作天難訦斯蕩詩亦作其命匪訦是也

滌滌山川

說文艸部藷艸旱盡也从艸叡聲詩曰藷藷山川今作滌滌按毛傳云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泉川無水則與蕩滌義近說文所引或三家詩義惜無可證耳王應麟詩攷亦作俶是藷之省也太平御覽引作悠悠山川悠與滌聲相近也

古訓是式

說文言部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是式按此所引舊說以爲即毛詩所題詁訓傳也則當云毛詩詁訓傳不得云詩說文言部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詁訓是式按此所引舊說云詁訓也按孔疏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釋文云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詩烝民傳古故也古詁音義通此或引烝民詩古訓是式何而省其文耳疑不能明未敢定也問何以當云毛詩詁訓傳不當云詩曰詁訓按說文例引經則言某經引傳則云某經某傳如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之類其曰說之義則曰說如孝經說之類是也引三傳不第云春秋引毛傳可第云詩乎又釋文云弆本多作故漢書藝文志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此不云毛詩則與三家詩何別且阮雅釋詁在毛傳之前何獨引毛傳乎知此爲詁訓是式之省文也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孟賊內訌

說文言部訌讀也从言工聲詩曰孟賊內訌按毛傳訌潰也鄭箋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眾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譖愬爾雅作虹虹訌之叚借字也抑詩云實虹小子毛傳亦云潰是也潰與讀通下解讀字云讀中止也司馬法云師多則人讀今經傳師讀之讀均作潰是潰讀通用之證也然箋謂爭訟相陷入之言則說文从言爲正知陷入潰散義之展轉相生也

不云自頻

詩召旻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箋云頻當作濱或引劉向列女傳八作不云自濱云鄭用魯詩改毛字非也毛詩自有濱字采緑南澗之濱北山率土之濱傳俱云濱厓也與頻厓也同訓則鄭義仍本之毛耳證濱本當作瀕云瀕今濱是瀕爲濱之古字無疑也書禹貢海濱廣斥漢書地理志作海瀕廣潟詩南澗之濱宋書何尚之傳作南澗之瀕是皆仍用古字也漢書王莽傳白虎通喪服引詩率土之濱俱作賓瀕之省作頻猶濱之省作賓耳何異乎鄭恐後人不識古字以今文易之無他說也　又按說文林部云顰水

位所謂升歌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祭文武之說證以丕顯丕承之文而益信矣鼂按洛誥受命七年乃總計周公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謂封魯而祭非謂成洛而祭所謂史逸祝册告周公其後者舊說以爲封伯禽之册是也則不得以爲宗祀文王之詩且尚書大傳所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愀然復見文王云云在斧鋸篇中所以證搏拊琴瑟祖考來格之說言清廟言文王初不及武王也其云卜洛邑營成周升歌而弦文武者在洛誥篇中烝言文武無明言清廟事也則亦不得以清廟爲烝祭文武之詩蓋清廟之詩之始作也所以宗祀文王但其後合祭文武時亦未嘗不升歌之耳如此則經典所言不合者皆可會其通矣必欲以一人之見輕背傳箋恐未可據以爲信也　戴震王引之謂不顯不承爲丕顯丕承而證以尚書孟子之丕顯丕承信而有徵其義則長於傳箋矣按不即古丕字集古錄搏古攷古二字皆以丕承不顯皆以丕字作不其證也但讀如丕顯丕承不必丕顯丕承二字遂以爲兼祀武王耳蓋丕顯丕承皆贊美功烈盛大之詞訓顯爲明訓承爲繼皆是望文生義引之曰顯非創造之詞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又云承當讀爲武王烝哉之烝漢書地理志承陽古曰承水承陽縣志作烝陽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烝烝皇皇毛傳曰烝烝厚也鼂謂如王說則詩云文王烝哉武王烝哉愈不必以不承專屬武王矣

清廟宗祀文王

清廟乃宗祀文王非烝祭文武之詩以戴震王引之說丕承爲祀武王爲謬據所引尚書大傳駁之矣因思西漢人俱以此爲祭文王詩不獨伏生蔡邕說可據也劉向上奏異封事云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下別引他詩言武王周公之事不言清廟頌武王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亦不言武王也

事不言清廟頌武王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亦不言武王也

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下別引他詩言武王周公之事不言清廟頌武王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亦不言武王也

云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下別引他詩言武王周公之事不言清廟頌武王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亦不言武王也

此爲祭文王詩不獨伏生蔡邕說可據也劉向上奏異封事云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下別引他詩言武王周公之事不言清廟頌武王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亦不言武王也

爲祀武王爲謬據所引尚書大傳駁之矣因思西漢人俱以此爲祭文王詩不獨伏生蔡邕說可據也劉向上奏異封事云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下別引他詩言武王周公之事不言清廟頌武王也王褒四子講德論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亦不言武王也

清廟乃宗祀文王非烝祭文武之詩以戴震王引之說丕承

假以溢我按左襄二十七年傳作何以恤我廣韻引說文作誤以證我今作假以溢我

說文言部誤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誤以溢我按左襄二十七年傳作何以恤我廣韻引說文作誤以證我今作假以溢我

之轉也卹之爲溢字之譌也按爾雅毛傳訓假爲嘉與嘉善意合儀禮觀禮予一人嘉之注云今文嘉作賀知嘉賀音近也嘉與假通用誤之爲假音訓相近之字也爲何者音近段借之字也王伯厚謂詩當亦有古今文是也又按左傳作恤廣韻作謐據廣韻知說文本作謐也亦作誤以證我大雅文王釋文云證慎也爾雅釋詁云溢慎也又云證溢慎也郭注云皆謹慎靜也倘書惟刑之恤哉史記集解引今文尚書作惟刑之謐哉史記作惟刑之靜哉蓋證謐謐皆形相近而聲之轉故其義亦同鼂以溢我者嘉善以靜靜我耳是許氏說與毛傳同也但鄭箋訓溢爲盈溢之言溢爲流散收爲收聚義更相成則不必

泥毛氏義耳杜預注左以經文字異定爲逸詩不知古經文
傳授不一且形聲段借之例最博也

磬筠將將

說文足部蹡行皃从足將聲詩曰管磬瑲瑲段氏說文注據他書補字金部鏘詩曰磬筦鏘鏘阮氏經籍纂詁二十二下將字亦云說文金部作磬筦鏘鏘今詩作將將陸氏釋文云將說文作蹡蹡行皃不云說文又作鏘者陸氏引說文多脫漏未可據以定許氏書也管與筦古人通用鏘瑲鎗瑤鏘古亦通用將其段借之省聲耳漢書禮樂志作磬管鏘鏘荀子富國篇作磬管瑤瑤風俗通聲音第二作磬管鎗鎗繰漢以前經師口授所本不一其於六書段借之法通用最博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據所見著之耳管磬字倒與諸書微異或亦三家詩也

有喰其饎

說文口部喰聲也从口貪聲詩曰有喰其饎按毛傳云喰眾貌必兼聲言其義始備

以薿荼蓼

說文艸部薿拔去田艸也从艸疑聲詩曰薿薿其麃又曰薿其麃按廣韻薿茷林林艸同爾雅釋从休詩曰既茷荼蓼今作以薿荼蓼釋文云茷本作薿又作林一切經音義云茷草注以茷荼蓼釋文云茷本作薿又作林一切經音義云茷林也或作薿本或作薿林二形國語冀缺耨注云耨林也又曰林或作薿拔田草也與說文同

元鳥

詩元鳥鑒云天使亂下而生商者爲亂遺卵嫉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吞之而生契者也

禹禮月令注云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嫉簡吞之而生契者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孔疏曰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元鳥銜水遺卵嫉簡狄吞之生契封商後儒據毛傳元鳥至日紀高禖之文斥康成妄信緯候史遷之說誠爲論得其正矣但謂緯書起於漢儒之僞造此則不可按呂覽音初篇有嫉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注云帝嚳次妃也元鳥燕也詒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者也當屈原時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已多妄誕不可知之言豈至漢而始有乎蓋孔子沒而諸子百家之說紛然雜出秦火而後漢儒搜輯遺書於是合金銀銅鐵爲一冶而醇駁不能一致者始多矣其見於諸經師之所采而入箋註者猶其可信者也讀書者闕疑愼言不必嘵嘵力辨其無擇其可信者而信之如元鳥詩則當從毛氏郊禖之說如月令高禖則當從蔡邕章句高猶尊也高誘呂

覽注郊高晉近之說　又倘書中候云元鳥翔水遭卯嫉簡易拾乔生契封商注云易疑浴嫉簡在水中浴而吞卵生契後人當天應嘉乃以水易爲湯此妄說也易爲狹之或體字簡易即簡狹也說文遏即古文逖詩瞻卬舍爾介逖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爾雅釋詁注作遏矣西土之人詩泮水狄彼東南錢云狄當作剔韓詩作鬄彼東南是狄易相通之證也又簡狄作簡易凡數見史記殷本紀索隱引舊本作易又作遏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遏淮南墜形作簡翟皆音轉而字異豈得以易爲浴烝以水易爲湯乎湯从昜非从易也

景員維何

毛詩元鳥章景員維何傳云景大員均篆云員古文云河之言何也釋文云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按此鄭與毛異王肅申毛以難鄭釋文正義兩存之也疏謂此傳員均與下長發章幅隕既長傳隕均也正同从毛義則當讀爲幅隕之員从鄭義則讀如云蓋員是古字云是今字倘書秦誓若弗員來衛包始改爲云來鄭風丰樂我員釋文本亦作云知員爲云之古字無疑矣然毛傳既云員均則從毛傳當如正義所言殷王之政甚大均如無不遍及也鄭箋既謂古文云則從鄭箋當如正義所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何乎今正義申毛說於殷王之政甚大均如河澗物之上又加此眾多諸侯其辭皆云九字是混鄭義於毛傳中顛倒錯亂之甚矣竊謂康成箋詩其與毛異義者皆三家詩舊有此說也　又廣雅釋水云河何也是河何義同水經注引釋秋說題詞河之言荷也荷與何同詩河水洋洋楚詞注作何水油油又童子逢盛碑無可柰河吳仲山碑感痛柰河陷開皇龍藏寺碑猶云彼亦河人也則唐以前河何字多通開成石經公羊文四年傳其謂之逆婦姜於齊何何作河爾雅何鼓謂之牽牛何作河萬季野石經攷以爲誤竊謂九經古文當時必猶有存者未必盡誤也不得以劉昫之言棄同瓦缶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三禮　六合徐　鼒

芹菜

說文艸部莛菜類蔕从艸近聲周禮有莛沮今作芹按唐石經諸本同作芹釋文云說文作莛是許所見古文作莛

黑羔裘

羊皮裘古有貴有賤周禮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又黑羊裘通乎上下諸侯覲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玉藻云羔裘豹袪以褎之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覲朝之服是也是古以黑羊裘爲貴白羔裘爲賤今吏胥牙儈臧獲之人皆服黑羊裘是以古朝祭之服爲賤者衣也

金陵叢書　丙集校印

瑁

說文玉部瑁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珪四寸从玉冒亦聲玥古文省今作冒按鄭注覲禮云瑁冒也所以覆上圭之言冒也方言冒覆也義與瑁通今俗謂牡豬去勢者曰犗豬如是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若本瑁字不必言名玉曰冒突然拔白虎通瑞贄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瞀

頒命亦作瑁知瑁冒義同而許鄭所見本異耳

攻駒

周禮攻駒鄭司農云謂騬之說文馬部云騬牸馬也今謂之扇五代史郭崇韜傳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當誅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扇字僅見於此偶讀王念孫廣雅疏證引詳博用錄之於左釋獸云騬犗羯豶豝也玉篇犗加敗切犗之言割也犗牛也玉篇犗馬也牛也義與羯同其聲轉則爲羯說文羯羊敗也急就篇云以爲餌郭象云羯犗健牛也犗與羯同其勢故謂之犗莊子外物篇五十犗以爲餌郭象云犗健牛也犗

說文艸部藪大澤也从艸數聲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沇州大野雝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余一作祁）是也此引周禮夏官職方氏而省其文也今本楊作揚夢作曹甫作圃孟作望沇作兗雝作雍圃字或爲圃知司農所見古文無作圃者今說文皆李巙徐鉉之本或非許氏原文從司農作浦近是爾雅疏引地理志云汧山北有浦谷鄉弦中谷雍州藪則當如司農注釋爲弦之浦也篾養注云杜子春讀篾爲奚知古文本作篾說文從杜氏易之也餘當作余爾雅曰燕有昭余祁按作余是也

大陸分爲二藪均與說文異知所引爲周禮也說文無兗字口部谷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遲地也故以沇名焉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沛从水允聲釋名釋州國云兗州取兗水以爲名也史記作濟河惟沇州鄭司農云弦或爲泭浦或爲圃知司農所見古文無作圃者今說文皆李巙徐鉉之本或非許氏原文從司農作浦近是爾雅疏引地理志云泭山北有浦谷鄉弦中谷雍州藪則當如司農注釋爲弦之浦也篾養注云杜子春讀篾爲奚知古文本作篾說文從杜氏易之也餘當作余爾雅曰燕有昭余祁按作余是也

無郝字金壇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亦云徐鍇本說文作昭余祁按作余是也

有大陸海隅焦穫無弦浦篾養楊紆疑即楊紆而屬雍州呂氏春秋淮南子所載九藪無大野焦穫而以趙之鉅鹿晉之

余郝鄭有圃田周有焦穫較此則有徐州營州無青州幷州

跨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閒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

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又云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

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

青州河南曰豫州河

文也今本楊作揚夢作曹甫作圃孟作望沇作兗雝作雍圃

洋州奚作篾按爾雅釋地云南河閒曰豫州河南曰豫州河

揚紆并州昭餘（余一作祁）是也此引周禮夏官職方氏而省其

說文艸部新宋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从示石石亦聲此引經解本字也今周禮無此句段玉裁曰謂周有此禮耳非謂經有此文也

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三歲一祫

說文示部禘宗廟大祭也从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下又引周禮曰三歲一祫今周禮無此語鄧曰疑此禮緯之文是也詩

五經異義曰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

稽命徵文相同無作歲字者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引許氏

語補音亦引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孫毓古微書載禮

閟宮禮王制正義俱引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宋庠國

說文示部禘字下引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下又引周禮曰

裁曰謂周有此禮耳非謂經有此文也

亦作歲不作年則或叔重別據他書故兩書均作歲字也

鶣

說文示部禘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禷从示爲聲周禮曰禷於所征之地按今周禮無此文出禮記王制周禮劉字皆作貉大司馬有司表貉司農注云禮謂師祭也詩桓序箋類也禷也疏云禷周禮作貉又或爲貊新字古文之異也

鍋毛牛黃也从艸下聲禮記餅毛牛羊豕薇也

說文艸部芾地黃也从艸下聲禮記餅毛牛羊豕薇是

今公食大夫禮記餅作鍋芾作苦按禮記餅奠釋文並云餅又作鍋是餅鍋通也

又作鍋詩閟宮傳采蘋箋釋文云餅本

鄭注云今文書爲苄今文者高堂生所傳之本也古文者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佚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也鄭注參用古今文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凡鄉老之用書者三見士虞禮記特牲饋食禮記並此而三鄉皆附注云今文書爲苄又云苄乃地黃非也賈公彥疏云非者以其與薇麥等菜爲不類故知非也是苄苄義難通當是音相近而字譌詩云采苄采苄首陽之下苄下爲韶是音近也

醋酢

說文云醋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酢酸也从酉乍聲又云酸酢也从酉发聲關東謂酢曰酸酸酢漿也从酉戔聲酸酢漿也醋報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主人曰醋酢酸也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以醋主人注云醋或爲酢酢報也又有司徹尸以醋主婦注云今文醋曰酢易繫辭可與酬酢釋文云京本作醋是醋爲本字酢爲音轉假借字故爲酬醋字反以醋爲酢字時俗相承幾於夢夢賴古人書籍具在可考而知也按玉篇云醋報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主人曰醋酢酸也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以醋主人注云醋或爲酢酢報也又有司徹尸以醋主婦注云今文醋曰酢易繫辭可與酬酢釋文云京本作醋是醋爲本字酢爲音轉假借字故特牲饋食禮古文亦作酢展轉假借故爰假借作爲酢禮記少儀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注云酢或爲作是也然以酢爲酬酢字古人有之至以醋爲酢漿字則唐以前實未之有自唐韻妄作也按應劭漢官儀光武封泰山上壇見酢梨酸棗酸梨酢隋書游急就篇酸棗酸梨漬酢漿辨濁清又庾信小園賦棗酸梨酢隋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也从酉兪聲古經典有假酢爲醋者自唐以後始互譌以酢爲醋醋字反以醋爲酢字時俗相承幾於夢夢賴古人書籍具在可考而知也按玉篇云醋報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主人曰醋酢酸也儀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尸以醋主人注云今文醋曰酢易繫辭可與酬酢釋文云京本作醋是醋爲本字酢爲音轉假借字故爰假借作爲酢禮記少儀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注云酢或爲作是也然以酢爲酬酢字古人有之至以醋爲酢漿字則唐以前實未之有自唐韻妄作也按應劭漢官儀光武封泰山上壇見酢梨酸棗酸梨酢隋書游急就篇酸棗酸梨漬酢漿辨濁清又庾信小園賦棗酸梨酢隋書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醋吏傳長安語曰甯飲三斗酢不見崔宏度是周隋間人尚未有以醋爲酢字者今人承唐韻之譌而不之辨不可也

恭敬撙節

曲禮恭敬撙節之撙注云撙猶趨也疏云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也撙字古亦訓聚段氏玉裁云趨同趣音促疾也非趨走之趨毛詩趨趨趣促一聲之轉聚字亦有促疾之意故馳驟從馬聚聲也錢氏大昕曰撙當爲剸說文云剸減也是也說文無撙字

不離禽獸

按淮南汎論訓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高誘注云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此今禮記作禽獸按陸德明禮記釋文云禽獸

虛本作走高所引與盧植本同

曲禮若不得謝注云謝猶辭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若許其能職必辭謝德尚壯則不聽耳疏云謝猶辭許也君若許其能職必辭謝云在朝曰久勞歲稽是許其致仕也致仕謂謝不可訓聽注謝猶聽也當作得謝猶聽也說文言部云謝辭去也玉篇言部謝辭去也廣雅釋詁二謝去也漢書陳餘傳集注引部云謝辭去也楚詞橘頌曾枝剡棘圓果摶兮注云剡利也剡棘謂有刺也以剡爲相告曰謝胡通俾注云謝謂告辭也楚詞橘頌曾枝剡棘圓果摶兮注云剡利也剡棘謂有刺也以剡爲相告曰謝胡通俾注云謝謂告辭也楚詞橘頌

招魂大招王逸注丛云謝去也今官府有告病告老告假之例去官曰謝事則謝字訓告訓去俱可參告辭謝之說殊迂悖言不稱老

曲禮恆言不稱老注云不稱老廣敬疏云老是尊稱稱老是
已自尊大非孝子早退之情賈勉齋云教人子對父母常言
須避老字一則傷父母之心一則孝子不忍斥言非謂人子
自身稱老也勉齋意欲求深故以注疏爲不然其實注疏之
說不可易也坊記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
戲而不嫜陳澔集說曰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
心也又王伯厚困學紀聞釋此節引漢胡廣年已八十繼母
在堂言不稱老爲證與注疏義同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宋儒說經往往爲理學所蒙蔽如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鄭注云視猶恆若親之教使已然簡切有味眞西山謂是戒

金陵遜志齋藏書 蔣氏校印

愼不睹恐懼不聞抑何迂闊可笑
入戶奉扃
曲禮入戶奉扃釋文引何注云扃關也又云扃門扇上鍰鈕
正義云禮有鼎扃所以關鼎令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
稱扃凡當奉扃之時必兩手向心面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
木以其手對戶若奉扃然言恭敬也此與扃關也義同較門
扇鍰鈕之義爲確矣按呂覽君守淮南主術丛云中欲不出
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說文戶部云扃外閉之關也門部
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左氏宣十二年傳脫扃服虔注云扃
橫木校輪間一曰車前橫木也文選西京賦旅不脫扃薛注
云扃關也謂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動也曰扃無云門扇

上鍰鈕者
奉席如橋衡
曲禮奉席如橋衡注云所奉席頭令左扃右低如有首尾然
橋井上桔槔上低昂蕆謂此康成依於古訓莊子天地其
名爲槔釋文云本又作橋司馬注云桔槔也又說苑文質云
爲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淮南本經橋直植立而不動注
云橋桔槔上衡也衡與橫通取於平者如上衡中衡取於橫
以橋梁權衡爲訓胡謂如橋衡取中平而兩頭下應謂橋橫
於水至平而橋之橫木尤平奉席者正平無斁其狀亦然朱
謬正俗曰衡即橫也不勞借音是也胡銓應鏞朱申之徒妄
者如夏而楹衡經籍如此者難可枚舉蓋衡橫音義丛同匡
云橋桔槔上衡也衡與橫通取於平者如上衡中衡取於橫
爲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淮南本經橋直植立而不動注
名爲槔釋文云本又作橋司馬注云桔槔也又說苑文質云
橋井上桔槔上低昂蕆謂此康成依於古訓莊子天地其

金陵遜志齋藏書 蔣氏校印

申謂如橋言高如衡言平不知古橋梁未有名橋者禹山行
乘橋字亦作槁直轅車也殷紂鉅橋之粟積粟倉也其名梁
爲橋者則自秦昭王作河橋始蓋橋字從木與槁字音相近
故亦轉爲槁其名梁爲橋者亦象其形而轉名之今訓禮經
者將依於古訓乎亦依秦以後之言乎則改之者妄也又竇
臮劉台拱經傳小記謂鄭注井上桔槔還而不切橋當卻士
昏禮筭繩被纁裏加於橋之橋其言曰士昏禮筭繩被纁裏
加於橋注云橋所以屨筭其制未聞據經云奠於席則橋蓋
設於席上者取譬於近也橋以木爲之奉席欲其平正故謂
若橋之橫此義實優於桔槔之訓但曰其制未聞則無可與
質耳

婆拜

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婆拜注婆則失容節婆猶詐也疏云婆挫也戎容暬嬖著甲而屈拜則坐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婆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盧作矱婆則失容節是婆猶詐也釋文云婆挫也盧本作蹲朱子曰婆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爲字說平聲解者謂介者之不拜非全不拜也特其所爲拜者直其身不俯其首若有所枝拄而不得屈伸然左傳三臑使者此婆拜即臑使者疏云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法九曰臑擯司農注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文云猶今之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臑使者疏云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曰揖又引左成十六年云是臑拜即揖拜之二證也又按儀禮賓客入門揖入門曲禮云是臑拜即揖之三證也今云文蹲作婆字少儀亦云介者不拜鄉注云軍中之拜臑拜是也據公羊注疏所云是臑拜即揖之一證也又按傳三十三年公羊傳子揖師而行何休學云揖其父於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蹲疏云出曲禮上篇彼文蹲作婆字少儀亦云介者不拜鄉注云軍中之拜臑拜是也據公羊注疏所云是臑拜即揖之二證也又按儀禮賓客入門揖入門曲禮云臑賓客而入是臑拜即揖之三證也今云其所爲拜者直其身不俯其首若有所枝拄而不利屈伸者然試思直其身不俯其首有此拜法乎古人爲此不可成拜禮也故曰如此則婆矣婆字从蔍从夂說文解夂字云行遲也徐鍇曰夂象人兩脛有所躧也與蹲字義近合盧植何休說觀之知婆乃蹲之俗字有挫曲不成禮之義雖於形容又以爲如蹲耳說文新附婆字省艸作娑从坐从夂坐而兩脛有所屈

則直是蹲之象形字耳安得云婆拜即臑拜乎鄉以爲猶詐者蓋軍中無拜禮而忽下拜迹似於詐此詐字與左傳僞國而授之末義相近也然此爲鄉之餘義自以失容節爲正解也蓋臑拜之禮漢初猶存史記條侯世家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此即周禮注所謂持節持戟身倚之以拜者皆軍中拜也公羊成二年鞍之戰獲齊侯晉郤至投戟遂巡再拜稽首軍中得拜者將軍不介胄時有拜法也援據各譬臑拜定爲今之揖無疑而杜元凱左傳注云臑手至地大謬矣漢以前經文字多以聲音改字蓋聲音在文字之先因聲音而文字生因文字而訓詁生有於文字中求其義不得者就其聲音之轉求之則得矣如韓詩密勿即黽勉之轉音論語文蓦劉台拱以爲亦黽勉之轉音是也嘉按曲禮云國中以策書鄰勿驅麋不出軌鄭注曰鄰勿搔摩也此亦因聲音而文字異也蓋鄰爲搔之入音勿爲摩之入音陸德明釋文云鄰蘇役反勿音沒是也以釋文推之知唐以前無有與鄭異說者但孔穎達疏云鄰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摩之時其形狀鄰勿然分搔摩與鄰勿爲二鄰勿始爲不可解之詞此自疏之誤非注意也至元吳萊盧謙群鄰爲掃面加存恤焉勿急策以驅前洩觸妄語不直一笑 孫詒

邮勿搔摩一聲之轉偶爲全椒金君禹谷望欣寶應劉君楚楨寶楙言之禹谷楚楨謂此章蘆說爲長上文云入國不馳此安得驅且驅矣安得摩不出軌自以勿驅爲是也嘉按說文驅馬馳也馳大驅也馳爲大驅則驅馬馳也當是較行加疾較馳稍緩而執策者已有馳之之意耳故上文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鄭注云調試之疏云驅之者分轡既竟而試驅行之也又云車驅而驅此皆國中之驅與馳自異馳字有弛義直前不顧驅則不然故載馳之詩上云載馳載驅載馳載驅謂將馳驅以唁衛侯下云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載馳之詩上云載馳載驅歸唁侯急辭也下云驅馬悠悠者謂道路悠遠不可即至辭稍緩矣故以策彗邮勿驅者謂邮勿驅之非遽驅之也下云塵不出軌正以足邮勿驅之義且以明邮勿驅之法蓋古者御爲六藝之一疾徐緩急皆有法度所謂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如組而如舞者原非纔莽人役所爲且即以今驅車之法驗之其在國中之驅與郊外之驅猶可察而微會之也申明前說他日質之禹谷楚楨以爲何如也已亥六月二十四日

子卯不樂

檀弓子卯不樂注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慴陸德明釋文云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受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桀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北史拓跋珪亦云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是亦無足忌也

叔譽卽叔向

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按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不引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原而引韓詩外傳可謂疏矣

三禮

還反

還反呂覽作還乃按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穆天子傳云天子還反還反連文月令是也漢謂棟說非也正義曰還乃行貫孟秋云還乃賞孟冬云還乃賞是四時皆作還乃也釋文亦出還乃石經亦作還乃又後漢書鄧禹傳章懷太子注纘記正月迎春於東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是唐時所見本皆作乃也按前後文乃齊乃命太史乃以元日乃擇元辰乃修祭典與此乃賞正相承爲文不得據穆天子傳說戴記也

金陵設齋　蔣氏校印

作反者形近之譌也列子周穆文篇乃居南郭釋文云一作反知亦形近之譌也

宿離不忒

宿離不貸步失經紀呂覽作宿離不忒毋失經紀按康成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宿離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常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孔氏穎達疏曰謂馮相保章同宿配偶高誘注忒差也星辰宿度司知其度蔡邕章句云宿日所在月所歷按宿離之義高蔡優於鄭孔曰曆每日一度故曰在月每日經十三度故曰歷又徐司會云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其義亦通又按說文貸忒俱訓之段借字也忒失常也過差張

金陵設齋　蔣氏校印

衰俾糾剔荷能知忒爲本字忒訓更更與失常義近音義俱近故通用忒貸爲偏旁段借之字又字从代亦有更義又省借貸故洪範衍忒史記衛世家作衍貸也禮細衣非忒釋文云本亦作貣疑貣即貸形近之譌也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開呂覽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開按康成注保介副車右也謂末於參御之開明已勸農出不當王前開以劃耕介御連文之證也

於保介之開施用之也按此以鄭義爲優車右及御人皆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如高說則參字爲段玉裁校本从之蔡雲曰班氏東京賦介御鄧訓介爲甲與箋詩同朱子以保介爲農官之副則不得爲農官之副亦爲不副又車右與孔氏正義本之

參字爲貸且訓御爲致則與措字參字意相觸

躬耕帝籍

躬耕帝籍呂覽作躬耕帝籍田按康成注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高誘注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按鄭高俱以帝籍爲天神上帝鄭訓籍爲借本

孟子助者藉也爲義胡詮引臣瓚註謂藉蹈藉也本以躬耕爲義不得以叚借爲稱又以躬耕爲帝王盛典藉爲典籍張揖又以帝籍爲即周官之王藉俱非又按徐氏初學記引蔡氏章句籍作耤云天子耤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耤又說文云耤帝耤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耤知耤爲本字釋文作藉正義作籍皆叚借字也又應劭風俗通義亦云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卿諸侯九推

卿諸侯九推呂覽作卿諸侯大夫九推按高誘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又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案上下文俱有大夫此當以呂覽爲是戴記偶脫也戾世南北堂書鈔引蔡氏章句作諸侯九推無卿字

草木萌動

草木萌動呂覽作草木繁動高誘注繁衆動挺而生也按繁萌音義迥別無可通此自戴記呂覽義各別也逸周書時訓解亦作草木萌動

王命布農事

王命布農事呂覽作王布農事按下句即命田舍東郊則此命字疑是衍文呂覽爲正

審端經術

審端經術呂覽作審端徑術按康成注術周禮作遂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高誘注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衛氏集說陳氏集說俱作徑宋本注疏作經經徑古人叚借通用左傳趙衰以壺飧從徑釋文云讀徑爲徑詞招魂經堂入奧注云經亦作徑知經徑古通也術之作遂亦音近叚借

則雨水不時

則雨水不時呂覽作則風雨不時按康成注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孔穎達疏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孔穎達疏曰此風雨不時按康成注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孔穎達疏曰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穎達不疏爲乾此即孟氏易卦氣之說也按孟氏卦氣圖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合周天之數內辟卦十二卦謂之消息卦乾坤爲息坤臨爲消其實乾坤十二畫也息卦六復臨泰大壯夬乾也十一月爲復三三復之初爻即乾之第一畫也十二月爲臨三三臨之二爻即乾之第二畫也正月爲泰三三泰之三爻即乾之第三畫也二月爲大壯

三三大壯之四爻乾之第四畫也三月爲夬三三夬之五爻乾之第五畫也四月爲乾三三六爻皆陽老陽之卦也消卦六姤遯否觀剝坤也五月爲姤三三姤之初爻坤之第一畫也六月爲遯三三遯之二爻坤之第二畫也七月爲否三三否之三爻坤之第三畫也八月爲觀三三觀之四爻坤之第四畫也九月爲剝三三剝之五爻坤之第五畫也十月爲坤三三六爻皆陰老陰之卦也十二卦謂之辟卦辟者君也雜卦爲臣復爲辟而未濟歷中孚屬焉疑古禮經本作彖風呂覽以訓詁字改之如史記引爾雅扶搖謂之飄夫爲辟而豫訟蠱革屬焉乾爲辟而大壯爲辟而需隨晉解屬焉泰爲辟而小過蒙益漸屬焉大壯爲辟而臨爲辟而兌爲辟而未濟遯困中孚屬焉臨爲辟而屯謙睽升屬焉泰爲辟而小過蒙益漸屬焉大壯爲辟而需隨晉解屬焉否爲辟而旅師比小畜屬焉姤彖夫爲辟而豫訟蠱革屬焉乾爲辟而觀爲辟而剝爲辟而晉明夷屬焉坤爲辟而臨爲辟而兌爲辟而未濟遯困中孚屬焉乾爲辟而大有家人井咸屬焉遯爲辟而鼎豐渙履屬焉否爲

辟而恆節同人損屬焉觀爲辟而巽萃大畜賁屬焉剝爲辟而蹇蹇大畜賁屬焉剝爲辟而頤訟蠱革屬焉乾爲辟而姤妹无妄明夷困屬焉坤爲辟而艮既濟噬嗑大過屬焉

君臣共六十卦六六三百六十爻主一歲三百六十日共坎離震兌四正卦四六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十五日成一氣五日爲一候二十四氣共得七十二候也明乎此而月令可指諸掌矣

草木蓋落國時有恐

草木蓋落國時有恐

蓋落生日促有恐以火訛相驚相誘注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稿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孔穎達疏曰火訛相警以已來乘

寅已爲火故火來也寅爲天漢之津火雖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按旱稿爲已火義較蓋落爲長此呂覽爲正也

猋風暴雨總至

猋風暴雨總至呂覽作疾風暴雨數至按爾雅扶搖謂之猋猋又按楚詞雲中君猋遠舉兮謂風之回轉也故云回風爲猋猋又回風爲猋疾風則猋與疾義同疑古禮經本作猋風呂覽以訓詁字改之如史記引爾雅扶搖謂之猋書例也總之爲數例亦同此詩魚麗傳魚人不數罟疏云集本總作綴依爾雅定本作數義相通也

桃始華

桃始華呂覽作桃李華按高誘注桃李之屬皆舒華也夏小正正月梅杏杝桃則華傳云杝桃山桃也爾釋木郭注山桃子如胡桃而小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注云山桃大如棪柳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酢據此則陸佃埤雅作小桃華者與小正杝桃同物即所謂山桃也據以說戴記呂覽恐非高氏言桃李之屬其義愈備又周書時訓解亦作桃始華又曰桃始不華是謂陽否

麻子又引裴淵廣州記云山桃大如棪柳形亦似之色黑而

桃賈如桃而小太平御覽引曹毗魏都賦注云山桃子如胡

正正月梅杏杝桃則華傳云杝桃山桃也爾釋木郭注山

倉庚鳴

倉庚鳴呂覽作蒼庚鳴按康成注倉庚驪黃也高誘注蒼庚

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搏黍秦人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夏

小正云有嘒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又經典言此鳥者甚衆曰皇曰黃鳥曰離黃曰黎黃曰鸝黃曰黃鸝留曰黃栗留近亦謂之黃鶯皆一物而異名或聲轉而字異耳

與俞通

擇元日命民社

擇元日命民社呂覽作擇元日命人社按康成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孔穎達疏曰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高誘注元語也曰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也嫌日有從否重農事故卜擇之嘉謂鄭據郊特牲云日用甲則

經當如前文云以元日不當云擇蓋用甲則無所庸擇也今云擇元日則與擇元辰同例知高義爲優也又唐月令註元日云近春分前後戊日與鄭用甲不同說者謂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而用戊日戊屬土且以召誥用戊午也蓋此社乃羣姓立社之社非天子之社也故擇吉而用之不必定如郊特牲之禮也

以大牢祠于高禖

以大牢祠于高禖呂覽作以太牢祀于高某按康成注高辛氏之出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高誘注周禮禖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郊晉與

高相近故或言高禖王者后妃以元鳥至日祈繈嗣於高禖三牲具曰太牢詩生民正義引蔡氏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又通典五十五引蔡氏章句云元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宇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按此與毛同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按高誘謂郊高晉近蔡邕謂高猶尊此自高蔡義優康成謂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此誤信中候契握及史記之說而妄言也毛詩生民傳引月令云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郊媒元鳥傳云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兩傳作郊媒不更立義是毛氏亦以郊高晉近也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

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元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禮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鳦子之後後王以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媒是焦喬亦謂契以前已有郊禖之祭而爲康成曲解也又鄭氏生民箋云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是鄭亦知先契之時有郊媒之神而牽於中候楚詞史記之說因復望文生義而展轉求合也蔡氏謂高媒神名義殊簡明高氏謂郊高晉近亦即晉轉字異之說知毛氏蔡氏高氏皆不以緯書之言爲然也故東廣微答詔問第云高媒者人之先也又虛植以三牲請子於高媒是三牲具曰太牢也　又按祠祀古通用下文祀不用犧牲國語鄭語其後皆不失祀漢書地理志

作其後皆不失禰生民傳以禰高祺釋禮祀是禰祀義近也
又說文乙部作禰于高祺而蔡氏月令問答作以太牢祀高
祺生民傳釋文亦云禰本作祀是古禮經本不同也
乃禮天子所御
徐氏初學記引月令云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
于高祺之前又引蔡氏章句云祝以高祺之命飲以醴酒今
月令作禮按醴禮古通用鄭注侯禮士冠禮有云此醴當作
醴者有云今文禮作醴者蓋以醴人義本相生故得通用
也
角斗甬
角斗甬呂覽作角斗桶康成注甬與斗

通文律厤志十斗爲斛故知甬則斛也高誘注角平斗桶量
器也盧文弨校注疏本云廣正方斛謂之桶桶與甬同然按
說文云甬艸木莖甬然也从马用聲桶木方受六升从木
甬聲據許氏受六升之義則與十斗爲斛不合歐陽公集古
錄載漢銅甬銘曰容十斗重十四斤與鄭注相合或甬桶之
器有異也文方言五筥筩自關而西謂之桶檻郭注云今俗
呼小籠爲桶檻則桶或檻之小者與許氏受六升義近矣又
明新安汪一嫫呂覽本此經文與仲秋齊斗甬同作甬
寢廟畢備
寢廟畢備呂覽作寢廟必備按康成注畢猶皆也凡廟前曰
廟後曰寢孔穎達疏曰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
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祀義近也
御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是
也高誘注緩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無隋頓也按寢
字鄭高義異自以鄭義爲長蓋閒廟書其小寢廟言其大安
身之寢義具閒廟中矣又按閒雅釋詁舉蓋也說文必分極
也蓋之與極義之相生者也音義相同可以通假考工記弓
人天子圭中必注云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詩騶虞彼茁者葭
有瑽釋文云瑽又作璀是亦必畢通假之證也開成石經原
刻作必後磨改作畢又經字說文作寢經典通作寢
天子乃鮮羔開冰
天子乃鮮羔開冰呂覽作天子乃獻羔開冰按康成注鮮當

爲獻聲之譌也詩豳七月箋引月令仲春作天子乃獻羔開
冰不更作鮮是鮮當爲獻明矣古禮經無刻本不能畫一故周禮凌人注亦作獻羔而啟
獻古禮經無刻本不能畫一故周禮凌人注亦作獻羔而啟
冰也開成石經初學記歲時部御覽時序部引月令亦作獻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呂覽作上丁命樂正入舞舍菜康成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呂覽作上丁命樂正入舞舍菜康成
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
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今小正作用入學高
誘注是月上句丁日命樂官正卒卿大夫之子入宮學習舞
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
祀養入學舍采合舞以六樂之舍正舞位此之謂也按釋菜

舍采鄭高義異此當兩存之周禮大晉鄭引司農注云舍采
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
師以采爲贄采直爲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
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又王
制釋奠於學注云釋采奠幣禮先師也學記云皮弁祭菜文
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又云始立學者既奠器用幣然後釋菜疏引熊氏云用幣則
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據各經及諸
儒說則戴記作釋菜鄭以菜讀之據祭菜言也呂覽作舍采
高以采讀之據奠幣言也說可兩通舍釋古今字也音轉字
異說文云捨釋也从手舍聲詩行葦傳曰舍之言釋也舍古

字釋今字儀禮周禮注屢見又孟子音義引丁音云菜之言
采也禮記大學注有采地者也釋文云采本作菜孔吠神祠
碑躬菜菱藕作躬菜菱藕知采菜古通用也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呂覽同按蔡邕月令問答作祈
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正義引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
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則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
上云以太牢祠高祺如蔡說則祈可不用犧牲祠未嘗不用
犧牲矣而說文示部解祠字云品物少多文詞也从示司聲
仲春之月祠不用犧牲用圭璧及皮幣是祠亦不用犧牲矣
鬱乘水中郤音涵曰楊花實能化萍然萍不盡爲楊花所化
義稍異蔡氏舊曰經既書用不用即不必贅言更卽及之

謂也此說甚是

苹大蕭

苹大蕭

田鼠化爲鴽

田鼠化爲鴽呂覽同按康成注鴽卽鵪鶉雅釋鳥文某氏云謂鶉也李巡云鴽鶉一名牟母郭景純云鶉也青州呼爲牟母舍人云卽作無今此注母無當作牟無也高誘注田鼠鼠也鴽鵪青州謂之鶉鶉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鵪也釋文引蔡氏章句云鴽鶉之屬又淮南時則訓注云鴽鵪也說文云鵪牟母也从隹奴聲鴽或从鳥玉篇謂牟母卽鶉與爾雅注合夏小正傳亦云鴽可無疑而蔡氏丛云鶉鶉之屬淮南注直云鴽也者蓋鴽與鶉同類物說文云鴽鶉屬又云鶉鴽屬故莊子云田鼠化爲鴽列子亦云田鼠之爲鴽也是蔡氏所據義矣

薸始生

薸始生呂覽作萍始生康成注薸萍也其大者曰蘋用爾雅
釋草文說文云苹薸也無根浮水而生又薸苹也又引韓詩云沈者曰蘋
水艸也又蔡大薸繁傳曰俗作蘋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
浮者曰薸郤音涵曰今蘋亦不沈但較浮萍則根連水底爾
本草拾遺謂之茉其葉四衢中拆如十字俗謂之四葉菜五
月開白華後世所謂白蘋可以老葵故左傳曾蘋藻蘊
藻之菜舊說萍爲楊花所化一葉經宿卽生數葉葉下有小
鬚乘水中郤音涵曰楊花實能化萍然萍不盡爲楊花所化
三月以前無萍月令記其始生之時穀雨以後凡積水之區

悉能生萍故夏小正云七月湟潦生萍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萍也今沈湟積水輒生綠萍小正之言信矣郭按萍與藻異類檢爾雅說文及毛詩陸璣疏云之說未有以萍爲水藻者高注誤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莖大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細如絲莖上葉如馬尾或如蓬蒿或如水蘇或如小蒜或如蒲葉或如葵或如鼠尾或如蓮葉或如柳葉或如竹葉或如鹿角或如龍鬚或如聚藻或如水藻或如墨或如黍或如粟或如珠或如貫或如連或如環或如卵或如瓜瓣或如蓴葉或如馬蹄或如車輪或如羅文或如連錢或如浮萍或如雀舌或如鳥足或如魚鱗或如蝦蟆子或如蝌蚪尾或如蠶頭或如魚子或如蛙卵或如蜘蛛或如蜂窠或如蟻卵或如蜂蠆

倘生育明矧獸之藥所不得出也嫌餘三方九門得出故特戒之如言無也舍按爾雅釋器云兔罟謂之罝太平御覽引舍人注詩疏引李巡注亦云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眾經音義引郭注云罝遮也遮取兔也（與今本異）說文网部云罝兔网也釋器又云麗謂之罿罿也罿謂之罕罕罦車也詩疏引孫炎注云覆車網可以拖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罟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是獸罟曰罝罕亦得爲鳥罟也故詩曰雉離于罹說文网部引爲雉離于罦又云罦兔罟也蓋罕爲罦之或體罕又罗之省字也高以罕爲射鹿罟注淮南亦云麋鹿罟當別有據又釋器云鳥罟謂之羅詩疏引李巡云鳥飛張網以羅之兔絕之捕鳥者面罝罕羅罹又均得名之罔說文云罔庖犧所結繩以漁从网下象罔交文凡网之屬皆从网是网其總名也後漢蘇竟傳云罹爲天網離雅釋天曁謂之罹注云捕兔之罹或呼爲濶罔罹形以名詩大東有捄天畢孔疏云捄長貌又云殿捕鳥网也雀部云罹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此皆罔之省字也高以罕爲射鹿罟注淮南亦云麋鹿罟當別有據又釋器云鳥罟謂之羅詩疏引李巡云鳥飛張網以羅之兔絕之捕鳥者面罝罕羅罹又均得名之罔說文云罔庖犧所結繩以漁从网下象罔交文凡网之屬皆从网是网其總名也後漢蘇竟傳云罹爲天網離雅釋天曁謂之罹注云捕兔之罹或呼爲濶罔罹形以名詩大東有捄天畢孔疏云捄長貌又罹八星纍貫兩叉出是畢柄長之證也說文云畢田网也从畢象畢形微也是畢小之證也弋與翳本聲轉而字異

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爲場掛翳於草停偫翳貌也慧琳音義引郭注云弋繳射飛也考弋繳謂之矰矰短矢也周禮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賈疏云繳則繩也謂結繩於矢以弋射飛鳥者也廣雅釋詁三倭倉也漢書陳餘傳云以肉餧虎或省作委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是也以上諸字鄒高箋無事則委之以壑釋文云委猶倉也是也以上諸字鄒高兩注不皆同者各就所見字注之今爲疏解如此、又九門郭高義異田獵豎有由路門出者如孔疏所云則但曰禁田獵可耳何必云毋出九門乎且下文九門磔攘注云出疫于郊與此時出是郭亦不能自通其說此以高注爲長又陸氏佃謂九門爲王城面各三門東西九經南北九緯吳氏澄謂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皆禁薳謂此亦臆說高注九門磔攘云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氣盛之故曰以畢春氣也其說精確無可易也　又按孔穎達以今月令爲呂氏春秋入禮記爲古不入禮記爲今按鄭注引今月令十七條與高注呂覽俱不同此注云月令無常字而呂覽有之是孔氏妄說也蔡氏雲以今　令即明堂月令梁氏玉繩謂今月令乃漢時太史所上月麻引侯霸傳行四時之令皆網所建以證東漢自有所行月令而鄭謂之今月令亦近於從而爲之詞薳謂太平御覽引蔡氏章句云掩飛禽曰畢繳矢曰弋是蔡所據即鄭所謂今月令也又高注九門云是呂覽本作九

門今作國門後人以唐月令妄改也

戴勝降于桑

戴勝降于桑呂覽作戴任降于桑按康成注戴勝縧紝之鳥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高誘注戴任戴勝鴟也爾雅曰鶻鳩鳲鳩（刻本鳲作尸今本都本生於桑是月其子騭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按逸周書云戴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戴任南楚南猶爲也或謂之戴鴟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閒謂之鶻鵴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閒謂之鶻鵴言人人殊不可定爲今之通用南亦訓任尚書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白虎通五行篇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菽麥也何鳥爾按勝爲任音義同而展轉叚借之字南與任古音近

金陵遺書 許氏校印

近異形之字蓋戴勝象其形而名之鵴鵴象其聲而名之也又徐氏初學記引蔡氏章句作戴爲降于桑埤雅引章句作戴勝降于桑以動民事也淮南子作爲考異郵作紝尒正釋文作緊紝一字而異形也

具曲植蘧篨

具曲植蘧篨呂覽作具挾曲蠪篨按康成注挾曲蠪篨一作具秩曲籧篨按康成注孔穎達疏引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閒謂之曲薄方言郭璞注云曲薄也史記周勃世家注橈縣益器也曲薄也楨橈也淮南子作爲考異郵作紝尒正釋文作緊紝一字而異形也

具曲植蘧篨

具曲植蘧篨呂覽作具挾曲蠪篨按康成注挾曲蠪篨一作具秩曲籧篨按康成注孔穎達疏引方言云宋魏陳江淮閒謂之曲薄方言郭璞注云曲薄也史記周勃世家注橈縣益器也曲薄也楨橈也淮南子作爲考異郵作紝尒正釋文作緊紝一字而異形也

金陵遺書 許氏校印

牛匡也方曰匡圜曰漦似筐蘧義稍別而匚部云筐飯器筥也則義仍兩通郭璞注方言云簏古筐字是也今作蘧者乃簏字之譌釋文不能正其誤耳而方氏懋謂蘧爲席之粗者生義殊屬可笑又謂宝謂之蘧以宿蓋不知魯魚亥豕之誤而望文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高誘注槃牛牝馬遊牝于牧乃合累牛牝馬謂繫在廄者其牛牝馬游牝于牧乃合累牛牝馬遊牝于牧呂覽作乃合累牛牝馬謂繫在廄者其按康成注累牛牝馬游牝于牧也皆將羣遊從牝於牡之野風合之蘇按淮南子作騾牛注

金陵遺書 許氏校印

云特牛說文牛部云特牛父也玉篇犙求子牛是也爾雅釋畜云牡曰隲牝隲義相近得名隲亦得名騬也蓋累者負而上騬者躍而起牛遲重故云累馬驃疾故云騬皆牡欲就牝之形遊牝遊之者牡也周禮所謂仲春通淫也又按游遊古今字

命國難九門磔攘

命國難九門磔攘呂覽作國人儺九門磔禳按康成注此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驅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奠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高誘注儺讀論語鄉人儺同命國人儺索宮中區隅幽閴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今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攘木氣盛之故曰以畢春氣也蔡邕月令問答云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木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面已四時通等而夏無儺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多行太陰陰陽皆使不干其類故多春儺以助陽秋儺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陽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儺取之於是也竊按高誘但主逐疫鄭蔡推本日行而鄭尤精博又此注言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則所云九門非路門應門云云可知矣又按說文云鷬鳥也或从隹儺行有節也

金毓黻書 路氏校印

詩曰佩玉之儺皆無逐疫之訓又云遭見鬼慰詞按高誘云擊鼓大呼有驚詞意則玉篇以騬爲敺疫厲之鬼者正說文之義是騬爲本字難儺皆叚借字矣而諸書皆云讀如某高注淮南云儺讀如躁難之難此云讀如鄉人儺是與杜子春周禮注引杜子春儺月令亦作褽釋文云褽本又作擾是陸氏所據本作褽設此方音之轉也又說文云褽磔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燧人氏說與應氏異或者大儺用牛雞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儺用牛其餘雞儺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按熊

金毓黻書 蘇氏校印

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攘犬者金畜攘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蓐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按此則磔禳用犬牲而孔氏正義於仲秋引熊氏之說云小司徒職云秋行少陽多行太陰陰陽皆使不干其類故多春儺以助陽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尨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尨可也又按應劭風俗通義

氏說而季存則必用犬抑金以助木氣如雁劭說此當雨存之

淫雨蚤降

淫雨蚤降康成注戎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曰霧雨又云霖雨三日已往霧雨也南陽謂霖霖按說文雨部云霧小雨也明堂月令曰霧雨霧霖雨霧聲轉形異義丛同均爲霖也錢氏坫說文斠詮說霧雨霧霧聲轉形異義丛同均爲霖也錢氏坫說文斠詮說霧雨云月令淫雨注今月令著明堂月令也又說霖字云月令淫雨字如此是錢氏亦以霧霖同字異形蓋霖爲霧之變體霖爲霧之省文叚借淫又霖之同音叚借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乃據鄭注淫霖疑霧小雨之小字爲誤謂霖文从乘乘者聚立證雨多非小雨蔡氏雲曰春秋書大雨霖則霖非必大雨爾雅久雨謂之霖左傳自三日以往爲霖皆不言大可知久亦多不獨大爲多突然則久陰小雨亦可傳霖其說甚當

王瓜生康成注王瓜蒌蔓也今月令云王瓜生一作王資生高誘注菩或作資秀木閒孰是呂覽作王菩生瓜瓠蓏也是月乃生御覽九百八十八引蔡氏章句云資草名也生於陵也說文云菩艸也資王資也逸周書亦作王瓜曰王瓜不生困於百姓鼏按爾雅釋草果蠃之實括樓郭注云今齊人呼之爲天瓜詩疏引孫炎同郡氏晉涵曰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菩或作瓜瓠蓏也如高注則月令所云王瓜即

栝樓實今栝樓四月生苗引藤蔓長及秋而華厥色淺黃秋末成實下垂如拳或長而銳或小而圓故詩與爾雅皆言其實焉栝樓當從說文作蘿裹通作瓠蓏名爲天瓜殆取義於王瓜歟又按資與菩古字通穆天子傳雀莞蒲茅資蘘蘘郭注云資今菩字音倍是資與菩通之證也蔡氏雲曰管子曰地員有大資其即王資歟王彗王鮪之倫皆以大名王也又按蔡氏章句作資是蔡氏所據即郭所云今月令也與呂覽異是亦今月令爲明堂月令之證

衣朱

衣朱衣呂覽作衣亦衣仲夏季夏亦作衣朱衣按孔穎達疏路與服言朱騂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

衣服人功所爲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騂馬自然之性皆不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可色深故云赤旌旂雖人功所爲然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朱深於赤也高誘注皆赤順火也不更立義鼏按說文云朱草赤莖也可以染絳別舉卑也廣雅釋器云朱赤也是朱赤無別也又鄭注易困于赤紱云朱深曰赤是赤深於朱也山海經中山經有鳥焉名曰鴸直身而朱目注云朱淺赤也是朱淺於赤也而孔云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者既據儀禮注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賴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之說且以青蒼元黑之例推之知其當然也

其器高以粗康成注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呂覽作其器高以鈉高誘注鈉大也器高大象以火性鼏按說文云粗疏也又云麤行超越也又云麤角長貌廣雅釋詁粗麤也粗曹憲音在戶反徐鉉音徂古反麤倉胡切鞳土角切今三字相通者以義近而彙雙聲之字也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莽秋繁露俞序篇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是麤粗爲雙聲之證也淮南子氾論訓風氣者陰陽麤鞳鼓者也漢書藝文志云麤得麤鞳公羊隱元年注云用心尚麤是麤鞳雙聲之證也又文選辨亡論云百度之缺相修

注云租古租字按租字粗之譌也蘊藴之譌也納納之譌也又釋文石經山井鼎考文並作粗汲古閣本作藴非也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呂覽作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康成注不言卽諸侯而云封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蓋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祫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高誘注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無不欣說康成賴其所賜也竊按白虎通義云封諸侯以及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說應氏鏞曰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籥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亦順景風以行賞則封於盛夏古之制也蓋封爵以夏時而出命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著特其功之常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者也又按高注云封侯命以茅土是呂覽本無諸字白虎通王制聖證論後漢書寇榮傳注引此文竝作慶賜無不欣說無遂行二字是所見本與呂覽同也

賢桀俊

賢桀俊呂覽作賢傑儁康成注賢出也桀俊能者也孔穎達疏賢是賢佐之義故云出桀俊或未仕沈潛者故云出高誘注俊白也千人爲俊萬人爲傑嘉按廣雅釋詁六賢道也傑俗體砕白石神君砕通作讚釋名釋言語云讚錄也省錄之也釋典藝云稱人之美曰讚讚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說文無讚字知贊卽讚也高訓贊爲白是以稱道爲義高意以舉賢爲人君之事太尉則有薦引之事而不居其成功故與康成異也又俊傑之名古經訓所傳不一白虎通引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史記屈原傳索隱引尹文子曰千人曰俊萬人者曰俊騰冠子云德萬人謂之俊尚書俊乂在官馬鄭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高注呂覽既云千人爲俊萬人爲傑而注淮南復云才過千人爲桀知高亦不能持一說也鄭以此說文力部勑字下云勑勞也从力來聲俗以爲約勑字其實俗體亦省作雋左傳鄧舒有三雋才是也

賢桀俊勤民

賢桀俊呂覽作賢傑儁勤康成注賢出也桀俊能者也孔穎達疏賢是賢佐之義故云出桀俊或未仕沈潛者故云出高誘注他字者言之如勑字从力來聲訓爲勞勞字亦可訓爲力卽勞傑字說見陸德明釋文條例茲不復贅就其雙聲之轉說文力部勑字下云勑勞也从力來聲俗以爲約勑字其實以此字之雙聲切韻爲彼字注者偶舉之尤覺觸處旁通如訓詁之起於聲音漢以後知之者蓋少其兩字之轉注或卽爲天子勞農勸民

卽勞字義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師古曰力來勸勉之也是其證也今禮注疏本重力來之作重敉之蓋其始誤合力來爲勑字校書者又因釋文條例之言改作敉字展轉相譌而古訓遂晦賴齊民要術所引爲證恐後之校齊民要術者又據今注疏本妄改故記之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呂覽作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呂覽作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呂覽作命司徒循

也　又說文云靡披靡也釋名釋飲食云靡爛也義亦相近
耳部膍字下云讀若月令靡角是許所據與鄭同也禮記少
儀國家靡敝疏云靡爲糜謂財物糜散凋敝古字通用文選
盧子諒答劉琨詩靡騁不悔東方朔答客難至則靡耳注炎
云靡與糜古字通是也

養壯佼

養壯佼呂覽作養壯狡康成注助長氣也孔穎達疏壯謂容
體長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
長氣也高誘注壯佼多力之士養之憤陽施也蓋所謂旱則
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鄭按高注以壯狡爲多力是也大戴
禮千乘篇云老疾用財壯狡用力呂覽禁塞篇老幼壯狡廣

雅詁二狡健也是皆多力之證王氏念孫廣雅疏證曰正
義以佼爲形容佼好失之是也又詩狡童傳云狡童昭公有
壯狡之志也義當同此謂昭公特力輕躁如傳所云亂氣狡
憤者也猶之狂且之狂耳如以爲狡好則子都美好者也詩
乃謂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者於文義爲
不順矣箋疏並非　又按說文人部佼交也大部狡少狗也
女部姣好也是字本當作姣佼狡皆音同假借字也詩月出
佼人僚兮選傳猗嗟傳昌佼好皃碩人箋長麗佼好釋文丛
云佼本作姣是佼爲姣假借之證也佼亦訓好方言云自關
而東河濟之閒好謂之佼是也狡得通佼者大戴禮子張入
官篇量之無狡民之辭家語入官量之無佼民之辭詩山有

扶蘇箋狡童有貌而無實疏引孫毓云此狡姣好之狡謂有
貌無實者也是狡得通姣之證也

菟

菟呂覽作饒按孔穎達疏者釋樂云大饒謂之沂郭景純
云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
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饒七孔釋名云饒嘵也聲
如嬰兒嘵高誘注饒以竹大二寸長尺二寸七孔一孔上伏
橫吹之聲音上和故調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饒是也通典
百四十四通攷百三十八引蔡氏章句丛云篴竹也六孔有
距橫吹之廣按諸儒說饒不一令器亡無可據諸列諸說於
左郭據廣雅注謂雅廣雅諸本有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

四孔頭有一孔十六字王念孫以爲西京憲注誤入正文者是
也鄭眾云七空高誘注七孔一孔上伏顏師古漢書禮樂志
注云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是蓋數其上出者則爲七孔義并同也惟蔡邕則云六孔北
堂書鈔一百十一引雷氏五經要義亦云以竹爲之六孔有
底與蔡同也周禮笙師疏引禮圖云九空應氏風俗通義又
云十孔是言孔之異也廣雅云長尺四寸郭注據之又云小
者尺二寸釋文引世本亦云長尺二寸聶崇義三禮圖引舊
圖云雅篴長尺四寸頌篴長尺二寸是郭所云小者頌篴也
諸云尺二寸者據小篴也惟風俗通義云長尺一寸是言尺
寸之異也邵氏晉涵謂名翹橫吹之義不可曉疏按釋名云

橫也橫吹之謂以簫吹之也郭云翹蔡云距御覽引世本注又云篪吹孔有猪如酸棗王氏念孫曰或曰翹或曰距或曰猪皆謂其上出之吹孔是也爾雅云謂之沂者御覽引舍人云大篪其聲漼沂鏘然也釋文引孫炎曰篪聲悲沂悲也按釋名亦云篪虧也是聲悲謂之沂也又按說文篪籥之或體也無笛字亦其或體也

毋燒灰

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康成注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高誘注爲草木未成不欲夭物按說文火部云炙死火餘糞也从火从又又手也炙既滅可以執持炭燒木餘也从火屰省聲廣雅釋詁四炭灺也釋名釋天云火耳季秋之月曰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與此正相承此以呂覽爲正也

毋敗羣則絫騰駒班馬政

游牝別羣則絫騰駒班馬政呂覽作游牝別其羣則絫騰駒班馬正康成注孕妊之欲止也絫騰駒爲其牡云牡惠棟校本作牝氣有餘相曮耀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駒攻駹此之謂也高誘注是月牝馬懷妊已定故放之則別其羣不欲駒臲卼趯其胎育故絫之也班告也馬正掌馬之官周禮五尺曰駒馳按夏小正傳四月執陟陽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不足據也鄭以馬政爲養馬之政教高以馬正爲掌馬之官周禮有馬質馬量以及趣馬簡其節巫馬治其疾校人辨其

屬廋人掌其閑以及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皆是主馬之官無馬正之名此或秦時有也又政之爲正疑避始皇諱而改之故呂覽於季秋之月又作獀馬也

毋敗羣則絫騰駒班馬政

游牝別羣則絫騰駒班馬政呂覽作游牝別其羣則絫騰駒班馬正康成注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爲欲靜而呂覽於欲靜事毋刑呂覽同按康成注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今月令毋躁二字非本文淮南作愼身無躁是也

令刑爲徑高誘注事毋刑當精詳而後行也淮南時則訓亦作無徑高注彼亦云當精詳而後行也知呂覽亦當作徑作刑者涉戴記文而誤也

則雹凍傷穀

則雹凍傷殺康成注子之氣乘之也陽爲雨陰起脅之凝爲雹呂覽作則雹霰傷穀高誘注多寒冰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多陰閉藏多雹霰北堂書鈔百五十二引蔡氏章句云雨雹說文雨部云雹雨冰也霰稷雪也漢書五行志引劉向曰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澀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又云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者一氣之化也注引穀梁說略同劉向說釋名釋天云雹跑也相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蹴跑也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霰說文或作霙爾雅釋天雨霓爲霄雪郭注云冰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霰霙也故謂之消雪又詩頍弁傳霰糝雪也段氏玉裁謂糝當作黍如黍如稷皆謂其形是也此當以呂覽爲正

昏火中

昏火中呂覽作昏心中按高誘注心東方宿宋之分野也按火大火心星也東方陰宿在天爲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爲帝座左一星爲太子右一星爲庶子蔡氏雲曰月令中星皆舉列宿本名則火當爲心矣且呂覽淮南時則訓亦作心商書洪範正義左傳昭三年正義竝引作心其可證今本禮記者惟詩綢繆序正義引作火耳唐開定本正月節曉心中亦不作火

溫風始至

溫風始至呂覽作涼風始至按高誘注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節故曰涼風始至嘉按逸周書云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溫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又云溫風不至國無寬數涼風至國無嚴政與戴記合又施氏蘇詩注卅一引蔡氏章句曰溫風暑之在風者也按溫風至六月節於卦爲鼎涼風至七月節於卦爲恆此以戴記爲正

蟋蟀居壁

蟋蟀居壁呂覽作蟋蟀居宇孔穎達疏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在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按爾雅釋蟲云蟋蟀蓋也孫炎曰蟋蟀也梁國謂蓋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爲蟋蟀斯螽非也藝文九十七引蔡氏章句云蟋蟀蟲名斯螽涉雞之類御覽九百四十九引章句云或謂之蓋亦謂之蜻蛚高誘注蟋蟀蜻蛚爾雅謂之蓑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嘉按逸周書蟋蟀不居壁云云蓋微蟲而可以趨民務故古者多取以紀時候焉方言云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蓋南楚之間謂之虹孫詩疏引陸璣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蓋一名蜻蛚楚人

謂之王孫幽州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趨促通用鳴蜻蛚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蛬又云涉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蜡母一名莎雞一名絡絲娘一名紡績一名機杼一名嚶嚶一名喓喓一名蛩蛩一名蛬蛬一名蛩蛩一名蟋蟀一名悉悉

于大麓論衡書說作入于大麓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

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康成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艾之今月令四爲田孔穎達疏按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主收芻養牲不可太遠故知是畿內鄉遂呂覽作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高誘注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時縣大郡小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說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芻當芻故聚之以養犧牲疏按鄉孔以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高以四監爲監四郡之大夫此以高說爲優周禮建牧立監王制監於方伯之國周語上卿監之后稷監之皆是長以餘周之名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不過中士下士其未能大合百縣之秩芻可知矣逸周書作雒解制郊甸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與高注合又前雩祀百縣旅諸侯言此以大夫言知呂覽爲正也

以搖養氣

以搖養氣呂覽作以搖蕩於氣按高誘注於時不時故曰搖蕩于氣疏按周始祖而國語后稷監之后稷三之云云亦以后稷爲官名也　又按日本國本魏徵羣書治要月令之事下無也字正義標起止亦無也字當是宋本誤衍也

神農將持功

神農將持功康成注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呂覽持功作巡功高誘注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巡行堰畝修治之功蠶按巡行之義求諸質事知鄭說非也

可以美土彊

可以美土彊康成注土彊强驒之地孔穎達疏强是不輭驒是辵也埶謂礫礧磊磈之地也葦人職云彊驒用贊彊驒是辵礫磊磈之地也葦人職云彊驒用贊

閉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也按高注則呂覽亦當作風寒

爲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高誘注冬陰

孔穎達疏以丑未屬巽易林曰巽主辛丑未十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

則風寒不時呂覽作則寒氣不時按康成注丑之氣乘之也

則風寒不時

鮮絜之訓失之

相注是鮮亦有解散義突蓋鮮訓殺故亦有解散義也孔疏云析破木也禮記經解疏引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析解轉

作寒氣者誤也

爲來歲受朔日

明陳仁錫四書人物備考告朔下有孟春之月天子上新呂於南郊文錯亂不可讀因思戴記呂覽淮南時則訓均無天子聽朔南郊之事檢禮記月令周禮春官大史論語公羊諸經疏亦無其文惟杜佑通典七十讀時令引唐武太后歷聖元年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授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殯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一曰聽朔其實一也蠶按此段亦淡告朔視朔兩事說見毛西河稽求篇聽朔篇按方慶之說不見於經漢書五行志禮樂志亦無其文其云正月上辛於南郊者當是貞觀時議禮之臣以玉藻有天子聽朔於南門

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者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名以鮮又

書禹貢析支史記夏本紀作鮮支索隱曰鮮析聲相近說文

之外遂以南門之外爲南郊按郊注云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亦非南郊又以周禮有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遂以布治爲正月頒十二月之政其實禮經無正月諸侯朝天子之事月令所云合諸侯爲來歲受朔日在季秋之月安得以爲正月乎鄭朱子集註季冬頒來歲云云亦是約略月令季冬之文言之並不言孟春之月杜佑謂方慶之議皆臆說是也作人物備考者不知從何類書錄得又破碎顛倒其文以致不可讀耳所云上新呂當作曰上辛新乃辛之譌呂乃曰之譌漢書禮樂志云曰正月上辛用事於圜丘古經籍以字皆作曰

三老五更

金陵叢刻 蔣氏校印

文王世子三老五更注云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通典六十七引蔡邕月令章句云三老五更庶老也禮疏引章句云三老三人五更五人裴松魏志注四引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鬯更長年之稱又蔡邕集月令問答云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鬯何也曰字誤也鬯長老之稱也其字與更相假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鬯瘦字中从鬯今皆以爲更矣字法不立形聲何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鬯也蕭謂此自蔡義爲長鄙衷遺令書加供養謝嫂王莽之書中亦多嫂字是嫂譌爲嫂之證又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舍於田更商邱開之舍張湛注云更當作鬯是叟譌爲更之證

也但漢儒說經最重師承往往改其義而不敢輕改其字且往往兩存之故蔡氏獨斷又云天子兄事五更三老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尊道改更已也又五更或爲叟叟長老稱與三老同義也觀獨斷之兼存兩說可以知漢儒說經之不師心自用矣

庭燎之百

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言齊桓之僭禮也韓詩外傳云齊桓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言齊桓之好賢也兩事各不相蒙注疏不引是爲有識蓋庭燎非失禮庭燎之百爲失禮鄭注引大戴禮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金陵叢刻 蔣氏校印

土鼓豈桴

禮記土鼓豈桴呂覽高誘注作朮鼓桴豈與朮亦聲轉而字異也

雩宗祭水旱也

說文示部禜設醊蘸爲營曰穀風雨雪霜水旱厲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營省聲一曰禜衛使災不生禮記曰雩禜祭水旱今本作雩宗祭水旱也按鄭注云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釋文云幽宗雩宗雩宗之字依注讀爲禜孔疏云宗皆當爲禜者以經云幽宗字與禜字相近故並讀爲禜也許氏自序云禮義無所取宗

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知禮記古文宗本爲
樂郊注爲有據也

苴以白茅

說文艸部葅茅藉也从艸租聲禮曰封諸侯以土葅以白茅
今禮經無此句按逸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騮土中央覆以黃土將建諸侯鑿
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徵
土於周室韓詩外傳蔡邕獨斷所說亦略同孔穎達謂必古
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說皆同此足證說說文之有功於古經也

珠瑰瑤琫

說文玉部珠蜃甲也所以飾物也从玉朱聲禮云佩刀天子
玉琫而珠瑰諸侯瑤琫而璆鏐士瑒琫而蜃大夫鞞琫而
瑤瑛孔穎達疏云傳因琫瑛歷道尊卑所用假有成文未知
出何書也據此則此數句隋唐之閒已佚毛許所見皆禮經
古文也

芟夷滌崇之

說文毳部𣪊以足蹋夷艸从𣪊春秋傳曰𣪊夷滌（一作滌）崇之今作芟按𣪊形近當是古文作𣪊也文選答賓戲夷險芟荒晉灼注云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蓋發乃𣪊字之譌𣪊又𣪊字之譌耳艸部芟刈艸也義近或古相通

糕

按春秋莊二年經多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字釋文作諸若切玉篇廣韻之若切此字从羔諸本皆作芟字蓋發乃𣪊字之譌耳艸部芟刈艸也義近或古相通

糕

按春秋莊二年經多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字釋文作諸若切玉篇廣韻之若切此字从羔諸本皆作芟字蓋發乃𣪊字之譌耳艸部芟刈艸也義近或古相通

聲不當有諸若之若切音按公羊經文俱作鄋瞞衛書盧引莊二年經亦作鄋瞞與鄋同聲叚借字古讀無諸若之若切音也又說文無禚字

尨涼

說文牛部犥牦牛也从牛京聲春秋傳曰犥牛耳此許氏所見古文如此三傳作黥乃古今字耳玉篇云牦牛黑毛爲衣之說此亦望文生義於古無徵也上文云衣身之偏又云偏躬無恚外傳亦云衣躬之偏又云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韋昭曰中分中分君之半也知杜氏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之說不可易也蓋外似隆重內實厮薄士爲所謂先爲之極又焉得立者正以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威權上過於君知其必遭讒言服傾害之也不然先友曰親以無恚非半公服何以示親乎蓋尨雜色也犥亦有雜義古字必通用涼薄也遠其躬有厥薄之義與下文金寒寒字正是一例犥又涼叚借之字蓋古文有誤也訓詮爲深諫較杜注訓爲告益明切矣

也然桓十八年傳作辛伯諫曰則深諫乃本傳文爲訓疑釋辛伯詮周桓公按說文言部詮深諫也从言全聲春秋傳曰辛伯詮周桓公釋文引說文云深謀諫與謀形近之譌虛難曰謀作謀亦通同音叚借之例最博不必另有他義也

次于聶北

說文品部品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曰次于品北讀與聶同今作聶此許氏所見古文如此三傳作聶乃古今字耳玉篇聶曳也集韻聶本作攝或作嚅是也此與哀十三年傳鄭取宋師于品品字音義迥別彼卽山部品字从山品此作山从品相連彼則宋鄭之閒險地此則邢地釋文於彼音五成反於此音女輒反字書或混品品爲一大謬

瑴弁玉纓

左氏傳僖二十八年瑴弁玉纓杜注云弁以鹿子皮爲之瑴

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疏引詩傳禮注云明諸侯之臣其皮弁得以玉爲飾張衡西京賦引作璿弁玉纓辭敬文注云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與杜異或敬文別有據說文玉部亦作璿弁玉纓按璿瓊二字經典中多互舛山海經西王母之山有璿瑰瑤碧穆天子傳枝斯璿瑰郭注俱云璿瑰玉名引左傳賄我以璿瑰今左傳作瓊瑰張守節史記璿璣作瓊璣說文璿瓊兩字所載古文亦多互舛金壇段氏辨之甚詳然與徐鉉說文繫傳楊倞荀子注亦多歧異蓋疑璿瓊本一字而異體唐人所有說文本或誤分之因滋後人之疑耳

同官爲寮

金陵遺書 蔣氏校印

楊升菴丹鉛總錄云左傳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孫號疏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洑在斜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爲同窗也蓋謂此說甚是古人朴直任其事者各居其地故官爲義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之同窗也蓋謂此說甚是古人朴直任其事者各居其地故官宰守等字俱从宀爲義周寮者猶今言同衙署也爾雅釋詁寮官也郭注云官地爲寮同官爲寮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寮寮俱以地爲義之證也至寮之爲窗義無可疑者說文曰寮穿也从穴尞聲文選注引蒼頡篇曰小窗也廣雅釋詁云寮空也空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一曰小空也廣雅釋詁云寮空也說文空訓竅與窗同義也或作僚漢碑俱借遼字

仲遞卽仲遂

廣韻六術云遞姓風俗通云魯大夫仲遞之後也仲遞卽仲遂義見秦策使術來聘下

屈蕩戶之

按左宣十二年傳屈蕩戶之注云戶止也孔疏不言其義近監本毛本注疏譌戶爲尸坊刻因之幾於莫辨惟開成石經淳熙本岳本皆作戶不譌又漢書王嘉傳注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引作戶不作尸足爲古本之證因檢古訓補其疏

曾郤至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管而走出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孔晁之以備樂爲辭此本鄭氏誤而穎達沿之也廣雅釋詁郤至也

江風俗通義俱作桑扈

顏達不得其說正義曰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康成云賓朝聘者朝聘連言之則無享朝賓聘客皆入門即奏樂矣如此則郤至何得以備樂爲辭此本鄭氏誤而穎達沿之也蓋按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祴爲祴隊祴）夏鰲夏杜子春注

云王出入秦王夏尸出入秦肆夏牲出入秦昭夏四方賓來
秦納夏臣有功秦章夏夫人祭秦齊夏族人侍秦族夏客醉
而出秦陔夏公出入秦鹿夏又左傳穆叔如晉金秦肆夏之
三不拜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使臣弗敢與聞外傳曰金
奏肆夏繁遏渠按經典惟夏始言金奏蓋夏者大也樂之至
大者也九夏之中王夏而外莫先於肆夏其尤重者也惟天
子享元侯用之詩謎疏引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升歌清廟
下管象頌達以爲元侯相見之禮不歌肆夏避天子也此說
甚是清廟云升歌知金奏肆夏之獨爲天子享元侯樂矣然
則兩君相見尚不金奏肆夏今郤至之言似兩君相見可金
奏者蓋是時典禮已亡皆既得援牧伯之禮爲元侯楚更僭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妄嬖賓之時用之已率爲常矣至大夫則尊卑懸絕其金奏
肆夏之非禮猶能辨之故郤至曰重之以備樂兩君相見何
以代此是不敢當金奏肆夏之禮也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
夏也由趙文子前則此禮猶未改也又
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康成云卿大夫有
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焉明是尊王事故敬其臣而上取之
非燕饗通用之樂也顏達執說不堅於詩禮左傳疏往往自
相牴牾今據鐘師及內外傳穆叔事證之如左

告之話言

說文言部誥合會意言也从言告聲傳曰告之話言誥籀文
誥从會今左襄二年傳文按杜注話善也抑詩傳話言古之
善言也詩疏引爾雅釋詁舍人注云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注
云善人之言也此云合會善言者以籀文从會爲義又一切
經音義七話古文作譮論誠三形按譮从三舌亦是合會之
義此皆古經文指事會意之字許氏約其信而有證者存之

耳

耳人角之

說文足部踣僵也从足音聲春秋傳曰晉人踣之今作晉人
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按杜預注云踣僵也與說文同孔
疏云前覆謂之踣踣與仆通左氏隱元年傳必自斃疏引爾
雅斃踣也孫炎云前覆曰踣定八年傳與一人俱斃疏亦引
爾雅作斃仆也孫炎云前覆曰仆是踣仆字同人部仆顛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僵僵也吳越春秋曰迎風則僵背風則仆是僵爲仰僵與前
覆意別釋名云仆踣也頓踣而前也僵正直蹶然也此訓踣
爲僵亦段借轉注之義

輔踶

說文走部趯動也从走樂聲讀若春秋傳曰輔趯今作踶按
說文無踶字足走義近或亦从足或疑說文凡讀若例用他
字不用本字此或本作輔踶緣篆文而譌耳此說非也讀若
用本字者甚眾如戴載大猷之類是也

或叫于宋大廟

說文言部訓大呼也从言丩聲春秋傳曰或訓于宋大廟今
作叫按訓爲叫之或體呼爲啍之段借山海經灌題之山有

默焉其音如訓名曰那父郭注云如人呼喚解矣

譆譆出出

說文言部諆可惡之辭从言矣聲一曰諆然春秋傳曰諆諆出出今作譆按杜注譆譆熱也出出戒伯姬方氏通雅曰當作嘻嘻咄咄皆狀鬼神之聲舊訓火狀誤按熱也戒伯姬正所以狀鬼神之聲非訓火狀也蓋鬼神之聲無可狀就其聲而譯之爲譆譆出出可爲諆諆咄咄亦可爲譆譆詘詘傅遜曰許故鄭注周禮爲譆譆詘詘也下文譆字解云痛也傅遜思也乎蓋詘虞之興不自舜始也契實基之周之興不自文武始也棄實基之商之興不自成湯始也契實基之周之興不自舜始也棄實基之商之興不自虞思也虞思何可以意謂左作諆諆即譆譆之假借字也其所見左氏作諆與他家作譆者異耳故次譆字於諆字下也

及衙擊之以戈

說文行部衙通道也从行童聲春秋傳曰及衙擊之以戈按衙爲衙之本字說文無衙字字句倒者當是叔重所據古文如此也

自幕至于瞽瞍無逸命

賈逵韋昭裴駰諸儒俱以幕爲舜後虞思鄭司農則曰舜之先也杜預亦曰舜之先也左疏引孔晁及帝系云云然俱未能明其世系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幕在瞽瞍之前非虞思明矣亦只據左氏文判別之耳按國語史伯云幕能帥顓頊者也不云能帥舜而云可知在舜前也有虞氏報禹又路史餘論呂梁碑中敘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與世本小異元文曰成天地之大功其子孫未嘗不章也使爲虞思何可以成湯始也曰禹之先無可稱並契與棄而言乎然則夏何以以禹始也曰禹之先無可稱故太史公之作殷周本紀也殷始契周始后稷夏則自禹而逆數之猶

也黃帝顓頊四代之所共祖昌意伯鯀皆無可稱故太史公之作殷周本紀也殷始契周始后稷夏則自禹而逆數之猶此志也

濕利生釁

說文艸部濕積也从艸溫聲春秋傳曰濕利生釁今本同或作蘊按石經暨諸本均作濕與說文合蘊俗濕字也又釋文說文齒部齲齒差跌也从齒佐聲春秋傳曰鄭有子齲今左氏作鄭有子齺引說文作齺云齒差跌也則陸氏所見說文本已如此又差

跌亦與差眇字異說文無眇字當從釋文作跌

季氏介其雞

左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呂覽察微淮南人間訓述作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與左文異又左傳賈逵注云介甲也杜預注云揚芥子孔疏云一讀介爲芥揚芥子爲末播其雞羽高誘注呂覽淮南則又各異注呂覽云甲也注淮南則云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注出一人而兩異其說蓋漢以前經師之說本如此高故兩存之也陸德明

金陵晉書 鄭氏校印

左傳釋文介本作芥

重黎

重黎之說不一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司天地以屬民又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又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韋昭注云羲氏和氏孔安國書傳亦云然孔穎達詩榕譜疏以官名人名一人二人嘵嘵致辨要亦不能分曉蓋少昊氏之子曰重司木正者也顓頊氏之重黎司火正者也故劉氏曰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斯言甚確對彼重則單稱黎者鄭語稱楚重黎之後楚史記楚世家云云是也少昊氏之重另是一人顓頊氏之重黎又各自爲二人顓達知重黎爲二人而不知少昊顓頊各有名重之人又不知重黎之子孫即以之爲官名故毛詩左傳之疏均各遷就其說就劉氏說疏通證明之

金陵晉書 鄭氏校印

暫轅

說文齒部齺齒相值也一曰齧也从齒實聲春秋傳曰暫齺今作轅按杜注云轅齒上下相值孔疏云言齒長而白上下之齒相當也與許文義同則齺爲本字轅爲叚借之字知許氏所見古文作齺矣

如魚覩尾銜流而方羊鬲

詩汝墳正義引左傳曰如魚頼尾銜流而彷徉覩作頼方羊作彷徉當是所據本與杜本不同又引鄭氏云魚肥則尾赤以喻嗣暗淫縱與左傳正義所引鄭眾說略同而文小異蓋左疏錄其原書詩疏則撮其義指耳然按詩正義疏解回護惟康成他書說之例其他家說與鄭箋異者不用疏解回護惟康成他書說與箋異者則疏解其不同之說以其說出自一人不容歧出必須疏解其義始明今正義於引鄭氏左注之後復解之曰

不同者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鄭以爲彼言彷徉爲魚肥不指魚名猶自有肥而尾赤者如此文義似是康成之說然康成實不注左其或從康成他書引得邪抑作疏時偶引此一段文邪然據肥而尾赤云云知左疏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者勞固肥字之誤也　又按左氏杜注曰窺赤色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喬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之也鄭眾以爲魚勞當作肥則尾赤正義曰是賈逵之說杜用之也鄭眾以爲魚勞者是也一爲商甲侯伯武王克商命呂侯伐戲方羊遊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此魚喻衛侯詩云魴魚頒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其方羊是縱恣之狀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嘉謂正義說是也詩汝墳正義引服氏亦爲魚勞蓋賈服杜三

注皆本毛詩傳爲義

道路以目

按國語周語道路以目韋昭注云不敢發言以目相吟而已宋庠國語補音曰吟木見切商嘉按宋音大謬說文吟恨視也徐鼎臣曰吟胡計切玉篇則吟字有下計吾計二切廣韻有五計下戶二切無作木見切者惟美目吟兮說文廣韻作匹見切玉篇作普蔑切與木見切音相近疑庠誤吟爲吟也

幽滅於戲

魯語里革對魯成公云幽滅於戲希音韋昭註云幽幽王爲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周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又水名詩譾疏引孔晁國語

注云戲西周地名引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又羅泌路史戲國爲炎帝後姜姓國驪山之北水名今新豐有戲亭幽王死焉與皇甫謐潘岳合不以戲爲山名孔穎達亦云韋昭云戲山名非也嘉按孔晁雖不言戲爲水然之曰地名則其說未塽其云幽王戲此而名戲者殆世俗九京　水出浮戲之山疑即此鄭之戲也

地左氏成公十七年傳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襄公九年同盟于戲杜預云戲鄭地孔穎達俱不指其地水經注所云氾死焉者是也一爲商甲侯伯武王克商命呂侯伐戲方戲鄭之　之左安語也又按路史戲國有二一爲姜姓國驪山之北幽王渾之曰地名則其說未塽其云幽王戲此而名戲者殆世俗

章昭注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云京當爲原九原晉卿大夫墓地蓋據檀弓及韓詩外傳而改讀也然應劭風俗通義云爾雅邱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則京字可讀如字矣

訊申晉

說文言部譖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譖申晉今作訊按作訊之段借字也韋昭注云告讓也告本爾雅釋詁義讓本說文通也嘉按經典譖字多作訊爾雅釋詁釋文譖本作訊音信旨切訊訊譖古文義均當作譖下吳王乃戒篇亦作訊讓曰室知訊譖王逸注引詩云歌以譖止楚詞疾朝譖而夕替王逸注引詩

曰譍字不顧今皆作訊又詩正月訊之古夢皇矣執訊連連禮王制以訊馘告學記多其訊釋文皆云本作譍皇矣釋文又云作譍按譍亦訊之古文也歷檢諸書作訊者甚眾今戴震毛鄭詩攷正郘釋譍爾雅正義俱謂訊乃譍字傳寫之譌訊告訊問經義不相混借跡謂傳寫之譌誠古今文字之通病然此則悉數之不能終其物豈盡傳寫之譌乎夫居今日而欲明古音古義非可憑虛臆斷所賴有古人譬耳豈可以一人之見妄疑古經乎且謂譍訊音韻扞格則又不盡然張衡思元賦慎簡擅以言天兮古水火而妄訊後漢書作妄譍然與下文刃字信字疹字爲韻列子力命篇讒極凌譍張湛音碎殷敬順釋文音崒崒有慈鄰昨律二切左思魏都賦翩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翩黃鳥衡書來訊與溢字出字秩字爲韻李善音悉則亦音近之左證也

然則齊紀無說焉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何休解詁曰無說無說懌也釋文誤悅懌當作懌也釋文曰無說音悅注同懌音亦豙謂此釋文誤悅懌當作說釋傳上文云古者諸侯必有會眾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此說釋謂有可說釋即相接所稱之號辭也齊紀既爲世仇則不可有會眾之事朝聘之道相接無可稱先君之號詞故曰無說焉此說懌與詩靜女箋說懌之當作說釋正同孔顨軒公羊通義亦未辨及當訂正賢繹公也

春秋左氏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十有二年經始書秦伯使術來聘事當在秦康公六年史記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往歲繆公亦卒六年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今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卒與史記合是繆公以六年卒左氏可據矣安能云使術來聘者爲繆公哉乃公羊云賢繆公也誤甚左氏公羊兩傳注疏俱未辨及此　又公羊氏術作遂蓋按術與遂通聲轉而字異也史記魯世家東門遂索隱曰系本亦作述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鄭志云述讀如遂遂事不諫之遂之轉也集韻云術徐醉切六鄉之外地一曰遂也道也通作遂此據周官戴禮而改其讀其實古人韻緩不煩改也

春秋左氏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十有二年經始書秦伯使術來聘事當在秦康公六年史記秦本紀云繆公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往歲繆公亦卒六年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今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卒與史記合是繆公以六年卒左氏可據矣安能云使術來聘者爲繆公哉乃公羊云賢繆公也誤甚左氏公羊兩傳注疏俱未辨及此　又公羊氏術作遂蓋按術與遂通聲轉而字異也史記魯世家東門遂索隱曰系本亦作述詩定之方中釋文引鄭志云述讀如遂遂事不諫之遂之轉也集韻云術徐醉切六鄉之外地一曰遂也道也通作遂此據周官戴禮而改其讀其實古人韻緩不煩改也

踖階而走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何休解詁曰無說無說懌也釋文誤悅懌當作說釋傳上文云古者諸侯必有會眾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此說釋謂有可說釋即相接所稱之號辭也齊紀既爲世仇則不可有會眾之事朝聘之道相接無可稱先君之號詞故曰無說焉此說懌與詩靜女箋說懌之當作說釋正同孔顨軒公羊通義亦未辨及當訂正賢繹公也

踖階而走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何休解詁曰無說無說懌也釋文誤悅懌當作說釋傳上文云古者諸侯必有會眾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此說釋謂有可說釋即相接所稱之號辭也齊紀既爲世仇則不可有會眾之事朝聘之道相接無可稱先君之號詞故曰無說焉此說懌與詩靜女箋說懌之當作說釋正同孔顨軒公羊通義亦未辨及當訂正賢繹公也

踖階而走公羊莊四年傳然則齊紀無說焉何休解詁曰無說無說懌也釋文誤悅懌當作說釋傳上文云古者諸侯必有會眾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此說釋謂有可說釋即相接所稱之號辭也齊紀既爲世仇則不可有會眾之事朝聘之道相接無可稱先君之號詞故曰無說焉此說懌與詩靜女箋說懌之當作說釋正同孔顨軒公羊通義亦未辨及當訂正賢繹公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公羊宣八年傳萬者何何休學云萬者何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月令仲春注引夏小正萬用入學疏云干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焉謂此望文生義也左傳云萬盈數也廣雅釋詁云萬大也王者功成作樂樂主其盈取盈數以象功德之大也故康成箋詩第云萬干舞也初學記引韓詩章句亦云萬大舞也詩簡兮疏引孫毓云萬舞干戚也不更立義者知諸儒不用何氏義也然則舞稱萬舞猶之萬年萬壽萬民萬物均之以盈數爲大云爾

金陵許氏校印

噭然而哭

說文口部噭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口敫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呼謂一作然而哭今作昭公干是噭然而哭按口部呼嘑也噭乳也一曰噭呼也嘑之段借也呼爲外息吸爲內息無高聲義大呼噭呼皆當作嘑謂呼音義同亦通噭爾雅釋樂大塤謂之嗣釋文云本作呼郭音涵爾雅正義引孫炎云聲大如呼呼也說文嗣叫噭俱有嘑訓嘑以嘑爲訓號从号从虎痛聲也則高聲大呼較何氏哭聲貌之訓益明白矣

讀書雜釋卷八

爾雅

蓋割裂也

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績趙岐注云蓋覆也韓呂刑鯁寡無蓋（此訓蓋亦通）僞孔傳云使鯁寡得所無有掩蓋楚語子高曰以謀蓋（此訓蓋亦通）人詐也韋昭註云蓋掩也按此皆當作害字讀也蓋害古通用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云蓋舍人作害郡晉涵爾雅正義曰君奭云割申勸寧王之德鄭註緇衣云割之言害也蓋割雙聲義存乎聲而郭所未詳之義明矣蓋字通害割字亦通害釋名釋天云害割也如割削物也廣雅釋言云害割也郝氏校印　金陵叢書　一

云害削也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僞傳云割害也疏引釋詁文判別之則疏所云郭注較今本爾雅郭注多四文刀割爲害故削爲害也大誥天降割於我家釋文云割馬本作害據爾雅蓋割爲一義又鄭禮注割之言蓋則謨蓋都君咸我績即是謨害都君咸我績較蓋并之說爲通脫矣鯁寡無蓋即是鰥寡無害以謀蓋人即是以謀害人較掩蓋之說爲明切矣阮相國元曰害曷盡來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之盡與曷同音故時日害喪即曷喪吕覽葛天氏即蓋天氏也盡與末未亦最近故襄二十七年公羊傳昧雉彼視何休學昧割也若口有淦盟者視此割雉也參觀諸說可以傳文字通假之例矣是則也

說文彳部徥徥徥行兒从彳是聲爾雅曰徥則也今作是按此古今字也

網綏也

郝懿行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採輯舊注折衷羣言近世治爾雅者無過兩家郝明於義例而攷核不逮郝之精郝則詳於經而或畧於注如釋器婦人之帨謂之紳紳綏也詩

郝氏校印　金陵叢書　二

疏引孫炎注帨帗也說文離騷謂孫非而郭是郝氏證以方言釋名謂孫從孫炎是矣且此義亦見詩七月疏蓐收釋孔穎達之意亦從氏證以說文離騷謂孫非而郭是郝氏證以方言釋名謂孫孫炎今說文帨帗也義同毛傳郭氏則云即今之香纓郝世治爾雅者無過兩家郝明於義例而攷核不逮郝之精郝則詳於經而或畧於注如釋器婦人之帨謂之紳紳綏也詩綏郝懿行爾雅正義郝懿行爾雅義疏採輯舊注折衷羣言近郝之精郝

也今就疏文判別之則疏所云郭注較今本爾雅郭注多四十七字疏云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帗耶交絡帶繫於體囙名爲帗帗繫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結縭當是帗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郭以縭爲香纓又不是繫屬也郭言非矣此孔駁正郭注文也又義見禮記禮記謂此也此孔解郭注中義見體記文也疏又云昏禮言結帗此言結縭則縭帗非香纓也且未冠笄者佩容臭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爲香纓云義見句下詩云親結其縭云明是郭引詩證雅之文無可疑矣第釋文於著字重字不作音豈陸氏所見本亦奪此四十七

字献郡氏郝氏兩書亦未知此四十七字爲郭注惟阮元爾雅校勘記言之此固當據補也

宛中宛邱

按爾雅宛中宛邱詩疏引李巡孫炎注皆云中央下元和郡縣志引舊注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詩宛邱毛傳亦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舊無異說惟郭注以宛爲中央隆高詩疏引郭注云謂中央隆崚狀如一邱矣與今爾雅注文小異而訓則同蓋採釋由宛中隆之文以爲中央高也詩疏駁之曰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崚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其說良是郝氏懿行爾雅義疏據孔疏駁正郭誤又引釋名曰中央下曰宛邱宛如偃器自以爲中央高名則作中央高曰宛邱謂與郭氏義同今檢釋名一書未有善本可校姑得臆說之曰宛邱之說自以毛傳孫李舊注爲是釋名之書當與郭氏義同蓋宛宛如偃器自當爲中央高之形若中央下則與偃器不相似也

水草交爲湄

爾雅釋水云水草交爲湄郭注引詩曰居河之湄今本小雅假器也謂與詩傳李巡孫炎同郝氏晉涵爾雅正義亦引釋名則作中央高曰宛邱謂與郭氏義同今檢釋名一書未有善本可校姑得臆說之曰宛邱之說自以毛傳孫李舊注爲是釋名之書當與郭氏義同蓋宛宛如偃器自當爲中央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崚狀如一邱矣與今爾雅注文小異而訓則同蓋採釋由宛中隆之文以爲中央高也詩疏駁之曰上文備說邱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邱中央隆崚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其說良是郝氏懿行爾雅義疏據孔疏駁正郭誤又引釋名曰中央下曰宛邱宛如偃器自當爲中央高之形若中央下則與偃器不相似也

茶苦菜

本草苦菜爲本經上品併茶苦菩賣爲一又白菩爲一又白菩色紫者爲紫菩爲一又白菩色白者爲白菩爲一葛洪肘後方治卒上氣欲死方用白菩一味搗汁服一升立愈陶弘景名醫別錄注云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徐鍇亦以爲苦苣是苦菩賣皆茶苦類故唐風采苦傳云采茶薪樗陸璣詩疏云茶苦菜也葉似苦苣莖青折之有白汁黏手味苦者爲苦菩苣葛也按爾雅毛傳皆云茶苦菜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引蔡邕月令章句云苦菜茶也不榮而實謂之秀又吳澄七十二候集解引蔡邕云苦賣菜據廣雅賣賣也讀說文作蘬即今苦菩之菩蘬爲本字菩乃假借之字也郝晉疏茶苦菜云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徐鍇亦以爲苦苣是苦菩賣皆茶苦類故唐風采苦傳云采茶薪樗陸璣詩疏云茶苦菜也葉似苦苣莖青折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徐鍇亦以爲苦苣是苦菩賣皆茶苦類故唐風采苦傳云采茶薪樗陸璣詩疏云茶苦菜也葉似苦苣而細斷

之名古未聞見杜甫種葛詩序云既雨已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葛苣向二旬矣李石續博物志云葛菜出葛國（何國來）有毒百蟲不敢近蛇應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有中其毒者惟生薑汁解之本草引彭乘墨客揮犀亦云然理或然與則葛苣別爲一種以其類乎苣而名之也

出隧遽蔬

按爾雅出隧遽蔬注云似土菌生菰草中菰當作蕈說文云蕈雕胡一名蔣又云蔣蕈也蕈按蘇頌本草云菰根江湖陂澤中多有之生水中葉如蒲菅春生白茅如筍又謂之茭白其中心如小兒臂者爲菰手則雅出隧遽蔬即此也郭注蔣菱云今江東呼藕絕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茭茭諸家第云有光謂之燐燐火非也王氏念孫曰正義所云未爲通論說文云燐屋下鐙燭之光而爾雅云燐火即炤鐙燭有光謂之燐燐火有光亦謂之燐猶鬼火有光謂之燐燐火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引皇侃說謂丹良是螢火是也廣雅云景天螢火蟲也（蟲即之）詩炤炤宵行傳云燐螢火也正義曰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曰炤炤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或謂詩炤炤宵行傳云燐螢火也正義曰燐者鬼火之名非螢）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王氏念孫曰正義所云未爲通論說文云燐屋下鐙燭之光而爾雅云燐火即炤鐙燭有光謂之燐燐火有光亦謂之燐猶鬼火有光謂之燐燐火

有光亦謂之燐也

豬猪

爾雅豬猪郭注云俗呼小猪豬爲豬子邢疏引舍人云豬一名猪亦不詳其義說文豕部云猪豬（豬云豕也猪豕也）豕也豬猪也義與郭注異按此以說文爲正易猪豕之牙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云劇豕稱猪令不害物引崔憬注云說文猪劇豕也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俗猶呼劇豬是也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名者也爾雅如此例甚多如荂醜芳菌華菌蕠蕙蕑蘭蕙蕪蕑之類同爲蘆而異其類與名也蓋古人精於格物就所見而箸之篇無達例也

熒火即炤

詩正義引舍人云夜飛有火蟲也禮正義引李巡云夜飛腹下有火光故曰即炤與郭注同按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炤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屬草爲之食蚊蚋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傳云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有翼者爲鳥禮疏引皇侃說謂丹良是螢火是也廣雅云景天螢火蟲也（蟲即之）詩炤炤宵行傳云燐螢火也正義曰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曰炤炤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然則毛以螢火爲燐非也王氏念孫曰正義所云未爲通論說文云燐屋下鐙燭之光而爾雅云燐火即炤鐙燭有光謂之燐燐火有光亦謂之燐猶鬼火有光謂之燐燐火有光亦謂之燐也

豬猪

爾雅豬猪郭注云俗呼小猪豬爲豬子邢疏引舍人云豬一名猪亦不詳其義說文豕部云猪豬（豬云豕也猪豕也）豕也豬猪也義與郭注異按此以說文爲正易猪豕之牙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云劇豕稱猪令不害物引崔憬注云說文猪劇豕也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俗猶呼劇豬是也豕本剛突劇乃性和雖有其牙不足害物名者也爾雅如此例甚多如荂醜芳菌華菌蕠蕙蕑蘭蕙蕪蕑之類同爲蘆而異其類與名也蓋古人精於格物就所見而箸之篇無達例也

貓

說文無貓字徐鉉新附曰貍屬說文曰貍伏獸似貙夏官射人云王若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後鄭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凝度焉其發必獲是以最候道法之也今貓有所伺捕趨縮之步不失尺寸如鄭君所說是貓爲貍屬無疑也陸佃曰鼠善害苗貓能捕鼠故字从苗按字之从苗農師以鼠害苗貓食鼠爲義此本禮郊特牲其實非也陶註本草云貍有虎貍貍此皆以形之似者爲名虎貍貍之似虎者也貓貍之似貓者也總之貍屬而異名也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郭注云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毛傳云似虎而淺文曰貍伏獸似貙夏官射人云王若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後鄭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凝度焉其發必獲是以最候道法之也今貓有所伺捕趨縮之步不失尺寸如鄭君所說是貓爲貍屬無疑也陸佃曰鼠善害苗貓能捕鼠故字从苗按字之从苗農師以鼠害苗貓食鼠爲義此本禮郊特牲其實非也陶註本草云貍有虎貍貍此皆以形之似者爲名虎貍貍之似虎者也貓貍之似貓者也總之貍屬而異名也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郭注云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毛傳云似虎而淺

貓也又按貓字古作苗說文云虦虎竊毛謂之虦苗毛者也則貓固虎類今以貍爲貓謂其形似貓而實非本名

鼬鼠

爾雅釋獸云鼬鼠郭注今鼬似貂赤黃色大尾喙鼠江東呼爲鼬說文云鼬如鼠赤黃而大食鼠者郝晉涵曰此後世所謂鼠狼也鼠狼能捕鼠及禽畜視雞者患之江東呼爲鼬者莊子所謂騏驥驒騱捕鼠不如貍鼬者是也郝按鼠狼之名本孫炎爾雅注云鼫鼠有螫毒如鼠狼是也又本草云鼬一名黃鼠狼又名鼬鼠又名鼫鼠又名鼬鼠又名地猴

牝馬謂之草馬

草馬之名見爾雅注匡繆正俗云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本以牡馬壯健堪乘及軍戎者皆伏阜櫪芻而養之其牝馬惟充蕃字不服役當牧於草故稱草馬顏氏家訓亦云駑騂驥駬御草之俗稱也顧亭林曰知錄所載甚詳又淮南修務訓云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蹶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高誘注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與爾雅元駒同爲小馬之別名也

狗爲食犬

今國法禁宰牛殺犬重耕田守夜也而吾邑民及滁州人多食牛犬官或治之則曰吾所殺非耕牛菜牛也此小人無忌憚之言然其由來已古蓋宋時已有菜牛之名陸佃埤雅云俗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是此說宋時有之矣又周禮疏亦云犬有三種按爾雅長喙獵短喙獒獵者田犬也尨狗者吠犬也無云食犬者郝晉涵正義曰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是狗爲食犬也郝氏蓋以尨爲吠犬狗爲食犬也

讀書雜釋卷九

孝經

上下有別

說文八部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孝經說曰故上下有別今文無此句按許氏自序曰孝經古文漢志書序謂古文孝經出孔壁而許沖上其父說文書云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議郎衛宏所授皆口傳官無其說沖爲愼之子愼所本之書沖必知之知漢志書序誤也緣口傳之義故曰說蓋此古文孝經之語也

論語

抑與之與

按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意抑聲轉字異義並同也

曾是以爲孝乎

論語曾是以爲孝乎曾謂泰山陸德明釋文炁音坩集註不別爲音蓋從陸也今世讀爲層誤矣廣韻十七登云曾則也作滕切音增曾經也昨棱切音層曾是卽則是曾謂卽則謂而讀如曾經之曾非俗人之臆斷乎

文獻不足故也

友人上元楊正侖大壿嘗與嘉言大訟民獻有十夫書大傳作民傑有十夫獻乃傑之假借字也論語文獻不足故也當是文傑不足故也蓋按獻字古有訞音旁近假借誠然然論語集解引鄭注云獻猶賢也皇侃義疏亦云獻賢也書益稷萬邦黎獻傳云賢也又逸周書作雒解俾殷獻民于九畢注云獻民士大夫也則讀如字甚確不得改字也

諦自既灌而往者

論語諦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以爲諦非禘孔子本不欲觀自灌以後禮以懈怠爲義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盥而不薦引馬融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王道可觀在於祭祀祀之盛莫過初獻降神故孔子曰諦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王弼注亦畧同雖不必遵勝朱注觀也又引虞翻注云盥沃盥薦羞牲也觀盥而不薦孔子曰諦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此言及薦牲備畧則不足觀也

始作

孔穎達詩譜疏云論語始作翕如也鄭注云始作謂金奏翕此說良是禮曰入門而縣興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左傳穆叔如晉先言金奏肆夏後言工歌文王鹿鳴此皆始作爲金奏之證自何晏集解以容言說經而古義湮晦矣

然自不可不知

耶舊論語疏云舊說公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

今不取亦謂聲音之理通乎人物胡越人聞聲而還相笑者耳之不習聞也審其輕重疾徐之所變而通者則相效不難也由此以通之鳥獸亦然周禮夷隸通鳥言絡隸通獸言左氏介葛盧聞牛鳴此皆七經所有也又鄭康成詩譜云伯翳綽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賈逵注云伯益曉是術蔡能知禽獸之言左氏葛盧聞牛鳴賈逵注云伯益曉是術蔡邕云伯翳綽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此皆箋註所有也又論衡載楊翁仲聽馬蹏蹇眇事此諸子書所有也蓋古人精於格物之學其類聚羣分極之纖悉皆有不可易之理後世人才不如古儒生格物之學既不精朝廷理物之官亦廢目論之慮少見多怪至宋而益甚相率違臆斷之說廢棄傳注謂宋初人已有此氣習矣

犁牛之子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云前漢趙過始用耕牛葉石林揆申伯牛司馬牛皆名耕（按孔安國論語牛語注）以證過以前耕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蓋耕而不犁後世變爲犁法耕用人犁用牛過特爲之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孔子言犁牛之子騂且角孔子時固已用犁李冶謂石林以駁雜之犁同之耕犁之犁是眞誤矣薛謂石林非誤殆不以雜文之訓爲然也惠氏禮說曰犁牛耕牛子非牸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舉天牲以況之劉台拱經傳小記亦曰民間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私牛之牸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供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周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山川次祀亦豈得舍之周禮沈辛川林山澤正當用雜色之牲外祭用尨則幷五嶽四鎮四瀆亦有時用雜色者何故尨牛之子反有勿用之疑惠氏劉氏皆以犁爲耕與棄石林相同蓋按集解雖主雜文之訓而皇侃則兼存耕犁之說知舊人固有此解也

禱爾于上下神祇

說文言部譸禱也梁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譸禱于上下神祇从言舀省聲謀省舀謀或不省今作誄按說文解誄字云誄也而集解引孔注爲禱篇名則古論語作譸無疑然廣雅釋詁云誄累也釋名釋典藝云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周禮太祝六曰誄司農注大史遣之日讀誄康成註俱有累義則誄亦義之博相生者故皇侃義疏云誄之言累也謂如今行狀也又康成註周禮小宗伯引此論與說文同而注太祝仍引作誄與今本同則二字通用已久矣

惡

荀子議兵篇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漢書刑法志作鰓鰓林注云鰓音慎而無禮則惡之惡鰓鰓慭貌也今時文家讀如思音而以爲瑣瑣之狀可謂無知妄作矣

論語孔安國注苗而不秀章云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邢昺疏曰此章亦以顏淵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按揚子法言問神有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元文李軌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顏淵弱冠與仲尼論易童烏九齡與揚子論元又後漢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注云苗謂早夭秀謂長成也金石錄載武氏石闕銘被病云殘苗秀不遂世說王戎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按萬子名綏年十九卒又劉勰文心雕龍哀弔弟十三贊曰苗而不秀自古斯慟庾信傷心賦苗而不秀頻有所悲一女成人外孫孩稚奄然元壤何痛如之是唐以前人皆如此說也

金陵遺書 孫氏校印

閟子我誤爲宰子我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因爭寵遂爲陳恆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此說極是是以定史遷之謬妄矣偶閱宋張淏雲谷雜記言之甚詳因備錄之如左曰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衆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夷三族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閟豈非千載不蘄之蕊也近令兒子遘考閱舊書

金陵遺書 孫氏校印

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甚明太史公因隨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垢自玆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恆之亂本與閟止爭寵閟止亦子我也田恆既殺閟止弒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突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恆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恆之仇爲齊攻田恆者非與恆作亂突要之由閟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予皆不足信也攷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閟止遂至於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予不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閟止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然劉向所謂鴟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閟止然無確然之證予按左傳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閟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成子憚之待言索隱古史謂爲閟止然無確然之證予按左傳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閟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成子憚之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徙攻閟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顚君去

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讒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于庭弒簡公于朝簡公喟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言與左氏正同獨以闕止爲宰予者則後人誤以闕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莫辨曾參殺人眞可異哉　又宰予不爲田常所殺前人辨之已詳史記固安即李斯劉向之言亦不免傳聞之誤簡闕桓寬鹽鐵論所論宰予事雖不外李斯劉向之所言然亦無與史遷同者知漢儒纂以作亂之說爲不然突殊路弟二十一大夫曰宰我乘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亂不能救君出亡身窟於衛文學曰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泄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訟賢弟二十二大夫曰季由以彊梁死宰我以柔弱殺文學曰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奚孔父梁莘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此可爲蘇氏添一證據

其言也訒

說文言部訒頓也从言刃聲論語曰其言也訒今文同按孔註訒難也鄭注訒不忍言也朱注訒忍也難也不忍與忍義之轉相訓者也頓又忍與難相生之義也玉篇訓鈍按鈍與頓通禮記檀弓注咎頓也釋文頓本作鈍又見史記索隱漢書集注知玉篇訓鈍本說文也

子之迂也

幼讀論語至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啓疑子將論語至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鄭本作于狂也尤駭異古無訓于爲狂者即迂亦與狂義不介後得盧學士文弨校本改狂作枉阮相國元論語釋文出此句云枉本作迂迂鄭本作于狂也尤駭異古無訓于爲狂者即迂亦與狂理傳箋皆訓爲往此與佛仵章子之往也義同迂無往訓放維曰于仕伊于胡底之子于狩周王于邁于邑于謝于歸于文校勘記曰此疑往字彳旁與犭旁形相近也詩之子于歸義不介後得盧學士文弨校本改狂作枉阮相國元論語釋按王肅僞家語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蓋據史記而妄增之閻百詩毛西河顏淵死

十一歲非六十一歲古二三字易混二十九歲而髮白當是三十九歲而髮白三十一歲早死當是三十一歲早死此

十一坊本作三誤也

江愼修諸儒據顏淵從夫子事跡攷之謂顏淵卒當孔子七

語可謂破千古之惑不獨二三字體易混且漢石經三十

字作卅四十字作卌唐以前經典多用之安知非卅卌之譌邪經師傳說往往多訛高誘注淮南精神訓顏淵夭死云顏淵十八而卒則不知何據或別有脫字也

羿善射羿澆舟

論語羿善射羿澆舟左傳作澆離騷天問亦作澆說文羿作羿亦作羿按汗簡載羿之古文爲研云出古尚書研即羿之變體據說文汗簡知古論語羿作羿也又王逸注離騷澆身被服强圉兮曰澆寒浞之子也强圉多力也論語曰羿善射澆舟與今論語同其注天問惟澆在戶何求于嫂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與今論語異則王逸所見本各異也羿與敖音義皆同澆則音轉而字異焉故謂古經文多假借有聲近之假借有義同之通用各以其類求之則可以說古人義矣

荷蕢

說文艸部蕢艸器也从艸貴聲卑吏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按此所引乃古文論語也

鄙哉硜硜乎

惠棟九經古義云鄙哉硜硜乎按說文鼜古文磬故何晏注云此硜硜者謂此磬聲也史記樂記云石聲硜硜乃磬字今禮記作磬鼜謂此說良是後以硜爲堅确之意又義之假借展轉相生者段玉裁謂此是古今字得之矣故硜硜然小人哉鼜即以堅確爲義若執古義則不可通矣

遠人謂顧臾

圖若璩四書釋地遠人謂顧臾一段言徐文長極殷集注謂顧臾曰在邦域中社稷臣曰近於費曰邦內則非遠人也明甚當以淮夷徐戎當之固不謂然而引袁公元年伐邾云謂遠人似即謂邾婁按集註之說隱括此章書旨而以意逆之徐文長圖百詩之說然非也下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則此遠人正與蕭牆之內反對爲義不必泥遠字以訓審意也蓋此時顓臾雖爲不侵不叛之臣而見三家之作三軍分公室一國三公都城百雉因亦蓄疑自守隱有負嵎之勢故冉有以固而近費爲言而夫子亦以不能來之遠人責二子若邾方爲敵國世仇夫子得位行政或可以來之豈遽責二子以所甚難乎且魯與邾相距六七十里顓臾與費相距亦七十里（閻百詩說云然）一地之相去同而必謂非顓臾亦可見說之甚難而不可通矣

涅而不緇

按論語涅而不緇史記論衡新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俱引作淄按說文無淄字當以緇爲正也隸釋載州輔碑作磿而不黑涅而不緇隸之變體也史記屈原列傳作泥而不滓費鳳碑作涅而不滓與論語異或係引用他書然索隱曰泥音涅又釋名染采篇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是泥涅緇滓本雙聲同訓之字作泥涅與滓或即古魯之異文

鄉原

論語鄉原何晏集解引周生曰所至之鄉楓原其人悾而爲己意以待之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楓原其趨向容媚而合之朱注曰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注讀作愿是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按此以朱註爲長孟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趙岐注云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此義與朱子同也又康成侗而不愿注云愿謹也趙岐亦云原善是趙亦讀如愿也但未改字故義不顯耳

楚狂接輿

閻若璩四書釋地一書其徵實處多集註所未及然往往雜以時文家言故蕪陋亦復不少如楚狂接輿章載王復禮之說曰論語止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然前云楚狂接輿後云孔子下不特兩相照應抑且記事書法之妙正見接輿而歌所以欲下其不復用車者以有輿字在前也竊按莊子人間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云云莊子去聖人之世不遠其以接輿爲名當必不安鄭康成注孔子下云下下堂出門據莊子遊其門云也今舍莊子鄭注不之信而據時文家之言以墨守集註亦所謂苟爲同者矣　又按楚詞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王逸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莊子人間世篇既云楚狂接輿遊其門應帝王篇又云肩吾見接輿云云淮南子尹子亦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戰國策范雎對秦王曰箕子接輿漆身以爲厲披髮以爲狂韓詩外傳亦載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市觀諸書屢引接輿可知其人雖隱士而世多知之又漆身披髮髡首行歌皆其佯狂之迹爲世所指目者故謂之爲狂接輿也揚子法言十一曰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厥也哉是楊子固以爲人名矣孔安國注曰接輿楚人姓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本諸莊子信而有徵固無疑也

朱張柳下惠逸

論語逸民章包咸注云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是以夷逸朱張爲人姓名朱註从之陸德明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張音陟留反蓋鄭不以朱張爲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譚張爲幻本或作侏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曰侏張也竊按禮說云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宄侏張侏張猶張大也說文無侏字侏即侏字也據此當是言逸民好爲苟難窮大失居之意又顏師古注夷逸云謂竄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爲人姓名也　又困學紀聞云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邢昺疏引鄭注同今按荀子云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紂之世不能污仲尼子弓是也又云無置錐之地而

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又非相篇云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埶上非十二子篇傷教篇引仲尼子弓凡三見不云子弓即朱張輔副何所據而云然邪何焯曰孔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孟按非相篇注云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也荀子學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是不以爲朱張也楊倞荀子注亦不以子弓爲朱張知郝注妄言也

以杖荷蓧

說文艸部莜艸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莜今作蓧

金陵叢刻 蔣氏校印

今文同按皇侃義疏蓧作篠釋文云本又作條又作莜玉篇亦引作莜是說文古文只莜字疑今作蓧三字是後人羼入上云从艸條省聲可證也按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云蓧艸器名也字當从艸無疑今何晏集解引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譌皇侃竟改从竹作篠並云籧篨之屬誤益甚矣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論語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可廢也後漢書申屠蟠傳注亦作其可廢也知今文與古本異也

播發武

論語播發武皇侃作犮陸德明釋文云亦作犮按說文犮或从發从兆作韍此作韍乃韍之變體也羸按古鐘鼎彝器文字偏旁上下左右隨時變易多不拘一體此其證也

季隨季騧

姓氏辨證引世本云季瓜氏周八士季騧之後騧或作瓜晉有新邑大夫季瓜忽又按世族畧引季瓜忽作季騧息騧之爲瓜忽之爲息聲轉而字異也又世族畧引世本云季隨氏周八士季騧之後宋有季隨遂廣韻引世本亦畧同

從初具乎一萌之內而未嘗自外增益之也區字即樂記區萌字晉句朱文公亦云林少穎名按少穎奇之說與黃祖舜如此類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集註曰誣罔也謂理之所無而誣造之也是古義如此說甚是古歧部侯部韻通

憮者或古魯之異傳也又馬融注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玩季長注意亦未有訓爲誣罔之義當是以誣爲憮音近假借之字若曰君子之道焉可使同而

金陵叢刻 蔣氏校印

兼之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那暑不審於古音訓之學始以誣圖義疏注其實誣罔與此書義不切也漢書集注所引諸家之說實較集註爲長

爲高昭子家臣

按史記孔子世家載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於景公此與於齊主癰疽於衛主侍人瘠環等語皆是戰國時人誣妄之語史遷以所傳聞載之而不知辨者也論語序說亦載之此又不當信而信者

金陵通書 翁氏校印

孟子

始作俑者

孟子引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趙注云俑偶人也先儒無異說獨雒誦路史注引韓愈曰俑當作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而用之鼎按孟子此文與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文義相同又文子微明篇云魯以俑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仰知其所終淮南繆稱訓作魯人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高誘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相人而用之正先儒承說有根據之故名之正以踊跳爲義安得以左傳膲賤踊貴改此文乎昌黎通儒亦爲此迂鄙之言則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不博覽也

使虞敦匠事嚴

孟子使虞敦匠事句翟灝四書攷異引章句云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此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句鼎按敦訓厚與下文木已美義正相承嚴訓喪事急亦與禮經說合無可疑也集註訓敦爲董治而以事字絕句殊非翟灝曰韶書敦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兄戴蓋

言其盲象人者通典八十六引繹記傳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廣雅引埤蒼云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俑言之與制法則義似異而實同蓋人主紛更舊典蹙小必爭先猷姑進其說是沓有雜沓競進之義故孟子曰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之說與詩經爾雅相合參觀諸儒訓詁似怠緩悅從四字殊未確經文之義

由與猶同

馮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節集註由與猶同此本丁謐音義謝少宰墉謂當讀如字義更切直

西子

孟子西子蒙不潔趙岐注云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集注亦云西子美婦人不言越女此非注之簡略正是古人不苟處

按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傅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云西施或亦後人附益然莊子屬與西施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名西施故焦循孟子正義以爲似古有此美人後世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是也趙注朱注不言越女非其不苟也乎或又言孟子言西子不必定是西施則又疑所不當疑可發一噱者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又淮南脩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衡廬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許愼注引作西施之蒙不潔高誘注引孟子文兩書皆前漢人作如西施之外別有美人名西子者不容不知而所說與孟文同復何疑乎王子年拾遺記諸書所載夷光等名亦必有據故源源而來

金陵張氏校印

說文言部諺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諺諺而來今作源按趙岐注云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說文無源字廣韻集韻源叅音詮言說和悅也廣雅釋詁云諺度也度當讀如王請度之之度亦有徐語義蓋循循善誘不迫促之故相和悅也此義岐趙岐注爲長蓋上文既云常常見之再云源源句嫌犯複下文云以政接乎有庠以政接正是言語和悅如此古本猶有一二存者又爲淺人所改可惜也爾雅釋訓凡以鄰爲齊附庸鄰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初年去古最近故所言往往有東漢人不及處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廣按左氏傳所載任宿須句顓臾諸國皆古皇之裔與論語所言興滅繼絕之言相合則其說非確而可據蓋伏葦生於漢之末識古人正字反以俗字爲是其說非也說文無簿字古蓋以薄爲之後人不識古訓之通段因另爲簿字耳孫唐宋人不

薄爲魚箔者釋文云薄今作簿是可知爾雅薄字有改作簿者矣廣雅釋器箔謂之薄與說文方言毛傳鄭氏禮注高氏淮南呂覽注烝同而各本俱作簿惟王念孫疏證據影宋本作薄他盡無存矣蓋簿薄本一聲之轉或異讀必不異字漢書周勃傳集注引如淳張湯傳注引蘇林翟方進傳集注引晉灼注皆云薄今本多作簿音主簿之簿蓋簿字漢以後始有之注家不敢改其字因引以改其音耳又夏承碑主薄督郵韓勅碑陰主薄魯酆陶武榮碑郡曹史主薄簿俱作薄

高叟

按授經圖子夏授詩于高行子詩緑衣序曰高子曰祭靈屋之尸也王伯厚謂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即高行子也韓詩往往如此由其文體尚疏也

外傳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小弁小人之詩竟稱爲高叟即弟子亦呼爲高子而不名

呼於垤澤之門

孟子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趙岐注云以城門不自宵夜開故君自發聲呼之閽百詩四書釋地梅賾是說而詆近人講義所云呼於門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之說爲非矣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聲爲居高養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疑又引王納諫之說曰聲即氣之宣於體中者故見移氣體其說似有理然實非也古者他國之君入境郊勞致積禮有明文春秋時此禮亦未廢左氏所載甚多豈有魯君之宋宋人不之知至其君自發聲呼門之理且無論君行師從自儐介以至徒役人甚眾即使魯君輕脫豈得無一二侯右在旁而至自發聲以呼門之理且門未啓而能辨其人之聲音者所習聞者也守門微者耳其君之聲音固所不能習聞豈魯君至此而發聲呼彼宋君亦將至此而發聲自呼守者所習聞邪亦可見其說之甚難而實非矣惟呵護呼之聲守者習聞之今魯君至宋門亦傳呼而入守者因引之言與事往往與所言不甚相切戴記左傳及漢以前書中所爲是似吾君之言孟子引之以明居相似耳蓋古人書中所引萬子即萬章

孟子第七篇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趙岐注曰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說甚牽強然可知漢時所見本固如此也朱注本作萬章非古本矣

世本曰曹姓者邾是也又索隱引世本云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封於鄒邾或名邾婁驟之轉也古侯部尤部旁部韻通急聲爲邾緩聲爲邾婁邾則邾婁二合之音也曰邾復遷婁爲邾婁者安姓宋忠注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左莊五年疏引世本云周武王封其苗裔挾爲附庸居邾一國也或名邾婁或名邾或名

語耳趙岐孟子題詞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突大誤史伯對鄭桓公已曰曹姓鄒滕登至孟子時改也

盩字從聲起聲相近而字多變體古人就耳曰見聞箸之篇無貳一之例也曰句吳曰於越亦從其聲耳

孟子脫文

周禮大行人諸侯之王事註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又淮南覽冥訓書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註云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范也呂覽當染篇亦引此句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得志行乎中國今無禹生石紐句詩七月疏云孟子稱多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今孟子無此語陸德明思文詩貽我來牟釋文云牟字書作麰或作麥孟子曰麥大麥也亦書所無豈孟子亦有脫文歟

孟康誤爲孟子

廣韻十二齊圭字下引孟子曰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孟子疑是孟康之譌漢書律厤志上不失圭撮注引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玉篇土部圭字下並同阮氏經籍纂詁八齊圭字下以廣韻爲引孟康注十五合合字下又以爲引孟子當是所據廣韻本不一

夏小正　六合徐　鼒

取茶

夏小正取茶傳云茶也者以爲君薦腊（腊亦作腊）也震澤任兆麟註曰爾雅檟苦荼葉可煮羹飲今呼早取者爲茶晚取者爲茗一名荈此兆麟誤解也月令苦菜秀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七引蔡邕章句云苦菜茶也吳澄七十二候集解引蔡邕章句云苦賀荼攝廣雅贊漢也釋說文作蔎卽今苦苣之苣也此當引釋草荼苦荼之文並景純詩曰誰謂荼苦荼菜可食之註而誤引釋木檟苦荼之文謬矣又誤荼爲茗前人已有

陶宏景註本草徐鍇說文繫傳是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荼今在釋草篇木草爲荼上品陶宏景乃疑是茗失之矣釋木篇有檟苦荼乃是茗耳按釋文所說最分明

秀幽

夏小正四月云秀幽虛文弨曰卽秀要是也幽要一聲之轉

呂覽

甘雨至

呂覽季春之月云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句藏記無此句按高誘注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十日日旬嘉按詩桑柔其下侯旬傳云旬其陰均也易說卦坤爲均亦作旬聲義並同周官均人豐年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公旬用一日焉鄭注云旬均也蓋一月三十日三之則十日者三故曰旬也又季夏之月云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日高誘注二日者陰陽朔日也月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又二十日一雨一月中得二日耳故曰三旬二日

尙書中候

監明之子封於劉

尙書中候云堯之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監明之子封於劉侯又不言而弗獲嗣按此卽堯之後所謂劉累者也

老子

谷神

老子谷神不死河上公章句云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

王弼注云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陸德明釋文云谷中央無者也與王注同蓋謂據河上注訓谷爲養則當作穀詩毛傳鄭箋廣雅釋詁俱云穀養也蓋穀與谷通音同之假借也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周禮緯人注作度西曰柳穀即伏生尙書大傳所云秋祀柳穀也而史記又作柳谷莊子贓與穀二人牧羊崔譔本作贓與谷二人牧羊其證也又按釋文云谷河上公作浴云浴者養也與今本異洪適隸釋載老子銘云或有浴神不死則是古本自作浴也蓋谷爲穀之假借也

老子法本章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河上公章句云不穀喻不能如車穀爲眾穀所湊道化章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章句云孤寡不穀不祥之名嘉謂不祥說是不能如車穀之說乃是望文生義非古訓也穀與穀通詩正月瘉瘉方有穀後漢書蔡邕傳作速速方穀列子天瑞篇鶉之爲布穀釋文云本又作穀呂覽觀表篇衛右宰穀臣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作穀臣蓋音近假借之字也按穀之言善也鄭注曲禮用之言已之不善謙詞也又穀之言祿也高誘注淮南人閒訓用之猶言不祿也亦謙詞也又王弼本亦作不穀

輜重

老子是以終日行不離輜重河上公章句云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與重也按訓輜爲靜古無此訓文選東京賦終日不離其輪重獨微行其焉如薛綜注云輜重車也李善注云老子曰終日行不離輜重張揖曰輜重有衣車也據選注如此較輜靜也之訓爲長矣蓋輜重與榮觀燕處萬乘之主等語本是一例

楚詞

荷裯

楚詞九辯被荷裯之晏晏兮注云裯帷也若褕褕矣按詩小星抱衾與裯箋云牀帳也疏引鄭志曰今人名帳爲裯方言褕江淮南楚謂之襡帷或謂之幬帷裳童容也然則帷帳之若褕以其有類於直裾之衣也說亦非無可據但下文然潰洋而不可帶注云言以荷葉爲衣雖香好然浩浩蕩蕩而不可帶又易敗也以喻懷王自以爲有賢明之德猶以荷葉爲衣必壞敗也則是注意本不作帷帳也後檢舊刻楚詞注本作裯祗裯也若褕褕也與此注正合若如說文祗裯短衣之訓則注文若褕褕矣當作若褕褕矣方言弟四汗襦（按襦亦褕之假借字亦可作檐）江淮南楚之閒謂之祗自關而西或謂之祗裯自關而東謂之甲襦陳魏宋楚之閒謂之褕褕或謂之裨襦亦其證也朱子集註闕之似非註褕之體女歧

楚詞章句十七卷惟離騷經向有淮南王安作章句又班固賈逵亦作章句王叔師裒集其長故所引古籍詳博宏麗其下十六卷則閒有漫無所據而望文生義者如天問一女岐耳非有二人也而於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則注云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蓋因上下天地日月伯强惠氣俱言神靈之事因以女岐爲神女也後文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則注云女岐浇嫂也館舍也爰於也言女岐與浇淫佚爲之緣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注云逢遇也殆危也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浇因斷之故言易首爲過危殆也蓋因上文惟浇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阻厥首因以女岐爲浇嫂顛易厥首爲斷女岐頭也蓐繹

注文蓋不免鑿空杜撰之譏竊謂天問一篇奇詭僪詭秦火以後古籍雜稽叔師生當漢世已不能雒詳其事則蓋闕之義所當守矣朱子集註於此等多未詳固有深識

鯀

楚詞巷字亦作衚今京師謂巷爲衚衚乃二合之音楊慎曰漢鯀弒其君於西羿注羿巷也南方曰羿北方曰循洞按羿衚之轉音也縱衚又羿衚之轉音也

史記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元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皇甫

謐帝王世紀云鯀帝顓頊之子也玉篇引世本云顓頊生鯀鯀生高密是爲禹也按此本譙五帝本紀言舜爲顓頊六代孫鯀既與舜同仕堯不應世代懸殊若此漢書律厤志云顓頊五代而生鯀班氏之旨近實宋至海內經晉黃帝子駱明生鯀是以鯀爲黃帝之孫羅泌路史又言高陽子駱明生鯀是又以鯀爲顓頊之孫舛之中又有舛也

伯翳即伯益

伯益伯翳二人之說前人晉之甚詳金仁山所說較是按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陳杞世家又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并

爲十一人索隱云尋檢史記上下謂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即敘翳與益爲二疑而未決郭抑亦謬誤耳又云據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似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爲一人必突金仁山謂其出鳴賈逵注云伯益知禽獸是班固以爲一人也又左傳介葛盧聞牛辨言於鳴牛是亦以爲一人也孔穎達曰益之爲翳轉字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賜姓嬴氏史記秦本紀云於是孝王曰伯翳之後又云秦之先曰伯益之後漢書地理志則云伯益作朕虞賓備說之國語云舜賞諸侯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女脩顓頊之裔女北之生子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曰女脩顓頊非生人之義左傳鄭國少昊之後而嬴姓則秦其父不著秦趙以母族而祖顓頊之裔女脩吞

趙宣祖少昊氏據此則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緣大業之父名不著見故祖母族班固不考乃直以女脩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百蟲將壓碑遂沿其誤羅泌既知祖高陽之謬而不知駱益非二人遂爲之說曰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陼敼至夏是舛之中又生舛也金仁山曰益爲高陽之才子陼敼至夏啟世則二百有餘歲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可以證百蟲將軍碑文之謬矣薛又按以伯益爲皐陶之子者本晉大家列女傳注云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鄭康成詩譜云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孔疏引中候苗興云皐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皐陶之子也舜賜伯翳

金陵叢書 嚴氏校印

爲嬴姓不賜皐陶秦爲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爲首張守節史記正義亦本晉大家說謂大業即皐陶按諸家說或不足據鄭康成非妄言者當必有據金仁山謂以伯翳是皐陶之子則嬴郎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盛於西徐延於東趙非於晉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茹謂仁山說不然也古人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各祖其受姓之人或皐陶別有子受姓偃氏其人無功德不傳故六鄝皆祖皐陶伯益有功受姓秦祖之不祀皐陶故臧文仲以皐陶爲不祀也疑不能明備書所見俟質之大雅焉

會人

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漢書古今人表亦作佮人或曰會人名也或曰會人卽佮字鄶亦作佮猶止戈爲武人言爲信按說文無佮字鄶佮之佮史記貨殖列傳作會蓋會鄶之省會人者猶鄶國之人耳索隱引世本云四曰求言是爲會人宋衷曰求言名也姬姓所出鄶國也韋昭國語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邛姓封於鄶不以會人爲名是也鄶語號鄶爲大漢書地理志作號會爲大注云會讀白鄶字或作檜是會卽鄶之證也又會字亦通檜爾雅序會稱舊說釋文云周禮注會計也本又作檜音同廣雅云佮收也是會通檜之證也

史記封禪書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嶢之其神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雄雞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漢書郊祀志亦略同師古注云野雞雉也避呂后諱故曰野雞王引之廣雅疏證駁之曰易林睽之大壯云應飛雉遽兔伏不起狐張狼鳴野雞窮駭則野雞鴻鵠鳳鳶雉其說六畜則云瑕狼狡犬野雞雊則野雞爲畜之雞矣謂之野雞者野鄙所畜之雞謂避呂后諱者不得其解而爲之辭耳廣謂王說甚是今取漢人書讀之不避雉字者甚多二書亦多有之不應或避或不避舛駁若是今易緯通卦驗所載七十二候有野雞始雊野雞入大水爲蜃乃後

人取大衍厤文增益之者非通卦驗文也觀戴記月令逸周
書時訓解呂覽孟多紀淮南時則洊均不作野雞可證又按
雊雞乳冰解楊柳萌又云小雪陰寒微漏入穴雉入水爲蜃
司馬貞史記補
庖犧女媧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庖犧蛇身人首女媧蛇身人首
炎帝人身牛首又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
氏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
吉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世儒皆以其
怪誕無足信姑竊謂混沌未開之初天地人物渾然無所分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耳遲之久而陽氣之浮者爲天陰氣之凝者爲地陰陽之氣
之所感而化者爲人爲禽獸草木判然不能合而爲一如人
胚胎之初五官四肢百體亦渾然一耳遲之久而知覺運動
生焉則亦各指所之耳史所載遠爽有緣睹有赤髮有有尾
有反踵者亦其天地初開猛獸之象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
秀氣也上世五行異人之用未廣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其
氣之所感者不能無雜故形狀亦或與人殊特渾淪未鑿所
得者厚故生而神靈其聰明才力既非後世之所能同則其
形體血氣亦豈必後世之所同乎虞初新志所載毛女任氏
云服黃精遍體生毛能飛騰已而欲食能變人形體之一證也
欲食如常則毛脫如故亦

天皇十二頭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有云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
皇九頭自注云言十二頭者非謂一人之身有十二頭蓋古
質比之鳥獸頭數故也竊按今世俗相謔語猶有呼作頭者
亦古語之遺也

漢書
漢書本已闕近代佳本而其開譌舛甚多如禮樂志
汲古閣漢書本已闕近代佳本而其開譌舛甚多如禮樂志
郊祀歌十九章惟泰元章末云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鼎
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今刻本移下冠天地就況之上
矣天地章末云丞相匡衡奏罷鼎路龍鱗更定詩曰煎若舊
本移下冠曰出入之上矣讀書不求善本而徒事辨

金陵叢書 周氏校印

典今刻本已正
駿亦所謂無事而自擾者
桂華美芳
漢書補注
美芳程穉卽卽師象山則文義不協劉奉世曰桂華美芳二
詩篇名本側注在前篇之末傳寫之譌也以冠後是也然按
詩準名次下言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云
上文恒拔桂華晉灼注曰桂華似殿名
翼承天之則晉灼此香草以貫齋其芳氣乃達於宮殿也是
晉灼所見本已譌舛若是矣按劉奉世桂華美芳二詩篇名
是也又云美芳當作美若蓋以歌詞內有美若休德之語也
其說則非臣瓚晉灼注曰茂陵中書吹都賦桂英美芳鼓

行如此復不得爲殷名是茂陵中書歌所引卽此桂華美芳
篇也改華爲英以韻行耳

志古文識字

張揖古今字詁發明云周穆保寧氏注云志古文識易大畜君子
以多識前言往行釋文劉作志虞氏亦然春秋傳以志吾過
又且曰志之又歲聘以志業皆言文識論語多見而識之曰
虎通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漢蔡邕石經漢書劉向傳引作
志知今文作識者易乃王弼所改也故賈
公彥云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
識之字不復以志爲識也晉接古人識記之字均作志周禮
誦訓掌道方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孟子滕

文公章且志曰左傳志而晦周志有之前志有之禮記檀弓
公西赤爲志焉公明儀爲志焉國語弟子志之二三子志之
必誦志而納之莊子逍遙遊曰齊諧志怪者也列子湯問篇
夷堅聞而志之作識者僅數見無作誌者叢志識者古今字
誌俗字也班固作漢書志後史因之皆作志近日府州縣志
及各志書均作志此古今字之猶用於今者惟撰墓志多作誌
此沿晉魏以後碑版俗字通人宜成之

文毋害

漢書霸何傳以文毋害爲市主吏掾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
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蘇說是也鄧按害與
蓋通晉近相叚借之字掩蓋爲蓋字正意北叚借爲傷害之

害者如孟子謨蓋都君成我績當作謨害解書錄郭無蓋當
作無害解是也傷害爲害字正義其叚借爲掩蓋之蓋者此
之文無害酷吏傳之極知禹無害張湯傳之以湯爲無害皆
言人無能掩蓋之此之謂轉注叚借

毋桐好逸

漢書廣陵王胥傳云毋桐好逸注云桐輕脫之貌也鄧按桐
當爲侗之叚借字孔安國論語注云侗未成器之人也皇侃
疏云謂侗未成器之人也書僞孔傳侗稚之訓義亦同此

人輕心揚

傳云人輕心揚州保彊當揚字絕句爾雅釋地李巡注云江
南其氣慘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保彊猶之負固云爾故下
云三代要服不及以正也

格五

漢書吾邱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注引孟康曰格音
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籌法曰塞白乘五至
五格不得行故曰格五不得其說按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
四乘五之謂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注云白乘五當是

後漢書

蔡邕傳云三互法

後漢書蔡朗議以州郡相監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
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

川狼雖是回避令甲起於東漢之季

崔駰傳注云非熊非羆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後漢書崔駰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後人引用非熊蓋本於此然六韜及史記本是虎字唐人多作非熊杜詩田獵舊非熊又豳府秋日詩懷云熊羆殺呂望鴻雁美周宣白氏六帖于熊部獸部卜部皆作非熊非羆蓋虎字乃唐諱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雖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字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也故相傳皆作非熊又云李善注文選其於賓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於非有先生論則引六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其實非史記六韜之文特仿佛記憶而爲可定唐以前不作熊字也則作非熊亦可至今日時文家並誤作飛熊是可笑也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晉書

干子都郡

宋張淏雲谷雜記云干子皆姓也干古寒切干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犨晉干寶箸搜神記于本姓邗周武王邗叔之後子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干與于爲二姓甚則今晉書干寶傳晉干作于文選晉武帝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神之注爾不足爲據也亦謂葉氏說誠然然熊羆連文亦世之常言經典不可枚舉今之史記六韜或非唐人所據之本未

記周禮注（校注：當作疏注）則云于寶云字當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元李冶敬齋古今黈云晉郡超之郡則讀如絺晉郡謂之郡則讀如綸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綸逆反大謬也此二條讀晉書者不可不知又宋楊萬里晉對客言于寶作搜神記一吏持氏族志進曰作搜神記者乃干寶非于寶

水經注

萬城

水經汝水注其注萬城云萬城或作方字按作方字當是作万字之譌也漢建平郫縣碑賈二万五千此漢人俗字當時有用之者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說文　六合徐　鼒

艾乂劈爻

按說文艸部云艾冰臺也丿部云乂芟艸也从丿从乁相交刈或从刀乂正字刈或體字艾叚借字也古多通用艾乂治之乂說文作劈懲艾之艾說文作爻今則以乂爲治劈之劈而以艾爲爻懲之爻是以古人叚借字爲正字而不識本字也

說字兼說釋談說兩義

說文無悅字此唐以後俗字也言部說字解云說釋也一曰談說一字兼兩義蓋言字古文𠚕與𠚔字形近故說或譌作悅也懌字經典通用釋亦通作繹采部釋解也爾雅釋詁懌樂也眾經音義引舊註云懌意解之樂也以解爲義與釋同而釋詁又曰懌釋服也則是懌釋本爲兩字按諸書義各不同部女詩箋之說懌落爲說釋爲書說而陳釋之也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謂之曰訓則不徒記事宜爲書說而陳釋之與箋同意至說文說字說釋之訓即今悅懌字懌字之通用釋者顧命王不懌釋文云馬融本作不釋是也或以說文說釋之訓亦與鄭箋同本三家詩爲義則許氏何必又云一曰談說乎既有談說之訓則知說釋之訓爲今悅懌字矣釋爲本字繹爲叚借通用之字懌爲漢以前鄉壁虛造之字爾雅釋詁之分懌繹爲兩字者當是後人肊意增益諸經典懌字乃相承傳寫便俗而不求本原者也凡諸難明之義賴有許氏書耳

足部多部無跲字

說文言部詻離別也从言多聲讀若論語跲予之足周景王作洛陽詻臺今論語有啓予足句按爾雅釋言詻離也是許氏本爾雅爲訓也凡曰讀若者擬其音也足部多部無跲字此或壁中古文方言云跲跌蹶也注跌蹶偃地也江東言跲廣雅蹢躅跲跌也文選文賦嘯賦注俱以詻跌爲踟躕字則皆與論語義不合也按論衡四諱引論語作開予足開予手開與啓通則今文作啟是也又按漢書諸侯王表周有逃責之臺服虔注漢王負責逃此臺因名之劉德注洛陽南宮詻臺是也詻與詻通集韻云凡門堂臺榭別出者曰詻是亦以離別爲義戰國策出詻門也注詻別也晉書載記劉曜傳詻門旦空注謂別門也其證也

笑字从夭不从犬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有固執難通之義如竹部笑字徐鍇則缺此篆徐鉉則據孫愐唐韻以補之云唐韻引說文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義李陽冰刊定說文从竹从夭義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段氏力識其安引顏元孫干祿字書張參五經文字以爲竹下从犬之據甚確楊承慶字統異說所云从竹从夭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之不可信鼒按

此說不始於楊承慶也一切經音義二引字林云笑喜也从竹从夭聲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也是楊承慶之所本也呂忱晉人去漢不遠必有師說且以竹會意以夭諧聲與六書之指無所乖謬彼玉篇唐韻之从竹下犬安知非唐刊本之誤至顏元孫之干祿字書張參之五經文字亦有不能雜合於古者矣漢書薛宣傳谷永傳敍傳上作笑集注云笑古笑字史丹傳外戚傳作唉集注亦云唉古笑字光唉雖俗文無足據然其體皆不从犬又陸德明經典釋文丛多作笑不獨唐元度九經字樣之有笑笑二體也蕭謂漢人訓詁之書既百不存一說文古本又不可見讀書者於此蓋闕如耳

佛字以隱蔽爲義

說文人部佛見不審也繫傳作見不諟也蓋古從弗之字多以隱蔽爲義車之茀爲車蔽衣之紼爲蔽膝山之黻爲山脅道人自隱蔽則必曲以自全故拂弗俱爲矯戾隱蔽則不見故芾亦存小義芾字从市說文云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經典通用芾紱紱紼字同一假借紱以同聲紼紼茀則聲義皆兼以皆有隱蔽義也

屬旱石也漢書注誤作阜

說文解屬字云屬旱石也段玉裁曰旱石剛於柔石者禹貢屬砮磬良是古微書引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文選劇秦美新屬注云屬與旱同是悍之從旱亦以剛爲義與上厲柔石也文正相承漢書枚乘傳屬山氏之有天下也注云屬山氏炎帝也起於屬山或云有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帶協小雅垂帶而厲與蘧字遞字協大雅降此大厲與瘵字協其讀如賴可知厲病也賴亦病意皆癩癘之省文

屈宅協

也故曰鄭之注論語非改字異義所以正音也

厲讀爲列烈裂連刺

厲之讀賴有明徹突而去入通音則又有讀爲列烈裂刺等音突聲轉字異有讀爲逆者突今疏證其義如左伸學者知古人音訓相生之義而無惑於經文字蓋之異焉按厲烈音訓相生周禮山虞爲之厲禁司農注云厲遮列守之司隸掌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注云厲遮列也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注云厲塹營遮列處又如猛厲剛厲俱轉訓烈禮記祭法

烈山氏左昭二十九年傳作烈山氏周禮宗伯注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釋文云厲本作列厲烈相通故摡與烈亦相通公羊傳曰大疥者何痂也是諸書札厲字皆痂之叚借也又都人士垂帶而厲箋云厲字當作裂左傳磬厲內則鄭注作磬裂是又以厲爲裂之叚借也又方音不同轉入平聲故厲山烈山史記正義引世紀作連山氏又橫紐作入聲故秦本紀厲虢公又作剌虢公也

醫廇瀋

說文解醫字云屋水流也从雨翳聲廇字云屋中庭也从广翳聲左傳三進及溜釋文溜字云溝水出鬱林郡从水翳聲云溜屋霤也爾雅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郭注云從上霤下出也郭注云從上霤下出

經傳注霤作溜者止此漢書枚乘傳泰山之霤王莽傳繞霤之固文選左思魏都賦上累棟而重霤齊龍首而涌霤吳都賦玉堂對霤繞霤未足言其固謝惠連雪賦緣霤承隅及陸機潘岳詩霤字亦數見自唐宋以後始皆作溜無作霤者蘇按霤霤之霤以霤爲本字溜爲音近叚借之字廇爲或體之字廇爲屋霤也爾雅釋宮文劉向九歎云檻於中廇兮王逸注云廇檻也中庭也禮記檀弓池視重霤注云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爲之疏云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霤諸侯去後餘

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今俗所謂閣漏是也釋名釋宮室云霤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中央曰中霤古者穿穴後堂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公羊哀六年傳注中央曰中霤疏引庾蔚之禮記月令說曰中霤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今俗謂之開天窗燒片瓦空其中俗謂之屋漏是其遺意也又按景純爾雅注沃泉從上霤下文選東哲補亡詩濛濛甘霤注云凡水下流曰霤故山中石溜亦皆名霤也今人於中霤外字無作霤者是以古人叚借之字爲正字而不識本字也

鎛卽劉字徐鉉曰疑鎛卽劉字也从金从丣丣亦刀字屈曲傳說文無劉字

寫誤作田鉉說是也漢書王莽傳曰深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厥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又曰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爲佩除刀錢勿以爲利服虔注云金刀莽所鑄之錢顏師古曰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是劉字作刀無疑叔重漢臣其書亦不應無國姓此自傳寫之譌耳近世好古之士緣說文無劉字遂篆作鎛有鎛欵銅尺字當亦近人依託僞造之器也又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載晉銅尺銘十九字中

說文卯爲春門丣爲秋門及管子春三卯秋三丣之說則卯丣二字意義迥異劉字酉字最易相混鐘鼎彝器款識云此俱从卯叔貈敦留旁亦从卯盩卯有茂音留字从之得聲古不从丣石鼓柳字从丣可證也酉按此說良是亦見金石文字之有功於經學也白虎通五行篇云卯者茂也史記律書云卯之爲言茂也亦卯有茂音之證也尚書帝命驗云卯金出軫注云卯金劉字之別壬莽傳云夫劉之爲字卯金刀也又云卯劉姓所以爲字也詩維參與昴毛傳云昴留也釋文云昴亦名鬒今韶書入巧部按毛詩十月之交篇卯與酋韶爲韻小雅篇昴與禂酒爲韻泮水篇茆與酋韶爲韻皆卯丣相通之證也因以見聞所及廣其義所未備者如右焉

已巳無兩字

已午之已說文作㠯解云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爲蛇象形又云已用也从反巳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按意已實也即按意已實也象形別無終已之字漢碑以字皆作已顏師古曰已以字是也樊安碑已致中興北海相景君銘授已行命孔宙碑躬忠恕及人已加几司農劉夫人碑導男訛口變儿爲儿徐鉉說文新修字義云以說文不从人从已止也甚也又曰已辰名郵俗師儒不得其意義始以有鉤李斯刻石文如此後人因之然皆从已未變篆體也自孔廟

碑臣愚以爲始變已作以又事已即去復變已爲已然曰事已即去則是事終已而去之意固即已午之已非變已用之已爲已也堯廟碑已章聖德又報已嘉瑞又敎我已德厲我已仁楊著碑皆所已紀盛德傳撫窮者也始變以作已蓋以已已音近因假借用之非與已午之已有兩字亦非以已訓用之字可作已此偶假借用之非正字也且堯廟碑立於永康元年楊著碑立於建甯元年是永壽延熹之閒尚未有假已爲已者其他經籍以作已者皆東漢以後傳寫之本訛舛已多難可憑信今就班固漢書許慎說文及永康以前漢碑文攷之猶可知已午之已即終已之已也曰史假借用之則可耳曰何以明已午之已即終已之已恩已以字義不相通之證也

定也風俗通祀典說禊字云已者祉也祉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也邪疾已去祈分祉也釋名釋天云已已也陽氣畢布已也物已盛於已而入也是漢魏通儒皆以已午之已爲義不獨說文陽氣已出陰氣已藏爲可據也又終始相生已又可轉爲發端之詞白虎通五行云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已已者物必起今之以已爲發端詞者本起意也今欲以已午之已爲二字則未申二字能與未然之未重申之申別爲二字乎惑亦甚矣自唐人失音訓之學廣韻始分爲二字曰

記律書曰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漢鬱律厤志已以者盛於已太元元數辰已午注云已取其已盛淮南子天文已則生已已多難可憑信今就班固漢書許慎說文及永康以前漢碑文攷之已即終已之已也曰史假借用之則可耳曰何以明已午之已即終已之已恩已以字義不相通之證也已爲已者其他經籍以作已者皆東漢以後傳寫之本訛舛已爲已者其他經籍以作已者皆東漢以後傳寫之本訛舛

挑者爲終已字無訓挑者爲辰巳字是眞許叔重所謂鄉壁虛造者矣或又曰子以辰巳卽終已之已則辰巳之字讀如祀音今終已字亦將讀如祀音乎抑辰巳字亦讀如以音乎曰古人方音不同故有一字而數音者非其音異而點畫訓詁亦異也古曰已祀音本相近詩維天之命正義引鵲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文心雕龍練字又云子思弟子於穆不祀此可知子思當時已讀爲詳里切如今祀字故仲子遂以爲不似毛氏亦以已似祀本音同叚借之字故從其說而不用其字今讀於穆不已爲以音者有其義失其聲也推此則易損卦已事遄往孟仲翔讀爲祀事遄往云祀祭祀亦以已祀爲叚借之說也曰何以知已午之已古亦讀如祀音乎曰毛詩有之矣似續妣祖傳云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毛氏以似嗣音訓相生訓似爲嗣箋以爲音同叚借故訓爲已鄭改其義非改其音故知已午之已亦讀如祀音也

說文引經不一家

張氏耕古韻發明謂說文人部引詩屢舞僊僊女部引詩屢舞傞傞多口部引詩犬夷吭舞斐斐說文援據毛詩今詩作僊與說文合是毛詩本字不知何家因方音轉聲叚借斐字說文於僊字下既引毛詩必不復於斐字下引他家自亂其例爲後人所加無疑按此未明乎許氏書之例者也說文如此類甚多口部引詩犬夷吭矣馬部作昆夷駾矣曰部無然咥咥笑言部作無然譀譀口部

金俊盧書 將氏校印

嗶沓背憎人部作僧沓背憎走部不敢不趣足部作不敢不蹜蹜部挑兮達兮又部作岌兮達兮言部詵詵兮辛部作莘莘兮亦部作孫子文兄弟足部詹磐跚跚金部作磐箔鏘鏘如此類者不可枚舉他經亦然如以往咨以往遹之類蓋漢時經文師儒傳授不一周禮有故書僕禮有古文書有古文論語孝經有古文詩有四家各守其師說鄭康成許叔重在諸儒語中尤爲精深博大盡通羣經之說而折衷之康成箋詩多與毛傳異義蓋毛詩較三家爲近古故許鄭以之爲宗而其說有未安者則兼採三家以明之臧玉琳經義雜記陳見桃稽古編惠定宇詩經古義段懋堂詩經小學陳恭甫左海經辨諸書言之甚詳康成箋毛詩而用三家之說不爲自亂其例今叔重自序云詩毛氏者從義之多者言之也蓋古人著書例寬而義精今人著書例嚴而義淺不得據今人繩古人序其書曰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凡楊雄司馬相如薰仲舒衛宏劉向諸人之說靡不搜采當日三家詩炎立學官反不得爲信而有證乎故疏謂許氏所引詩與今文異者皆本之三家自序云詩毛氏者從義之多者言之也蓋古人著書例寬而義精今人著書例嚴而義淺不得據今人繩古人

金俊盧書 將氏校印

字蓋起於魏晉之間字書以爲始於陸機文賦采千載之遺韻或託言於短韻亦非也稽康琴賦已云改韻易調奇弄乃

發然其時偶見文人集中自韶樂行此字遂爲專用之字而古字不可識矣周語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章昭註曰鈞所以鈞音之法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鈞法又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注亦曰均者均鐘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鐘者度鐘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官有之又注度律均鐘云均平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鐘和其聲又注細鈞有鐘無鎛大鈞有鎛無鐘云鈞調也按此隨文解之其實同爲鈞音之木平亦調也賈誼惜誓二子擁瑟而調均兮王逸注云均亦調也文選張衡思元賦考治亂於律均兮注云均所均聲也又引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然引宋均注曰均長八尺以調六律五聲後漢書張衡傳注亦同各書注中亦未明指爲古韶字至成公綏嘯賦音均不恆曲無定制注始曰均古韶字也鶡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然引晉灼子虛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協韶均與韶同而後裴光遠之言始信而可徵矣蓋均本均音之木長七尺長八尺其側不可知然其爲調和五音之用無可疑也魏晉以後始亡共器然其義猶存故借爲調和聲音之訓廣雅曰韶和也是其義也旁推交通而源流可睹矣

安即綏字或體

廣韻安字他果切安也集韻吐火切此唐以後音非古音也說文無安字糸部綏字从糸从妥徐鍇曰當从爪从安省薗開此說文淵義安即綏之或體也爾雅釋詁安綏同訓安詩楚茨傳儀禮注皆云安安坐也臣瓚漢書注安安也夏小正綏多士女綏安也逸周書諡法解綏安也周訓則必同音从爪从女皆無他果切之理蓋从爪即升車正立執綏之義从女以女諧聲也檀弓其中溫然如不勝衣鄉注云溫或爲安釋文作追云音退本亦作退追與綏音近退與綏訓柔義近追綏音近故追爲安之段借是安與追音近也爾雅釋詁釋文引字林云安他罪反是安與退亦音近也曲禮爾君綏覩注綏讀曰安儀禮士相見禮安而後傳言注古文安爲綏漢書燕剌王旦傳集注安古綏字是安爲綏字或體之明證也今人執唐韻他果切故讀綏如墮音書展轉而相誤矣

平即丕字

說文解丕字云丕从不一聲蓋一在不字之中開三圖志圖澤言不及十年平其沒矣以字意之不十爲平後人以一字移不字下則澤之言遂不可解矣蓋不字古音平左氏秦平岳釋文作秦不岳是也後漢書耿秉傳與大將軍竇憲令吉平注云平或作平漢書匡衡傳集注云平字或作本皆以十字在下故與平字本字形近相譌也

鐘鼎彝器款識　六合徐　鼒

諸旅爲敕字說

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載諸旅爲文曰諸旅作尊爲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敕薛釋云敕得非人君所賜而著其敕命邪然敕自唐朝方用此周器也而謂之敕不可得而攷矣竊按詩楚茨既匡既敕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暇辭以敕之云云說文云敕誡也蓋敕者自上命下之辭周時已有之見於經籍者如易噬嗑之勅法書多士之勅殷命終于帝周書酒誥之勅今華山廟碑史晨後碑唐公房碑衡方碑作勅碑皆後漢人所書西漢石刻絕少無可攷耳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漢書凡數十見陳咸傳言公移敕書孫寶之告督郵何竝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又晉書何曾傳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則晉以前固上下通用之至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敕字見殺則是南北朝時朝廷始專之而臣子不敢用此爲或祭祀用之託於祖考命子孫者或出於尊長之賜亦可云敕不必人君所賜而始著其敕命也釋名釋書契曰敕飭也使自飭慎怒之眾皆跟瘣爲厲知古人通跟之例最博也

假爾遲遲省文

漢碑中凡遲遲字多作假爾蓋假爲遲形聲相近之字爾爲遲之省文詩假樂禮記作嘉樂左傳傅瑕史記作甫假

醴錢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後漢人謂敕爲勅

亟又按敕之從束從攴蓋取約束而加以攴誡之至也後漢人始謂爲勅今易辭經文皆作勅者沿蔡邕石經而未嘗改也說文敕字在攴部勅字在力部曰勞也從力來聲陸德明釋文條例曰來旁作力俗以爲約勅字說文以爲勞倦之字如此之字改便簡俗正不可不知爾雅南原棣辨云誡敕之敕從攴從束聲馬之敕乃從束本是兩字後人謂敕爲敕又謂束爲來展轉相謬遂以勞勅之勅爲敕此說足以破六經正誤之謬矣蓋此字前漢人猶作敕漢書諸列傳凡數十敕字可攷後漢書始變爲勅今華山廟碑史晨後碑唐公房碑衡方碑作勅碑皆後漢人所書西漢石刻絕少無可攷耳徐浩古迹說以華山廟碑爲蔡中郎書知其作勅者與石經

金陵叢書　嘉氏校印

瘕字借爲碬厲字

厲字借爲疷瘕之瘕經典多有之矣而借瘕字爲碬字則漢碑中多有之衡方碑碬仁瘕口武班碑口瘕吏士鍾繇建安廿四年閏月九日上表有云今征南將軍運田單之奇瘕憤怒之眾皆跟瘕爲厲知古人通跟之例最博也

假爾遲遲省文

漢碑中凡遲遲字多作假爾蓋假爲遲形聲相近之字爾爲遲之省文詩假樂禮記作嘉樂左傳傅瑕史記作甫假

醴錢

漢碑中多列醵錢人姓名或稱字今鄉里修建祠宇橋閣多用此例又子孫置買冢地多刻石紀其原起厓立條約漢碑已有之隸續載眞道冢地碑中有眞道字直中以錢八千云云是紀原起之例也又有子孫但得宿山居留不得爭舍地云云是置條約之例也

文選

楊雄甘泉賦

文選甘泉賦正瀏濫以宏惝兮注孟康曰瀏清也服虔曰惝大貌大貌音敞善曰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蒼頡篇曰瀏清也之注而謂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望文生義殊爲不詞上云仰橋首以高視蓋以惝爲敞之借字李善承孟康瀏清也之注而謂瀏濫猶言清淨而汎濫也望文生義殊爲不詞上云仰橋首以高視兮又云據軒轅而周流兮皆從眺望生義此句下云指東西之漫漫亦當從眺望生義淮南原道訓劉覽徧照高誘注云劉覽回觀也又云劉讀留連之留此瀏濫即劉覽之通假字正謂高視而亡見回觀而宏敞者又東西之漫漫也舊說非　又皋搖秦一如淳注皋挈皋也積柴於挈皋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秦一皆神名竈按選注當云張晏作招搖招搖繼分明蓋如淳漢書本自作皋搖故有挈皋之訓張晏漢書本自作招搖故有神名之訓文選從如淳本錄注家又采張晏注故譌亂耳今漢書作招繇秦壹繇與搖同壹與一同又登椽欒而狏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注服虔曰椽欒狏攀援也引司馬彪郭璞注云射干十一月生香草也引司馬彪亦云射干香草上林賦棄本射干兮注云射干草似烏韭而黃華赤實生於山谷引郭璞注云射干似烏韭而小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子虛賦司馬彪郭璞等注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六引廣志云射干巢於絕巖高木也此皆解爲獸名之說有三文選子虛賦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鵬遠射干之注引張揖云射干似狐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子虛賦司馬彪郭璞等注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六引廣志云射干巢於絕巖高木也此皆解爲獸名按射干之說有三文選子虛賦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鵬遠射干注引張揖云射干似狐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十四引子虛賦司馬彪郭璞等注亦云射干似狐而小能緣木又一切經音義六引廣志云射干巢於絕巖高木也此皆解爲獸名之說有三文選子虛賦其上林賦棄本射干兮注云射干草上林賦棄本射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金陵叢書　蔣氏校印

泉南山也凌兢恐懼貌亟按登椽欒狏天門馳閶闔皆指地言則入凌兢亦當指地言若云入恐懼貌則不詞漢書顏師古注曰入凌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得之矣蓋由椽欒而

干香草又高唐賦青荃射干注引郭璞上林賦注云射干今江東呼爲烏蕫此皆解爲草名神農本草云射干亦名烏扇一名烏翣一名烏吹一名草蠱廣雅釋草云蒿尾烏蕫皆不言其香嘉謂射干爲香草王逸郭璞司馬彪之注非漫言也易通卦驗云冬至蘭射干生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蘭與芸荔皆香草知射干固其類也　又大戴禮勸學篇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西臨百仞之淵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荀子勸學篇語與大戴禮同楊倞注云本草藥名有射干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嘉按本草圖經云高二三尺面戴記荀子嘉嘗言予字一在不字之中開字本作予今本作平今本作卒按此本作禪文王者之丕業句文選五臣注作平今人以溜爲雷自宋人始倘思溜字有活用者甚妙摭遺載予與平字卒字形近故譌也武進李兆洛駢體文鈔从予司馬相如封禪文不字俱云莖長四寸抑同名而異物歟

民廬舍街衢直衝必設石人或植片石鐫曰石敢當以寫厭丸不石於宅四隅搥桃核七枚則鬼無能殃也繼古叢編云吳紛如其後亦以命族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淮南萬畢術埋所謂石敢當也急就篇注云衛有石碏鄭有石癸齊有石之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事按此即史游急就篇小圍賦云鎮宅神以蘘石吳兆宜注云荊楚歲時記十二月故得名銅荷與下句鐵鉠染浮烟爲類

庾信對燭賦銅荷承淚蠟吳江吳兆宜注引拾遺記周穆王有鳳腦之燈水荷以蓋其上按所引非也彼云荷蓋其上則非承淚蠟之物今人於燭簽下以圓銅片承之卽此物形圓

庾信小園賦

藨之遠爲溜字活用

溜字本作雷今人以溜爲雷自宋人始倘思溜字有活用者甚妙摭遺載

今人以溜爲雷自宋人始倘思溜字有活用者甚妙摭遺載

江南李氏宮中詩紅錦地衣隨步縐佳人舞徹金釵溜范石湖詩不管低鬟墜燕溜皆謂釵墮也又溜字皆謂自上垂下有作橫轉用者蕭至忠詩云市地金聲初度曲周堂玉溜好傳杯言杯之周一轉也又按雷字力救切無讀作平音者今邨俗師儒讀如留音誤也然攷淮南子牢籠天地注云牢讀如屋霤之霤楚人謂牢爲霤是古亦有此音矣

塑字不見經傳

庾信對燭賦

雜記

按注皆誤此豚魚謂河豚魚也有毒殺人故曰不養

又曰豬肉損人與豬同又曰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嘉

養生論豚魚不養句注引神農本草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

嵇康養生論豚魚解

今世捏土肖鬼神象曰壞亦作塑此字不見經傳漢魏六朝碑版亦不見始見於廣韻云像也元稹詩有匡牀坐如塑之句宋以後詩人多用之又程子語錄謝顯道云明道端坐如泥塑人此唐人俗字也

當家

酉陽雜俎魏貞謂周嗤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鄭君當家今可依之嗤因拜之爲叔今北人皆呼同姓爲當家是古語猶存又范石湖詩鄙莊兒女各當家

說文無顚字

說文無顚字所云山頭猶之山頂山腰山麓山足也徑作顚字有何意昧山頷亦然

會稽董氏校印

杜詩船字作衣頷解

錢牧齋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云舊注以船爲衣頷不上船是披襟見帝大謬又引字書引續演繁露云蜀人呼衣繫帶爲穿俗因改穿作船以證杜詩舊注之誤按此皆不識衣頷訓船之故而相與駭而怪之舟之爲言周旋也詩曰何以舟之故衣服之服冠屨之屨行縢之縢字皆从舟盤革盤屬字皆从般取舟旋盤旋爲義衣頷循人頸而旋之故訓爲船舊注非無所本且此詩汝陽三斗始朝天脫帽露頂王公前皆形容醉中狂態不必實有是事披襟云云何謬之有牧齋謂被酒不能上船須扶掖登舟試思扶掖登舟不必定是醉後亦不得謂爲不上船也至俗說著衣爲穿衣不必定是蜀人亦與船字無涉皆妄說也

晉時關差名目

潘安仁上客舍議有云高第賢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高第賢察品郎如今之關差也

到船過船爲古語

今舟子長工以篙回船謂之到六朝時已然蘇子良台使表云破岡水逆商旅牢引逗令到下先過已船

會稽董氏校印

右讀書雜釋十四卷六合徐鼒舟先生著先生名鼒以翰林官福寧知府殉粵寇之難著作等身是編其雜釋經籍之作也國初多文字之獄鴻材碩學橫被摧折乾嘉而後士君子有鑒於此凡時政之得失當事之臧否皆如寒蟬仗馬噤不一聲慣其以言賈禍也然其篤才淵識又不能泯焉沒焉無所託以見於世乃顧精壹志爭出於考據一途號爲漢學其所論辨者前代之事也其所考索者經史百家之文也託體既高啖名亦易且非才識卓犖而又讀書好古者不能爲抑非獨士君子藉以自見也上而朝廷下而三事大夫亦莫不提倡之鼓舞之使其以有用之才一納之無用之學而莫予毒也此猶明太祖以科舉取士而謂天下豪傑入吾彀中者不知人材既衰國運亦弱有事變皆瞠目束手而莫知所措則考據之爲禍烈也憤世者始訟言攻之孫芝房學士至謂粵寇之興由於漢學雖過中不可謂非探本溯微之識也先生是編亦沿乾嘉之餘波持論較平考文讎碻小學尤有心得其於江戴錢盧未知何如其足以分漢學一席無媿色也校是編竟爰舉漢學之流弊附誌於末以詒後之知言論世者鄉後學蔣國榜

金陵翻刻潘氏校印

俞理初先生晚年手訂本癸巳類稿

此爲倫理初先生晚年親筆校定之本 元吉得之程
君敬乾敬乾與倫氏有姻戚爰得之先生族人者也
先生書成時同邑湯笏卿徵君曾過錄一本光緒時
江氏萬卷樓又從湯氏借錄兩本其一本現藏王氏
城南草堂江氏自有跋甚爲原本不但書法可辨而
引書奧博度亦非他人可能治桑幾易藏予家又三
十餘年適同鄉諸先生輯印安徽叢書爰付其影印
流通庶類稿一書不留絲毫憾稍當亦海內學人所
共快也
甲戌二月清明黟縣後學胡元吉跋

序

癸巳類稿卷首未付梓余索觀之卷軼頗繁且係初稿懼其擇之不精行久而散失至商諸及門孔繼勳熊庭邱景韶鏡泉吳林光蔣拾醴金爲付剞劂蓋其校正者十五卷爲正集餘爲外集以俟續梓題曰癸巳類稿明是編之輯成於癸巳也理初之志也牟生成進士以本班注選既復從需次之暇歸理舊業理初銀羽南歸而其稿之輯不至湮沒無傳信乎遇不遇固有命而傳不傳亦各有定數也若兩生者可以傳矣於其歸而送之行因以爲兩生序道光十有三年癸巳夏六月王藻荻原氏書於京寓之求日益齋

癸巳類稿序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黟俞君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絶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嗜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羣籍城擁手觸輒不輟輒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阨穴數歲極見某庋某書某卷某篇行語卽中是指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搦筆擬擬千萬言某可據某可駁某不可憑某宜斠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讓往事亦頷是期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某力則徇博而支徇瞷而岐宋後逮有明豈乏博見彊識則綜覈盧車緗實用恒若斯也惟識足以徵千古之莊辨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察眞僞之淵然後縱橫勃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繩奉於注疏則陰畔離於訓詁則野援證輿碻萃甲新意皆

陶鑄於羣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陋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塞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醞釀岐說旁證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日官法以爲泰西法積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預解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犁然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意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譬乃至鄣故之巨名物之細聾詁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冊景教之碑諸儒搦舌方皇者引稱首首如肉貫聿絲在棚則又非恒量所測識者也加以受性方直儁書趌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族賢必覩纔辨於嚴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彊審容不憊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自癸巳歲故曰癸巳類

稿余爲定其篇第覆讀之甚愜也爰就所鎪及者述之其諸庶

竊以俟大雅道光十有六年秋日歙程恩澤

此增一書作後序

癸巳類稿目錄
卷一
亭嘉會解
茅茹卿義
大象傳后義
尤祔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廣六宗義
齊大慶義
筆十二州義
怖於戲刑解
教育子義
羿諰申兩龔刑謨補遺義
卷巳類稿 目錄
籍田下下說
碣石入河義
四月匪人義
非幹句讀義
湯貫解
黑水解
周公奔楚義
金縢公命義
殪殷殷解
寡兄解
呂刑義
五子之歌序古文義
允征序義
湯徵先王居義
倘書篇目七篇并說
卷二
薪義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荅何休墾前譏
詩騶虞義
覲皖解
木桃木李稗書埤雅後
箕考
勺藥義
檜羔裘義
巷伯作詩義
迺慭無期申斐義
敖明長庚古義
四月匪人義
非幹句讀義
文王元年鄭義
韓奕燕師義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王正月義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解
先配後祖義
晉一軍爲諸侯義
燕祖齊社義
春秋不告不書義

涉河侯車敗義
越國郡邑義
兄弟辭解
星李義
作邱甲義
左傳天使義
春秋城虎牢義
左傳宋盟先晉晉有信叛義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栝林雖內萊山義
夏訥考
章華臺考
僕臣臺義
左傳執政解
患失而亂義
魯昭公孫齊歸羣叔孫論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製解
左邱明作左傳論
春秋左傳書式考
書魯語後
卷三
鄉與賢非論
周官庶子義

征商論
周鄉遂田制義
溝洫占地解
王制東田百制解義
鄭數學證義
門左右義
閏月閭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旁三義
特牲禮盥槃巾門左右義
升魚右首義
王府王齊食王義
決拾鞴遂解

鄉射堂義
正主面解
羊車說
仍解
月令非周書論
中星鄭義
食之者寡義
以畜寡人義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曾氏三歸義
論語祉主義
君使臣以禮解
徹足用義
鄭譽解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義
舜之中國義
持素脈篇
卷五
持素持篇
卷六
持素證篇
持素目錄序
卷七

反切證義 補目一

圜丘山嶽義
補車義
書隱三年至傳後
仍解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釋小補楚語笄內則總角義
複語辨
釋毛
掌音義
豹隱何乃涓還音義
乃涓還音義
特還音義
天字音訛
四夷樂古名義
烏孫朱耶還音義
吉貝木棉字義
蒲萄音義
扶都還音義
反語權反切文義
書古韻標準後
劫矦猴字形說
書劉書傳後
鼂字形說
人字興義歌
說文重字攷

緯字論
佉路悉叱書論
尺水字義
書五代史唐書末帝紀後
引書當分義與文說
弋者何慕仁欲方義
校改字論
引書字說
百家姓書後
左邱明子孫姓氏論
卷八
鄒縣山水記
駐劄大臣原始
卷九
臺灣府屬渡口考
澳門紀略跋
左山考
左邱明墓考
俄羅斯佐領考
俄羅斯事輯
緬甸東北兩路地形考
蓋地論
蓋地海論
彌婁山鐵圈山考
由旬義
卷十
蓋天論
宣夜論
史記用蓋天論
恒星七曜古義
桃荊桃符義
天事闕疑說
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
五行傳用亥正論
古憲論
九道論
四分論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九宮應九星考
九宮紀年論
書武經總要後
書煙波釣叟歌後
六壬古式考
六壬書數
卷十一
百里奚事異同論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長吾義
漢南北軍義
關內侯說
漢少帝本孝惠子孜
孟子下槪解
主臣解
項藁考
少吏論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太史公釋名義
名士論駁義
錢典農說
卷十二
董配義
唐律疏議跋
阿布思論
書薛五代史藥志下後
書五代史馮稿傳後
書薛五代史僧偶列傳二後
書唐鑑後
書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後
宋會要輯本跋

宋顧秀獄論
地丁原始
總河近事考附續年姓名
特憲書後葉事述
板閘論
除業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
卷十三
原相上篇
原相篇中
原相下篇
節婦說
貞女說
錢典農說
卷十四
記田名數
藥量稱考
木棉考
稻糧名
煙花說
鴉片煙事述
長月直日解

癸巳類稿　目錄

翻佛經論
翻佛經論下
佛徒勞書論
書管子後
墨學論
非無鬼
雜書論
古學書多論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
書人身圖說後
道笑論
僧徒僞造劉向文考
書武城家乘後
書左傳稍舍誥後
書建立伏生博士始末後

卷十五

彰祖長年論
釋迦文佛生日生年決定具足論
觀世音菩薩傳略跋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紅教黃教論
天主教論
陳王廟徵文
韓文靖公事輯

事實

此十六行与前程序一

癸巳類稿　目錄

易安居士事輯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夥頤正變理初文字吾徽學派江戴昌之程金承之其精繁變都說經經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淩次仲先生吾友俞理初凡學無門徑則雜雜則輕學混漢唐天文學辨推步占驗執一則隘墨守一先生之言又持古疾以困今理初察古人門徑端趣向於其梏則塞也緯讖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僞則剔也不前惟是唐宋清漢易判漢魏晉清漢難判漢魏既合易牙能分之書缺有閒箋注脫譌徵之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稗典道藏秕穆塵垢尚堪陶鑄剔其糟粕敗我眞我不猶愈求野乎然非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通博辨差擇眇詮若是理初積學甚富未暇寫定今年春王萩原館丈分校禮闈得一卷以爲必有著述出閒讀理初即

癸巳類稿

索其文梓之期之甚遑閒者裒錄理初歸計轉相草稿整齊者僅什四耳屬余定其目記十年前舆理初夜集偶有作遂援筆立就義證賅洽退而檢諸笑亦無誤事誤言今爲定類稿目錄私幸竝世見有文字引吾里江慎之緒且未槧央也道光十有三年癸巳秋歙程恩澤

亨嘉會解

野命正燮理初

亨易云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故蠜食曰嘉聘儐貢納亦曰嘉交字亦曰嘉通利亦曰嘉皆嘉會之意其音爲許兩反亦爲洴庚反語音輕重開合耳是可於常語證之許洴本一音今作二音故許兩則蠜音洴庚則兄音洴庚則匀音止一音也許位合則爲戲洴宜合則爲庵戲庵一也許庚合則爲況兄況一也今許與今旭爲雙聲今洴與今好爲雙聲好旭古一音也知許洴旭好戲庵兄況亨亭在古同音同義也匡謬正俗云今言某人處爲某亨是鄉音之轉其說非也某亨是某許之轉加廣蠜爲悊亨之轉亨本一字高下曰

散之則楷子編之則楷了又蒙文高古文亭亦似今亭形

茅茹解義

易泰初交拔茅茹以其彙貞吉否初交拔茅茹以其彙貞吉羅文云茹王音如按兩雅釋草茹蘆亦音如詩鄭風茹蘆在阪即茅蒐也亦曰蒨草周禮所謂染草入藥能補血曰地血以其蔓者釋文引傅氏古古也亦古音亦也亦古音故也亦古音故也亦古音故

易正義云大象傳稱君子者通天子諸侯公卿大夫有地者言惟施之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稱先王其稱后者兼諸侯也案泰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復傳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姤傳后以施命誥四方是三者不言諸侯也說文云后繼體君也施令以告四方發號者君后也復傳先王后連文故說文之言如此然不能通之泰姤又剝傳上以厚下安宅豐傳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易之稱不一此三言后則實爲周之王后也周官內宰職云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禁之以陰禮注云建國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陰陽相成之義鄭司農云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肆先后所立

陰禮婦人之祭禮蓋前皆此制司市職云夫人遍市觀一幕命婦過市罰一帷與國君世子命夫皆不得過市者以王后治利權理財貨人男女不當於三市干利撓后治左傳昭二十年齊晏嬰言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朝私欲義求不給則應謂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是侯國亦夫人立市內妾分司其事得行威福與內宰之制相應漢書安息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大月氏錢同亦夫人與市事是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之事也觀傳先王以省方省男陽教朝事也復傳后不省方謂省陰禮市事也復傳言閉關商旅不行故后不省市事注云方猶事是也即商旅之事正義云其方事則誤不省方爲不巡守不知復爲十一月正朔巡守之月後漢薛傳云君以夏至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以助微陰是又五月南巡

狩之月不得云不省方知傳不省方是后不治利也是后不省方之義也春官世婦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內外宗掌賓客之饗食王后有事則從哭諸侯卿大夫之喪弔臨天官內宰致后之賓客之朥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使往世婦女御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其禮亦後不復行而外國仍之使其國見其小君其君出朝會亦夫婦偕行是后以施命誥四方之義也是周制也是周易之說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古文說

堯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稽古同天也詩元鳥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也三國志書正義均謂鄭氏信緯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云古之爲天經無此訓不悟詩云古帝命武湯正是經訓古爲天論語云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謂堯同天也同天者法曰故曰之占君也書序云光宅天下詩占經亂沖之閒志更闢密率則廣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後證前失其本旨其言光被四表即是格於上下文選注河圖稽曜正義引鄭堯典注云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此知光被格古文謂日也此引證也其所引之本義以蓋天法求之太平御覽引考靈曜云日有九光光照四極臨四十七萬六千里元四十萬六千里誤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日光芒照十六萬七千里元十萬二千里徑三十三元作二誤萬四千里周一百萬二千里周髀算經云周北十萬三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則日光被二十八宿外者表謂四遊外也格者遊所至也又鄭注考靈曜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夏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陽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從春秋分之日中北至極下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減二至中得五萬九千五百里也從極下北至其地亦五萬九千五百里也此即諸緯所依用漢天亦然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百七萬一千里

下又注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鄭訓假爲至說文引書作假於上下甄鸞注周髀案靡格上格下考鸞靡言四遊又言四表則靡言四表假上下正是三代以前書說或以格上下爲地地升降三萬里不得有八萬里十一萬四千里鄭注考靈曜言地上下俱極地厚又云地厚蓋三萬里春分地正當中自此漸下夏至下遊萬五千里地上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下又云立春地與玉上遊萬五千里地下畔與天中平後漸向下又云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夏秋冬視前推之謂夏下而南秋升降正中而東冬上而北北則上者以北極高知之此地上下法也日亦應地云聖人似日圜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乎太微日者君象也法天者象日又光被格之文合也詩噫嘻嚴云敷昭格兩箋皆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被四表昭也格于上下格也

唐之王肅之也然則同天主日者何也日陽德君也故古法日象則君修德管子樞言云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術上云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則日爲君位尸子云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盈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書益稷云聖人似日圜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太平御覽日者君象也法天者象日又光被格之文合也詩噫嘻嚴云敷昭格兩箋皆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被四表昭也格于上下格也

晉禮志於六宗古文說又一今文說二鄭古文說又一今所傳孔
古文說又一漢書孔光父事治尚書源自安國光經學尤明劉
歆學古文光與歆等言六宗之屬爲星辰水火潤濕文在
月爲雷爲風爲山爲澤又言六宗之制爲乾坤六子之尊氣爲日爲
郊祀志古文說也周官大宗伯疏引許叔重異義古尚書賈逵
等說云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謂陽宗陰宗星宗山宗水
宗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鄭注大傳引馬亦
同眞馬皆古文學也儀禮通釋續因事之祭引鄭注大傳云眞
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
藏運於六宗此之謂也今文說也鄭康成注引馬融日月星辰
泰山河海而自斷以天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古文義

晉正義劉昭續漢志注並引馬六宗義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
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又伏生今文說
續漢志注引鄭康成注引馬融日月星辰
矣漢書郊祀志安帝元年引歌詩大小夏侯倘書說云上不及
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
六論衡祭意篇云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
之故曰六宗三家皆今文學於伏意亦相附今所傳孔傳云精
意以享尊祭四時日月星水旱寒暑尚書之說此六末而已又
續漢志注引鳳權注月令天宗云天宗六宗之神大傳
炎帝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平衆說紛紜駁同爲異談者或乃遺
鄭注旨同也王肅與今孔傳同見書正義引又與孔光同見晉
晉禮志引李氏家書李仲同歐陽大小夏侯孔職宰子閎孔子
蓋同今孔傳論語俱見續漢志注引又晉書司馬彪傳言
彪表郊祀語見志檢志則彪言不應別立六宗續漢志注引彪

諸侯春祠夏禴郊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也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其說與春秋合而不能定爲廣與孔光議說者謂卦是物象不應祭之光秦明言卦仰生殖六子之尊氣變化既成萬物非是卦象又言星辰水火滿濱論者乃道聽六子而塗設之謂實一名六者就其所不及則實有六非名實相違又與伏羲通也鄭本大宗伯職禋祀實柴槱燎同物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同敘又依郊特牲祭義以日月配上帝星以下別爲六宗雖者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在星辰內別出爲數鄭之不通不知星辰爲五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周官元文分之非鄭所名惟鄭注月令天宗止謂日月星辰而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季冬天之神祇鄭云四時之功成於冬年終又徧祭告攝大事當禮祀之水旱得在六宗者昭元年左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鄭君引之注禮惑者難曰告攝何及於禁按傳又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書言告攝明言望於山川俗儒又將非舜乎祭法有五代不變之文則今孔傳爲干慮一得不以人廢言也後人守門戶司馬彪欲自

神祇營周廣秦異制大宗伯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閒也書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徧也所祭之神名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據郊特牲祭義則日月配天可知其餘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謂六宗是鄭禋謂廣用周法又駁貢遠等從河海許君亦駁實一名六之說以許鄭騰雅尚注書類漢志注引謂鄭爲長劉昭續漢志注獨廣義是顏師古漢書務攻異已不能持平今孔傳本祭法祭法云泰壇泰折祭天地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祭天與祭地爲類於上帝明矣祭法又云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則禋於六宗也何以明之上言類上帝下言四坎壇祭四方以山川表方四坎壇四瘞望望於山川也又云有

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一曰林屬於山爲麓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古文孔安國義訓馬遷從安國問故得之書正義引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蓋縣續弗成堯舉舜攝事無違功乃行山林以聖智歷艱圖烈風雷雨知其道塗多險遂命益烈山澤焉釐山刊木表道故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也尚書大傳云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弗迷又云維五祀奠于大麓之野十四祀笙簧六大雷雨疾風雨云大麓之野則今文亦以麓爲林麓漢書王莽傳莽日于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則莽解麓爲錄章帝時有錄尚書事桓譚新論亦言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漢尚書鄭注大傳以麓爲錄言堯爲壇于圖外命舜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此桓譚鄭君用王莽僞說本伏生之於書傳言舜大錄萬幾之政風雨以當不迷錯愆伏不悟其非孔安國義也

▲戴今文伏氏所傳集有

倘書舉十有二州在殛鯀之前按漢書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蓋鯀績弗成舜行山麓大風雷雨見天下高陸十二爲民所居乃就封其山設策濬川殛鯀舉禹益咨十有二牧至禹告成功後冀上古九山九川虞兆域祭分星十二次就用十二牧弗改制夏時復用九州經文之序應如此傳謂舜增營於禹之青增幽并於禹之冀是禹已成功仍復殛鯀不合情理幽營殷名并是周名虞十二州不知何名也

拾捌冊102版 22 A

估終賊刑解

舜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估終賊刑杖采馬王則云賊殺也估姦自終當刑殺之其言甚陋殺估終之人豈當自名爲賊耒范鍰云舜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賊也賊也豈得謂之刑刑豈可謂之賊又云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剕刖畫宮大辟也按苗民淫爲劓則係墨罪於呂刑其作五虐之刑乃依古作法虐用以制民不得謂刖畫宮大辟前制而舜宥之蓋估終賊刑者估恃姦詐之人終行不改之人殺人不忌之人不在宥贖之列當刑之左傳昭公十四年叔向云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卑卻之刑也賊即叔向所引之殺不當以賊殺連文生義也

教育子義

說文士部育云養子使作善也育籀文育从古文子倉頡篇曰教育子史記作教稚子集解謂稚胄聲相近非也稚子言當長之仍是育長之也今書命夔典樂作教胄子按枚本采王肅傳云胄長也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長是教育義是王本亦作教育枚孔說云長養之是枚本亦作教育釋文引馬融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長是育義胄長也乃育長也之誤是馬本亦作教育其經及注改作胄由晉後轉寫錯誤致使馬王枚本俱異釋文引王云胄子國子也此唐人忽於句讀之過王言教長國子教長者釋經教育也國子者釋經子也且釋文謂王傳以國子爲經之胄子則傳之長爲經之教矣安得有胄長也之訓乎推馬王之意以教育二字連文子字單文乃謂書有胄子之文後儒于古注偶不省視耳

舜謚申兩漢刊誤補遺

書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丹朱傲釋文云又作敖檢說文敖云戲傲也引書古文也又引論語曰敖辨丹朱各爲一人豈是堯子莊子盜跖篇云堯殺長子丹朱韓非子說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釋文引崔云長子考監明又韓非子說疑篇云記曰堯誅丹朱堯時書稱允子朱史稱嗣子丹朱至虞時封丹則堯未誅丹朱又據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高誘注云孟子言九男事舜而此云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其說蓋未詳考呂氏求人篇云妻以二女臣以十子呂氏實連丹朱數之而孟子止言九男淮南泰族訓亦云堯屬舜以九子合五書知堯失一子書又云殄厥世是堯十子必絕其一而又必非丹朱也管

子亦合篇云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卽史記夏本紀若丹朱敖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引書無若丹朱敖之教房喬注云敖堯子丹朱謂取敖名朱若舉其謚者尤不成辭案說文言丹朱與朱各爲一人有三代古文爲證無疑也漢書鄒陽傳云不合則骨肉爲仇敵朱象管蔡是已漢初必有師說朱與舜以傲虐朋淫相惡亦無疑也故經曰瞽頟頟罔水行舟則論語云舜也經曰舜烝烝乂不格姦則鄭玄云皆肉爲仇敵也經曰舜烝烝乂不格姦

厥世則論語云不得其死孟子呂氏淮南十子九男之下同莊子言殺長子韓非子言誅丹朱皆可明其傳聞不同之致又得管子論語偏舉之文定知言舜者不是丹朱矣昔者孔子論舜曰于孫保之舜于商均不嗣與朱同豈有朱爲庶賓在位臺后

揚州之域厥方氏云其穀宜稻蓋粳稻田宜下古者田食不專重稻虞夏近都五百里米粟足供京師又不專恃揚田然揚田今上上荊次之梁次之而禹貢之等相反者正義引鄭云田著高下之等者謂爲水害備蓋以地形高下爲九等則梁州不得在七等王肅以肥瘠言之黍稷宜高亢旱則災稻田宜下潦亦災也久潦則土性爲水所奪故受水漢者猶存其美受水深者其力未復矣易繫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若今山西依山鑿穴有巢氏居巢皆是避水堯謂共工滔天聖人言語皆指事而見稱洪水亦曰滔天又禹敷土必隨山刊木水勢汎濫望無津涯矣揚州地勢最下沮洳可知厥土惟塗泥所謂以水濟水不堪用矣田故下下也荊亦水衝亦惟塗泥而水

東海於揚土性之復觀揚較早故下中梁江水所由沱潛未道水不能漫而土青黎亦不受他州之水故田下上此即禹作貢時地力言之也究州云是降邱宅土而究田中下者究土黑墳爲水鄉地勢曠衍水易退故降邱宅土惟記於究者揚江究河最爲水衝他州不記而宅土可知在揚不書則降邱未卜是其時不如究也青亦近海而田上下何也青冀土皆白壤冀臨河青依山故冀田止中中究之長蘆揚之淮浙及粵盤斤最富而禹貢揚不言鹽於青則云海濱廣斥是知揚之地產水退之時百物皆不堪用青當水退鹽滷繇枲已見地不愛寶是其時不及青冀也徐亦近海而田上中徐土赤埴墳厥貢惟土赤埴墳厥貢惟火水退火及即爲壽張是其時揚地土性未復不及徐也雍土黃壤田惟上上豫土惟壤壤墳田惟中上土性皆美而其力未齊者雍不

碣石入河義

碣石今存者有二一在今廣東所謂碣石鎮也禹貢冀州之碣石今已無之漢志地里志石北平郡驪城本注云大碣石山在縣西南則為今之撫寧縣地武帝紀注文穎云在遼西絫縣則今昌黎也山海經言碣石之山滍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此滍乃古入禹河今入灤之小水若山東之濰則入淄不可言入河禹貢言島夷卉服碣石入於河則碣石不必正當河流慮在禹河入海處之西北撫寧昌黎之間於經文為近以導山有云太行恒山至於碣石此又云島夷卉服入河信在今山海關南之海中矣水經注云韋昭言歷世久水漸流入海去岸五百餘里其言可信禹貢地里今釋言是海島碣石如此則兗州非冀州又與太行恒山不相接且島夷卉服在入河并

錫貢解

禹貢錫貢惟揚梁二州鄭謂錫貢者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采金也其荊州稱錫則史記云入賜入賜實如召誥之入錫荊揚州楯柟豫州磬錯荊州大龜惟錫供入見貢之為大龜起貢也以非常貢故別稱言貢鄭言貢錫則豫州不聞產錫不當同文異義王肅及枚孔謂錫命始貢磬錯大龜既非歲收之物錫命貢辦尤不能拜供宋人則云楯柟必命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部之口廣之欲則難於出命言似正而實不可通何者祭祀賓客歲歲常經因此錫命貢貢仍是歲歲常貢又何必多一錫也

黑水解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漾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地里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言三危山在鳥鼠之南書正義引鄭云今中國無也正義引漢志滇池縣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史記正義以爲漾川黑水古文疏略梁州黑水則引括地志出梁州城固縣西北大山水經注云黑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言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孔明牋言朝發南鄭莫宿黑水四五十里拍謂此也道則百里也陝西通志亦載之城固縣志云縣西北五里有黑水南流入漢是城固以西爲雍界東爲梁界梁州僅東至華陽一綫東西三四百里南北一二十里禹貢所載梁州山水俱在黑水之外今案禹迹乃所身歷解者各以市箱所有書檢證之故或言古文疏略或僅就所見以臆古人皆不然之說也陝西甘肅四川志乘所載黑水白水至多自南山黑谷北流于藍屋西南入就水者亦名黑水後魏正光末秦州賊東侵峽雍軍于黑水魏將崔延伯軍馬鬼以拒之又西渡黑水向賊蓋此亦非雍州梁州兩界之黑水也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水經注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逕敦煌過三危山又南入南海書正義言黑水在河北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然今無其水敦煌縣志云三危山隋志在敦煌縣据地志在沙州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明都司志三危爲沙州望山俗名昇雨山今在城東南三十里三峰鼎時如危欲墮故名又云黑水括地志出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東南流絕三危山二千餘里至鄯州又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人黃河又云黑河漢書龍勒縣有氐置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溉民田又云色爾騰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南四周有山圍繞水不常流色爾騰河由巴彥布喇至鄯爾打坂北二百九十里黑海子舊志在沙州西北大澤番名哈喇腦闊黑河之水自南來以此澤爲歸宿依敦煌曰驗之言黑水至三危者止入黃河其近三危之水入海者乃色爾騰海子是禹貢導水之黑水今爲色爾騰河窩河矣且河源江源以北水無入南海者然則雍州與西河相對之黑水即導川之黑水在敦煌而禹貢雍州之文亦不出黑水之外其梁州之黑水與華陽南北相對當爲今金沙江漢書地里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是也梁州黑水依漢志云符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僰道入江即今宜賓合金沙江以入大江者而金沙江出青海河源西北經玉樹諸番及川西土司入雲南納昆明即所謂滇池黑水祠者北至宜賓入大江又與符黑水合唐樊綽蠻言之蓋禹貢與華陽相對之黑水爲金沙江則禹貢梁州之文不出華陽黑水之外禹貢三言黑水雍州及導川之黑水一也梁州黑水又一也如荊岐既旅荊及衡陽惟荊州非一荊也至雲南之蘭倉江出察木多西北瀕布三土司北繞穆楚河亦曰瀾滄江經麗江大理永昌順寧而合大理之墨會江又經景東鎮沅普洱車里經緬甸以入南海者亦爲黑水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西洱河相傳黑水伏流別派自西北來會爲洱河亦曰葉榆河下爲漾備江亦曰墨會江黑水甚多然非禹貢雍州黑水也禹貢雍州黑水當在梁南雍州黑水必不入南海梁州黑水必不

宋元明清諸儒言禹貢指南引元儒吳澄說云雲南黑水在雍西北而西南流云雲南黑水口東南流入海與指南合書志言○

此條疑錯亂脫衍東據華山之陽西推黑水之說云黑水在城固○

至三危經文不能強通若三危即衛藏禹迹由察木多至車里
事之所有又大理雲龍州亦有三危山爲瀾滄所至與導水之
黑水合流（或說）瑪梁言界之黑水也

范朴子姦逼篇云公旦聖而
走南楚賴金縢之催免即
論衡而引金縢古文說○

周公奔楚義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東者楚也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時病周
公揃爪沈河祝神藏冊於府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公奔楚
成王發府見冊書乃泣反公業恬列傳云成王有病周公揃爪
沈河書藏記府及成王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者公走而
奔於楚此記府冊書與金縢祝冊自別爲一書成王同時見之
史世家兩言見者非也今知金縢居東即是奔楚者論衡感類
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
楚天大雷雨以悟成王是古文金縢正言居東爲奔楚而史記
以居東爲畢定諸侯馬融言辟居東都鄭康成言出處東國最
子耕柱言東處於商蓋越絕書言出巡狩於邊翠操言奔魯傳
聞不同今案流言時商奄未滅東都未營未命伯禽爲公後公
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
楚矣而祖以道君然則襄公曾適楚故祖導昭公以見周公會
適楚故祖以導襄公不應梓慎子服惠伯蒙恬三周人說周事
反不如譙周也或曰居東者辟兵東伐也使周公辟兵出奔將
悉爲人所制載答曰時未致太平也居疑地而擁兵一敗即不
可復救奔樂商是也未致太平則事權不一貴戚之卿出奔待
罪賊臣亦不能制戮之傷成季是也周公奔楚管叔不能逼成
季奔陳共仲亦不能逼成王出郊迎周公閔公沈於郎以待成
季均復位蒙大政知此則知周公之出奔其慮深矣左傳周公

祖襄公之義若明而左傳師傅無爲說者亦無申論衛所引古文義者故爲比附之

金縢公命義

太祝六辭二曰命太史以邦事作龜之入命八曰瘳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士冠禮筮日筮人受命於主人士喪禮筮宅筮者南面受命不述命坐命占進告命筮者卜曰卜人受命不述命坐命占進告命金縢云郎命元龜又云公命謂命龜也其時史祝冊曰今我即命於元龍乃卜三龜納冊金縢之匱中王啟金縢得之二公及王問諸史百執事非問厥旅時官謂按御史數從政者舊籍司士羣臣歲登下之版求當年在官之人問之所以二公先問復于王王又問故曰及王問也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言此事信然因歎公非不利孺子之人又言此實公命龜之辭也我先時特不敢誦說耳史記魯世家以命龜之命爲命人禱公先誡守者勿敢言是古文家說亦以祝冊不可泰永緘之不欲

亟視衆小吏傳說至王得書始發也王葬祭禱秦時求代孺子勅諸公勿敢言不知周公當日並不曾語諸公但守者及執事知之耳其請書不明言何略取其意書嘉禾延登實曰假王立政言格於王位而立政假格也葬略觀之以假爲僞借因作假皇帝古人大師在儒者能心知其意也

殖戎殷解

康誥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肄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言殪殷爲文王所受之命至武王殲成之左傳宣公六年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言不亟亟用兵狄將可殪文王不伐殷殷亦殪也故曰此類之謂殪說文爲死戎爾雅爲大殪戎殷如踣大木言不可踣也詩擊鼓篤云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傳箋此言嫡兄聖德高祭天枝伐正義引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言先伐枝黨崇侯之屬殆戎殷陰行善事今孔傳云殺兵殷杜集解云以兵伐殷盡滅之并書及左傳之意

寡兄解

康誥周公以成王命命康叔又述王命申已意誥誡之故篇首言周公在東稗洪大誥治篇名亦題以誥不曰命酒誥梓材閎戒庶士戒康叔梓材以王命戒康叔因以戒成王故孔子序書三篇同序明是周公數數言說其稱命又必非武王言也定四年左傳言封衛命以伯禽封衛命以康誥封晉命以唐誥皆周公相成王尹天下之時其言命以者謂誥誡書非如蔡仲之命文侯之命正以命名書也篇中周公告康叔稱武王爲寡兄者寡鰥惢少有也見詩傳箋此言嫡兄聖德高有之兄如康王之誥云敘商舊命詩思齊頌文王妻太姒嗣徽音云那於寡妻寡命寡妻寡兄皆頌美非如寡人謙稱也爾小子封者周公嚴其弟辭老猶小也宋蔡載著篇首四十八字增之添誥則同序三篇皆不可解蓋互相攀引謂武王時衛與三監同封寡兄如宋時言劣兄而梓材王惟德用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又不可解則宜誥以不類且讀書序不知康誥篇首爲稱成王之書按定四年左傳祝鮀自言衛封在成王定之之時以衛臣言衛事書序同之何以謂誤而曰是知書序果非孔子作也所知卽此不如斐駰無知矣

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侯
之屬千刑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五
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明啟刑書胥占是
刑法古有定條文有損益因革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則夏
有書康誥云殷罰有倫呂覽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
于不孝則商有書文十八年左傳史克曰先君周公制周禮作
誓命在九刑不忘則周公亦有書昭六年左傳叔向譏子產鑄
刑書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有亂政作禹刑商有亂政
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叔向之言當由所從得者非賢故爲
此草菅人命之論二十九年孔子亦譏晉鑄刑鼎則謂其棄唐
叔文公之法用夷蒐之法章示民使民在鼎謂專改制度非謂

古無刑書及左傳能讀入棄九刑張平子以爲入誰之刑及九
刑不當如叔向言舉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盡棄之以便酷吏用
意上下瞞人命也

漢復定律令宣帝時欲置決曹
平朝白宮不如刑定律令則民知
所恃奏事不正文不而置
廷尉平以理其冤政寧能急建平
九拍權爲亂國其書藏王○

▼豐　▼子

書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春秋昭公
元年左傳趙孟云夏有觀扈觀與扈同吉是叛國也楚語士蔦
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此五
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皐非子說疑篇云堯有丹朱舜有商
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誅者皆有父
子兄弟之親也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啟元作之五子忘伯禹
之命假國無政用胥興作亂逆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
正夏略竹書紀年云啟十年放季子武觀於西河十五年武觀
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太康未立時五人
已有姦逆墨子非樂篇有於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
又曰湛湎於酒又曰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天用弗式離騷云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衢王逸注云夏王太康不遵禹
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恣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洛汭卽武觀而支庶以啟
更有脫漏言太康不法禹啟也史記夏本紀云帝太康失國兄
弟五人須於洛汭亦依書序合太康數之潛夫論五德志云啟
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謂
之五觀是五觀終於非實觀者漢書地里志東郡有畔觀縣續
漢郡國志東郡云衛公國本觀故國姚姓水經河水注云衛國
故城南古斟觀巨洋水注云五觀蓋其名所處之邑名曰觀也
淇水注云頓邱古文尚書以爲觀地時河北行鄭古文此鄭注
說也謂五子爲五觀又言觀姚姓者太康兄弟五人避亂居
於觀仲康子相亦居觀左傳引虞人箴言帝夷羿則羿已立爲

希左傳又言浞因羿室滅羿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有虞夏臣靡收二斟鄩斟灌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斟鄩斟灌本夏同姓爲澆所滅少康之興由有虞故以斟灌授姚姓左傳昭二十二年周有劉邑史記正義引臣瓚云劉鄩在河南偃後遷北海則柴安之濰亦由分名書序須於洛汭書堯典正義引鄭注云避亂於洛洲鄭據見孔壁五子之歌古文就其注及說觀地可知古文言太康兄弟五人不言六人易乾鑿度云命歷紀數并技者上奚聞鄭注云契輔者推契而輔之也若太康之昆弟據此則鄭所見之古文其迹蓋明古文說太康五人自洛汭保觀命歷乘勢於觀更立太康卒仲康立以至於相太康兄弟五人皆沒於觀故曰五觀猶周曰汾王也五人名號今知其三曰太康曰仲康曰

武觀釋文云五子名號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是孤於故本厥弟之文水經洪水注云太康弟五君號五觀應言太康兄弟浚人依故義改之則是兄弟六人明與序義異歌詞不可用也

尤征序義

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尤往征之作尤征史記胤帝仲康時羲云尤臣名史記不采左傳羿事蓋孔安國所不說據左傳羿代夏政爲帝夷羿則中康之立亦猶朱均剖守丹商國臣耳故書胤中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又作傳云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尋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是羿亦爲大臣不得爲帝夷羿矣宋蘇軾謂羲和貳羿忠夏羿假命征之其言無徵而深得枚孔之意蓋王肅皇甫謐見高貴鄉公毋邱儉諸葛誕之事集此文證之也南宋元明之儒務與蘇爭而互相攘引毅然定羲和爲羿黨則又一無稱之言各成一局且謂孔子壻序不明羲和黨羿之罪夫羲和黨羿南宋始有成案孔子周人何由得明之且非枚蹟意也

湯從先王居議

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正義引鄭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鄭意契封太華之陽爲始封國不得承帝嚳祝不得云遷後乃自遷蕃至湯居亳復在太華之陽則所謂先王者契也從契居太華之陽引緜予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曲禮下正義引雒師云天乙湯名命云湯東觀於洛曰寡人愼機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云天乙在亳諮鄰國經負鼎德東觀於洛賜三分沈璧宋書符瑞志云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壇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倉帝得書處今商州地湯自亳東觀洛亳在洛西明矣史記六國表序云禹興於西戎湯起於亳周以豐鎬素用雍州漢自菊漢皆在西方謂湯始居之亳在西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尚書古文又合觀洛誥義也湯誓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與寶序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腰竹書云桀居斟鄩昭公二十二年左傳周有鞏邑在河南戰國策吳起云桀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前羊腸在其後爲今河北懷慶史記貨殖列傳云南陽頴川夏人之居也夏王斟尋今懷慶河南南陽三府地湯亳在其西兵自西而東升陑伐三腰於勢順也先王契亦遷者水經渭水注云鄗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引世本云契居蕃闕駰云在鄭西即鄗城今華州也契封商地大得至藍關北聽其遷湯伐桀時亦盡得西方湯特以七十里起非以七十里伐桀又莘商世頌周頌言莘在洽陽渭涘亦陝西地也孟子伊尹耕莘野趙注云在郃陽湯得天下復於中土創立亳商頌云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言湯既受命始以

商邑翼翼爲四方之極明伐桀以前不然矣禮緇衣篇引尹告云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時已正域居中土亳斯所見言夏邑在西湯所居皆曰亳者字亦作薄有今商州偃師商邱酇縣之別殷末之亳分爲三則成皋轘轅降谷周東遷其人又遷今陝軍相王時始滅史記秦本紀云寧公二年遷兵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正義云括地志雍州三原縣有湯陵又有湯墓在始平縣西北八里其國蓋在三原始平之界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是也史記封禪書云雍西畤亳有三杜主之祠即今咸寧之亳秦紀集解引皇甫謐云亳有亳王號湯西夷之國封禪書云子亳社索隱引譙云周相王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案史記言亳王奔戎則亳非戎言滅湯而三原有湯陵此陵非奔戎者所能有則其人葬三原者曰亳王湯其君臣皆曰亳王湯奔戎者亦曰亳王湯其君

▲一　○維維各從原刻文

甫日門西方日勝湯令師從東方出於圃西以避堯諱作孔傳
據先王爲帝嚳則亳在東其解升陑則云毫出葉西乘葉不備
立義險謬若此書序正義鄭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不知
何書注文酸引於此史記封禪書雖西亳集解引臣瓚亦云
酒誥薄縣是證後儒者引古俱謬經注言亳者均在商頌周雅
書序雜子命尚書中候史記後又其言及地里書皆就湯得天
下後言之周號華鄭皆東西有之何疑於亳以中土亳說從先
王居則華陽之封華野之騁升陑之師事理皆悖鄭據通志都
邑略云太史公言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在今長安南及湯有
天下始居宋地漢後說亳者惟此最通今知亳在西而謂先王
定是契者周語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史記自契至湯正十
四世荀子成相篇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是於商是契爲

元王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又云元王
桓撥是商止祖契稱元王無緣以帝嚳爲先王書序正義言契
以下皆諸侯不得稱先王不知契稱王詩有明徵若帝嚳則不
應降稱王也史記帝告作帝誥古義可知唐人寫隸誤一作
偝其亦王肅皇甫謐之文歟

尚書篇目七篇說

言尚書目者多得此失彼又留餘義今使義與者各歸其部爲
立七目庶幾易曉

伏生今文二十八篇目第一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鮮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伏生二十八篇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秦誓
書言之其說非是司馬遷見古文以分出康王之誥追數之本
在伏生書中故可云伏生得也

漢志經二十九卷目第二

堯典	咎繇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般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鴻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多士	立政	無逸	顧命
顧命	胤誓	甫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右在博士者秦誓後得其書本在民間故晁董仲舒終軍等

多引之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上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又孔安國三篇皆有傳見正義引李顒集傳正義云李顒每篇引孔安國曰是也正義用枚本乃謂此經爲僞云計安國必不爲僞書作傳則又自忘其引別錄之文矣王氏鳴盛不能知正義之謬乃云此直當抹攏此傳經佳證也奈何抹之乎或云泰誓宣帝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卷有書序一卷者由不知泰誓起傳爲經之故使西漢經有書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書序也

漢志古文經四十六卷目第三

堯典	舜典多	汩作多	九共九篇多
大禹謨多	皐陶謨	棄稷多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多	允征多	湯誓
湯誥多	咸有一德多	典寶多	伊訓多
肆命多	原命多	盤庚三篇分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武成多
洪範	旅獒多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毋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分
畢命多	冢誓	呂刑	文侯之命
泰誓	書序		

右孔壁文史記漢書儒林傳並云孔氏有古文字讀之亦謂之中古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字讀之亦謂之中古文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也亦謂之中書儒林傳云成帝時東萊張霸以百兩篇古文微異中書校之非是也題曰周書為一卷就小篇目則爲五十六篇書序惟古文經有之史記三代世表孔子世家皆言書序書司馬遷古文學也今文無之博士亦無之故說今文者謂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以非博士說故推之曰昔也此小篇多二十五劉歆書云書十六篇者亦以題目同者爲一篇又以書序非書故不計序舜典以下止多十六篇也依舜典棄稷爲多盤庚三篇及康王之誥爲分則舜典棄稷不分皐陶謨漢志之古文經自別有舜典棄稷文也此目畢命孔穎達引

作冏命者惠氏棟云書正義引鄭注畢命序言今其逸篇有冊命畢侯事不與此序相應則古文經有畢命但逸耳漢律歷志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豐刑是古文經有畢命之證今依列冏命爲畢命王葬傳引嘉禾傳語蓋所記據殘句周官保氏序官疏引鄭志言大傳有嘉禾傳禾傳所記據殘句周官保氏序官疏引鄭志言周官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經無周官者趙商引大戴保傅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爲問言周有此官又君奭序正義馬鄭以師保爲大卿官謂鄭志周官之篇是鄭志周官非指書篇名也其他引者多逸周書七十篇非此經逸十六篇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百四十五卷者建武之際武成一卷士也藝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與衆本皆不應七是證文也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者以五十六篇亡武成一

益秦誓三遂爲五十八此非向所及知人亦誤文也

張霸書百兩篇目第四

百兩篇

右霸書因書緯言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下至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霸因作此漢書儒林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此霸書明著百兩之數書正義謂鄭本五十八篇爲霸書是不知計數矣論衡有引百兩篇尚書

泰誓一卷目第五

古文一卷

右杜林所獻後漢書傳明著數止一卷又此卷仍博士所有者以眞馬鄭皆有說知非逸古文尚書也文寃詞以此爲鄭本事不當有泰誓與鄭氏本不合也

由湯誥傳偽傳非逸篇又不

馬鄭書四十六卷目第六

堯典　舜典逸

大禹謨逸　皐陶謨

甘誓　五子之歌逸

湯誥逸　咸有一德逸

肆命逸　原命逸

西伯戡黎　微子

洪範　旅獒逸

康誥　酒誥

洛誥　多士

周官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君牙　冏命　呂刑

費誓　秦誓

右枚本分序以冠書同序者同卷亦四十六卷五十八篇正義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文以證之不然也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泰誓王肅等未之思也

武成　洪範　旅獒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酒誥梓材

洛誥　多士　無逸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君牙　冏命　呂刑

費誓　秦誓

右枚本分序以冠書同序者同卷亦四十六卷五十八篇正義引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文以證之不然也劉向言古文乃孔壁古文無泰誓王肅等未之思也

薪義

說文云蕘薪也薪蕘也蒸析麻中幹也柴小木散材單言之則薪蕘柴通詩漢廣錯薪有楚曹風則兼草木南山析薪匪斧不克小弁析薪抱矣車舝析其柞薪白華樵彼桑薪桑扈其椅薪之揔之禮月令季秋伐薪爲炭則薪爲木此皆單言之也對舉則蕘薪草也柴木也蒸析麻中幹也詩無羊云以薪以蒸言牧人無事或樵采或析麻而解者曰麤爲薪細爲蒸周官甸師云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亦言樵采及析麻而解者曰大木薪小木蒸禮月令季冬云收薪柴則是薪爲草柴爲木而解者曰大木可析爲薪小木合束曰柴其訓釋由析薪薪炭之文不

悟彼是單舉可通之辭漢廣正義謂薪是木稱蕘草亦言薪者因薪楚通其義則因鄭之誤而益誤者也古草木通曰薪今草木通曰柴究之柴从木是木薪也薪从草是草柴也各有本義今燈草俗稱燈薪其義最正

武王女得適齊侯之子義荅何休皇甫謐詩何彼襛矣毛傳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正義云何休言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媵娣姪和諸侯禮者義不以天子之尊抳人綢繆之詩皇甫謐言武王五男二女元妃姜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何休事無所出未可據信也按何休說見公羊莊元年傳注中今稱事無所出者言非雅誼不當據之今檢古事堯以二女妻舜秦穆公納女五人於重耳季孫宿以襄公姑姊二人妻郗庶其此則秦穆明云納女與妻固禮制舜及庶其自二妻皇甫謐欲武王以次女作媵事不相侔或曰媵琊可言娶不必是賤左氏昭秋成八年杜預注云古諸侯娶媵夫人及左右媵俱有姪娣其說非媵爲將送亦爲像從有辜伊尹晉井伯皆男子以送女則爲媵士昏禮女媵甚卑不得稱之妻今能備姪娣以女爲人媵且娶則當聘聘富貴能備姪娣人之女爲媵皆非人情又無以指解據左傳魯文公有二妃敬嬴齊桓公有三夫人婦文公有元妃二妃陳厲公有元妃二妃下妃衛莊姜在位莊公娶於陳鄭世子忽娶於陳齊侯又請妻之皆非同姓又非妻杜以事不可通乃據爲妻屬之說不知此是三宮夫人見公乘禮惟元妃爲嫡不敵匹之非卽是媵凡同姓異姓媵者皆以媵女先至女母家自女母家至壻家故謂之媵若壻家自妻者何得名爲媵乎左氏成八年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正義引何休左氏膏肓云媵不必同姓所以博異氣今左傳言異姓則否而不謂十年齊人之媵其義爲短左傳記載實事言同姓當媵異姓不必凡嫁皆媵非謂異姓不許媵今十年齊人之媵鄰邦加禮何當譏

之且休息言備桎梏息言情異氣則武王二女非異氣何必俱
騶虞詩公詩有瑕侯之族譚公維私又有瑣瑣姻亞則不問而
謂王姬當爲魔殆散發務逆常理之說矣

詩騶虞義

詩騶虞毛序言鵲巢之應與麟趾應關雎但德化相應非必嚴
應鳥取符瑞也禮射義貍首云騶虞樂官備也此詩異義引韓詩
薛君詩說云騶虞天子掌鳥獸之官正合官備之旨鄭君注禮未
得毛詩用三家說云竟發五豝吟嗟乎騶虞以蒐
仁人謂官備在五豝不合韓義亦不合毛毛傳以騶虞爲獸或
疑其名不見爾雅不見爾雅不足難之推其義參差逆周禮王
會解有英林酋耳書大傳有於陵虞山海經有林氏騶吾史記
滑稽列傳有騶牙與毛傳騶虞同是一物然毛云不食生物玉
會則云食虎豹其性更猛矣藝文類聚引瑞應圖下連毛傳後
人引瑞應圖遂云得虎豹即殺之不食也又牽合白虎古言麟
鳳龍龍上應天象朱雀爲鳳白虎爲麟又言麟應中官則以白

虎爲騶虞今見宋書符瑞志開元占經引晉中興徵祥記所言
白虎騶虞均無殺虎豹不食之義傳又云白虎黑文司馬相如
封禪文云圉騶虞之珍羣飛飛翬古云從丹青之獸白質黑章說文
云白虎黑文山海經則云五采畢具大傳則以虞命馬取其善
走非取不食生物是山海經王會解書大傳均非助毛義者又
毛詞理不完周南吁嗟麟兮上有麟之趾語比義明則就所比
歎美之此云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豝豵之後忽雜以白質黑文不食生物之
獸上應其君辭既不達禮亦不順周官肆師疏引異義周南終
麟趾召南終騶虞皆是獸詩諸言麟趾騶虞皆是嘉瑞是皆毛
序之蔽墨子三辨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禮樂記云左
射貍首右射騶虞均是樂章若圖而射之則更無取於仁義如

毛氏說也賈誼新書云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冀五
犯以待是韓魯詩天子掌鳥獸官義左太沖魏都賦邁梁騶之
所著劉淵林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天子獵之田也珠
應璩詩考引本元張氏板本作田班孟堅東都賦梁鄒蠭囿注引亦
皆如此今六臣注本作毛曲同元張氏板本作毛然則騶虞者騶中之虞義長於毛者說詩
同詩傳毛定韓魯誤
文辭意俱合漢書西河郡有騶虞縣蓋三分有二時方七十里
囿地連虞官名縣者如船司空縣名騶之虞船之司空名同一
也詩祈父云祈父子王之爪牙呼祈父即呼王歎騶虞即歎仁
君以人及人義同二也漢書東方朔傳奈何乎陛下呼嗟奈何
騶之虞陛之下學古辭同三也左傳魏絳述虞人之箴致告僕
夫告僕夫在後呼嗟騶虞亦在後詩箴語次同四也雖者曰詩
諸南惟甘棠何彼襛矣爲武王時詩文王時何言天子掌鳥獸

官不知制由後定如皐門應門之名又皐之治在武王
之事太公之志後四詩說不同師不定是是文王時作則天子掌
鳥獸官與樂記合五也雖者曰騶虞是獸猛而善走故山海經
言曰行千里淮南子言歙宜生得騶虞之乘同於大傳此則古
人命名皆有依取古以鳥名官豈得謂諏鳩不是司徒又齊世
家有秦誓蒼兕左傳有舟敵不謂兕非獸敵非魚亦不得以獸
與魚當秦誓左傳之文商子墾使篇云騶虞以相監使馬能言
則騶虞無所逃其惡是牧者亦得名騶虞取善走也閽官名騶
虞大傳云虞不避虎豹也然則梁騶閽名騶虞官名又得一證
於騶虞之獸六也毛傳義有不安後人徒爭有無騶虞之獸於
詩義無蔕川采蘋魯義以明之解頤新論引齊詩章句不見所
出近韓魯說或鄭君射義注是齊詩歟

貍首篇

貍風云貍貍黃鳥雌好其音傳云貍貍好貌興顏色說
也義以傳好貌屬黃鳥顏色者綿蠻黃鳥傳云綿蠻小鳥貌其
義一也按此貍貍好貌是人視黃鳥好也說文貍出目也與大

木桃木李釋書堉稚後

詩木瓜篇有木瓜木桃木李任昉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投我以木桃是也大平御覽九百六十七引於木瓜木李無義姚寬西溪叢語謂是假果因斥鄭箋初學記六帖爲誤兼以孔子見苞苴之遺行焉其語亦非寬誠無足取陸佃埤雅則云江東父老親木實似瓜有鼻而不木者爲木瓜圓實小於木瓜而木者爲木桃大於木桃而無鼻者爲木李其說合於本草其解經謂木瓜百益故以投人於是木桃木李皆從其類按爾雅不爲木桃木李立名而毛傳則有義可尋毛解木瓜云可食之木乃通釋桃李加木之文也何以言之詩又云瓊琚瓊瑤瓊玖琚爲佩上物須明加瓊瑤則美玉玖則黑玉無須瓊文說文云瓊赤玉毛解瓊琚(或云瓊玉之美者亦豫通瓊玖之義也王得臣麈史袁

文貴屬閒許引韓愈雪詩踏作瓊瑤述疑是屑瓊瑤或以韓愈詩爲誤或謂說文赤玉爲誤則是乖爾雅之誤文選謝惠連雪賦云瑤階瓊樹注引莊子云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亦見劉都賦注今莊子無亦言樹枝似玉耳凡字有本義有轉生義瓊赤玉是本義美玉則是轉生義美玉邑不止赤然無緣專定爲白也詩與玖連文固不得依說文爲赤黑玉亦豈得依唐詩解瓊玖爲雪白之黑玉乎詩他言瓊英瓊瑩瓊華則凡玉皆可言瓊俏之木爲桃李總名也詩一章言木瓜瓊琚以瓜皆熟生而此瓜實生於木則曰木瓜猶琚有用石用珠之別而此琚實美玉則曰瓊琚此文言之相從者也桃與李之必生於木猶瑤與琚之必可知爲玉也一章言瓊琚則瑤玖皆加瓊故一章言木瓜而桃李亦皆加木此又文之避不成隊而相從者也知袁文說瓊之

詩云吹笙鼓簧禮月令云調竽笙篪簧明堂位云女媧氏之笙簧多笙簧並舉或謂簧大笙也明堂位注引世本作篇云女媧作笙簧世本之意止以笙中之簧女媧所作風俗通引世本云隨作笙又引世本云女媧作簧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一切經音義七並引世本云隨作笙又單引世本云女媧作簧宋書樂志云笙牘引世本云女媧作簧桑辛爲埙釋名云笙以匏爲之其中汗空以受簧宋書樂志云笙牘所造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隨應在女媧後一切經音義八引古史考亦云女媧作簧其後隨作竽益簧可無笙笙不可無簧故常先作簧簧即今歙子通俗文爲哨子哨吹頌哨曰琴皆有之其單用則曰哨子亦曰叫子詩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又云有簧胡仙傳云王逸僊中玉吾竹簧三枚遞自鼓一枚以二枚並坐鼓簧又云巧言如簧者鼓歙子能效鸞鳳白鳥之音言之巧者似之不得謂簧即笙巧言如笙也釋名云笙竽皆受簧亦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則漢別有簧胡仙傳云王逸僊中玉吾竹簧三枚遞自鼓一枚以二枚並坐鼓之是晉時猶以此爲樂器唐時樂器猶有歙簧唐書音樂志有嘯葉銜葉而嘯又言六朝樂器有葉遏吹葉舊唐書音樂志有嘯葉銜葉而嘯又言六朝樂器有葉遏史樂志有吹葉均在笙簫笛篪外宋陳暘樂書云今民間有鐵葉簧削銳其首塞以蠟賓橫之於口呼吸成聲樂工所習與備者文字不相通又其時人間自有長歙歙聚鳴鼓吹脣及兵行逕哨之法儒者不知哨即歙歙出於簧簧即叫子因謂歙法不傳簧只是笙唐以後釋注文選注與古書時制俱不相協今以世本推之知女媧破小管納舌鼓之名曰簧自爲一樂器其後

配笙又自爲一樂器於經史及時制皆可通也章如愚羣書考索謂簧當自爲一樂器其識甚卓路史則云隨作制笙簧注云隨作臣名語之怪附由不知簧是一樂器自與一語欲與明堂位並行云

匀藥義

詩凍消云伊其相謔贈之以匀藥毛傳以來謂卽今紅藥此乃自牧歸美之比韓詩薛君以爲匀藥蘘草或謂藥爲貽惠之義亦非說經正義陸佃以爲芍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下文生義亦非說經正義今案漢書司馬相如賦云匀藥七發云匀藥之劑論衡譴告篇云醯酒於器烹肉於鼎鹹酸淡苦不爽口者由人匀藥失其和也漢食和羹卽見鹽豉之義中饋日用物也

檜羔裘義

詩言羔裘豹袪卿大夫者則曰羔裘豹袪羊正義云論語鄭注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袪與君異尚但豚羔裘者謂諸侯朝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翱羔裘者檜君也狐裘者大夫曰言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衣狐白惟不以錦衣裼耳正義言錦衣狐裘諸侯之服在天子之朝則服之歸其國則不服在國視朝受聘服麑裘今案箋以羔裘爲檜君朝服則羔裘指檜君矣左傳云威之狐裘威非命卿亦狐裘知此狐裘爲檜大夫矣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遠宴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詩言羔裘之君逍遙而已朝翔而已日出有曜而已有道之臣衣狐裘在朝堂豈不惟君之思而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則惟忉忉焉憂悼蓋君務遠臣雖在朝堂不能有成道當去也傳云狐裘以適朝不云視朝知是大夫以朝也傳云堂公堂也若君在堂不須言公堂知是有道大夫在堂也序言君好潔其衣服詩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大夫狐裘也箋云檜君朝服燕而祭服朝是潔其衣服先燕後朝不自強顧改傳義今案傳義甚隱故爲申之

巷伯作詩義

巷伯毛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言初由讒被刑詩咏兮多兮成是貝錦傳云白謂避嫌之不審也引顏叔子曾男子事以證之箋則云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正義云傳言此者是證避嫌之事此寺人非能身爲姦淫其所嫌者不必卽是男女是非之事則正義依箋解傳而不知非傳意也案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傳云罪已定矣而將踐刑故作此詩箋云自傷將去此官是毛言此孟子以男女之嫌譖人誣致其罪杠得官刑定爲寺人鄭言此寺人被譖在宮中不謹或返或重得罪去此寺人之官也傳箋截然不同正義乃誤解傳意王肅於此詩不標毛義肅甘心與鄭爲難亦有精力不到之處

遲豫無期申箋義

詩白駒序云大夫刺宣王箋云刺其不能留賢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貽我好爵與爾靡盬傳云皎皎白駒食場苗也空谷大谷也生芻一束人所以養賢也其人如玉美德如玉也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女有遠我之心也貽我好爵與女靡盬欲與女盡相樂之道也爾雅釋詁云貽遺也靡盬不可以已也箋云皎皎白駒食我場苗之馬也我愛賢者之意欲其留而食我之禄以助我爲政今乃縶維其足而欲其去我之意不可以已也女有遠我之心不肯來也女有遠我之心則我雖有好爵不與女共之女不來而我好爵空設女不肯來我亦不與女盡相樂之道也傳箋義同正義云傳言皎皎白駒食場苗者是賢者之馬所食之物言賢者之馬食我場苗

啟明在日前長庚在日後其最明者詩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但指其明者言之不定指何星也論衡是應篇云古賢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何如詩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或時昏見于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啟明長庚矣其論最確惟五星木歲星火熒惑金太白水辰星土填星以古法歲星歲在寅則星在丑歲在卯則星在子十二歲一周天熒惑二歲一周天太白一歲一周天然其行度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又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又入三十五日又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辰星一歲一周天其行度春分見奎婁夏至見東井秋分見角亢冬至見牽牛填星二十八歲一周天史記索隱引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

見西方爲長庚則專指太白而大宗伯疏引星備云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一周天惟辰星日行一度今法作詩者所不曉古法則如此是五星常在日前者惟辰星而太白有在日前時有在日後時啟明長庚不定何星但太白辰星當其位即以爲名耳有兩啟明無長庚時有有啟明無長庚時

詩四月先祖匪人箋正義詩集傳言先祖非人乎何使已當此離世無所歸告怨恨之甚其言不安正義引王肅言已不得祭其先祖王肅所造孔叢記義云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左傳文十三年季文子賦四月杜云思歸祭祀然不能與祭鄭以先祖匪人詰其上亦爲不詞歐陽氏修言先祖任用非人王氏柟言先祖不以子孫爲人陳氏啟源言先祖讀斷匪人乃自指金氏鶚言匪人謂弄比他人皆望文生義李氏黼平言人爲說文奇字之几仁人也卽中庸表記仁者几也之几爲相几偶與忍字相對今案人不必作几詩匪人當卽中庸表記仁者人也之人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表記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仁也匪人者謂先祖匪復以人意相慰值卽下章言天子莫我有爲舊說亦其我有之有匪與莫其義同也人與有其義同也莫先祖之人已天子之有已忠孝之人情切而詞悲也雲漢之詩曰后稷不克克刻識也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虞度也莫我有也不我虞也不克也匪人也同也詩無逸詁得其句例則匪詁也

詩緜縣有瓞傳云緜縣者瓜瓞染草也一曰緜縣乃連文爲義箋傳意言緜縣之緜爲茅蒐染草也其下緜縣乃連文爲義箋云茅蒐緜縣聲也緜縣祭服之韠箋意亦言茅蒐爲緜縣聲也其下緜縣乃連文爲義上俱省之緜一字耳士冠禮緜縣注云緜縣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葅爲緜 句 縣韍之制似韠注意言韋染以茅蒐合茅蒐之音爲緜即葅緜也其縣緜緜韠則同支選西京賦注引毛傳曰緜者茅蒐染草也不連縣爲文引書之體有此實則緜縣之緜爲茅蒐茅蒐染草若單言緜則不得謂之茅蒐染草說文革部縣云防汗也韋部緜云茅蒐染韋也文各有當毛許鄭三君之文至當不可改易矣詩正義引斷鼠駁異義云緜草

名齊魯之間言緜縣 句 聲如茅蒐字當作緜陳留人謂之葅鄭意緜爲茅蒐合聲茅蒐草名也齊魯言緜縣之緜如茅蒐合聲言當作緜即葅也蓋緜音古如謀詩正義儀禮疏自爲說皆誤

鄭康成謂文王元年已未魯隱公元年已未詩箋臺正義引三統譜之諸經正義不知說天者古今不同不就經文敷密厥貞而引後世之法以涪之又不悟鄭專用緯說此所云已未鄭亦本緯不用三統正義引鄭注書序云十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葘四十歲矣然則文王元年當入戊午葘三十歲戊午葘以庚寅爲葘首三十歲爲已未爲文王元年四十歲爲己巳爲文王十一年正義又引編校諸本維師謀注云數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此魯公謂魯惠則隱公元年當三百六十一歲又值己未是鄭依維師謀數之且以文王元年當受命之年乾鑿度云天元甲寅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入戊午葘二十九歲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云受命後五年而爲此書孝經援神契所謂文王優游典籍乾鑿度又云亡殷者紂暴期火戊倉綺授女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葘也火木精爲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使其子爲木墨水佐氐星度言自甲寅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則文王受命當癸丑言入戊午葘二十九歲則文王改元當戊午明年爲元年當己未中有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五年受命改元不在一年援神契同雒師謀但以改元爲受命其元年己未則皆同也是鄭自此三統則漢書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伐紂爲十一年二年乃遂伐紂爲十三年武王伐紂年八十六後七歲九十三武王崩周公攝政五年後二年得周公七年十二月戊辰晦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伯禽俾侯於魯凡伯禽至春

秋三百八十六年隱公春秋此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放殷三統之文四百歲者上不數伐紂下不數隱元謂中距四百歲文王受命元年及隱元首尾四百十四歲文元已未則隱元壬子隱元已未則文元丙寅鄭不用三統明矣大衍妄引三統舊說隱元已未克商己卯三統部數具存貴四百二歲而以爲四百一歲推數不明乃妄疑古憲且三統並不言隱元已未周語伶州鳩云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三統推之云張十三度史記天官書云孺提在酉歲星居午是伐紂當酉歲唐志麟德法李淳風推之云周師始起歲在降婁蓋太歲作噩之誤則隱元當丑歲與歲前執歲星超辰之說者說自有據然不如從緯之合古法也

韓奕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又云韓侯娶蹙汾王之甥騷父之子騷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又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案禹甸梁山必當爲禹貢之梁山在今韓城鄭康成時所謂燕去禹貢梁山甚遠故以完韓燕師爲古平安時民衆王肅則以召公爲燕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即此詩韓城世謂寒號非也水經鮑邱水注潞泯陵堰東有梁山引晉元康時碑魏嘉平時路已有梁山名聖水注誤引鄭箋追貊爲貊汧所逼稍稍東遷爲韓東遷於是禹甸梁山之名改今案燕乃騷父國也周初有燕有北燕左傳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莊云南燕國今東郡燕縣正義云世本燕國姞姓也漢書地理志東郡南燕縣云孺提在酉歲星居午是伐紂當酉歲唐志麟德法李淳風推之云周師始起歲在降婁蓋太歲作噩之誤則隱元當丑歲與歲前執歲星超辰之說者說自有據然不如從緯之合古法也

春秋左傳隱五年魯師伐鄭取成周北有衛燕虒丘之田杜注云南燕國姞姓黃帝後今衛輝之封邱地其國亦稱之曰姞吉人也說文姞云百濮姓此詩云韓姞燕譽左傳曰燕姞則騷父本燕支庶祚秋時南燕止稱燕也其在蔚之燕正謂之北燕春秋前及春秋時正謂之燕鄭語成周北有衛燕狄鄘鄭魏晉世家云武王滅紂封召公于北燕是其證也北燕後張大乃獨得燕名後人反以燕爲南燕作奕詩時蔚不屬燕燕師所完奄受北國緯城在河西居鎬東北得受王命爲北諸侯入衛言韓姞于燕譽左傳稱之曰燕

爲長城父亦得假王靈用其國人爲韓築城如晉人城杞亦臧
好赴役無韓事同也鄭未思南燕姞姓故疑之王符潛夫論志
姓氏云周宣王時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是亦不知燕韓之地
何在王肅乃以襄號城爲韓侯城役人多喜其說於詩之燕與
姞不能通也

毛作序每疑也故所著作序異於毛詩各師授本大序冠於首篇小序附於下

由儀白華棠序云有士義而亡史辭義亦篇第書五十戰國及秦世亡之大義則多散篇義合編故存是公方話初修乃分散篇之義各置其篇端又周之亡者故推改什首通此而下非孔子之舊也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縣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謂序傳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其分序置篇端始於子夏揚之水序疾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嵩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奕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爲伯之功故言

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茇下何彼襛矣箋車轄羅勒面纓總在序車舝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在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爲毛詩訓宏作毛詩序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飾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鄭箋下正義云引經附傳未審誰爲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關雎序下正義及絲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今案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酬總語均於本書不相應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王正月義

春秋王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邁周書程寤解云文王去商在程正月大開解云維王二月小開解云正月丙子昔文王時書采武解為武王時書則稱一月然則稱正月及月以王皆文王時文公羊以王為文王是有切證且稱年亦自文王酆保解云維二十又三祀小開解云維三十又五祀此通未受命則商曰祀也大匡解云維周王宅程三年文傳解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此受命改元則周曰年也武王不改元而柔武解有維王元祀大開武解有維王二祀小開武解有維王二祀寶典解鄧謀解有維王三祀則但數武王即位之祀與承受命之年不相害武儆解有維十又二祀大匡解文傳及嘗麥解有維十又二祀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武王成王時復稱祀者以克商之事言之專言周事則稱年金縢所謂既克商二年也書序皆稱年者孔子特文

白虎通云諸侯稱公者以其在外為王扞蔽為周易已為東伯也王者受命而王必稱天下之美稱以自稱是○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左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公羊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也何言乎正月王正月大一統也謂建子之正一統之法本文王所定穀梁無文劉向為數家學其說蓋君道篇引孔子曰文王以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則以武王承文王改元之年稱王周公受王正致太平三傳皆同周正始文王也○周之為國始曰邠雅曰邠至文王曰周竹書及帝王世紀皆父改國號當文王時正建丑曰周王肅皇甫謐造文以惑雖鳴文王受命以建子為正夜半為朔以是年為元年唐梁肅曰不然孔子贊堯章文武故書序併敘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若文王受命改元易不當云湯武革命不知文王在侯服非止九年何緣併敘伐殷之年文受周命武革殷命文各有屬也宋

人曰君再改元後世之法文王豈得無故改元不知文王改元為正期正有故也又曰新君即位宜改元武王何又不改元不知武王載木主行不得改元也或曰文王恪守臣節豈得稱王不知周家制度皆本文王夏殷生稱王而自帝禹至帝辛追稱皆曰帝故曲禮云猶之廟立之主曰帝文王稱王以服事殷不敢稱帝詩文王有聲稱文王為王后稱武王為皇王史記殷本紀亦言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其號為王本文王文王未稱帝非叛也然則何以並夏殷稱三王曰三王所以通三正以周制況之亦謂夏殷王如言周易亦通連山歸藏為三易也以三正名三王故春秋於周正稱王正王之名周主之也三正之王夏曰禹商曰湯周曰文武左傳云四王之王也文王稱王明也然則王二月王三月謂夏殷王歟此漢儒說非也

書有事之首月亦言受之周王也申爾云追王太王王季明文王已自王大傳云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牧野既事諸侯勑祭黃之天下也書君奭云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又云在昔上帝割申勑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孟子引云在昔上帝周由觀文王之德則寧王受命即文王末年惡言寧王受命乃于嗣王誥注改寧王為武王以遏之適與孟子文王適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又云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史記文王受命稱王其享天下八百年後人忽於載其事實以恪守臣節不當稱王如是則文王山方百里起周公何以言庶邦惟正之供孔子何以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不稱王尤不當詐虛名收實利也然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何也曰此周人諱也武王以後之王所稱今之王古之

帝也在夏殷則曰民無二帝矣惟王莽屢時言民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不知前殷後泰制與周異周以文王故繼世稱王此王正之義也孰言人忘古訓不知王字何解乃學春秋于其時稱帝正月朱人又申之曰春秋時天理廢人心壞不知有王故畢一王字於書說誠新奇矣然聖人無故置王於春之下禮且不順文亦不辭而欲以說經吾不知之矣

先配後祖義

左傳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計其行四日則在陳三日也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胄子問正義引鄭注云祖者厲道之祭慶先為祖道然後配合又引賈逵服虔以祖為廟見謂大夫以上無問男女在否皆三月廟見後乃始成昏讓忽先配也此傳正義引鄭衆以配為同牢食先食後祭祖無敬神之心今杜集解則祖為告廟今按禮說是也杜言後告廟忽出國無不告廟禮白虎通言娶不先告廟振士禮言之若世子及卿大夫出疆必告廟也賈服言大夫以上三月後成昏以避儀禮士親迎夕入室之文又成九年季孫如宋致女服亦言成昏其說非人情不可用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讓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苟辭晉之詩奕三章言韓侯出祖四章言韓侯娶妻是鍼子所依託義耳以証道神為証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襄公名元孔悉鉏篁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為齊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不為奧要一也

晉一軍爲諸侯義

左傳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襄二十五年子產言天千一折諸侯一同今大國多數折奔鍼專指晉言之晉始以一軍用同制也時晉地不止方百里但取貢地萬井六十四井爲軍一乘萬井得百五十六乘尙有十六井不軍出百五十六乘爲萬五千六百人除炊家千樵汲圉守衣裝殿餼三千九百人得萬一千七百人補以羨卒在行間成一軍也昭公五年舍中軍季孫禦左師孟孫禦右師叔孫自以叔孫氏爲軍名是卿有百乘之家卽得成軍諸侯增及同亦成軍折則實田出兵車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倘此數不軍出也

燕祖齊社義

墨子明鬼下篇云燕將馳祖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按說苑臣術云齊桓築臺蓋黃金之勒約鎮置席如此者其馳八十乘時以聞馳祖之於野是非祖餞蓋所謂馳祖者也男女屬而觀如今人看洗象其云齊之社稷春秋莊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穀梁傳云以是爲尸女也注言主爲女往意謂爲娶哀姜公羊傳則云公一陳佗也謂越境淫於民間公羊又言三十一年築臺於郎臨民激洗則此卽齊觀社實爲觀女人會語云齊桑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亦言齊社觀之者桑還冤紀戰墨子事作燕之祖導當國之大祀是不知馳祖之制與齊社之事而專改古文也

春秋不告不書義

春秋僖公八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左傳云七年間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僑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王人來告喪難故也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此策書記事之法策書以次書之不能追改故書又不可卽所聞書之故書以來告之先後不以其事之日月先後也周大事多不見春秋實由不告後人不明策書法乃疑傳文又案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傳云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十二月王人來告喪間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據經傳有十一月乙亥齊仲丁亥慶封伐西門癸巳天王崩與乙亥相距十九日十二月乙亥朔齊改殯莊公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此年當有閏十一月甲

寅是閏月十日策書所載參錯左傳釋以故書云云以發策書新意益以見策書不告不書之正法是年杜注推排非也昭公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亦據楚告書之非僭會葬也其他非會葬雖周王亦不書無所據以書也杜云譽會袁克正義言葬有常期不待赴按傳袁克忠而不能葬喬無緣會之陳滅國豈得有常期注疏之誤可知○○

涉河侯車敗義

左傳僖十五年韓之戰秦伯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侯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注云卜人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言之卦主秦伯之軍涉河而晉侯車敗秦伯不解故詰問之蠱干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狐蠱喻晉君其象未聞注言晉侯車敗合傳文觀之其義是也方苞左傳義法舉要謂三敗是三戰劉炫規杜以爲秦伯車敗顧棟高杜注正謬以爲秦侯車敗毛奇齡謂貝爲倒震震爲車爲諸侯倒震則侯車敗今俱不取依杜注推之案卜人兼筮應別有雜書不

通三易則惟用雜占及周易也周易蠱象云元亨利涉大川是秦吉涉河也詩關雎正義云北人謂水曰河不必黃河但利以涉往也艮爲木堅多節中車材三至五互震國語云震車也二至四互兌兌爲毀折是車敗艮爲外卦主敵故知是晉之侯車敗也巽爲近利市三倍故曰三亦互兌毀折故曰三去艮爲狐見九家又爲手又再爲狗虞醜作爲拘爲狐爲手拘故曰獲狐艮爲狐坎亦爲狐艮得乾上九居蠱上爲外卦主故曰雄狐狐蠱爲敵之主三去而獲蠱之雄狐故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蠱爲巽歸魂三世之卦三爲艮爻爻辰則值辰巽巽爲貞氣盛定爲手拘狐也貞風悔山以下傳文義自了晉侯果車三敗而王於韓

越國鄙遠義

越國鄙遠春秋戰國時最多舊有廩邱鄭有州有祊鄰成邊魯舊田在許杞田在成晉有范有戚又有烏餘之邑卽大夫亦有之晉有欒氏州邑范趙韓皆欲之齊以宋地封崇逼陽君趙以鞏邑封楚春申君舅桃在今泗水蒙稚在今蒙蕪而以蒙稚爲桃山舊鄙遠之證鄭語虢鄶十邑皆有寄地亦內外傳相應僖公三十年晉秦圍鄭鄭謂秦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言晉大國數欺秦秦難越之以鄙遠明他國不難也至晉文公卒秦師伐鄭是謂晉裹無能爲欲循越國鄙遠之事其義互明矣此事在左傳甚多而義甚隱故言地里者多有地遠之疑

▲蒙某云太山博士於補樣春以千金齊地百里○

▲釋明云或他國之人錯得他國田邑縣以爲己屬既難綜練且多爭訟起鬪○▲

兄弟辭解

公羊言兄弟辭者言以兄弟故爲之辭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二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公羊傳俱云兄弟辭也何休云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何任城人以所聞知之可知漢人猶有此名以證大司徒聯兄弟舍子問嗣爲兄弟之義然實非公羊意也僖二十年鄫子來朝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公羊傳云鄫子者何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言何以爲之失地諱可以兄弟爲辭與此蕩伯姬杞伯姬二兄弟辭也同乃平言辭取向也葬陳靈公葬蔡景公君子辭也之辭何以知之隱二年紀履繻來逆女公羊傳云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辭窮也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不通者言婦人無外事不得以母命辭通使而此蕩伯姬杞伯姬得通逆婦求婦者以係與公爲兄弟故可通春秋不譏者可以兄弟爲之辭辭得通則辭不窮是辭之義文十二年子叔姬公羊傳云母弟也是兄弟之義也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秋爲春秋今以公羊爲公羊當如此

天文家言星芒偏出曰彗四出曰孛異象異名此後起義也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云孛者何彗星也穀梁傳云孛之爲言猶勃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云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注云妖星也亦謂之孛則春秋於彗謂之孛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亦是彗也孛是其義彗欃槍是其象漢書天文志云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鬥食彗孛飛流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孟康注言散者五星有變則其精散爲祆星然則彗孛飛流乃五行之病中於恒星之小者其星將消散則吐爲彗孛古天官甘石記星多少不同古天理星勢星大贊府星大理星五諸侯星天蔣星農丈人星天田星離珠星土司空星今皆不見

畢蓋星本十六今止四即位星本十五今止十扶筐星本七今止四司祿星本二今止一天廩城星本十三今止五羽林軍星本四十五今止二十六積之陛旗本九星今止五井之鉞井本十三星今亦止五其餘無名小星因彗孛而消亡者蓋多矣星有消長如山崩山出不足驚怪明史記萬歷時策星旁新出一星是可證也

作邱甲義

古足兵皆在民間費誓敎乃甲胄敎乃干備乃弓矢敎乃戈矛嘼乃鋒刃官不與也周禮師田軍旅族師簡其兵器縣師使皆簡車鼓兵器是皆在民也漢書刑法志亦言周制兵車一乘干戈備具春秋時有授兵者蓋新作兵器或急發兵用在官之人不暇民兵器如莞授甸矛衛懿公時國人受甲鄭授兵太宮爭車又鄭災授兵登陴皆非通制故別言之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鏤金人十二亦六國民兵漢因其法乃始有家不藏甲兵器不鬻於市之說著於禮記又言武王克商車甲鮮而載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其實三代人不知此法也春秋成元年作邱甲公羊傳云譏始邱使也穀梁傳云古者有四民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所能爲邱作甲非正也蓋備齊亟使成之左氏師說則云使邱出甸馬四牛十二甲上三徒七十二人之賦元有孚廩者謂甸出一乘止出一乘之人甲車馬牛決非所出近顧氏棟高謂其言卓哉周禮不足信而信李廩又引晉悪公乘小駟禮有官校書古文有踣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以爲官出牛馬之證然則府兵以後兵各有廩馬各牧廄何以官又有武庫牧場不習古制惜知近事此之不曉且疑民間無走牧牛馬夫民間牛馬散在私地惟官牛馬以聚而多宜別籍牧地顧疑無處牧之是疑官牛馬其所疑與所說相反也

左傳天使義

左傳宣公三年云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成公五年云趙嬰通於趙莊姬莊姬殺之嬰奔齊既而子成公五年云趙嬰通於趙莊姬莊姬殺之嬰奔齊既而天使謂己祭余余福汝祭之之明日而亡天使者使謂己祭余余福汝祭之之明日而亡人汎言神道也燕姞初夢一不識之神稱乃自言伯儵趙嬰亦人汎言神道也燕姞初夢一不識之神稱乃自言伯儵趙嬰亦夢一不知誰何之神求祭因而祭之只爲此神殆天使也云爾夢一不知誰何之神求祭因而祭之只爲此神殆天使也云爾

[illegible]以試左傳非也哀七年傳云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亦以見多人皆見人然因稱爲衆君子與此兩言天使同也新序宋景公熒惑守心事云熒惑天罰也論衡變虛篇一作天罰也再作天使也龍虛篇云以龍神爲天使指稱篇云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其來神怪若天使之類是左傳之義也史記趙世家云原過於王澤見三人自稱以上帝

▼拜而祝之地震華以有鄰此地動暮秋所予○▽

▲汎

▼是不問天下大詐鄭○▽

▲潛夫論忠貴民姓氏篇姚姬夢神告之爲[illegible]視名有天使爲神佑[illegible]視是名天使余通之姚舉事○

▼非晉大祥之來爲侵○▽

春秋城虎牢義

魯襄公二年城虎牢春秋記之者仲孫蔑在會用此告廟爲功且魯人赴役當記無譏胥臣義十年又城虎牢不記者魯不與役但與成耳或謂二年之城仲孫之謀關天下大計則不然晉實貧鄭鄭以楚共王待之厚於禮不當從晉諸侯得鄭虎牢逼城之將久病鄭鄭暫屈服既復得虎牢則困其城以拒晉至九年晉又奪虎牢十年又城虎牢十一年三駕而後服是服鄭非二年城虎牢之效且[illegible]非爲晉實以害齊而魯君因此[illegible]受[illegible]辱且[illegible]亦不能自爲此謀也當是時魯懲齊譖仲孫[illegible]尤惡齊崔氏元年師之會崔杼於晉有違言仲孫蔑陰以告晉知魯而實不能得齊隙也二年齊人召莒不至其夏晏弱城東陽以偪莒仲孫蔑以爲此奇謀也秋會於戚因舉齊偪莒之策

以媚晉凡魯齊不赴役因使晉害齊左傳云莒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又云請城虎牢以偪鄆明莪用弱之謀也左傳云知罃曰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寡君之憂不唯鄰事將在晉明晉魯之初謀料齊不赴功也齊人亦知其意則赴役與城偪鄆而晉以晉大國重之則役魯之本謀而反親齊以疎魯於是魯懷二年秋方赴役而三年春公如晉稽首矣時公六歲降位失禮蔑實相之蔑之辭曰魯介在東表密邇於齊惟晉君是賴敢不稽首然則齊偪莒不料魯竊其謀以害齊晉偪鄆不料鄆因其城以拒晉魯害齊媚晉不料晉反親齊疎魯而[illegible]自疲其民反辱其君春秋時人情險薄剽忽如此誠不減也聖人於

左傳宋盟先晉否信疑義

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楚子木尸盟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朔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傳云書先晉也否信也注云孔子追正之按此左傳所記事是實解義非也昭元年叔孫豹會趙武楚公子圍不書盟左傳云用牲歃書加於牲上亦楚尸盟注云先書趙武貴武之信故尚之乃推襄二十七年傳義檢定公四年召陵之會據傳盟長衛於蔡而春秋云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是所序者會也亦先蔡下云五月及諸侯盟于皇隨則先衛而春秋末及載也又祝鮀引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邾滕薛杞周府可覆視也而春秋僖二十八年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是春秋前後所書列國之次皆以會言之其載書列名皆以尊卑之次魯史本所不記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祝鮀所引與周府所藏者合若孔子可以追正則晉主盟者春秋何所取義盡改蔡衛鄭於齊宋之後是知所書爲會與盟各異次春秋盟于某者皆別爲句宋先晉踐土先齊宋皇鄫先宋蔡皆非孔子所改歲所列者會次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不序諸侯位次者左傳云公後至故不書所會而書盟于扈益知位次爲會非載書名次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先晉國語則云吳先獻亦會先晉盟先吳故景伯言吳以伯召諸侯若以魯見晉是以錢參左傳亦是吳爲伯也鄒元傳元不悟會盟異次乃疑國語不買傅元謂國語非邱明所作故並標此義焉

春秋書比月日食義

凡日食當一百七十五日以後始再入食限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非其理也蓋策書謬袤宋衛朴雖春秋三十六日食惟莊十八年三月不合其三十五食皆合是此二比月食於衛朴法亦合不知莊十八年之食隋志劉孝孫已得之此二比月食爲推算所不及朴蓋無智夸語也以後世史策推之漢書高帝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日文帝紀三年十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袤高帝三年之食史記高紀無之文帝前三年之比月食當在前二年

漢書云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集解云一本作月又食然史書不記月食今案當作月又食紀文上云上累三光之明是由其時日月災書代見史記因此詔故日有食之月又食若日食不言又也說史者以史例不記月食改爲日又食不知景帝紀云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亦五日文字相去不遠注史者不能互校又不知日不望食春秋公羊序下疏引漢顏安樂解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以爲十四日日食是漢人不知日月所由食之理有此誤論天主事實言耶蘇以漢建武八年壬辰歲三月二十二日死時有日食之變楊光先檢史謂無此日食且二十二日日食與十四日日食等也漢書文帝紀移二年十一月於三年故三年十一月丁卯之食史記文紀

無之也宋書五行志晉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日有食之七月乙酉日有食之十有二月壬午日有食之一年三食有閏月也魏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晉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九日宋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非其理也朔日有食之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五十八日亦史書謬複觀晉宋紀無此類食太和六年宋志注云見及歷（晉書天文志太和六年十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歷所不載）注君文堂云（晉書天文志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歷所不載）不復檢（晉書天文志）有無非實驗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止義引隋劉光伯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記注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沈劉相去不遠事所同知明宋志魏晉宋三頻食羌無故實記注不言也元經傳晉泰始十年正月三月元經元康九年正月一日九年四月戊辰朔七月丁酉朔首尾九十日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首尾八十九日永康元年正月辛卯四月辛卯首尾百二十一日永寧元年正月戊申二年正月丙午首尾（晉書天文志永寧元年正月戊申朔二年正月癸酉朔首尾三十九日非）元康元年十二月癸卯朔二年正月辛丑朔首尾百五十一日十一日癸丑朔大同四年正月辛酉朔六日干支皆非其理（魏書天象志延興三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百四十九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天象志延興三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首尾三十一日非其理也（北史高祖紀載之）魏書（是年食未元嘉元年二年通志（永嘉之末南史止載元嘉元年二年食）通志（永嘉之末南史止載元嘉元年二年食）同亦止載四年六月食無正月食（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年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六十日非其理也亦史官謬複天文志載日食順帝時十有三獨至正二年無日食其十八年六月戊辰朔十二月乙丑朔首尾百七十八日得再食兩六月之食紀又無之故知史官謬複也日月之行賢有一定不差錯朱洪邁容齋五筆云慶元丁巳歲二月望七月望十月二十夜二更二十一夜二更十一月十八夜十七夜五更十八夜四更皆月食一年八食仍不拘月望其言不可盡又所記止七食檢朱史天文志所載月食慶元二年止八月壬戌一食是邁所見七食由流書蔽翳一處見之他處即不然故五筆自引劉孝榮說月非望不食明其年十月二十二日食之理然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記之何也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簡書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為春秋則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十有二年十有一月庚子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之比也

（晉書天文志永嘉五年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丙申朔日有食之二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歷所不載）（晉書天文志永嘉五年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歷所不載）（晉書天文志永嘉五年二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歷所不載）

（晉書天文志泰始二年九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宋書是無之是興二年四年魏書及宋書天象志延興二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首尾百四十九日非真理也北齊魏收以紀元法妄推法亦放此）

楚林羅汭棗山辨

襄公十四年左傳范宣子之辭汭涇又逆王楚林舊說即楚林今
棗州地不得在涇西盖汭涇而南也昭公五年吳敗楚于鵝岸
楚子濟於羅汭次于棗山入南懷及汝濆鵝岸舒城地南值汝
汭皆淮上地下云潛兵于巢之山在今巢縣河南志謂羅汭
在羅山棗山在光山而湖南志謂羅汭爲湘陰棗山在湘陰皆
以河南志爲是古地里當知大勢所在不能尺寸求之

夏汭考

左傳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樊麻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注云夏
汭漢水曲入江處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
其後今案夏口漢入江處不在吳師之後吳入棘樊麻棘在今
亳州樓在今新蔡麻在今確山下又云城鍾離城州來城巢是
其時楚備吳在今廬鳳擾又五年傳云遠射以繫陽之師舍于
夏汭當在今壽州矣壽州懷遠肥水有三水經之肥水今謂之東肥於壽州北入淮其西肥
水則水經淮水注之夏肥水漢書地理志城父縣夏肥水東南
至下蔡入淮今其入淮處在下蔡西南十里是也其北肥出宿
州靈山湖於懷遠塗山北入淮左傳夏汭當在下蔡西南夏肥
水之汭也漢水之夏口時非用兵之地（君彥士云）

左傳昭公七年楚靈王爲章華之宮注云南郡華容縣楚子成章華之臺注云今在華容城內華容今監利地淵鑑通志言臺利東北三十里章華臺西三十里荆臺又言江陵城東南十五里沙市有章華臺按水經注江水逕郢城南又東得豫章口武言因楚王豫章臺得名是江陵非章華也魏書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注云有章華臺今陳州商水縣志云縣西北三里有章華臺江南通志云亳州有章華臺故址由乾谿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楚世家俱云靈王七年就章華臺就者非所都治如從言行在世家又言十一年灾于乾谿十二年樂乾谿不能去也是章華必在乾谿昭公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言祭公止周穆王稱王獲沒于祇宮以感靈王靈王不食不寢數日不能自克

以及于雒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與史記築不能去合國語云靈王有章華之臺伍舉曰君爲此臺國民罷焉舉國留之數年是不在國明之臺是指言第十等臺者以無字指陳十等意主必執此逸周書云楚靈王既遊雲夢乃見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言自南行始北也文選張衡東京賦吳薛綜注云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是三國以前左傳說皆言章華在乾谿與史記同晉司馬彪續漢郡國志汝南郡城父縣故胡沛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是晉時猶有人守古說采劉昭注云杜預言在華容縣城內則專宗新說矣

▲公羊傳昭十三年五月壬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乃無遂作乾谿之臺三年畢成以五月甲午往田猶南春往曰復歸者不渴復也四年春王正月楚子狩于乾谿二月癸巳楚子入于蔡殺其大夫觀起及其二子辰外內騷動百姓罷弊▲

▲楚白角章嘉書在今孫章之北人或稱之章華臺水經注揚水入華容雖湖湖側有章華臺高十五丈基廣十五丈此章華臺是晉時猶存者▲

僕臣臺義

左傳昭七年楚申無宇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十等俱就王公言之爲在官者大夫臣士如周官其長率所屬能臣之大夫與士汎列亦同朝不相臣也皁者趙策所云補黑衣之隊衛士之長與則稼也謂衛無爵而有員額者非今皁役也士則衛士之長與則稼也謂衛士無爵又無員額者隸則罪人周官所謂入於罪隸漢之城旦舂輸作僚勞也入罪隸而任勞者其分益下若今充當苦差僕則三代奴戮今罪人爲奴又逃亡復獲之則爲陪臺自皁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臣曰等也昭六年楚薳疾奮云不用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隸僚臺以次而降知臺是僕亡復獲者無字云無所執逃臣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知陪臺是指言第十等臺者以無字指陳十等意主必執此逸僕以爲臺始有十等數也服虔謂皁造事與廝佐皁隸屬于吏僚供勞事僕豎主藏臺下給徼召事分職別何謂相臣乎

左傳執政解

執政者主司其事昭十六年左傳鄭孔張立於客問執政禦之注云執政掌位列者謂執此位列之政非官名也春秋大事表列執政爲鄭獨有之官失注意矣襄九年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注云爲政卿此則注說非也政卿是右師司城主火政也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之注云昭子以三命爲國政此亦注說非也魯禮叔出季處寶客之事叔孫所主司昭十七年鄆子來朝亦叔孫問之知是爲賓客之政他客來不言叔孫爲政此爲季孫所昭故特言之若叔孫爲國政則有司不敢從季孫矣叔孫本以再命爲卿以十年伐莒之役例加三命亦爲卿而已不爲國政如齊命卿國高爲政自晉氏也宣二年宋華御謂華元曰

畴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宣十二年衛孫林父陳孔達主其議十三年晉討焉孔達曰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此五言政皆同大射禮云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以射則司射爲政也

患失而惑義

左傳昭公十八年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其亂乎大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注云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注蓋言懼學孩害爲患失而惑也正義云患其國內有多學而失其道者而疑惑于此言謂此言有道理則正義以失而惑爲他人非注意也且注亦非是惑者疑也失卽害也害卽失也閔子馬言周人多不說學及大人問之初恐不學有害而疑此不說學之言繼則多問是說而大人又爲不疑之言以自決曰可以不學不學無失也是風俗既成大人亦誦言之苟且淺薄則眞失也害也

魯昭公孫齊歸罪叔孫論

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辛季孫孟孫歸罪於叔孫初叔孫豹辛季孟以舍中軍誣之及是婼以公出後三十日辛季孟又以逐君誣之其父子之受誣皆以其死之時非也公伐季氏時叔孫在閼季氏不敢拒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逐公徒孟懿子則殺歸昭伯而親伐公徒公乃出是爲惡逆者孟懿子而禍本則季平子也逆公出而昭子卒季孟赴於諸侯則書公伐季氏而叔孫氏之司馬逐公故二十七年士勻之言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滿囚請亡於是乎不許叔孫氏懼禍之滋而自同於季氏是魯赴晉之辭不及孟孫氏蓋當日季孟之謀其情事如此士鞅謂季氏有天贊民助而弗敢宣荀躒使之歸葬及其死也欲以君玉敗伸在懷弗遜日改玉改步是季氏於公出後已改步爲君者八年非朱衛君臣時爲魯請則孟懿子必追殺昭公而推戴季平子矣故齊伐魯則成願受之二十七年孟懿子又與陽虎伐鄆二十九年鄆潰而公不復能据魯都孟氏之不欲公入其惡逆甚於季氏也叔孫昭子不殺厲丘或爲季孟所制小人道長於斯極矣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

春秋大事表言春秋時魯人引儀禮此不足異也時行其儀故不復引其文句大凡禮制張設不必人人皆行嬰其相去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爲季孫立悼子季氏飲大夫酒臧孫爲客既獻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拔燕禮大夫賓席外有公孤席在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近主人爲主人屈也公與客燕亦大夫介爲賓記有荀敬則聘賓之卿爲之席於阼階之西北面亦以近主人且敬之使異於燕賓燕介且異於賓席左之卿席也臧孫命北面席則是燕之公孤席彼云東上則猶有相次者皆不加席而獨重席召悼子即阼階西之北面荀敬席表異之使知此會爲悼子設也及旅召公卿使與齒則阼階西北面之席本東上有相次之禮其無加席酒無主人嗣子受酢之禮無以定之因縣荀敬位又自此祭尸而上比上嗣下比特牲嗣子以悼子爲主人之則縣禮制以折公卿使禮降於悼子又特牲饋食禮既加爵嗣舉奠北面拜受尸酢酳酒受肝食肝其人爲嗣子其儀名舉奠在文王世子爲上嗣而大夫少牢禮無之所以避嫌臧孫以飲嗣也非當時見行儀禮即季孫亦不至失色大夫亦不明其意悼子亦無由立昭公二十七年齊侯飲昭公酒使宰爲主人而請安注云齊侯請自安不在坐非也燕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鄉飲酒禮云司正作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鄉射禮云司正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賓禮辭許則請安者俱欲賓安坐盡歡傳言請使夫人見必賓許安而後可使夫人見

又楊夫人之名足齊侯自請知齊侯在坐即位定公二年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乙肉焉奪之杖以餅水沃莊曰夷射姑旋焉私出者裏十將私焉之私即傅之旋注云避酒非也閽乙肉者燕禮坐取膾賜鐘人於門內閽不知其私以為實出有藉膾故乞之夷射姑以私出無脯致生釁知其時行儀禮取膾法也後儒不明其意故不覺之

製解

說文云製裁也蓋未成衣如今斗篷與被連文被正斗篷說苑復恩云衛靈文子見行縢三百製致吳赤市亦裁料也說文又云裁製衣續漢書禮志云大儺侲子赤幘皁製如今帥子袈裟亦無袂也詩七月正義引定九年左傳服虔注以為裡裘杜注左傳則一為裘一為雨衣定公九年傳云齊東郭書暫顧而衣狸製注云製裘也乃望狸文生義按其時為周之秋當斗指午未申三月不當衣裘狸製是狸色斑然斗篷耳哀二十七年傳云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鄭告急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禮之注云製雨衣也按其時亦在四月後八月前當周正五六七月自不衣裘然齊師遇雨時在濮不濟子思古就是圍參在鄰不與謀宏同行及鄭知之又使人王軍為日已久無將定知出馬日亦雨亦不定知不雨則製亦是斗篷通言雨衣可也以為裘定非也

古人疑左傳者有矣謂左傳非邱明作者則自唐以後蘓紫孔子稱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我亦恥之漢書楚元王傳言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乃漢廷校中秘書盡見古籍者論左傳之言春秋正義引陳沈文阿云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觀周篇者孔子家語篇名而引於漢人信為周時孔氏之書在藝文志者未今人所傳王肅本今左傳止言南宮敬叔邱明不自敘者已事無所起春秋魯史必觀周書者古記以為百二十國寶書亦曰百國春秋今左傳記事多出魯春秋外觀書周史共為表裏事理昭然左傳若非邱明作者乃是怪書矣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

邱明授曾申則邱明卒在孔子後邱明小於孔子或數歲或亦不小漢書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太史則邱明自有世官不能居孔氏之門而續經至孔子卒非所敢發誰能若此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傳指為有所譏刺褒諱抑揚之文不可以書見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藝文志亦云邱明作左氏傳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故以授曾申及吳起皆所謂共為表裏者太平御覽學部載桓譚新論云左氏傳共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得也斯善論矣自唐啖助趙匡陸淳以私心測聖反謂論語左邱明如老彭伯夷之周為古之開人或以文論之謂左氏浮夸後人因蔡左傳至悖

漢書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此官書就所得經傳各本也其經十一卷則兩家立學官書與左氏無涉備林傳云賈誼爲左氏傳訓故又云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楚元王傳云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今傳附經三十卷本非西漢官本乃劉歆引傳解經本也後漢書云賈逵父徽受業於歆逵傳父業尚齊書陸澄傳云澄謂王儉曰秦元取服虔而捨取賈逵經者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去賈則經有所闕是賈氏得劉歆本亦傳附經也今杜本十八卷襄公二十有六年經前之傳注云盡雋前年之末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是杜預用舊本傳附經又此條傳第十八

卷首識其失而不改也杜言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正義云言集經傳解之與他名集解者名同實異正義之說非是杜謂集古劉賈許頼之不違者只其解隨經年傳年先後相附先見傳者則經不注先見經者則傳不注故名經傳集解不名集經傳解也以漢志傳及班氏敘傳言之知合經傳及分卷皆劉歆賈逵若式作服虔注爲左傳單行本

書魯語後

魯語言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詩無瘖色無淫涕無揚聲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③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而稱之禮檀弓云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爲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也夫檀弓漢時淺儒所作言近誣矣敬姜婦人也安得以文伯就公室鄭注云宗婦有會見之禮案魯語文伯母如季氏曰外朝子將朝君之官職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皆非吾所敢言也況公室君卿大夫所在而欲就之豈非野言耶趙策史記平原君列傳新序並云樓緩曰公　文伯病死其

母不哭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二婦人爲死者二八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婦人厚盜定五年陽虎囚文伯又逐之奔齊哀公三年始復見於魯方逐文伯時孔子在魯定十三年孔子去魯或文伯已反國文伯世臣非被逐不得棄宗廟從孔子外遊敬姜言孔子賢者文伯逐而是賢不隨則文伯素於賢薄所謂逐於魯者正指文伯所謂是人者正指孔子賢人也孔叢子記義篇衆之誅謂文伯不隨孔子又益之云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善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惡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嗚呼王肅之悖也孔子未嘗逐於魯且世臣隨賢而逃則是不孝非僞者所宜言也故論敬姜事者國語之外俱無取焉

鄉舉賢能論

野翁俞正燮理初

周時鄉大夫三年比於鄉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出使長之用爲伍長也興能者入使治之用爲鄉吏也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廣之升諸司馬曰進士焉止矣諸侯貢士於王以爲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總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鄉大夫以近畿秩尊非近畿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人亦習知其分之不可越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供作大夫家臣禮賤家臣謂之爲僕者漢抑諸

侯王法非周法也周法則誠不善也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孫不能隆義則歸之于庶人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徒設此義不能行也周單公用耕左傳昭公七年鞏公用遽人定公二年皆被殺齊能用管敬仲齊威奏能用由余百里奚楚能用觀丁父彭仲爽善矣戰國因之招延游談之士夫古人身經百戰而得世官而以游談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賢無方則古者繼世之君又不敢得罪於巨室也夫欲善爲變者必假聖人以定衆志孔子仕魯游至司寇而不與大國三卿之列董仲舒云天欲變以孔子代三家災兩觀桓僖宮災以示之意公羊經師說也魯卒不悟天亦無如之何也漢時以經說爲大愚而科目之立亦當其時繼世之君立賢無方者仲舒啟之也漢立國久豪族多後漢不用功臣亦不能革豪族魏之立九品中正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法如是非弊也周人安之而後人不能安者所以用之者不同則觀觀者多也九品所定沿

周官庶子義

周官庶子非諸子也天官宮伯職云王宮士庶子外饗職酒正職云士庶子夏官司士職云辨卿大夫士庶子之數秋官家職云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大事卿大夫大事上士庶子之事庶子庶子在士下也夏官大僕職云王閭鼓聲則速遒御僕與御庶子庶子在僕下也秋官掌客職云王巡狩國君致從者公賜上公卿賜侯伯大夫賜子男士賜諸侯卿庶子賜諸侯大夫庶子從王應在士從王下也朝大夫序官云每國庶子八人都則四人其官列在士府史下也象胥言王之大事必自國都目之其庶子必國都朝大夫之庶子在府史下者儀禮燕禮大射遂有庶子執燭庭階上大射儀獲者執旌從之設於乏南與鼓不氏徒四人等主夏官諸子則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注云或曰庶子此鄭氏用文王世子及燕義羞諸子庶子名同而事異文王世子之庶子及後世太子王侯庶子官與夏官諸子通此一庶子也諸子庶子可名官者如五代小底都指揮不得謂凡小底皆是都指揮也燕禮大射儀之庶子與周官凡所正名庶子者同此又一庶子也燕義但見庶子之名漫衍增引乃漢世俗儒已襲不足據管子戒篇云中婦諸子亦言女使感役（莊子外物篇云中婦諸子皆內直）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舊儀云婕妤以下至少使皆有諸子（周禮內宰注云婕妤以下至少使皆有諸子）又云諸子在門（周禮內宰注云諸子在門）又云諸子在門（周禮內宰注云諸子在門）又云諸子在門（周禮內宰注云諸子在門

秋官都則非官名說

周官縣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謂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八人徒二十人都則中士一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注云都則主都家八則者當言每都加卿大夫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都司馬云今按注說非也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若加言山衡林麓川澤中藪小澤小藪也衡川衡澤麓每國者加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加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貢士謂之大夫者自國都視之謂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加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者謂邸報告其君者謂國之朝大夫告其長者謂都之朝大夫其職云國有

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此謂國之朝大夫也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此謂都之朝大夫也其職云惟大事弗因謂君長自有朝覲會同其職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卽漢丞相長史詰郡國邸吏其職云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謂朝大夫從軍其職皆兼國都言之今別都則爲一官而關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

媒氏民判解

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王肅謂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八人徒二十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注云都則主都家八則者當言每都加卿大夫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都司馬云今按注說非也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若加言山衡林麓川澤中藪小澤小藪也衡川衡澤麓每國者加言大山大林麓大川大澤大藪都者加言中山小山中林麓小林麓中川小川中澤中藪小澤小藪也貢士謂之大夫者自國都視之謂是在朝之大夫又周法王臣加一等其職若漢郡國邸吏都者郡也國者國也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事故者謂邸報告其君者謂國之朝大夫告其長者謂都之朝大夫其職云國有

夏商方策可據注曰毋取知未古令云後十年則墨子親見周時有三十二十之令曲禮內則鄭深以爲禮制經傳不能知古事也大戴禮本命云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以五十三十參差之數知周令亦實有三十二十參差之數又通計天下三十年爲一世凡此者皆爲民也說三十二十之義者本命云中古合於五也中飾也太古質於三五合於八十也八者雜測也天地以發明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白虎通嫁娶云男三十女二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禮昏義正義異義引大戴說云男合五十應大衍之數說文云男自子至行三十女自子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許注淮南氾論訓亦同又禮說三十任爲母而男自冤至娶十年女自笄至嫁五年更不相

值盧辨注大戴云古者皆以三十二十爲昏姻之年十六十四爲嫁娶之期其語尤疎白虎通引穀梁說云男子二十繫心於女子十五許嫁年數相值然此自周時爲民之令不通於古今不達於士以上亦不以限民之有力者三十二十嫁娶之人正不能豫期其事於數年之前者也何以知不以限民之有力者乘閒上古天真論云岐伯曰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大戴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韓詩外傳云男子十六而精化小通女子十四而精化小通不俱者精化小具而生氣感動情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不天而性不長詩曰乃如之人也懵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然則十六十四足以反施亂化亦足任爲夫婦家語孔叢俱云女必十五以笄乃此二書其言必十五辨正論九篇引張陵亦云女兒未嫁者十五以往聖人豈有此語辨正論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九大歲又云路亦非三十始娶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九大歲又云路亦非三十始娶案通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王肅所僞造四以上有決明之道而馬昭引大傳云不二十上無以孝舅姑下無以事夫養子然則國君十五生子夫人年必不能二十將不孝舅姑不事夫養子歟禮注三十任爲父二十任爲母國君夫人將不任爲父母歟如大戴說貴人何不合中數如許愼說貴人性命何反不重以閭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則又不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士言始娶此自太古之制雖二十之令爲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極歲歲申明之媒氏又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亦謂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文言仲春之月令之者是歲歲舉也文再言令知三十二十之娶

娶是令非禮而民之有力者以時早婚不與閒此令矣何以知不達於士以上也士以上婚有禮禮無嫁娶年者國家各有事故政役喪紀不可豫期也經師假三十二十之令爲禮制昏義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弄弢也是惟誣經故敢非聖棄詩幽譜正義云依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王肅依大戴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史記正義亦云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今大戴無之小戴檀弓言文王舍伯邑考是嫡妃長子所謂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是也詩言太姒爲生武王是二人同母邑氏春秋云文王十二而生子詩大明正義云大戴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是文王娶太姒年不過十二裘九年左傳云閔君

十五而生子其娶亦當在十二三孔子十九娶見正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淵少孔子三十歲其父路親受業孔子之門則路亦非三十始娶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云路少孔九大歲又云路亦非三十始娶案通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王肅所僞造求三十娶者無一事可證惟魯莊公制於母三十五歲其母死三十七歲始娶說者不明三十二十之令一經不明致衆經皆滯以喪服緦麻三月夫之姑姊妹長殤中殤姑姊爲衍矣何以言不通於古今也大戴言太古年男五十女三十盧注引譙周云貴人何不立於巳以三十爲重性命貴人性命何反不重以閭師言此說近漢初學者所續則又不然荀子大略篇云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士言始娶此自太古之制雖二十之令爲民之無力者言其極禮求可通令則聖王憂民之子述聖王之法男娶以二十則唐虞夏商之法舜生三十而嘗巳有鰥則唐以三十爲太過常法以二十爲極也周時以三十其後亦以二十韓非于云齊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

趙語云趙王令男二十女十七不嫁娶其父母有罪皆防其極
故皆曰令漢晉惠帝紀云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
應劭云漢律人出一算惟賈人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異論之也
其制女十五不嫁即五算親周齊越之令更急矣外戚傳云王
媼年十四爲同鄉王更得妻王莽傳云以皇后有子孫瑞注張
晏云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是漢法貴賤人女皆十四嫁晉
書武帝紀云泰始九年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隋
書食貨志云晉王隆制女以嫁者爲丁若未室者則以年二十
爲丁亦防其極吳志虞翻傳注女鞏生以年十三嫁張白周書
武帝紀建德三年詔云自今男十五女十三以上以時嫁娶唐
書太宗本紀貞觀元年詔云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無夫家
者州縣以禮聘娶鄧里富人資送之食貨志云開元二十二年

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蒼中有妄人加王莽考論五經
定嫁娶之類王是詔復之西魏大統十二年詔云女年不滿十
三以上不得以嫁今律女年十二者和姦以強論以推女子之
嫁當在十三以往耳孺生拘於經文衒比年數男必長十歲十
五十九娶者其娶當在何歲而疑爲禮制者遂謂禮不可行論
衛賓世篇云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禮制雖設未必奉行也何以
救之以今不奉行也今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是疑周禁早娶
漢樊王吉傳云夫婦壽夭之萌起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
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敎化不明而多天鄭司農注大宗伯云遭
時則奔諸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爲制其中令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以防其淫佚由王之說猜化既通而遲其嫁娶則敎
化益不明由鄭之說淫佚益甚是知三

十二十之令與奔者等而引爲禮制則微事原義宜不能通也
然則令著三十二十者何也女子精化早通止於四十九故以
二十爲極男精化通遲止於六十四故以三十爲極喪九年左
傳云冠而生子禮也士昏禮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雜記
云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喪服小記云婦人
笄而不爲聘僖九年公羊穀梁重云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
人之禮葬之謂之成人者大宗伯云以昏冠之禮親成萬民是
也冠笄與嫁娶相連極年不嫁娶則冠笄之士以二十爲極庶
民以三十爲極女子則皆以二十爲極執婦人之禮與笄者不
禁之令相發也女至二十或嫁二十之男或不及二十之男或
三十之男或七十爲舅子之男男至三十或娶十五之女或二
十之女或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女男女配合萬有不齊各隨
所極非比枝年數也羅師不求其是承學以之疑羅不思媒氏
一官絕無與於禮事故奔者不禁而判妻書其娶又錄男女陰
訟會計男女之無夫家者以令爲禮則文義不通此經之晦久
矣令各有爲制各有晦不可不察也

十昏禮贊者義

士昏禮賸御沃盥交下云主人脫服賸受婦脫服御受賸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則此沃盥交應如注言御沃婦盥於北洗賸沃堪盥於南洗方氏非之云婦人褻不下堂當從敖疐公言御沃賸盥賸沃御盥按禮惟有事者盥此時壻與婦盥耳賸御何故盥故不通也士昏禮贊者徹尊冪从巾从冥方氏云婦人禮不下堂此贊者爲男子以子弟及舊咸早屬爲之按經云贊設醬菹俎魚腊贊設黍稷肺脊贊酳主人酳婦贊酌入戶尊祭卒爵贊酳賸御今方云婦人不下堂懼與男子雜也而使男子贊於婦賸御褻雖之間不合禮也且婦人所以能不下堂者以有賸御下堂又其時壻既乙俎者皆逆退堂下無男子經又云尊於室中北墉下紒冪則棄尊冪

在堂上室中何得據應婢使下堂而使傳男子摩肩切時修幷於室中誦經不熟好下議論也後亦自改婦入贊

醴婦取脯義

士昏禮醴婦取脯腶出授人於門外注謂婦氏人是此賸外送婦者下有饋送者是也取脯注云親徹之也婦人是此賸外送之義婦初徹不應此時親徹之疑士冠禮醴冠者取脯見於母醮用酒冠者取脯見於母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男冠以脯遺母此女嫁亦以脯遺母授人於門外者明是授送者使以歸遺也禮有歸俎不歸俎者則取脯以歸此通禮也敖繼公說云授人於門外者變於男子之禮按燕禮大射儀賓取脯賜鍾人於門內以先薦俎時已出授從者以歸矣此重取薦脯故不又以歸燕禮云賓北面取俎以出下又云賓反入大射儀云賓諸公卿北面取俎遂出授從者於門外下又云賓揩公卿皆入門此則初取脯之事授人於門外者正男子之禮婦人同之敖言變於男子之禮蓋讀經不熟耳

士昏禮問名記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誰氏左傳宋元母名聚嘗自稱名齊景夫人名重耳女也於郭公稱名此非婚禮所當問故儀禮記注云雖氏者不必其主人之女謙也疏云恐假外人之女收養之婦人不以名行本不問女三月之名昏義正義則云問母之姓何氏也按曲禮云臨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然則士亦不名妻今娶婦未定在周禮不得先名之蓋古者夫妻皆名古帝后皆以名著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亦古禮之遺昏禮問名者本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爲誰氏則周禮也何以明之左傳有云先君之遺若而人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寡人之遺若而人姓則人所能辨不必問氏則所出不同如秦穆納女晉文史記謂之宗女則系出先

君其遺姑姊妹出於何人當知其氏故周人因古人問名之禮而問其氏注云不必其主人之女蓋知周時女子不以名著而求玉女者但貴主人之姓不敢定爲主人所生之女也疏言恐敢養外人之女則是無故詰齊之正義言問母姓何氏古人氏從姓出以父爲主若問母氏則當云誰氏之甥女問元禮太子納妃名主人曰臣某第幾女某氏出是正義從時之言然非士昏禮記本義也

關爲兄弟義

曾子問壻有喪致命女氏曰不得嘿爲兄弟注意女父母喪壻使人弔壻父母喪女之家使人弔者以未成兄弟也此致命不曰夫婦曰兄弟者嫌未成昏也周官大司徒本俗六曰聯兄弟注云聯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異姓男女非兄弟以兄弟之名聯之使爲夫婦此慶聘之道也春秋僖二十有五年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云其言來逆婦者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休學云宋魯之閒名結婚姻爲兄弟何意逆求俱當言女若曰爲兄弟也云爾今質言逆婦求婦者對姑之辭非對壻之辭當以兄弟爲辭不得連婦之故引宋魯閒名以成其義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亦同宋魯閒兄弟名亦據納采以後期見以前夫婦二人言之蓋士女夫婦兄弟婚姻俱有

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未娶則曰士既娶則曰夫未嫁則曰女既嫁則曰婦而古未成婦亦曰女詩葛屨新婦纕裳曰女手而笄爲新昏曰兄弟何也未成婦不可稱婦又不能直名之爲女新增稱主人又不可稱女曰賓故新昏夫婦之間稱爲兄弟此名以義起即禮也即正名也此外則各有正名不應相牽混雜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下即云婦之黨爲婚兄弟是又別申明正言之儀禮士喪禮所謂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者亦不質名兄弟宣公十年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穀梁傳云齊歸以爲兄弟反之注云婦之黨爲婚兄弟所謂由以爲兄弟也詩揚之水終鮮兄弟謂鄭昭公厲公同父兄弟集傳以爲夫婦引閟雅婚姻兄弟又引曾子問嗣爲兄弟實則三書兄弟三義不可同也儀禮喪服傳云何如則可謂

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士喪禮云親者襚庶兄弟襚親者大功以上則庶兄弟自小功以下至同姓宗族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注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春秋傳二十年部子公羊傳云朱儒不名兄弟辭也亦指同姓而大司徒本俗六戚云爾雅父之黨爲宗族母之黨爲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是爲舉一處百又聘禮記云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云同姓若婚姻舅甥有親者亦推廣言之孟子云不挾兄弟而友謂倚同父貴富而所者亦以爲親戚援繫夫婦至於從兄弟庶兄弟則同父言爲兄弟聯兄弟則夫婦至於從兄弟族兄弟庶兄弟婚兄弟姻兄弟外兄弟兄弟之女各有正名故不知外姻有兄弟名者非也惟郊此義凡經傳言兄弟者舍兄弟者忽亦改之爲夫婦爲外親則名不正言不順將使聽者滅焉

女弔壻駁議

禮曾子問云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壻使人弔壻之父母死女之家亦使人弔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有吉日之後始有此弔知者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謂壻非大故不入女門註言女子有宮亦由命士以上女母家男子不入女門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父子雖命士以上若父命士以上子尚未爲士亦從父宮蓄物力止能如此女在家從父不聞女亦別有門知其說非也許嫁後有吉日男女父母死猶不入其門備使人弔必女身死始爲大故其身重於其父母者未成昏則各親其親禮如是也女死壻齊衰弔者女死則無嫌入其門齊衰以示恩弔者弔女家人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裘除其所如僅在弔耳注請如其齊衰而推之以斬則應如其裘除古禮壻於女之父母禮簡壻弔女家可也女於壻之父母禮重又弔者弔生人女未議男面於其家人不能正名之何以爲弔女弱非能成弔禮其壻裳或纰弱女斬焉喪服他行弔月三月而後歸會不如死之爲愈矣鄭若雖大備其說不可用也或從而說之曰注言斬則非弔服粗不言壻死言夫死則當斬而不除是強合記與注爲一且又不與其除使經識如此非人情雖經亦不可用也

子思之母爲庶氏女檀弓上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檀弓下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云嫁母也姓庶氏以下正文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尚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夫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餘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資則經言庶氏之女如宋襄公母及杞叔姬均未改嫁也王安石經女字中誤作兩乳乃爲說云似嫁庶氏而鄭言母姓氏非也蓋安石以其兒婦雁氏於子零在時改嫁欲自比孔子因以其子比伯魚故言伯魚妻改嫁且質之以嫁庶氏證

成其事其妄如此宋人所謂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者皆有爲爲之元人陳澔無所爲乃亦依之作說云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則經文亡矣

姊妹義

爾雅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儀禮喪服傳云娣姒婦者弟長也注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義本雅訓知傳所云娣姒婦弟長也者謂姊弟長也古人解經皆如此疏云弟長也者二婦互稱年小爲弟假令弟妻年大稱姒兄妻年小亦稱娣也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不以爲姒叔向妻生子其嬝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是據婦年大小不以夫年爲大小衆說皆合又豫禮云婦人坐以夫之齒則爾雅所謂嫂婦與娣姒分別言之娣婦其位也姊姒其年也禮本人情必各遂之其義始備喪服傳弟長也弟一作娣其義則同敎猱公集說據之以改鄭云娣長也者釋婦爲

長婦也如此則爾雅不合且傳不應云娣姒也者舍姒不說是敎之妄由不知古傳文例又不讀爾雅方氏苞見其改鄭即大樂之且申之云疏與傳違亦乖注義注引爾雅亦與本經及左傳相反云殆皆由誤之言

君子子解

喪服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小功以慈加己也注云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言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今案梁書司馬筠傳所列云糟大夫以上其言未是亦不如鄭言謂父在汲此君子當屬母詩都人士云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如宋子齊國高求之者必爲嫡妻因以嫡妻爲君子故傳以君子子爲貴人之子言君子貴人也益慈母撫妾子則三年撫君子子則小功傳以君子爲貴人者周人常也左傳哀七年云鬻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貴人狀也國語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其民以王之姻親終不能爲晉民故出之亦以君子爲貴人也

古命於廟義

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周宣王命魯孝公於萬宮晉文公受命於武公之宮蓋孫之昭穆從祖與宮即宣王之宮武宮即文公之宮發命者於此受命者於此言始之終之存亡不忒君臣相與受命既固也其後晉成及悼皆朝於武宮則依文公故事取其得天若周悼王子朝敬王兄弟三人皆就莊宮已爲祧廟矣韓詩外傳言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司寇命之曰朱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以異邦貴商湯所從來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則追逸世閔又命詞非命地也王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祇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

敖繼公敘寫改變鄭義而語多陋謏少牢饋食主婦被錫衣侈袂所以甚別於士妻疑用鄭周禮追師注而其說不可通經下文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經欲甚抑士妻又甚尊大夫妻之贊者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被錫即髮髾鄭注通矣少牢饋食主人受嘏黍出宰夫以籩受商黍主人薦之納諸內敖云內謂籩中按特牲饋食禮主人出寫嘏於房祝以籩受是納於籩主人以歸於東房與主婦共之故特牲尸不嘏主婦而主人受嘏使宰夫將之以去隔絶倫常褻黍稷非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納嘏入也猶特牲也鄭注通矣有司徹案賓長其骨體儀也敖云骨體或儀尊者用體折皆但用儀儀者其脊若脇之骭歟下經言長兄弟之脊折脇一肩一則此非折而儀者惟有肩而已按經云兄弟先生之脊折脇一肩一其餘儀也儀黍也韓也虞不豕骨又無辨以儀爲肩其義爲失又祭統云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此何得虛之必不可通也檢鄭證之則云尊體盡儀度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皆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皆骨可用而用之尊者則用尊體皆

本而萬物不得騰躍鄭康成注閽市山澤帑餘之賦云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篡夫聖人仁政固征農矣仁政獨不宜授田課植農桑而不征歛農豈亦末作閉利常征之使反本循天理乘餘歛然則不征商弄仁政征商弄抑末也夫征商與征農其義一也

周鄭遂田制義

小司徒經土地井牧其田野以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注云此謂制都鄙也乘地制井田其法異於鄉遂重立國也立國出車以四起數周之大法鄉遂用貢都鄙用助鄭讀書熟故能分析言之俗儒讀書不能記得此失彼讀鄭注亦不熟偏指一二句論之遂以不狂爲狂按漢書刑法志古一同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大率三分去一鄉遂都邑之吠遂溝洫澮川占地即在其一之中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同制無緣合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田家三百畝此助制也遂人言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大司馬言賦地上地食三之二中地食半下地食三之一與遂人同此貢法也周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已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遂人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匠人言一耦有畛田首謂遂井間謂溝成閒謂洫同間謂澮達於川遂人十夫千畝長百畝即有溝匠人井九百畝長三十畝即有溝以此推之洫澮皆異遂人所治鄉遂公邑遂師所謂經牧貢法也匠人所治都鄙采邑小司徒所謂井牧助法也助法面以三貢法面以十采邑以井言則爲里爲夫三之屋不能爲十夫也非自成井形不能更用他法積算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制無不合者不識數矣

爲畝廣一尺路亦一尺去二尺也遂廣二尺徑容牛馬二尺去一丈也洫八尺塗容一軌四尺也溝廣四尺睘容大車六尺去一丈也洫八尺去十六尺也澮二尋道容二軌去三十二尺也田以六尺步計則畝積三千六百尺畝占千二百尺畝去三十二尺百畝九十九畝畝共積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尺面徑六百九十九尺田以八尺步計則畝積六千四百尺畝占千六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七十九萬八千四百尺面徑八百九十九尺步則畝於畝四分增一於地爲四分去一八尺步則畝於畝三分增一於地爲五分去一於地爲費其遂至澮則不啻也以遂人夫間遂十夫溝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言之方萬夫爲萬萬夫百萬畝中有十八澮三百二十四洫五千八百三十二溝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在川內百萬萬畝可食之田積三千九百七十六萬萬尺爲可食之田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萬尺爲可食之田積十六萬萬萬尺畝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萬尺爲可食之田積三十三萬三百八萬二千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費地四分之一此貢法六尺步法也勁法則溝洫澮加密費地益多鄭注小司徒云萬井以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謂不值溝洫者出泉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謂值洫澮旁者出人力不值洫澮旁者出泉爲丙外佃助非萬井中五千九百四井不出田租賦也賈疏誤解之馬騶繹史謂溝洫別在一處與田相遠鄭說誠爲不通且爲圖以著其非此之爲圖與陳祥道鄭樵皆不善爲圖也

遂人夫間廣二尺徑容牛馬二尺去一丈也洫入尺塗容一軌四尺也溝廣四尺睘容大車六尺去一丈也洫八尺去十六尺也澮二尋道容二軌去三十二尺也田以六尺步計則畝積三千六百尺畝占千二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四十七萬八千八百尺面徑六百九十九尺田以八尺步計則畝積六千四百尺畝占千六百尺百畝九十九畝畝畝共積七十九萬八千四百尺面徑八百九十九尺步則畝於畝四分增一於地爲四分去一八尺步則畝於畝三分增一於地爲五分去一於地爲費其遂至澮則不啻也以遂人夫間遂十夫溝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言之方萬夫爲萬萬夫百萬畝中有十八澮三百二十四洫五千八百三十二溝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在川內百萬萬畝可食之田積三千九百七十六萬萬尺爲可食之田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萬尺爲可食之田積十六萬萬萬尺畝積十一萬八千八百萬萬尺爲可食之田積三十三萬三百八萬二千八十六畝又四分畝之一費地四分之一此貢法六尺步法也勁法則溝洫澮加密費地益多鄭注小司徒云萬井以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謂不值溝洫者出泉二千三百四井治洫三千六百井治澮謂值洫澮旁者出人力不值洫澮旁者出泉爲丙外佃助非萬井中五千九百四井不出田租賦也賈疏誤解之馬騶繹史謂溝洫別在一處與田相遠鄭說誠爲不通且爲圖以著其非此之爲圖與陳祥道鄭樵皆不善爲圖也

王制東田名制解義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東田之名鄭王熊皇劉孔皆不悉王以爲兩東其畝之東秦謂之今東田者漢文帝時追濶以東河北燕趙及兩方舊井地武帝以後即無之史記秦本紀云商鞅開阡陌東地渡洛言開阡陌者改井田以二百四十步爲畝言東地渡洛則盡秦地井田皆改而六國仍以步百爲畝故謂之東田對秦田言之也東田之改在漢武帝時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末年詔曰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是畝二百四十步也桓寬鹽鐵論云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論作於昭帝時知制田指武帝也所以知武帝改是東田者西田是秦成制則漢而云一井一屋爲五頃明是積開商鞅未開之阡陌井田至是始盡合王制與秦本紀食貨志鹽鐵論之東田之義始見一井一屋之文亦見而文義隱故解者不知也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推之云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謂當者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畝積六十四萬東田步積四千九十六寸畝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寸鄭數合也以東田就王制推之則有古田東田秦田漢制田四者之異古周尺百二十五秦八尺步長千秦步畝百萬秦六國東田尺得周尺之八尺百秦即今步長八百秦步畝六十四萬秦百步畝畝六千四百萬秦秦用周尺六尺步步長七百五十秦步畝五十六萬二千五百秦二百四十步畝畝萬三千五百

百萬秦漢制田依東田步畝六十四萬秦二百四十步畝畝五千四百六十萬秦此其密率也魏書高允傳云古人言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爲田三萬七千頃蓋儒以東田與漢制田計之東田九百畝爲漢制田三百七十五畝若王制所謂古者田制九百畝當漢制田五百八十二畝三十五步有奇本當東田千四百六畝九步有奇也今戶部尺百四十八秦五尺步畝五十四萬七千六百秦二百四十步畝畝萬三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秦

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三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此博士數誤也鄭注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此不易之數周禮保氏鄭司農云九數一曰方田二曰粟米三曰差分四曰少廣五曰商功六曰均輸七曰方程八曰旁要九曰圜田又曰句股鄭玄注云多於經中五畝十七步一百六十九分步之一百五十七經算術於里數云當今一百二十三里不盡二十三步四寸觀經中廣一里二百六十二步一尺三寸八分其言不合經又不合鄭注深爲可怪唐人作正義亦不知何處見鄭注不合而自爲異端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古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百

十五步二十寸據鄭又謂正義里數不差田則古者百畝應當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又十分寸之四尤奇怪也詩應嗛云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十千維耦箋以周禮夫間之夫言之用貢法而夫則百畝謂萬夫當三十三里少半里積萬夫得田百萬畝以方之其爲貢法之數最顯也若以井田助法言則方三十三里少半里止積千八十九井又爲百畝者百九十九台之得千一百十一井又百畝除公田外止得八千八百八十九夫詩言駿私十千應方三十五里少半里始得助法千二百五十井爲十千夫也詩言終三十里周禮成十爲終毛亦以助法不合故訓終爲極其經蓋井十爲通成十爲終同十爲封皆不成方以九十四畝外有八六八六一七七六畸零之數通方九十四畝零終方九千四百八十

六畝零通三里四十八步零終三十一里百八十六步零封三百十六里六十八步零此假計其積冪其實井田通終封皆不能方也此二數均助法與詩十千不合鄭不用之以毛公先不用貢法下算而正義不究毛鄭宏指以井田助法爲之改鄭以貢法下算而正義不究毛鄭宏指以井田助法爲之布算此必不合者而亦以爲數合則其不知算也審矣此鄭學之所以不明也

門以外向爲門東爲左西爲右司士朝位在路門外東士虎士在路門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及大僕從者在路門左南面西上上者近中爲尊右以東上西爲右也左以西上東爲左也司士王還揖門左揖門右亦朝位東左西右也其以人言者士冠禮云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是門東也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儀云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亦門東爲門左也惟入門言左右則以入者內向左右言之康王之誥云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聘禮云大夫納賓賓入門左介私覿介入門左士介入門右公食大夫禮云賓入門左擯禮云侯氏入門而右有司徹云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則入門以西爲左東爲右古人於門所以不

言東西言左右者門有四出難正言如車右然北行則右在東東行則右在南故可言車左右不可言車東西也門既言左右則出者所謂左即入者所謂右東西正相反其鳴禮玉藻云公事自閫西私事自閫東明堂位云諸子之門門東諸男之門門西止以南門言之若東向西向北向則自有左右詩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以逆流視之水東流詩人西向望之泉源南爲左淇北則右也解者以南面定之言淇西南泉西北下流合處泉居東爲左非實事也左傳哀公二年由趙至戚云右河而南時閻州在河之東河北流則以東爲右人逆流而南則以西爲右門亦然南門以西爲右人入南門則以東爲右其義至明入南門以東爲右則出南門以東爲左義亦至明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閾右誤兼出言右者蹈於辭也注不舉其失以特牲注

已正言之而正義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益望文爲訓與他經皆違至陳祥道作禮書直云門以向內爲常其作禮書而不讀儀禮俗儒之常然人各有門聖人制作天下用之豈可有內向爲常之門乎此外展轉依附愈不可詰矣

閏月閏門左扉立於其中義
春官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注云路寢門言自南門外迎處路寢玉藻云閏月閏門左扉立於其中承上文聽朔於南門之外言之此王居明堂月朔禮也說文閏從王從門王皇通古皇有閏也非明堂月朔則無由閏門左扉立於其中凡閏月無中氣假閏五月則朔當夏至後望爲六月節故朔閏明堂太廟之東扉而敬西扉別此朔爲閏也望則閏明堂太廟門敬右个之東扉至六月朔則右个門敬以飾氣中氣全也不言東西者以通三時假閏二月則朔閏青陽太廟之北扉閏九月則閏總章右个之南扉故曰明堂禮也非明堂則無十二月門無取閏左扉此可明門左右名義知曲禮正義誤也

卷三

士喪禮主人拜賓旁三右旋入門放繼公儀禮集說云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既則右旋而入門嫌其由便故言右旋以明之按入門當北面由西面立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之疑檢鄭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鄭以東面立西右旋即是北面行入門旁三右旋連文也敖攻注由不辨左右旋以此篇及覲禮集說知之覲禮云侯氏升受玉使者左旋面立侯氏還璧鄭云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鄭以聘禮還玉及君不見大夫受禮明此使者授玉爲東面左還則南面而負房集說改云侯氏北面受之則使者當南面又云左旋者東面按南面則立於北東面則立於西自北行至西乃是右旋而云左旋者東面知敖說覲禮誤左爲右說士喪禮誤右爲左也左右之義唐以後說經者多誤蓋古人所謂左右皆就人與地各言之黃所謂右則主所謂左入所謂右則出所謂左其左右旋則依右折反者曰左旋依左折反者曰右旋由東而南而西而北曰右旋由北而西而南而東曰右旋天由子而丑寅卯曰左旋日月五星由角亢而氐房心曰右旋左傳襄二十七年晉軍在宋北曰吾左旋入於宋是由宋北而東南又西行入宋東門若右旋則襄十八年楚鍼師使勳之費滑胥靡獻于襄梁右回梅山使鄰東北至於蟲牢由今偃師東南行至禹州又北至梅山之西南乃循山之南右回而東又循山之東右回而北遂東北使至封邱也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右旋次於虢亦是溯洧水由北而西救鄭公惟求異鄭於古人正名亦改之則古書皆不可通亦其愚也史記漢與以來諸侯年表漢書諸侯

王表序並云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涉漸於海爲齊趙則南向莫國以東爲左司馬相如傳云齊右以湯谷爲界則北向該論以東爲右吳起傳云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北向言之案左河沸右太華對左垂門右大行淮陰侯傳云右投則漢勝左投則楚勝南向言之今龍安府有左擔山鄧艾修鑿棧道以通槽負今七里閘是也胡三省云南行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是專以南行爲名若北行則爲右擔路矣此明白易知者古言道路左右者惟王制云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則所謂右者西與北所謂左者東與南不以往來互異然亦不如散所云也今人說道曰左手過右手過乃是左折反右折反淮南地形訓云江入海左還北流右還東流似即俗義與古言左旋右旋正相反唐有南海寄歸內法傳云東夏學士古右手向內周之爲右

魏左手向內圍之爲左魏大德宏與亦當同取惑而義淨自載以向右爲右魏向左爲左滿則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說自西法者識各有意然必不可強之以說三代舊書也

特牲饋食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北面盥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注言洗在門內之東此門內之右即洗也鄭彙簞與洗東西相對故云象之槃簞在西云門右者所謂向外以出爲左右者也尸入門而西盥畢侍者執簞就之宗人授巾此西云入門左者所謂向內以入爲左右者也此經所謂左右以出入爲言之均在西階下以門言則謂之右以入門言則謂之左注義蓋互而殊云陳盥在門右爭尸又陳不執盥故簞巾等向門左簞之則外內出入不嫌者也曲禮由閫右正義謂門以向堂爲正於他經不通而本經尚可解特牲疏則本經亦不可解此唐人之誤出於意外者也朱李如圭集釋言尸盥在門右者據內向也亦不悟注意

升魚右首義

少牢饋食禮司士升魚腊肩右首進鰭此右首依食者左右言之也何以知不就載者言周人尚右魚以右胖在上右胖在上而進鰭則魚首當食者之右明矣凡禮食已進則以食者之左右言鄉射鄉飲酒云元酒在西鄉射云左元酒是設尊者之左也燕禮云左元酒以南爲上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以主人酌時西北面是南爲酌者之左也取對面言之設者酌者之左即受者之右與此文相發明敖繼公集說云右首以向載者言之如此則右首進鰭左胖在上於元妙之理無礙然非周制也凡行路執事之左右以人之所向者言之凡人物身體之左右各以其體言之田獵三殺所取禽之左右有一定者也獵之三殺不取而傷不取旁射踦毛惟自後逕射射者自右偏左禽中前禽之右而建左而詩車攻傳公羊何注所言禽之左右俱反此亦漢人之誤鄭所未糾正也

玉府王齋食玉義

周官玉府云掌共王之服玉王齋則共食玉注云玉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曰王齋則食玉屑太平御覽引吳普本草云玉泉一名玉屑神農岐伯雷公甘山海經西山經云崇山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享晉洪範云惟辟玉食臣無有玉食三輔黃圖云武帝銅槃玉杯承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是神農黃帝至夏至周至漢皆食玉也古人又食桂今疑古不食玉不食桂不得以今疑古西山經注引河圖玉版云少室山有白玉膏一服即仙抱朴子金丹篇云朱草汁如血以玉投之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名爲玉醴仙藥篇引玉經云玉可烏米酒地榆酒化之爲水煮葱漿消之爲飴又餌以爲屑雜器形者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而世事寢食不廢乃無疾病以爲粉當得瑩玉不可用已成之器反傷人也齊民要術亦引神仙服食經云地榆名玉札言化玉也蓋食玉之法如此襄邑縣志引博物志云破楊布雞五六合漿於東牆鮓中雞皆出走入水化爲玉此又化玉爲水之一證也抱朴子內篇引李子預傳云子預漢古人餐玉之法採訪藍田猶得若干斤雖器形者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而世事寢食不廢乃無疾病以無效者疑此子預陋言也食玉無禁世事寢食之說子預所以無效者犯已成器一也不知玉屑是玉泉而椎玉成屑二也古聖人乘衆仙效但餐水氣於養身有益亦不必定拒絕也

決遂之事周禮注引或說云決引弦臬也拾鏃扞也此漢人緣古制之言於經皆合引弦臬者所以開弓弦臬之仰槢矢今右巨指所著韘指或用櫟木棗木或用骨其中有沓以韋爲之持韘之韋體謂之極今謂之檗此決之事也轡扞者所以遂弦其名曰拾著之則曰遂以方韋爲之有紕繫於臂古遂掞方寬以韜繪飾之便引弓今之小韜蓋亦曰臂衣此其之事也鄭既引之而決極自爲說者由於士喪禮師說之誤聶崇義陳祥道至謂決爲象骨長形外倚出其半中窪如半月有繩以繫於右巨指外極爲連三管皮袋且以韜掌則又因鄭而更誤者按鄭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擴又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則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經二明不用也設決麗於擊自餘持之設捍乃連擊注云擊手後締中也餘大指本也決有韋蒨有弭弭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者以紐環大指本因沓其紐以橫帶貫紐結於擊表設握者以與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即儀禮圖雖書所本不悟鄭言斂尸設決縪指不勒聶陳於生人之射亦綪之則其謬也且鄭說亦不傳凡射之決必有沓鄉射大射諸記不言沓者不須言之獨公言極者極中也謂決中之沓以朱韋爲之三者適用增減公所以獨須言之者爲贊言之也小射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小射正奉決拾以筒小射正取決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筒受決拾經無決朱極三小射正取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筒受決拾經無

不用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擴又二明不用也設決麗於擊自餘持之設捍乃連擊注云擊手後締中也餘大指本也決有韋蒨有弭弭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者以紐環大指本因沓其紐以橫帶貫紐結於擊表設握者以與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即儀禮圖雖書所本不悟鄭言斂尸設決縪指不勒聶陳於生人之射亦綪之則其謬也且鄭說亦不傳凡射之決必有沓鄉射大射諸記不言沓者不須言之獨公言極者極中也謂決中之沓以朱韋爲之三者適用增減公所以獨須言之者爲贊言之也小射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小射正奉決拾以筒小射正取決拾贊設拾卒射小射正以筒受決拾經無

取朱極三奉朱極三贊設朱極三受朱極三之文則朱極三乃贊設決之事如小臣贊祖而公祖朱襦言袒則朱襦見小射正贊設決而朱極三言設決則以朱韋極之凡三也士喪體陳緤極二從決陳之用櫟用二者人生血氣周行皮肉筋骨相續以韋極之備三者增減以求其定尸則肉定以柔檡極之則指與決相附亦備二者意不忍言肉定故設決時亦不言設極鄭於設決注增言以韋沓之而於緤極二注云明不用使如所言韜指則尸手所設甚多於韜指獨何苦而不用也疏言以此二極與決爲蒨似亦悟注非也設決麗於擊者古文麗爲連連麗皆言附尸決更繫之人射之決不用橫帶繫也自餘持之者餘爲更設之餘飯之飯尸右手所握既夕記則言左手之設也設極者經前言握手尺二寸元是也乃連擊者拳尸手也如注言決在餘大指外是開弦以大指反挑之又放弦用食指將指無名指與大指反挑弦又不相應二三極小指不用其極二不知本意欲去何指此皆於事不便經亦不合尋周禮注鄭所引漢人或說爲雅比之

周制堂北楣以北中爲室有戶牖東西爲房大夫士則惟中室及東房即左房無西右房也其不依朱李加圭儀禮釋宮東房西室者謂雅釋宮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則室必在中士昏禮有室有房知是中室東房也鄉學堂有室有左房其西北爲明間州學下於鄉其堂無人居鄭注以爲榭即兩雅釋宮所謂無室曰榭是也但以燕禮卷有左房其中北西北皆明間蓋周人之制知此州學假夏后氏學名依世室宮繡堂下依序作屋以虞學士曰序字亦作豫亦作榭鄉射禮云布席于西序東上注云不言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以州學無室也大夫席於尊東注云與賓夾尊明賓席遵席皆直後楣下也注知爲州射者經於誘射言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今文作序又云

出於其位南適堂西今文作適序西鄉再言升自西階鉤楹又言庶中不言兒中明此經質言州學法今文師說知此故鄭目錄注言州鄉屬也州射即鄉射椎多少一室其實席則俱在室後楣下鄭並不言處實於西北牆下則室之有無不關禮節惟州學之堂本小於鄉故但鉤楹內堂由楹外舊淺深別耳但學祀圖云鄉庠有室四分去一以爲堂故淺州序無室則全得四分以爲堂故深不悟序故有左房亦其踈也敖繼公集說則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朱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今知大夫士無西房者下於君而體則似有西房者宋人或以是疑之按聘禮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此宴息之私館也曾子問云孔子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古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此之謂也此言行禮之公館也聘禮還玉賓負右房此言公館故有右房何以明之記云君不見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聘禮還玉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受負右房而立均爲代君受玉儀節同則必均在公所右房之爲公館無疑也以左傳言之魯衛鄭宋在晉各於大夫有所主舍三十一年鄭子產城晉館垣納車馬必非設所主大夫士家之垣也故知負右房行禮是公館其私館大夫士家無右房也

正主面解

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面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是也宋有鄭鍔者云不正其主面謂不正如君南面不背客謂亦不正鄉北與不朝不夕文合按正主面自是正向主君揖人云使萬民和悅面正王面亦言向王古文無建詁亦無款識可別要周禮五篇文義當同如鄭鍔言則揖人使萬民正如王南面矣知凡新義皆不如舊義也

羊車說

車人爲車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注云鄭司農曰羊車謂車羊門也按釋名云羊祥也祥善也善飾之車今檳車是也立人象人立也或曰謁門在前曰謁兩旁似門蓋古車自後登羊車則檳車自前登如今之輜車矣鄭康成則云羊善也若今定張車蔽長七尺疏云漢世定張車未知何用但知在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古以羊爲吉祥故宮中小車謂之羊車亦曰定張車也魏志注引支土傳劉楨事言太祖乘步輦車乘城晉書車服志云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輜伏菟箱漆畫輪飾青畫輿服志隋書禮儀志同謂羊車金漆輦車漢時以人輦之梁高僧傳云天監八年敕給銅三千斤見羊車傳詔是其時宮中所出之車俗皆謂之羊車又按北史解律金傳言詔金朝見聽乘步輿上殿是羊車以人步輦隋書禮儀志云隋駕鹵簿二十四鄭樵通志器服略二乃曰隋御童青衣乘之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小史乘之腰鼓亦指御者非言乘者杜佑通典禮二十四鄭樵通志器服亦爲誤釋名又有輦車羊車云各以所駕名之則小兒所有羊車非古之羊車宋史志云羊車駕牛及二小馬亦爲別製晉武帝宮中乘羊車文人不知羊車爲何等車胡貴嬪傳妄云宮人望幸爭以竹葉插戶鑿水灑地以引帝車又誣及宋文帝潘淑妃請羊嚼鹽置地不去邀帝住是不知羊車始末也

周人度數丈尺之外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有大常可據其七尺曰仞鄭康成以祭義仞有三尺知之宮高一雉築宮仞有三尺是仞七尺也說文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仞者仞臂一尋八尺許鄭不同者各有所師承應劭漢書注云五尺六寸曰仞則亦七尺也王制八尺步又六尺四寸步乃八折之此五尺六寸亦七尺之八數王肅作孔叢云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作書孔傳則言八尺曰仞意以爲倍言之是三說皆漢義惟王肅爲異稽明鄭世子樂書云祭義仞有三尺蓋丈一尺若謂仞七尺加三尺只言一丈豈不明白而反含糊言之理不通矣按言仞八尺亦自有本必謂祭義七尺爲不通則丈一尺亦明白而含糊言八尺又三尺豈非理同不通乎

月令非周書論

禮記月令爲周書第五十三盧學士文弨取其議刊月令爲月令解錢恭言禮記月令周世所造孫觀察星衍以其人在鄭前著論規鄭且曰謂月令非周書是爲疑經疑經則治以非聖無法之舉蔡文學德晉孝廉瑞辰皆輯章句爲申其義今推以爲月令非月令解經自有文呂不韋固恭蔡邕不是聖人可以非之且禮記自名記何害遭周爲界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日月俱起於斗牛之初是謂日月權輿此月令則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以初爲常周月解云既南至日月右遍而行月周天進一次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於十又二次終則復始此月令則云季冬日在婺女昏東壁中旦氐

中日躔於次月躔於紀星遍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其斯天行始終周月解起斗牛故周人以斗牛爲星紀爲十二次之始此月令季冬星遍於天則起營室室壁爲天門爲十二次之始相去四十五六度周月解月令解既同周制不容大悖豈得以此月令當周月令解古義起算二法粗不相涉晉書律歷志載巴謙云顓頊以今孟春正月爲上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廟營室又云漢作殷曆復以冬十一月冬至朔旦爲首弗復以正月朔旦爲節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此冬至立春二法也巴又云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舜舜從顓頊訖大慕曰虞夏之際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謂虞舜亦以立春起算而其實不然後漢改用四分詔云堯機鈐曰遹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順期立象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懸改憲今改

行四分以遷於說以順孔聖順孔聖書晉志引命歷序云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又云四分之一殷歷也是皆殷同用四分大衍誥志云漢夏之歷建正於孟春不言唐也然則顓頊漢夏正朔用寅以立春起算秦正朔用亥而置閏從之歷殷正朔用丑以冬至起算周魯正朔用子而置閏從之月令解與周月解用唐殷法此月令用顓頊漢夏法至明也劉洪云甲寅天元正月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已已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營室五度司馬彪論云漢與承秦初用乙卯不言承周周同唐起冬至秦同顓帝起立春月令於孟春言星辰之初於季冬言日月星辰數將幾終豈得謂即周書月令解使與周月解相謬蔡邕於熹平四年議奏云秦法用顓頊元用乙卯其

明堂月令論漢志注劉向別錄曰人元與漢天元乙卯正月已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宮室制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是邕亦言月令用顓頊法非周法又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書馬融尚見之依此月令即當分爲五處又此月令有中央土而月令解以四季名夏季與素問名長夏同知無中央土名又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即班志之古文月朔圀及見之此月令文例無處著之又周家尚赤此月令車旂衣飾五時五色不與周禮同時希成制作後以罪徙事不成至漢始全五時俗儒不知其因時希成制作之推衍穆公以後言周世所造所據夏

書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義始盛喜也尚書古文說禮說則俱不然馬鄭注書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晝正義引之月日春分之昏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禮仲春昏弧中正義又謂鄭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書仲夏星火禮仲夏星亢鄭志答孫叡云星火非謂心擧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火或作大誤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終月終故不同也見禮正義又云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蒼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又舉次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火中猶謂指心火也見詩箋三次俱在南方實惟仲月爲然書明言星鳥鄭說大火連三

次鄭說爲一方盡見明矣一方盡見而所謂中者必在正南晝今支說大傳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謹急救民事二說俱本考靈曜見正義鄭注月令云凡舉昏明中星者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也見宋書律志衡陽見淮南子謂之衡於漢爲巳位或作衡陽太嶽已也王應麟謂星中於未見困學紀聞以之說程譚夾鍾謂月令舉月初者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營室立春日也云尚書總舉一月者尚書云日中星鳥定非月初月中則該前後月初近前月中近後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何故昴中獨有參差王肅又謂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見書正義不悟季春朱鳥三次不能俱在南方月令季冬亦並不昴中尋鄭言四時中星一方盡見春則星鳥七宿夏則大火在三次中秋冬虛昴皆居七宿中實爲一方盡見云總舉一月則冬至前該大雪後盡小寒昴爲七宿之中冬至日短昏早昏時昴未至正南堯以天象大體言之謂星鳥昴月令以貿測故季冬猶未昴中此可以一方盡見之言反之也蔡差之義最富而獨窮於書禮中星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又僞爲已曉者而謏言之故推鄭義以明書禮中星如此又言天者所謂月朔望之外皆以節氣中氣言之周髀算經注引考靈曜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未中而星中璿璣玉衡中而星未中是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璿璣玉衡中而星未中是舒舒則日不及其度

月過其宿璿璣中而星中是周周則風雨時草木蕃庶百穀熟依其言月過宿不及宿中星以期望言之則與日在不應閒者漏洩緯或有虛傳而書遵正義謂日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可謂遜辭也已

食之者寡義

大學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注云是不務疾不尚而勉民以農也正義云生之者衆謂農桑多也食之者寡減省無用之費也爲之者疾百姓趣營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君上緩於營造費用也注意謂大利必歸農正義云後得毛詩故也毛言歸妾戴媽念先君莊公以歸道易勉莊姜坊記本兼言不偷死亡故引詩言以先君致孝遠毋畜所以爲孝者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正不偷死亡之謂記本不用毛詩四家不相牽引正義以解禮非也大全又非正義云戴媽思先君故以歸道勉莊姜也此等若明若昧之論作記者無由知之作禮正義者亦無由知之

以畜寡人義

坊記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偷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偷死而薄恩注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衍畜者孝也衍無禮于定姜定姜作詩言衍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注與毛不同正義云後得毛詩故也毛言歸妾戴媽念先君莊公以歸道易勉莊姜坊記本兼言不偷死亡故引詩言以先君致孝遠毋畜所以爲孝者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正不偷死亡之謂記本不用毛詩四家不相牽引正義以解禮非也大全又非正義云戴媽思先君故以歸道勉莊姜也此等若明若昧之論作記者無由知之作禮正義者亦無由知之

周官西漢無傳授義

隋書經籍志云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獻王購以千金不能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奏之按古事所傳多謂隋書經籍志爲唐初所撰欲仿漢志强求其書傳授不知周官在西漢無傳授也漢書河間王傳云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不言王奏之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出魯淹中與河間王所得古文禮同不言王所奏又書云古文尚書禮記出孔子壁中魯恭王得安國獻之與河間王所得古文尚書禮記同亦不言王所奏此皆漢志明文河間王何獨奏周官乎又案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書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則周官孝文時已在秘府以校竇公之書安得如經籍志河間王奏之貫疏言孝武時始出乎河間王自藏其書但與秘府所有者同不得以河間王爲周官傳授之始也藝文志云周官經六卷周官傳四卷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此新代事於漢無涉賈疏謂考工劉歆所足其言有本經籍志謂河間王合成之最無稽也周官至東漢始有傳授後漢書儒林董鈞傳云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康成賈逵傳云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然則自劉歆賈徹賈逵者一本也自杜子春者一本也自張恭祖者一本也檢鄭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鄭康成傳云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賈疏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少贛衆衛大仲師衆鄭大仲師賈景伯逵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二三君子可謂達雅廣覽者也又云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喜今讀而辨之經籍志云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授門疏云劉歆弟子惟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然則自劉歆賈徹賈逵者一本也自鄭興鄭衆馬融者一本也自杜子春者一本也自張恭祖者一本也檢鄭注引杜子春鄭司農及故書往往文字不同推之鄭所用者張恭祖本以本傳云受也故書者賈逵本以逵傳云徹從劉歆是秘書舊本也鄭司農杜子春均別題名則唐人謂杜受劉歆鄭

管氏三歸義

論語管氏有三歸集解苞云三姓女娶東周策云桓公宮中有女市女閭七百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說苑則云築三歸之臺自傷於民集注取其義毛奇齡極詆之說苑新序者雜記所不盡載載存其說故事多兩見佳書也北魏太祖以典郷典正義多遺失別撰新義三十篇則類書也會聚被書又極畢劉失皆爲不達說苑所以改三歸義爲聚書取三姓女則三內子當曰不知禮於三歸云不儉故存其異義非謂其必是也漢書地里志說管仲專三歸即不用其義韓非子外儲說云管仲言臣貧桓公使有三歸之家三歸者諸侯禮也論衡感類篇亦云三歸反坫諸侯禮也不同諸侯臺名三歸三姓女曰三歸者據左傳魯文公有二妃敬嬴齊桓公有元妃二妃鄭文公有夫人芈氏姜氏僖二十二年又娶于蘇曰三陳哀公有元妃二妃下妃則諸侯本具三妃禮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僖公二十年公羊傳云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故曰三宮諸侯之禮卿大夫士則一宮禮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也白虎通云卿大夫一妻二妻一妻則一宮喪服小記云妻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又云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是三人各居一宮一妻二媵也哀公十年左傳云衛太叔疾使人誘其初妻之娣嬖于孟而爲之一宮如二妻管子則三人者皆爲妻列女傳云衛君死弟立謂夫人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則有三庖古者夫家餘子受田懸殊立一妻則多一室家禮節之費桓公夫人三人有如夫人者六人管子有內子一人有如內子者二人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制推之管子家有三宮之費故論語曰焉得儉言其費三倍於人難欲儉而不可得也管子三宮以名近君諱之若爲前後三妻者以爲此三女歸於我也後人就其實則以三歸爲諸侯三宮之禮禮運云大夫具官非禮也是爲亂國論語亦但以官事不攝爲不儉則亦不得以三歸爲不知禮矣管子權修云地闢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賦斂厚也入觀云臺榭相望上下相怨也管子之法不輕用民力若妍色則與百姓同之故桓公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臣乘馬篇謙立扶臺而小匡篇言好包非惡之極則管仲實不築臺以傷於民或曰對有鹿臺之臺所以聚財古錢有歸貨山至數云散棧臺之錢於城陽鹿臺之布於海陰三歸者三臺錢如此則是聚斂非不儉正義不可易也

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此非張侯論蓋古論作問社主集解引
孔安國謂問社樹此師說失恉業社自有樹周官大司徒職云
邦國都鄙設社稷之壝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封人職
云設王社壝爲畿樹而封之白虎通云社所以有樹者使人望
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推其意以封國時所樹故曰表功植弓
云古之侵伐者不斬祀注云祀神位有屋樹者左傳云陳侯夢
木伐井堙是近神皆有樹不獨社然也說苑奉使篇楚使問齊
大樹以立國久朝社樹大故孟子譏時人徒以喬木爲故國其
子人間世云櫟無用則爲社淮南說林訓云倚人之鬼者過社
而搖其枝櫟非外備說說苑政理篇董云君亦見夫爲社者乎
樹木而望之皆其誼然社有樹此論語哀公不問樹也魯論語

本正作問主鄭通齊古學見繫傳序始以社主注魯論禮記正義引
白虎通云論語曰哀公問主又云亦不相襲宗廟之主知不問
社主釋文及初學記董引鄭云主田主謂社也知魯論無社字
鄭見古論有社字故通之春秋文二年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
於宰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員
處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張包周等董以爲啣主是古論問社
孔謂社樹魯論問主張張包周三說見上班固引白虎通何休文二年公
羊注杜預文二年左傳注皆以爲宗廟之主惟鄭合齊魯古說謂是社主
其說最通古者祭必設主小鬼神則棲之於樹社以句龍配之
者有主不應社神無主以周禮田主概之也單出取社主以行
小宗伯所謂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司馬所謂大師宜於社立社
主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定知社主非

君使臣以禮解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非儀也晉文叔齊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譏宿君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不圖其終爲遷於曹見昭五年左傳齊晏嬰爲其君言陳氏之事亦曰惟禮可以已之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禮者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見昭二十六年左傳晉文叔論晉昭公齊晏嬰告景公皆痛心疾首之言孔子事定公墮三都欲定其禮禮非恭敬退讓之謂孔子告景公欲其君君臣臣若使定公承昭出之後慕蘇退之儀是君不君矣天地間容有迂議然非孔子之言也

徹足用義

論語一書孔鄭供有注何晏剛削採撮之使無一義全者甚可惜也哀公言年饑用不足用者布縷之征力役之征民有食而後能輸賦役有若請留民食以裕國用蓋徹者米粟之征言徹則年饑之民庶能足食君孰與不足用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亦言民足食則賦役之用供故爲豐財之禮荒政移在使民得食君卿從無年饑不足食之事惟必欲取二則民散賦缺不足用耳大司徒荒政十二曰薄征故有若於饑年言徹足用此籌國老謀至計蓋用非來粟也徹非賦後也明乎此而有若忠愛之意始見注義見前魏晉以後不薄字義不知用是何物乃爲君民一體無剩無羣之言一若哀公迫於谷荒而有若引他語以拒之者

鄭聲解

論語云放鄭聲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樂記謂鄭音好濫淫志慆音促速煩志此或得傳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衛聲則鄭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白虎通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釋名說新鄭言之白虎通說故鄭言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封雅言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書和言先王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布和平今其聲鄭則奠定專一沈下滯重

樂記所謂新樂進俯進俯嘽諧以濫淫溺而不止乃不變不成不清五降後之淫聲狄成濫溢而民淫亂正奠下之謂鄭從奠聲奠亦義也鄭重乃主定慎重之義申之則謂鄭重爲煩煩之意也

孟子然誠有百姓者哉

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以羊易牛百姓以王爲愛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趙注云亦誠有百姓所言者非指鄭國釋名釋州國云鄭町也白虎通其地多平町町然也白虎云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釋名說新鄭言之白虎通說故孟子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王此言異之也愛之必不相應也今按鄭封雅言之雅正也鄭從奠下也定也重也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春秋昭二十年傳所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昭元年傳書和言先王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布和平今其聲鄭則奠定專一沈下滯重如霸之人相謂曰說皆如此其辨也獨如霸之人野人心以後說爲辨可爲法乃獨有如霸者子貢之不辨亦深異之誠有鄭獨如霸之人然誠有百姓者三語辭氣同也然則王曰然矣何云異之案公孫丑篇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烏知其不可也其云然亦異之也孟子曰然王曰然二語辭氣同也此文孟子謂王無異之牛羊皆當不忍王言我非愛其財也而易之以羊則宜百姓謂我愛我非愛其財爲一句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以我爲愛也一句蓋言易之以羊則有害於不忍至此始以百姓爲宜而不異之知然誠有百姓者之爲異之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蓋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而謂爲文王堲道而朱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皆仿舜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爲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持素脈篇第一

肺手太陰脈一之一

靈樞經脈云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

案脈下動脈也靈樞本輸謂之天府寸口動脈也素問離合真邪論云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本輸云動而不居是此脈也

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

散入於魚際

靈樞經別云手太陰之正別入淵液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大腸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

靈樞衛氣云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腕內動也

大腸手陽明脈一之二

靈樞經脈云大腸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間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臏前廉上肩出髑骨之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

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下入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

右之左上挾鼻孔

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起於五指間上合於中去腕三寸別入

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

其別者入耳合於宗脈

案此宗脈有正名靈樞口問云目者宗脈之所聚也耳者宗脈之所聚也胃中空則宗脈虛而下溜宗脈者謂宗氣營氣之胃肺脈

靈樞經別云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臑乳別於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陽明

靈樞衛氣云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也

胃足陽明脈一之三

靈樞經脈云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頞中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上入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

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

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

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

其支者起於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

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

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

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

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咽喉

經別云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於心

上循咽出於口上額顱還繫目系合於陽明

靈樞寒熱病云胃陽明有入頗偏齒者名曰大迎有灸刺入於

面者名曰懸顱口對入繫目本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
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
案論又云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
死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則胃又別候乳下此云絡肺
肺脈入寸上魚五藏別論云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胃者六
府大源氣口亦太陰也五藏六府氣味出於胃變見於氣口
故胃又候於尺附上右外胃別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經
脈云太陰過於外踝之上無所隨分在膀胱附陽氣見衛陽
故胃又候衛陽豐隆之別自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咽喉動輸
云胃氣入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
腦出額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並下人迎此胃氣別走陽

明脈者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胃又候人迎傷寒論序
云觀今之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
按尋其表才有趺陽更不及人迎遂使粗工立訣人迎在手
左寸才秀之難非可歎乎
靈樞衛氣云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顱頭顱也
案厲兌次指端
脾足太陰脈一之四
靈樞經脈云脾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
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
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
其支者復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
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手
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
循小指之內出其端
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於心中

頰舌本屬目系

靈樞經別云手少陰之正別入於淵腋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

靈樞衛氣云本在鋭眥之端標在背腧也

案心背胸五椎也道藏隱十一十金方論膏肓腧穴以爲即膏之上肓之下秦緩拙不能求得此穴又隋書許智藏傳素王俊夢疾入靈府避智藏靈府亦此也

小腸手太陽脈一之六

靈樞經脈云小腸手太陽之脈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

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鋭眥却入耳中

其支者別頰上頗抵鼻至目內眥斜絡於顴

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

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

靈樞經別云手太陽之正指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

靈樞四時氣云小腸連睪系屬於脊

靈樞衛氣云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

案命門之上一寸謂斜絡於類當是下一寸也

膀胱足太陽脈一之七

靈樞經脈云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顛

其支者從顛至耳上角

其直者從顛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抵要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

案蘇敬龍川志異言治平中名醫陳驗說三焦形如膀胱又見石守道墳徐遵言齊僧鞏巧相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還往觀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是三焦也陳言三因方亦因之今核其脈乃膀胱直脈且與經脈所言三焦之脈全不符合何得謂是三焦而以脂膜如手大爲三焦形其粗工之言

其支者從腘內左右別下貫臀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腘中以下貫腨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之外側

案太陽經素問刺要痛論又謂之解脈又謂之衝絡之脈又謂之會陰之脈又謂之直腸之脈

足太陽之別名曰飛揚去踝七寸別走少陰

靈樞經別云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散之腎循膂當心入散

直者從膂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

靈樞衛氣云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

案寒熱病云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

知此命門爲目矣

腎足少陰脈附命門督脈任脈衝脈胞脈踹脈帶脈維脈

脈一之八

靈樞經脈云腎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邪趨足心出於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

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

案本輸云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謂此直脈入連皆屬也變風
言入連者所以別本經素問刺要痛論謂之冒陽之脈
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
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
其別者並經上走於心包下外貫要脊
案腎經支絡心別走心包以腎交心故曰相火若心脈絡腎
心包絡脈走腎則相火矣俗工有右腎命門相火之說腎脈
屬腎絡膀胱之外又貫肝膈入肺絡心走心包經別獨脊皆
足獨發何緣知右腎不相火非命門乎
靈樞經別云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
四椎出屬帶脈
直者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太陽

靈樞衛氣云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脈也
案腎背腧十四椎也

附命門

靈樞背腧云腎腧在十四焦之間
素問刺禁云七節之旁中有小心
案腎當十四椎下十四椎爲命門自下數之則當七節爲腎
刺禁言腎藏近命門也難經八難云生氣之原十二經之根
本謂腎間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
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寸口脈平
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然則命門之氣不應診三十六難
云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
三十九難云其左爲腎右爲命門故言藏有六三焦不關於

五藏故言府有五則新出名義五行大義引河圖云所心出
左脾肺出右腎與命門並出尺部此漢魏史局增益緯文晉
人王叔和脈經和之謂右命門而平尺振分別男女云尺脈
左偏大爲男右偏大爲女何緣女爲男下男爲水女爲相火
乎是知命門爲腎所居脈則兩尺皆腎無所謂左水右相火
也

附督脈

素問氣府論云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項中央二髮際後中
八面中三大椎以下以至尻尾及旁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
節奇椎法也
素問骨空論云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
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至少陰
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

案此云合少陰屬腎則督脈亦腎脈也論又云督脈生病治
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六節藏象論云腎充在骨則
此云治在骨者謂毛際橫骨卽少腹以下骨中央其兩旁氣
衝也齊下營者三焦陰交穴亦三焦應腎之證
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顛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
內俠脊抵要中入循膂絡腎
案此一脈與膀胱經同行但不屬膀胱耳
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
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
下中央
案王氷注素問云男子脈直上者自尻上循脊裏至於鼻蓂

爲皇甫謐所紿

靈樞本輸云頸中央之脈督脈也

靈樞經脈云督脈之別名曰長强夾脊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脊

靈樞衛生會云督氣行支者上(循)額下項循脊入氣是督脈也

案甲乙言督脈起下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

素問氣府論云衝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挾臍上至咽喉中央二周中骨

循額至鼻柱又檢難經止言入腦於腦其循額至鼻柱疑是皇甫謐故增此語

案督脈屬腎合腎脈胱俞見三焦穴會肝脈其應診則附

腎

附任脈

素甲乙言督脈起下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屬於腦

起橫骨中央循腹上行至咽喉中任脈者起於

腹至氣衝非由氣衝上行詳求經義起於氣衝並少陰之經

是一句言腎脈之下行者是衝脈也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

是一句言衝脈爲腹脈法合任脈也則難經爲專改古籍脈

經言衝脈者起於關元循腹裏直上至咽喉中任脈者起於

胞門于戶夾臍行至胸中亦違古法

靈樞逆順肥瘦云衝脈者其上者出於頭頸滲諸陽以灌諸精

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衝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

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

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

案此證骨空論少陰之義

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出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

靈樞動輸云衝脈者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衝循陰

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

足下

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

素問水熱穴論云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

太衝

案以上證骨空論起氣街並少陰之衝脈所以附腎也

靈樞海論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其腧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

案巨虛之在三里下足外廉其上廉大腸下廉小腸

靈樞五音五味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

案衝與督任皆兼腹背衝脈爲血海故素問上古天眞論云女子二七任脈通太衝脈盛故有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故無子

附胞脈

靈樞五音五味云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

素問評熱病論云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

案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

素問奇病論云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

案素問示從容論云胞脬脫皆人之所生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癃尿血胞痺不通腰脊不可以俛仰丈夫癪疝女子陰門腫痛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

論云督腦骨脈髓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泄命曰奇恒之府明胞在膀胱外西洋人身圖說子宮在膀胱直腸之間形如膀胱而多兩角其言

案素問示從容論云胞脬脫皆人之所生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癃尿血胞痺不通腰脊不可以俛仰丈夫癪疝女子陰門腫痛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

於膀胱則不得云胞即膀胱亦不得云即心包素問五藏別論云六腑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天氣通於肺五藏六腑皆受氣其清者上注於肺循喉嚨而走空竅其濁者下注於胞循下竅而出

論云督腦骨脈髓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泄命曰奇恒之府明胞在膀胱外西洋

而象於地故藏而不泄命曰奇恒之府明胞在膀胱外西洋人身圖說子宮在膀胱直腸之間形如膀胱而多兩角其言

人身圖說子宮在膀胱直腸之間形如膀胱而多兩角其言

筋絡由脊背下合於四時氣靈樞四時氣云小腸連睾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蓋卽腎脈之連睾系者而因以連小腸

於脊貫肝肺絡心系蓋卽腎脈之連睾系者而因以連小腸

膀胱衝任肝心肺及舌本女曰胞脈男曰胞精亦曰小腸以

女子有身始有胞胞成則腎督任衝屬之其非有身者及男子皆有其脈自連舌本之脾脈下貫肺心肝又合腎脈聚五藏之氣連小腸應膀胱兩太陽女散之腹男屬工睾其脈不

能獨行分托於諸經故奇病論謂之胞之絡脈

所謂絡脈必行絕道而出入言出入經脈間也

故無子

附踹脈

案甲乙經穴論云陰陽蹻四穴

技陰蹻足內踝下照海穴陽蹻足外踝下申脈穴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起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在左刺右右刺左法不及陰蹻可推知之

靈樞脈度云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

案此言陰蹻爲腎之別其脈附腎也

靈樞脈度云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谷之後上內踝之上直

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

案此言陽蹻爲膀胱之別其脈合腎也云太陽陽蹻者太陽下行此脈上行故曰蹻猶少陰上行衝脈下行故曰衝陰蹻

下行此脈上行故曰蹻猶少陰上行衝脈下行故曰衝陰蹻

頗少陰亦曰蹻者由陽蹻名也此文又云氣並相還則滿目不合還皆謂左右相注靈樞寒熱病云腸胃病者

氣不合則目不合還皆謂左右相注靈樞寒熱病云腸胃病者

與陰陽蹻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此陽蹻入頗之後

失其支也又案難經云陽蹻起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陰蹻起跟中循內踝上行至咽喉交貫衝脈謂陽至耳陰至腦

中與古法不合又云陽急陰緩則脈度所言男數陽女數陰當數爲經不當數爲絡非謂脈之緩急相應

附帶脈

靈樞經別云足少陰別當十四額出屬帶脈

素問痿論云衝脈與陽明會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衝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

靈樞癲狂云脈脈而絡不滿者灸帶脈于要相去三寸

素少陰別出屬帶脈則亦胃脈也難經云帶脈起於季脇迴身一周素問骨空論云脇絡季脇引少腹刺要痛云少腹控脇其絡脈也

附維脈

素問刺要痛論云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

素難經云陽維陰維者維絡於身陽維起於諸陽會陰維起於諸陰會不能相維則悵然失志不能自收持令求維道穴

問脈要精微論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膈中則心與心包自分兩候而中藏經脈經以心心包同一候豈明十二經之義者

乎

其支者循肩中出肩下臑三寸上抵臑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

素本輸言心行間使其道在兩筋間三寸之中有過則至寒則鬱及二維所以束寒脈而二維又應膀胱與腎診耳

遇則止此與脾脈平不可見同一義以知脾胃二脈同居心下也左傳曰病在肓之下心包亦二脈同居脈書止取一脈錯誤也

手心主脈平不可見同一義以知脾胃二脈同居心

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於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於心包絡

靈樞經別云手心主之正別下淵液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

靈樞衛氣云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腹下下三寸也

三焦手少陽脈附營衛三焦府一之十

靈樞經脈云三焦手少陽之脈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頥

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於頰至目銳眥

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起於五指間上合手中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胸中合心主

靈樞經別云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頷入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胸中

癸巳類稿　卷四　十六

靈樞本輸云三焦者足少陰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

案邪氣藏府病形言此陽脈之別入於內屬于府者故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也其所以爲足少陰太陽之所將者本輸言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今求三焦脈不屬腎惟足少陰經支者絡心其別上走心包下而三焦之經則絡心包以此爲足少陰所將府

案衛氣晝行陽者謂六府陽脈從膀胱起亦足少陰合也夜行陰者謂陰藏不應脈

靈樞營氣云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足跗上注

附營衛

靈樞營衛生會云人受氣於穀五藏六府皆以受氣清者爲營

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脾從脾注心中㊀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頤內眥上頭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脅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耑門

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懷是督脈也絡腎器上過毛中入齊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

靈樞五十營云經脈上下前後左右二十八脈十六丈二尺人呼脈再動行三寸吸脈再動行三寸呼吸定息㊀脈行六十二百七十息行十六丈二尺周於身水下二刻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

靈樞脈度云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合三丈手六陰從手至胸長三尺五寸合二丈一尺足六陽從足至頭長八尺合四丈八尺足六陰從足至胸長六尺五寸合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長四尺五寸合九尺都合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

靈樞根結云持其脈口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

案依計合前後左右氣一周者至頭六至手六至足七周者至頭二至手二至足三周背膜一古人於

此猶有未宣之隱且脈曲行㊀㊁㊂㊃計也脈度根結之言

難入持氣口中采於此廣異聞焉

靈樞衛氣行云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平旦陽氣出於目目張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小指端

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足小指次指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手小指間

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

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手大指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爲一周

靈樞水脹論及論疾診尺俱言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狀是知卧時陽氣奇分不盡留目窠中新起上行未舒故腫也

客濕不能入營故從衛氣薄居下焦不通之證

陰受氣其始入於陰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於腎爲一周

夜二十五周

人卧起有早宴奇分不盡故也

靈樞脹論云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而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㊀㊁㊂㊃序五藏乃化

靈樞歲露論云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

案營氣爲寸口脈衛氣乃人迎脈衛氣行言六陽自頭而下

則此文爲說人迎脈

附三焦府

靈樞營衛生會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

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

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陰陽一周五十

靈樞營衛生會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度而復會於手太陰

靈樞癰疽云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

靈樞營衛生會云中焦者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

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

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

靈樞癰疽云中焦出氣如露上注溪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

化而赤爲血血和則採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于經

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里

靈樞經脈云膽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鋭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

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

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鋭眥後

其支者別鋭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頗下加頰車下頸合缺

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

中

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脇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

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

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

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指爪甲

出三毛

葉少陽經刺要痛論謂之同陰之脈又謂之肉里之脈

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
靈樞經別云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於厥陰
別者入季脇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
頷中散於面繫目系台少陽於外眥
靈樞衛氣云本在衰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

衆筋陰足大指端也

肝足厥陰脈附十二經筋一之十二

靈樞經脈云肝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
踝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腘內廉循陰股入
毛中繞陰器抵少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循喉嚨之
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
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
其支者從巔下頸合鎖中以下循胸裏
靈樞經別云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於少陽與其別
者俱行
靈樞衛氣云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

衆行間足大指間肝腧在九權

附十二經筋

靈樞經脈云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也
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
素問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於筋
素問痿論云陽明主濡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者也衝脈

與陽明會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衝
靈樞經筋云足太陽（膀胱）之筋起於足小指上結於踝邪上結于
膕其下循足外側結於踵上循跟結于膕其別者結於腦外上
頭中內廉與膕中並上結于髀上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
舌本其直者結于枕骨上頭下顏結於鼻其支者爲目上綱下
結於頰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
盆上結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上出於柱
足少陽（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於膝
外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髀其前結伏兎上其後結於尻
其直者上乘脇季脇上走腋前廉繫於膺乳結于缺盆直者上
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顛上下走頷上結
於頰支者結于目眥爲外維

衆脇當脇脈故曰乘少腹上脈也

足陽明（胃）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
膝外廉直上結于髀樞上循髀陽脊其直者上循骭結於伏兎
其支者結於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兎上結于髀聚于
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頸上挾口合於頰下結于鼻上
合於太陽太陽爲目上綱陽明爲目下綱其支者從頰結于耳
前（結下疑有脫誤）
足太陰（脾）之筋起大指端內側上結於內踝其直者絡膝內輔
骨上循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結於臍循腹裏結於肋散
於胸中其內者著於脊

足少陰（腎）之筋起小指之下並太陰邪走內踝下結於踵合太
陽上結內輔下並太陰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挾膂上至

項結於枕骨與太陽合

足厥陰肝之筋起大指上上結內踝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下上

循陰股結陰器絡諸筋

手太陽肘之筋起小指之上結於腕循臂內廉結於肘內銳骨

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於腋下其支者後走腋後廉繞肩胛

循頸出足太陽前結于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

下結於頷上屬目外眥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頷

結於角

案足太陽本誤作走太陽其本支者十八字乃少陽繫舌本

下之支誤傳於此

手少陽之筋起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循臂結於肘繞臑外

廉上肩走頸合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

循耳前屬目外眥上屬手太陽之筋

案雜經四十五難外一筋直兩乳間乃手少陰之筋也非此

手少陽筋

手陽明太陽之筋起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循臂結於肘外上臑

結於髃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

於頰直者上出太陽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頷

案筋變出此有上右角交顛下左頷之筋文脫

手太陰肘之筋起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行寸口外側

上循臂結肘中上臑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髃上結缺盆

下結胸裏散貫賁合賁下抵季脅

手心主厥陰之筋起中指與太陰並行結于肘內廉上臂陰結腋

下下散前後挾脅其支者入腋徹胸中結於賁

十二經脈名義略例一之十四

靈樞經水云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死

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

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

多氣血與其皆少氣血皆有大數

案此文奇異古亦有奇術史記扁鵲列傳言中庶子曰方者

曰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醪灑鑱石撟引案撟一撥見病

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搦髓腦揲盲爪膜

湔洗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鬼神莫之扁鵲乃鑱血脈投毒藥副

精易形鬼神避之扁鵲鑱血脈投毒藥副字疑衍魏

華佗傳則言飲麻沸散近世所謂麻藥言飲之則麻木不仁

傳云病結積在內者飲散須臾如醉死因破取病若在腸中

便斷腸涌洗雖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一月之間平復有一士大夫不快佗爲破腹傳注引佗別傳云有人病廱中半切痛十餘日中翳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也刳腹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傳創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後漢書傳略同此則剖治生人者此經言剖視死人則多氣少氣必不可視仍是度量切循得之求之古亦有之列子仲尼篇云文摯命醜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望之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史記扁鵲列傳云長桑君與扁鵲藥使飲以上池水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治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其藥太古所傳又西京雜記云戚夫人死高祖令劉緡之刳其腹以觀腸胃五藏悉然無破是古時尺九寸人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破是古時有見藏府之事凡明堂圖爲仁衛唐語林云太宗問醫方見人肉治癘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宋史呼延贊傳云其子病贊刲股爲羹進之初不知是人肉治癘之初是漢信人肉治癘之說說苑思不爲人害新唐書孝友傳云陳藏器作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癘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宋史呼延贊傳云其子病贊刲股爲羹進之初不知是人肉治癘之初是漢信人肉治癘之說夫人肉治癘不近情理乃使慈孝刳行陷於悖暴是奇說往往博聞見後錄云無爲軍醫張濟善用針得決於異人云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舊錄龍山志略陳言三因條一方董云有二舉子言齊大儀舉丐相食有一人皮肉堇而骨脈全因得見三焦脈此皆妄言張濟自得明堂圖謬言自視得之人相食則肉盡夾經絡脈皆附肉乃云肉盡脈全是不知脈等是謂脈

靈樞脈度云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素問玉眞要大論云陰陽之三氣有多少異用也陽明何謂也兩陽合明也厥陰何也兩陰交盡也靈樞逆順肥瘦云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靈樞經別云足太陽足少陰此爲一合足少陽足厥陰此爲二合也足陽明足太陰此爲三合也手太陽手少陰此爲四合也手少陽手心主此爲五合也手陽明手太陰此爲六合也靈樞脈度云氣之不從無所行也故陰脈則營其藏陽脈則營其府

靈樞陰陽清濁云受穀者濁受氣者清諸陽皆濁也手太陽獨受陽之濁諸陰皆清也足太陰獨受陰之濁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澁

案足少陽獨受陽之清此偏舉手太陽獨受陽之濁

素問陰陽類論云三陽爲經二陽爲緯一陽爲游部此知五藏終始三陰爲表二陰爲裏一陰至絕作時期却具合以正其理三陽爲父二陽爲母二陰爲雌一陰爲獨使

靈樞經別云十二經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粗之所易上之所難也

案漢書藝文志云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病爲劇以死爲生

持素持篇第二

天府乳下候二之一

靈樞本輸云肺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

靈樞營衛生會云上焦走腋循太陰之分與營俱行陰陽

案以上腋下候通十二經爲宗氣脈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胃之大絡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

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結兩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乳之下

其動應衣宗氣泄也

案以上乳下候胃與營俱行陰陽亦通十二經爲宗氣脈

氣口候二之二

靈樞經脈云經脈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

素問經脈別論云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陽者氣

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真藏也見則爲敗敗必死也所謂

陽者胃腕之謂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

靈樞脈論云脈之應於寸口者陰爲藏陽爲府

素問調經論云五藏五脈耳十二經脈何以合之五藏者故稽

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

六府與爲表裏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處而調之

知死生之期候熟陰陽無與衆謀

案以上言人迎候也扶突以下皆動脈獨候人迎者衛氣行

言別者皆合頸脈注足陽明經脈言足陽明之別合諸經之

氣絡咽喉故主名人迎也四時氣言氣口候陰人迎候陽蓋

脈篇言寸口主中人迎主外總脈言人迎大六陽盛寸口大

六陰盛終始篇言脈口大泄陰人迎大泄陽六節藏象論言

人迎四盛爲格寸口四盛爲關人迎寸口俱盛爲關格終始

篇言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盛寸口營氣人迎衛氣有餘關

相乘之道而俱盛飢衰者則察氣爲之主論疾診尺言人病寸口人迎脈大小浮沈等者雖已則俱勝俱衰其病深也人迎胃氣與寸口胃氣其平脈正相反病能論言胃脈沈細則然者病其應上不至五寸薄之不應者死

案手足上去踝五寸手內廉太淵也足內踝三陰交也脈陰相應者皆可推而知神而明之卽不候人迎亦可於寸口得其情要之古法具在不當昧於名義檢宋史龐安時傳云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寸寬猶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沈分四溫於傷寒此爲鵲開其端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據安時此言以得人迎爲劍獲而脈經脈法贊云肝心出左脾肺出右左主司官右主司府左爲人迎右爲氣口人迎脈亦不知何以謂之脈經矣

三部九候二之四

素問三部九候云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以候頭角之氣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以候口齒之氣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以候耳目之氣中部天手太陰也以候肺中部地手陽明也以候㊀中之氣中部人手少陰也以候心下部天足厥陰也以候肝下部地足少陰也以候腎下部人足太陰也以候脾胃之氣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

案中部天卽氣口地合谷在大指次指岐骨間人神門在掌後銳骨端陽泉物理綸云名醫達脈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所謂合而成人也下部天五里陰股當毛際下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二寸陷中地太衝內踝後跟骨上陷中人巽門在五里下

多黑則痹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

素問經絡論云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

醫黑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

靈樞經脈云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鋒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脈

案右分七條六言動脈候絡則色候也周官疾醫云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生死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注言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厥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也然營氣貫行十二經及督脈十三脈者皆氣至寸口故此爲大其部居若靈樞脈度兼任脈言之義蓋別有發明則此前以候前下竟下者有其部位診法不傳也素問六節藏象論不數心包者專就藏府言之靈樞邪客言少陰無腧心藏堅固邪客之則心傷神去而死諸邪在心者皆在心包絡

▲一寸口脈動者人迎也人迎者足陽明大迎也在頸動脈俠結喉旁各一寸寸口脈動者手太陰寸口也在手腕後陽溪之前大指本節後一寸陷中動脈為寸口人迎寸口俱動者謂人迎寸口脈俱動也

氣口應候二之八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內以候腹中

案季脇者章門後當十四椎腎脈出屬帶脈帶脈絡督脈也腹中者下焦右後大腸左前小腸胱也○靈樞漫抄言自高骨下至切寸脈指盡處得寸爲寸則自切尺脈指盡處得尺爲尺○手掌後高骨即手太陽腕骨○手掌後陷中即手太陽陽谷○手掌後兩筋間即手太陽養老○手掌後骨下即手太陽小海○手掌後骨下即手太陽支正○手掌後骨下即手太陽小海○手掌後骨下即手太陽支正○手掌後骨下即手太陽小海○手掌後骨下即手太陽支正

上至中指端爲尺盡更委之動脈爲寸口

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

案兩者靈樞經背腧五藏五陰腧數高爲六陰則高者厥陰心包及中焦膻

上附上右外以候膈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鬲中

案胸中者上焦膻中者靈樞脈論云心主之宮城也素問氣穴論云胸中有二俞名曰氣府

鬱秘典論謂藏府以鬲中名心主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要股膝脛足中事也

案前後上下就經脈所屬藏府分內言

案氣口本候五藏素問徵四失論云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是也然營氣貫行十二經及督脈十三脈者皆氣至寸口故此爲大其部居若靈樞脈度兼任脈言之義蓋別有發明則此前以候前下竟下者有其部位診法不傳也素問六節藏象論不數心包者專就藏府言之靈樞邪客言少陰無腧心藏堅固邪客之則心傷神去而死諸邪在心者皆在心包絡

外經病藏不病其脈出入曲折行之疾徐皆如心主脈行蓋專言本輸俞腧而者皆與診脈無涉若脈則邪客明言外邪病經脈又各指心心包之證脈書不明其旨中藏經以心脈爲心主脈經改邪客外經病爲經府病以手心主脈當手少陰皆非也胃居外者以脾善者不可見後人改脾於外亦非也兩尺內以候腹中張介賓謂左大腸右小腸其分之亦無所據而方以智通雅謂右尺心包三焦又從命門之說而變之江永河洛精蘊謂腎肝同候先天八卦巽坎二七同宮說出陳摶開朔之河圖則戴謂之談可耳以言脈者多非賢故

申素問本義質之言性理者

持氣口二之九

靈樞終始云所謂平人者不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

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本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爲病人平息以調之爲法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曰病風滑曰病酒濇曰病消曰病風濇曰痹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疎乍數曰死

靈樞根結云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寸之短長乍數乍疎也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其脈絕不來若人一呼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

靈樞經脈云脈之卒然盛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不動則燔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

素問三部九候云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病其脈遲者病獨寒者病獨熱者病獨陷下者病

素問方盛衰論云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故陰顛陽脫不具診無常行持雌失雄衆陰附陽不知並合診故不明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診法當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善爲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

素問方盛衰論云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故之於經年壯刖求之於藏

素問三部九候云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病其脈遲者病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從容之謂也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刖求之於藏

靈樞四時氣云視其目色一其形聽其動靜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其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形氣相得色澤以孚脈從四時脈弱以滑命曰易治形氣相失色天不澤脈實以堅脈逆四時爲不可治必察四時而明告之

素問方盛衰論云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診合故之

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病取虛實之要

案以上言持法逆順陰陽其道盡矣尤在知病人新齋之病及所處藥苦而後診之則得其要東坡志林云脈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而大實有羸形士大夫多秘所患以求診以驗醫之能否使察病於其漠之中此世之通患而莫之悟也生平求醫必先盡告以所患而後求診故雖中醫治之常愈吾求病愈而已豈以困醫爲事哉

素問標本病傳云病有標本治其本乃治其他病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閒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甚者稱行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察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形不足者温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素問至眞要大論云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平也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

素問至眞要大論云補上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

靈樞終始云少氣者不補尺寸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泄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

素問至眞要大論云苦者從之從者反治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可使必已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不治也逆之則傷肝夏三月此謂蕃秀使志無怒使氣得泄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三月此謂容平使志安寧收斂神氣使秋

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三月此謂閉藏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無泄皮膚使氣亟奪蟄蟲之道也逆之則傷腎

靈樞終始云春氣在皮膚秋氣在於分肉冬氣在筋骨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春氣在頭夏氣在藏秋氣在肺冬氣在四支

靈樞寒熱病云春取皮膚夏取肌肉秋取筋脈冬取骨髓

素問水熱穴論云春經脈常深夏陽氣留溢熱盡分腠內至於經秋陰氣初勝濕氣及體冬陰氣堅盛巨陽伏沈陽脈乃去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東解氷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

金匱玉函經二注補正　卷五　十二

夏者經絡皆盛肉溢肌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

靈樞論疾診尺云重陰必陽重陽必陰冬傷於寒春生瘧熱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痎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案周官疾醫春有病首疾夏痒疥疾秋瘧寒疾冬嗽上氣疾與此不同春秋昭二十年傳云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言由前年夏疥伏瘕至此年瘧猶未已傳文云疥梁元帝作痎謂二日一發之瘧非則爲有熱瘧顏氏家訓謂病是痎以俗儁病瘧寒變瘧爲肌說以疥爲瘧則合靈樞然旦疥而瘧周官左傳二經相符亦共傳自應作疥也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持脈有道虛靜爲寶春日浮如魚之游在波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心主夏手少陰太陽主治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肺主秋手太陰陽明主治腎主冬足少陰太陽主治

靈樞禁服云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

素問方盛衰論云春夏歸陽爲生歸秋冬爲死反之則歸秋冬爲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曰難已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麤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沈濇者命曰逆四時未有藏形於春夏而脈沈濇秋冬而脈浮大名曰逆四時也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此謂四塞沈甚而病弦甚而病濇甚而病數甚而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見而去曰病未見而不去曰病反者死

靈樞師傳云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靈樞順氣一日分爲四時云以一日分爲四時朝則爲春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爲夏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日大爲秋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爲冬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其時有反者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

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

五藏應持二之十一

素問刺禁論云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治於裏脾爲之使胃爲之市爲肖之上中有夾母七節之旁中有小心從之有福先之有咎

靈樞順氣一日分爲四時云肝爲牡藏心爲牡藏脾爲牝藏肺爲牝藏腎爲牝藏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背爲陽腹爲陰藏者爲陰府者爲陽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陽中之陽心也陽中之陰肺也陰中之陽肝也陰中之陰腎也陰中之陽肝也陰中之至陰脾也

靈樞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

醫已類稿　卷五　十三

靈樞九宮八風云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心主汗肝主淚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

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心者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肺者其華在毛其充在皮腎者其華在髮其充在骨肝者其華在爪其充在筋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其華在口四白其充在肌

靈樞脈度云肺氣通於鼻心氣通於舌肝氣通於目腎氣通於耳脾氣通於口

素問金匱真言論云開竅於日藏精於肝開竅於耳藏精於心開竅於口藏精於脾開竅於鼻藏精於肺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

案淮南精神訓言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與此異未知孰是

范鎮東齋紀事云杜祁翁五藏圖其所剖驗目者則肝缺漏知素問言是已淮南又言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畜古尚書說月令孟春正義引異義云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蓋以月令五時所祭言之今文說則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醫家用之

靈樞九宮八風云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

素問經脈別論云夜行則肺出腎病肺壅恐喘出肝宮脾驚恐喘出肺傷心跌仆喘出腎與骨飲食汗出胃驚汗出心持重遠行汗出腎疾走恐懼汗出肝搖體勞苦汗出脾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

靈樞百病始生云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

素問刺禁論云心動爲噫肝動爲語肺動爲欬腎動爲嚏欠脾動爲哀悲肝動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心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脾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肺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寒勝熱辛傷皮毛苦勝辛腎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

案肺金燥此用心行腎水寒此不用土濕勝用燥金勝之至真要大論作清勝風寒勝熱勝濕寒勝火熱勝燥熱勝寒靈樞五味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靈樞九鍼論云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名曰五裁

案靈樞二義藏畏所受克又不宜多苑當行之味

素問宣明五氣論云辛走氣鹹走血苦走骨甘走肉酸走筋無多食

案此與靈樞九鍼血骨異層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甘緩之肝欲散辛散之補之酸泄之心苦緩酸收之心欲耎鹹耎之補之甘泄之脾苦濕苦燥之脾欲緩甘緩之補之苦泄之肺苦氣上逆苦泄之肺欲收酸收之補之辛泄之腎苦燥辛潤之腎欲堅苦堅之補之鹹泄之肝宜甘心宜酸肺宜苦脾宜鹹腎宜辛

案此運行治也肺苦氣上逆應是鹹泄之

靈樞師傳云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骭骨有餘以候髑骨肝者欲知堅固視目小大脾者視舌好惡胃者視耳好惡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肩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

素問玉機頂藏論云風寒客於人弗治病入舍於肺發欬上氣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脇痛出食弗治肝傳之脾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弗治脾傳之腎少腹寃熱而痛出白弗治腎傳之心筋脈相引而急弗治十日死心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傳不以次令人有大病矣

素問玉版要論云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則曰從從則

藏豈所生乎亦誤矣

胃氣真藏脈應持二之十二

靈樞海論云胃者水穀之海衝脈十二經之海膻中為氣海腦為髓海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手太陰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為而至於手太陰也

靈樞終始云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脈弱以滑是有胃氣也脈堅以實謂之逆甚

素問宣明五氣論云五脈之象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藏之脈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藏眞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氣爲本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

素問玉機眞藏論云春脈如弦春脈者肝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巓疾其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脅胠滿其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如按琴瑟弦

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眞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氣爲本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死心脈來前曲後倨如操帶鉤曰心死

素問玉機眞藏論云夏脈如鉤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其氣來盛去此爲不及病在中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爲不及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爲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爲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眞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耎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藏眞潰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鷄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爲本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死脾脈來急益勁堅如鳥之喙如鳥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

素問玉機眞藏論云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眞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藏眞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也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爲本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

素問玉機眞藏論云秋脈如浮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反此者病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旁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爲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眞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藏眞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

為本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堅曰腎病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

素問玉機眞藏論云冬脈如營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太過則令人解体腎脈病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肋中滿脅中痛少腹滿小便變眞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眞藏見皆死

素問玉機眞藏論云諸眞藏脈見者皆死不治也邪氣勝者病氣衰也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眞藏之氣獨

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眞藏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脈不往胃氣者肝而弦腎而石也

按五脈太過不及脈病俱應所謂微妙在脈古人無隱乎爾也脈書知有胃氣不能推求但求逆化以證爲脈始有粉盆名目不悟氣與證有應實者有應虛者有應在表者非脈名也脈氣自脈氣蓋自證互求爲治不可并之

運氣不應持二之十三

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天地之變無㊀脈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此爲逢辰運化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

此在天六氣之五左傳昭元年醫和言天有陰陽風雨晦明六氣降爲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正義引左氏先儒言

雨爲木風爲土晦爲木明爲火陽爲金陰氣屬天合於此則陰爲相火陽爲燥風爲濕雨爲風晦爲寒明爲熱先師所傳各以明義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

素天符司天化與主運合歲直者干運支行合三合者司天主運歲支行合

素問至眞要大論云北政之歲少陰在淵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淵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

素問刺法論云升降不前氣交有變木欲升天莊室之火欲升

天蓬室之土欲升天英室之水欲升天內室之木欲降地晶室之火欲降地元室之土欲降地蒼室之金欲降地形室之水欲降地皇室之冰井缺

附表

甲土乙金丙水丁木戊火己土庚金辛水壬木癸火

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北

治室司天左間欲升右間欲降 在泉室治 年

熱 天衝少陰厥陰 少陽陽明太陽 地皐燥

濕 蓬 太陰少陽 丑未 晶 寒

扶 英 少陽陽明太陽 寅申 太陰少陰厥陰 元 風

燥 內 陽明太陽 少陽 卯酉 蓬 少陰太陽厥陰 蒼 熱

寒 柱 太陽厥陰陽明 辰戌 少陰太陰 元 濕

風 蓬 厥陰少陰太陽 巳亥 太陰少陽陽明 形 契

正月節三陽月 五六月節七八月節九十月節十二月節

靈樞經筋病

正 足之三陽 五 手之六陽 七 足之三陰 八 手之九陰 十 足之三陽 十二 手之六陰

素問至眞要大論云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脈從而病反者脈至而然諸陰之反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衆問至眞要大論云六氣往復上下所主隨其收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

靈樞陰陽繫日月云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主

乙亥乙巳 北右尺　庚寅庚申 北右寸

丙子丙午 北尺　丙子歲直　辛酉辛卯 北寸

丁丑丁未 北左尺　壬辰壬戌 北左寸

戊寅戊申 北右寸　癸巳癸亥 北右尺

靈樞九鍼論演治天忌日

左足 應立春 戊寅己丑日　左脅 春分 乙卯日

膺喉首頭 夏至 丙午日　右手 立秋 戊申己未日

右足 立冬 戊戌己亥日　要尻下竅 冬至 壬子日　右脅 秋分 辛酉日

六府高下三藏應中州之所在百病處

甲 拳 乙 丙 掌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左

靈樞陰陽繫日月人氣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

素問五運行大論云五氣各主歲土主甲己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 主治天元紀文 論統與上見也

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損人天殃氣變邪氣失正絕人長命化不可代時不可違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

業應持者就其應持之不應持者就其不應持之至貴要大論所言六脈之至與胃氣藏氣不應與經脈亦不應但五運所在一年十二經脈氣偏倚於此又每年尺寸有一部不應尤持者所當知此與平人氣象論之人迎三陽脈用久不明

故爲詳分列之

氣血形色陰陽脈名持法雖比略例二之十四

靈樞順逆肥瘦云肥人血濇以濇氣滿以遲瘦人血清氣滑以疾肥於氣易損於血常人端正敦厚者血氣和調壯士重則氣滑血湧勁則氣滑血清婁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

靈樞通天云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太陽之人多陽而無陰少陽之人多陽少陰陰陽和平之人氣和血調

靈樞五音五味云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

靈樞血絡論云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清濇靈樞骨度云視其經脈之在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沈者多氣也

靈樞口問云百病始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
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
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夫脈者血之府也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
則煩心大則病進上盛則氣高下盛則氣賁代則氣衰細則氣
少濇則心痛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弦絕
死
素問調經論云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
去之是故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有者爲實無者
爲虛氣并則氣血血并則無氣今氣血相失故爲虛焉將之與
孫脈俱輸於經血與氣并則爲實焉陽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
以成

靈樞根結云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形氣有餘病氣不
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形氣有餘病
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當泄其邪
靈樞壽夭剛柔云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病而形
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
素問刺志論云氣實形實氣虛形虛穀入氣滿淖泽注灑病氣
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氣盛身寒謂之傷寒氣虛
身熱謂之傷暑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氣實者熱也氣虛者
寒也
素問方盛衰論云形勝氣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
餘形氣不足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腎多青脈曰肌脫血安卧脈盛謂之脫血頸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秋冬爲逆春夏爲從經虛絡滿者尺熱滿寸口寒濇也春夏死秋冬生脈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生冬夏死脈浮而滿身有熱死其形盡滿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從則生手足溫也逆則死手足寒也乳子病熱脈懸小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腸澼膿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身不熱脈不懸絕者脈滑大生懸濇死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呼吸六至而躁尺熱曰病濕尺不熱脈滑曰病風濇曰痺

靈樞五禁云著痺不移關肉破身熱脈偏絕淫而奪形身熱色白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是逆也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尺脈緩濇謂之解体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寒脈細謂之後泄脈尺蠱常熱者謂之熱中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陰勝則陽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

素問奇病論云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所謂瘇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陽勝身熱喘麤汗不出濇乾腹滿死陰勝身寒汗出慄厥腹滿死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爭氣九竅不通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陽不相謂病名曰關格

靈樞終始云滿陽爲外格滿陰爲內關俱盛四倍以上爲關格

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溢於中五藏內傷

靈樞脈度云邪在府則陽脈不和氣留之陽氣太盛陰脈不利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盛陽不能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

素問格以寸口人迎合診知之後脈書不知人迎乃別造關格之義

素問陰陽別論云故一陽曰鉤故一陰曰毛故陽勝極曰弦故陽絕而至曰石陰陽相過曰溜

素問病能論云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堅也搏者大也

素問調經論云陰氣上逆則下虛陽氣下消走之故曰實陰氣下消則脈虛空寒氣重滿則血涇氣去故曰虛厲　以上逆濕氣去血凝泣脈澀謂之血虛

疑涇脈盛大以濇

素問玉脈論云孤脈爲消氣孤爲逆

素問陰陽別論云脈有陰陽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運者爲陰數者爲陽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

素問陰陽類論云三陽者太陽也至手太陰而弦浮而不沈決以度察以心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沈急不鼓更至以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陰至肺其氣歸勝胕外連脾胃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鉤而滑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

手陰陽先至爲主後至爲客

案此言三陰太陰也二陰少陰也一陰厥陰也三陽三陰與至手太陰氣口候外候內之部分也以上所引氣血形色陽脈名略爲備矣史記倉公列傳言陽虛實帝扁鵲脈書以五色診病及藥論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其治病所引有脈法曰及扁鵲論曰診法曰脈法奇咳言曰又教人以經脈奇絡腧氣案法藥法神齊湯法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及五藏氣心氣膀胱氣肺氣風氣脾氣皆氣其脈之應有長弦代和湯來數疾去難不一盛大順清小交沈浮堅緊平鼓參擊案卑弱搏來難動躁奇不周散其部分有右口太陰脈口經絡弦出左口循其尺案刺處其支奇偉合之內經知三代前書非卽後人醫案其持法雜比略例舉其

案同病能論云有病厥者診右脈沈而緊左脈浮而遲冬診之右脈固當沈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關脈腎爲之病故腎爲要痛之病也

案同奇病論云有癰者人迎躁盛太陰脈微細如髮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

案古人止五脈沈緊浮遲躁盛微細乃許論之名歸之五脈大數近於某則曰頗於某

素問病能論云人病胃脘癰者當診胃脈其脈當沈細沈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

案此言右關外候沈細則人迎必盛盛亙推之與奇病論人迎盛太陰微細同

素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嘔惡腹滿時驚不嗜卧此何藏之發也脈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數驟頻悅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

案此以脈合證言之匿病不告腎則先帝亦將以爲三藏矣

素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四支解惰喘欬血泄愚以爲傷肺切脈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用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按物比類化之冥冥

循上及下何必守經今夫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絡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亂而無常四支解惰是脾病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爲使真藏壞決經脈旁絕五藏漏泄不能則喘此二者不相類也

案此亦以證爲主以脈合之二火心肺三水下三焦也逆調論則一水爲腎二火爲心肝與此毋與循上及下何必守經言手足太陰一也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胃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

持素證篇第三

手太陰經肺藏脈證三之一

靈樞本神云肺藏氣氣舍魄虛則鼻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喜樂無極則傷魄狂意不存皮革焦毛悴色天死於夏

靈樞經脈云手太陰之脈是動則病咳逆胸脹滿彭彭而喘欬缺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舞此為悖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胃痛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實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於皮毛者也故氣

不榮則皮毛焦津液去皮節爪枯毛折毛先死丙篤丁死手太陰之別曰列缺其病實則手銳骨掌熱虛則欠欬小便遺數

靈樞邪客云肺有邪其氣留於兩肘

靈樞五邪云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於肩背

素問刺要論云肺動則秋病溫瘧淅淅然寒慄

素問風論云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差暮甚診在眉上其色白

素問刺熱論云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肺熱病者右頰先赤

素問痿論云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肺者藏

之長也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葉焦也肺熱者色白而毛敗

素問痺論云肺痺煩滿喘而嘔

靈樞脹論云肺脹者虛滿而喘欬

素問欬論云肺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

素問瘧論云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不外泄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熱而不寒消爍肌肉日瘦瘧

素問刺瘧云肺瘧令人心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

素問厥論云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肺病下餔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踹腨足皆病甚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

素問示從容論云夫倒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蹇喘鼻張真藏壞決經脈旁絕五藏俱消不治則嘔

素問氣厥論云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心移熱於肺傳為膈消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肺病喘欬病傳脾支滿痛身重體痛腹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肺病者喘息鼻張

素問大奇論云肺滿滿即為腫肺壅喘而兩胠滿脈泡搏為肺痈

素問病能論云肺氣大脈大則不得偃臥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其耎而散者當病嗽汗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胃中喘而虛名曰肺痹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肺脈急甚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要背胃鼻息肉不通發甚多汗微發瘖瘖備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脛腫微大肺痹引胃背起惡日光小甚泄微小消瘅甚息賁賁胃齊息賁脈積名在右脅下上氣徹清上下出血肺及大腸潰甚嘔血微憎寒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痰善欠顏黑

素問水熱穴論云腎至陰肺太陰也其本在腎其末在脣皆積水也故水病腎爲耐腫肺爲逆不得臥相輸俱受水氣所留

靈樞寒熱病云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陰汗甚止之於陽陽汗甚止之於陰

手陽明經大腸府脈證三之二

靈樞經脈云手陽明之脈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口乾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手陽明之別曰偏歷實則齲齒虛則齒寒痹隔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大腸病腹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泄當齊而痛不能久立魚際絡血

靈樞脹論云大腸脹腸滿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泄不化

素問厥論云手陽明厥逆發喉痹咳腫痤

素問欬論云大腸欬狀欬而遺矢

素問氣厥論云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虛瘕爲沈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足陽明之經令人鼽衄上齒寒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胃病面熱腹塡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膈咽不通食飲不下

素問厥論云厥氣與陽明入胃人肥熱中目黃人瘦寒中泣出胃氣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塡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

素問熱論云傷寒二日陽明受之身熱目痛鼻乾不得臥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其病雨感於寒者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

案俗工以張機傷寒卒病論文辭不能諧俗乃視爲隱與同道相訊輒曰某人遇傷寒大證即不得下手實則已亦不知傷寒爲何等病也傷寒即溫病亦曰黃病往往傳人其干時

令者曰疫俗亦謂之瘟言有惡神主之高僧傳云宋元嘉四年都信遇傷寒病無人取看即瘟疫儒傳梁也韓詩外傳庶子好方者言上古醫曰第父以芫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中古醫曰踰跗扁木爲腦芷草爲鼈吹竅定腸死者復生謂治傷寒厥也靈樞方以大劑治之可云精敏承學以爲小小風寒沈困者不悟張君處方之源遂沒其意今采素問脈證各入其經中合

他證於各經觀之義無隱矣

靈樞師傳云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齊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齊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放者當病食癉

素問厥要精微論云診得胃脈而愈實則脹虛則泄風成爲寒熱瘧成爲消中厥成爲癰疾久風爲泠泄脈風成爲癘

案癰即鶴神病癘即大麻風及洋瘡瘍均以治胃爲急素問風論云癘者熱附氣不清鼻柱壞色敗皮膚瘍潰風寒客脈不去所謂風氣與太陽俱入脈絡肌肉憤膚而有瘍由太陽達面部牽連十二經及胸腹藏府也古人不喜正言之故謂之惡疾神仙感遇傳云崔言得疾眉髮自落鼻梁崩肌膚得癘如狩皆目爲惡疾不可救有異人教以皂莢刺燒灰大黃九蒸九曬爲末以大黃湯調服之鬚髮自生此今方書先用九龍丸攻下之意又按酉陽雜俎云北齊李庶無鬚博陵崔諶謂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遠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栽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謂之應卽指言事然則言疾愈鬚髮生而眉竟落矣

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

素問刺瘧云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

唐高僧傳云齊武平時梁州薛河寺僧遠爲性疎謎不修細

行好逐流蕩歌譙爲任眼邊有鳥黑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是落眉卽癘如洋懺爲流蕩疾也周庾信鄭偉墓誌云消渴連年屢有相如之患迄於大漸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對藥分關神明李杜侍醫更無方伎銘云梧桐茂苑楊柳倡家千金迴雪百日流霞揭零倏忽悽愴榮華河陽古樹金谷殘花亦此疾也若淚漁隱叢話云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愴感慚愧轉加困劇而凳東坡先有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梁之謔其事不見劉攽傳而檢東坡志林有一條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風疾者口不能言死生之爭有甚於刀鋸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爲訣死而已此復何異乎酒色之娛而已必係劉事元豐應作元祐攽兄敞亦知永興軍惑官妓得驚眩疾但時猶謂之風未有

洋懺名明嘉靖時汪道貫贈王穉登詩云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萊菔翳爲花其名楊梅以形象言之也蜀檮杌云潘炕斐美妾解愁遂風恙成疾癸辛雜識亦言閭俗過癩墜耳塌鼻斷手足而班謂卽大風疾是其疾亦由男女誤合東坡志林引左傳女陽物又言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故淫者不爲蠱則爲風皆風熱生濕展轉不已深可懼也又按文選辨命論注引韓詩云茉苡傷夫有惡疾也薛君云茉苡澤泄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爾雅云茉苜馬舄爲今車前草而薛君云澤泄皆利濕藥詩言有惡疾又言人道不通又言采茉苜非今之洋懺而復何惡疾也哉唐王燾外臺秘要引素女經云七傷之情不可思第六之忌新息沐浴頭身髮濕舉重作事流汗如雨以合

陰陽風冷必傷少腹急痛要脊疼強四肢酸疼五藏防響上攻頭面或生漏瘡云出古今錄驗二十五卷中所云四肢酸疼上攻頭面其證皆合隋巢元方諸病源候〇十四花癤候云風濕客於皮膚與血氣相搏其肉突出外如花開狀〇十五反花瘡候云初生如飯粒破則血出生惡肉有根肉出反散如花諸惡瘡久不瘥者亦然又頭面身體諸瘡諸久瘡皆云〇熱外虛風濕所乘初生如皰隨瘡隨發又諸惡瘡候云風熱挾濕毒之氣浸淫瘡候云風熱發於風膚無名瘡候云如惡瘡或瘥或劇風熱搏於血氣所生所云惡瘡久不瘥直洋懺也唐孫思邈千金寶要方云交合畢蒸熱得氣以菖蒲末白梁粉敷令燥則濕瘡不生又云治陰惡瘡以蜜煎甘草末塗之則專指肝經癰疽瘡魚口便毒宋寶漢卿瘡瘍全書言名楊梅瘡與瘋大同生面上形如鼓釘生毛髮者如棉花生兩陰尻臀筋骨上者如紫蒲萄生乳癰者卽濕爛楊梅其如魚脬中多白水者爲天泡多由肝脾腎風濕熱之毒田男女房室傳染時珍言正德間楊梅瘡始盛又云來自嶺表故又名廣瘡其時始立專門治法萬歷時王肯堂外科證治準繩言由肝腎濕熱所致天啟時張介賓景岳全書言衝脈所感西洋人身圖說正面全身言小腹下橫骨爲發便毒之所凡與女人汗穢者交構骨受熱乃內動發便毒及棉花楊梅等瘡或受寒熱亦成此證實則素問風與太陽入脈論爲盡其

理太陽連督脈貫十二經膀胱壞胃熏肺衝士不深求且不
讀古書不知楊梅當作洋獶實卽風癩也其方藥用土茯苓
乾荷葉李時珍謂七茯苓卽東山經萊草（萊山）莫應作中山經敲經
山藥草古書多教人服松脂茯苓慈菅仁抱樸子言上黨趙
瞿癩垂死服松脂滝水燕談錄言齊州僧晉明風疾眉髮落
百骸腐潰異人教服松根類參長三五寸味苦者其於風癩
尤有威驗然神仙服食者多居山澤雲霧中故主利濕藥息
土之民非有濕疾不當服食也

素問大奇論云胃厥沈鼓滿閉外鼓大衝偏枯男子發左女子
發右不喑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喑三歲起年不滿二十
者三歲死
素問痿論云岐痿者獨取陽明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
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
與陽明合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
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弛帶脈不引故足
痿不用也

足太陰經脾藏脈證三之四

靈樞本神云脾藏營營舍意慮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
脹經溲不利憂愁不解則傷意四支不舉毛悴色天死於春
靈樞經脈云足太陰之脈是動則病舌本强食則嘔胃脘痛腹
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言能大便與下氣則快然而減身體皆重是主
身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
泄水閉黃疸不能臥强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足太陰氣
絕則脈不榮肌肉唇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輭肉萎

素問厥論云太陰之厥腹滿嘔吐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
卧太陰厥逆煩悶善嘔心痛引腹
素問刺要痛云散脈令人要痛而熱熱甚生煩要下如有横脈
居其中甚則遺溲
素問刺瘧云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
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胃滅也）
素問刺瘧云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腹中鳴鳴已汗出
素問刺論云脾脈急甚爲癉腹滿引脊背甚則不可以動動
則欬劇
素問示從容論云四肢解惰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水氣并腸
胃也直逆者脈急直無所行也
素問奇病論云脾癉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內熱中滿氣上騰
▼腹無
▼無他病
癸巳類稿　卷六　十二
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除氣也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脾病日昳慧日出甚下脩脩脾欲緩脾病
者身重善飢肉萎足不收行善癉腳下痛虛則腹滿腸鳴飧泄
食不化
素問示從容論云脾虛令人體重煩冤脾虛字似脫宜從容得
之

手少陰經心藏脈證三之五

素問氣厥論云胃移寒於脾雍雕少氣門移熱於脾傳爲虛腸
辟不治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脾病身體重病傳脹少腹要有痛脹疲
者胎筋痛小便閉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脾病者脣黃
素問大奇論云脾脈外鼓沈爲腸澼久白已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太陰有餘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濕
則病風痓濕則病積心腹時痛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脾脈搏堅以長其色黃當病少氣其實而
散色不澤者當病骨脹腹若水狀也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
氣名曰厥痓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脾脈急甚爲癉腹中善鳴急腸中食飲入而
還出後沃沫便不（續甚疾厥後寒風痿四支不用心慧然若無
病大甚擊仆徹大痓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外痓氣應作痓氣
此一證非兩證也腹中論此亦曰伏梁與心積名同上實爲
逆乃腹脹也難經五十六難脾病曰痓氣其名正出於此
小甚寒熱徹小消癉消甚渴癉徹消蟲薑蜻蛚酒甚腸癉應是
徹滿內實多下膿血

手少陰經心藏脈證三之五

靈樞本神云心藏脈脈舍神虛則悲實則笑不休悵惕思慮則
傷神神傷則魂魄散志意喪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
靈樞經脈云手少陰之脈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
肺脈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
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血不流髮色不澤面黑卻落榮血先死
壬篤癸死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目運志先死運一日半死矣
手少陰之別曰通里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
靈樞邪客云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
靈樞五邪云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
素問刺要論云心動則夏病心痛
素問風論云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嘻赤色病甚則言

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

素問刺熱云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悗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心熱病者顏先赤

素問痿論云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生脈痿枢折挈脈衰而不任地也悲哀大甚則胞絡絕腸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脈痿心熱者色赤而脈溢

素問痺論云心痺脈不通煩悶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嘔乾善噦厥氣上則恐

靈樞厥論云心脈煩心短氣臥不安

素問厥論云手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靈樞論疾診尺云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

卷六　四

素問刺瘧云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心脈急甚悲瘧微急心痛引背食不下飧甚狂笑微緩伏梁在心下上下行心積名時噦血大甚大如臂時噦血也

嘔吐微大心痹引胸善噫微小消癉血液枯也

甚善渴微滑心痛引齊小腹鳴滿甚痞微清血溢血損雖脈一而溢雖

脈耳鳴顛疾

手太陽經小腸府脈證三之六

靈樞經脈云手太陽之脈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脈卻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手太陽之別曰支正實則節弛肘臂廉痛虛則生胕小者如指痂疥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小腸病小腹痛要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言痂瘥時欲當耳前熱若寒甚肩上熱甚手小指次指之間急往應也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心病心痛病傳於腎支痛閉塞不通身痛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則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痺熱迫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

素問痺論云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脥滿泄

靈樞厥論云小腸厥少腹腫痛引要而痛

素問厥論云手太陽厥逆耳聾出項不可顧要不可俯仰

素問玄機原病式云小腸熱而腸不便上為口糜

素問氣厥論云膀胱移熱於小腸膈肌上下焦不通合而病至謂合膀胱并至如風雨

素問著至教論云三陽上下無常合而病至謂合膀胱并至如風雨

上為頭疾下為滿病積并則為驚九竅皆塞陽氣滂溢嘔乾喉

塞并於陰心則上下無常薄為腸澼坐不得起臥

足太陽經膀胱府脈證三之七

靈樞經脈云足太陽之脈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痛要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結腨如裂是為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顛疾頭顛即囟字從巛從囟或從思譌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要尻腘腨皆痛小指不用足太陽之別曰飛揚實則鼽窒頭背痛虛則鼽衄

按元史李杲傳云王善甫病小便不利曰睛凸出腹脹如鼓脈令人要痛引項脊尻背如至重狀解脈令人要痛引肩目眩眩然時遺溼病如引帶常常如折要狀善悞以上堅硬欲裂杲曰肉經有之膀胱乃出焉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是不乃出焉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是不宜甘淡滲泄之陽藥明日投羣陰之劑而愈

素問脈解云太陽病厥要雖痛病偏虛為脈強上引背耳鳴甚則狂鼽疾浮為虛入中為痛內寒面脈為痛佚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膀胱病小腹偏虛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脈陷足小指外廉及踝痛

靈樞終始云太陽終也戴眼反折瘛疭其色白絕皮乃絕汗則終矣

素問三部九候云氣絕者其足不可以屈申死必戴眼睆子高

靈樞經脈云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素問風論云風氣與太陽俱入脈胗肌肉憤膜而有瘍

素問玉真要大論云太陽之勝疼陰中乃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同澁絡滿色變或為血泄皮痛否腫腹滿

貪滅熱反上行頭項囟頂腦戶中滿目如脫

素問熱論云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人之傷於寒也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要脊強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其病兩感於寒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頭痛口乾煩燥

靈樞脈論云膀胱脈少腹滿而氣癃

素問厥論云巨陽之厥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為眴仆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

素問刺要論云足太陽脈令人要痛引項脊尻背如至重狀解脈令人要痛引肩目眩眩然時遺溲病如引帶常常如折要狀善悞惡絡之脈令人要痛不可以俯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要衝絡絕惡血蓄之會陰之脈令人要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字

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飛揚之脈令人要痛痛上悒悒然甚則

悲以恐

素問刺瘧論云足太陽之瘧要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煩
渴目瞑瞑然熱止汗出

素問玉機論云膀胱教而遺溺

靈樞五味論云膀胱之胞薄以懣得酸則約約而不通水道
不行矣

案此胞即脬字脬胱也戰國策云搏雞騶駒疾史記倉公傳
風癉客脬蘧子大小溲溺亦又頻疝客於脬胱蘧於前後溲
而濇赤是也皆氣厥論胞移熱于膀胱則癃溺血

素問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

素問陰陽別論云三陽發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腸
其傳爲索澤皮膚枯其傳爲癘疝

素問標本病傳云膀胱病小便閉病傳少腹脹要脊痛腳痠瞑
靈樞邪客云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腳

靈樞五邪云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痺案之而不得腹脹要痛大
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

素問刺要論云腎動則冬病厥要痛

素問水熱穴論云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
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爲附腫本
之於腎名曰風水所謂玄府者汗空同孔也

素問風論云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庞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
其色皀黑陰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

素問熱論云傷寒五日少陰受之口燥舌乾而渴十一日少陰
病衰渴止不滿此兼去陽明病舌乾已而嘿此兼去太陰病

素問痿論云腎氣熱則要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有所

靈樞本神云腎藏精精舍志虛則厥實則腹五藏不安盛怒不
止則傷志志前言要存不可消卻屈申毛悴色天死於季夏恐
懼不解則傷精骨痠痿厥精時自下

靈樞經脈云足少陰之脈是動則病飢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垂

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腠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腎熱者色黑而齒槁

素問刺熱云腎熱病者先要痛脽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腰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時熱病者頭先赤

素問痹論云腎痹者善脽尻以代踵脊以代頂

素問方盛衰論云少陰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手足二經同

素問厥論云少陰之厥口乾溺赤腹滿心痛少陰厥逆虛滿嘔

腰椎五關五使云腎病者顴與顏黑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少陰有餘病皮痹隱胗不足病肺痹滑則病肺風疝濕則病積溲血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要其夾而散者當病少血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痹（即奔豚在少腹下上至心下）得之沐浴清水涼水而卧

素問示從容論云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嘿噫腹滿時驚不嗜卧脈浮而弦切之石堅夫浮而弦者是膂不足也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嗽煩悗者是腎氣之逆也

腰椎邪氣藏府病形云腎脈急甚骨癰疾微急沈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謂大便緩甚折脊謂溲不卑微緩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陰痿微大石水起齊以下至小腹腫脽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洞泄微小前癃滑甚痿癰瘭瘡骨痿生不能起起則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腎病夜半慧四季甚謂雞鳴食時日晏日人　下補評

目無所見滿甚大糜微滿不月沈痔

素問奇病論云有病鹿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病生在腎名為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

素問評熱病論云百病腎風者月事不來胞脈閉也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與腎脈并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素問奇病論云腎滿實即為腫腎雍腳下至小腹滿脛有小大脾脈大弱易偏枯腎脈小急不鼓為痩大急沈為痛小搏沈為腸澼下血血溫身熱者死肝腎并沈石水浮風水小弦者驚痛死

素問水熱穴論云腎者至陰盛水也肺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

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上下溢於皮膚故為胕腫胕者聚水而生病也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于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

脊脈任脈衝脈胞脈胞府踹脈帶脈維脈謹三之九

素問骨空論云督脈為病脊強反折督脈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為衝疝其女子不任癃痔遺溺嗌乾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謂任及胃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也

靈樞經脈云督脈之別名曰長強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俠脊之有過者

素問骨空論云任脈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

靈樞經脈云任脈之別曰尾翳實則腹皮痛虛則痒搔

素問氣厥論云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起

靈樞脈度云蹻脈氣不營則目不合

靈樞癲狂云脈脈而緩不滿者灸帶脈於要相去三寸

素問瘧論云陽明虛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

素問刺要痛云陽維之脈使人要痛痛上怫怫然腫

手心主厥陰經心包絡脈證三之十

靈樞經脈云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憹憹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手心主之別曰內關實則心痛虛則頭強

素問厥論云手心主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

靈樞邪客云心主之脈內絡心肺諸心藏邪不能客客則死故諸邪在心者皆在心包絡少陰外經病而藏不病

手少陽經三焦府脈證三之十一

靈樞經脈云手少陽之脈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皆痛頰腫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手少陽之別曰外關實則肘攣虛則不收

靈樞本輸云三焦者太陽之正實閉癃虛遺溺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三焦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即爲脹

靈樞脹論云三焦脹氣滿於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

素問厥論云手少陽厥逆發喉痺鼽嚏腫痺

素問欬論云三焦欬而腹滿不欲食飲

素問調經論云陽虛寒氣在外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熱陽盛上焦不通利元府汗出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陰虛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泄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身半以上邪中之也身半以下濕中之也

靈樞小鍼解云氣之在脈也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寒溫不適飲食不節病生腸胃故濁氣在中清濕地氣之中人必從足始故清氣在下

素問至真要大論云諸厥固泄者皆屬於下諸痿喘嘔者皆屬於上

靈樞終始云從要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要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邪中面下陽明中項下太陽中頰下少陽中膺背兩脅亦中其經中陰從臂脅藏不能客還之於府

靈樞上膈云氣爲上膈食飲入而還出蟲爲下膈寒汁流於腸中則蟲寒積聚守於下管腸胃充郭

營衛脈證三之十二

靈樞營衛生會云汗或出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命曰漏泄

靈樞禁服云細察衛氣爲百病母

靈樞服論云營氣循脈衛氣逆者爲脈脈循分者爲脹

靈樞水脹云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擊癖而內著惡氣乃起息肉乃生大如雞卵稍成如懷子狀之則

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

靈樞壽夭剛柔云營病寒熱少氣衛病氣痛時來時去怫悗賁
衝扇鳴風寒客於腸胃卷舒有序有方爲痛也節痛而已

靈樞衛氣失常云衛氣蓄積苑蘊支滿閉中滿喘呼逆息

素問調經論云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冷也分肉之間其脈
賁也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
堅大故曰寶寒濕之中人也皮膚不收肌肉堅緊營氣泣衛氣
去故曰虛虛者舊病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血氣外溢令人少氣血氣環道令人上
氣血氣內著令人腹脹血氣竭解俗內却善恐上逆善怒洩怠
氣不外行令人臥不欲動血氣內散令人寒栗血氣皆脫令人
目不明內氣外泄留爲大癉腸氣內竭令人善忘

素問方盛衰論云氣之多少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
以氣多少逆皆爲厥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
冬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陽虛若
居曠野若伏空屋絲絲乎屬不滿日言頭痛巔疾難知
病者意亦無聊

素問氣穴論云綠以溢奇邪以通營衛營衛稍留衛散營溢
氣竭血著外爲發熱內爲少氣溢氣邪壅脈熱內敗營衛不行
必將爲膿內消骨髓外破大腸留於節湊必將爲敗積聚留舍
營衛不居卷肉縮筋肋肘不得伸內爲骨痹外爲不仁命曰不
足大寒留於谿谷

素問調經論云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
離居一實一虛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爲驚狂血并於陽氣并
於陰乃爲炅中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并於下氣
并於上亂而喜忘血氣并走於上爲大厥暴死氣復反則生不

反則死

按難詩外傳云尸厥者股陰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可活也
史記扁鵲傳云虢太子尸蹷耳鳴而鼻張循兩股至陰尚溫
股陰溫是氣能下耳鳴鼻張是將反也故曰復反則生

靈樞壽夭剛柔云病有形而不痛者陰完而陽傷之也無形而
痛者陽完而陰傷之也

靈樞周痹云周痹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居分
肉之間與眞氣不能周

靈樞刺節眞邪論云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
稍衰則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淺者偏痛

素問風論云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腧散於分肉之間與衛
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膚而有瘃衛氣有所凝而不行
故其肉有不仁也病者有營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
而色敗皮膚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或亦名曰寒
熱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靈樞玉版云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
行乃發爲癰在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

靈樞癰疽云寒客經絡血泣不通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熱寒

化為熱熱勝則腐肉為膿潮筋傷骨肌肉不相管脈論撮藏
靈樞上膚云邪寒守下管腸胃充郭衛氣不管邪氣居之蟲上
食則下管虛邪氣勝之積聚已留則寒成癰在管內痛深外痛
浮癰上皮熱
素問調經論云病在脈調之血在血調之絡病在氣調之衛
靈樞營衛生會云日中而陽隴為重陽夜半而陰隴為重陰日
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平旦陰盡而陽受氣
素問脈五過論云管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管精
神內傷身必敗亡管富後貧名曰失精雖不中邪皮焦筋屈痿
躄為變五氣留連病有所并不在藏府不變形骨體日減氣
虛無精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
管良工所失不知病情

素問脈五過論云當合男女雖老若壯氣不相管脈道相貫
氣雖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
素問方盛衰論云至陰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并交
手人之所行陰陽并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管
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

足少陽經膽府脈證三之十三

靈樞經脈云膽足少陽之脈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
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所澤足外反熱是為陽厥是主骨
所生病者頭痛額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瘿
汗出振寒瘧胸脇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
指次指不用足少陽之別日光明實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
素問脈解篇云少陽病心脇痛不可反側甚則耳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膽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
人將捕之盛中吟吟然數唾
靈樞終始云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
其死也色青白乃死
素問熱論云傷寒三日少陽受之胸脇痛耳聾九日少陽病衰
耳聾微開其兩感於寒者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耳聾囊縮而
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靈樞厥論云膽厥頭下痛口中苦善太息
素問厥論云少陽之厥暴聾頰腫而熱善痛脇不可以運少陽
厥逆機關不利要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
死
素問刺要論云少陽令人要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

以俯仰不可以顧同陰之厥令人要痛如小鍼居其中悵然腹
兩里之厥令人要痛不可以按按則筋縮急
素問刺瘧云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㑊不甚熱不甚惡見
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膽玉機微邪入客淫氣乃竭
素問奇病論云肥貴人數謀慮而不決膽虛則氣上溢而口為
之苦
素問氣厥論云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見胃膽移熱於腦則額辛
鼻漏鼻淵者渭涕下不止也傳為鋭皆腫目
素問陰陽別論云一陽發病少氣善欠善泄其傳為心掣其傳
為耳

則病肝風痂瘇則病積時筋急目痛

足厥陰經肝藏脈證三之十四

靈樞本神云肝藏血血舍魂盧則恐實則怒悲哀動中則傷魂狂忘不精不正陰縮筋攣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天死於秋

靈樞經脈云足厥陰之脈是動則病要痛不可以俯仰丈夫潰瘕及為白汪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肝熱者色蒼而痂婦人少腹腫甚則嘔乾面塵脫色是肝所生病者胃滿悒逆

偏枯痿泄遺溺閉癃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引舌與卵縮青舌卷卵縮筋先死庚篤辛死足厥陰之別曰蠻

靈樞脈論云肝脈者肝下滿而痛引少腹

溝氣逆則睾腫卒痛實則挺長虛則暴痒

素問厥論云厥陰之厥少腹腫痛腹脹經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肫內熱厥陰厥逆攣要痛處滿前閉謂言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前陰者春夏陰氣少秋冬陽氣衰此

縮

靈樞邪客云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脇

靈樞五邪云邪在肝則兩脅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脅耳間青脈掣

素問刺要論云肝動則眷病熱而筋弛

素問解精微論云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婚目故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火也風乃能雨此之類也

素問風論云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

素問熱論云傷寒六日厥陰受之頭滿而囊縮十二日厥陰病非痿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

素問刺瘧云肝瘧者令人要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盧樞紛紛云手屈而不申病在筋申而不屈病在骨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病平旦慧下慧甚夜半靜肝欲散肝病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也熱厥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也逆則陽氣亂則不知人也

素問刺要痛云厥陰之厥令人要痛如張弓弩弦其病令人善言多默默然不慧不言則無事願

素問欬論云肝之欬則兩脇下滿

痛

素問刺瘧云足厥陰之瘧令人要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非癃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

素問刺瘧云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

靈樞紛紛云手屈而不申病在筋申而不屈病在骨

素問藏氣法時論云肝病平旦慧下慧甚夜半靜肝欲散肝病

者兩脅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虛則目眩眩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頻厭

素問示從容論云肝虛令人體重煩冤肝急沈散似胃從容得之

素問腹中論云肝傷胃脘支滿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前後血便血月事衰少不來

素問氣厥論云脾移寒於肝雍腫筋攣脾移熱於肝爲驚衄

素問標本病傳論云肝病頭目眩脅支滿病傳體重身痛厥妄

脊少腹痛腰痠不已死

靈樞五閱五使云肝病者皆青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云厥陰有餘病陰脾不足病生熱脾滑則病狐疝風滿則病少腹積氣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脈搏堅以長色不青當病壓若搏門傷因血在脅下令人喘逆其要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肢名曰肝辨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要痛足清涼也頭脈緊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云肝脈急甚惡言後急屈氣在脅下左脅若覆杯緩甚善噫微緩水瘕痹大甚內癰善嘔細微大肝痹陰縮欬引小腹小甚多飲血不足也微小消癉滑甚痂疝微滑遺溺癰滑甚痂疝

溢飲土不勝水濕於四支微濕拘攣筋痹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肝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濕若中水也

素問大奇論云肝滿腎閉爲癃肝癰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在此者主癇瘛及痙在外者不能俯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要反折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此筋折紐絕發數甚者死仲秋肝脈小急癇瘛筋攣肝脈驟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病自已肝

脈小急不鼓爲痓肝腎並沈爲石水並浮爲風水並小弦欲驚並虛爲死肝脈大急沈痛肝脈小緩爲腸澼易治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脈小沈濇爲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

經筋證三之十五

靈樞經筋云足太陽陰筋之筋其病小指支跟腨痛腘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仲春痹

足少陽筋之筋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後引尻卽上乘眇季脅痛上引缺盆膺乳頸維筋急從左之右從右之左右目不開上過右角並蹻脈而行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右卽反之名曰維筋相交孟春痹

足陽明胃之筋其病足中指歷轉筋脚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腫

濕痂腫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不勝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卽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肉不飲酒者自強也爲之三拊而已急者口目爲僻皆急不能卒視春痹也

足太陰脾之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骨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絡痛上引臍兩脅痛引膺中脅內痛孟秋痹也

足少陰腎之筋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痫瘛及痙在外者不能俯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要反折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此筋折紐絕發數甚者死仲秋

痹也

足厥陰肝之筋其病足大指及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滿陰氣也季秋痹

手太陽小腸之筋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爲筋瘣頸腫當所過者支轉筋筋急則口爲僻眥急不能卒視仲夏痹

手少陽三焦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舌卷季夏痹

手陽明大腸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及轉筋肘不舉頸不可左右視孟夏痹也

手太陰肺之筋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甚成息賁痛急吐血仲冬痹

手心主厥陰之筋其病當所過支轉筋前及胸痛息賁孟冬痹

手少陰心之筋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網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其成伏梁唾膿血者死不治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申季冬痹也

蘇沈良方云脈經云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

素問痿論云陽明虛則宗筋縱足痿不用

靈樞衛氣失常云血氣之輸於諸絡血氣留居則盛而起筋者名赤　足太陰脾之絡令人要痛引少腹控胁不可以仰息

足太陽膀胱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臀而痛足少陽膽之絡令人留於枕中痛髀不可舉邪客於手足少陰心太陰肺足陽明胃脾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

素問生氣通天論云大怒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痿痺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素問疏五過論云嘗富大傷斬筋絕脈身體復行令澤不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腸積寒臭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

絡脈左注右右注左上下相干證三之十六

素問繆刺論云邪客於足少陰腎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胃脘及頭足厥陰肝之絡令人卒疝暴痛足太陽膀胱之絡令人頭項肩痛手陽明大腸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肢胸中熱邪客於臂掌之間手陰心包絡不可得屈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肝下傷少陰之絡腎邪客於手陽明大腸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耳中生風足陽明胃及頭足厥陰肝之絡令人卒疝暴痛足太陽膀胱之絡令人頭項肩痛手陽明大腸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肢胸中熱邪客於臂掌之間手陰心包絡不可得屈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肝下傷少陰之絡腎邪客於手陽明大腸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耳中生風足陽明胃之絡令人口目卒喎僻足太陽膀胱之絡令人拘攣背急引臀而痛足少陽膽之絡令人留於枕中痛髀不可舉邪客於手足少陰心太陰肺足陽明胃脾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

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曰尸厥刺之不已以竹管吹其兩耳鼻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邪客於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表易者左病右脈先病如此者非絡也

脈證雜比略例三之十七

素問至眞要大論云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痛痒創皆屬於心諸熱瞀瘈諸禁鼓慄如喪神守諸逆衝上諸躁狂越諸病附腫痛疼驚駭皆屬於火諸腹大諸病有聲鼓之如鼓諸轉反戾水液渾濁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痙項強皆屬於濕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于寒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諸痿喘呕皆屬於上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

素問平人氣象論云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長者曰足脛痛促上擊者肩背痛沈而堅者病在中浮而盛者病在外沈而弱曰寒熱及痂瘕少腹痛沈而橫者腹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沈而喘者寒熱盛滑堅者病在外小緊而堅者病在內小弱以濇謂之久病滑浮而疾謂之今病急者痂瘕少腹痛滑曰風濇曰癉發而滑熱中盛而緊曰脹

素問脈要精微論云粗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熱中也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癲風也有脈俱沈細數者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胸仆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有躁者在手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爲骨痛其有靜者在足脈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泄及便膿血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推而外之內而不外者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要足清也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要脊痛而身有癉也

素問通評虛實論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虛者腦虛也氣逆者足寒也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滑則從濇則逆也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也春夏死秋冬生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行步恇然滑則生濇則死寒氣暴上脈滿而實滑則生濇則逆而死脈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生冬夏死脈浮而濇身有熱死其形有熱滿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從則生手足逆也逆則死手足寒也孔子病熱脈懸小手足溫則生寒則死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腸澼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腸澼下白沫脈沈則生浮則死下膿血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腸澼身不熱脈不懸絕者脈滑大生懸濇死癰疾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癰疾之脈虛則可治實則死消癉脈實大病久可治脈小懸堅病久不可治

靈樞厥病云厥頭痛面若腫起煩心足陽明也太陰脾也厥頭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盛者刺之調足厥陰肝也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手足少陰心腎也厥頭面動脈及足太陰脾也厥頭痛項先痛要脊應之天柱及足

太陽也 胃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痛脈有熱④足少陽三焦也真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有所擊墮惡血在內也太陽為惡日作者不可已半寒痛者手足少陽三焦厥明太陽胃也

靈樞禁服云人迎盛則為熱虛則為寒緊則為痛痹代則乍間乍甚寸口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潮色變緊則痛痹代則乍痛乍止

素問陰陽別論云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陽加於陰謂之汗陰虛陽搏謂之崩

素問玉版論要云搏脈促痹寒熱之交

素問舉痛論云寒氣客於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客於脈外則脈寒客於脈中則脈滿客於脈則脈不通客於背

胸之脈則血脈泣客於厥陰之脈則血泣脈急

靈樞五禁云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逆也病泄脈洪大逆也

著痹不移胸肉破身熱脈偏絕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已及後下血衄血衄篤重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逆也

靈樞脹論云脈之應於寸口大堅以滿者脹也其陰為脹陽為

府

靈樞癲狂云癲疾脈脹而縱厥逆為病則脈大小皆滿

其陰身熱甚陰陽俱靜者有死徵也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汗且自出當出肺汗七日八日脈微小澀血口乾一日半而死脈

代者一日死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甚死七日

靈樞五色云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病益甚在外脈口浮滑病日進人迎沈滑病日損脈口滑沈病日進在內人迎滑盛以浮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人迎寸口太小等者病難已病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為逆病在

靜者生熱病脈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

府浮而大者易已人迎盛堅傷於寒寸口盛堅傷於食

靈樞終始云氣至而有效者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實者脈如其故而益堅也病未去也

靈樞邪客云脈滑而盛病日進盛而細久以持大以濇爲痛痺

陰陽如一者病難治

靈樞衛氣失常云支滿胸中滿喘呼逆息者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

靈樞動輸云陽病而陽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

靈樞玉版云腹脹身熱脈大逆腹鳴而滿四支清泄其脈大逆而疾亟治之不治反甚者死

鼠而不止脈大逆奴且瘦血脫形其脈小動逆奴脫形身熱脈不以疾逆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奴瘦血形肉脫脈搏逆奴

血閉滿引背脈小而疾逆奴歐腹脹且濇泄其脈絕逆

素問玉機真藏論云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死身汗得後利活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死痙病入胃泄注止活

靈樞小鍼解云五藏氣絕於內者脈口氣外絕不至

素問大奇論云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痛厥二陽急爲驚脈至而搏血鼠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爲常脈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脈至如横格是膚氣予不足也脈至如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藏菀熱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脈至如丸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脈至如華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悲是小腸氣予不足也

素問陰陽類論云二陽一陰厥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與面浮合浮合如鼓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脈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予奪也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塞而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者聶聶而死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脈至如横格是膚氣予不足也脈至如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藏菀熱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脈至如丸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脈至如華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悲是小腸氣予不足也

素問四時調神論云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道者聖

人行之愚者佩之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

持素舉

目錄曰昭乎哉聖人之仁也上世淳意在心人神相語務精祝由先巫是用神農氏嘗藥分品上以養命中性下病垂利萬世黃帝坐明堂正天綱岐伯伯高鬼臾區少俞雷公以開發之才留意性命時則已有脈經上下篇脈要陰陽奇恒比類從容尺寸本病人事治數所著其略鉤沈拾遺與鬼臾區積考十世天元冊文太古文章並奇作也其時學者受師未終將以亂經迷診天人長命黃帝哀焉乃垂聖慮勤樹天度以道求運以運證病經絡孫隧舉有道里宗氣營衛有生之常鍼灸之外湯藥至齊診有大方靜候氣口又分貧富勞佚肥瘦男女嬰壯勇

怯動病主病移病傳病久病新病奇病大奇廣設形證以求其合要道用全萬投萬中漢初猶傳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接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後人誦其文字得一兩篇便以名術挾技索賂自謂奇特越人難經佗脈證鍼皆習黃書編錄以意藏六府五心爲厥陰徒取口給用以診候違乎遠矣越人者自求表異是以更名自功使黃帝岐伯之言湮鬱數篇出於難經診候之法尤異古經謹顓倒是非六藝所傳核之三古得讁詐僞又復竄改醫經絕人性理甲乙所列雜以難經文複義悖乃引易曰觀其所聚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豈非寒食散發逆理背常之書乎張機生於季漢有用素問醫術能貶斯人而已世多粗工不傳其業諷傷寒卒病文理並妙中雜王叔和言闕格脈名異於正術然治本仲景亦未大損叔和脈

經宋臣所歎今得覽之正復愚夥人迎直脈上頭下胷居然不覺餘所抄集亦有迷昏詐病詐處仲景嚴誡亦采爲經何以示則王冰林億輩注古籍拉彼入此使之淆亂然王氏頗能旁徵明堂甚覺後學晁公武乃謂靈樞經出爲冰抄撮諸書是與謂中庸抄撮家語不全者何異劉完素有素問元機原病式沈作詩書取二經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之正是之國士李杲雜從諫滑壽丁瞽汪機張介賓汪昂又仿難經甲乙經離析章句自爲篇第夫物不分則意義偏諸君才力未足以語此體之薄入海未能得寶得見洪濤與摩竭魚亦可謂之志士也人生受形頭腹手足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又五天運風濕熱火燥寒持脈急緩大小滑澁此古今所同醫所循用也徒以采摭不審條分不當末學不復推求謬云師說不同至謂

血氣亦有改革方書處病展轉取引題以經曰而失其句讀經或實無其語靈樞經脈明言經脈動病藏府脈骨筋氣主病素問刺瘧明言經瘧藏瘧自難經以下均經脈藏府不知是二瘧意把采惟古有訓具在簡札可覆視也漢志黃帝內經十八篇難經九素問九也鍼經分見隋書經籍志目唐又謂之九靈經一書二名者注說家自爲名目素問與靈樞相應素問名義如素王之素黃帝以大神靈獨索先師所傳藏數篇出於難經診候之法尤異古經謹顓倒是非六藝所傳所惜著之精光之論仍復簡蔵愼傳古人刑名入索九師素索邱皆空也刑病皆空設之欲人不犯法不善性故曰湯液醪醴爲而不用嗚呼豈不仁哉律有庸醫殺人由所受多疑故采二經爲持素經亦十二取濟作膠惟其用耳江海雖大非所及也庶比仲景用之功且無失仁聖名素之義亦冀聰明英妙之士合而正之

脈篇第一
肺手太陰脈一之一
大腸手陽明脈一之二
胃足陽明脈一之三
脾足太陰脈一之四
心手少陰脈一之五
小腸手太陽脈一之六
膀胱足太陽脈一之七
腎足少陰脈附命門督脈任脈衝脈施脈蹻脈帶脈維脈一之八
手心主厥陰脈一之九
三焦手少陽脈附舊衝三焦府一之十
膽足少陽脈一之十一
肝足厥陰脈附十二經筋一之十二
絡脈一之十三
十二經脈名義略例一之十四
持篇第二
天府乳下候二之一
氣口候二之二
人迎候二之三
三部九候二之四
太衝候二之五
衝陽候二之六
絡脈候二之七
氣口應候二之八
持氣口二之九
四時應持二之十
五藏應持二之十一
胃氣真藏應持二之十二
逆氣不應持二之十三
氣血形色陰陽脈名持法雜比略例二之十四
證篇第三
手太陰經肺藏脈證三之一
手陽明經大腸府脈證三之二
足陽明經胃府脈證三之三
足太陰經脾藏脈證三之四
手少陰經心藏脈證三之五
手太陽經小腸府脈證三之六
足太陽經膀胱府脈證三之七
足少陰經腎藏脈證三之八
督脈任脈衝脈施脈陽脈帶脈維脈證三之九
手心主厥陰經心包絡脈證三之十
手少陽經三焦府脈證三之十一
營衛脈證三之十二
足少陽經膽府脈證三之十三
足厥陰經肝藏脈證三之十四
經筋證三之十五
絡脈左注右右注左上下相干證三之十六

序曰右凡三篇四十五部悉采靈樞素問使成一家言斟酌經義文約法存也人通天地中列三才去寒去暑靈氣往來烝烝聖帝惝見乎辭哀念衆子說又說之家別流分儒生不好工伎執筆荅問顛倒亂我孔籍又亂黃書背常道理罪在魏儒術爲以來至於小生市井月旦思庶幾神明用經證經以倫以次不煩極論畢陳古誼我舒憤懣志則無墩中人以上可以與知脈篇本也持論法也處脈處方在四時應持五藏應持也處脈有時然念在心在胃氣應持運氣不應持也及其持時乃取證篇決別疑似庶神智也胃氣眞藏與經脈證分部別居一知生死一知病處治十全也脈意微妙證有定方勿妄詮也君子懷刑有律篇也醫師慎此盛德美譽又延年也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將以仁術受福於天也

圃燕山燕義

夏小正云二月圃有見韭傳曰圃圃之燕者也四月圃有見杏傳曰圃山之燕者也按圃訓云圃有林池注云圃苑也周禮囿人注云今之苑說文云圃苑有垣也詩亦言靈囿以供遊息若圃則種韭山則樹杏小正不言圃有韭山有杏蓋就王言之以王當於圃中見之故傳析言圃之燕山之燕言圃垣中可燕息之圃有杏王燕於此得見時物以知民事蓋圃之義明則見韭見杏自明此古傳之最工者

輔車義

說文輔訓輔車也車之輔曰頰輔也此古左氏說說文序云春秋左氏古文是也僖五年左傳云宮之奇曰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輔頰謂車牙車蓋買逵義皆非子十遇篇呂氏春秋權勳篇並云宮之奇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然也淮南子人間訓則云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案輔相之輔從人輔頰舌民其輔之輔從面雖借輔而輔自有義舊日乘馬爲登車之本可以爲車登日車之本可以爲車登日車之本可以爲車登日

書隱三年左傳後

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武欲兼任兩用之也文公十四年周公將與王孫蘇弘於晉王叛王孫蘇弘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憍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弒者畏忌之不敢直殺也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于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

釋士補儀禮篇名義

鄭目錄云士冠禮童子職任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此鄭就士僭言之非古言也士者古人年少未冠娶之通名易象言老夫女妻老婦士夫詩言求我庶士又言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又言士如歸妻又言以殺我士女夏小正言緹多士女孟子言殺厥士女士與女對明是未冠娶左傳言女而不婦國語孔子言女習莫如婦女與婦異是士與夫異大戴本命云上古五十而娶中古四十而娶下古三十而娶禮記冠義郊特牲皆云天子諸侯十九而冠是士未冠娶也士冠禮記冠義郊特牲皆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言渾然後知貴賤太古天子元子未冠與庶人之子未冠者同是總角之士無貴賤故庶人子未冠娶亦通謂之士知是常言之士非殊儀之士也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稱士何故士冠禮先以士儀之極又焉得立天子元子豈當先以士儀且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文義相屬豈得言天子元子卑從下升又記云士也謂總角之士故無貴賤若爾弁之士豈得言元子總角時兼戴士冠是東漢人不知古言之證古人女婦之稱隱二年公羊傳云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實則在父母家曰女親迎時亦曰女在壻家未廟見亦曰女既廟見始曰婦詩曲風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此許嫁之女也召南有齊季女此將嫁時之女也豳風捋捋女手可以縫裘此未廟見之女也說文云婦從女執帚洒埽是未三月女手不執帚

也春秋經稱婦者均以姑言僖十五年宋湯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逆婦是也逆夫人稱婦者文四年宣元年之婦姜成十四年之婦姜氏皆有姑故桓三年莊二十六年不稱婦穀梁文四年傳云不稱氏逆婦之夫人與有姑焉檢左傳文公未親迎貴賤殊逆非逆婦之杜預文關之義長矣然穀梁亦以未成婦不稱婦而雖親迎言出御婦車者承迎婦本意言之三月稱女者明歡喜愛重之意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心悲止征夫歸止皆新昏之辭又總角之宴則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雨小無猜則云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士女相慮明非大遇所謂老夫老婦詩載友言恩娟其婦有依其士傳云士子弟也正義言婦士皆行儀之人七月同我婦子子饁彼士傳以士對婦正大過所言可醜者何嫌何依將誤也說文婿壻士亦從女以

侯總角也詩候人季女斯飢傳云季人之少子女民之弱者少弱未冠要故男假女名俟所云蘆爾女士謂女有士行以士亦總角故女俟士名二詩義相證也古人愛之則曰士冢之則曰夫夫也實之則曰婦人也古言莊嚴意則可知吳越春秋云貞明執操其丈夫女設出辭倍炎且此女三十未嫁子胥何得呼爲夫人尤作書者東漢人不明古語之證後世因有封虛女爲夫人者亦襲也新迎新婚夫婦士女並稱者稱夫婦爲士女不得稱士女爲夫婦故易言娶婦亦言娶女難箕言韓氏以一女子史記言士女雜坐其辭至愼嘗求書后妃傳王后兄景文謂后在家爲脩弱婦人尤是誤也不知女婦之分正由不知士夫之分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慮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此三代古語最爲明顯者管子小問篇

小妻曰妾曰婦曰姬曰側室曰遷室左傳注曰次室金史海陵本紀曰副倅也曰偏房列女傳云不妒偏房曰如夫人曰如君曰嫻嫻均言似妻曰姬音怡姬曰旁妻曰庶妻曰次妻曰下妻曰少妻曰細君曰姑姬少女也曰孺子曰小妻曰小婦小妻漢書侯幸傳小婦元后傳曰小夫人釋法顯佛國記或但曰小小者幼也易說卦傳兌爲少女爲妾后於王夫人於邦君皆稱妾論語則云夫人自稱曰小童禮或曰業穉公夫人自稱婢子則妾爲婢子曰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此非古文也左傳正義釋文皆言古本無是杜注亦不得有後年婢子侍執巾櫛注云婢子婦人之卑稱若此有文不應舍先注後故知夫人不稱婢子也然則懷嬴固稱婢子矣曰懷嬴國厎暫言不拘隘稱也後年季隗云我二十五年矣懷嬴云何以卑

我亦罔勞暫言不拘禮稱不依我字立義故亦不依婢子立義也童者奴也知小童是少女非奴者史記伍子胥列傳畢梁而女子爭秦楚世家作兩小童吳世家及呂氏春秋察微篇作兩童女然則小童者少女也妾名緣於接而義歸於幼聖賢之道謙幼古婦人稱妾魏晉至唐稱孝兒皆取幼小又稱有難言者則必通之隱乞難言其妻則曰常之母後人以妾有主名難言之改稱兒猶戰國及漢初人稱臣後改稱僕僕創臣知兒即妾今民婦兒貴官曰小婦人即妾義幼小也妾若小童憧憧然無所知故后夫人以鳴謙或曰稱妾者謙賤也秦記云王侯有妻有妾各有其位謙不得替位陵下且不當於他男子稱妾故知妾是幼小通義也或曰大夫有家老天子之老謙與后夫人稱朕同曰此則異也天子之老正是美名非謙也且不敢代天子謙也非正妻亦有大者王有世婦比大夫其小者漢書藝文志中山王孺子妾歌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名號者齊策云王有七孺子韓非書作十孺子又韓非八姦篇云一曰在同牀貴夫人愛孺子是也左傳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南孺子生子謂貴妾注云桓子妻者非是秦策亦云某夕某孺子納某士漢書王子侯表東城侯遺爲孺子所殺則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合之小童知古人謙在幼小小婦小妻尤以小爲義也楚語云司馬子期欲以其妻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弁然髦總角云妾雖老弁總角揚髮謂弁而猶總角妾有子而弁然髦總角者以別於妻若子期所謂弁則不復總角弁者卷髮之辭如男子有冠章昭注云弁內子首服衛弁也詩副弁六珈傳云弁衛弁周禮追師鄭注云衛番於副之旁當耳其下以統懸瑱是前

人步搖今謂之釵皆釵皆成婚之飾苦兼言之詩獨以弁稱夫人知入妾皆有總角以表幼小內則注以角字爲衍恐未然也弁比男冠總角比男兩髦入妾若不總角則弁何以異於夫人民婦皆弁而貴人妾猶總角者猶庶人皆冠而奴僕至老無冠漢書言文帝嬖幸人無髮賜之冠奴皆髡鉗如季布貴高孟舒田叔皆髡爲奴免奴故無冠自文帝時奴始有冠妾亦弁而不總角歟內則爲文帝以前書鄭君東漢人見漢制無可況因疑角爲衍文此又事與時可互證者歟宋陸佃疑總角爲不足當君子之意角字非衍而不得其證近方氏苞非之云女子十五弁既嫁豈尚總角以陸爲謬不知本文是妾陸不謬也自漢時妾不總角然猶妻冠妾髻宋時未廢詩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本童子及冠者具父母之飾而宋史五行志以理宗朝創童髮

留鵠角爲服妖此又論世修史者不可不明雖學士子期妾不
果立期至老猶笄總角宋史輿服志云婦人大衣長裙女子在
室者及衆妾皆衫子則妾與女子在室者衣同是知幼小爲妾
本義幼卑則長者爲尊而世易俗變稱謂亦或不同婆老母也
娘少女也而輟耕錄云江南於婦人賤之則曰婆娘說文嫗母
也而廣雅釋親云妻謂之嫗尚史袁昂傳云我無少年老嫗則
以謂妾說文嫗下妻也易歸妹以須釋文陸作嬃李衡義海撮
要引陸希聲云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左傳昭十年注引星
占云婁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婁即須不應爲賤故廣雅
釋親云妻謂之嬃嬃須同也以爲小妻則小妻中之長者耳因
習之致疏簡不詳其因緣通生以常談證之居然可覩愛古人
尊長謙幼之意有益雖輕爲長輩申說焉

複語解

吾浩然之氣連文不與上卬字相複大誥予惟往求朕攸
濟予曷敢不終朕畝朕攸濟朕畝自爲義予曷敢不越卬
王[大命]越予沖人不卬自恤越卬牧卬自恤自爲義肆予告我
友邦君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我友邦君自爲義皆不與予字
複左傳宣三年云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言商祚之永也]載祀古之義二
義並舉非文複僖四年云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尚且也猶
如也言十年且如有猶氣未歇十年尚猶有臭連文非尚
猶複昭二十六年云甯王亦克能修厥職能修厥職連文甯王
亦克連文均非複語故閻馬父稱其文辭史記張儀列傳云蘇
君在儀寧渠能予集解云渠音詎索隱云古字假借非也渠詎
也兩如是也言豈有如是之能非寧詎複也蓋複語入辭則辭
室其以複語入辭者詩多有之采采卷耳不一采也玼兮玼兮

誄歟之也不我以不我以更端也坊記引詩云相彼盍旦尚猶
鳥之故鄭重言之書召誥云曷其柰何不敬公羊哀十四年傳
云末不亦舉乎舉舁之知君子也襄二年傳云然後乃能去之
莊子逍遙遊云而後乃今將圖南為諷刺金日磾傳云然後通
史記商君列傳云乃遂去之秦陳丞相世家云且又乃呂后
弟呂須之夫劉志御正傳稱讓云嗚呼有若云乎耶皆鄭重言
之荀子荀坐云故屑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莊子列禦寇云
閑胡慕視其良徐無鬼云閒不亦閒是已是乃欲言中止而又
言之也均有文理存焉禮檀弓云人喜則斯陶詠衛明寧云歲
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等皆是祇字

釋毛

後漢書寒衍傳云飢者毛食注云毛草也臣賢案衍集作无今
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郭忠恕佩觿集序云河朔間無曰毛
自注云漢書毛音無與無同義猶檢漢書毛無毛音無者必是
誤記後漢書注引郭國傳云元二之災注引石敬文重字積二
董郭亦謂是謂師古時皆誤以後漢書為漢書然後漢書注亦
不云毛音無佩觿辨正云今河朔謂無為謨毛亦音謨俱不作
毛音其師尤非執筆者方音不同耳豈有明音毛字反不作毛
音者漢書功臣表序秏矣注孟康云秏音毛言無有毛耒在者
也師古云今俗語猶謂無為秏音毛則是古人言無毛相近故
通寫非為此字而讀彼音也毛亦轉莫末沒茂靡莫者晏子春
秋同下莫三人而逆末者論語吾末如之何檀弓不忍一日末

有歸文王世子末有原谷羊聽六年傳吾與舅人末有威沒者
詩舜其授矣傳授也夏者左傳成十六年莫有貳矣鄘君詩鄘
不有初載皆為無音轉至毛也春秋左傳鄢元年務養音謀一
音無皆胡音茂一音無荀子成相篇牟光與子有伯昏無人殿
旨人伯昏無人殿禦寇釋文云無莫侯切則以無就旨案莊子
德充符與田子方兩篇伯昏無人列禦寇篇作伯昏瞀人釋
明釋文云旨音茂又音務顧氏家訓音務山務即旄邱之旄引
字林旄亡付反蓋旨與戊皆兼務茂兩音荀子哀公篇務而拘
領椎髻而冠領則務鎏即冒同音也模范之模漢書作楷說文無規模字扃州彭模山漢舉彭時說模即無音所謂
彭亡者也內則淳毋鄭讀如模匡謬正俗云小兒羸疾日摹始
巫盤轉也是模摹無巫一聲之證知亦無莫音同因話錄唐帝

閒黃播粹云是勿見得人憐是勿即今是麼曾子立言云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注云勿勿猶勉勉漢書引詩雨勿從事今詩作能勉從事曲禮鄭勿注爲撫摩墨子小取篇舉各萬物之然論求舉言之比即今言之模扈古音之無虞晉民務目塵遍塵作段務勿塵開無毋戊勿務牟末暮莫沒日蔑靡勉晉冒茂舉模謨摩慮旄亡忙毛俱同音佛書南無讀如那毛又作曩謨又作南慕又作南莫又作那模又作那末又作那莫又作那謨又作那麼時毛無對音之證其音轉羅此言毛道凡夫兩解之云行心不定即輕毛隨東西風動則後人不知古毛無音同之故也今人言無知者曰毛戴五代時黃幡綽勸梁兩無魚袋則曰毛魚袋是苦說無爲毛江休復雜志謂泉南人不改鄉音無論作謨以爲譏笑則陋矣水經濕水注無鄉城引地

里風俗記云燕語呼毛爲無今嗷爲宜鄉其尉毛無音分故有呼毛爲無之論凡今人字別讀者皆古通音自周至漢毛無必同一音晉以後始分之而古文散見方言相承唐以後人摘其一字標爲奇異加以考論其理反昧矣

左傳僖三十年晉歇自以從大夫羣聲在悉反者爲是而焉誤爲焉則在感反矣又改在感爲在歇又改在歇爲徂歇字毋之說盛行而在悉之音遂亡此如詩潛字自以從爲唯聲以水反者爲是而水旁爲小則以小反矣又改以小爲以鄰又改以鄰爲五忽沈重王以爲雉愛反字母之說盛行而以木之音遂亡毒官寫字自以從雨晉聲力胃反者爲是而胃誤爲胄則力胄反矣又改力胄爲力救字母之說盛行而集韻類字中無胃胄字中有胃而力胃之音遂亡顏氏家訓有史記音者類許綠反謂爲許綠反因謂項爲翻許訐古門音此今訐綠切唐梁言云李相讀春秋取孫楚歌哈諜爲敢晉以卖言而楊悟爲敢略幸顏氏王氏明言之否則言字毋者別爲音定都分項緒亦如敢豐晉

參預何乃洵還音義

史記陳涉世家客曰參預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參天下傳之參涉爲王由陳涉始參預者驚大之辭二字合音讀書止作參史亦止云楚人謂多爲參又連涉爲參涉知預字是合上音矣楚人謂多爲參者多即驚大也天下傳之參涉爲王由陳涉始者言其時天下相王者多時人驚之謂王爲參涉益庶幾參音謂乃長言之耳參預相喻也參預合音若鬼今俗語猶然應劭參音謂乃長言之梁夢得避暑錄話云參暮音若糝其音本可通惟錄話言王丞相何乃洵謂洵爲冷今二浙無此語則誤甚王維暮日以腹鬆棋局學吳語曰何乃洵者何字一句即何乃洵也乃洵一句今吳語那抗文言奈何六朝俗言率音爾暮如暮也意言其熟故鬆棋局取冷耳參預何乃洵俱單字還音不

從字文生義

太平御覽三百十一引世說何乃詢注云音与鄭相近之音五十五引世說何乃靜音楚敎反接集韻類篇並云靜冷也吳人謂之靜此作淜故別何字句乃靜句靜自有義汪文臺記

正燮檢說文 詢 駑言聲从言旬酒醉 靜 無垢薦也从水靜聲 清 寒也从水青聲

南史宋前廢帝紀太后曰那得生兒如此參差耳參差猶言不齊也宋書作那得生兒如此參參差耳參差猶言不齊也北齊盧光傳參差猶言不齊也詩邶風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卭否勿用永嘯傍若無人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卭否勿用永嘯傍若無人詩邶遊仙窟詩云娜娜腰支細細許嚲嚲眼子長長嚬蛾眉子長長嚬亦讀與參同亨張湜坐谷雜記不明語言之致反謂馬好奇而吳曾能改齋漫錄至云兒豈聲音者與當日語氣全背聲亨本一聲者如亨享同一聲顏師古匡謬正俗云俗言某人處爲某亨是某鄉之轉非也享即亨即許即洵某享即某許也嚲聲即乃洵宋時寫作悠行元人寫作那杭亦作那衍亦作那行那去聲乘當畢庵繹記云百官入宮門閤門使趨促之曰那行那行去聲行讀如衎也閻朱雜事詩押行入庚讀非也其字亦作能亨矣辛雜識續集徐湘子一剪梅云他年青史稿無名戎也能亨你也能亨亦作奈何之意亦通如此之意洵亦作句參

觀鼓笛慢云仗何人細與丁寧問呵我如今怎向黃鹿堅好女兒詞云擬待不思量怎奈向目下牽惹縈田樂引云前歡莫未已奈向如今悉無計盧仝洞仙歌云更奈向月明露濃時候徐伸轉調二郎神云勢是悉增如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孫惟敬英臺近云爲回傳語東風將悉吹去怎奈向東風不管呂同老天香云怎奈向難寄與情若泰觀八六子云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棄遊侶屢空閒云春去也這般悉沒處安著怎奈向黃昏悅喜梅花瑤紅云粉香猶嫩霜華可憐怎奈向春心已轉周邦彥大酺云怎奈向圖成慵倦衛玠清羸等閒時易傷心日拜新月檻云怎奈向一襞心思隔溪山不斷向劍門道中遇微雨云怎奈向一聲聲不斷向許同一音奈何向奈何許也許許亨洵參亨向一也各詞傳本有誤向作何者蓋不合觀之不悟其意耳

浙東西語何爲底底乃等之轉等乃何等之急省後漢書賜衡傳云黃眉大會衡言不逕洲詞之衡更熟觀曰死公云等道禮大慈箸敎之云等道者云爲吾欲云云之云等爲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之等道爲道盧德至善之道言所云是何等說道以宋語錄劉之乃所說成甚言語也衡平原人死於江夏今作吳語疑是江左人作史追改之也東漢時吳人越人多有此語吳越春秋漁者子歌瀘中人者再子胥聞之悒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爲何誰矣作者亦東漢末越人也何等謂者卽云等道與語者猶人問之莊子孽壞歌帝力於我何有哉論衡須頌篇墟墓俱作堯何等力力與上食息韻也墓墟又云觀者曰大哉堯德此何等民者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伍

何等賢者語增篇云對爲陶林令男女禮而相遷其間何等漸者論衡亦上虞人也吳志云董襲會稽人督樓船往濤須口暴風船傾衆散走襲曰受將軍令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何等作一句卽云等道等義爲何等又爲此等故通底又通堵通埜通埠通得通的所謂元底惡底底厭底底墨得惡埜阿墮阿堵皆言此等也匡謬正俗謂等本都在反轉丁兒反以底音爲唐人不詳非也

天字音說

天字之音釋名言之近顯坦二音此自閩之者有異在言者止一音也有正字通者言天字君字父母字不可改叶亦當各就其方音正言之欲强歸於一音則在一已之見耶之不改叶而他人聞之乃其改叶矣故言叶韻者非而言不改叶不知彼此古今之異者其事仍歸於改叶且襲加蒙古語曰騰格里古作撐里史記亦曰孫連奧書亦曰琉格落明騰格字文語曰宇番語曰剛苗語曰名達臺灣番語曰猫觀亦記曰務臨同語曰阿思滿朝鮮語曰哈嫩二日本語曰揆嫩或曰的日本圖考安南語曰雷琉球語曰句尼亦曰句趴陳侃有球記略補遺百濮語曰法編衛語曰謀還羅語曰普喇占城語曰剌宣滿加剌語曰妥剌梵語曰提婆西番語曰那妥亦曰那木喀西洋語曰霄吾

四夷樂名有互異禮明堂位云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
儒者奉爲正經詩鼓鍾以南傳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
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春官鞮鞻師掌教鞮舞注云
舞之以東夷之舞鞮鞻氏四夷之樂注云東方曰鞮南方曰任
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疏云出孝經鉤命決文孝經鉤命決文選東都賦注引
鉤命決文亦同詩正義引亦同此一說也詩正義春官疏引
傳云賜伯之樂舞侏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株離
若詩彼黍離是物生亦曰離公羊昭公二十五年注云東夷
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
云以下皆樂說文彼注云物離其株物皆懷任禁即敢陽消
昧然禮正義引白虎通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

地而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西夷樂曰株株昧也萬
物衰老取晦昧之義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此又一說也東
西正相反詩禮正義言春秋二方物生與成俱有昧株離之義
故各舉其一說似非也昧任等皆四夷本名名從主人舉字源
音故諸書有昧味昧侏株究離倜禁僸之異今琉球
諸樂鼓爲株離周煌琉球圖志畧卷四下云土鼓甚衆謂之仗
鼓實爲傾城之土音耳東夷樂株離西夷樂昧之名信矣

烏孫朱耶還音義

漢書張騫傳云烏孫王難兜靡爲大月氏攻殺其子昆莫新生
有人抱置草中狼來乳之又有烏銜肉翔其上後仍爲烏孫王
虎乳子文㊀翼后穆天地好生物亦有之或援以解烏孫烏孫
其本名不因昆莫也北夢瑣言云盧汝弼爲張潛傳檄云致赤
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胡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也
夢溪筆談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子對
耶亦流離鳥名對狽狽獸名按五代史補云沙陀之先出於雁
策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爲氏言非一父所
養也其後言譌以諸爲朱爺爲耶則當盧汝弼時俗傳有此說
以入文筆不知沙陀言語不通並不呼父爲耶稱衆爲諸烏孫
朱耶皆還音字惜知之者少今對音按巴堅唐楊鉅翰林學士

院舊規契丹書頭及五代史補之阿保機胡三省通鑑注引虜
廷雜記作阿保基歸田錄云李琪金門集有部作阿保機而趙
志忠又言實阿保謹蓋還音字或還者不審又或傳久而音自
變如閼氏鶻茲南無殷若之類致有別讀又當時還音者所不
及料也

吉貝木棉字義

南史阿羅單傳中天竺傳滿盤陀傳干陁利傳婆利傳唐書環王傳俱有吉貝是吉利之吉宋板譌作古今之古彭乘疑吉貝爲古今之古非也吉貝依南史爲古貝蓋古攙吉程大昌演繁露云唐書古貝今作吉貝古吉二字不同豈攙名抑兩物此乃采校之誤彭程兩說尤輕忽也佛書四分律有拘遮羅劫貝佉嚴經有劫波育一作劫波娑一作迦波羅劫貝華大方等大集有劫波羅天所奉華巾觀佛三昧經有天劫貝華木棉本名單字還音拘劫迦音轉爲吉又由中國字形吉轉爲古是吉貝必當作吉利之吉也佛典即不知唐皮日休紿孤園詩云巾之劫貝布餘以旃檀偶劫自是吉豈得爲古又木棉字本止作木綿謂木中之綿袁文亮牖閒評云木綿止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爲木綿是棉字亦始於宋此字可云新增不可云俗於六書法從木從綿省即聲即義也

薝蔔香義

薝蔔西域香樹其花黃色六出刻房七道果可作油唐高僧傳云形如荇根裏甲沙土是也後乃多異說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梔子花六出相傳爲西域薝蔔張鉉南湖集薝蔔詩云衆香不復推沈水六出分明是雪花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即薝梔子花大食狀如中國紅花土人采花六出超汝逈諸番志云梔子出大食狀如中國紅花土人采花曬乾即佛書薝蔔普陀山志云即薝梔子花陸容菽園雜記云薝蔔即山礬花亦名鄭花其葉可染功用加礬逢軒類記言普恒落伽山亦同翻譯集義云薝蔔即梔子一名林蘭伎諸說無果可取油知定非也其言薝音贍尤非緻若經云占蔔之林妙法蓮花經云嚩蔔諸花香油又云嚩蔔油燈供養王菩薩品又云贍蔔花香法師功德品勝天王般若經云嚩蔔茄維摩詰所說經作瞻蔔增一阿含經則作鉤鞠第十八卷大菩薩藏經則作嚩博依元應音義則嚩博一作占婆亦作瞻波嚩蔔迦一作旃簿迦正言占博迦此單字邏音也占鉤僧孺胡一音博簸蔔婆波一音不應雜入瞻音唐頗師古等慈寺塔記銘茄藍在阪化爲瞻蔔之林及成式寂照碑瞻蔔惟嚩多羅不聞皆正作瞻視之瞻流俗短書偏誤作肝瞻之脇好字毋者又爲贍作一反切遂致奇誤

拔都還音義

會典市田司防護陝西三原有元勳和尚拔都墓按元史兵志宿衛云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世祖紀張宏範以拔都兵都干糧西掠珠金沙廣渠淮陽王張宏範碑云憲宗賜其祖拔南王名曰拔都拔都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世祖又以賜王又云張氏史氏訓天澤家也盧如梓老學叢談云雪不解漢人賜名者惟史天澤張宏範與祖今拔宗室表有拔都大王即鐵連傳之宗王拔都兒薛禪孫察兒墓表云父哈石霸兒太祖嘉其勇驍錫名霸都令屬城縣唐王道口元進義副射張仁墓有李吉撰神道碑云元帥察罕以拔都呼之賜以銀孟編字其上曰察罕那顏賜濟南張拔突丟金帳子裏要件與休當者賴耕錄謂漢人賜名者惟史天澤張宏範與祖今拔宗室表有拔都大王即鐵連傳之宗王拔都兒寧海王拔都兒楚王八都也表又有合丹八都兒忽蘭八都兒劉二拔都也王楫傳從三合拔都南征張柔傳加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兼拔都魯(元本作拔都兒今據補修本)都(元本作兒)傳亞(元本作惡)日真(元本作實)因八都兒也(元本作亞)惡日真壯士也因賜名拔都魯亞至元十三年江南平入見(元本作帝)帝曰真拔都兒斯皋傳云賜名也可拔都耶律留哥傳言薛闍積功為拔都魯弟善哥襲充拔都魯則入侍衛供薛中史又有拜延八都魯苔失八都魯劉哈剌八都魯失剌拔都兒苦徹拔都兒也烈都兒張拔都都和尚拔都攸哈剌拔都(北狩拔史)共言拔都兵霸都八都魯霸突魯巴土魯拔都兒八都兒與霸都魯攸哀皆譯士子漫言即今巴圖魯史志分為二明人不深解元語意也乃元人作宋史亦不解元語宋史張威傳云襲金人於大安軍俘其將巴士魯杜杲傳亦襲金人攻城拔都魯皆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贖其時蒙古人在史局者不知其何所為也

采書五行志詩妖云桓元時民謠語曰征鐘當至穀之扈桓四體之下稱元自下居上猶征鐘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辭迸走之言其驗明矣其解汪曲音書五行志詩妖及通考物異考不載其文蓋由聲聘難明劉之今案其文當作征鐘落地丸迸走解云征鐘者衰衣之裏兩合音也征鐘落地丸迸走者下體之稱也南齊書祥瑞志云白鵲衰衣落下也丸迸走者下體之稱也南齊書祥瑞志云白鵲集儀明篇曰仁人傑出擢表之象曰業晉先蕆大夫何曰滿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簫管也史臣曰業晉先蕆大夫何角姓合音之于為句而之于無義何王以角姓為句合音之于為句也侯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舉未詳偏言為何推

據其解說亦與業蕆偏傳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說中候當是記中語史臣意以偏說為是但與何王異未知所據也偏以角姓合音為句而之于無義何王以角姓為句合音之于為句其解義何常作音之于為邾字讀鄒氏也王嘗作金刀之于亦為鄒也卯金比側也之于合音為邾案符瑞志上云先是周敬王三十七年宋景公問大夫邢史子臣曰天道何詳對曰後十五年君終終後四百邾王天下蓋謂鄒也邾曹姓鄒亦曹姓何言合音為邾乃鄒之氏王以其時多反語之于為邾亦為是運期鬼在山禾女連之鄒也語曲義隱轉寫又誤人多乘之太平御覽笠部載僖豹云雨屋即注覺披薛載于公注云薛襲衣也子公笠也語亦難解輯僖豹者俱不采之今案于公笠也見太平御覽笠部

兩合音言披襲載授笠也同檢此三文見古文章之變焉

羅物為蘭

金璽案為格ム

公白江東女書云凡指此下

觀為馬正今方神州如馬四字疑是一段考

大基由味賦注云授手也即如此

人為信鬼災為車陣郭璞為郭不采為郭不采為蕭為芰蕭為芰蕭為芰蕭為芰英為推負變為蓑不聿為筆編笄為篇曰曾為蓄早晚為蔗居開為介選來為邾邾何為為那之焉為旃之乎為諸之矣為只即是為兩而已為耳為語也卯金比側也之于合音為邾案符瑞志上云先是周敬王三十七年宋景公問大夫邢史子臣曰天道何詳對曰後十五年君終終後四百邾王天下蓋謂鄒也邾曹姓鄒亦曹姓何言合音為邾乃鄒之氏王以其時多反語之于為邾亦為是運期鬼在山禾女連之鄒也語曲義隱轉寫又誤人多乘之太平御覽笠部載僖豹云雨屋即注覺披薛載于公注云薛襲衣也子公笠也見太平御覽笠部

翁令翔齐為舉海古拜則又即一字後請為二亦切法也溪蠻
不開者謂也不乃者擧之
靈笑不乃冀聖四建號調數調之虞
薛分言之則音為彩而顯為音助合言之則音即飛今人語猶
然凡此皆反切所由自然之神玉美之義見經史正文及小說
所記方言疏文其人皆不見西域書反切不出西域至顯白矣
鄭樵云中土人明於目梵聽於耳則尤自誣其耳中國諸聲是
耳聽也孫炎作反語後又互反之匡謬正俗云晉灼漢書音義
楊惲反由晏楊雲吳志諸葛恪傳云威子開者反語石子開也
宋書五行志作晉五行志作常子開又云青蠅反楚辭宋玉
云憂愁反頹門有書云勝憂反始興又陶郎來反唐李勞又東
田反觀童又舊宮反新唐書柔書云同秦反大通又鹿子開反來
子哭隋書五行志云楊英反應劭南史云叔寶反少通捷神記

癸巳類稿　卷七

云匪休者是幽婚也金樓子云高陽者
葛號宜室志云侯詰者金樓間唐嘉話云盧詰反老胡樂異記
云任調反饒聞珍樂反張鷟朝野僉載云叔蘭反身毒又寇之反雞檀又德靖反
裴反晉朝野僉載云叔蘭反身毒又寇之反雞檀又德靖反
鼈臧西陽雜俎云洗白馬反溝白米蔽類錄云天州反餘墮毛
臧反墨檀曲錄鐵反契餧禿又木柄反瞭禿又奔墨反北門錄
後反口欽唐於言云方干詩草裏論反村婆老譯佛書者亦以
般若反不染其他酒則柔郎反桑落物則蜩蜩反筆麈金樓子
云宋玉臧太宰嚭之談流連反語蓮有鼈照伐鼓孝經布武
章梁浮柱之作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
淵淵者宋玉已有興嘒之謂即此流比幸須避之書證篇云鼈
鼈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也蓋反切以雙聲疊韻或

流為口吃詩故求古反切在方言異文處辭雅譜敬范之際中
國自言反切佛書自言字母離之則兩美且有字則有反切北
音廣帝紀云訪字自反足亦反為跡足責反為蹟也其先亦
有此義說文云風動蟲生雀重凡聲論衛蟲篇云夫蟲風氣
所生倉頡之故凡蟲為風之字是倉頡從凡蟲省太平御覽
引春秋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為風則凡虫白切為風
也推之舍子自切為舒赤堊白切為赭赤貞白切為赬朱口白
切為昧刺葉貝白切為顏禿貴白切為顙東丕白切為疎巾氏
白切為帝羽異白切為翼羽立白切為翊女裹白切為攘女信
白切為邪丿延音曳自切為是人舟白切為俗十月白切為胖
山必白切為密皂厶白切為會衣谷白切為欲

楚詞天問云鼇戴山抃何以安之抃武昌龍流鼈鼈雖蚤莊子漢人所為或稽子內業篇云泉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通心術下篇云泉之不竭表裏通明四肢堅固通是徹字漢人傳寫亦不依韻也古韻標準云因殷武詩撻遝遝用屈原遂以殿亡為韻殆不然矣離騷云求矩矱之所同摯皐陶而能調七諫云恐矩矱之不同恐操行之不調同調雙聲卽韻也古韻標準云因詩弓矢既調射夫既同而豕人顧又取其耳順後人始分韻部耳迨語音遞變始取古韻學之古人無是也

勃亂徙字形說

梁韻云踣疲極也亦作勃尼倦切又云切刀取物也犯被切又薄故切力也○案勃从力从孛孛从子从屮屮音徹艸木初生之貌子人初生之時頭先出而屮形似之故从子从屮會意字漢人傳寫或譌作孛耳呂忱並云剃去勞着刀亦是剃字然則魏志蔣濟言奚勃或是借剃之劃六朝人劃勃字俱不分斯貝俱假借劃制則劃刀勃鼓則崎嶇非倦疲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徵亂受詘注云蘇林曰亂音陛虓之虓分亂徙為兩字宋書機雉焉字類二十四篇列徵瓶受屈字又從瓦上林賦窮極倦虓注云第五曰倦從疲憊也亂徙虓虓俱不成字疲勞箕剉倦虓均當作劃從人卻聖徹卻受屈也通作踣亂之亂从乙从舌从乙舌音折乙折聲

書劉杳傳後

南史劉杳傳云杳在任昉坐人餽昉格酒字作椹昉問此字是
杳杳曰非也葛洪字苑作木旁杳按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杲皎
東宮舊事以木旁作椹代盞字竹簡反則椹自音盞宋書謝靈
運傳山居賦注云椹酒味甘兼以療病治癰核魏賈思勰齊民要
術卷七作糂酒法云取糂葉合花釀之唐皮日休詩糂酒三瓶
寄夜航注云糂酒出沈約集音式徑反木名汁甘可爲酒是謝
靈運賈思勰沈約自作糂葛洪任昉劉杳自作椹梁人自作椹俱
於篆文無以下乖正當作朷也

鯤字形說

南史梁邵陵王綸鄙真鯤者令吞鯤而死又後梁天保中韋祖
有鯤表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四二百四十六兩載之又有何尤
門生飢讓俱從只且之且字不可識郭茂倩樂府解題曹子建
鰕鯤篇云一作鰕餛則從只且之且得聲今人呑鯤表云
漱流湖底枕石泥中詔苔云穿蒲入荇肥滑有鬬鯤識云鯤之
就脂膠於屆申明是今之鱘魚古作鱏單聲鬬韻與善同音云
魚名異苑言死人髮化也玉篇則鱏鯤同云一說蛇鱓黃鮎黑文是其字應從旦夕之旦得聲南
朝俗字其從只且之且則俗又譌誤或因不識乃改爲鱏王漁
洋琴魚詩識鱏鯤與疏同押會集此物此字近人又改鰕鯤爲
鰕鯤益遠矣

了烏雙聲字魏志明帝紀注董覃上書曰土山淵池使羣臣宰
方舁土面目垢黑衣冠了烏歐陽之光以崇無益了烏音近通
假義為頭倒李治徽齋古今韵諸音料掉則屑戍也方言𠀋題
也趙魏之間曰了所謂奇字廣韻二十九篠都了切有亾字云
慧貌俱從了烏別增象形字不為典要郭璞通志六書略象形
人物之形云亾男子陰也又云陰謂之𠀋與亾同體其說恠矣
然猶分兩字李燾五音韻譜勇陳大科謂之有序倒斥說文誤
字云亾為男陰蔡中郎王孫賦曰亾瓜懸而壟垂即其字也其
說大恠蔡無王孫賦初學記二十九猴部有王延壽王孫賦云
或舉跳而猖透或瓜懸而壟垂言猴攀枝遨戲二或字連文不
容一作亾章樵古文苑作亾蓋或字脫壞樵注云倒了字為亾

了了切繫物貌樵堂文訓之陳大科所采乃誤為蔡中郎又誤
以為王孫之陰又誤合亾𠀋為一字因以說文為誤唐郭忠恕
力士傳云李輔國超驅末品小𠀋職人小𠀋即小廝或作小亾
亦非

大部敬古也口部慕古人嘯羊部美
並善之𠀋部美古文誇字○

毒束也部數無此訓疑竹部誤作雜
竹之文部無此訓疑作雜𠀋

又部收罪也社部莊武公之作收之部
疑誤重也疑即事字之訛作誤8

行為持保采為俯蕭為授橋為
穫州○

義理翠類之難貫達者亦展轉取義兼收衆師說不能同也

从十口爲故叶从十口爲煮之和同但位置不同便異音異義
於六書之例未知云何又皿部盥同字則省不省同也而草
部苗从艸省又萌从艸人部侔从采省係云古文采未省采云
古文孚侔又从孚則省不省異字水部漢从難省而俗訓从難
爲水朝宗於海者爲語未省者省泪爲治水起爲匹改爲女字占
占經地名體引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易變化含吐
應節故其爲字土力於乙者爲地此其
合共一者爲日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日者日合共一又云兩
日御土爲暮又云屈中挾乙而藏者爲叟又云仁者情志好生
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又云入推十爲木入者陰
合十者陽數亦不可窮又云十加一爲土廣韻十月引元命包云罔
言爲詈刀音爲割初學記引元命包云人數二者爲火說郛載
元命包云廷斜立字士垂一人以衆形言詰屈折著爲廷示藏尸首

釋字論

漢人言釋譏非聖人所作中多近鄙別字庸類世俗之辭恐貽
誤後生今檢五行大義釋名引元命包云水立字兩人交一從
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體男女陰陽交以起一也閒元

以寸者爲尉言寸度治法數之分惟尸稽於十舍則法有分辨
故爲尉示與尸寸一切經音義分別業報略集引春秋元命包
云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
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從刀從井也月令正義藝文類聚
童引說題詞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
下生也法苑珠林引說題詞云天合爲大一分爲殊名故立字
一大爲天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哈之爲言口含也別字又云西
米爲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又云粟者續也故其立字禾入
木爲黍又引考異郵云其字虫動於凡中者爲風注云虫動於
凡中言陽氣無不周也又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含孳云劉季
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
方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顏氏家訓書證引春秋說云

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云二在天下爲酉其言或是或否緯直記之而已漢以泉爲白水董爲千里草魏以禹爲刀下用秦以田爲四十而有二鼎梁以隃爲一十一十月一八又以侯景爲小人百日侯景以侯爲天一人即以宣城爲宇文士日隋以業爲苦來唐以元吉合成唐字李爲十八子運以木爲閏十二水史皆記之牌記言而已豈能日持六書之義執談字形述語讖之人而一一代之改訂也隋志言東漢俗儒趨時增廣史緯之雖應驗不得云俗儒趨時也

北魏以畢爲誰此不足

佉路瑟叱書論

阿毘曇毘婆沙論卷四十二有佉樓書大唐西域記云劫初有百萬頡帝翬略爲十萬婆羅門又畧爲八千又一婆羅門畧爲二千五百邊鄰諸國多盛行之印度博學者所不遵習此皆刪於梵字一切經音義云佉樓虞言佉路瑟叱謂北方邊處人書是佉樓書即所謂二千五百損者佛本行經云佉盧最叱書顯屑仙人所造佛書爲佉盧瑟叱流出身事多涉汗誕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梵及佉盧皆於中華梵佉取法於淨天倉頡因華於鳥跡是梵爲刺利立於中華梵佉取法於淨天倉頡因華於鳥跡是梵爲刺利佛書佉路瑟叱爲婆羅門佛書本不相同久之遂合爲一佉路佉盧佉樓亦作迦盧其派別爲託特亦作託忒乾隆四十六年

設託特學兼習阿里噶里書學生五年考試一等者以理藩院主事用其字由託忒轉蒙古由蒙古譯滿書蒙古字即其初契丹字增損漢字之半遼神册時造者有契丹字契丹小字金女真字則太祖熙宗造者有女直字女直小字其西鄙元吳本佉路而造吾字蒙古初用長吾字制之衛兀中統時八思巴作蒙古字千餘其母四十有一翻譯石經備華云蒙古字法皆梵天迦盧之變也與佛異言相類蓋蒙古字從長吾來長吾字從佉路瑟叱來是佉路衍派亦久中亦遞變如大篆籀文楷書不惟運筆不同其部從配合全別今蒙古字非元時蒙古字今託忒亦非古佉路書矣佛書太子對其師皆多羅數說六十四種書貢高自慢疑非其實然如此諸書文字蓋有神悟焉非能常理拘也

尺水字義

道藏正一部意林載桓譚新論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尺水言其小以喻尺土初學記載趙煚豫帝春秋云孫策出教曰龍欲騰霧先借尺水者也今本吳志太史慈傳注引江表傳孫策教誤作尺木梁沈約華陽陶先生查稽不下詩云倘聞上士說尺水乃騰霄雲辨不辭地仙居多麗譙亦言所居不同龍必近水今亦誤作尺木唐許敬宗鄂公碑云翠虹騰驤必先階于尺水亦作木按謝衡龍虛篇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升天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見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是漢時已有樹木之說酉陽雜俎云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尺木龍頭上即博山形此乃道書鄙論龍額上自有高骨豈得名爲尺木古書之水改爲木由一孔之人因謬說嗄之

書五代史唐書末帝紀後

五代史唐書末帝本紀清泰三年三月丁巳中書詰臺司云德音言不在追窮枝蔓無不得追領祇證六字其不在廳作不再因傳寫者音譌作在明宗本紀天成三年正月癸亥詔應避廟諱止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用廟短點晝其不用亦應作不再因傳寫者脫再形之半而成用(末)帝本紀清泰二年五月庚戌中書奏準敕引此正作不在減少點畫合二書一以用形一以在聲其元文作再無疑也五代會要諱云後唐天成三年正月詔此後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宜減少點畫宜字鉛筆重寫就紙背觀之正是在字然則此數條俱當作不再其不在不用不宜皆非也

東史禮志九成平元年禮官議云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曰
謂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
之業也其文甚奇似盤庚篇有有商及王之文史記有陽甲至
小乙兄弟四人相承語而引史記以解盤庚也者汪君文臺云
當由孔光語誤今案史記祖丁傳弟南庚卒立崩子陽甲立陽甲
庚小辛小乙皆弟及小乙之祖庚其父祖丁祖時百有九年小
乙可云克稱無選之篇何以不舉史劉所言年數或有未實其
爲及王則是矣其以及王稱帝大盤庚文者漢書中山孝王傳
云成帝之謂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
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爲後嗣書賀得傳云循拜太常或
以惠懷二帝宜各爲世祖議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

著成帝別立寢廟使臣下祭之成平禮官蓋取光讓尚書循謂
盤庚連稱成文謂之尚書盤庚又檢史記有三弟字必是兄弟
四人相承自定其句而冠以史記曰不悟盤庚史記實無此文
蓋引書義與書文不同無學者展轉承之以勞義爲正文其賠
禮官稱尚然謂實有此文不可不慎也

通考以爲限齋實不○

孔光傳以爲中山王元帝之子非親弟也尚書盤庚殷人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君

文子繳明篇引老子言文

注言云鴻飛冥冥弋者何篤焉注宋衷云篤取也後漢書邊民
傳序引鴻飛二語注云篤字諸本或作慕今人謂以計數取物
爲慕慕亦取也張九齡有弋者何所慕是用後漢書或本及唐
時今人之義後人不當強加之爲用法言又強調之誤也淮南
子主術訓云知欲員而行欲方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
不汙窮不易操通不壅志自是行字唐人孫思邈則自作仁欲
方說養錄記思邈謂盧照鄰云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
地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智之圓也云靜象地則是仁非行可知亦見太平廣
記二百十八卷其前二十一卷載仙傳拾遺宣室志及孫思邈
傳則剛動象天靜象地語而改仁爲行蓋一孔之人但知淮南

不知此自孫思邈言不與淮南同凡校害誤者當改不可者不
當改也

史記封禪書作伏祠索隱引愚昆禪云伏者金氣伏藏之名蓋
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同近刻蔵華紀麗改作晉志釋益
不學者以意訂改之余所得明嘉本開元占經中引淮南鴻烈
閒詁按晁公武云許慎標淮南舊首皆曰閒詁是占經用淮南
許本其云閒詁者猶云答難義釋耳後又得一明鈔本乃作淮
南鴻烈閒話閒話雖可詫然可知爲閒詁之誤及檢閣本影鈔
者作淮南鴻烈人閒訓是校書者從閒話以意改之不悟其文
並不在人閒訓也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京報與杜秦丈安水利
事言從艾頭村圖堰挖口五處放水入淀河艾頭者村名也在
艾安大城界傳寫者艾行書似其遂作其頭村校者以爲不然
則乙之爲其村頭文理似順而實非矣潛夫論志姓氏云雒

氏請雒敬漢韓敕乃書爲常關苦城氏不喜佑苦之字乃更書
古成漆雕氏以書彫傳漆作梁而雕從易傳作周後復從而分
常氏閑氏古氏成氏梁氏周氏古多此類凡事皆有展轉致誤
之由可以理推也

山海經衰水之南有元蛇食麋大人國有青蛇頭方食麋乃從
麋從主之麋藝文類聚於從士從麋省之麋部載之云食麋以
其部目知麋字非誤蓋采錄時寫者誤麋爲麋編鄣時以入麋
中宋太平御覽又從類聚轉寫之或云唐僧一切經音義卷十
六引異物志曰蚺蛇食灰香鹿出唐永徽令條不注引異物志作食象香鹿
蛇食麋麋俱唐人所記也食象香鹿同象巴蛇食象蚺
蛇當有法也文選魏都賦庶土罔亭注云肖書曰庶土交正毛
詩曰庶士有朅箋白馬賦秘寶盈於玉府注云周禮玉府掌王
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長笛馳戟本末注云弈類曰
挽決也鄭元毛詩箋條枝落之蓋李善以庶士庶士玉府王府
挽轡條蔟二本不同故兩引釋而注不言二本何焯校文選閒

庶士有朅胡克家刻文選疑王府則有以此悟注書當有注校
書當深思也

百家姓書後

南史王僧孺傳云劉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舊唐書高士廉傳云作氏族志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李義府傳言士廉氏族勒爲百卷宋沈括筆談云唐時氏族大率高下分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等按姜與百姓與黎民名稱鄭康成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也故古人所謂百家言以仕宦言之漢則百姓以五律相雜二十有五配以四時見白虎通明時官書有千家姓明文衛藏吳沈進千家姓表云約爲韻語凡爲姓一千九百六十八名曰千家姓洪武十四年五月朔日翰林編修吳沈典籍劉仲質吳伯宗等進其書令不行宋時有韻語村書稱百家姓言百家者取其名美或曰吳越時書也宋陸游秋日郊居詩云兒童冬學鬧比鄰據案愚儒却自珍投罷村書閉門睡終年不着面看人自注云農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學謂之冬學所謂雜字百家姓之類謂之村書今其書通行投者自爲一家言如師輩厚薄漢賈融傳有庫鈞自以掌庫受氏此謂曰舍者釋名釋車云今謂近舍釋宮室云庫舍也物所在之舍也齊魯謂庫爲舍故庫狄氏亦音舍皆沿漢時齊魯語音今去广從厂當由姓庫者不能與俗爭音甘去上聲以識之唐參寥子閒史言進士單長鳴言從兩方口者音丹從兩尖口者音善或笑之引吕氏春秋云吳俗下矣俗亦爲方口尖口分別之證時請之舉妖其情蓋與庫氏同而庫氏不言遂立庫姓單氏爭之乃得舉妖之目又見一書姓言上兩直者曹魏後上一直者曹參後又逢大也以單得音今逢姓云從朶是傘服失誼矣查從且得音今查姓從

出應神宗問何以知之頌對三國時吳有賢鑒造晉府之論恐是其後閒閻鄉里乃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則又非居衣切矣蓋有古今音別共一字而有轉不轉之異又方音別老學庵筆記云江西但姓音禪廣韻自有徒干反姓也此又不然江西人自言但他處人聽之若禪江西人聽之自若但此在心知其意也晉書束晳傳云諫姓去足爲束今山東束姓自呼爲雲梁漢溝志云有沈姓者去水爲尤則以一時之見爲之於六書形聲皆不服閻若璩唐書侯思止傳貞元五年韶云蔡叔圮族周封其子蟗信干祀漢胥其孽侯君集不卒太宗存其嗣此是蟗王信之孽非蟗淮陰侯之孽也尚溪纂志萬姓統譜並云土司韋姓言是蟗信後蟗何以譽屬尉佗作賜以韋姓蟗音今查姓韋也韋得音今逢姓云從朶是傘服失誼矣查從且得音今查姓從

單本譚先避諱所改今廣西單姓自呼爲蟬音云蟬信之後與單姓說別與音譯者說亦別也十爲地名又爲卉十本卉官氏弁十篆隸一字也初姓云木部姓元姓云本元姓成姓云本盛姓皆以隸言之此皆關小學若孟堅必師今古段漢書碑碑並白避趙商後並白避趙後孟仉氏仉乃訊師今党氏與也先不當讀糊先之類皆學士所當知者

△孔子聚訟官氏辨即其今之澤州晉城縣古稱高平郡古聖北石壁里者相傳孔子父叔梁紇墓在焉里之名以墓名也後漢書地理志高平縣有防山孔子父墓在焉又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防山在高平縣北四十里山東有孔子父墓石壁銘云魯大夫叔梁紇墓在防山之陽是也其地今屬山西澤州府晉城縣東南四十里防山之陽有

胡周長孫笑伊邱支七族之始廣韻亦以河南邱敦氏所改姓纂亦著爲拓跋後姓氏書亦言魏曙淮王豆眞後爲拓跋裔又著扶風一望均不言是邱明子孫外從也齊魯邱少達者故門望不著門第書可證有不可證無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得吳興邱遲碑言遲邱明後則邱明子孫亦有外徙者特不可謂廣韻中有此說然以此見左思家世儒學不言爲左邱明後邱遲家世儒學自言是邱明後則唐以後言左言左邱者亦可愧矣

縣山水記

縣山起楠木嶺嶺脈來自休寧婺源界之張公山故縣地也今嶺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南則祁門界嶺東北爲天潛山西北則黃荆巷山又西北爲南屏山山在縣南十里自北望之平起方聳如屏亦曰城子山其上峭壁斗巖石竇間有龍湫亢旱禱之輒應上有龍門道院邑志云南屏寶南榦祖脈相地家言也西爲頂遊山東爲林慿山元和郡縣志云林慿山在縣南百五十里今山在縣南十里俗山北百五十里無慿縣治此志誤也山高二百仞周十里三面壁立徑危仄溪末縣賊帥陳儁祖山等二萬戶屯其中建安十三年吳將賀齊討平之史言如此疑

陳儁祖山非賊也保山以禦亂尚未屬吳耳云二萬戶并計山下附之眷山上爲帥居也今山上寨址猶存銀山者時得箭鏃眷求得之小方而鋌銅色紅翠隱然土人即山爲庵宇明時有林慿書院曰道一堂今不可見庵前有峰員起如香鑪水經注云地理志浙江水出丹陽縣南蠻夷中北逕其縣南有博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劒杪時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爲候博山蓋鑪冢矣山之東爲垂珠洞洞窈窪石骨相次即石刻佛像泉自石出四時滴瀝洞口地膏出可賦貿與古築孫君學道田段程君驤登此程君有詩又與崇義方君燮課陽陳君栻登之方君有詩其西有瀑布自千丈崖下下有石曲環如象垂鼻瀑布由環出上有仙人棋局石曰入夜或見金燈如流星千百飛墜滿野吳時救賊萬餘爾後山空無人居血結

起爲蟬積陸相沿鬼火赴此如人逆集揚不足怪矣運西則頂遊山山東北至縣十二里一曰丁峰亦曰南山程君驤登此山言自下至上可十里上可容兩席地自東北望之甚銳山形如楷字由形者余言此當是丁由山程君曰不然舊有頂遊大王廟古人稱名之意不可知也又西北山陰爲赤嶺山南爲陶嶺通郡門又西北爲觀雨舉字亦作坐者追余見官書鱗州如此又西北爲簸箕塢又西北爲武亭山山東北至縣十八里邑志云高二百仞西接郡門界山陰武林水出焉山故凹凸出入亦曰武陵唐地理志云歙州郡門縣有武陵嶺元和中令路旻墾石爲盤道來紹興時黃村黃葆光又就樵徑開通之繼有石徑自乾隆二十六年安慶爲肖會邑中士夫文書皆繇此道竊田少常糴米鄰縣自郡門排撲擔負者皆過此古築孫洪維易

以大平石修茶亭爲往來坦途矣又北行爲石母山舊以重九真官路下汪君步鼇登此盡望見縣南山內地又北爲虎嶺山西接郡門界虎嶺武嶺疑是唐時官私之名舊時縣郡路在此虎嶺下達於排溪余家先世有墓在嶺西年年過此舊疑此嶺爲路令舊蹟惜志乘不能詳也又北行爲盡工尖聳秀似刻畫者又北行屬之西山由縣西望之如屏疊翠干雲特爲明秀或曰仙山上有石中空長尺餘如足迹此南鄰北相傳爲仙人迹菊有杖痕又北行爲釣魚嶺一曰相見山山路迴環行久之乃至舊處對塢而里數已遠故曰相見樵徑皆然也此爲葉村孔道又東北行爲方家嶺徑大屋道也又東北行東南起高峰曰發龍墩又東南下行爲干豚隊又東南起爲美爵山山白楠木嶺層巒相屬脈絡甚明大峰突聳如靈鷲振翮獨昂雲霄又

東南爲芙蓉嶂自嶂東南至舜十二里亭峭巖壁衆山環拱其
勝奇木錯繁靈石棋分自此東南岡阜起伏爲雄巒峰巒迤南抗
綿延至東嶽行祠曰龍尾山上有聖母池碧霞元君祠祠北爲
觀音巖東爲靈虛觀觀前石華表上嵌石扁宋大觀元年朱彥
記云此地去縣一里許龍尾山環之事蹟閣經幾千百歲元體
中修觀爲記其事是龍尾山名見宋前閣經明正德十六年縣
志亦云東嶽行祠在龍尾山今府縣志僅謂之東嶽山矣觀東
北有社公祠曰龍尾大社山又東北行當縣城南門西縣城復
山東北麓屬之章水府縣志言城包羅東嶽山非也舊唐書地
里志云黟僅在黟川即今城東北之水矣城內山東北行者爲
城隍山東行者爲縣學山
自楠木嶺東北分行者曰天酒山志云以多隱君子讀書其中

故名亦曰石林山有餐霞凹指月尖日月關諸勝下有源曰碧
心潭左爲佛頭嶺其行七里皆老松蒼翠亂壑煙有蒼蒼亭上
爲鬱碓屏取孔璪郊陵歌嘯然同處題詠泰山鬱碓其高梁甫
延連讓也登屏山爲觀海量謂雲出鋪海也下循溪爲偏閣左
行爲天蒼街街轉則天蒼巖天蒼者轡山也又東爲牌樓牌樓
東屬之休寧齊雲山舜嶺東北行爲復山復山在縣東南三十
六里高二百六十仞峰抓峻石壁四絕初學記引輿地志云有
五根二碟亦謂之五根碟注云根下根反從民得聲今諸書從
艮非也太平寰宇記亦作五根二碟根菊皆有石壇中央有
潭才五六尺許水懸出拂灘挽暮時有至者山陰日復農聲翠
激流至其止石壁立天際即太古朽木如豬石畫平嶂舊鄉民
避寇嚴上寇以山上無水思久圍困之鄉民投下生魚示之乃

引去福建德化縣志云酒罇巢山在縣西高峻乏水昔人避亂
於此以久圍困之有女子取酒浣衣以示賊賊謂水多也因解圍
去事亦類此天酒山之西有山逕水村考川下插坑屬之李村
自林歷山東北分行逕山相屬三里許有金竹巖羊腸鳥道上
通樵路猶與程君曙夜飲金竹庵月中上望山巔石亭菊有虎
跡曰問之樵人無見也又東爲黃家嶺十里至竹山下會石山
林歷山東行者爲青嶺山亦曰千里山山越所據今居民於山
縣相松檜蔡樵伐隔山望之林木蔥蔚在雲間亦仙境也青嶺
山東行爲黛峰峰有塔院塔七級踞石巔下臨水其山陽爲從
坑爲託坑山陰爲祝源青嶺山陽東行者爲喬嶺爲鯉亭山嶺
海志云婺源浙源山北逕縣縣魚亭山是也山在縣東南三十
五里高二百五十仞

自南屏山東北分行爲大屋山山有大石言是落星所成一曰
大仙山
自虎嶺東南分行爲上堂山宋鄭興二十七年彙憲勳禪云其
神謂之胥公乾道二年二月一日敕封顯應侯今居民謂之胥
王廟山名志秉不載孫君學道讀碑知之
自壺工尖東南分行逕閻嶺阜一屬之黃村一屬之古築古築
村東曰東山巨石銘衡相交蔭有泉出石間曰石乳泉泉南
有亭曰石乳亭
自西山南分行逕上江村東南逕下汀村陳園張墩屬之余汪
村
自釣魚嶺西北分行逕葉村北屬之徙徑山
自方家嶺西分行爲程家山東南逕豐口石梆山方家嶺東北

拾捌册 102版
V13

行爲臺巖北逕黃泥坑大星柱杖屬之石壁廂口
自雄雞峰西分行爲金雞石其南行者一逕灣裏後關關山屬
之後溪一逕擺家灣屬之月塘一自南坑西行逕七星墩五里
脚舒家林黃柏塘屬之鐘山
自龍尾山北分行逕西門亭屬之紅鉢山其東行者一逕石亭
東南行爲舊廟山爲紅窑山一逕蠶廊觀南行屬之程家莊一
逕將軍嶺將軍嶺者吳將軍賀齊廟在焉前山趙者也將軍嶺
東南行爲鼓樓嶺在今縣城東五里舊城也嶺東南

屬之橫岡前爲橫岡水矣
自方家嶺大山至舞鼈東行西轉爲石鉢孟山山高五百仞延
袤三十里有巨石廣數十丈中墉如孟孟中雲起則天雨諺云
石孟戴帽田不應燥又西南行爲碧山有泉名靈惠清冽異於
其上疊石積翠東南行爲吉陽山吉陽山在縣東北十五里新
安志云高二百五十仞周三十五里上有三峰並起斜倚如鼇
舊曰三鼎尖初學記引興地志亦南之靈山山多石三年一遇
野火靈焰故老謂之三鼎磨新安志云若非磨年百姓放火燔
有雨濕之按磨韻折磨之磨佛家謂之魔劫神仙謂之厄會皆
以年紀也新安志又云中峰有瀑布泉寰宇記云吉陽水出焉
又引新安記天將雨此山先有鼓角之音人以爲準亦曰東山
有仙人石仙人蹟邑人舒道紘遇異人傳養生訣構庵山前時
有雙鶴來往之異吉陽山東爲石印山山上有石平方特起下
有石蕪洞幽邃可容百人昔有頭陀居此每擊磬則羣蛇出赴
洞西有產龍石石分列一在山下一在山上有四龍形自吉陽
南行之山盡石山挹秀橋與竹山下對峙吉陽山東行爲東文
嶺一曰東頭嶺又南行逕朱嶺下屬之石山東南行逕西運東
猶存按續漢郡國志酒泉郡延壽縣注云縣南有山石出泉肥
石出油供僧廚僧欲以貿錢油乃不出今流泉側有油香斷碑

爲長潭嶺故亭道也又南行一屬之循洋墨與鑪峰對岸或以爲潯陽借峰蓋行人游戲之目鑪峰青嶺相接以石色言循洋水較深矣長潭嶺南一東行屬之嶺山即鄭山水經注云浙江又北歷鄣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其說是而此山素不表見也山亦曰石墨嶺下有井墨字記云在縣南十六里是昔采墨之所今爲懸水所漂其井轉深即今墨穴也今采其墨僅染阜耳按舊地里志云鄣漢縣屬丹陽郡晉同鄣縣南晉林山出石墨故也今求晉同縣事無所出當是晉民避之諱其言鄣縣之名由墨嶺是古說本取鄣山爲義元和郡縣志李云縣南有墨嶺出墨石又昔貢楠心木縣由此得名是唐時以石墨爲可用之物可書字由遠之者不明顯者書者以意度之貢則石墨即石炭今假借字爲煤鄣色惟此有煤又煤苗不

納采入即爲懸水所漂利小而善大此古事之鑑江南西道煤所在有之不聞以名縣尤不聞以染皁也石墨誤上或言亦有貢則石墨即石炭今假借字爲煤鄣色惟此有煤又煤苗不鑒鼓潛發令長候之以占吉凶又東行爲樵貴谷按寰宇記引輿地志言樵貴谷在鄣北昔人入山七日至一穴豁然豐開周三十里中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地者新安志亦同今縣北二都吉有樵貴谷地與古應鑒嶺下貴在縣東南而深山峻谷林巒秀朗亦鑒境也元孔齊至正直鑒云酒教授言縣有深山入可數百里老氏百二三十疏嶺見大木片長數丈廣二三丈木釘相連不用鐵土氏不食脂膏最宜記又引邑圖有潛村入石洞口悉爲松蘿所翳每求蘿來最出宋時見有數十家同爲一村新安志姓氏云洪爲潛氏追宋潛姓數十家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云嘗有新安人說本邑深山中有一水居人飲此水

奉舍長壽僅有二百歲者鄉人謂爲仙潭是亦潛村之類康熙府志則云鄣地不及百里豈有山行七日之遠不悟山行多巖嶂整杳深踰澗攀崖百里之間編蔗難窮宋人言之猶是遠古元人方言近事鑿鑿非俗情所當斜也汪君文璧云梁海南傳云黃武五年大秦國人秦倫至交阯送諸葛瑾方物諸葛恪討丹陽鄣歙欲知人種以男女各十人送倫南史亦同按黃武五年全琮討山越恪後九年嘉禾三年討山越六年平之則黃武五年不當有恪所獲蓋全琮越伢之短者非則有短種古事或記載未審通鑑綱目亦仍之又南行爲石門山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壁立數百仞下臨溪潭鑿石爲門開一徑僅通人石經橫貫木置板以行日校閱石門一日小御門朱熹中統間時有縣令朱天錫題字今填塗山石易以石道又南行爲挑源洞山奇秀出諸水遊鑿石入五尺許就石壁突出庋於門題之爲洞府縣往來官路也自樵貴谷東行南屬之石門垣自貢舉嶺東爲領嶺又東南爲鄣山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其峰巒重卸人大坐又東南爲嚴嶺屬之境西南行爲鐵岡一東南行屬之界首休寧界自石鼓山東行者爲北莊嶺東北屬之奇壁自太陰尖西北行者爲五溪山山在縣北六十里山北有五溪常有雲氣隱蔽其上山半有石崖下有龍泉歲旱禱者以壺取水水涸壺中者霖雨隨至其北屬之太平界五溪山陰積舊屬石埭秋浦後集云五溪在山在縣南百二十里上有五溪合流而下歸於舒溪至舊港入江是也太陰尖東北行者爲羊栈嶺嶺程十五里嶺北有數十家曰橈樹下亦曰脇嚼音相亂也自江寧至黟

羊棧爲捷道向置鋪遞府志云寇自池陽先驟請此路
又北屬之太平油竹坑羊棧嶺南有石門嶺嶺石深峭春雨後
瀑布懸飛有勝致羊棧嶺貢行爲牛泉山山在縣東北五十七
里志云高九百五十仞寰宇記引輿地志云牛泉嶺通廣陽縣
自下上九里一頓凡九頓山常風樹合抱而高不至丈皆頂有
泉方丈餘俗云牛跑所致亦猶虎跑泉也山上僅通樵徑雖盛
夏亦衣裘側徑時有斐石虛蓋舊通廣陽道廣陽創南陽隋廢
縣唐省入涇即今石埭西北之陵陽矣其北則爲牛泉坑其南
爲邑溪源牛泉山南行爲黃堆山山在縣北三十里山頂平曠
昔泗州西峰五溪結茅於此曰西林寺今山上有大聖庵西林
遺址也黃堆山南行爲雷阜屬之雷岡頂黃堆山東北行屬之
愿舍黃堆山東行爲梓嶺下爲梓路寺南屬之東山珠簷黃堆

山北圍行者屬之休寧潘村自梓嶺東南行一屬之珠川一屬之大周山山在縣東南二十二里石壁幽峭芳叢
蘭坂香潔靜明延佇者忘疲矣一屬之天井山山在縣東南二
十五里山麓有府均井雨有驗目曰府均井府均之名莫
能明也又南行逕程村屬之休寧西源嶺自黃堆山北行者逕
里仁屬之休寧雙嶺又東爲黃山自楠木嶺至此岡巒連絡不
斷週環盤互止一山也其上自楠木嶺至方家嶺爲寧國山行
屬自楠木嶺至雙嶺爲杭州山行脈
鄒縣水有六一會於石山曰章山南水曰石鼓山水吉陽山西
水曰方家嶺南水西武嶺水一會於魚亭曰石山水曰潘山水
託坑水曰金村水捕坑水石門坦水曰魚亭水一會於鵝岡曰
魚亭水曰鵝山水一會於休寧東亭橋曰羊棧嶺南水吉陽山

蓋山上有池舒姑者性嗜聲音化爲水聞歌則泉湧湧流有朱經一雙以圖書證之爲今石埭舒姑山吉陽水上三女子殆舒姑歟又西南行逕古溪猶坑水古城水自西來入之田段程君驥葉村葉君有廣好小學及地里嘗得古溪西故渠窪地溯行過高圻至廣安寺後長生橋曰古章水分出此故舊志乘言鄱者若元豐九域志以吉陽爲鄱川所合多也今則章水源遠而合多吉陽入章水矣石鼓山水吉陽水自古溪南行至沙田入章水又南行逕東山下過橫岡橋東會方家嶺

南水西武嶺水

方家嶺南水出嶺南其東源許思塢西源冷水坑合流東南逕程家山又南逕豐口爲豐溪又南逕胡村納霍溪水霍溪水出鈎魚嶺北會於胡村南行逕後關又東南逕陳岡山下又東南逕後溪至余村月塘水自西南來入之西合西武嶺水西武嶺名武亭山一名武林山謂浙武林水出此一名武陵山謂水爲武陵源鄣有桃源之稱由武陵也水出嶺下東北東逕官路下又東逕橫山沈潔艷最深處也金村水自北來入之又東行北納金村水出長演嶺南會石墨嶺西水逕金村出視篷會經流東行逕循洋臺山後舊有龍屯依山臨崖祝水澄澈人屢擾之龍乃徙去循洋水中釣臺矗立波際乾隆戊申邑人王毅程學詹胡德蔣等於崖間新開魚亭路構亭以息行人樹影送清波光瀲素可鑑息肩者亦踏足掉頭若有評賞則知雲水怡曠智愚同心矣又東逕金鐘潭俗言黃堆山西林寺舊有金鐘朝旨舁進鐘至此入水金石交不解遂棄之山水相遺自傳空額耳佞佛之言固難先詰也又東行石墨嶺東水自北逕樵貴谷來入

又南行長演嶺西水自東來入之山壞樹木紫落春花上浮木杪望之不見土石又南過十里鋪橋又南行出潘山東行合石山會諸水在縣東南十里連山夾峙播波疑霧清淺則鳴激盈滿則奔駛東至潘山東頭嶺水自北來會之又南逕西水自北來入之潘山水出東頭嶺南逕西逕東又南行西逕西溪在府西舊爲鋪遞所由東頭嶺東路則出東亭橋西逕水西水東行至石山

又南行長演嶺西水自東來入之山壞樹木紫落春花上浮木杪望之不見土石又南過十里鋪橋又南行出潘山東行合石山上水託坑水自南來入之又東行逕黛峰下望塔院趾盤旋挺東逕棋龍迴流潔艷最深處也金村水自北來入之

金村水出長演嶺南會石墨嶺西水逕金村出視篷會經流東行逕循洋臺山後舊有龍屯依山臨崖祝水澄澈人屢擾之龍乃徙去循洋水中釣臺矗立波際乾隆戊申邑人王毅程學詹胡德蔣等於崖間新開魚亭路構亭以息行人樹影送清波光瀲素可鑑息肩者亦踏足掉頭若有評賞則知雲水怡曠智愚同心矣又東逕金鐘潭俗言黃堆山西林寺舊有金鐘朝旨舁進鐘至此入水金石交不解遂棄之山水相遺自傳空額耳佞佛之言固難先詰也又東行石墨嶺東水自北逕樵貴谷來入

之其地舊有桃源書院歲久傾廢又東逕桃源洞下又東捕坑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逕石門坦石門山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行至魚亭會魚亭水亭在縣東南三十里在魚亭山北五里寰宇記云西江魚船至郡門縣舍舟登陸止此東水次淹留待船故云魚亭圖經志云縣舊有四亭入墅魚亭其一也方輿勝覽云魚亭以爲停留之停未知是否按魚亭之魚必不指西江魚船若亭墅之亭本是停留之義亦不須疑也八墅今止有奇墅魚亭水出楠木嶺東東行至水村會黃荊廂山青嶺山水東行逕喬嶺瑪川至魚亭出永濟橋東南逕攏鳳灘灘上舊植柳數百株會經流東南行考川水自西南逕李村來入之嶂嶺水自南逕霞阜來入之又東南會鶯岡水

鶯岡水出源嶺南逕上坑又東南逕鶯山東又東南逕苦竹林

又南逕艾坑又南至鶯岡會經流又東行復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入休寧界

休寧東亭橋在縣界東十里故縣地也納縣羊棧嶺南水水出嶺南南行逕盧村考溪源水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南行十都南湖水自北來入之又南逕際村邑溪源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行十都南湖水自北來入之南湖考十都引邑溪水環注村中而瀦於湖上植桃柳其水淵渟倚菱發香鱗遊不淪湖東偏有石特高起湖水由堤下出又東南行橫山梓嶺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逕東山下北莊嶺北水自南來入之又東過珠嶺下裏田方坑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逕奇墅又東爲魚山溪又東逕社禾木坑水自北來入之吉陽山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逕源口阜嶺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逕木魚大塢水自西來入之又東

逕王村王塢葉村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行源嶺東南水與村水自西來入之又南逕程村府均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逕石門山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行至魚亭會魚亭水亭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在魚亭山北五里寰宇記云西江魚船至郡門縣舍舟登陸止此東水次淹留待船故云魚亭圖經志云縣舊有四亭入墅魚亭其一也方輿勝覽云以爲停留之停未知是否按魚亭之魚必不指西江魚船若亭墅之亭本是停留之義亦不須疑也八墅今止有奇墅

魚亭水出楠木嶺東東行至水村會黃荊廂山青嶺山水東行逕喬嶺瑪川至魚亭出永濟橋東南逕攏鳳灘灘上舊植柳數百株會經流東南行考川水自西南逕李村來入之嶂嶺水自南逕霞阜來入之又東南會鶯岡水

鶯岡水出源嶺南逕上坑又東南逕鶯山東又東南逕苦竹林

又南逕艾坑又南至鶯岡會經流又東行復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入休寧界

休寧東亭橋在縣界東十里故縣地也納縣羊棧嶺南水水出嶺南南行逕盧村考溪源水自西北來入之又東南行十都南湖水自北來入之又南逕際村邑溪源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南行十都南湖水自北來入之南湖考十都引邑溪水環注村中而瀦於湖上植桃柳其水淵渟倚菱發香鱗遊不淪湖東偏有石特高起湖水由堤下出又東南行橫山梓嶺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逕東山下北莊嶺北水自南來入之又東過珠嶺下裏田方坑水自東北來入之又東逕奇墅又東爲魚山溪又東逕社禾木坑水自北來入之吉陽山東水自南來入之又東南逕源口阜嶺水自北來入之又東南逕木魚大塢水自西來入之又東

注所聽反此依水經注引是晉魏時卡與此南蠻夷中相對知發未率蠻中非水注引是晉魏時卡與此南蠻夷中相對知發未率蠻中非山誤夷字非衍說文落夷字耳言雖夷中非吳志風言評平山越後漢書度尙傳言杭徐試宜城長悉移深林窮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漢時南方蠻縣皆大如今湖南地兼苗族臺灣地兼番族時山越即蠻夷由言稍不同今張公山自有水入瀙江校量道里章水源更遠也

會於石埭河口者影之方家嶺北水水北行運王村又運徙徑埠上水自南來入之昔舊謂書欲徑汪氏乾屋在水東常倚從橋上俯觀碧流澄澈念謝華啟秀有義山語云長溪清縈流影不去文境符合而李義山集中無此語蓋佚篇矣又北運大星其北雙河口葉村水自西來入之葉村山水數靜夏夜無蠅蚊又自雙河口東行至柱杖村石埭大徙嶺內北水自西南來入之又西北行至廂口又西北行至太平林村章山北水自南來

華山北水北運章溪出水案有長坑水自西麥入之五溪山水自東來入之又北運太平登塔橋會於林村又會於石埭河口入之

羊棧嶺北水出嶺北運樁樹下北行牛泉山牛泉坑水自東來入之又東北運太平油竹坑宏潭會於石埭河口由渫南陵蘆湖入大江高淳縣志丹陽湖有三源其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爲舒泉按舒泉以經石埭舒姑泉下有名其入高淳湖亦自東境末葉時言之

黟水清而不寒其味甘水深淺皆見底多石骨邑人多飲井水昧尤映云水從土中過能養人船至魚亭歸至石山

駐劄大臣原始

太宗文皇帝滿洲國天聰九年得傳國璽於元小王子商察哈爾林丹汗先是林丹汗屢犯邊睿親王征之林丹汗走死其孫額哲以其子額哲携衆來歸封額哲親王游牧義州於是時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及土默特天聰三年來歸兩旗會於天睿盛京合辭上

尊號明年太歲丙子改元是爲我

大清崇德元年崇德三年正月左翼土默特天聰六年來歸察哈爾

札薩克圖汗犯歸化城二月丁酉

太宗親征出邊科爾沁天命四年來歸札賚特天聰六年來歸察哈爾

喀特二年阿魯科爾沁六年四子部落七年茂明安八年巴林二年翁牛特七年烏珠穆秦八年十一部從征又郭爾羅斯都爾伯特以天命時來歸喚拉忒喀拉忒天聰七年來

歸葛齊特克什克屯天聰八年來歸阿霸垓蘇尼特天聰九年來歸未赴調不列又阿霸哈納爾於崇德時來歸皆爲內札薩克

壬子過興安嶺而明之邊臣懼喀爾喀侵軼以

大清兵報示之喀爾喀採之而信遂遁是年明崇禎十一年也

三月喀爾喀三汗使來六月設理藩院治各蒙古事七月丁卯

論遣喀爾喀使漠北喀爾喀西域厄魯特暨元故臣也元裔察哈爾既臣服而札薩特泰曼敖漢巴林又喀爾喀舊部故

太宗諭召喀爾喀喀喀爾喀亦元青吉斯汗後也是年厄魯特伊

札胡爾克圖下宰桑十七人來朝七年西藏貢教第五輩達賴喇嘛班禪胡爾克圖和碩特顧實汗使入來朝約同行善事第五輩達賴喇嘛班禪卜藏嘉錯燦顧實汗孫也先是唐古特四部

曰青海曰喀木曰衛曰藏顧實汗逐唐古特汗自處青海喀木而以藏衛處達賴班禪乃遂紅帽大寶法王花帽二寶法王黑

稽三寶法王是以額實汗與達賴班禪三使同來時自藏衛青海東北行阻於喀爾喀額實汗又與別部厄魯特不睦使者自言綫伏敵之國行經四萬里也始者蒙古番子倘紅教宗喀巴者爲觀世音化身學紅教於薩迦廟而忽歸黃教二弟子達賴班禪轉世行教持咒至驗當明中葉時已出紅教上番部向服喇嘛下設第巴第巴下始爲汗王東西南北數萬里親爲天神喀爾喀以入藏陽於厄魯特則自別奉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而亦本於宗喀巴藏衛二喇嘛卜言東土有

聖人出當一統故遣使貢方物以振興黃教爲言八年

賜達賴班禪書喀爾喀託雅泰等來歸時欲全收喀爾喀而

太宗英天

世祖章皇帝御極受朝時喀爾喀使臣在列也是年天下定三

部喀爾喀無事順治二年擴額實汗赫部西寧鹽河西各士司三年蘇尼特騰吉思與謇親王不合偕公主北走投喀爾喀我兵追之圍舍圖汗子及額雷汗子以兵五萬迎騰吉思我師敗之初喀爾喀欲害公主騰吉思哭曰

太宗皇帝仁育萬國我柰何背恩害公主耶喀爾喀乃止我師亦迎公主還五年喀爾喀來犯喀倫敗去六年二月謇親王征

黃璞欲並征喀爾喀行三日馬將道乏水止八月璞誅十月徹

兵入藏滅藏巴汗據有其地之圖伯特衆勢俱張盛甚

教漢札魯特察哈爾烏喇特土默特四子部落兵征喀爾喀至

喀屯布拉特不見賊而還七年厄魯特渾台吉使來朝九年達

賴喇嘛

京師築北黃寺居之其行也

接見於

南苑傳壽寺

賜金冊印遣王貝勒等護送之

爾厄魯特額實汗金冊印十年圖舍圖汗車臣汗兩部喀爾喀

掠巴林部又來寇歸順同部蒙古

命宣威大將軍安親王岳樂討之尋以喀爾喀入貢撤兵十三

年厄魯特科邊夷入犯西寧劫奪牛馬拒官兵

詔大臣至西寧衛訊理按例賠償番子在明屬蒙古者歸厄魯

特聽納進其舊屬明者役於中國厄魯特不得爲寇災番子自

西寧北沿甘涼西至罔地南自河州以南至四川各邊抵察木

多南迄雲南在唐爲吐蕃後分二三百部不相統忽弱忽強明

人謂之海寇明季厄魯特自甘涼北邊越中國地橫侵之遂役

於厄魯特厄魯特居青海者和碩特最強其他土酋屈特輝特

喀爾喀寄牧十八家時時盜竊遂多臨鞫總兵於西寧衛以鎮

之十七年

詔禁歸化城喇嘛私往厄魯特喀爾喀十八年

賜喀爾喀丹津喇嘛敕印時喀爾喀七部跳梁漠北厄魯特四

部據西域緯羅斯特渾台吉最強盛伊犂雅爾瀕爾奇斯烏梁

木齊巴里坤縱橫五六千里皆所轄和碩特額實汗既據青海

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據有其地之圖伯特衆勢俱張盛甚

世祖時天下初定

聖祖仁皇帝嗣位四輔臣未遑治也康熙三年喀爾喀貝勒古

木布伊爾登來歸四年台吉吉巴爾布冰圖來歸十年禁藏中唐

古特喇嘛無故來京十三年

賜喀爾喀扎薩克阿海俗青喇嘛敕印時吳三桂反三桂與達

賴圖瞎通好達賴爲三柱請赦罪不許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反先是額哲卒弟阿布柰襲阿布柰以罪禁錮立其子布爾尼至是吳三桂反調其兵討征布爾尼遂反

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及副將軍圖海討之布爾尼走至札魯特貴勒蘇台科爾沁部沙津赴調遁而殆之殲乃分其衆爲八旗移宣化大同邊外西至歸化城東至克什克屯北至[illegible]海[illegible]

[illegible]額駙[illegible]南[illegible]自太僕寺牧廠中抵朔平邊是年青海請番部與厄魯特戰有功十六年厄魯特羅斯特渾台吉卒子鄂格立鄂格爲其兄車臣巴圖魯所殺立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弟鄂爾丹入藏爲制噶瑪還伊犂殺索諾木阿拉布坦而遣使乞封於達賴喇嘛達賴喇嘛封爲

厄魯特又內亂年饑人心離散圖舍圖汗又執札薩克圖汗殺之而奪其妻策凌三部亂

聖祖憫之二十五年春使大臣偕第五輩達賴喇嘛使爲之和解第五輩達賴已於二十一年死矣初達賴既立噶爾丹以爲可挾而遣也及其死則使藏匿巴桑結僞爲達賴猶在者言喇嘛入定不見人中國未之知也達賴使行噶爾丹使其弟多爾濟札布台吉隨覘之以圖舍圖汗待達賴使無加禮爲圖舍圖汗怒殺多爾濟札布台吉與阿玉錫爾丹噶爾丹大悖逆不敬佛乃敢輕蔑喇嘛使又殺其弟遂使喇嘛干餘人入游牧於喀爾喀二十六年九月圖舍圖汗以噶爾丹分兩路入占牧地出兵迎擊不勝卽亦安之噶爾丹遂揚言借俄羅斯兵且至矣喀爾喀探

之無其事喀爾喀守備懈而噶爾丹言之不已二十七年

聖祖遣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備邊兼約達賴喇嘛使和解之噶爾丹故與謀達賴喇嘛事者使至又僞護噶爾丹噶爾丹既至則壓喀爾喀而軍游牧喇嘛從中應之圖舍圖汗倉卒拒戰大敗傾國東走時俄羅斯方與我爭雅克薩用兵四十年矣

聖祖意不欲與戰俄羅斯新汗亦請和既有成約內大臣索額圖等奉使經喀爾喀東部車臣汗地喀爾喀揚言

大兵來救已六月庚申使來乞援使臣不許阿爾尼亦入於軍丁卯噶爾丹與書來使臣具檄曉諭之得畢使事噶爾丹據之圖舍圖汗之喀爾喀部落散亡牲畜盡其地皆空噶爾丹自札隆克圖汗子厄爾克阿海巴朗車臣汗子烏墨特及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前後科餘衆投漠南邱關求撫

聖祖以此
太宗聖意也收而豢養之又以曲在喀爾喀
遣使慰喻丙丹使率衆西歸喀爾喀丙丹兼有西域回部青海漠北
則益驕蹇不率
詔二十九年侵託多尼爾德尼又揚言來侵昆都侖五月遂犯
汎界至烏爾會河當是時
聖祖既平三藩定臺灣收臺灣和俄羅斯天下無事以時講丹
勢熾既入犯其志不在小且喀爾喀不可使無游牧也六月辛
丑集大臣於朝
下詔親征賊既破喀倫復東趨越烏蘭布通而南距京城催七
百里甲申遣人齎
敕諭之七月乙未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師出古北口壬寅
至師出古北口王寅
爲至邊檄噶爾丹入來其書言喀爾喀我仇也因追之遂入
天朝汎界我布
大皇帝道法中不敢妄行因乞罔舍圖汗及哲卜尊丹巴胡圖
克圖乙巳安北大將軍恭親王常寧師出喜峰口康親王傑
王秦
命屯歸化城噶爾丹書以六月二十七日丙戌發明日丁亥薄
爾丹北去至烏蘭布通據遠軍及之噶爾丹大敗奔高山頂相
持久之始得去我師追之噶爾丹頂戚盡佛立誓不復內犯捷
奏至烏朱穆秦
御營八月己未朔
迴鑾丙寅
還宮丁丑

命關出征各佐領下各十數人留備之餘俱撤歸十一月甲辰
噶爾丹使達賴喇嘛領厄魯特各台吉上
尊號
聖祖既疑達賴喇嘛數偏護噶爾丹長惡作慝無勸誡意其遵
行不虔噶爾丹又久據漠北不肯歸庶言須揚無爲也却其表
貢物發還三十年四月丁卯
聖祖出塞五月
駐蹕狗石口外多倫諾爾喀爾喀三汗吉卜尊丹巴胡圖克圖
及各台吉朝見皆還其職以其七部爲三部東路曰車臣汗烏
巴什中路曰圖舍圖汗察珂多爾濟西路曰札薩克圖汗策妄
札布爲三十七旗此本數應今減數指游牧地使比丙札薩克
四十九旗本五十九旗歸化城土默特兩旗不在此數復

詔建黃宗寺以示興黃教癸卯
還京師三十一年以前征噶爾丹時烏鎗便利立火器營朝鮮
國王進烏鎗三千桿得
旨嘉獎來停朝鮮黃金及藍青紅木棉布貢三十二年達賴喇
嘛入貢
賜弟巴桑結霸藏王罷西寧番族給蒙古納進例是年噶爾丹
兩遣人窺根敦告青三十三年正月噶爾丹居庫克朔東之扎
賴察克窺根敦告青無所獲遂侵喀爾喀又誘喀爾喀札薩
克叛歸舊游牧喀爾喀以
聞是年
賜西藏第巴金印
頒三十四年時憲法列蒙古各游牧節氣三十四年二月噶爾

丹素來國舍圖汗及哲卜篤丹巴胡圖克圖七月又素吉之八月犯汎界至克魯倫河搶掠那睦札陶託音
詔杉穆巴借青墨爾根濱農謹備之噶爾丹使私約喀爾喀圖
舍圖沙津為內應夏
駕行圍木蘭沙津奏之得
旨誘之來於是噶爾丹遣屯巴都烏闌三十五年二月丙辰
聖祖親征出獨石口過噶爾圖至西巴勒台
遣人諭之且告以
皇帝出塞兩當來決賊若不戰而逃是無恥也噶爾丹亦偽言
傾國東來且借俄羅斯兵六萬至
大軍遂進至祁庫車爾噶爾丹猶不信
親征也內行至克魯倫河登北孟納蘭山望見布隆

御營黃幄布城綢城大營遷去五月
駕至克魯倫河獲其輜重噶爾丹趨西路軍於土剌河於是北路平北大將軍馬思哈至巴顏烏圖撲討而西路撫遠大將軍
費揚古將軍孫思克康訥元遇噶爾丹於特呼克濟敗之轉戰至昭莫多大敗之斬其妻阿㚟（考喀通殺帳下厄魯特二千餘人
又降其丁壯獲其牛羊一千餘為噶爾丹既遁於
聖祖威靈不敢敵其所喪亡又皆部中精銳則自盡殺其部中婦女老弱輕騎以逃道中遺棄渾脫及賸酪無算我軍盡收其
逃散部落捷奏至
聖祖自克勒和碩迴蹕
御筆銘察罕七羅拖諾山昭莫多各三十二字八月策妄阿拉布坦使來甲午
諭兼奏阿拉布坦送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者索諾木阿拉布坦弟也噶爾丹殺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偕策妄阿拉布坦送居土魯番畏噶爾丹故恭
朝命時噶爾丹居扎薩克圖之博羅烏那卒空津札巴哈九月
聖祖以噶爾丹窮蹙欲降之
親巡塞外十月至白塔遣至鄂南多斯旗噶爾丹使人來
詔數其犯汎界之罪又示以待降
恩例招撫之
諭之曰以七十日為期噶爾丹若不親至者必進兵矣十一月
自東斯垓班師
命理藩院撰立合站自獨石口至寧夏並察勘行塗宿次以待
方噶爾丹之遣使也授以書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
中國仁聖太平皇帝神靈奇異我所屬之人皆往屬之矣爾至
大皇帝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商之因泣下使者至
滿言於我大臣
聖祖聞而憐之故益欲其降而噶爾丹卒不至是年哈密內附
三十六年二月丁亥
親征噶出寧夏策妄阿拉布坦與哈密同子都拉達爾罕執送
噶爾丹子色布騰巴爾珠爾而噶爾丹遁於薩克薩圖呼魯克
之南格隔特哈勒古特
大兵循賀蘭山而西時方得達賴喇嘛詐偽事乃
降敕召噶爾丹令使至薩克薩圖呼魯克噶爾丹遣人受書去
不報
聖祖親征時第巴桑結遣尼瑪塘胡圖克圖至具言達賴以戊

年故今十六年小達賴生十五歲矣達賴遣言小達賴有進忌不宜參拜故未具奏今奏其期達賴以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迎呼畢爾罕坐牀振興黃教是在

大皇帝求

大皇帝勿豫示人並封印達賴臨終牀簣尸體并像

聖祖以其事神異且十六年兵戈之劫情事悉合許爲秘之使尼瑪瑭胡圖克圖封表文并像而遣之歸約以十月後再入

覩而第巴又自遣使於策妄阿拉布坦我使臣於三月約策妄阿拉布坦兵已行路遇第巴使呼圖克圖等各安本土集妄起釁使責策妄阿拉布坦使歸噶爾丹尸及其子女乃謂其尸已焚三十七年八月始來歸其尸四十年九月來歸其女朔漠

平受賀立碑告成太學以漢北地

賜喀爾喀塔爾巴哈台山以東爲札薩克圖汗居杭愛山自鄂爾渾河以東爲圖舍圖汗居土喇河自肯特山察罕齊老山以東爲車臣汗居克魯倫河東至黑龍江庫倫諸爾南至各內札薩克西至雅爾北至俄羅斯界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以準噶爾舊游牧地

賜策妄阿拉布坦

按色布騰巴爾柱爾頭等侍衛後又嬰忠濟哈於侍衛沙克都爾於是策妄阿拉布坦還和博克薩里收僧格舊人及噶爾丹徐徙復成西方大部落當

聖祖出塞額賚汗子札什巴圖倫等八台吉有勞績

賜親王公爵額賚汗部曰和碩特爲四衛拉之一其子在藏爲

達賴汗傳達顏汗至拉藏汗在青海爲郭賽爾國車臣汗爲阿
拉善王噶爾丹以密親殺車臣汗而阿拉善王逃入中國
聖祖指與額爾山游牧地青海汗艴至是八家復振貲妄阿拉
布坦既立亦娶和碩特拉藏汗姊察臧中殷富欲奪之則先計
娶藏王第巴桑結處事不公三十九年又奏書欲攻青海
詔青海勿輕動四十一年以青海番族日繁
命喇嘛商南多爾濟招撫清釐之卽留辦青海事四十二年扎
什巴圖倫孫羅卜藏丹金襲親王四十四年拉藏汗殺藏王第
巴桑結桑結既首達賴事則傾心內附拉藏汗受策妄阿拉布
坦唆使故殺桑結中國亦以其先懷欺謾不之究也初第六輩
達賴喇嘛呼畢勒罕噶爾藏嘉雖桑出襄塘才二年青海各部
落請於西寧塔兒寺坐牀塔兒寺者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有

噶山爲宗喀巴出世地胞衣埋焉後人就其地立寺黃教崛興
也而藏中別訪呼畢勒罕博克達立之琥諤欲入
覲又禁絕之
聖祖以桑結既死恐策妄阿拉布坦據博克達爲亂四十五年
詔取之歸京師而送噶爾藏嘉隨桑入藏時和碩特諸貝勒
順獨肆羅斯特有異議其使在藏跳梁不奉
詔五十二年
封班禪胡圖克圖爲班禪尼爾德尼
賜金冊印
璽其欲來朝之誠也衛拉特分四部時曰綽羅斯特曰都爾伯
特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土爾扈特與綽羅斯特不協率衆北

歸俄羅斯俄羅斯處之於額濟納河濱而都爾伯特分出一支
丹衷又娶策妄阿拉布坦女密覘可恃一聽策妄阿拉布坦姊夫也子
阿玉奇汗女雖聞阿玉奇子散札布台吉擒獻萬五千戶至而
沒入之阿玉奇嫉擒其子阿拉布珠兒入藏禮佛策妄阿拉布
坦聞之不得歸又不使阿玉奇入藏熬茶兩玉奇使來貢方物
聖祖厚賜之策妄阿拉布坦邀奪於路而絕土爾扈特貢道阿
拉布珠爾歸路斷則自藏投中國
聖祖賜以游牧方思所以送之歸者而阿玉奇貢使假道俄羅
斯至五月使臧方卽中國理珠由俄羅斯報之阿玉奇妹和碩
特郭齊爾國車臣汗妻也車臣爲噶爾丹所殺擄其女歸依阿
玉奇卽以妻阿玉奇子阿玉奇又故譚台吉外孫我使臣至阿

玉奇全家念
聖祖所以待阿拉布珠爾色布騰巴爾杜爾宏濟哈及阿拉善
王者無不感泣爭置酒請使臣請
大皇帝安阿玉奇蘇語尤切圖理珠之歸也阿玉奇曰我遣貢
奚經俄羅斯數則厭阻邊戎我屬俄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
我終歸中國矣垂涕而別阿玉奇欲來歸道不通阿拉布珠爾
亦遂游牧甘州邊外策妄阿拉布坦左右兼并驅突奔逸不可
制將窺藏
聖祖賜之敕不得驅擾唐古忒而策妄阿拉布坦於五十四年
反來侵哈密青海及土魯特還鬼巴里坤哈密游擊潘至善等
擊之敗去我前使圖理珠移書俄羅斯西畢爾斯科噶噶林馬
諦飛費達拉無持收其逃亡策妄阿拉布坦聞之亦不敢復東
拉藏汗既殺第巴桑結則日昏憒以策妄阿拉布坦姊夫也子
丹衷又娶策妄阿拉布坦女密覘可恃一聽策妄阿拉布坦或

使策妄阿拉布坦於五十五年十月遣台吉大策楞敦多布領
綽羅斯特六千人徒步攜戈壁晝伏夜行五十六年七月至藏
至則殺拉藏汗盡并其衆入布達拉廟搜喇嘛重器送伊犂留
大策楞敦多布守藏以拉藏汗印與第巴達則遂據達賴喇嘛
博克達以自重又自將攻青海和碩特拉藏汗二子其一丹衷
在伊犂依婿居其一索爾札游牧青海策妄阿拉布坦據之歸
既至伊犂有告丹衷詛咒者策妄阿拉布坦怒殺丹衷而以其
妻傳特洛克妻唐古特之輝特羣徵和碩齊以歸道哈密爲我
師所敗也與師來犯於是振武將軍傅爾丹駐兵阿爾泰靖逆
將軍富寧安駐兵巴里坤是年城哈密五十七年晉靖逆衝赤
金衛柳溝所我師移理衛藏出打箭爐裹塘而是年我將軍額
倫特都統色倫額提督康泰進兵至哈喇烏蘇糧餉爲賊所截

軍士皆沒五十八年協理將軍祁里德偕富寧安兵至闢展傅
爾丹兵主格爾額爾格策妄阿拉布坦方策應我西北路兵而
五十九年我師已南入藏平逆將軍貝勒延信兵出青海大策
楞敦多布來逆敗之定西將軍噶爾弼出打箭爐達瓦里章巴
者青海人也於裏塘謀逆副將岳鍾琪於五十八年誅之拉里
黑喇嘛自稱河州喇嘛迎師而陰遣番子截奪軍糧將軍覺亦
誅之先是三十九年桑結遣昌側集烈等據明正土司四川提
督唐希順誅之四十七年準噶爾擾藏工布土司死守不下至
是降於岳鍾琪察木多亦納款大策楞敦多布逃回伊犂是年
增西寧火器兵二千五十四年置赤金靖逆二衛五十九年傅
爾丹進兵賊烏闌呼爾吉屯牧賊兵北預撫遠大將軍固山貝
子允禵鎮青海延信等帥江寧杭州荆州滿洲兵四川雲南山

東綠營兵於八月由察木多送達賴喇嘛噶爾藏嘉勒察入藏
九月庚午達賴喇嘛噶爾藏嘉勒察坐牀我師誅厄魯特各剃
喇嘛取厄魯特所立達賴喇嘛博克達及桑結妻子歸於是康衛
藏阿里東西六千五百里南北五千里俱定六十年九月丁巳
立碑於達賴所居之布達拉昭地
聖祖御製文也六十一年我師進駐烏魯木齊策妄阿拉布坦
既失達賴則自於伊犂河濱立固爾札廟以奉喇嘛以五十六
年所劫布達拉供器寶之尊使人至雍正元年正月丙午
世宗憲皇帝命大臣傳諭其使臣以我
聖祖之恩不可再違策妄阿拉布坦當自戢尊
命撤阿爾泰巴里坤兩路大兵定準噶爾使臣在第三班朝覲
使後上朝而策妄阿拉布坦無回奏是年置安西衛及沙州所

青海喇嘛及和碩王羅卜藏丹金丹津渾台吉等糾蒙古番子犯
邊
命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討之毀西寧衛郭隆寺大通衛郭莽寺
師出青海十月降貝勒貝子公台吉二十餘人撫其衆數十萬
編喇嘛所屬奔拉番子爲佐領二年二月戊午奮威將軍岳鍾
琪領兵復出青海壬申大捷獲羅卜藏丹金丹及輜重歸三月
庚辰奏凱四月壬戌
行受俘禮誅惡頭目勛逆書六月乙酉立碑太學
世宗御製文也十月所鍾琪復出師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
羅卜藏丹金逃青海故隸四川雲南邊外於是分其地
賜各蒙古又移山北厄魯特居之置大通衛兵而增西寧西二
千里哈吉爾西北二千一百里塞爾騰馬步兵五千人城布隆

吉爾匪安西衛青海與準噶爾故世烟也亦世俄羅卜藏丹金
率歸誠妥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楞立能用
其父人亦卒匿羅卜藏丹金而與和碩特修好給衆爾札及丹
衷子珠爾戶策妄阿拉布坦又一女曰達什色布騰亦嫁和
碩特羅卜藏策楞噶爾丹策楞謂羅卜藏策楞欲歸土爾扈特
則執之亦以達什色布騰與韋徵和碩齊久之藏中煞茶使通
噶爾丹策楞不忘藏地也邀羅卜藏丹金謀殺噶爾丹策楞爲
所覺即執之欲送中國而奏書言其父已成佛矣已欲振興黃
教使天下衆生安樂

世宗怒責以非伊分位所當言而噶爾丹策楞方與藏中阿勒
布巴隆布索札爾奈等謀奪康熙五十九年中國所立拉藏舊
臣貝子康濟鼐權駐撒藏地台吉頗羅奈以閱三年

命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征之時雲南兵出中甸察木多入藏是
年改西寧衛爲西寧府築西寧西北大通白塔永安三城皆屬
西寧府設青海辦事大臣署分青海蒙古二十九旗設大通總
兵又升沙州爲衛而以靖逆之柳溝所隸安西四年岳鍾琪移
甘肅貧民屯田沙州改柳溝所爲衛青海番子地升科以河州
歸德所隸臨洮五年建安西鎮于大濟城都尉伯勒津移安西
衛治之收西寧各寺明國師禪師敕印是年藏中殺康濟奈改
中甸維西屬雲南六年噶瀾丹策楞來犯噶斯我師擊敗之獲
其將禰楚克六月青海台吉諾爾布反於屯格里我師擒之吏
部尚書查郎阿至藏奉

命詠阿勒布巴等十一月打箭爐西裏塘建惠遠廟移達賴喇
嘛居之時噶爾丹策楞勢熾擯其募取之也十二月封頗羅奈

洩爾杭愛山搶奪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副將軍丹津多爾濟
拒之值額駙策楞入
親鳴兩丹策楞突至據其地額駙岡之斷髮誓復仇疾馳歸力
戰敗之殲爾丹策楞棄輜重走追之自辰至午卽又大敗之斬
其梟將喀喇巴圖魯又率喀爾喀二萬於喀喇森齊淖爾賊之
又敗之於鄂爾渾河尼爾德尼昭賊三萬人殺盡敗卒由歸化
城下疑遠將軍馬爾賽擁兵不出賊始一一脫去乃斬馬爾賽
凡兩創噶爾丹策楞額駙超勇親王策楞功最多十一年設安
西道分青海南巴喀地居西寧四川西藏中衛王書納克書等
番子三十九族四千八百八十九戶隸駐藏大臣建西寧廣惠
寺佑二寺復郭莽郭隆舊制以安黃教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
副將軍張廣泗駐西路七月以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代錫

保駐北路烏里雅蘇台尊移科布多十二年春我師越厄爾齊
斯探擊賊賊移帳去噶爾丹策楞下令部中通察所掠人畜時
我師守巴里坤賊不能南侵又懲厄爾德尼昭之敗也不敢深
入以是徵罷兵七月庚子
世宗召王大臣問應罷兵與否莊親王允祿等言應則之大學
士張廷玉等言且撫之若不順卽進則兩議上
高宗純皇帝時爲寶親王言應罷兵
世宗憲皇帝卽阼青海羅卜藏丹津叛我大將軍撫遠大將軍
帥師進討賊敗走青海諸部悉平羅卜藏丹津走依準噶爾策
妄阿喇布坦留之不遣使入貢
聖祖仁皇帝以其負恩絕之
世宗憲皇帝卽阼青海羅卜藏丹津叛我大將軍撫遠大將軍
帥師進討賊敗走青海諸部悉平羅卜藏丹津走依準噶爾策
妄阿喇布坦留之不遣使入貢

王以夜出偷狗爲梟其先世雄桀之風盡矣郭爾巴雅爾之夫
曰撒喜伯勒克錫噶爾丹策楞幼子喇嘛達爾札攻執之算其
位而達爾札昏暴益甚其宰桑撒拉爾率千戶來歸
高宗純之十五年藏王頗羅奈之子朱爾墨特既襲藏王欲以
藏地應準噶爾則奏請撤回駐藏大臣時駐藏大臣傅清布拉
敦以朱爾墨特逆謀不可止不如先誅之其黨必反已去其首
惡卽反亦易平卽誅朱爾墨特其黨果反四川總督策楞提督
岡喜公岳鍾琪討平之遂除藏王凡衛藏事皆駐藏大臣與達
賴班禪定讞付噶布倫四人行之十七年準噶爾阿睦爾撒納
殺達爾札而立渾台吉幼子布木之曾孫大策楞敦多布之孫
曰達瓦齊達爾札兄弟行也阿睦爾撒納者輝特台吉輩徵和
碩齊娶博特洛克時所生實丹衷遺腹子亦和碩特貴種也和

頡特爾汗亡拉藏汗孫在伊犂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及察爾
札子納哈查皆爲台吉阿睦爾撒納幼育於輝特得輝特衆親
表兄弟中與鳴爾丹策妄捞幼子策妄什善見綽羅斯特內亂
與班珠爾謀立策妄達什達爾札知其謀則殺策妄達什以絕
其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遂挾達瓦齊三人者同逃之哈薩克
己而三人復歸舊游牧阿睦爾撒納襲殺辈徵和碩齊子沙克
都爾而并其衆遂通伊犂喇嘛帥各宰桑殺達爾札而立達瓦
齊初丹衷以兩釜夾身烙死最慘阿睦爾撒納生徧身血出其
母視曰吉利吉利無爲冤仇也及阿睦爾撒納得志其外祖策
妄阿拉布坦基壞汗位外傳而大策捞敦多布親殺拉藏汗者
二人反不仇達瓦齊達瓦齊既立阿睦爾撒納歸舊游牧有渾
台吉弟墨爾根岱青六世孫納壘庫吉拉薩拉者率領兵萬餘

至伊犂與達瓦齊分地達瓦齊戰不勝走厄彌爾舊游牧適阿
睦爾撒納來會誘納默庫吉拉鳴拉至雅爾殺之達瓦齊復歸
伊犂四衛拉之分界也綽羅斯特治伊犂和碩特治青海都爾
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
綽羅斯特自渾台吉始爲四部盟長非有君臣之分也自鳴爾
將軍撒拉爾出西路北路師至綽羅斯特鳴藏多爾濟先降
將軍阿睦爾撒納爲親王出北路定西將軍永常定邊右副
將軍撒拉爾出西路北路師至綽羅斯特鳴藏多爾濟先降
師至伊犂伊犂素無雷雨是日霹靂一聲雨下如注丁亥大捷
六月庚戌擒達瓦齊舉鳴爾平是役也定北將軍班第定邊左
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爲親王出北路定西將軍永常定邊右副
將軍撒拉爾出西路北路師至綽羅斯特鳴藏多爾濟先降
百鳴捻匪之士皆望風降達瓦齊方聚衆飲酒不知也師過伊
犂達瓦齊走絡登山遣二人出調兵爲我師所獲既知達瓦齊
所在丁亥夜率兵二十二人歸誠厄魯特三人所其營皆
驚大軍衆之則皆降達瓦齊走天山南至烏什阿奇木伯克霍
集伊犂亡而阿睦爾撒納娶都爾伯特達什女德勒克多爾濟
吉斯執送之並獲羅卜藏丹金送
京師六月十月兩
又以妹庫克妻達什子納默庫爲台吉
行受俘禮赦其死罪而贍養之而阿睦爾撒納令行兩部和碩特又
白還帳於額爾齊斯當是時阿睦爾撒納論功

晉封雙親王時

高宗分封四汗治衛拉欲其如喀爾喀之長久安治也重兵皆撤獨留兵五百隨班第駐伊犁河北尼楚哀經理善後事宜阿睦爾撒納知四汗已封心狂惑必欲得四部總台吉額駙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爾珠爾自軍中還

朝託之入奏期以七月下旬信可到而額駙不敢奏阿睦爾撒納乃倡言哈薩克布魯特皆畏已故不敢動藉發朝期其與厄魯特言諱其降也曰我帶滿洲漢人及喀爾喀各蒙古來平伊犁在伊犁不服

賜衣翎頂不用定邊左副將軍印取渾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宰桑及鄰部渾台吉印形圖其行最遠西域皆信其能偕天朝兵歸定難也阿睦爾撒納又寄信藏中繁茶言已總四部

時若待達賴喇嘛振興黃教兼四部之意已決第欲恩出自上則無後患故未反既不得額駙信則使固爾札喇嘛見將軍中國若不使阿睦爾撒納主伊犁者喇嘛等當自刎死將軍笑而領之其事漸積上聞

高宗以阿睦爾撒納反跡已定詔班第於其未發先誅之彼若入朝是借此逃也可追及則追追不及則已

諭

之死也曰喀爾喀青吉思汗後裔向不治罪阿睦爾撒納心欲爲惡額楞青多爾濟何由知之遽興大人往來者多將日日有死罪也衆喀爾喀皆以爲然六月自十六台至二十九台一時甚喇嘛皆焦人心始知所向伊犂復平

皆撒納羅斯特罔之則皆反故俄伊犂益亂

高宗以超勞親王子額駙王成袞札卜爲定邊將軍及參贊納木札爾擒治青袞札卜台站復兆惠自十一月至二十二年正月無日不戰二十二年二月圍解兆惠兵進伊犂

詔逮達爾黨阿哈達哈時四衛拉患痘死者已過半其新封輔額爾圖拉喀倫七月阿睦爾撒納擒入人送入俄羅斯俄羅斯特汗暱爾蘇多爾濟叛其姪札魯鄂爾布又從而篡之部內自殘殺幾盡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津依巴里坤以居參贊納之時成袞札卜改定邊左副將軍治喀爾喀事兆惠以定邊將軍辦賊俄羅斯喀昇潭瑪玉拉堅稱阿睦爾撒納六月渡額爾濟納河滿死其國置月而達瓦齊舊人自俄羅斯送歸者言名異

奏已類稿　卷八　八

七月於俄羅斯親見阿睦爾撒納先惠以聞

高宗命理藩院移文俄羅斯薩那忒衙門使送阿睦爾撒納遞阿睦爾撒納於俄羅斯發痘死二十三年二月俄羅斯西畢爾斯科噶噶林畀爾哈迪爾畀出其尸於恰克圖喀爾喀親王桑寨多爾濟入奏

命侍郎三泰索爾喀親王齊巴克雅爾丕爾馳往驗實以聞自噶爾丹犯喀倫以來中國運糧屯甲於科布多左右及嘉峪關外歲軍營時時接仗誅殺者七十餘年王是厄魯特氐定定邊將軍兆惠定邊右副將軍富德追沙喇勒過東布魯特東布魯特五部皆降初準噶爾強盛時同部爲之役天山南各居關附篤地大準噶爾留其長於伊犂歲徵其財玉哈薩克等行國納馬而已康熙二十一年噶爾丹以嫌槩山南阿布都爾貢特三十

五年噶爾丹敗阿布坦竄特脫出來歸
聖祖優勞之遣人護至哈密使歸葉爾羌然以準噶爾勢大年
年納貢賦噶爾丹策楞以事疑回部刖幽繫和卓木霍集占乾隆二十
伊犂又繫其子大和卓木布拉敦小和卓木霍集占乾隆二十
年我師至伊犂於阿巴噶斯皆託釋大和卓木歸葉爾羌釋小
和卓木禮之於伊犂使辦回部事阿睦爾撒納反小和卓木和
之我師復至逃歸兆惠使副都統阿敏道往視之將招撫之回
及厄魯特本異類也初相為仇回人恨厄魯特抄掠及多求年
例私欲貪其肉中國至盡除其黨條回人安集無事即又相與
議論曰我初屬於厄魯特何可背也烏什霍吉斯不得為義士
矣且我回人何可為人屬中國使來不可納也小和卓木議論
定則挾大和卓木殺回子之異已者擇精兵守庫車拘阿敏道

而又害之事聞
高宗震怒二十三年
命靖逆將軍薩爾哈善參贊大臣哈寧阿討之互有勝負久之
兩和卓木走人葉爾羌我軍入庫車空城也於是薩爾哈善
以納木札爾為靖逆將軍三泰為參贊又調兆惠自天山北路
移師而南先是
高宗以兆惠久於外使之搜殺厄魯特反者三部遍賊畢即回
師休息而兆惠以回部未平願助靖逆軍攻駐以藏西師之局
奮矣
高宗壯其志因而用之兆惠至阿克蘇已前降剛據庫車阿克
蘇定烏什和闐十月己未進至葉爾羌我師三千人攻之數與
戰皆勝丙寅兆惠偵知回部牲牧在城南大河之南思奪取之

由城東橋度度牛橋忽斷賊盡出城中精銳及我軍血戰一晝
夜總兵高天喜副都統三寶等死之兆惠左右衝擊馬斃又易
者屢矣河南散卒漸復合力疲不能復戰穿壕喀喇烏蘇南以
死守賊乘長圍困我先是兆惠遣愛隆阿以兵八百人迎靖逆
將軍納木札爾納木札爾既見愛隆阿知兆惠軍急疾趨而前
夜遇賊亦死之二十四年正月戊子富德自北路移師來援至
呼爾瑞未及將軍三百里又被圍辛卯提督豆斌力戰死之兩
軍皆重困舊壘外適二十三年六月
命阿里袞等檢索倫察哈爾健銳營及陝西甘肅宮兵帶馬匹
候糧赴軍營接應定邊靖逆兩軍問定邊軍所
詔促之速行於二十四年正月癸巳至烏哈陀噴所過塵埃坌
起漲天回人來偵者不辨多少也皆駭而返我兵與愛隆阿齊
方夜奴率衆犯圍出富德阿里袞轉戰赴將軍營丙申將軍麓
陣迎之內外夾擊我軍新舊合士皆喜而奮也丁酉擣剿其圍
賊被重創入城自守我軍亦以久勞苦退休阿克蘇
高宗既厚集兵力付兆惠兆惠既休息脩理軍裝閏六月兩路
出師兆惠收喀什噶爾葛德攻葉爾羌兩和卓木開喀什噶爾
失則大懼棄葉爾羌走富德遂擊於賀斯庫魯克敗之再敗之
於阿拉楚拉及哈拉庫拉追至洱西洱庫拉滓拉從亡者萬餘
人皆降兩和卓木挈妻孥及舊僕三百人走入拔達克善拔達
克善亦回部也我師索之拔達克善汗素爾坦沙聚其阿澤漢
論曰布拉敦霍集占竿帕爾子孫也同教經典不得執竿帕爾

子孫與人議論未定而兩和卓木欲邀鄰部亂其國爲所覺則擊殺之送其尸中途大和卓木首爲其從者劫去拔達克喜以和卓木尸偕愛烏罕博羅兩二國來降回部平並收西布魯特塔失干瑪爾哈朗霍納瞠干諸國安集延之浩罕四城貢表

九月庚午提奏至

京師是役天山南北東連喀爾喀北至俄羅斯哈薩克西至哈薩克布魯特南連藏東南連青海闊地二萬餘里

高宗神武竟

兩朝未竟之志凡戰處皆立碑

天章照耀絕域矣凡大典禮皆案故事舉行二十五年二月王寅

聖駕郊勞將軍兆惠等於良鄉城南三里在事有功諸臣圖像

紫光閣達瓦齊霍吉斯皆封王入旗籍先是二十年

命都御史何國宗等揣儀器編測各部天地經緯度二十二年

頒時憲書刊各蒙古師氣日出入早晚至是年立哈密驛以安西遣明安圖增測立回部時節日出入表是年

沙州柳溝靖逆赤金五衛地置安西府以柳溝衛安西衛爲渊泉縣靖逆衛赤金衛爲玉門縣沙州衛爲敦煌縣後藏烏特噶里畢爾奇碩拉汗入貢二十六年改大通衛爲縣二十九年伊犁設鑄伊局回部亦於葉爾羌開鑄乾隆通寶錢三十六年土爾扈特烏巴錫闊綽羅斯特和碩特輝特皆亡可以竊據伊犁規模已定

游牧也即棄俄羅斯率衆南來六月至喀倫知伊犁規模已定不敢還乃糾衆歸順日俄羅斯不與黃教願依

大皇帝興黃教之地以安部衆遂入覲於熱河是年

賞賚雕及經由草地喀子蒙古輸納其徒擁之歸者總數十

萬金而珠冠寶裝金玉磁茶器用奇珍異采不可勝計班禪親兄仲巴胡圖克圖習黃教為班禪治商上事蓮有其財弟舍瑪爾巴習紅教不得分班禪所居之札什倫布在拉薩西南五百六十里為藏西則阿里地其言拉薩者衛也古之烏斯卽唐古特俗謂之前藏者也在打箭爐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達賴居拉薩之布達拉中國言善提宗乘也其東前察木多為康為帕克巴拉呼圖克圖所居康衛藏阿里在唐為吐蕃今為圖伯特班印度地印度後退保厄納特阿克其地屬吐蕃今為圖伯特班禪達賴轉世選相為師圖伯特衆所仰望班禪所居札什倫布以外地卽屬達賴凡藏阿里之戴琫第巴皆達賴補放仲巴胡圖克圖外視之私擅班禪遴貨不以分賚衆皆怒舍瑪爾巴蓮陵廓爾喀以兵據藏爾喀在藏西南喀倫外先已侵蝕巴勒

布三汗地而與藏之喀拉木酒瀘江孜宗喀接五十三年廓爾喀既入舍瑪爾巴言又以藏中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增加廓爾喀商稅予隨則和以土積忿不能平蓮從鄙廓爾喀商人入廟肆掠不敢東亦不地藏中驟變成都將軍鄂輝馳往治之

乾清門侍衛巴忠以解唐古特語奉

命往經理其事至則丹津班珠爾等與廓爾喀議和退回喀拉木以喀拉木外札木隙地予廓爾喀又歲予廓爾喀元寶三百立會同分執之巴忠則與同也乃為廓爾喀部長拉特那巴圖魯與其叔巴圖魯薩音具認罪表求

天朝罷兵將軍以其輸地具奏請

旨

高宗諭罷兵其私立會同中外皆不知也五十四年廓爾喀入貢五十五年使臣入都祝

八旬萬壽封拉特那巴圖魯廓爾喀國王巴圖魯薩音亦加公爵而五十六年廓爾喀大至陷邊

高宗方許其熱河觐之既而大臣奏理藩院侍郎巴忠落水死乃

命察治其事始知元許元寶仲巴胡圖克圖惜費五十五年不肯予故廓爾喀以是年至

高宗以巴忠輸情護地不顧大體邊境大事又欺罔不奏當極典而其身已死乃徙其家於邊是時廓爾喀已襲丹津班珠爾夫直趨札什倫布仲巴胡圖克圖棄其貲走前藏札什倫布有喇嘛四五千人倘可守也濟仲喇嘛札薩喇嘛卜於吉祥天母傳神意言不可戰衆潰廓爾喀數百人入廟肆掠不敢東亦不

肯遽退并大衆伺於邊上而藏中自鄂輝駐藏大臣欲援惠遠廟故事移達賴喇嘛於寧

高宗怒治駐藏大臣舒革廓爾喀國王爵命大學士福康安參贊大臣海蘭察惠齡帥師討之五十七年五月師至只偪言失守遣濟仲喇嘛劍黃正法而解送仲巴胡圖克圖及札薩喇嘛於

京師郭繹及領隊大臣成德進師收復喀拉木宗喀諸地大軍追剿至濟濃海蘭察成德進至熱索橋橋斷海蘭察潛師上游札筏浮渡奪其險遂入廓爾喀界凡前後七戰七克之大軍齊至帕朗古又克之直逼廓爾喀所居陽布廓爾喀窮蹙送出所

貿件言知是
天朝物不敢愛也舍瑪爾巴已死於陽布即送出骨殖退回札木地徼元寶會同具疏不敢滋事結請
命賽至八月
詔許其歸順撥其舊徼封爵五十八年設藏局以鼎之設鄂博於江孜定日更定制度噶布倫藉於駐藏大臣如內地例喇嘛自明宗喀巴以來所謂汗喇嘛在古則天帝釋也王是與我大臣平行在事有功諸臣圖像紫光閣凡四圖像西藏廓爾喀及金川臺灣也藏西北二十程至和闐為天山南路衛東北四千二百里至西寧又一路三千六百七十里至西寧西寧青海大臣所建牙也自阿里以北以東圖伯特四分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族喀爾喀八十

二旗游牧五十九旗番子數百部各土司皆喇嘛教獨同部居國行國佛教不能行中國與黃教以撫諸藩藩悉為內地而喇嘛亦諸藩矣宗喀巴經言達賴班禪六七輩後即不復轉世時班禪第七輩達賴第八輩宗喀巴若先知其事者
高宗純皇帝九年伊犁建社稷壇是年八旬萬壽達賴率十一年十二月新撥達賴喇嘛十藏的達以謀殺莊戶得
旨制貢支駐藏大臣穆克登額等嚴訊而呼畢勒罕實以十年期分三班治事分六台
欽派大臣覆親之其駐劄大臣移徙不定今以嘉慶十一年列之治土黙特者移遠城將軍一人歸化城副都統一人治喀爾喀者察哈爾游牧都統一人副都統一人治喀爾喀者烏里雅蘇台將軍一人初為定邊左副將軍參贊大臣一人科布多參贊大臣一人烏里雅蘇台兼治都爾伯特汗古木游牧十四旗喀爾喀車倫辦事大臣二人治喀爾喀兼理哈克圖貿易事務初止一人後增一人治西域者伊犁將軍一人為定邊右副將軍兼光八年設因舊格爾哈參贊大臣惠遠城領隊大臣四人惠寧城領隊大臣一人烏魯木齊都統一人本都爾伯特地領隊副都統一人庫爾喀拉烏蘇領隊大臣一人巴里坤領隊副都統一人古城領隊副都

統一人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一人伊犁本土爾扈特輝特
特汗游牧乾隆三十一年移城楚呼楚地領隊大臣二人地參贊伊犁兼理土爾扈
一年移城楚呼楚地領隊大臣二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一人
由南路部參贊伊犁初治葉爾羌後移烏什五十三年改參贊於葉爾羌其喀
移烏什五十三年改參贊於葉爾羌其喀什噶爾辦大臣改協辦大臣一人
什噶爾辦大臣改協辦大臣一人葉爾羌辦事大臣一人協
為辦事領隊大臣理大臣一人和闐辦事大臣一人烏什辦事大
理大臣一人和闐辦事大臣一人烏什辦事大臣一人阿克蘇辦事大臣一人英吉沙爾領隊大臣一人庫車
臣一人阿克蘇辦事大臣一人英吉沙爾領隊大臣一人庫車
辦事大臣一人喀拉沙爾辦事大臣一人特親王爵敬土魯番
辦事大臣一人喀拉沙爾辦事大臣一人特親王爵敬土魯番
領隊大臣一人哈密辦事大臣一人治青海者
領隊大臣一人哈密辦事大臣一人治青海者
西寧辦事大臣一人治蒙古八旗二十九旗
西寧辦事大臣一人治蒙古八旗二十九旗
臣一人嘉慶十二年正月

福建之海門戶爲閩安爲海壇泉州府北崇山環抱南接金門廈門西南至廣東之香山其南則大洋金門廈門之東南洋爲澎湖三十六島澎湖西爲嶼媽宮東過洋爲臺灣臺灣在福建東南方東北白雞籠山西南至沙馬磯凡四更四里與福州與化泉州漳州四府相直自澎湖往水程四更自廈門往十一更其山脈發福州之鼓山自閩安越白畎洋關據山至雞籠山自雞籠山蔥翠層疊而南山南北峙泛海者以雞籠爲準則也山中番族百四十有奇人無姓依媚以居山田植薯芋甘蔗山有謎蔑草一節則一年一歲汎無節則其年無颶颶大且風也其人文身黑齒言語不通中國其居曰圍如覆船番有生熟熟番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內徙其民棄澎湖地宣德時閒使入洋東至臺始知之謂之臺員見周嬰東番記亦謂之北港天啟二年高文律據澎湖總兵俞咨皐用間逐之於北港見顧祠禹謨史方輿紀要泉州澎湖舊嘉靖四十二年俞大猷逐海寇林道乾道乾遁入雞籠山旋又遁去琉球人居之萬歷時海寇顏思齊遂入臺支報始稱臺灣思齊引倭屯之而琉球東去萬厯末荷蘭紅毛人自西洋來欲據香山不可則據澎湖又不可乃商據美洛居及葛留巴以鴉片煙誘葛留巴人俱雇雇不敢動後於荷蘭既而荷蘭聚集精銳攻香山戰敗揚帆東走王澎湖使人行重賄於福建巡撫意大里亞人居香山故事以求澎湖必得巡撫使人善論之則投日本歲鹿皮三萬求臺灣互市地適日本人居臺灣者新奉天主教遂許之築赤嵌城以居今安平鎮是也荷蘭既得地即數數與日本搆爭日本既染其教爭不勝盡屬東去憤甚盡誅其人之習天主教者並約束琉球而荷蘭據有臺灣當崇一王亦不復東天啓初乃西擾澎湖及廈門四年福建巡撫遂取澎湖其東臺灣既自古聲教不及不悉其址故鶏籠淡圖編無其名明倘以爲外荒也鄭芝龍者閩人也爲日本壻家於臺灣日本之東舘也芝龍以舟楫人衆橫於海崇禎元年降明明南渡封南安伯領水師鄭

民之令北自京口南至漳唐王隆武南徙鄭氏遣之於浙輔而立之其所據泉州與化漳州汀州邵武惠州潮州

大清順治三年芝龍自安平奉表降以之北行其子成功未名（王時暘謏成功）逃入海據泉州之金門廈門八年舟山平魯王朱以海航海走至金門成功奉之十一年沈佺王十八年入京口窺江寧敗而無所歸也稱徘徉海中者數月乃決計盡力攻臺灣荷蘭人方守鹿耳門鹿耳門水大漲成功舟浮而土荷蘭大驚潰歸於成功成功曰吾無他求此我家舊地還我子女玉帛汝悉載以去荷蘭人思之終日不敢戰退保（赤嵌城）熱蘭遮城山水源困之既又焚其舟師遂去而伺於噶瑪蘭留巴臺灣人猶有習其教者曰教册成功則盡除之鄭氏既有臺灣名之曰東都值耿氏閩藩煽建海禁弛乃招徠各民漳泉惠潮習水者趨地

利泛海寄居地遂富庶聲勢遥連金門廈門康熙元年成功死其妻董氏與衆立其子錦二年荷蘭自噶瑪留巴遣出海王以師助中國取金門廈門既而耿逆反錦尾耿遂後取漳泉諸郡改東都曰東寧承天府遣米內渡相持三四年盡地空乏及耿精忠降諸郡以次收復錦走據金門廈門以為毒援十八年二月荷蘭以夾板船來助攻錦偵知之分兵破其衆荷蘭遁去錦蒐死二十二年施琅克金門廈門取澎湖進兵至鹿耳門不得入消海中十二日潮不至舟師得安忽大霧潮長鹿耳門水大漲舟師浮而入錦子克塽曰昔先人得臺灣鹿耳門漲以為天助今復然舟師浮而入

皇帝天威不可抗也遂降收其地以承天府置臺灣府北為淡水鹿耳門十一年正月賊遞去二月以大利益吉祥右旋螺交寶沖阿帶往渡洋六月賽沖阿偕各路師進之賊復返竄大舟於鹿耳門而去蔡牽

在海中欲從海東入馬石港取鳴雞鼈地地在淡水廳山後去淡水城五百里乾隆時已漸墾四月設兵備之十二年朱濆又謀由海東蘇澳入窮五圖南地禦却之漸籌設屯十六年九月乃定設鳴雞鼈應於是臺灣兼山東山西地初歸克塽降衆議守澎湖內徙臺地人民而棄其地施琅曰是資荷蘭也力持不可及平朱一貴衆議以副將守臺灣而置總兵於澎湖則臺灣有所制藍廷珍爭之乃定今制臺灣兵一萬四千餘皆內地標兵抽撥泛海更戍初以臺地沙土浮鬆不時地動且海外初置郡縣故以樹爲城承平久人心固定始築土石城而淡水廳舊竹城鳴雞鼈應在五圖地九芎樹城也嘉慶十七年冬至日

與西藏逐牛鷹王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怨而實畏之皆掌故也海盜之起必有爲栽呂宋實佛郎機鳴雞鼈巴實荷蘭又安南廣南向亦嗇盜自辰滅亡此數國者遠隔重洋辛苦遠成其刑賞甚深既錄得宮書四齋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儀臺灣府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里亞及荷蘭葡既并峙泥鳴雞巴又與佛朗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里亞分地滿其垂涎臺灣靖海紀已昌言之其慶籟澳門有逾而又畏意大里亞過其前佛朗機踞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年之師前同知印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鑄臺之者甚詳惟其事敢見非深思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商船戈船二種其製尤備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札船破夾板船式嘗錄出之與四齋考廣南傳合此書及明史言佛朗機取

呂宋以牛皮惑之高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荷蘭之據臺也初養盜後敗於盜凡海上警非盜使外夷使盜此可佯爲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蘭之屬爲淳泥爲暹羅巴爲瓜洼爲英吉利爲瑞爲璉佛朗機之據澳也奉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年澳門遂爲意大里亞所有此二事最可寶貴意大里亞久假澳門順治時乃遂置兩王於此

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爲沃文生客館耳且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爲窺伺知此書必不可廢徵君爲同知張君令子論世知大體因書其大要而歸之嘗與徵君言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眞爲天主教寇宂乎抑澳門終如臺灣爲民居設重鎖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久之必有定也靠慶丙寅冬十一月

左山考

山東通志山川志云曹縣左山在縣東三十里卽左城也又名左岡左邱明父墓在焉曹州府志山川志云左山在曹縣西北六十里相傳爲左邱明父墓曹州志此曹州未升府時卽今菏澤縣與地志云左山在州南五十里山南有舊州治古蹟志云曹太史左公墓在左山邱明父墓也案驗左山方位通志諫矣今菏澤宋爲乘氏曹縣宋爲濟陰俱屬興仁府府爲五代曹州舊治卽濟陰則今曹縣城西北左山之西南古城是也唐傳異記云濟陰郡東北六里左山有龍興古寺可以相證濟陰城隋置在左山右太平寰宇記濟陰云左山在縣東北五里以其近左城也今通志於曹治亦云山在東不悟城隍東徙執簡尋求迷軌獨矣先是北魏置西兗州治定陶水經濟水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荊水東出又東逕魏冉冢南又東北逕定陶共王陵南注云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則左城由在魏定陶之左今左山東北舊城也左城之名由魏定陶城定之左城有定陶恭王陵左山則有慎到墓宋陳師道披雲樓記云古陶西南有山謂之南右山州人所謂南魯太師慎到之墓又云慎到墓今名左山太平寰宇記則左岡與南右山名列云南右山在縣西南四里誤以古陶西南入濟陰西南虛增一山也金大定末濟陰治東北徙七十里明洪武元年又西北徙七十里二年定今治左山遂在治西後人不得名左之義遂以左墓當之府志陵墓志之言謂左山左公墓有宋盛琳撰碑通志亦同琳碑既絕不見而明天順五年大明一統志兗州府時曹屬兗陵墓下則云魯太史左丘明之王父有宋盛琳碑是琳並

不言邱明父也追尋舊文言左墓者亦並不言邱明墓萬歷三十八年舊縣知縣錢達道登左山記云考之邑乘春秋左太史遷骨此山故以山屬之左左山者緣左史而得名也又萬歷舉人郭文英左公廟碑記云州治之南四十餘里靈聖湖邊南有土隆然一邱號爲左山不知始於何代州誌則謂邱明之墓蓋周良史云是萬歷以前州誌已乘又以爲邱明墓其廟創始莫歷亦止以祀邱明今邑志秩祠左公祠下並云宋崇寧元年呂希哲希能有寶乘塔題名不悟明人造廟而引宋人他處題名納入之殆不可通也寶乘塔者隋仁壽二年於濟陰法源寺建塔五級藏定光佛舍利六顆宋慶歷時復加修之賜名寶乘皇祐五年知濟陰縣錢明逸作左山與化寺寶乘塔碑銘詳敘其事其說左山止云曹州左山時治山右名義易知絕無及

左公者陳師道被雲樓記云左山下多左姓故名其時左姓人亦無言邱明者明人當徙治後疑於左山名義州志縣志改太師爲太史遂傎然以左山爲左邱明墓一就志以濟南肥城時屬濟既載邱明墓則以曹州左山屬之邱明王父今遷志府志見其互異則又斟酌遷近屬之邱明之父使邱明三世寄名懵到墓下其作僞之迹不可掩也

左邱明墓考

肥城東平歸曹皆言有先賢左邱明墓方志多畝何以核其實也肥城本漢地里志泰山郡縣東漢省入盧其東平國富城蕃分其地北魏則肥城地俱入富城孝昌三年始復置肥城唐省之半入平陰半入乾封元史地里志東平路平陰云至元十二年以縣之辛鎭寨孝德等四鄉分析他屬明年改寨爲肥城肥城有元妹罕遺愛碑云至元十二年割平陰之沙溝等五鎭孝德四鄉復置肥城縣時寨置肥城在今縣東南三舍有古肥城得之牛山南因址建城元史地里志濟寧路肥城云至元十二年以平陰辛鎭寨東北十五里古城改設今縣是也水經汶水注云泲水西南流逕肥城縣故城南泲即今城南肥水今縣城閒漢城元人蓋據水經知之水經注又云泲水自肥城故城又西南逕富城則魏富城治在今治西南魏富城本漢肥城地魏晉地形志東平郡富城注云有寗平城十城武強城左邱明冢魏富城爲今肥城邱明冢見古籍者以魏書爲始冢在肥城佳證一矣通志建置志云魏孝昌三年置肥城今治西南十五里古城是也富城唐時東北入乾封西南入平陰水經濟水注引京相璠云平陰齊地在濟東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去防門三里太平寰宇記長淸縣云盧城在縣南五十里今長淸治遷於宋治東北十里則京相璠所言盧城當在今長淸治南六十里水經釋地云盧城在今長淸南十五里是不知徙治又倒讀寰宇記平陰縣志云盧故城在縣東北七十里長淸境內其逕西南十里正今肥城西北境內爲唐平陰治隋元和郡縣志平陰縣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南五

十五里應在今縣西南地名舊二矣通志云唐省入平阬此又疎也宋乾封改奉符不得云省其肥城之南地在平陰則仍唐舊太平寰宇記云鄆州平陰縣本漢肥城縣其沿爲肥城地又云隋開皇廢置福山縣大業二年移於今里改名平陰則宋平陰治始隋大業時一與唐同又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南五十五里亦與元和志合佳證三矣明天順一統志二十二濟南府陵墓云左邱明墓在肥城西南二十五里舊五十五誤刑字檢肥城志云縣西南五十五里肥河鄉都君莊有左邱明墓都君莊者通志云舜居此成都虞都平戚君敬洗玉衡無得元正覺寺碑讀之文作都軍蓋古屯糧處今莊名衙舊肥水亦曰衙水也自明墓依古築在今肥城者矣東平州志則疑左墓在其境內不悟猶東平地大非今州地也太平寰宇

記沂州承縣云左邱明墓在縣東北七十里與鄆州平陰墓道列宋承縣東北地當在今嶧縣元于欽齊乘云左邱明墓在嶧州東北七十里又云平陰復言有左邱明墓意石蟬墓而朱以前無徵明一統志二十三兗州府陵墓云左邱明王父墓在定陶縣陶山舊州志明萬歷時錢達道登左山記引邑乘云春秋左太史瘞骨此山郭文英左公廟記引州誌云左山邱明墓山東通志舊州府志舊舊州志皆云左山爲左邱明父墓案左山爲俱到墓其旁左城爲定陶恭王墓左山在濟陰城左故名左明多舊治南山在治右後人不得左山名義改慎墓以當之未之嚴遽如此烏可據以斷肥城邱墓也

俄羅斯佐領考

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熙二十二年以厄布綽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來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爲半個佐領即以伍朗格里管理後二次又取來鄂羅斯七十人遂編爲整佐領伍朗格里故以其子羅多琿管理羅多琿故以大學士馬喬管理今以豐伸濟倫管理薩索此即今承恩侯尚書兼阿拉所管理之佐領也八旗通志初集亦言順治五年俄羅斯伍朗各里來歸康熙七年依番等來歸此皆自拔來投者

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刹殺斐雅喀居民留羅刹二人則四衛考遺之

聖祖仁皇帝聖訓柔遠人云二十二年九月乙未戶部議奏羅刹歸順吉里郭里等應交與正白旗編入佐領下壯丁少者上曰羅刹歸順多應令編爲一佐領黃旗之佐領蓋自欽定也薩布素傳云康熙二十二年投誠羅刹宜番鄂嘴圖席圖頒吉里戈里鄂佛那喜等酌給官職索方略十一月癸未上諭云宜番近授驍騎尉岳嘴圖席圖頒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遷招撫四衛考云遵降番宜番米海羅莫海斡往諭諸也宜番未嘗與米海羅等同往招撫方略云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宜番等往諭即以招撫米海羅

等二十一人送京安插是米海羅等投順即送京此方略又云是年七月襲羅刹一人曰費岳多羅送京安插熱河志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上諭於恒瀚等處之俄羅斯詐其歸順待以不死而生養之是也二十四年三月獲羅刹鳴瓦力剌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原降此則逸去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刹又進裔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春被襲旋棄之羅刹名衣番者乘非即康熙七年來歸之宜番也熱河志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上諭雅克薩困迫已甚而後歸降宥其罪釋之使還是也四裔考云二十四年七月歸衣番等四人歸國語無原委覽者疑焉其鳴瓦力剌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庸俗猶至之二人亦

已縱歸方略載鳴瓦力剌供詞所謂前放回之二人已送往國主處是也討所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年三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七十二人而逸歸者十二人與得羅剌近百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園衛衛其姓氏源流則八旗氏族通譜皆不載也嘉慶十一年三月

俄羅斯事輯

俄羅斯在黑龍江四部喀爾喀雅爾左右哈薩克疆理雅斯拜北西至荷蘭英吉利海又南抵務爾木居回地其先起於右哈薩部西鄙其人曰羅刹亦曰蘂殺當南北朝襲太和時羅刹始立國曰俄羅斯其人用天主教欲殺佛佛遇惡物奇怪輒以羅刹名之羅刹地小聲名文物皆不著傳七百餘年部人漫衍王西海由恒羅斯城以北至計由居瑪蒙古太宗時諸王拔賽叩擊奇卜察克進兵攻俄羅斯降之元末諸王外鎮者勢離析羅刹內亂俄羅斯部長伊番瓦什里玉持乞援於其國西北之費雅斯科而割國西之那爾瓦城賂之而自立爲汗其國淺疆明嘉靖時南滅庫裡汗阿斯坦拉汗遷其人於阿爾泰山北遂南與韃靼瓦剌鄰東曰西畢爾斯科接今黑龍江喀爾喀西曰

喀山斯科接雅爾哈薩克國理雅斯科自伊番瓦什里玉持汗二十二傳至額勒克舍雁汗羅費持都莫斯克疆斯科是爲察罕汗最強盛有大斯科七日莫斯克疆斯科日計由斯科日思瑪蘇斯科日佛羅尼使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西畢爾斯科曰喀山斯科斯科者若中國省治府城一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柏與數百柏與若縣治也其地東西北三面臨海廣三萬餘里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種植五方風氣部類別處羅衛與中國同其書橫行自左而右東合拉提諾西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紫禎時雅爾額什爾努拉之土爾扈特和鄂拉勒克汗惡幹羅斯特越哈薩克投俄羅斯察罕汗指喀山額濟勒河之南圍雅斯科之東哈薩克之北馬努託哈無域郭地與之使爲藩部時

太宗文皇帝大兵方定黑龍江索倫達斡拉及使鹿兩部
俄羅斯東北際海爲自古疆域所不及而俄羅斯亦東南略地
侵擾布拉特烏梁海奪四佔領崇德四年
大兵再定黑龍江毀其木城歸而未議留戍也俄羅斯既富庶
互市倘人至其國市者則衛藏以西沙漠汗愛烏汗其外市則
西至安集延伊犁哈密喀爾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甲翔
貨而至面白微赭高準朶鼻紅髭帽油韈帳居者布列黑髭
江西岸地其植麥種自西域來爲易潔白性宜人人物甚都雅
而數與我爭邊境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於黑龍江征之十五年調高麗兵征
之又數遣大臣督兵皆以備不至半塗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

俄羅斯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城者奏譬於
世祖而絕不及邊界事康熙初又屢用兵十五年貿易商人尼
果賴等至
聖祖仁皇帝召見之
賜敕罕汗書論邊界事宜敕罕汗从之未荅也二十一年定策
屯田大出師征之收其人及火器編其人爲佐領隸
京師鑲黃旗滿洲二十三年薩布素刈取雅克撒尼布楚田禾
以船載歸二十四年五月甲申我師拔雅克薩縱城中羅刹歸
去而二十五年正月俄羅斯復來城之我師往爭俄羅斯西臨西洋我鄰
死守不肯去是年荷蘭使至聞其事曰俄羅斯汗羅費特亦於是
聖祖命作書付荷蘭轉達之而額勒克舍廓汗羅費特無子有一女曰票多額勒克舍羅
費特素梟雄爲女子擇習戰鬥宮中以兵爲戲經略布武無有
敵者嗣父察罕汗位是爲察罕敵丕特里普爾汗亦曰即肯汗
其國言男曰叩女曰叩肯也叩肯汗既即位究尼果額事案地
國曰
中國皇帝仁聖且限以行國我西北西費雅斯科西南國理雅
斯科雖小部近附脫所當爭也九月乃遣書中國議和二十六
年七月使至喀爾喀舍國汗境文書往返二十八年十二月
丙子定邊界以額爾古訥河爲界歸我雅克薩尼布楚定市於
博卜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庫倫而磨崖刻會議七條滿漢拉提
諾蒙古俄羅斯五體字於黑龍江之吉爾巴奇河東岸其漢字
則行書也秋議定則遣使索那爾爾瓦城於西費雅斯科不與以

兵征之盡并其地數千里以已名名之曰歇丕特里普爾斯科
而遷都之於是其國大斯科凡八七道置噶噶林守之都城置
大臣四總八道之治又索阿藻城於國理雅斯科控噶爾汗控
噶爾汗不與則盡奪其阿藻東北地前後用兵二十餘年國中
戰甲不少解嘗徵土爾扈特攻西費雅斯科謂土爾扈特無用
用以壯觀而已緯羅斯特汗噶爾丹之援喀爾喀也揚言假俄
羅斯兵六萬又火器手六萬至喀爾喀大驚二十九年五月癸
丑
聖祖諭其商人毓告羅使無助亂其時俄羅斯方西向用兵或
無南侵意也三十三年其使自土魯番哈密來入嘉峪關互市
時爲立館於京城中玉河橋西定三年一互市來者不得過二
百人以八十日爲期三十五年噶爾丹爲我師所困求救於俄

羅斯俄羅斯不肯慮腐爾丹遂亡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
斯至五十一年五月
聖祖使圖理琛等往報之道出俄羅斯經西北
往返行三年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呈
御覽又爲異域錄敘萬言記兩斯科東西所經又言其國北界
夏至無夜其汗二十七年元日乙丑當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
十六日二十八年元日辛未當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我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俄羅斯則每歲十二分分二十九
三十三十一日歲在三百六十六日上下也我使過境時察罕
汗命遣臣厚禮之又遣兵護我使屬訖而汗卒孛立其女自是
其國皆傳女雍正五年八月復與我議喀爾喀以北自楚庫河
以西沿布爾穀特山至博穆沙畢嶺爲界而定市於恰克圖

時俄羅斯方攻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尚佛請於
世宗憲皇帝遣人至中國學喇嘛以通蒙古使命兼學蒙古接
青大夫年滿皆換遂爲例六年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於滿漢
勛教各派一人領之居於舊會同館其衣服飲食由理藩院給
發乾隆十九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九月至
熱河二十二年我師定西域凡俄羅斯人迷在伊犁者皆察出
送還而逸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患痘死
高宗純皇帝命理藩院移文俄羅斯擁納特衛門使送賊二十
三年正月俄羅斯出其尸於恰克圖公驗之四月厄魯特舍楞
害我副都統唐喀祿而逃於俄羅斯察罕汗受之以屬土爾扈
特我使索之又不與
高宗怒嚴斬額喀倫絕恰克圖貿易自博羅伊察格圖喀倫至

尼布楚南七百里澤倫圖喀倫測北極東西相去二十六度以
東則黑龍江舊界西爲哈撒克外藩而舍楞於三十六年誘俄
羅斯土爾扈特全部屬伊犁時俄羅斯與圖理琛等兵爭圖
理琛斯科以其先控喝爾汗失地故書俄羅斯不朝貢俄羅斯
征之屢敗屢捷而土爾扈特逃俄羅斯收其地馬行東西三十
日南北二十日改建他豬不復問土爾扈特所往土爾扈特至
伊犁喀倫許還歸順諸大臣皆以納俄羅斯屬部是與兵端也
高宗命理藩院移文撒納特告以伊犁本我地舍楞乃我叛人
議以大義而遂受之俄羅斯亦無他言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
年復以納我逃人閉關殿大黃出界之禁五十六年土爾扈特
喇嘛撒馬林偽造俄羅斯書誘土爾扈特
論理藩院移問之撒納特衙門言偽書用印兩顆鈐蓋不合式
又非邊界明目鈐記且請還市
高宗察其詭許還市時卽肯汗第七傳矣後羅斯於中國不貢
正使皆賈易人來附請
大皇帝安中國亦因其人苔之嘉慶十年今汗遣正使來至發
界以屬不合而返今汗者始以男汗治俄羅斯地題屬別使令
不至
皇上亦置不問也
遠日俄羅斯之不見於史也蓋有故元史地里志河源附錄後
西北地名僅有阿羅思三字而丁酉歲之師又謂之斡羅思則
明初人得之元遺臣者時俄羅斯方漸起故不能詳也其大者
在明中葉明方與韃靼瓦剌日搆兵其款塞不過緩兵趨市苟
且旦夕固不能如漢唐西域北庭置都護校尉中外往來可以

拾捌册 1025版

從容竟訣西北遠國即商人至邊境亦不過以夢常貢胡視之其不知之也固宜非是其人自古未嘗一主漠南也俄羅斯地大人衆天氣和煖如中國故亦有花痘之證惟沙漠行商越涼者無之蓋居國皆如此也俄羅斯有火器

平定羅刹方略言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我師抵雅克薩以其鳥鎗絕域犯略云邏車國所遣皆負鳥鎗黑龍江外記言其納藥筒中四凸如梅花式貼碁亭集舊雅薩案府注言其國精火器異域錄言國理琛入其境伊國具鎗礮旗幟以迎土酋恩特又備之以衛我使者今雅克薩城有康熙時獲俄羅斯礮三位則言俄羅斯無火器者舛也

聖祖仁皇帝文集云噶爾丹揚言假俄羅斯火器兵攻喀爾喀豈得舉其所無以自敗哉康熙六十年俄羅斯人來言其地去

北極二十度以上爲北海堅冰凝結人不能至

聖祖以爲始信東方朔記北方層冰千尺冬夏不消之言不謬是其國已極北而或以其西南屬國之控噶爾汗謂在俄羅斯北且謂控噶爾能征俄羅斯又以女汗有男侍俗謂小說遂謂我使侍衛碩託與其汗訂十八條議於枕席之上其說皆侻且亦安得有十八條議哉土爾扈特之來歸也實由舍楞喪伊犁俄羅斯放置之不敢追至無可柰何而歸順我豈能拒之使必致死於我俄羅斯始聞其搶我伊犁蔑棄自彼不能止之及其歸順則又望我興數百萬師徙盡執土爾扈特數十萬人送還之無是理也故我於俄羅斯不爲納其屬部俄羅斯於我亦非絕貿屬部於不言其勢固有所難言也乾隆二十三年閏三十六年土爾扈特始來四衛考次之二十六年又云三十

年閉關外開小說遂謂二十年後以土爾扈特歸絕不與通擬失旨此其蕩蕩大者故詳考事實著於篇若於故實此意近焉

雲南地十四府四州三縣省治西南七百九十里曰元江州西南千二百三十里曰普洱府西一千一百五十里曰順寧府西南千二百里曰永昌府永昌虎踞天馬二關外爲緬甸古朱波地在唐爲驃國長三千里廣五千里西北連東天竺東有今省西北麗江大理屬土司地兼野人番僰東王大理西北直成都中國不測其地方數千里也明初體宜慰使司嘉靖府孟養滅之後復興東并木邦孟長南并洞吾北并孟養孟密其人有得勝普洱洞吾擺古等十種又以力制猓土司勢大熾據九萬里孟妥諸昆見天啟六年正月雲撫閻鳴泰洪疏萬歷中鄭梁由騰越兵至其阿瓦城逼無隙用賓又約暹羅夾攻之緬降立入關曰莫伯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

國朝順治十五年明桂王朱由榔及沐天波走永昌十六年正月走騰越二月至麥木河入緬界自盤莫舟行達井亘五月緬人虛由榔與阿瓦酋猛白文選走木邦李定國走耿馬擒孟艮獻之沅江士知府鄭嵩起兵與之應我師誘沅江十七年文選以桂王拘於緬恩出之自木邦歸師越猛落攻阿瓦不能克走孟艮會定國是時新城猛卯矣爲緬所給還兵再攻不能克走孟艮會定國是時先中國人從明桂王沒於緬緬呼字遲音艱爲桂家者也二十三年曩占勳之起兵攻猛卯牙喉而逃於外土司孟連孟連孫古利宴孤弱淒之曩占怒二十八年收燒盛而自縊於中朝滅由榔以藏明局移檄緬甸使送由榔十八年三桂師至孟永昌府知府楊重歡與武弁謀申言猺反討平之遂置古利宴於極典以邀功曩占駐猛卯孟艮而孟容子召丙娶爲其壻召散所拘時孟艮新立召散綿孟艮而孟容子召丙娶出孟定之姚關十一月由猛康孟定會木邦定國走景線文選

入孟密召散逸之破孟連三十一年並擾普洱府南九龍江隘
隘壩諸土司當是時邊報警居民一日數驚皆曰莽子來也是
日莽匪我師滅之召散逸歸阿瓦我徹索之不與我師征孟艮
舊占既忿承昌又狠欲補得野
天朝遣使乞誅師緬命木邦助之木邦亦莽也以莽襲孟艮諸
土司單報應以木匪在事諸臣憤憤不知其即緬甸也既而木
邦叛緬緬滅之舊占所滅孟連其土司曰刀派先者逸入中國
自供緬之支裔守臣不以入告至是緬匪以兵來索孟連
高宗命復訊之始知莽莽也以莽襲孟艮先後
在事者劉藻楊應琚劉德成弛國與人畢封朱崙李時升趙宏
燾等收復諸土司又收普洱南卓里外孟艮整欠孟勇整賣景
線六木景海順車南孟連孟撒永昌南孟育耿馬元江西南五
京
高宗以緬酋登額徒深自全歸以此可以謝罪撫勤旅參行留
滇軍將軍既不能入又不得而參贊值取道孟莽東還統那
亥岳龍黎孔大山超木邦又不達則緩孟艮整欠孟勇整賣景
木邦結旱塔之衆於宛頂三十三年正月將軍力戰受重傷
自縊死按察使楊重英於木邦被逆屠於緬寺五月將軍奉至
京
高宗以額

國家全盛之日歲款緬酋不敢稍有不恭中國又百餘年敬羞
職土不忍以之背試海巢鉏
請經略使罷兵通經略移銅壁關見緬甸正使具陳悔長且佛
經略禮幣約入貢遂
請副將軍伊勒圖阿桂理藩遷孟拱土司潭覺於關內梁關外
遣阿桂以定邊右副將軍留雲南經理之而緬背約不入貢不
送出被遣官兵三十五年老官庵目謝爾塔移書索木邦鐵莫
孟拱三土司副將軍下文書切責之緬復留我都司蘇祥相
高宗以緬甸詭計知我兵限於天時地利不可深入故激我與
師而生收其利
阿桂於秋冬間兩遣劉師擬其邊界使之奉命不敢於是時
時小出陷征緬而緬方南向用兵遣罷三十六年三月阿桂請

大舉征緬狀
吉慶鄂輝職以溫福代之是年金川反溫福阿桂皆赴四川置
緬遣領孟拱亦死子賓角牙立四十一年兩金川平賓角牙懼
冬請入貢送楊重英蘇爾相出求開關貿易四十二年送蘇爾
相出而楊重英不至緬酋屢索若磨時沒緬
十二月近樂都樓內究達呼稍滲斜桂嚴兇姜結莽
嚴兇布其音阿晰開其音知其人亦其地氣盤糾渺然也
緬東為葫蘆酋南為達舉物產略同向時老官兒海鹽煙魚
足白給其象牙蘇木翠羽碧磋玉蕙玉木棉布羽毛緣

封爵許通貢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表遣羅貢表又言方出師
鄭舉受
攻緬得勝
皇帝頒敕論解之冬緬酋叩關求入貢蓋乞救也羅貢五十三年由木邦奏金葉表入貢送楊重英等出
高宗哀憐之論遣羅鏞兵五十五年使賀
入旬萬壽受
封爵許通貢定十年一貢嘉慶十年表遣羅貢表又言方出師
攻緬得勝
皇帝頒敕論解之冬緬酋叩關求入貢蓋乞救也羅貢以非貢
期拒不納而緬已削弱與星請發還自治云
遣日緬酋之猖獗也一在索土司於內地一在抗拒官兵不輸
誠歸款而用兵省和憑集財賦糜爛其人民失大半遂為鄰國
所窺伺邇嘗綜乾隆年間用兵地大抑準噶爾固部險固如金
川皆摧破其酋皆覆育生全之及其再叛始行芟夷安南亦到
又暹羅國又以葵降剝廢輸中國制造兜鍪鳥槍火藥

隨無緬甸同一旦悔添親人朝悉榮
歸有爲幸以服兵之故國內空虛爲粵南所并緬甸則困極窮
蹙而走險貴知入貢以後
給錫命蓋初亦自念重罪不可赦故解天朝之所以勞之來之者爲緬甸之所夢想不能及者貴故不
親於安南緬甸之撤兵不足與言安邊之
喜謀不親緬甸安南兩次之受降不足與言不嗜殺人之
聖德與準噶爾回部金川之自取滅亡是以求其事比而論之
緬甸自古稱險據阿瓦之險踞江上流更鉤江亦曰大金沙江
亦曰揪楡江其上游由江東北雲南騰越關榻江則由緬入忽
木多入雲南車里下爲九龍江出緬甸東其源江則由衛入老
撾逕雲南永昌入潞江土司龍川江亦由喀木往雲南漢龍關
入緬其木與衛藏爲首尾老官屯者特阿瓦運鹽之道上下游

俱勢絕乃其國不爭之險龍司之東爲木邦爲孟艮江之西北
爲孟拱孟養南爲木梳阿瓦諸路由順寧永昌南孟定土府而
南至其東路由騰越西境至孟拱孟養東孟猶夾江而下
東北則盤亙西南則老官屯老官屯前北路參贊及傅文忠與
緬戰處緬兵乾隆三十四年阿文成進戰輒於此當時開之野
人猶有也三十三年文成言其地崖險徑窄斷糧行船或言盤
亙江由新街下西流入大金沙江是往王舟路非必客艘大
艦也簡史方輿紀要云龍川寄治山濱略言通此盡平地一望
數千里絕無山溪亦無巢樹是野人猶以西亦沙漠地行金沙
者至阿瓦北井便即陸行通者便乎曰程紳達阿瓦矣誠能舍老
猶孟養孟拱孟養則三路者亦必有路以達阿瓦矣誠能舍老
官屯覓路揭阿瓦亦功名之盛也劉紹攽龍川至阿瓦

而王驥追機息發值刻石大金江邊白文選李定國吳三桂入
緬至阿瓦城下則昔由東路意以地勢易馳騁故歟用依舊郎
抄輿地考因查考大臣傳及志猷錄推擇記其出入猶約地
勢大略具矣

蓋地論

元史天文志云札馬魯丁造西域儀器扵京師以測驗晷景又撰回回曆法頒行天下其推驗之法以圜球分爲三百六十度以準周天之度又以銅爲渾儀三重其一重平設以準地平其一重側設以準子午其一重斜設以準赤道又以銅爲地球七分爲水色綠三分爲土地色白明其海陸之形以準地理志也其製以木爲圜球七分爲水色綠三分爲土地色白明其海陸之形以準地理志也按地圜古蓋地說也回回西洋人言地圜說也回回天文志亦云西洋人言地圜說也回回天文志亦云西洋人言地圜說也回回天文志亦云

毘耶尼洲日正中時此閻浮洲日則始沒鬱單越洲日開初出
弗婆提洲正當夜半鬱單越洲日正中時瞿耶尼洲日則始沒
弗婆提洲正當初出此閻浮洲則爲夜半弗婆提洲日正中時
鬱單越洲日則始沒閻浮洲中日則初出瞿耶尼洲正當夜半
佛告北邱若閻浮洲所謂西方瞿耶尼洲以爲東方瞿耶尼洲
所謂西方鬱單越洲以爲東方鬱單越洲所謂西方弗婆提洲
以爲東方弗婆提洲所謂西方此閻浮洲以爲東方南北亦然
據炭經天地成壞品云日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夜半西方
日入北方日中卽是右旋更爲晝夜是佛家古說依周髀謂地
圓也佛本行集經成無上道品云小鐵圍山並大鐵圍其間復
有黑暗此之日月不能令彼處光明顯赫寶善薩問之目閻元
占經載梁武帝云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

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週四面一晝一夜周繞瞻部洲
南則見在北則隱武帝旣依佛作此說其臣又承劍作注武帝
旣依葢天難瞬天其以南北爲隱見金剛卽北極下葢天義也
圍壘悉達列入天體渾宗中自病其書矣初學記引河圖云崑
河出崑崙山東北角謂山東則河源之崑崙虛亦曰金臍又大
地之中亦曰崑崙卽佛說之須彌在中國西北葢天所謂天門
在西北是也初學記引括地象云崑崙之山爲地首又云昆侖
山爲柱氣上通天昆侖者地之中也藝文類聚引龍魚河圖云
昆侖天中柱也曲禮正義引河圖括地象云地中央曰昆侖其
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博物志引河圖云昆侖山應於天最居
中中國在東南隅是西北昆侖並非河源太平御覽河圖始開
闢云昆侖之墟有五城十二樓藝文類聚河圖文略同博物志

史記言鄒衍派親陰陽消息禨祥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上至黃帝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禹貢記載正義引地統書括地象其語亦同此古蓋地說也盛鎭論論鄒云鄒衍非聖人作怪談惑六國之君以濟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煽惑者也淮衡諫天篇亦謂衍迂怪虛妄今案法言五百篇云鄒衍迂而不信問道篇云鄒衍有取乎曰自持問神篇云鄒莊有取乎曰言天地人經德也揚雄據海難蓋故不信盛地之論而謂其言經德曰持則雄所見古儒所說名理皆與衍同非後人淺見所能及史言衍奘始大聖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述大致云天地宜豐閎地道廻而水流之所聖人所不能測庳地道汎水爲瀛瀛者盡地此鄒衍所謂大瀛海際天地也地狹北方無裨乎易而古人近言四海者謂雅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大戴禮五帝德以鳥林交趾流沙幽都爲四海古經言海者卽此此鄒衍所謂裨海不必是禹貢之海合北方乎易古文也凡一大國必有小邦環之黃帝所治者大鄒衍所謂盛其後德衰齊桑相帝中國地小非司馬遷桓寬王充時中國也何反禁衍迹述古初且衍發憑何君諸儒訛衍遷怒妄也衍所說又與河圖云地廣東西二萬八千南北二萬六千有君長之州有九囲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類聚引又云昆侖山應於天最居中八十一域布穢之中國東南陽居其一分博物志引此衍之所據也其說又在裴天王蕃滓天象說云周經爲蓋天者尙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大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口精所不及儀術所不測皆爲之說虛誕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是粗工安知奧義周髀算經云極下不生萬物則人迹不到故乾坤鑿度云北方無海其云地道距水濱濱爲水窮故鄒子云大瀛海環之則推而知之二說通也意大里亞人言天下五洲中國際兩海東南海環之西北海環之西南海又環小洲數十而已東南海中有三洲總爲五乃不知有俄羅斯儒者不信鄒衍乃信西夷極言之過也

下萬物不生西夷豈能至萬形經言北方無滓其是耶後世必有目歷而知之者今俄羅斯言其國北距海古人不知之云無海不害其爲博而儒惟鄒衍說言之嗚呼大哲哉鄒衍也

羅摩詰所說經佛國品云十寶山須彌山等山目眞鄰陀山摩訶目眞鄰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黑山鳴摩羅什注云此十寶山皆以下九圍繞須彌妙法蓮華經序品有目眞鄰陀山摩訶目眞鄰陀山見寶塔品有目眞鄰陀山摩訶目眞鄰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彌山法師功德品有鐵圍山大鐵圍山彌樓山摩訶彌樓山藥王菩薩本事品則云土山黑山小鐵圍山大鐵圍山及十寶山次山之中須彌山爲第一大唐西域記云蘇迷盧山唐言妙高舊曰須彌又曰須彌婁皆譌略法苑珠林云日月所照隨處以異迷盧山爲中亦曰須彌亦曰迷留亦曰彌婁按此二書俱所說未能得實須彌山亦自爲須彌婁其單言彌婁彌樓迷盧者自屬目眞鄰陀山言摩訶

目眞鄰陀者自是摩訶彌樓山目眞合音爲彌鄰陀合音爲樓非須彌也雜摩詰所說經言黑山大小鐵圍山在十寶山中法華藥王菩薩品則三山在十寶山外疑是法華文誤也鐵圍山者樓炭劫初天地成壞品云日月城郭隨須彌山大鐵圍山泥犁品云有大鐵圍山復有第二大鐵圍山中間沓冥冥其日月大尊神光明不能照及佛本行集經成無上道品云小鐵圍山並大鐵圍其間從來恒常黑暗未曾見光此間日月不能令彼處光明照曜顯赫立世阿毘曇論云大鹹海外有山名曰鐵圍周迴三十六億一萬三百五十由旬故佛多以須彌鐵圍並言之鐵圍有二山須彌止一山故知彌樓摩訶彌樓是兩目眞鄰陀不得以彌樓爲蘇迷盧之省略謂有兩須彌也須彌佛說五苦章句經云百億須彌山百億鐵圍山以其名類故極在地心中起世經言崑崙山爲閻浮提洲地之中心須彌山爲四洲中心鐵圍山在四大海外長阿含經言四洲地心即須彌山海外有山即是大鐵圍維摩詰所說經婆伽婆注言須彌山即金剛山秦言妙高周元占經天潢海宗引梁武帝說則云鐵圍一名金剛又云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圍黑山而轉黑山在十寶山數爲譯方等般泥洹經北齊譯大悲經隋譯大威燈光仙人問疑經俱別列黑山今俗說黑山即鐵圍山非也黑山雪山香山俱大山佛國所謂十寶山華嚴經二十二諦之天地十大山釋迦氏譜引西域圖經云五天竺國北泊雪山南泊大海六萬餘里又引開浮圖云葱嶺西波斗山東南雖亘至於蜀都此開浮圖蓋釋家所作

佛本行集經角術爭婚品云婆羅樓又十溝也其數目溝壞種
瑛京兆德萬千百十一以微塵起一遞七乘之爲窗塵爲兎塵
爲羊塵爲牛塵爲蟻爲蝨爲麥爲指節爲半尺倍之
爲尺二尺爲肘四肘爲弓五弓爲杖二十杖爲息八十息爲拘
盧舍八拘盧舍爲由旬是以八千弓爲拘盧舍二千弓爲里四里爲俱盧舍
由旬唐慧苑華嚴音義十定品云三百弓爲由旬立世阿毘曇論
則以千二百弓爲俱盧舍九千六百弓爲由旬俱舍論云八俱盧舍爲由旬俱舍論云
云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俱盧舍八拘盧舍爲由旬俱舍論云
七麥爲指節三節爲指二十四指橫布爲肘竪四肘爲弓五百
弓爲拘盧舍大唐西域記云五百弓爲拘盧舍八拘盧舍爲踰
繕那則以五百弓爲俱盧舍四千弓爲由旬西域記又云由旬

三十里爲印度國俗正曰論藉那其由旬由延踰闍那皆譌略
或先般若經云舍旬三十里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注論猶
那當三十里欽令易了故有言勝之處是三說皆以三十里爲
正義秦僧肇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注云大由旬六十里中
由旬五十里小由旬四十里翻譯名義集遞云由旬三別大八
十里中六十里小四十里元應一切經音義云俱盧舍者牛鳴
聞五里由旬者正言拘攝那四十里是三說別至四十而極更
無四十以下之說妙華嚴音義云拘盧舍四里由旬三十二里
又云準本行經由旬十七里餘二百八十餘步今按本行集積
步之法不知華嚴音義從何置算西域記云踰繕那者自古聖
王一日軍行之舊四十里印度三十里聖教所載惟十六里而
毘婆論亦云俱盧舍二里由旬十六里是由旬有六萬四千弓

九千六百弓則千弓八十里六十里五十里四十里三十二里
三十里十七里餘十六里之別魏慧覺等譯賢愚因緣經須達起
精舍緣品云舍利弗言佛行日半由旬須達即共遶之二十里
作一客舍此旁出之言有屋舍相去里數最爲明證則四十里
爲的數也

晉書天文志云蓋天本庖犧立周天歷度李淳風注周髀故能信蓋天之義開元占經引劉向論天云或問言黃帝爲蓋天太平御覽引劉氏歷正閒云黃帝立蓋天一天个求之經傳諸子史記太初歷以前皆蓋天蓋天質疎不勞後人飾之晉天文志開元占經並引王蕃云爲蓋天者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目睹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知諸緯皆蓋天又云周髀者是其算法太平御覽引炎天論云周髀或人姓名猶周家有甘石術也晉天文志云當周髀之所造非周家術今覽周髀則周何髀股而周髀又明言昔周立表虞旨之徒豈得不覽而爲姓周名髀非周法之說宋書天文志云假託之書說曰周

髀蓋其時則有[illegible]者[illegible]爲[illegible]晉天文志載揚雄難蓋天八事其難義甚疎太平御覽引物理論云用蓋天則日月出入不定唐天文志大衍議云試以爲蓋天則南方之度漸狹此皆非蓋天之失蓋天但無南極故與後人之說全異三國以後矜言渾蓋通憲甚無謂也藝文類聚引吳姚信昕天論云天行素依於渾奠依於蓋此以冬日短夏日長言之不悟冬夜却短而強爲之說開元占經引劉智論天六渾蓋二器皆古之遺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自司馬遷揚雄劉向劉歆賈逵張衡蔡氏劉洪姜元此九君者不論合渾蓋之用不悟司馬遷並不知有渾天之法何由論合光史信都芳傳云渾天覆觀以蓋應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不悟渾天亦得仰觀渾蓋異同並不係此梁書崔靈恩傳云先是

偏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illegible]立義以渾蓋爲一焉不悟載蓋天第四衡爲赤道以南則反之既成渾天必無再通蓋天之理隋書天文志云梁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立新義以排渾天武帝蓋以西域佛說合於古緯故一意用蓋天隋書以爲新義非也開元占經載其說乃在天體渾宗中尤非也

宣夜論

蓋邑謂宣夜絕無師說或言殷法太平御覽引天文錄云宣夜之說未嘗聞也隋書天文志云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則喜必聞宣夜師說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故其術兼之故曰宣夜御覽引安天論云宣夜之說滅絕有意續之而未遑也然則喜止聞名目而已御覽抱朴子云宣夜之書亡而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睛極蒼蒼然也譬旁望遠道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與色黑非有體也日月星相浮空中行止皆須氣焉故七曜或住或遲逆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俱沒焉七曜皆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遲疾任情

若衆附天體不得爾也今抱朴子無此語蓋人作晉時志亦載其義云宣夜之書亡各本作云誤郗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極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夫青非其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故七曜或逆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俱沒也或亦本從天以前古義渾天之說識是以之說漢書則不可見以之說史記又遞而說經乎又況以周回西洋所得之數說經夫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疎漏之說也此則沿革不可不明而經史之注疏論議不讀之亦可也徐廣本根棋作根橫亦作根概其作橫者棋誤其作概亦從木不從土也

蓋天之名非古也渾天之義又非古人所知也史記律書二十八宿起東壁曰東壁營室危虛須女牽牛建星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七星張注狐狼弧參罰畢奎初疑是秦及漢初法然顓頊決日在起營室此起東壁依天左旋以天門爲始後世渾天爭起始別古決日蓋天此蓋天家遁法也唐書大衍日度議云甄曜度及鄧愚南方有狼弧無東井與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今月令有畢有東井有柳有胃雖而律書有注有狐有弧有罰有柳有河有建星彼此不同仰觀於蓋當度各異眞古法也又七星在張之東罰在參之南則日在之度當先參後觜先張後星後人治憲皆不用其度楊光先與西洋人爭惜未能明此義而或一切以渾天繩之則古人之制不明又鼻爲留云稽留故

恒星七曜古義

後漢書律歷志云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同其說行之最久置算亦易漢人所創之法不可以說三代古書晉書天文志云周髀家言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所謂天者非指恒星渾天家借恒星以爲天非古說也若恒星之天可云牽日月以西沒乎晉志又云其不合者惟有夏憲淮南脩務訓云攝提鎭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日月星辰西移者以大氏爲本此夏說也宋書天文志云劉向五紀說顓歷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律歷志云祖沖之曰夏歷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爲後人所造此所謂不揆道眞妄爲譏毀使後人所造則必依倣頗說更無古趣矣夏洪七政西行則注夏書者必宜用之明史歷志云洪武十年三月帝謂諸臣曰朕自起兵以來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歷家之論確然不易爲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明太祖開創聖人不必詳知古算備者以夏書之說卽以通觀古今是又失之此蓋天之一說也白虎通引尙書刑德放云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天左旋地右動藝文類聚開元占經並引元命包云地所以右動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右動而終入於艮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艮門巳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恒星爲地之精文選史述贊注引河圖云坤德布精上爲列星說苑辨物篇云二十八星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開元占經引靈憲云星體生於地列地右行日月右行則恒星右行此蓋天之又一說也知此則言黃帝至虞殷王秦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行言夏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西移言四分至授時者宜曰恒星西行七政東行言時憲者宜曰恒星七曜皆東移如此則經不僞算不滯言可立術可久而春秋分野之占史記律書由東壁而營室而至畫古義燦然不煩解說矣

周官戎右職云掌賚弓矢茢蕭記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執戈昭四年左傳云桃弧棘矢以除其災韓詩外傳說桃殳云
桃之爲言亡也續漢禮儀志云爲桃印長六寸方三寸施門戶
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無他奇義藝文類聚引莊子
云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若
童子也今莊子無此文淮南子詮言訓云羿死於桃棓注云棓
大杖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羿既死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
云羿死桃部蓋是一事注云桃部地名則事不關羿藝文類聚
引本草云桃在樹不落主殺百鬼荊楚歲時記云桃者五木
之精厭伏邪氣制鬼魅初學記桃板著戶閒之仙木注引典術
云桃者五木之精也今時作桃符著門上壓邪氣此本仙也蓋

就氣更之義推之太平廣記載異傳夏侯文規事云桃之東南
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鬼憎之又唐開元中李氏事狐教人用
東引桃枝蓋以桃都山在東南亦曰度索山而還冤記張稗爲
鬼乃手執桃杖而焉搜神記韋英之鬼乃桃人所化世俗不察
如閻幸仇家之死倩人以桃丁鑱其指遂詞無忠豈不哀哉度
索桃樹下神荼鬱壘執漢志大儺注文選東京賦注劉楚歲時
記並引風俗通云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與鬱律昆弟二人性
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者
縛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
虎於門以禦凶也雲笈七籤采眞字海製軒轅本紀引黃帝書
太平御覽亦依風俗通引黃帝書論衡訂鬼篇則云山海經曰
北方有鬼關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

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之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曰神
荼鬱壘主領閱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乱龍焉亦
載其說而無書名太平御覽載漢舊儀史記五帝本紀東至蟠
木案解續漢舊儀志大儺注藝文類聚文選陸士衡擬歌注歲
華紀麗桃板著門注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注云文具山海經屈原楚辭
注孟嘗君入秦章注路史餘論注皆引山海經蓋展轉販引荊
楚歲時記引括地圖云桃都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下有二
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藝文類聚
引十洲記云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日插
桃蔡邕獨斷云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
東北有鬼門萬鬼出入薛綜注東京賦云東海中有度朔山有
二神李善注易都賦洪桃屈蟠及陸機挽歌俱云水經東海中
有山焉名曰度索今水經又無之初學記引玉燭寶典云鬱壘
山桃樹百鬼畏之則以鬱壘名山述異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
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樹天
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鳴金樓子志怪篇亦同皆本黃帝書漸
積成東南枝向日之義也易緯乾坤鑿度立乾坤艮巽四維云
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冥門桃都三千里足容鬼其門僅
在東北神異經亦云東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間石旁題曰鬼
門聖人立鬼冥門於艮揮時用貴翌天門禦塞鬼戶皆有所據
桃枝取東南兼用地戶度朔之義自蓋天學隱儒者習於浮辭
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

天事問疑說

公羊傳隱三年注云不言月食日其形不可得而觀也故疑言日有食之桓三年注云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者關於所不見穀梁莊十八年傳云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注云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又隱三年食晦日桓十七年食既朔又月朔側匿西漢猶著之經古說東漢言聖人記日食者以正失朔不悟聖人並不知日食爲合朔也禮曾子問云當祭日食則接祭諸侯旅見天子入門日食則廢禮送葬日食則變之說曰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是日食與復三代聖人尚未能知由積測未至後人不知當時之意乃爲聖人展轉諱之則妄矣春秋哀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公羊傳云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旦也穀梁傳注云不言所孛之星何言東方者旦方見孛歟星皆沒故莊七年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云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注云反者星復其位左傳注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書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令正義引鄭注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續漢志注謂元占極並引靈憲云天有兩儀以舞道中其兩觀者樞星是也謂之北極在南者不著故聖人不之名焉占經引甘氏劉智論天云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不名必知此義而後經明若昧於回萬以分說古則亦藝成而下矣隱三年公羊傳言朔在前朔在後以爲失前則公羊自立義非春秋本旨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是三代時不以日食爲常日食定是合朔而古人則定不知也

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

吳人王蕃渾天象說云周天里數無開焉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求之遠錯甚多然其流行布在羣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梁奉朝請祖暅渾天論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之於過多毓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學者多因之未革不知尋其理抑未能求其數也是二說者狂訛緯文亦復布在羣書固未革審說尤爲經生所摯引不悟一百七萬一千里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正驗之日景羅求之術也蓋天說則夏至日在南萬六千里日景一寸（見白蓋天古義趙君卿三寸爲北千里）則冬至又不合冬至日在南十三萬五千里日景一丈三尺五寸以望景法望極則極在北十萬三千里從極至冬至日積二十三萬八千里夏至日至冬至日除周至夏至日萬六千里得十一萬九千里半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則二至去二分之里數從二分日至極以冬至日去極之數除五萬九千五百里得十七萬八千五百里倍之得三十五萬七千里則天徑也古率徑一周三則天周一百七萬一千里渾天家亦用之是天周正出日景古經緯皆蓋天又不俟考渾天也從二分日至極依渾天黃道斜絡至極處即至地處依蓋天周二分日在南七萬五千五百里日景七尺五寸五分加夏至日至極里數居天徑之半爲至地處是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亦驗晷景顯求之且與渾天合王蕃祖暅託渾難蓋遂微事事難之不悟此二數與渾郤合又以出日景之數詰之以不出日景亦可哀矣莊考羅云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天之中央

上下正中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求之周禮不得其數及漢祖淮所引考靈曜始知十七萬八千五百里為二分地去天之數十九萬三千五百里為夏至地下遊萬五千里去天之數三十五萬七千里為日周天之徑數三十八萬七千里為四表之徑數蓋天法自為書一天部之學與音韻之變或世異地異不能強同說經者引王肅注天依廣韻定韻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嘉慶丁卯二月二日書

五行傳用亥正論

洪範五行傳云二月三月維視是司四月五月維聽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皇極是司鄭注以夏正推之因疑於王相不合按此不關王相且非夏正伏生自以其時亥正言之秦及漢初用顓頊法以亥為正劉向承伏生所記之數以子丑月主貌寅卯視辰巳言午未聽申酉思戌亥王極劉歆則以辰巳思心午未言申酉聽蓋今古說不同然皆以伏生語為亥正鄭用夏正則伏生語起卯辰宜不合矣史於漢初追改十月為歲首然亦有仍其時月數者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言十月日在箕尾金水近之史言多妄蓋以為追改月數實則此條未改蘇軾言秦十月今八月八月得七月節則日在已近東井其言猶未是

秦及漢初之十月正今之七月審謂漢初亥正儒者悉之佛家卯正且起白博士僧徒乃不知之

古憲論

漢書藝文志黃帝五家憲三十三卷顓頊五星憲十四卷夏殷周魯憲十四卷所謂六家古憲律歷志云五端之末史官喪紀晻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其所紀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憲蓋中外異本又伏羲神農少昊高辛唐虞厥舜其治憲亦有端緒可尋前世尙者綴漢書律歷志引洪範五紀論云民間亦有黃帝諸憲不如史官記之明也宋書律歷志引五紀論云黃帝憲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杜預長歷云春秋七百七十九日夏憲得五百三十六日真夏歷得四百六十六日周憲得五百六日真周憲得四百八十五日是夏周二術並行顓頊術同又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憲以推春秋朔日又云漢末宋仲子集七憲以考春秋皆不合是古憲漢時尙存也今知古憲大要天度四分又無歲差續漢志賈逵論云古黃帝王周得冬至皆在建星建星今斗星也云今斗星者謂漢冬至在斗據舟儀經言則庖犧神農時已然黎邕集明堂月令論云顓頊衝人元乙卯正月已巳朔旦立春日月俱在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邕意月令周制是由周制推日皆同則古憲不知周由賈逵黃帝至漢由蔡邕顓頊至周推日皆同則古憲不知有差戴法興據賈言以辨歲差又云古之六術並同四分祖沖之遂云古憲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按春秋閒董暨於黃帝頒示文章重黎記注象應著明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元辛卯於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習書律歷志云昔伏羲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律昔謂伏羲時有算法黃帝時有倉史作文字始有迎日推策之文具說世表論云余讀譜記黃

帝以來各有年數稱其憲書隨黍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事異矣漢書天文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則六壹書始黃帝其不同乖異由於置閏各殊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歷離日月星辰文選注引春秋命歷序云帝軒受圖洛授憲藝文類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世本云容成作憲容成黃帝臣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神策於是推策迎日歷書云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郊祀志云是歲己酉詔曰冬至得天之紀今據素問其時以斗建寅月爲始而置閏自起冬至也後漢書張衡傳云渾元初基靈曜未紀吉凶分簡人用疇疇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天步有常風后之爲也儒者以黃帝有諸疇之號引鄭注尚書云受命重黎說天官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曜鈎然及殷也而宋史歷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數引實則南北朝何承天祖沖之以至張賓劉焯館一行等訛舛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之名爲一卷則其時黃帝法及殷法俱已亡故沈括夢溪筆談云自顓帝憲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憲者凡二十五家不計黃帝及殷也而宋史歷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數引實則南北朝何承天祖沖之以至張賓劉焯館一行等訛舛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之司憲之官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言少昊鳥紀官鄭鳥氏歷正也元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顓頊則據漢天文志云高陽氏使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其衛元起乙卯蓋用於秦及漢初其文散見最易知五行大義引文曜鈎云顓頊造歷上法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則章閏之法故祖沖之何承天言古憲章歲皆十九由不見黃帝法以顓頊歲之沖之又云顓頊元在乙卯命歷序則言此術設元歲在甲寅開憲爲僞按漢書天文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則六壹書始黃帝其不同乖異由於置閏各殊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歷離日月星辰文選注引春秋命歷序云帝軒受圖洛授憲藝文類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世本云容成作憲容成黃帝臣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神策於是推策迎日歷書云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郊祀志云是歲己酉詔曰冬至得天之紀今據素問其時以斗建寅月爲始而置閏自起冬至也後漢書張衡傳云渾元初基靈曜未紀吉凶分簡人用疇疇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天步有常風后之爲也儒者以黃帝有諸疇之號引鄭注尚書云受命重黎說天官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曜鈎然及殷也而宋史歷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數引實則南北朝何承天祖沖之以至張賓劉焯館一行等訛舛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之司憲之官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言少昊鳥紀官鄭鳥氏歷正也元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顓頊則據漢天文志云高陽氏使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其衛元起乙卯蓋用於秦及漢初其文散見最易知五行大義引文曜鈎云顓頊造歷上法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則章閏之法故祖沖之何承天言古憲章歲皆十九由不見黃帝法以顓頊歲之沖之又云顓頊元在乙卯命歷序則言此術設元歲在甲寅開憲爲僞按漢書天文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則六壹書始黃帝其不同乖異由於置閏各殊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歷離日月星辰文選注引春秋命歷序云帝軒受圖洛授憲藝文類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世本云容成作憲容成黃帝臣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神策於是推策迎日歷書云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郊祀志云是歲己酉詔曰冬至得天之紀今據素問其時以斗建寅月爲始而置閏自起冬至也後漢書張衡傳云渾元初基靈曜未紀吉凶分簡人用疇疇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天步有常風后之爲也儒者以黃帝有諸疇之號引鄭注尚書云受命重黎說天官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曜鈎然及殷也而宋史歷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數引實則南北朝何承天祖沖之以至張賓劉焯館一行等訛舛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之司憲之官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言少昊鳥紀官鄭鳥氏歷正也元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顓頊則據漢天文志云高陽氏使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其衛元起乙卯蓋用於秦及漢初其文散見最易知五行大義引文曜鈎云顓頊造歷上法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則章閏之法故祖沖之何承天言古憲章歲皆十九由不見黃帝法以顓頊歲之沖之又云顓頊元在乙卯命歷序則言此術設元歲在甲寅開憲爲僞按漢書天文志云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則六壹書始黃帝其不同乖異由於置閏各殊大戴禮五帝德云黃帝歷離日月星辰文選注引春秋命歷序云帝軒受圖洛授憲藝文類聚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世本云容成作憲容成黃帝臣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策封禪書云黃帝得寶鼎神策於是推策迎日歷書云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郊祀志云是歲己酉詔曰冬至得天之紀今據素問其時以斗建寅月爲始而置閏自起冬至也後漢書張衡傳云渾元初基靈曜未紀吉凶分簡人用疇疇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天步有常風后之爲也儒者以黃帝有諸疇之號引鄭注尚書云受命重黎說天官堯卽位羲和立渾儀周禮疏引鄭注尚書云高辛重黎堯育其後鄭所以異於楚語史記者蓋本文曜鈎然及殷也而宋史歷志開禧三年鮑澣之上言自黃帝已來至於秦漢六憲俱存蓋展轉數引實則南北朝何承天祖沖之以至張賓劉焯館一行等訛舛古憲皆不見古憲者也少昊氏則有之司憲之官春秋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言少昊鳥紀官鄭鳥氏歷正也元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啟丹鳥司閉顓頊則據漢天文志云高陽氏使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其衛元起乙卯蓋用於秦及漢初其文散見最易知五行大義引文曜鈎云顓頊造歷上法月參集威成紀以理陰陽則章閏之法故祖沖之何承天言古憲章歲皆十九由不見黃帝法以顓頊歲之沖之又云

秦因之晉書歷志堇巳議云顓頊以正月爲元夏爲得天以從
魏晉承顓頊故也是巳不知唐時正朔建丑也據法可知者改
唐法開夏注元用戊午大衍禮諸志云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
驗十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歲經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與叶月
夏亦同之皆用顓頊法唐志大衍日度議云顓頊上元甲寅歲
正月甲寅朔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其實夏憲也
按夏自有憲但用顓帝術夏用丙寅不得以甲寅爲夏憲顓帝
用乙卯而此甲寅者四分後圖書漏泄又五紀論言有二術一
行乃謂是夏憲然則秦漢亦從顓頊法出得謂顓頊憲與夏憲實
秦漢憲乎一行止知算法唐人談以爲宏麗實則止習史記以
下律歷天文二種而文義不曉顓此失彼又好議論迷惑人也
求夏憲之異者宋書天文志引劉向五紀論云夏憲以爲列宿

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按淮南俶真訓云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太平御
覽天部引桓譚新論云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說以爲天常左
旋日月星辰悖而東西是蓋夏憲推步之法爲夏書師儒之論
宋書律歷志祖沖之云劉向以爲夏憲特違衆法後人所造則
又不然七政西移自違衆法謂月行遲則月生三日日將入而
乃見西方疾則晨日未出乃見東方無朕側匿之說與五行傳
鑒度云紀曰甲寅積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二得一
不合向所不喜無以難之即以爲僞不知西移自一代之法不
以通於前後說夏書者必宜知之而後僞以概唐虞商周又宜
明太祖之漫斥之蓋惟夏憲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夏憲特
述者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張衡渾儀注云春分去極九十
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作古憲景之法以

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月令中星沿之違周髀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則算起冬至孟子云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致周法積元也大衍中氣議云殷法中氣後天周法合朔先天魯法又先周四分日之三此目古法之疎春秋正義引釋例云魯法不與春秋符殆後來好事爲之非眞也不悟左氏於襄二十七年哀十二年再書官失又漸修之則法與事不相應又頒朔則日官周法不頒朔則日御魯法春秋未行二法不符於魯法愈爲眞也大衍合朔議云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般魯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先一日者二十二後一日者九其僞可知矣不悟曾子問有祭遇日食不知復時則誤發古無朝遇日食則廢祓除日送葬遇日食不推日食法魏荒初以後始課日食疎密宋書禮志載正元二年

史官苔大將軍云自漢故事日食必當於交甲寅部書有備食之制無考負之法而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言建巳月日食瞽夔鼓奔夫馳庶人走按本允征謂季秋日食史官不知至用兵滋殺之且引政典有先時不及時者殺無赦於經傳皆不可通大衍乃謂殷周三憲俱僞且古法疎日食不當其法之期古人所以有食晦食二日之占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三十六食必多失載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再比月食不入食限則春秋止三十四食宋衛朴法除莊十八年不入食餘三十五皆云得之則比月食亦入食限知自來算家皆自欺之漢也續漢志劉洪上言已已顓頊秦所施用蔡邕議云漢承秦用顓頊元及漢初又以立春起算至改顓頊作太初起子半自後史志列之燦然矣史記歷書云昔自在古密建正作於孟春古憲者謂秦及漢初用顓頊曆夏憲索隱云古憲謂黃帝以前有上元太初等皆以建寅爲正漢志言上元太初謂太初之推算上元非古有憲名上元太初也若漢之太初法不得謂之古憲古憲不可行於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益衛雖工非經本意也世之善通辭者說三代則曰此何承天所不屑言者才述宋齊則又曰此徐光啟所不屑言者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事有沿革貴在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須文求義各申厥旨而後進求精審庶亦畢妄破經義既毀古憲二千年之隨習而空之

晉書天文志蓋圖云晉侍中劉智曰昔在聖王治歷明時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週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週右行故圖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此作志者家映之謬也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智文云古先聖王觀璇璣遣算數準望極制渾儀又云昔者聖王作圖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用之以見天象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焉象天體亦極在於中而朱規爲赤游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爲

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定宿度之遠退爲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定進退璇璣帝時泰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愈詳是智意渾天出蓋天渾天中有九道其實三家說天先爲宣夜後則周髀之後乃始有九道九道法明始有渾儀渾儀亦曰渾天渾天既立則別出周髀之法曰蓋天紛紛之名由後目之非古有也張衡靈憲止題渾儀不曰渾天蔡邕上天文意先論三家曰周髀不曰蓋天渾蓋之名楊雄桓譚私名之時未承用趙君卿注周髀云髀天有圖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吳陸績王蕃晉劉智復言渾蓋又所見不遠覽史記有命南正司天即謂渾天始從顓頊劉智問答客引黃帝立蓋天二者皆無稽之談渾儀漢始有也晉言肆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天官書謂北斗七星索隱引文曜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星運轉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正權衡運魁第一主天第二主地第三主人第四主鬼第五主禽第六主祿第七主命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北斗七星也太平御覽引大傳云旋璣者北極所旋者徹而所動者大周髀算經亦以斗極璿璣玉衡所指爲言知古書說同而馬融說書及大傳謂爲考視渾儀見史記五帝本紀天官書集解索隱正義引又宋書天文志徐爰引亦以其時所尚追祝名之覽者不察直謂堯時有漢以後儀器先後錯序矣邊韶云劉歆以經緯推廣九道賈逵云日月實從黃道宿無其器不知施行二條俱續漢志則西漢儀器尚無九道劉歆但究其義耳東漢施行未久而月行三道之義已出是九道出於緯爲渾天所從生渾天立而九道反廢渾蓋先後九道進退之說見於簡冊者是非無定要皆虛橋之辭不足爲憑者也

弟問六節藏象論云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是天不可言度以日行測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則天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又有小分此不易之理也宋書律歷志祖沖之云古之六憲並同四分詩正義云古憲緯及周髀皆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宋史歷志亦云自四分施及古六憲皆以日行一度經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是爲周天語有淵源古人見六憲者傳之黃帝謂憲莞典云期三百又六旬又六日謂第六日卽當期聖人語自精審非略舉大數易緯稽覽圖云每期三百六十六日每四分亦是期法言第六日爲四分如易云七日來復也正義序引鄭注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但六日有餘便是復在七日之實不六日而已類稿

日期在六日故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歲遷六日終而復始尙書言六日以存期法若布算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晉姜岌云殷憲以四分一爲斗分又云四分法粗晉志非殷法獨如此姜岌以甲寅元爲殷法遂爲之殷憲易緯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乾元序制記云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開元占經引春秋元命包云日行一度以立序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漢志則四分在斗二十二後一度二十二分之一下賈逵云亦據太初冬至日在牽牛初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小分在冬至後度下之證沈括夢溪筆談云古以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周髀算經云三百六十五日謂之經歲餘四分日之一積四年而增一日日度皆四分也古無天周歲實之異故古緯日與度互見一條中

統以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始知太初即三
統法其術多於四分蓋過於六憲也後漢復用六憲法行四分
元和詔造太史黃道銅儀斗二十四度四分度之一（後漢志仍復
古也然四分古法於小分實强何承天云宋書志四分於天出三
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是也其後乾象法以五百八十九之
百四十五爲斗分（晉志）黃初以四千八百八十
爲斗分（宋書志）景初以千八百四十三之四百
甲子元以二千四百五十一之六百五爲斗分王朔之通憲以
四千八百八十三之千三百五爲斗分（俱晉志）劉智以百五十之
三十七爲斗分（載度法宋書志）姜正光以六千六十
爲斗分甲子元以萬六千八百六十之四千一百一十七爲斗
分俱晉志）祖暅天保以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之五千七百八十七爲

斗分甲寅元以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之五千四百六十一爲
斗分周天和以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之五千七百三十一爲斗
分丙寅元以萬二千九百九十二之三千一百六十七爲斗分
隋張胄元以四萬八千九百之萬八百八十六爲斗分（俱隋志）
傅仁均以周天分三百四十五萬五千（元作六千今以一度九
千四百六十四分推改）八百四十五半之千四百八十五半爲斗分（案此法最謬應云
十八之二千九百七十一始成文理）麟德（黃道斗二十四度三百二十八萬三千四
十一也二皆唐志文謬）許就四分增減在室者宋元嘉法以三百四十一度千
五爲室分（宋書志）何承天漸漸天象小分剖三百四之七十五
開元占經用室分者元嘉以雨水言也在虛者大明法以周分千四
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之萬四百四十九爲虛分（宋書志）
時冬至在斗大明欲七曜起虛以爲正位故置小分於虛室分

虛分義皆別起大衍中氣議（唐志云古術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
象至元嘉二千四百六十以上元始大明至麟德二千四百二
十九以上其言皆以萬分御之而其說實不體一行多欺人之
談大臣雖以佞佛不究校也愚本議（唐志云歲分曰策實天周曰
乾實依其本法推之歲實百十一萬三百四十三乾實百十一
萬三百七十九太以三千四十爲通法四分得七百六十歲實
不足十七乾實贏十九合之得虛分七百七十九太因得歲差
三十六太此乃減歲實益天周以漢魏法氣之實以三千四十
之七百四十三爲虛分也其後五紀正元宣明崇元周欽天宋
應天乾元儀天小分俱在虛曰虛分（以上本唐志五代宋史）崇天法周分三
百八十六萬八千六十五秒二斗分千九百五十八明天法歲
周千四百二十四萬四千五百以元法乘三百六十五得斗分

寸二分弱本朝志明元占經引王蕃渾天象說異春秋緯歲小異王蕃之言時所承用自後或增或減鄒注乾鑿度云置一歲積日爲實其法必過分乃成從時而見故言者無常也周髀算經云萬七千八百六十分度之四千四百六十五又云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則正四分也漢志云在天成度在地成日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則減四分也是古人命度未有無不氣不依日而設分秒名宿者開元占經所載九執法言天竺度法三百六十此則譯說九執但取易於布算分天爲十二相作三十分與自古言日度無涉而譯者取以當度惑亂名實明時用回回法亦隨其失曰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夫無日不可謂度故自證三百六十算耳謂之爲度者中國賤工庸誣之意大里亞又爲回回所襲而不能改也蕃根

宋散小分唐以度論整分爲不知天日固無度而說天分三百六十度又分三百六十曰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三三國五一六九說過三百六十分度之五十一無慶演天周以古法載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三百五十四萬八千三百三十萬五千一百六十九分度之八十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爲實分母康實三百六十五日一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一八七五今測定二四二三三四四二亦減四分而深蕃之以有三百六十度在於宣書不敢自陳則甚矣西洋之爲九執回回所愚也

書開元占經九執法後

占經載九執法及見三本合之猶是完書唐書志云九執以開元二年二月朔起算此書實用明慶二年丁巳二月一日志蓋誤也算法當合天下知識古今考驗異域書自不當棄之唐明皇帝使瞿曇悉達譯九執因其人用之試是獨怪則天使瞿曇羅作光宅憲後卒不行明皇復使僧一行作大衍憲其時瞿曇誤以明憲稱在局妄生議論又必使悉達領太史監事非惟士大夫貽誚抑亦尊佛教清寂不與人事之理耶秦譯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云持淨戒者不得占冢吉凶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憲數計算不得參與世事結好貴人而悉達一行皆不能用大衍采九執則明著之大衍五星議云天竺憲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週其所好之星則趨之行疾舍之行遲是也開元二十一年一行受詔校靈臺候簿大衍十得七八九執僅得一二此僧徒嗔勢戾謬同類相傾之明效然九執之術頗傳於民閒五代史司天考云初唐建中時術士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顓頊五年爲上元雨水爲歲首號曰七曜符天憲世謂之小憲止行於民閒焦竑經籍志有曹公小憲一卷云李思議重注本天竺憲法今檢九執法云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是曜攝或作攝以起算小憲但遲三年用雨水起掩其逆耳九執不用憑年小憲因之焉重續調元憲鄭守敬授時憲明大統憲及西法皆依之中土以次相嫗西法接九執也因學紀聞云七曜符天憲一名合元萬分歷傳至調元其法最行檢九執術注云羅睺或譯爲風或譯爲貪神河圖言暗虛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亦謂此怪蘧也舊五

代史應志王朴表上欽天憲云臣檢討先代圖籍古今書史皆無食神首尾之文此自胡僧之妖說也今法四餘則羅睺計都紫氣月孛晁公武讀書志云梓橦草星經不知其術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初中交食之會可以意求推氣孛無階而術家獨以爲效且日土木於五星之行最遲而爲吉凶最久故有餘氣然實無此四宿也而佛大集經又獨以遲荷佛曜與日月五星爲八宿又載日分配七政素問天元大紀論王冰注云七曜謂日月五星今外藩多以此法爲準勤吉凶之驗也唐志歷算有都利聿斯經二卷云貞元時都利人李彌乾所將至其術以推十一星而知人吉凶貴賤又有文殊所說宿曜經一卷檢釋藏僅字函則乾元二年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其宿曜歷經序七曜直品第四云一日

一易七日一周又二十七宿所爲吉凶歷名三九秘要起畢昴女猶不用牛宿又云上古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時曜纏裏以爲歲元即九執法皆文殊所說佛國用者晴譯起世經有白月黑月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有房宿日五百比邱因緣品有鼻宿日迦葉三兄弟品有鬼宿日鼻宿日法皆相證唐李淳刊誤非笑其術云貫相圖撰日月五星行歷一日直一星則是唐堯聖歷甘石星經皆無憑準何所取則其論甚正而曹氏七曜貫相行歷管食祥意各有主調元竟求便民兼以授時王朴作欽天法則盡刪之朴亦剛矣哉唐時異說最多唐人作隋志所見者有婆羅門拾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歷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又有此五通仙人九執法何讖乎

則天明皇以寵婆之釋氏也襲此則屬資閏元七年遣使來朝進天文經一夾見舊唐書西戎傳吐火羅國開元七年表進解天文八大幕開謂智慧幽深問無不知見將府元龜元則有西域札馬魯丁萬年法明時重譯獻納特閏王馬哈麻閏閏法又納意大里亞人九執自書士蒿馬重積後明志謂正德十三年博士朱裕請令本監官生推驗西域九執法其名復著意大里亞人至中國中國森徒助以九執大統回回三法雜合一書後乃漸習古說稍易其名目題曰西法其所謂中法者則是大統法大統本授時又雜以回回尤多外國之說或乃持之以與所謂西法者爭明時九執法共官書正歷歷術皆無之天文觀占類有開元占經百一十卷當時請推驗亦檢占經明矣九執之法在唐宋明之述如此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胡泳言朱文公說二十八宿紀度數如量地言至某州郡若干里借以爲喻非笑其術高麗國有九執歷正如此則宋時朱子得見九執非特不推積元及羅睺之名其算以九字十則進位天度單行本檢不收汉日度分三百六十[illegible]符律管更無奇[illegible]刻分以整置算起春分皆西法也嘉慶丁卯二月朔

太一天一太一乘斗論

易緯乾鑿度云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息也陰變八之六消也合於十五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九宮數見緯書者惟此實則止明倜環反復皆十五太一下行與易爻消息之說無涉太一者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封禪書素隱引樂緯叶徵圖云天官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宗均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天官書云隂德三星或曰天一謂隂德亦名天一非天一正名也鄭用天官及緯義注乾鑿度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曰辰之閒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名焉是兩天一一卽太一一是隂德三星別名又有十二神

在紫微中是古言斗極開元占經引韓揚云天一星名曰北斗主是斗爲天一車義古文兼言斗能者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三台者一名天柱太一之舍道也舍文嘉云三台爲天階北極驅以上下三台爲舍道故是類謀言斗能緯義通也白虎通引元命包云土無位而道在故太一不與化此就居其位言之舊唐書禮儀志云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案鄭元說天一掌八氣九精之政以佐天極太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輔人極此以其下行言之推鄭意二者皆是十精太一而云以佐天極以輔人極則是十二神天一太一其誤自五行大義以使十六神之太一爲天帝之臣引甘公星經云天一太一主承神有兩星在紫微宮門外而以紫微內天一即太一者分注之致鄭注錯出與史雜星文九宮古法俱悖其最易明者十二神太一不能領

十六神舊曾不思而會昌奏案因舊之誤古法遂不明於世武經總要有十精太一之法而持論謬乃云太一天帝之神其星在天一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則又爲隋唐人所惑不悟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正十精太一之事安得云其星在天一南以離之天一坎之太一說北辰也鄭注乾鑿度不行云天一之行猶天子巡狩方岳人君亦從而巡省每卒則復此言十六神從太一言天一者本是一神與居其所曰太一互明也又云太一行八卦之宮每四季乃還於中宮此十精太一也五行大義引九宮經云天一之行始於離宮太一之行始於坎宮合十二神遊行九宮十二位從少之多則十二神法九宮經言從少之多鄭言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自坎宮始皆就陽遊言之鄭云還於中央則

癸巳類稿 卷十 三十一

九宮應九星考

斗有七星九星兼言之者易緯是類謀云七九通符變動七九斗衡謀春秋運斗樞云太平御覽引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從斗樞璇衡之分建七政之紀九星之法是也此外測候者用孛星卜筮者用九星星經云續漢志注玉衡調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二主益三主冀四主荊五主兗六主揚七主豫八主幽九主并楚辭九辯序云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劉向九歎遠遊云訊九鼜帥魁與六神又云北斗爲我折衷兮太一爲余聽之王逸注云九鼜北斗九星也黃帝九宮經云五行大一爲余聽之王逸注云九鼜北斗九星也黃帝九宮經云五行大義引一爲幽州二爲荊州三爲青州四爲徐州五爲豫州六爲雍州七爲梁州八爲兗州九爲揚州又云一主恒山二主三江三主泰山四主淮五主岱高六主河七主華山八主沛九主霍山是斗九星分應九州謂之九宮者以地之方位定五行所以制之宮者大義麤備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明堂之次後漢劉瑜傳云古天子娶九女制圖授嗣正在九房正以此九者爲天子法太一所居之宮蓋斗爲天極爲帝車九宮之占太一神棲於斗并下行至地也五行大義云遯甲九神者天蓬在坎木神在斗居破軍星天內在坤水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輔在巽土神在斗居武曲星天禽在坤火神在斗居廉貞星天心在乾木神在斗居文曲星天柱在兌水神在斗居祿存星天任在艮金神在斗居巨門星天英在離土神在斗居貪狼星天芮在斗第一星日破軍第七日貪狼五行大義引黃帝斗圖則一日貪狼七日破軍此用黃帝說或洛書逆數九宮則神一則星九神二則星八此天蓬天內天衝同居破軍則第六第九二陰星在第七破軍下故同其名素問天元紀大論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王冰注云九星則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中古道德稍衰陰星獨曜莫之見者七焉太古之時斗之九星皆見聖人始著之典冊天元玉冊云劉溫舒素問入式論與引天蓬一水正之宮也天內二土神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宮也天衝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之應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土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宮也天柱七元作火誤白虎通云水火商北正故一爲玖之神之應宮也天英九火正之宮也是卽九宮星或作梁星高也唐楊筠松相宅求九星名稚以左輔右弼吾九星不知斗九星注周書小開武解云九星者四方五星梁小開武解言雜天九星雜地九州雜人四輔成開解云天有九列地有九州人有四佐九星九列卽九天應北斗九星之列若四方五星則經緯異不分應九列文選宣德皇后令云不改之九宮者以地之方位定五行所以制之宮者大義麤備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明堂之次後漢劉瑜傳云古天子娶九女制圖授嗣正在九房正以此九者爲天子法太一所居之宮蓋斗爲天極爲帝車九宮之占太一神棲於斗并下行至地也五行大義云遯甲九神者天蓬在坎木神在斗居破軍星天內在坤水神在斗居破軍星天輔在巽土神在斗居武曲星天禽在坤火神在斗居廉貞星天心在乾木神在斗居文曲星天柱在兌水神在斗居祿存星天任在艮金神在斗居巨門星天英在離土神在斗居貪狼星天芮在斗第一星日破軍第七日貪狼五行大義引黃帝斗圖則一日貪狼七日破軍此用黃帝說或洛書逆數九宮則神一則星九神二則星八此天蓬天內天衝同居破軍則第六第九二陰星在第七破軍下故同其名素問天元紀大論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王冰注云九星則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任天英中古道德稍衰陰星獨曜莫之見者七焉太古之時斗之九星皆見聖人始著之典冊天元玉冊云劉溫舒素問入式論與引天蓬一水正之宮也天內二土神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宮也天衝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之應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土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宮也天柱七元作火誤白虎通云水火商北正故一爲玖之神之應宮也天英九火正之宮也是卽九宮星或作梁星高也唐楊筠松相宅求九星名稚以左輔右弼吾九星不知斗九星注周書小開武解云九星者四方五星梁小開武解言雜天九星雜地九州雜人四輔成開解云天有九列地有九州人有四佐九星九列卽九天應北斗九星之列若四方五星則經緯異不分應九列文選宣德皇后令云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云開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此所謂九星九光乃小開武之九紀不得以爲九星九列之義九星應九天者五行大義云九天亦屬北斗九星之數故下對九州炎天數九屬斗第一樞星應離宮對揚州變天數八屬斗第二旋星應艮宮對兗州昊天數七屬斗第三璣星應兌宮對梁州幽天數六屬斗第四權星應乾宮對雍州鈞天數五屬斗第五衡星應中宮對豫州陽天數四屬斗第六開陽星應巽宮對徐州蒼天數三屬斗第七瑤光星應震宮對青州朱天數二屬斗第八星應坤宮對荊州元天數一屬斗第九星應坎宮對冀州隱而不見以其對陰宮也知九星應九宮又知太一所遊息出入則太一遯甲九宮之式以斗定之武經總要云凡九宮之法天

有九星以鎮九宮地有九州以應九土其式託以象地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而寄於坤二是也然而九星之爲斗則其義若明若昧古法具在而罔意明言無復申理之者矣

九宮犯年論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言五運氣行主歲之紀甲子甲午乙丑乙未災七宮以次三宮五宮一宮九宮二歲一移此卽九宮災眚五移而周以九宮論年有一歲二歲三歲者其三歲一移中又有四十五年五周太一三十六年大遊太一三十年君棋之異南齊書高帝紀云按太一九宮占漢高五年太一在四宮晉元興二年太一在八宮十年太一在七宮宋元嘉元年太一在六宮七年太一在八宮十八年太一在二宮十九年太一在三宮五字系推補始元年二宮二年三宮元徽二年六宮四年及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宮此卽三年一移不入中五二十四年一周也太一金鏡式經云自太公張良以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歷又云太一十神五福君棋大遊小遊天一地一四神臣棋民棋直符皆天之尊神行五宮二次天一行十二宮或行八卦或行十六神不得雜云行五宮五移而周地五移而周者惟五福太一唐國史補云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劉關造五福樓使符讖爲文紀之宋志及容齋三筆云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人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五福太一雍熙甲申入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游宦紀聞引王堤太一附後備攷云雍熙丙申方士楚芝爲言之得十命建建以芝言之得十命建以芝爲春官正石林燕語云甲申入巽宮以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始蘇之名乃改築焉天聖已巳入

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鏤望詳稽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於巢縣觀東為中太一宮此則四十五年一移太一淘金歌云乾艮與坤中五匿是也其一歲一移者玉海有景祐三式太一福應集要御製序云始紀於上元三年十二年之考治共法俱依年次之唐會要云會昌元年檢校尚書左僕射王起及國子監博士盧弢等奏言九宮貴神位列星坐按黃帝九宮經及薛吉五行大義（舊唐書禮儀志作天義及鶡冠五行大義）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蒼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統入卦運五行土飛於中數轉於極又舊唐禮儀志云祭九宮之神遣司天監官一員隨每年貴神飛拱之方以定祭位自乾元以後不易位其依次占式則

卻故也朱昇自牧夢溪已九宮貴神北太一西南攝提正東軒轅東南招搖中央天符西北青龍正西咸池東北太陰正南天一之叛位也宋禮志云自天聖已巳入歷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乘棋逕行周而復始歷志云嘉泰元年臣僚言歷首載九良之名其末又出九曜吉凶之法則壬遁應一年一移宋以前法也五行大義云九宮十二神者天一太一天符攝提軒轅招搖青龍咸池太陰行於九宮一歲一移別一青龍行十二辰即太歲之名別一太陰行十二辰三歲一徙即太歲之陰神其客氣右行四孟一歲一移合為十二神以天一太一為用太陰右行（歲一移行四仲一移）是年九宮也又月九宮日九宮時九宮按太一式月以天正始太一三月移一宮行入卦二十四月而周天目一月一移行十六神留陰德太武十八月而周時計同於遁甲諸書

遁甲者甲爲斗極乙爲南極丙爲月丁爲日丁丙乙爲三奇甲子戊甲戌己甲申庚甲午辛甲辰壬甲寅癸爲六儀儻爲直符直符之門爲直使此淳天以後推法附益古人之說後漢書方術傳序注云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則唐以前舊雲笈七籤載黃帝本紀注云龍圖文遁其甲故曰遁甲趙彦衛雲麓漫抄云甲不可遁鄭固碑逆遁退讓遁爲循備知遁甲當作循甲言循環推數則宋以後義今術士所知者大致出太白陰經陰經唐李筌於軍中撰者不能鴻博其法在第九卷今宮書又闕明初人寫本有之嘗覽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太一神名今人皆不知後漢書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云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三門者開門生門休門五將者天目文昌

等宋人煙波釣叟歌云十精爲使天目爲客地目爲主則遁甲必通太一太白陰經亦云陰陽二遁凡十八十局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而循尊其文亦無五將及天目文昌之法惟王希明太一金鏡式經郎游太一淘金歌及武經總要有之又得一九疊宮之理吳志趙達傳言達治九宮一算之術云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疑即疊宮法武經宋帝命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舊說成之宜閒指古今義旨也五將者大將客大將小將客小將參將其天目文昌則起四維行十六神陽一局起申武德二局至酉太簇乾陰德坤太武則留如第四局在陰德五局亦陰德六局至亥太義十七局在太武十八局亦太武十九局至武德陰一局起寅呂申至二局則卯高鼈巽太昊艮和德則留如陽式太一則陽七十二局自一宮起至二宮三局一移陰七十二局自九宮起至八宮亦三局移一宮俱不至五宮一氣二午三艮四卯六酉七坤八子九巽太一在八三四九爲陽二七六一爲陰天目在正宮爲陽開神爲陰太一天目在陽算得偶爲和在陰算得奇爲和天目掩迫太一則凶天目又與年計月計日計時計爲五將俱行十六神所以占五人將之吉凶故亦曰五將太一淘金歌云太一入宮不入五二十四年始周覽天目順行十六神一年一從無滯塞其法相錯綜太一即小遊亦曰監將蓋號五將者天目即文昌其星在斗魁前主將之首也地目者天目計神所臨之下謂之地目在地爲陰客將首也亦曰始擊元史張康傳云至元十八年癸壬午太一理民宮主大將客參將因直符治事正屬燕分十九年果盜起京師又言二十三年丙戌太一無算蓮罷征日本是也計神又錯綜逆行十二辰其法如此知劉叟歌主客名誤此式所言太一皆非十二神太一可佐鄭注乾鑿度之說嘗歎術數之學專家無通人不專家淘金歌吾邑前輩所作欲爲校之而行路無休息爲牽連記於此此書言八門算法業而無用今更不錄而後之術者僕傳八門蓋十神太一大理物博

術士自劉之嘉慶丁卯四月

煙波釣叟歌蓋宋人作其言一本太白陰經陰經不易得能者
編此示俗人其法在陰經第九卷亦有廣采至十卷六壬法者
歌言天三門地三門地四戶案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太始天元
冊文丹天之氣經於心尾已分所謂
戊己分壘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王冰注云遁甲經曰六戊為
天門六己為地戶又案趙蕤儒門經濟長短經云太公曰將軍
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自注云青龍亦為九天其法以旬
首為青龍木九天也乙為蓬星木直符也丙為明堂丁用金太
陰也戊為天門巳為地戶土六合也庚天獄金白虎也辛天庭
用火朱雀也壬天牢水元武也癸天藏水九地也此黃古道家
言抱朴子登陟篇云甲為青龍乙為蓬星丙為明堂丁為陰中

巳為地戶癸為天藏陰經亦云六戊為天門六己為地戶此歌
地三門之六合即是巳分注乃采六壬法由不知遁甲法又後
漢書皇甫嵩傳注引元女三宮戰法云九天之上六甲子九地
之下六癸酉檢陰經云直符後一宮為九天後二宮為九地又
云九天之神在六甲九地之神在六癸文在兩條實一貫歌
止舉後一後二要必以乙直符生之注者不知也後漢卞忌自
言能役六丁為六甲丁神此引神名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
文公丁酉文通丁未文翁丁巳巨勳貳雅要則云丁卯孔林
旋兒人丁丑段盛白牛人丁亥豬人丁酉費陽則雞人丁未王
屈奇羊人丁巳許威池蛇人此即陰中其方利其事速也歌云
三為生氣五為死炁在三兮其衰在五能識遊三避五時遣化
真機須記取按抱朴子雨從篇云大將軍當男衆九宮視年所

以冬夏二至後甲巳之日夜半時為甲子則九宮太一起又云
太一以初元甲子六十年為一紀三百六十年一周則紀年之
法又云九宮別以巳亥為元首分為五元初巳亥六十年天元
次六十年地元次人元次河元次海元亦紀年所用十精太一
又以一時當一年則三局移一宮古式言太一六壬遁甲九宮
其式行異而如五星相值今十精法不用蓋術士之不知此也
久矣嘉慶辛酉十月

六壬古式考

六壬之起道藏謂自黃帝名六壬者神機制勝太白陰經云元女式者一名六壬式元女所造主北方萬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武經總要云六壬之說大衍數謂天一生水始於北方許慎說文言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成六壬也是唐宋人有二說祝泌六壬大占云周官蓍龔氏方書即壬術主北方陰白虎通盤今案壬盤無二十八數祝說蓋迂曲壬術惟太白陰經云亥者陰之始又亥位爲易之乾爲蓋天之天門壬寄於亥名六壬宜也其法以日在加時所臨之方爲將黃帝金匱第七經云天地復曰吟諸神若歸其家太白陰經云諸神自臨曰伏吟其云神者五行大義引元女式經云六壬所使十二神神后大吉功曹太衝天剛太一勝先小吉傳送從魁河魁徵明則今所

云十二將如神后則當爲玄虛危微明則當爲室壁左傳云元枵虛中也宋祖沖之作大明憲亦以七曜起虛爲冬至正位淮南子天文訓亦言四仲三宿四鎮二宿所謂四三十二八二十六分二十八宿爲十二次元枵及三仲皆當有中虛星當位正北始合五行可與地之十二方位相比論隋昭十年左傳禪竈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四七也黃帝龍首經云將四七使三光黃帝金匱玉衡經云四七布列首羅八方然則六壬之術所傳本作微而其所據校者爲最眞本沈括亦未及見也徵明字皆旁改爲微憲其異足證神名不以時篇起義十二神名既遞改義又參差以星於五行復有定屬祖沖之論憲謂參自漢屬辰此不可以言六壬六壬十二神名解者謂依時令亦實不然黃帝龍首經午爲勝先戌爲魁作天魁者四術作河魁者亦四術黃帝金匱玉衡經午爲勝先戌爲河魁五行大義元女式經午爲勝先亥爲從魁亥爲登明論術雖

處篇末有登明從魁太白陰經則午爲勝先亥爲從魁登明其論遁甲又午爲勝先亥爲從魁明朱史律曆志午爲勝先戌爲河魁亥爲登明武經總要午爲勝先其引崔門經作神先又大將軍三年一移亦曰神先吳越春秋作勝先河魁登明文穎云言艮艮之行後入太一前將神先五變中黃經戌作天魁許慎說文亥水體內明不見於外徵其陽氣重子方明肇談云登明者三陽始光於地上又引舊解登明云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就時令言與元女異不論五行其義蓋不足道元女式經云河魁者主戌土神河當首也肇談云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第一星抵於戌故曰天魁皆於仲春義兼取唐人詩有二月河魁將三千大一單則其時不作天魁其以將名河魁亦僅見也元女式經云勝先主午火神勝先者陽氣大盛陰氣始動惟陽在先故勝也肇談古今二說皆作勝先然勝先有神先爲助又太白陰經十卷足本明人寫者後成所謂圖初許先生傳此書佐太祖定天下者其中徵明字皆旁改爲徵憲其所傳本作徵而其所據校者爲最眞本沈括亦未及見也徵明

登明亥亥奎則名河魁戌也十二次法自漢已亂之漢志所謂至其初飾氣至其中中氣已非古分次之法後人法以中氣飾

至次初六壬換將依之說始武經總要夢溪筆談所以彌逢歲差元時上高神酋銀河樟法猶以飾氣換將則泥古而不通也彌逢歲差而以中氣換將者不泥古而亦不通也何者定歲差則二月亦有日在張者以河魁名之是泥陳五行也六合者寅與亥合以中氣換將則立春後之十五日寅與子合一盤之中其法錯出又星次名義相悖不可行遠凡術當順天以求合不可爲法以改天古人制法適與其時天行合說黃帝術正月即以登明加時順項法立春日在丑斗五度秦以營室立春則立春即當亥將漢書五行志建平二年四月乙卯朔旦上有大白如鐘鳴李尋對曰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是也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辛亥占七月勝先加時句踐入臣外傳甲戌占三月河魁加時又其言告夏正疑者皆意撰或揚方皇甫遵徐天佑等

所改其隋時五行大義所謂十二將者今謂之十二神漢志云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則古所謂神今所謂將也辨正論歷代相承惟云葉善氏太一式經黃帝神女上以神將立號下以日辰爲名宿合之辰以爲月神月建之氣以爲辰名所謂月神者今之將所謂上以神將者乃今之神五行大義云六壬式十二將天一爲土將前騰蛇火將前三六合木將前四句陳土將前五青龍木將後一天后水將後二太陰金將後三元武水將後四太常土將後五白虎金將後六天空土將貴帝授三子元女經云天一所在甲戌庚旦太吉夕小吉乙巳青神后夜傳送丙丁旦登明暮從魁六辛晝勝先夜功曹壬癸晝太一夜太衝五行大義元女式經（惟亞明作敬明）黃帝龍首經黃帝金匱玉衡經太白陰經武經總要其法皆同晉書載洋傳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占曰功曹爲賊神加子從魁爲貴人加丁是丁日貴人夜治酉合甲日貴人夜治丑也而龍首經二十三術已未日加辰加酉二占貴在于四十三術乙卯日加戌占貴在子七十術庚寅日加寅占貴在丑則旦治夕治與前後術不合或後人附益吳越春秋同元女經其七月辛亥時加卯白虎在丑臨戌太常在寅臨亥則天一在午旦治也十二月戊寅時加卯騰蛇在寅臨戌青龍在午臨酉則天一在丑用夕治以其時星尚未沒太白陰經云凡星沒爲旦星出爲暮是也吳越春秋二月甲戌日加雞鳴占青龍臨酉云在玉門第九則河魁加丑天一在丑臨辰雞鳴不得用旦治或以子至巳爲陽午至亥爲陰此宋以後說天一右旦夕當夜治不爾以陰陽治青龍臨酉定是誤也

道藏雜三玉鑑六爲黃帝龍首經二卷黃帝金匱玉衡經一卷
黃帝授三子元女經一卷抱朴子極言篇云案龍首記顏氏家
訓雜藝篇云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
輪五變玉歷十許種皆其書古雅也其在目錄者隋書經籍志
五行類有黃帝龍首經二卷元女式經要法一卷通志藝文略
有金匱經三卷焦竑國史經籍內有六壬龍首經一卷檢釋藏
笑道論云黃帝金匱何以不在道書之列乎知其書周齊成行
辨正論出道儀證篇云元都觀經目六千三百六十三卷觀中
見有本二千四十卷中諸子論八百八十四卷黃帝龍首經一
部五卷元女皇人等讀宋人陸靜修所上目經書藥方符圖一
千二百二十八卷並無前色乃妄濫八百八十四卷釋氏之說

大率鎮妒忍戾悖其師法然幸有其言合之顏氏家訓及隋志
知此數種是古書久行於世齊梁時續收入道藏者今覽龍首
經有吏家長者客諸侯二千石令長丞尉金匱玉衡經有縣官
賢壻授三子元女經有喚人白獸知是遂古相傳秦漢閒始著
筆札甘石星經靈樞素問之流比又自唐人校寫至今未改與
可寶貴矣漢書藝文志五行家有轉位十二神羨門式法羨門
式三書六十五卷今不傳其說當在此數書中又六壬式法雜
見吳越春秋越絕書俱東漢人作其語必有所受藝文志陰陽
家有于長天下忠臣而入陰陽家其書思之嘅西笑也丙寅十二月望

者不知此術所自起五變中黃經注云黃金事集三百八十
六卷滎河縣后土宮中有全本柯中府龍門縣有不全本未暴

百里奚之自賣也以爲賣於養牲者孟子萬章云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說苑臣術篇云買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使飼鹽車之秦善說篇云百里奚自齊五羊之皮爲秦人虜史記商君列傳云自賣於秦養牲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爲秦伯牧牛者也韓非子說難云百里奚爲主小問篇云百里奚秦之飯牛者也韓非子說難云百里奚爲虜以干上也雖一云爲虜於穆公不詳畢屬一云自以爲虜於穆公虜所辱也蒙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虜即是奴盬鹽鐵論御史云百里奚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荀合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是韓非之餘論商賈於公孫枝者呂氏春秋慎人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虜而虜晉飯牛于秦傳說以五羊之皮公

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則賣于秦客賣于繆公賣于公孫枝有三說也謂係奴者史記孔子世家云起糧絕之中與語三日呂氏春秋慎人篇云百里奚爲虜傳知虞篇云百里奚霸王之佐或在秦又自陷於刑戮苑尊賢篇云親舉五羖大夫於縲紲之中又文選演連珠注引韓詩外傳會稽刑臣之恥也謂奚于秦以羖爲奴周官司厲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是也共賣也秦策云百里奚道乞糗詩外傳云百里奚逐於齊自賣五羊之皮爲一飯之事入秦淮南子修務訓云百里奚轉賣說苑雜言篇云百里奚五羖皮賤之也共賣取五羊皮轉賣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韓非子說林上云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虞之乞人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亡虞虢晉獻公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虞公因其好也此莊子所謂籠百里奚者韓詩及九思亦言奚賤羊裘也秦策云奚處之乞人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乞食於道路注應劭云間穆公賢欲往干之乏資乞食以自致孟子云百里奚舉於市注云奚之秦隱於都市禽鼠之所亦乞食所也其飯牛也莊子田子方云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說苑臣術篇云穆公觀璧見其牛肥同之藝文類聚張

湛自理云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奚固賃養牛劉孝標世說注云相牛經曰牛經出商威傳百里奚相牛亦一葬不試故藝不篤非也其舉也孟子云於市史記孔子世家云於縲紲之中適君列傳云於市之下梁魏李康運命論云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名在于錄圖孝慮孚天人孔融書奚還傳云百里奚相秦名存雀鼠則是議緯所著史記趙世家云秦議於是出奚當穆公時是穆公嘗圖求賢志在必得其人文選李詩注引韓詩外傳會稽刑臣之恥也謂奚于秦以羖爲奴周官司厲注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是也共賣也秦策云百里奚於宛楊雄云百里入而秦喜焉故李斯云東得百里奚於宛揚雄解嘲云百里奚相秦非其是也故孟子列傳云在縲紲中秦相之求奚也其是奚者後漢書朱暉傳注文選演連珠注並引韓詩外傳云會稽刑臣之恥也謂奚于秦以羖爲私而加刑焉後會息以肩觸檻而死漢書杜鄴傳注應劭云穆公出會息當車以頸觸檻乃擒出救公威悟乃用百里奚爲輔詩外傳論新備

增篇云鬬言禽息碎首當是扑頭韓非子說林上則云公孫友曰別而尊百里說宛臣衛篇云公孫支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奚爲上卿以稱之支爲次卿以位之呂氏春秋慎人篇云公孫枝得而說之知友即支枝所謂爲百里視非奚也奚實賢者後人竄增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嘗游困於齊而乞食秦叔收之奚欲事齊君無知秦叔止之脫齊難送之門門王子瑕野牛奚以養牛乎繆公欲用奚秦叔又止奚及去事虞君不用秦叔言爲晉所執以媵秦穆姬又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欲重幣之恐楚人不與乃以五羖羊皮贖之此鄙人執之穆公也正義云南陽宛人李斯列傳五羖大夫之鄙人也正義云南陽宛人實事也商君列傳云五羖大夫之百里奚楚人也異時異國何其詳本朝取民之制推詩大田篇而知之百里奚班爵難不得當必能悉其出處固若秦捨此事云妙義仍在此數卷故書中宛宛楚都也水經淯水注云梅溪水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書取其義以諭人表表哀第四有士會第六有井伯第二有范武子第三有百里奚士會井伯以奔亡在第四第六范武子百里奚以立功名在第二第三推之南容以慎言在第四范蠆以立功在第三計然以致富在第四一人而兩見人表例也知其例而唐人可無疑於士會宋人可無疑於井伯矣

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高祖本紀云漢元年十月至霸上獨云朝以十月張蒼傳云續
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非
事是也封禪書云於是秦以冬十月爲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
至霸上因以十月爲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追
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
三月及時祠此記言之詞依其言記之不失實也漢書文帝紀
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此
記言當云乃二月晦而亦云乃十一月晦者因上記事十一月
癸卯晦改之也秦楚之際月表云二世二年十月詠尊號十一
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陳涉世家云屬月陳正玉下城父莊

賈殺以降秦此記事之詞屬爲亥正記事之十二月爲亥正記
言之春三月也蓋追述古事史記之例如此古詩十九首云明
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云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癸酉元應撰者其言財一億稱長
前詩人之言如此又云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是則夏正十
月蓋太初以後詩人之言如此時人各言其時之事不得改之
則記言之體也

長者義

古所謂長者今所謂大者後漢書趙孝傳云父爲田禾將軍孝
歸亭長閭有長者客注云孝名高故以爲長者客其說非也史
記陳平傳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又軍將曰反使監護軍長者漢
書張敞傳長安偷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
又漢明帝爲太子時與山陽王荊請鄭衆衆拒之衆松曰長者
意不可逆焉援傳云但與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
得調鄭泰傳云張邈東平長者坐不與堂續漢五行志云延熹
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簟爲糧具所謂長者皆言富貴有氣力漢高帝詞其嫌頡羹侯母不長者
亦謂其非大方非富貴氣象藝文類聚六十七引魏文帝部云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謂世富貴乃承漢人舊語

佛書東漢始譯其徒相承尙知此語維摩詰所說經長者音義
云天竺以商賈爲業爾雅年穀獲珍異上者奉王餘入已財殖
一億德行又高便稱長者音義庾元應撰者其言財一億稱長
者是舊譯法唐李長者作華嚴注論亦是富人其兼言德行又
高乃是別一義非此數書之謂蓋長者有三義父兄一也富貴
人二也德行高三也三義注書者不可相舉涉

漢初南北軍刑法志云高祖天下既定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誥
推見此百官表無之他紀傳亦不說今案高祖時之南北軍以
衛兩宮漢五年治長樂宮八年治未央宮皆有衛長樂在東爲
北軍未央在西南爲南軍高帝初居長樂宮七年長樂宮成朝
十月帝captain出房是也八年治未央而十一年呂后殺淮陰侯於
長樂鐘室則帝居未央后居長樂所謂威鎮宸極常從呂后希見
是耳是也至太子位定帝始居長樂十二年崩於長樂宮是也
惠帝居未央太后居長樂帝以數朝賀煩民是也少帝亦居未
央宮后使呂祿領北軍呂產爲相領南軍是也知兩軍初是兩
宮衛者呂后崩時誡祿產必據兵衛宮毋送葬是也知北軍是
長樂衛周勃入北軍問爲呂氏袒爲劉氏袒北軍衛呂后故兩

問之也知南軍是衛未央者南軍相國呂產不知北軍已失乃
入未央宮周勃分北軍卒千人予朱虛侯令入宮衛帝乃殺產
帝勞之又殺呂更始乃還馳入北軍報周勃又代王至未央宮
爲者拒代王曰天子在是少帝居未央呂產領南軍相少帝俱
在未央也至文帝時乃合南北軍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
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是也其後中壘掌北軍郎中掌
南軍宮壁日增南軍名沒而北軍名存戾太子白皇后于未央
宮而發長樂宮衛則北軍猶衆也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
壘垣以爲貰區選士馬日與校軍諸校列坐堂皇上黃霸傳云
爲潁川太守徵坐發騎士補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張安世
傳云爲衛將軍而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是武宣時有衛名
北軍者後漢因其名于洛陽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無南軍名

漢書百官表云商君爲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二千石其爵名十九級關內侯二十級列侯按秦漢之際其制通於天子專生殺關內侯不立國而食邑風俗通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賞賜關內侯轉漢志注引魏勃官將制言關內侯者依古斤內子男之制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圻故曰關內侯也又引晉荀綽晉百官表注言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賞賜關內侯但謂耳其有號漢書高后紀注如淳言列侯出國關就國關內侯但謂耳其有加惠者與之關內邑食其租稅此四說於秦漢制皆不全秦本紀云昭襄王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陶本在函谷東穰侯列傳云免相國令涇陽之爲皆出關就封邑遂陽封宛高陵封

鄧爲侯邑鄧不在崤函關內當商君時六國未平列侯亦不能出崤函何獨關內侯以崤函生義列侯在秦爲二十級之賜爵乃虛封不得爲實封立國漢則徹侯爲諸侯其列侯亦二十級之許關內侯食邑亦不在崤函之西是朝廷所行與傳史所說不相蒙按管子大匡篇桓公謂陳子亢曰趙春將爲亂內以侵我邊請比關內侯韓非子飾邪篇衛嗣君謂薛公曰王不賜爵而臣關內之侯吾將執禽而朝魏策云爲實封諸王曰王不若與實爵關內侯而令之趙蓋戰國時大臣實封稱君如孟嘗君田文所封薛地方百里號曰薛公是也通名關內侯故商君因其名所謂關者凡內皆有關塞策彙嘉云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賦比郡縣是猶比關內侯之義其地固不能遽也荀子議兵篇云秦人其生也隘其使民也酷劫之以勢隱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其民之所以生之道非所以安之也其所以取之術非所以守之也故秦人生則隘險以苦民使之則勞苦以盡力賞賜不行而民勸刑罰雖省而威行上功賜爵而下死制也

其知地名者生平中陽武城鄉除關無不侯哨西關內地又史記貨殖列傳云七國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以千數百萬為侯邑國在關東敗未決莫肯與所云侯邑者封君也列侯關內侯也所言侯國者諸侯也侯邑在關東豈得云加惠則賜以關內食邑為哨西關乎漢書淮南王傳云爵人至關內侯明是淮南關內獨光傳云尚留請奏言昌邑王被於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文至續白設關內侯者乃不視之其由關內侯加至列侯者紀傳多有其由諸侯列侯降為關內侯者王子侯表云頻棄侯祚陽侯削爵一級為關內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王吸陳平鄧商溫疑揩毋餘爰類程黑戚鯨慶忌後陽爵關內侯域父侯奪爵為關內侯景武宣昭元成功臣表云范代後陽爵關內侯義陽侯嗣溫敦究已類稱

以子謀反削爵為關內侯外戚恩澤侯表云扶陽侯削一級為關內侯高平侯博陽侯奪爵一級為關內侯此西漢制也東漢增鄉侯亭侯在關內侯上後漢書傳後傳云子昌嗣封蕪湖侯傳云賜爵列侯夏侯嬰傳云賜爵列侯為昭平侯又賜食祁陽侯又賜食雕陰又賜爵通寓侯又益食邑又錢穀得至關內侯蓋亭侯為賈封關內則虛爵以入錢穀得爵者無俸其得爵以功者史記外戚世家云姬姒親中二千石此關內侯是西漢關內侯為中二千石也續漢志云關內侯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限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六年初令關內侯食邑者俸月二十五斛案志言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此二百石者月二十七斛泉漢關內侯月二十五斛是不能視此二百石去

非虛封自魏始也魏志張遼傳封都亭侯增邑後分封兄汎及一子爲列侯後進都鄉侯晉書樂廣傳封廣昌亭侯增千二百戶後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臧榮緒傳其孫名權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許關內侯又聘傳分邑戶封子爲列侯賜從子爵關內侯則魏關內侯後亦食爲虛爵而列侯爲實封在亭侯下其次序爲縣侯鄉侯亭侯列侯關內侯名號侯關中侯關外侯五等封以鄉侯爲第八亭侯第九關內侯第十則魏後制又無列侯及虛封矣又有縣公鄉公都公亭伯晉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世祖紀云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鄉侯爲關內侯亭侯爲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半賦傳云幕進爵王乞以還賜男子蔡駿詔封駿爲關內侯邑三百

戶是晉關內侯亦猶漢制以封爵進減或餘爵得封也自後南朝之制宋書百官志云縣侯三品鄉侯四品亭侯五品關內侯六品隋書百官志云梁陳湘沐食邑侯七品鄉亭侯八品關中關外侯九品宋書禮志云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紫綬關外侯銅印青綬隋書百官志云梁陳制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關外侯銅印圭鈕青綬皆選賢二梁冠獻頭鼈服劍齊制無聞自漢以關內侯爵賞功臣後則宜有世傳漢書丙吉傳云吉封博陽侯子顯嗣爵時爲關內侯顯子昌嗣關內侯又復博陽侯云云博陽侯是關內侯有嗣博陽國絕而關內侯時不絕也蕭望之傳云望之以關內侯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詔其子伋嗣爲關內侯是他關內侯及有邑者皆得嗣不絕也魏晉以後關內侯未見有嗣者宋書卜天與傳云父卜壯封關中侯薨壯侯是亦嗣封也北朝之制晉書符洪載記云石勒賜洪部下將關內侯二千餘人時猶用晉法王元規封爵王公侯子四等後加伯男爲六等北齊從之周則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之號開國益實封不言開國則賜爵入裏爵之數公侯伯子男皆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及侯伯子男凡九等其後惟王公侯三等關內侯惟南朝有之隋平陳遂不用關內侯爵大要秦二十級列侯亦虛爵漢初名號侯及王莽率禮淑德之類皆在關內侯上而關內侯出關中又衍出關外又以列侯衍出名號虛封或在上或在下備說與時制及亂時軍中草創不相通襲惟以關內爲啣函關則必不可矣

漢惠帝後有兩少帝孝惠紀云四年立皇后張氏紀止七年高后紀云皇后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立之又四年廢自立張后至少帝殺止八年才六七歲耳張皇后傳云呂太后使詳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而立爲太子太子立四年酒自知非皇后所出曰太后安得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所爲太后幽之永巷下詔廢之遂幽殺外戚傳亦云立孝惠後宮子爲帝此一少帝也與孝惠子特非張后子也其後宮子史謂之他人子者言非皇后子凡六人曰宏本名山又名襄襄城侯恒山王曰朝軹侯恒山王曰不疑恒山曰武壺淮陽王曰強淮陽王曰彘平昌侯呂王濟川王梁王吳前少帝則孝惠七子其六子真僞疑不能明耳後宏立爲帝東牟侯與勝今襲

少帝出就舍是夜誅少帝於邸獄又一少帝也呂后紀云呂太后崩大臣陰謀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文帝紀云丞相等言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周勃傳云陰謀以爲少帝等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南粵傳云文帝賜書曰高后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此所謂陰謀大誅之以絕呂氏後孝惠七子前少帝廢死不疑四少帝二年薨殂以五年薨呂后崩時孝惠尚有四子一少帝三王皆以童幼被慘殺爲可傷也鄒生傳言鄒寄紿呂祿軍天下稱願況實友天下皆知呂氏及孝惠狂矣

史記河渠書武帝自臨決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兩下決口之竹以爲楗卽淳云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木稍弱稍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按卽淳之言乃作小埽壅之法非塞決法且文言薪柴少則非以草塞其裏武帝作歌云瓠子決兮將奈何以竭水積林竹兮楗石菑是其時有竹無草下竹楗卽下竹塡也草塡塵于竹塡者竹中空外有節不帖實草土爲塡乃帖實故無草而復用竹也漢書溝洫志建始四年河決王延世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卽此下竹楗今決口有少或云由此按後漢書謁傳云拜河內太守穿舊屬修決口之竹爲矢百餘萬則宣房塞後決口之竹不由此少

主臣解

史記陳丞相世家文帝問平決獄錢穀出入各有主者君爲丞相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焉唐列傳唐言廉頗李牧文帝嗟不得頗牧爲將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世家集解云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說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纂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漢書王陵傳注文穎曰惶恐之詞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纂也臣服也言其纂服惶恐之詞史記索隱言蘇林與孟康同唐傳索隱又引樂彥言主臣猶言昧死志林言主臣爲鴞怖洪邁容齋四筆引薛夏曩作本初檄何乃上及祖父珠謝曰主臣

雖孔子而爲之師小兒聞之成自矜大誇故有圉策注總於事實多本高言楚策垂沙之事總注云兵略訓楚兵殆於垂沙亦不注則總注圉策高無說者兼考淮南知此注引列子必本淮南小兒辨門言日出日中遠近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爾多智乎是窮難高言七歲窮難必其源父盜師之流故本高注者非問日出之事無引也案修務云孔子有以聽其言正是成名之言又云以年之少爲師丈人說教誡之不知何道之能明正是執藝成名之道是淮南史記同說高注說林不考修務而云窮難不悟窮難者孔子並未聽其言何以爲師又兩小兒欲指何人以爲項橐此則高氏之疎非總無稽矣論衡實知篇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謂項託十歲則論衡私誣矣

少史論

漢書百官表萬戶以上縣爲令縣減萬戶爲長令長秩千石至三百石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是爲少吏其鄉皆有秩三老游徼續漢志本注云郡所署百石光武紀云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謂三老以下有秩之鄉佐志又云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則與三百石之長同爲差等故少吏又有斗食之秩志云亭有亭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云三老掌教化游徼掌遮徼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長承望都尉里魁什伍相檢察民有善惡事以告監官其嗇夫則漢書表云職聽訟收賦稅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嗇省也夫謂賦也意職聽訟章注云游徼者嗇夫之所統蓋三老猶令嗇夫猶長游徼猶丞尉宋書百官志則云鄉有三老主民收賦稅亭長以禁盜賊職聽訟收賦稅與嗇夫游徼之職無異而三老亦以次遷漢官儀云就田里民之德行有化者爲之三老亦以次遷漢官儀云就田里民之德行有化者爲之三老應令選爲亭長史記田叔列傳褚先生云任安爲求盜亭父後爲亭長後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漢書朱博傳以亭長爲功曹朱邑傳以嗇夫爲太守卒史張敞傳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後漢書王帛傳爲大度亭長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又言龔亭亭長後爲縣門下游徼陳寔傳爲郡西門亭長臺湖功曹後爲縣長漢書高帝紀云三老繇一人празд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縣三老有事與縣相教鑒在長吏少吏間卽所謂舉爲親民者又國家有賜鄉三老帛三匹縣三老帛五匹是其階由里魁亭父而亭長亭長或爲功曹或爲游徼由游徼而嗇夫鄉三老由嗇夫鄉三老而縣三老或爲縣門下游徼或爲郡太

守卒史循吏傳云置二百石卒史謁常制奏之儒林傳云左右內史卒史二百石郡太守卒史百石則郡卒史百石常也鄉三老惟郡署有百石趙廣漢傳云奏請長安游徼秩百石他游徼不百石也韓延壽傳嗇夫在三老前三老嗇夫事同而置嗇夫者多也後漢書仲長統傳損益篇注引風俗通十三州志云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則三老可知此少吏階秩也漢法最詳有事可徵其與古不同者伏生唐虞傳云人家爲鄰二十四家爲里合於管子鹽管子之法七十二家爲里則官大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遂人制同特鄉里鄰鄙縣遂名異遠典云周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縣正鄙師鄰長里宰鄰長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州里勸導之政理鄉冠子王鈇篇言楚法五家伍長五十家里有司二百家肩長二千家鄉師萬家縣嗇夫十萬家郡大夫出入相司居處相察漢則五家爲伍十家爲什百家爲什百家里魁千家亭長萬家鄉三老嗇夫其法仿於管子許子禁藏獨云輔之以什司之以伍度地篇云百家爲里是什伍里同也度地又云水官亦以甲士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又云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則三老名同其里有司伍長即里魁什伍漢游徼則立政篇之游宗嗇夫則管子云嗇夫任舉人催亭長棄制鎮撫志注言秦作絳袍以爲武將首飾漢加其題額名曰幘又引漢官儀云尉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緹吏赤幘大冠行縢帶劒佩刀持盾被甲服矛戟習射故鄙之赤頭者本草謂之葛上亭長名爵別錄秦後名也其嗇夫之名最古左傳引夏書巳月日食有嗇夫卽今牧本戊月日食之嗇夫承命告於天子注云司空之屬以王朝官不在五官卿之淮南子人間訓中行穆子時有嗇夫說苑權謀篇中行文子時有嗇夫說苑權謀篇張儀事有嗇夫又史記滑稽列傳褚先生補說秦昭襄時有里正伍老雜記里等注引王度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正義引劉向別錄云王度記嗇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其以百戶爲里合於管子之法行也久矣漢表謂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其云大率故十亭爲鄉而不及萬戶亦爲縣道長表云皆秦制也檢秦本紀集爲大縣縣一令當孝公十二年用商鞅時商君列傳亦云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秩用秦多本管子漢以後皆因之古今論少吏治者理而陳之則有五事其一以知間閭善惡漢制里魁什伍以告監官監官長吏也周官太宰職九兩七

曰吏以治得民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管子禁藏篇云鄉與鄉爭治故朝不合衆鄉分治也又云有鄉不治美待於國言無以待國之治又云國者鄉之本也言國治以鄉爲本者美之先皇者尊之先賢者入觀云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君之所自生也其重鄉治若此周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大比興賢能本言鄉以賢能告管子入觀篇云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謂進士不及士著立政篇云凡孝弟忠信賢良俊材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宗族則什伍以復於游宗以至鄉師凡過筭亦然皆著於士師齊語云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居處安好學慈孝聰慧質仁曰幸越同拳勇股肱之力君召與語訾相處好學慈孝聰慧質仁曰幸越同拳勇股肱之力君召與語訾相之卿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卒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墨子尚同上云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言當得人閭善而不善而如何字以告鄉長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閭善而不善以告鄉長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閭善而不善以告國君漢書武帝紀元狩五年詔云論三老孝弟爲民師率獨行之君子孫詔行在所亦以三老孝弟與徵舉之事孝弟力田者漢高后擢不在少吏也司馬相如傳云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訓之罪陳延壽傳云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喬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喬夫三老白業待罪是有師責孔趙孔趙孔趙孝悌文帝紀十二年詔云三老民之師也

續漢志云鄉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三老扁表其門若後官爲旌表自魏晉來言少吏者以教化爲稱首則亦聊舉爲文辭而已　其一用以徵調軍旅周官比閭之制不合於鄙邑而合於伍而選周書大聚解亦云五戶爲伍以首爲長十人爲什以年爲長孔晁注云首五家最原者

其用可識也鄉師職云大軍旅治其徒旅以令師田小司徒職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軍旅以家計之其比閭相保相受通軍政矣墨子言守備之斷號令篇中令丞射三老亭候之法尤詳漢書無兵志在刑法志中蓋料其民則兵可知察其鄉治保受之法而軍政可知周語云管子定民之居五家有軌長五十家有里有司二百家有連長二千家有屬人軍則萬家制郡三十家爲邑三百家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率與管子書不同者書所論次乃其役制與周漢數不同者制軍各異則定民居亦異漢法民二十三歲（景帝改二十）役漢書文帝紀注引漢書音義年十五至五十六歲始免鄉田里不趨役即不從軍周官小宰職八成云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謂趨役從軍俱以居籍田籍案役計人授兵自西魏制府兵軍衛邊要重鎮

屯田不領於州郡則內之鄉治供像運而已又或急則刺取之通攻兵制門宋元豐中取諸路義勇爲保甲點官三年詔行保甲法四年詔罷凡保丁肄習武事亦古者守望相助之義又古在官者假少吏名漢書宣帝紀有異室舊夫丙吉傳作少內嗇夫史記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田廣明傳陳留縣有廄嗇夫張湯傳有集府游徼漢舊王莽傳宗親卜史官皆置嗇夫唐制則兩府皆有亭長唐六典各縣有亭長掌固唐書百官志同嫡其子引唐尚書省志云以亭長歇閉傳禁約宋則謂之守舍老兵按周官司服注云今時伍伯舊衣古兵服之遺色因軍旅什伍官府遒徼者亦襲其服伍出五家其顯焉者也是鄉職少吏即兵也漢舊晁錯傳云古之制邊縣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

其邑之賢材有義行（倪氏紀纂此二字置地形知人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軍正定於外所引乃齊語之定民居非制郡之法而錯以爲邊縣之鄉治或他有所出今不能知也唐書王世充傳云世充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亦治保受之制宋趙方嘉定時伐金言屯再與其保甲檄其域堡空其資糧幫保甲潰則軍勢衰六韜農器云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管子地員篇云連什伍此兵主之事也是已　其一以知戶口賦稅周官鄉師職掌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征其賦遂人職以歲時稽其人民教之稼穡遂師遂大夫鄰長里宰皆稽比夫家衆寡鄉正云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里宰云徵斂其財賦管子立政云行鄉里視官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勸

魏百姓使力作毋偷懶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續漢志云鄉職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寡平其差等是戶口賦稅鄉職所掌漢書何武傳云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顯名捕屬舉家武白太守召爲卒史是主賦稅者皆市商夫求章姓名商夫也業用官爵章田畯名喬夫詩甫田箋云田畯司農之官也掌勸農夫也鄭箋詩時用鄭司農云古之教田者故說文亦止云畯農夫也鄭箋詩時用毛義七月田畯傳云田大夫羣臣也爾雅注亦云農大夫亦用毛義大戴夏小正農率均田月令正義引農率爲田畯正義中有古說也商夫是吏田畯是農以況之則可不得謂卽商夫謂田畯亦主賦稅也凡賦稅必始鄉吏魏書李沖傳云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五十家方爲一戶共制鄰由晉朱魏兵爭沖傳又云沖以正長治民其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法

上之與高佑傳思益等往復辨難卒立三長五家爲鄰有鄰長二十五家有里長百二十五家有黨長公私便之魏書食貨志云高祖十一年京師大旱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恒粟所在三長贍養之因已有其效矣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盡地利云者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卽正長舉名鄰縣罪一勸百均賦役云相檢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第先後當事起於正長蓋正長於戶口知之最詳其或流徙無定以貧逃亡者管子問篇云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問之正長也或以寓寄籍者韓非子亡徵篇云正戶貧而寄寓富可亡也亦問之正長也漢人重貢人之算者以其不在正戶酋范寧陳時政云宜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伍間之法則盡變前法矣隋書百官志云高祖受禪頒新令有鄉

正里長保長閭正族正鄰內置里正比閭正黨正比族正以相檢察其後高頻請以每年正月五月縣令巡人漢書高祖四年八月初令算賦言比定高下也續漢志言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即此法人字唐諱民各隨便近五黨三黨爲一團依據定戶自是姦無所容尋晉制五百戶置鄉三千戶置二鄉五千戶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有嗇夫主賦稅宋制與西漢同魏書臨淮王孝友傳云百家內有帥二十五家內有師二十五家內有閭二十五家內有族四閭二十比也後周則百戶爲閭置嗇長二人齊則謂一族四閭二十比也後周則百戶爲閭置嗇長二人齊則河清三年令十家鄰長一人五十家里正一人百家黨族副黨各一人掌黃冊戶口之政計百家有十四人隨書食貨志云舊制無妻者出半賦賜翟一鄰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戶不脫而口脫也至河清時始有此鄰族黨閭里之制唐時則百戶設里正一人掌案比戶口課植農桑里正卽漢里魁也漢尹賞傳亭長有妾脫漏增減罪謂其失察疏議云里正之任掌按比戶口收手實造籍書又起十月一日里正覆校勘造籍縣合總有應課不課應受不授應還不收舉通典云唐初百戶置里正五百戶置鄉耆老貞觀時鄉長一人鄰佐二人元稹均田表云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穗審定不遣官吏擅到鄉村於敷比最爲美善宋史建炎四年法則二百五十家爲一都有戶長催一都夏秋二稅一稅一替其後則有糧長　其一以察姦

弭盜周官小司徒職云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士師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之什伍使之相受以比追胥之事

以施刑罰慶賞族師職四閭爲族人閒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葢子立政篇云鄉師州長里尉游宗什長伍長鬬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言遍慕皆上及則同什伍者可知禁藏篇云轉之以什司之以伍奔亡者無所匿逋徙者無所容韓非子制分篇云使相開葢里相坐而已姦不容細者私告任坐使然也秦人之法什伍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匿姦者與降敵同法漢則尹賞傳云使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舉少年惡子急就章云變鬬殺傷捕伍鄰亦案姦之法不得不隱以救助論宋則有書老弓手射丁以逐捕盜賊建炎四年制二十五家爲大保二百五十家爲一都都保二人主盜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鬬近官司若不告者亦坐

長師古云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五長同在之中置一人爲長閭閻阡陌有非常吏輒問知姦人莫敢入界盜正五長之設分在邑在野王城布置最密焉閭長掌其閭巷之禁令察其出入以時開閉凡有賓客則以牒問其所從來及其名數若今市亭里宰鑄注云若今街坊正也在野爲尤重周官司市亦注云若今市亭里宰鑄之官均素城鄉者史記酷吏列傳云王溫舒置伯落長以收司盜盜賊謂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伯落長律盜賊四人以上爲羣一人爲盜里正皆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皆三十云訊丙一人爲盜里正皆五十三人加一等縣內一人皆三十四人加一等注云謂經十五日以上村正坊正閭里正之屬也四人加一等律設縣內知鄉治爲急矣又云縣內五人皆四十人加一等律設縣內知鄉治爲急矣魏策云魏地不至千里卒成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韓策云韓地不過九百里卒不過三十萬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是守徼亭障塞亦用十萬人也新序雜事四云梁過亭典

楚過亭皆種瓜亭有尉在邊地史記平準書云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諫北地太守以下令民得耕畜牧邊邑注云胥灼曰徼繞也如淳曰新設亭徼放民得畜牧漢書趙充國傳亦以得耕鄉亭爲屯用十二利之一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遣歸曰守寺鄉亭漏敗垣牆壞所治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然則修亭徼亦防內奸外寇之法今係甲法十牌爲甲十甲爲係甲有長係有正設立籓障交察互警處有分係係各統甲域以坊分鄉以閭別荒原古刷閒肆重詗舟楫絡繹江海出沒之區法禁變通察警防盜爲最急也古時鄉官有獄周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面聽其治疏云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明鄉官與治比長職云其比有罪奇衺則相及從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從於他則爲之葅師以行之若無授無師則推屬

土納之注云閭閻之圖土考牆之東閭第云遍人之周言是主人閭其巷不知吏因之論語公冶長篇義疏云鄙告村司冶長殺其子村司因緣冶長付獄主此閭土及獄蒞即是牢詩小宛左岸笠獄傳云岸訟也釋文云韓詩作笠牢鄉亭之獄曰牢案說文牢云閑從大詩宜牢宜獄說文詩毛氏兩北合韓或古通用誤先登于岸（亦）漢書刑法志云獄牢不平之所致也注引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牢臣瓚云獄岸獄訟也是漢書二本一作牢一作岸也師古後漢書崔駰傳云所至之縣獄牢填滿亦兼鄉獄言漢書夫職聽訟事長獄盜賊當有點因之牢後漢禾初四年部云鄉吏因公生奸爲百姓所患苦潛夫論愛日云鄉亭部吏足以斷決又云鄉亭嘉部州鄉比周始見枉於小吏終重冤於大臣宋書百官志云嗇夫主爭訟隋書云蘇威請以五百家置鄉正治民間訟唐時鄉猶有獄史記酒水亭長唐張守節正義云亭長猶今里正民有爭訟吏留平辨而未成不詳明初老人在保長上分縣治其後歸之逮擾小爭訟或稽留之皆古之牢管子大匡云凡庶人（道藏本誤作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四（道藏本誤作出）欲通鄉吏不通五日四貴人子弟欲通鄉吏不通三日四是少吏治訟以三日爲期不得過七日也其一用爲官役古三老亭長職計吏至京師明初糧長運糧入都又運送文書漢平帝紀云宗師得因鄉亭書言宗伯師古云鄉行書舍亭爲書付鄉亭黃霸傳注云鄉亭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也鄉官儀所謂五里一郵在鄉亭之制矣又送致罪徒漢高帝爲亭長時送徒驪山會旋章云高夫假佐扶致牢周齊庾信傳云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是也又承循州縣司服鄭注伍伯賈疏云

伍行伯長也蓋今州縣壯丁而執皂隸之役或又云當道陌中驅除宋書禮志謂古卿行旅從五百人留其名也實則出於伍家漢書而龔傳云閒之白衣則漢制又有絳袍之外白衣供官役隋書百官志云凡州郡縣各因大小置白直供其役即白衣也而龔傳師古注云白衣給官府趨走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則唐制也宋制有里正戶長鄉書手以督課稅賦有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有衙前以主官物司馬光言鄉役破產者惟衙戶衙前通致賠費用止萬一分鄉差生疎非二三分不了韓琦蔡襄龔鼎臣亦極言里正衙前之弊乃行鄉戶五則法韓流潤泉日記云隨里正而以催科之事委之戶長至有逃亡使之償補為戶長者誠為可憫案戶長今改里書圖差衙前今為羅紀經紀官價自古而然又有供

應之事周官遒人注云徇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疏云漢法十里有亭亭有三老人皆有宮室漢書酒水亭長注云亭謂停留食宿之所館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亭留也蓋行旅宿食之所館史記田叔列傳正義引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案遒人職言十里有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有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有積五十里有庱人惟二中士四下士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須之是必鄉官承其事漢書宣帝紀言郡縣擾與徭役飾廚傳增過使客漢官舊儀云郡國上計竟道敕曰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後漢書左雄傳云監司項背相望觀政于亭傳虛誕者發書拘檢者聯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唐杜佑通典職

治又云治天下之國若一家治天下之民若一人謀鄉治者之極功也漢書高帝紀云詔縣三老以下不免徭役魏書甄琛傳云里正應舉任碎請少高其品選下品中品應選者進而為之然空文無益漢少吏仕至三公後代吏有三次出仕而鄉官無出身法其謂之官者管子入覆云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漢書循吏傳云鄭弘為鄉官俱畜雞豚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博成侯張尊父名為長安亭長失官後漢書左雄傳云鄉官部吏職斯注云職也案職猶微也小也顧寧人云職也小也顧寧人云職猶薄也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无家隋書百官志云開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是其名相襲已久其所以謂之官者能武斷判事李德林所謂罷鄉官判事其時主簿以下未名鄉官北齊書後主紀云佞幸貴官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

功曹是罷鄉官判事如今禁佐雜攝受論者以為師心蔑古正通典所謂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鄉官不明其源者矣或又以漢黃霸陽夏人為陽夏游徼傳無此文朱邑爰延皆為其縣嗇夫牽以論今賦官不知今鄉吏皆土著古人反不盡然道裔按後漢書黃霸傳霸陽夏人為鄉嗇夫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皆以吏為卒史師古曰今鄉則所謂乃漢里魁亭卒亦欲使之為官是吏隔民且論保甲者多耳食謂明王守仁法通於往古而隔歷時浙江行之浙民作亂巡撫張佳允初至問民所苦亟下令除之民乃定是保甲罷空文吵論而鄉吏亦不可恃太公陰符云吏作盜賊使人為耳日後漢鄖縣蒙亭亭長牧涪令家日得其貲君梧鵲奔亭亭長殺蘇娥主婢得雉兔百三十匹及車牛米司馬光言保甲中往往自為盜亦有乘

史記李延年傳書後

史記佞幸列傳云李延年生法娠與上臥起甚貴幸久之漢興中人亂後愛弛則復詠延年昆弟外戚世家云李夫人兄延年兄弟皆坐姦族後封其長兄廣利爲海西侯所謂姦者巫蠱事不關與中人亂漢書佞幸傳云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此發世家兄弟皆坐姦之文姦改之不悟季不應無因與中人亂也延年既腐能與中人亂者後漢書梁冀傳云冀巴好道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有子賀官至雲中太守劉珣傳云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云宦官之人雖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宦者單超傳云左悺等四侯多取良家美女以爲雖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序言嬉戲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後庭三國志華佗傳注引典論云寺人嚴峻就左慈學補導之術唐逸史云李元於嵩山見老人自言秦苻堅人避禍得道髮髯偉甚日此皆山中所長也法苑珠林引旌異記云後魏太和中有奄人自悔形殘入山六月髭髮生得丈夫相唐時高力士娶呂氏李輔國娶元氏皆奄豎也○閻山叟談言童賈龐形燕頷亦微有髭宋史宦者傳言童貫眴下生鬚十數林億年表謂貫閹後復具人道可與女亂之證明沈德符野獲編言福祝瑞高宋謀所腐再生術士教以食童男溺調又云京師西院專作宦者外宅案明史霍珦傳亦言大同鎮守太監韋轉力强取部民女爲妾王世貞弇州別集言宣宗賜御用監太監王瑾夫人二人又正統時有鎮守遼東太監王義妻馬氏奏太監喜寧事合觀之知漢書改史記之非矣

太史公釋名義

史記署太史公是司馬遷習官以名其書其曰公者猶曰著書之人耳古說多岐其大致有三皆非也一曰公是官名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有太史官名屬奉常無公名也史記自序集解如淳引漢儀注云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書遷傳注引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百官公卿表序云略舉大分似不得以表難漢儀又五帝本紀正義引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也補孝武本紀索隱引志林云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舊名尊而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檢周官云太史下大夫二人左傳云日官居卿以辰日周官注云太史日官也左傳注云日官不在六官之列而位從卿亭得云古者上公封禪書云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下云如寬舒等議補孝武本紀亦同疑太史公祠官爲官名而太史公亦官名求之漢書郊祀志作太史令談祠官寬舒則非太史公之祠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天下遺文古事廢不舉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猶其職其序官則云三歲而遷爲太史令集解臣瓚引茂陵中書云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均不言作公又不言武帝置公也一曰遷述談語故論贊題太史公耳引云詔問太史遷下贊語又五帝本紀封禪河渠諸書田叔傳贊語各表序明是遷言衛世家贊云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則史記世家談所造遷特作贊自稱太史公也漢書論贊尚有書

論甚美而據文考實居然淺悖史記之事大半談者至其贊歎
讓論該無與焉後漢書方術傳注云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是
拘於以公稱父使他書無一可通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太史公者署官牛馬
走司馬遷者如秦刻石云丞相臣斯也李善注云太史公
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如此則丞相臣爲丞相之臣是陪臣矣且與任書何涉於父稱
父則當曰太史公子乃謙爲父之僕此將救敗之不給也舞命
論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李善注云司馬遷集有悉士不
遇賦遷爲太史公故曰史公知書注不可用矣五帝本紀正義
引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太史公遭李陵
之禍知公非稱父劉向列子序云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立傳

論衡云太史公非怙不能強諫身任李陵坐下蠶室不說談也
一日遷之稱公後人尊遷孝武本紀集解引韋昭云說者以談
爲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爲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加
索隱引姚察案桓譚新論云太史公造書成示東方朔朔爲平
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惲繼稱之耳按漢書百官公
卿表有太史令丞藝文志云太史令尹咸律歷志云太史令司
馬遷等兒寬傳云後太史令司馬遷等班彪史記論云太史令
司馬遷遷傳云向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云漢太史令秩千石
故比下大夫傳又云後爲中書令百官表中書謁者令丞屬少
府均不得稱公故謬云惲朔加之不悟太史公祠官體屬記事
非後人所得加且此文漢書正是說太史令談而裴駰引韋昭
司馬貞引姚察方爲遷辨甚可怪矣伯夷列傳太史公曰余登

箕山箕隰云惲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此尤疎矣轉非
列傳云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賈生列傳云賈嘉最好學與余遊
舊聞唐列傳云遂亦奇士與余善正於傳中稱余惲朔何復不
加太史公曰字知伯夷及儒林游俠滑稽貨殖列傳及自序諸
篇受紀下之太史公曰乃是文言到此當有更端尚書易繫論
語皆然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云臣遷謹記不聞後人改之遷
下贊語不容無題署若有題署如左傳君子曰公羊傳公羊子
曰之比者後人豈能盡改爲太史公曰乎惲朔之說徧尋史記
無一篇可以置之定爲非矣且史記稱公不爲尊也晁錯父呼
錯爲公說者謂因御史大夫而陸賈傳云毋久恩公漢書作愿
汝皆謂其子張耳陳餘傳云餘父事耳耳謂餘曰始吾與公言
何若又平原君傳云公等碌碌淮陰侯傳云公小人也魏其武

以立名不容有向者三說之駁評參矣

名士論數義

張輔著名士論晉書本傳云輔論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爲班固不如遷三事中之一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云史起五十二萬二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此二服不平班固來輕司馬耳所謂優劣不應以是言之遷著於篇者或云書缺有間或云論其缺事漢高一紀多於五帝不能盡遠古人之隱簡非云優也劉知幾史通雜說云遷固易地撰成漢書屑屑多言貴辭有餘班固仍以多少爲優劣是爲不達宋鄭樵通志是馬而非班謂之抄錄則是不知史法好爲議論至通志列傳七局原傳全抄史記並其贊歎空文亦一一抄之則又不知史法且不明文義似詩書冀作奏并爲僞名而進之矣

魏典農有中郎將都尉校尉曹公時嘗仍漢武農都尉及稻田使者官主屯田殖穀法也時爲枝尉者處統陳壁孟康石韜爲中郎將者并撫見潘尚任峻裴潛時苗趙儁徐邈王昶劉廻毋邱儉王宏直謝奇司馬宇與枝比二千石據鄧艾傳頴川典農都尉下有學士舜佐稻田守叢草吏有司農功曹掾高柔傳今知其地者時又有宜陽典農功曹張京告典農罪見高柔傳長安河內原武頴川宏農河東魏郡斷春沿陽雕陽五營義陽列人廣陵其與蜀吳鄰界處屯田則領以將軍魏志正元二年諸云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毋邱儉傳注儉爲征南將軍表云移二往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

部吏民傳云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射殺儉是四往將軍及郡國守相及典農各有所部吏民也裴潛傳云爲魏郡頴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以後方前但明之衛地衛官衛學也魏紀咸熙元年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則今之改衛爲府州縣也中郎將視太守都尉校尉視令長故趙儁傳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則兼官也常林傳注時苗爲令數歲遷典農中郎將領令遷守也毋邱儉傳爲洛陽典農遷荆州刺史循守遷刺史也尋咸熙所罷當是漢中以西與蜀鄰界之典農吏書疎略晉書言何曾爲汲郡典農中郎將傳元領典農校尉在魏亦晉初知魏未普罷典農矣蜀謂之督農呂乂楊敏爲之吳亦曰典農陸遜傳毅俱爲之奇鬼傳吳時倪彥思事有嘉興典農吳又有監農御史據元又有占募則記墾升科也其屯田典農有兵民之別其不隸郡縣則同魏司馬芝傳云武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黃初以來隸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吳陸凱傳云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淸有事責其死效鄧艾傳云屯田貧民亦多棄丁是典農在三國時屯田分部之證

而接手書深紹教益石鼓得示李虨一語奚翅千金也近石鼓有肇考唐以來文章搜羅盡矣求周鼓證據絲毫不可得嘗讀石鼓見存字以薛尚功所摹拗之有曰惟丙申有曰公謂天子有曰天子來有曰嗣王有曰吳人憐恆尋石鼓始見書傳者後漢書鄧騭傳注及元和郡縣志載蘇勗語此後韋韓詩與會議論乃仰稽虛構也謂為周宣王時物史籀寫則說文所載籀文確與石鼓不同鼓曰嗣王曰公可言成王時然既曰公謂天子天子來屆周公成王矣鼓又言嗣王嗣王當何指又謂文王制鼓成王刻文又或以漆書剔及有同秦權字謂是秦鼓均與天子嗣王公不合檢續漢書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漢辛氏三秦記有石鼓山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山在今鳳翔縣西南辛氏

不言石鼓有文今有文十鼓實出古陳倉地其地在今寶雞縣南二十里知當辛氏作記後在漢以後唐以前早不過曹魏遲不過隋焉定國以為宇文周時物姚氏殘語則南宋温彥威傳其說後元劉仁本亦從之而其文中州集金史俱不載其意則可推也大統十一年為梁大同十一年魏書靜帝紀是年十月有乙未梁書武帝紀是年十一月有乙未梁南北大小盡殊梁十一月乙未朔魏十一月丙申朔也周書文帝紀大統十一年冬十月大閱於白水遂狩於岐陽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義又十三年十一月狩岐陽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陽二十六日無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陽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陽三十四日無丙申至大統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奉

魏太子登臨刻石不由岐州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贇還攝西土三月己卯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明著太子不得謂之嗣王汪君師韓則以為大象中補刻天子指天元嗣王謂靜帝則楊氏執政矣今檢李虎表云禮田城陽先皇之義也表在宣武時上檢世祖太武紀則表文合鼓文字皆合太平眞君六年九月杏城胡蓋吳反十一月詔擒獲之車駕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雍西平公寇提及尚書乙拔討之車駕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雍屋誅叛民罪次陳倉詠散關氏遣幸雍城田於岐山之陽乙拔等破吳吳遁走三月車駕旋轫八月吳死傳首京師則鼓曰丙申溯鑾屋之事也云天子來世祖也云嗣王謂五年太子晃副理萬機總犹百揆也云公謂天子也公也云吳人憐恆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蓋吳者遁也世祖紀云始光二年初

造新字千餘尚書黎景熙傳亦言魏太武字義頗與許氏有異今檢石鼓文非籀文又與說文異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眞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為太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盡合閒下一言勝馬生萬餘言矣承示伏墓考證謂水經漯水北即宋隋彼稱臨濟鎮在章邱東北三十里今鄒平城在濟水北即宋移治濟陽慶城適足資笑耳南宋紹興時資陽李知幾作續博物志言漯水北有伏生墓汲有太公泉太公廟皆本水經王文簡香祖筆記謂伏墓非漯水乃獺水太公在鄒不在汲李石附會可笑是文簡不檢水經豈知伏墓考證謂水經漯即今獺之更荒謬鼓往汲蔣讓朱竹垞兼隱齋石鼓文拓本聯句繙石鼓考閱之又過太公廟看晉碑憶香祖筆記兼及伏生牽連奉告此去埽縣有蘇門百泉之勝日對佳山水披覽語錄講席閒下

時時念我當為撫掌也丁卯十二月朔汲冢書寄

宋祁拾遺錄筆談於王家讀烏賊魚公案遂異之

續齊諧記所記帝魚者之出宋諸史無所考何以為據未檢○

書齊書虞愿傳後

虞愿傳明帝崇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王景文曰此是奇味景文曰臣素食我之甚難帝食逐夷既多腸腹痞脹氣將絕飲數升醋乃消疾因時稍食汁洋三升僅久乃蘇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通志獨行齊虞愿傳同逐夷作鰡鰫然所謂明帝朱明帝也朱書紀無此事南史宋紀有之亦作鰡鰫然不言明帝以此殂愿卒在宋昇明三年徒以是年為齊建元元年在齊無一事不知何以入齊書傳齊書南史俱云齊明帝崩時敕臺有府署文物求白魚以為治或因愿傳增飾之唐人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鰡鰫音逐題乃魚白也與齊紀白魚互異蓋鰡鰫河豚白漬久藏之使冒味不失故起腹氣貧家不易得鰡鰫誤為鰡鰫又作逐夷朝野僉載至以有朱人孔平仲談苑云登州食河豚取其白肉為腩以海水洗淨又換水浸之再曝於日中以重石壓之四日傳鹽再暴乃成若未至四日肉猶活亦一作白魚法與蜜漬同反復求之逐夷之義惝然不解虞愿乃何以入齊書也

古天子諸侯一娶故廟無二嫡晉書禮志陳紆議唐書韋公肅傳並云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稱娶皆嫡也生以正禮沒不可並兩耐無嫌古雖以賤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爲比朱子語錄云古以賤妾攝室故不容與嫡並配後世繼室以禮聘娶自得爲正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並配之儀而伊川止以元配配食聯配祔於別室於義未安蓋依陳舒韋公肅義奏畏服小記婦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是三婦皆祔漢則一帝一后故漢光武黜呂后始祔薄后至唐開元時先祔生母嬪后後又祔嫡母嗣明皇后則並祔之始也宋時有三后四后並祔者妾人那論謂當上法三代不宜取則明皇元史選舉家傳告事在太和前詔但用鄭氏韋句不得雜用餘家魏志衛覬傳云明帝太和時親言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應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重貴而私藏之

配陳顯引唐太宗周王明之母爲后事魯會稽太宗不足法夸言不除爲三代妾追故實所以堅持一帝一后之說致有明憲宗不欲嫡母錢氏合葬慮妨母后周氏者是子廢嫡母也又有黜其繼母如伊川祔祖母崔氏而不使繼祖姚崇圖太夫人合食者是祖以爲妻孫不以爲祖母也又或並生母亦違心黜之如明孝宗爲周后別立廟者是子奉生母而孫黜其生祖母也又或無所顧忌安而行之不使婦人主入廟者則不詣母與繼母生母概使之俟而遞魯會之葬肅真哥皇后及明宗文宗二母后而不及正位之違哥失里及完者歹二皇后又唐太宗實未以曹王明之母配且未祔立而陳顯妄言魯會妄辨三代以下議禮者徒爲不誠也

唐律疏議跋

唐律爲舊律之最全者有疏議又有王元亮音釋附宋金元法元泰定四年江西刻本也明洪武時命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定大明律篇目一準於唐此法家最可寶貴之書若明律疏議不及明會典之詳矣此書名疏者申明律及注意云議者申律之深義及律所不周不達若董仲舒春秋決獄應劭決事比及集駁議之類明律疏議議則無之徒圖其名耳律自舊有學漢志不收漢律者以律不在中秘刑法自有志而法經漢律馬鄭諸儒皆有章句魏太和三年置律博士時儒說十餘家劉廙傳劉劭傳盧毓傳告事在太和前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魏志衛覬傳云明帝太和時親言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應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重貴而私藏之

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漢昭烈亦言少從鄭康成論說治道備矣獨不及赦諸葛丞相文集答悟教引是鄭注最備唐律之注不能純用太和制然鄭義多在其中不可廢也晉用武帝外祖王肅之言盡廢鄭義張斐杜預各有律注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死輒異齊永明中參議一之董南北各讀如倘書北朝鄭本江南枚本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有淵源也南朝孔稚圭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胥吏之手請立律學助教不果行至隋經籍志並漢志法家李子亦無之豈非備者讀萬卷書不讀律乎唐置律學取士有明法科士稍習之五代史刑法志云周顯德五年七月大周刑統勒成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惑者別

以朱字訓釋其用意甚厚今唐律疏義有釋文亦是此意宋元
第二年司馬光言律令敕式當官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使業
習之蓋失言矣司馬學通古今作此言者蓋惡律深刻然不豫
習之當官所需取斷一時貽害益大金史張汝霖傳云有司言
民間收藏創文恐因而滋訟汝霖言法創欲使易避難犯私家
收之則曉然不敢爲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且隋煬帝鉏殺人至
三日明人年請猶記劉瑾三日四千七百刀鄭則三千六百刀
之法勳士龍國朝典故後鑒錄記劉瑾沈德符野獲編紀徐正
僎云凌遲三日魏志有配業戶明時猶發教坊刖唐時商行之
而律無其文然則誠讀律懼守之陷網之民猶有所措手足且
周興來俊臣之杖棒枷鎖劉守光之鐵籠鐵鎚均出律制之外
以唐律論唐事已如此其可概也朝野僉載言趙公長孫無忌

奏刖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亦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
還此亦爲法自弊趙公即進疏謝者值武后得志專擅正人又

實刖何事無文刖伏土肯爲緩平
不住學無年於重舊狀他此刖何此文刖
法乃緩元楊之刖與身与無事遂今爲
長孫無忌謀執上千里千里遂來
卽歸藩鎮付屬龍張中及法八會事
時刖彩色土黃性相注神吉或動作
出本刖於刖平色之物生大度刖執
遂之外刖布思子孫性為漢大貴
推如今日此來歸者○

舊唐書元宗紀云天寶元年八月丁亥突厥阿布思及默伏可
汗之孫登利可汗之女相與率其羣屬來降九月辛卯御率羣
臣出宮女裴敬仰可汗妻可登及男女等授突騎施傳則默啜敗
仰登利三世皆雄所云默啜孫者勃德支特勒也所云男女者可
者余獨公主也所云可登者敬仰妻登利母也所云男女大將合主
登從子勃德支特勒長子伊然可汗小妻余墨苟女大將合主
及孫女余獨也阿布思者其九姓首領也唐史無傳其事散見
諸紀傳舊唐書元宗紀云天寶十一載三月朔方節度副使牽
徊王阿布思與綠山不協乃率其部下叛歸漢地所云漢地蓋
漠北之訛十二載二月回忠諜救相李林甫陰結叛胡阿布思
促林甫二子及其黨十三載三月壬戌北庭都護程千里擒阿

布思御樓受之斬於朱雀街舊唐書程千里傳云阿布思內附
徙朔方軍李林甫偏師度用爲副後詔參其部於幽州素與隙
山隙乃叛歸磧北數爲邊患命千里討之十二載十一月擒之
並其妻子十三載三月上御勤政樓受之斬於朱雀街舊唐書
安祿山傳云祿山忌布思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
思懷而叛轉入漠北祿山厚募其部落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
下意懼肆新唐書肅宗和政公主傳云阿布思叛詔公主還
宴使衣綠衣爲俘公主辱曰布思誠逆人妻不宜近至尊無罪
不可使與羣俘爲伍帝爲免出之合請文襲之阿布思之事以
明公主元宗孫女也帝裏當在天寶十三載三月以後十四載
十月以前回忠昏狂助祿山攻阿布思李林甫十三載正月薦
山間擒阿布思始論功賜明年

十一月遂反元宗亦不復能窮矣私政公主設爲逆人及集畢兩解盡深倖阿布思而深惡安祿山當時宮掖亦知祿山必反父子祖孫之間元宗亦不采納昧於祿山之防其時若此者多矣君以常情言之唐時藩鎮庶爲倡者皆逆人家口和政少長宮掖豈當作此不逞之論也

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

周王朴精律呂之學合稱黍累尺與之檢史傳志說史傳五代倉廒均莫從比得其尺度惟王海有之尺度不同誠得一尺實數則可互求得之了然心目耳說者紛糾失其數也所當知者一禮記尺一隋志尺一王海尺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云周尺之數未詳闕也案禮制周猶十寸爲尺蓋六國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據鄭言知六國及漢一尺當周尺八寸漢尺依倉貨志一貨泉當一寸又累十黍合誰周尺可以無疑周尺漢尺最易知史言秦用六寸爲尺數用六取周尺六寸當六國時周尺七寸五分六國時周尺者古名尺說文云尺八寸周尺也是周時別自有尺尺尋仍常周初不名以丈尺義易明也儒說殷尺十二寸亦以漢寸目之依漢尺當周尺八寸則周尺得漢十二寸五分百二十五黍合十二天數也鄭以似殷疑之故云周數未詳閻淮南子天文訓云十二黍爲一栗十二栗當一寸則尺百二十黍當是殷制若六國變通取尺爲尺則其寸短累十爲尺即漢尺也漢志不言漢自造尺是可證也聘禮疏引鄭論語序云六經策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而漢書杜周傳三尺法是二尺四寸即三尺知六經是三尺孝經尺半論語尺策言尺者以尺言之言尺寸者就六國前古雜名也或以六國就周八寸不更分十寸如此鄭顯見周八寸何見八不能詳十乎漢志十黍爲一寸一黍爲一分說苑一黍爲一分易稽通卦驗一馬尾爲一程十程爲一分累黍古亦不同累合黍長者十黍當一貨泉周百漢尺考樂則周亦止用百黍之尺壁

圍九寸其表者長十寸廣八寸典瑞云璧琮以起度攻工記云璧琮處尺十寸八寸皆尺一證也蔡邕云周尺八寸二證也晉書志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同三證也秦水德用六寸周木德用八寸四證也謂周無百黍之尺則四說不可通周無百二十五黍之尺則禮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之說不可通是周尺二度或言周尺當漢尺八寸思之數年悟其非也然則百二十黍殷尺也百二十五黍周尺也百六國時周尺也漢尺也七十五黍秦尺也此合經緯史證之後人所謂周尺皆六國時周尺隋書律歷志審度云今略請代尺度一十五等一周尺漢志王莽時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晉泰始十年荀勗律尺祖沖之所傳銅尺二比晉前尺一尺七釐晉田父玉尺梁法尺三比晉前尺一尺二分二釐一釐一豪有奇梁表尺四比晉前尺一尺七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釐後魏前尺八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後魏中尺九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魏後尺後周市尺開皇官尺十比晉前尺一尺五寸八豪東魏中尉元延明用黍半周之廣累黍尺十一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漢蔡邕銅龠尺後周玉尺十二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宋氏尺鍾乘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開皇初調鍾律尺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業課水爲木謂以木爲尺始此可云奇零梁陳制樂尺十三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開皇十年禹貢常所造律呂水尺亦是漏水之水十四比晉前尺一尺五分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十五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梁朝俗間尺又云第二等周銅尺在南朝主衣所掌齊東昏用爲章信薄餘依制爲新尺以製笛第三等陳亦用之隋大業中以之調律以制鍾磬等入音樂器晉書律歷志云古法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銅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徹臨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荀勗同梁武帝鍾律緯亦云然其十四等今皆不見僅有古錢耳嘉慶七年春過曲阜見公府建初銅尺銘云慮恍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合百四黍少弱蓋後漢官尺長或官尺依舞廟玉律造者今在第四等其第一等黃鍾容黍八百六粒第四等容九百三十九粒第十等容二千八百六十九粒晉譜摯虞傳云陳羲撰覈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虞言今尺長於古

尺幾半十律歷志謂今尺者杜夔尺也則所謂古尺者合於荀勗尺宋書樂志云阮咸義荀勗新律聲高出舊笛爲始平相時掘地得古銅尺今亦在第四等或亦建初尺類也玉海引五代會要云顯德六年正月掘密使王朴依周法以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徵調律尺六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釐晉氏江東所用爲晉後尺七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魏前尺八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後魏後尺後周市尺開皇官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魏後調鍾律水尺業課水爲木謂以木爲尺始此可云奇零梁陳制樂尺十三比晉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開皇十年禹貢常所造律呂水尺亦是十四比晉前尺一尺五分雜尺趙劉曜渾天儀土圭尺十五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釐梁朝俗間尺又云第二等周銅尺在南朝主衣所掌齊東昏用爲章信薄餘依制爲新尺以製笛第三等陳亦用之隋大業中以之調律以制鍾磬等入音樂器晉書律歷志云古法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銅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徹臨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荀勗同梁武帝鍾律緯亦云然其十四等今皆不見僅有古錢耳嘉慶七年春過曲阜見公府建初銅尺銘云慮恍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合百四黍少弱蓋後漢官尺長或官尺依舞廟玉律造者今在第四等其第一等黃鍾容黍八百六粒第四等容九百三十九粒晉譜摯虞傳云陳羲撰覈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虞言今尺長於古

模勒刻石於臨事博士爲之銘東都事略商若訥傳云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附書定天下古今尺十五種上之歲於太常寺銷賈洽通鑑長編言景祐三年秋七月已亥所上玉海引實錄亦同然玉海所比周尺漢錢尺晉前尺梁表尺依東都事略則皆高若訥所造進漢錢可據今幸有其數以知王朴律準當貨泉尺一尺二分一毫強當今工部織尺七寸六分五毫五豪則約然可據建初尺的是舂牘玉律尺度當是章帝時官尺容見仿鑄者舉刊者揚者忽長忽短又或作說作敔作敌作辯或以爲周尺或以爲即建武尺皆不可信乙丑正月燈節書於拜斗殿寓舍

書五代史周編傳後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命國子監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賣之見五代會要以前或寫本或搨石經本也先是唐有雕印佛經見司空圖傳愛寺募雕刻律藏吳蜀有鬻印板文字色類極多又張參五經文字先已有印本文選亦有印本而經書之刻則實始此馮道與有力焉檢薛歐五代史本紀及馮道李愚馬縞等傳皆無之時未久求覩其利故忽略之漢熹帝時國子監奏雇造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時方開此四經計自長興三年四月始校正開雕至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奏進印板書一百三十卷則九經正文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皆告成宋洪邁容齋續筆言其家有廣順三年周禮即是初本又有顯德六年經典釋文案會要釋文乃顯德二年二月雕造者蓋二年造六年始迄

工又五代漢臣楊徽傳晚年知史傳有用乃課吏傳寫知自後唐至漢周止有監印經書字書未有史也史記漢書及後漢書宋淳化中始有官刻本俾言事者謂有害以前經史板本非也陸深燕閒錄引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遂經悉分雕撰以爲印書之始此載見刪於隋書及北史且雕琢謂神像撰集謂經帙不關印書又檢唐書褚無量傳云舊庫內書遺逸頗猶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遺其云刊校謂刊改校正所緒爲之者也均與刊板不同諸書不察古今語言文同義異之致乃疑古事矣

史稱衍母李氏本莊宗繼岌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十一月十四日生衍於太原宋史世家亦云己卯十一月衍生薛史從永樂大典輯出其誤者加案而正此案云花蕊夫人宮詞法雲寺裏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衍當七月十五日生實說忍不然也案摩訶中江行雜志言王平子所記花蕊宮詞二十八首成都文類王平甫校書得夫人夢筆三十二首俱無此二語疑此屬王建時矣王建薛史已載今所輯者自晉府元龜無建生日惟洛中記異錄云蜀王建有兔子上金牀之讖陸友仁研北雜志云余生平見黃荃畫兔凡三四本蓋偽蜀孟昶卯生御題辰荃即畫進是建及昶皆屬兔荃以畫兔進則史言昶以十一月生無疑法雲寺語非此花蕊夫人作不

說昶也蔡條鐵圍山叢談言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歸小孟昶者大徐也生王衍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者是也開運降下西蜀夫人隨昶歸中國至十日召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後亦憂之書追尊爲息不能達太宗意諫未能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在側太宗方調弓矢引滿疾走獸忽迴射夫人一箭而死其顏貌具本末王銍聞見近錄則云金城夫人頗恃寵侍太祖寢太宗朝庭下曰夫人親折此花來乃欲太宗乃射殺之所謂異嗣也能改殆漫錄則云蜀偽主孟昶納徐匡璋女號花蕊夫人言假花蕊鶻輕又升寶惹妃如其性也國亡太祖命別護送途中作詞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雜恨綿綿寄日如燭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憐渠捐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言夫人詩實嘉夫人皆在蜀皆有宮詞皆爲圖死王建孟昶又皆屬鬼蓋皆自以爲是故難明也

書唐鑑後

唐鑑二十四卷者呂注分范書一卷爲兩卷范論文筆近駢其以唐稱天可汗非君臣之體司徒司空乃六卿非三公叔嫂弟妻夫兄小功爲私意宋璟抑薛訥簽功爲得大臣遠慮可云偏私意憲宗吉檄司天監定永安葬東北六里已叫龍岡壙元山陵諡當允恭覆按以開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自乾興元年四月十六始事至十月十三掩皇堂中有雙革志多遺漏仁宗紀云乾興元年二月己未真宗崩庚申命丁謂爲山陵使六月己酉命王曾按視山陵皇堂庚申雷允恭坐擅移皇堂狀誅丁謂罷甲子改命曹利用爲山陵使七月丁卯貶丁謂九月己卯命以天書從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丁謂傳云爲山陵使雷允恭那中和擅易皇堂地既而咸請復用舊地王曾覆視遂誅允恭乃葬謂雷允恭傳云爲山陵使至陵下那中和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秦王墳恐下有石與水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期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梓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賜死王曾傳不言覆按事爲諱傳言爲山陵使不言復定何處蓋仍用舊龍岡下穴然亦有春秋而唐鑑反無之備故仁宗深仁厚澤在位長久而無子又孝宗禪宮禮志云於永思陵下宮之西修奉禪宮上陵名曰永阜朱子傳云趙彥逾按視言會稽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請別求吉兆有自集議號言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蓋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檢朱子文集言趙彥逾稱舊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穴壙已多地氣泄氣近年地理之學江西福建尤盛諸下都臣監司搜訪令相

史剋大聲祠宋制趙姓納百宜西山王向新定東頭之穴比先

嘉慶甲子秋日輯十神太一事讀宋史理宗紀寶祐二年九月
辛酉詔詣西太一宮爲國新祥起居郎牟子才再疏諫止檢牟
子才傳希將幸西太一宮欵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又
劉敞傳云建酉太一宮役者言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
吳移蜀酉北坤維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降敗者相繼踵
何在是酉太一宮在酉湖建於理宗時禮志止紹興十一年臨
安城東太一壇壝及孝光兩朝增殿屋求酉太一宮不可得又
酉訓傳子守信言至道二年以前太一經歷宮分木神太一臨
井鬼鶉首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來歲木神太一入燕分
意疑之以志傳不詳思得宋會要按宋仁宗時武經總要已引
會要之文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慶歷四年成人十五卷是也程

俱驗臺故事修纂云慶歷四年重得聚上新修國朝會要百五
十卷晁公武讀書記同名爲三朝國朝會要至熙寧十年則爲
六朝國朝會要三百卷杜鄴決科古今至論前集卷四云會要
自建隆至慶歷百五十卷由慶歷至熙寧三百卷李心傳朝野
雜記云紹興時書籍殘闕小校磨勘得王珪所編五朝會要則
合建隆至治平其後又分慶歷至熙寧爲一部決科至論云元
豐至政和爲續修會要不知卷數洪邁容齋隨筆云國朝會要
元豐時三百卷宣和時進百十卷餘四百卷局中靜次厥實放
末及上王鼎臣之書錄解題有續會要三百卷則起元豐至
靖康南渡後追輯者疑即決科至論所云政和之續修會要此
北宋之會要也決科至論云建炎至紹興爲中興會要書錄解
題云中興會要二百卷自建炎元年止紹興三十二年宋史李

心傳傳云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書錄解題云國朝會要總計五百八十八卷李心傳所編合刻於蜀中其板今在國子監玉海藝文云嘉定國朝會要五百八十八卷蓋即此書宋會要書錄解題五種決科至論四種通考六種章如愚羣書考索云宋會要有王洙王珪蔡攸江士獻及淳熙時本所列各不同又南宋會要理宗紀有淳祐十一年二月鄭清之上會要寶祐二年八月謝方叔上會要度宗紀有咸淳四年八月奉安寧宗理宗會要禮志皆云淳祐五年進光宇兩朝會要咸淳四年安奉寧宗理宗兩朝會要三書參差錯見諸家皆不及之宋史藝文志所收書至雜猥不及會要疑其書元時亡矣然玉海及小學紺珠皆載宋會要目二十一類陳均皇朝編年備要其引書目有皇朝會要稽會要而其書平敘不辨何條爲

會要文孔平仲珩璜新論云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蓋帝號中文玉海輿地記勝宋史禮志等引會要至多疑願新安志董史皇宋書錄胡三省通鑑注李心傳舊聞證誤藩鎮進奏官引皇朝會要翰林學士引三朝會要宗子獨銜不書姓指揮引申典會要岳珂愧郯錄引會要續會要中興會要又有典故國朝典以示無窮指書未成其云乞定會典乃編修會典故且曰會要注宋人夢粱錄引會要祠祀數事洪遵翰苑遺事有國朝會要十一事續會要六事慶元漢書本校錄引國朝會要淳化咸平景德祥定字數程大昌考古編御藥院謂會要不詳所自姚寬西溪叢語載高昌行記亦引會要皆有目類可歸汪君文臺又詒余以宋王禹偁大所著清漢弄兵錄引續會要二百五十三卷中干三百餘字尤喜錄存之證元史禮志其據多引宋會要始知其書元時猶存明時文淵閣書目宙字

者已五卷矣疑倍之開或作或聶頁可歌也會要始於慶曆段公路北戶錄已引之藝文志有二本今不傳今所傳唐會要五代重輯本也漢會要宋後人重輯者金史藝作會要金史藝文志備舉云今有國朝集禮至會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書乞定會典以示無窮指書未成其云乞定會典乃編修會典故且曰會要注宋人夢粱錄引會要祠祀數事洪遵翰苑遺事有國朝會要十一事續會要六事慶元漢書本校錄引國朝會要淳化咸平景德祥定字數程大昌考古編御藥院謂會要不詳所自姚寬西溪叢語載高昌行記亦引會要皆有目類可歸汪君文臺又詒余以宋王禹偁大所著清漢弄兵錄引續會要二百五十三卷中干三百餘字尤喜錄存之證元史禮志其據多引宋會要始知其書元時猶存明時文淵閣書目宙字

百卷徐松記

宋史仁宗本紀慶歷八年閏正月辛酉朝謁景靈宮還御崇政殿受朝賀翌日以疾不坐朝是夜有人登承天門鴟吻上縱火焚門樓及屋數間翌日又有人登乾元門鴟吻上縱火焚門樓及屋數間是夜所逮宦侍皆親勇其餘日不坐立朝蘇之后盞有所懲顏秀事蓋亦溢故終從之今按

行賞以是爲驗賊即擒誠史無王守忠傳則

吉仁宗時爲人內都知而不記此事宦者王中正傳則云衛士

之變中正援弓矢登殿西書捕射賊悉就擒遂殿顯供奉意是

后乎都知任守忠而擒賊則王中正任守忠未有功故傳不言

而后傳王守忠則稱爲之謂也夏竦傳云親事官夜入禁中欲

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偕敎陣官領人內都知加敎言

者以爲深陷結庶之胡宿傳云宿言懷敏昏幹皇城司公事

卻徒敎復又不生發現誠衆人之口仲淹傳云帝言懷敏貴先

覺縣宜有所覺則皇后開中實懷敏來告變其賊又係中正射

死不得開綠底懷敏也何郯傳云夏竦倡言貴妃之功深宮王

貴逸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開蔣宛其事真搖動中宮而陰爲妃

地帝以郯郯曰此衆人之誠也乃止不究張昪妃傳張堯佐

傳皆無其事蓋楊懷敏宜貴妃開蔣宛各倡一說以自表而歐脩究以狄

其時仁宗氣盛深刻猜狠各倡一說以自表而歐脩究以狄

後不盡知也曹皇后傳云賊傷宮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孔

謀殿小女子始奔后呪之曰賊在近殺人放妄言耶則宦侍實

地丁原始

順治初年一千六十三萬餘口
順治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口
順治十八年二千一百六萬八千六百九丁
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三丁
康熙二十四年二千三百四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康熙四十九年二千三百三十一萬二千二百餘口
康熙五十年二千四百十七萬九百九十九丁
謹案此年丁數爲地丁之根安徽百三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丁
十九丁徽州府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二丁歙縣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丁依
大清會典雍正年本
大清會典則例乾隆年本
大清會典事例嘉慶年本

欽定授時通考

皇朝三通戶部則例如此

萬壽盛典初集安徽撫屬舊管新增開除抵補外實在人丁一百四十一萬七百五十九丁新宣等十二衛舊管新增開除抵補外實在人丁六百一丁共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三百六十丁數也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二十九日

諭將直隸各省現今徵收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爲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冊具報豈特有益於人亦一盛事也

順治八年一千六十三萬餘口
順治十七年一千九百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六口

康熙五十一年定各直省人丁永不加賦

萬壽恩詔但據康熙五十年丁冊定爲常額嗣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五十二年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四丁又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丁
康熙六十年二千七百三十五萬五千四百六十二丁
雍正二年二千四百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十八丁
雍正四年

攤丁撥派於各地糧內以雍正五年爲始

謹案滋生丁多是年直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二名可謂極古今太平之盛矣滋生丁永不加賦額丁子孫多寡不同或數十百丁承納一丁其故親者或一丁承二十丁或無其戶勢難完納歲

癸巳類稿　卷十二　三

照五十三年山東撫臣請行之三年山東撫臣請行之二年山西撫臣請行之五年直隸撫臣請行之安徽丁糧自五錢一分九釐至五分不等盈餘一丁加四毫零合之地畝安徽地丁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四十兩八錢四分四釐四毫今會典事例更張而止然舍此更無長策故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雍正元年山東撫臣請行之二年山西撫臣請行之三年山東撫臣請行之五年直隸撫臣請行之安徽丁糧自五錢一分九釐至五分不等盈餘一丁加四毫零合之地畝安徽地丁銀二十萬七千八百四十兩八錢四分四釐四毫今會典事例更張而止然舍此更無長策故廣東四川兩省先行之雍正元年直隸

及地畝數均攤之也後山西紅富人田少貧民種地代納丁銀不服至乾隆十年行者八十一州縣其孟縣等二十州縣丁循地糧分額微收道光元年孟縣改丁歸地其興縣等十九州縣如故貴州亦多分微奉天墾灣及廣西之融縣亦丁地分徵也

乾隆八年一萬三百五萬口按歸德府安徽一千二百四十三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口

乾隆初年一萬六千餘萬口

乾隆十四年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九萬五千三十九丁

乾隆二十二年一萬九千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八丁

乾隆二十九年二萬五百五十九萬一千一十七丁

乾隆三十七年停五年編審之例各省惟撫卹災民數數戶部核實具題付之史館六月十八日

謹案編審之例行者西惟領西府迪化州安西州東三省惟奉天錦州其未置府廳州縣地亦不入數

乾隆四十五年二萬七千七百餘萬口

乾隆四十八年二萬八千三百三十七百五十五丁

乾隆四十九年二萬八千餘萬口

乾隆五十一年二萬九千一百四萬餘口

乾隆五十五年三萬一百六十二萬九千九十八名口

乾隆五十七年三萬七百四十六萬七千二百餘名口

嘉慶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諭戶部奏進十年分民數較數比上年多至二千七百七十二名口一百十九名

嘉慶十七年戶部冊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一名口

事源論豈特有益於人亦一盛事也麥就所建兒官書及京師之文排比之以詮修賦役全書及修志者共知

盛事源起焉謹光二年九月初七日記

河之南合於淮泗始末念時宋時府州長吏兼河隄使通判兼河隄判官有都水監有外都水監有都水提壩有修河司金府州長武提舉河防縣長武勾管河防又有巡河官埽官屬州縣元泰定二年立行都水監至正六年又立行都水監於鄆城爲總治河防使此總治專官之始明初以差遣成化七年有總理河道官八年裁正德三年設總理河道侍郎四年兼僉都御史駐濟寧嘉靖四十四年設總督河道漕運官旋裁隆慶四年總理河道官加提督軍務兩直隸山東河南有河地方兵備道俱屬焉萬歷六年裁總理河道總督漕運而設總理河漕官七年裁山東河南北直南直巡撫專敷管河道以漕運兼河道十六年復設總督河道官駐濟寧二十六年又并總理河

漕官三十年分河漕三十三年以後稱總理河道天啟七年以中官總督河漕

國朝順治時河道總督駐濟寧康熙十七年移濟寧以侍郎開音布徐廷璽協理駐清江浦三十九年移清江浦二十七年總理漕運兼管河道駐清江浦三十一年總督河道交巡撫管理雍正二年設副總河於武陟三年以兩廣總督孔毓珣協理江南河道以前總河靳輔子副參領新治兼署工部侍郎爲協理五年以副總河管山東河南河務六年清江有侍講學士西柱內閣學士尹繼善命都御史徐承恩協理協辦又新治豫與秦天府丞黎致遠同在工七年分設南河河道總督駐清江浦改副總河爲山東河南河道總督駐濟寧八年設直隸河道水利總督駐天津曰北河山東河南曰東河江南曰南河是爲三河

▼程正揆御史一人專地協理北漕。

▼萬歷十二年楊仲使兒地結野猴係院有他事漕運必待會官會勘始定會河道右僉都御史一員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一員巡按河南右副都御史一員巡視南河兼管河道右參政參議各一員分駐徐州清江浦各一員

▼四十八年定給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兵部侍郎銜。

▼掌銜如吉侍郎銜史人。

▼二年河工分發人挽事人於二年十月河工添用巡道人員。

協理分駐徐州三十年江蘇巡撫明德協理河務五十四年侍郎維鈺駐濟河務嘉慶元年山東布政使康基田幫辦南河事列名總督總河後十年南河左營改徐州鎮仍駐總河節制十一年南河設副總河十五年裁十六年仍舊吳璥幫辦南河參事不列名十九年東河設副總河二十年裁道光二年巡漕御史裁六年南河設副總河九年裁十二年復設東河南河學習官制各就運不問因編年記其人使互稽焉

順治元年

河道總督楊方興駐清江浦七月任

楊方興七月加太子太保予告　朱之錫義烏人丙戌進士原任兵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五年請封都駙乾隆四十五年進討賊順承事侯爲河神

十四年

十七年十五年宋之瑛丁憂在任守制

朱之錫　四月假　楊茂勳署　繼紅旗漢軍鑲生苗澄倒仓捐來之

錫十二月初三日回任

康熙五年

朱之錫二月卒　盧崇峻　鑲黃旗漢軍官學生　楊茂勳

八年

楊茂勳罷　羅多

十年

羅多　二月到　王光裕

十六年

王光裕二月罷　新補文襄　鑲黃旗漢軍官學生官立洲　六月授

二十七年十七年總河移清江浦二十七年仍移濟寧駐有南北中三分司郎員十七年二月裁撤其河道工程委

該地方監司府佐管理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緣運武數工開浚補云兩南每月打圍最了又問高堰下

堵防農事宜云同場差人出來看俱是點看是看般子最了

三十一年歸清江浦　二十七年新補于成龍署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署

王新命二月最　董訥署　平原人進士　新補十一月十九日卒　于成龍署

三十四年八月有馬佑攝理

三十七年

董安國七月署　于成龍

三十九年三十八年有陳璋河務附尹榮理江蘇運無宋犖

部中未成格員外郎申樹聲董德儀楊古樂文攝任

副總河兼河南山東河務稽曾筠

七年六年正月特簡學士西柱偏墾四月內開學士尹繼善協

理五月命御史徐承恩協理又數

致遠同至南河七年五月徐承恩升總

是年河售分二副總河駐南河駐清

齊蘇勒二月卒　尹繼善署　三月欽差

副總河稽曾筠三月欽

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　四月署至十二月孔毓珣還倍

生

河南山東河道總督稽曾筠三月授

八年九月命御史朱藻協理北河

南孔毓珣四月卒　稽曾筠署　十月實授

東稽曾筠四月署　南田文鏡署　正黃旗白候漢

九年九月設東河副總河　沈廷正　鑲白旗漢軍筆帖式

東沈定正九月調宋漢
東河副總河高斌文定　繼黃旗蒲洲大學士
九月授
十年
東副高斌三月調孫國璽十一月調阿爾泰
十一年十一月派赴南河學習河務商量
委辦估工查料等事以二年爲滿或咨回本任或保留
題補
南稽曹銘四月大學士仍留原任商斌替
東完顏偉三月內憂額琮
十二年兼河務曹銘在任守制
南高斌七月回任稽曹銘在任守制
南河副總河白鍾山莊格正藍旗漢軍官學生
七月授　十二月升
東朱藻十二月調白鍾山
東副阿爾泰十二月升到任
乾隆元年兼東副總河
南副劉永澄十一月調德爾敏
東副劉勳十一月罷　欽裁
二年裁南副總河
南副德爾敏四月調　欽裁
六年二月裁南副八月裁
南高斌八月調完顏偉　繼黃旗蒲洲大學士
南副完顏偉二月授八月升　欽裁
七年
南完顏偉十二月調東白鍾山
東白鍾山十二月調南　阿爾泰
十一年八年二月兩江總督兼理河務
南白鍾山三月罷　額琮署監生　繼黃旗蒲洲大學士
九月調　阿爾泰
十三年是年三疏條建書列街江南江南河道總督尹繼善一是年
八月倉場侍郎張師載江南學習河務
南周學健四七月署　高斌大學士仍留南河
東完顏偉三月內憂　額琮
十八年十四年八月張師載調南河十六年三月調安徽巡
撫仍防伏秋大汛高斌署大學士四月初十　諭旨將
副總河盧焯裁十八年高斌請以布政使南河學習河務七
月參河務盧是年新直河務竣
道惠北行本俸未滿見　皇朝瑣屑錄南河
衙協辦南河
南高斌七月署策楞署　繼黃旗蒲洲大學士
九月　調
十九年
東額琮二月罷白鍾山
二十年南河成案是年劉統勳署河督
南尹繼善二月調高斌
二十一年是年陳世倌奏減水壩事有案查楊嗣外郎議
南高斌十月署劉統勳署　文正諡減八退士
大學士　十二月　愛必達繼
黃旗滿洲生員
二十二年設南河副總河
南愛必達正月調白鍾山
南副嵇璜正月授　文恭無錫人進士
文敏子父子總河
東白鍾山正月調南　張師載卒於
二十三年裁南河副總河　安徽巡撫高晉協理南河伏汛秋
汛分駐徐州
南副嵇璜三月內用　欽裁
南副完顏偉三月內用　欽裁
文恭升工部尚書仍留查工程

二十六年二十五年秋清河縣治清江浦
南白鹿山三月卒 商晉文編 襄貞 族清洲大學士
文定 姪叔姪總河
二十八年
東張師載十一月卒 葉存仁江夏人監生
二十九年是年四月秦堂補國外院
東葉存仁六月卒 李宏正藍旗漢軍監生
三十年三月南河總河高晉改兩江總督仍總理河務是年江
蘇巡撫明德亦協理河務是役南河歸兩江總督總理
南高晉三月兩江總督 李宏
東李宏三月調南 李清時
三十二年
東李清時七月卒 程嗣
三十三年
癸巳類稿 卷十二
東程嗣九月內憂 吳嗣爵 安徽歙人進士
三十六年
南李宏八月卒 吳嗣爵
東吳嗣爵八月調南 姚立德 雲南趙州人
四十一年三十九年定額六員四項總河督後分駐
南吳嗣爵三月內遷 薩載
四十四年
南薩載正月兩江總督 李奉翰 鑲藍旗漢軍監生 南河有李宏子父
子總河
東姚立德四月署 袁守侗 長山人監生
東姚立德十二月直隸總督 陳輝祖 浙陽人
東程承志酉月丙憂 徐端 十二月調南 李亨特 正藍旗漢軍監生 南河
四十五年是年御文成杜看海口言不與水爭地
南李奉翰一月調東 陳鵬年 江南
東陳鵬年十二月調 李奉翰
乾隆元年山東布政使康
嘉慶二年基田告歸 南河工程
南前第錫十二月卒 康基田
東李奉翰九月兩江總督 康基田 十一月調南 司馬駒 江蘇人監生
四年四月江督兼河道南河整理條款江事布政使張日泉
黃河工木偉漢地方官
東司馬駒三月卒 吳璥 錢塘人進士大學士
前河南吳嗣爵子總河
五年
南康基田二月署 吳璥
東吳璥二月調南 王秉韜 錢塘人
七年
東王秉韜七月卒 程承志 無錫人舉人文端 姪孫承志 文恭 三世總河
九年
南吳璥十二月病 徐端 德清人監生
東程承志酉月丙憂 徐端十二月調南 李亨特 正藍旗漢軍監生 前河
四十五年是年御文成杜看海口言不與水爭地
南李奉翰一月調東 陳鵬年 江南
東陳鵬年十二月調 李奉翰

十一年　道副河副總河
南徐墉六月改副　戴均元大庾人進士大學士
二十年　裴東河副總河
南河副總河徐墉六月授
東李亨特四月署吳璥
十三年　裴補還空缺開外大堤
南戴均元三月病徐端
南副徐墉三月河督　那彥成丈量　王伯恭滿洲進士
東吳璥六月內遷馬慈裕
十四年
南徐墉正月改副吳璥
南副那彥成正月署徐墉
東馬慈裕七月調陳鳳翔　崇仁人監生
十五年　補還空缺開外南北大堤以次興築
引沁水至汶口灌查光入海不可入衝又參吳璥條補
遂循舊直徐墉奏係卷照舊章程辦理是年裁南河副總河

南吳璥八月病徐墉十二月署　蔣攸銛　湖南新進士大
浙江巡撫陳鳳翔　挽詩
南副徐墉八月總河　缺裁
東陳鳳翔十二月調南李亨特
十七年十六年前吾吳璥需辦南河
南陳鳳翔八月署黎世序　襄勤　羅山人進士有專祠
十八年
東李亨特九月署戴均元
十九年　改東河副總河
東戴均元正月內遷吳璥

東副李鴻賓五月授　德化人進士
二十年　裴東河副總河
東吳璥正月內遷李鴻賓署　三月　吳璥李亦渠人翰貢生
東副李鴻賓正月署河督　缺裁
二十一年
東李奎垣十一月　河督任　葉觀潮　閩縣人舉人
二十四年二十二年三月大挑舉人知縣掣分江西二十三年三月分江西以知縣本省升轉入則例
東葉觀潮八月署　李鴻賓十月自陳　葉觀潮
二十五年
東葉觀潮三月署吳璥　月　老南河張文浩　會稽人監生
道光元年
東黃文洊　月丁憂姚祖同署　純齋人舉人　南河前後立總子父子總河
煖仁和人監生
四年
南黎世序　月卒張文浩十二月署嚴烺
東嚴烺十二月調南張井　前萊人進士
六年　裁南河副總河
南嚴烺三月調東張井
東張井三月署南嚴烺
南河副總河潘錫恩四月授　涇縣人進士
九年　裁南河副總河
南副潘錫恩四月丁憂　缺裁
十一年

東巖姬十月病林則徐偕宮人進士
十二年丙九月論內閣納爾六部檢察院名保送一員引見
東河督分別送部引見及
奔回本任旬兩年滿汰一次其大挑試用照舊例
東林則徐二月病吳邦慶霸州人進士
十三年正月派京員往祭盧溝橋之太宗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倘
場恩何陵貴世銘往南河交總河差遣委用
南張井三月病歸慶棄員歸滿洲進士張井署
同京持服九月歸慶

時憲書後葉事述

乾隆三十五年頒三十六年時憲書後葉紀年甲子兩周一百
二十年其以前成例止載周甲六十歲也葉宋時宋敏求春明
退朝錄云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監請歷日甲子外更留二十
年詔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宋史太宗紀云至道二年十
一月丁丑朔增司天新歷後一百二十年甲子兩周律歷志三
云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新歷甲子請以百二十
年有司以集所依據謹檢之太宗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倘
再周甲子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年不亦善乎
是宋有此制而遲朝緣更留二十年當作六十年也范成大攬
轡錄云金天輔元年至大定四年止四十八年小本歷通具百
二十歲相屬某年生撰造重熙清寧咸雍太康大安壽歷乾統
天慶收國七十二年岳珂桯史郭鈺新之云金天輔之前乃故遼
年號非是攬轡今案收國亦金年號金太祖於遼天慶五年稱
帝紀元收國是兩說俱未審又不知范成大何以謂之小本歷
其通紀一百二十年則宋據金皆用其制今以范成大所見本
推其式大定四年一歲以次追列乾統五年六十歲乾統四年
六十一歲重熙十四年百二十歲生也宋亦當用此式不知何
時復用六十年至乾隆時又增之惟球古式即以小本歷言若
六十一歲生即列於大定四年一歲生下不當復有乾統四年
以前重熙等年號是所列爲百二十行今民間所用本止六十
行蓋乾隆時監中以惜紙起見據宋史宰臣表官閣文廉傳宮中謂
歷日爲百葉古本葉多也葉多則百二十行六十一歲人得見
所生之甲子今本不同也又時憲書

板閘論

明於疏濬汶口塘閘下置板閘其法至善所謂下行則潴塘上行則倒瀉凡閘河之制皆如此塘場灌塘倒瀉亦如此然而文雅之儒不能知也則爲之論曰明嘉靖三十四年春倭至塘棲浙江運撫閉杭州城鄉人襆竝於城下提督學政僉事道阮鶚請啟內門列兵月城中即閉內門開外門檢收鄉民滿月城則閉外門檢實開內門納之又閉內門開外門以納民而奸人不得入即兩閘法也然而杖策趨工之人不能知也則又爲之論曰虎生三子二虎一彪彪能害虎將渡水虎毋遲遲久之乃負彪過既乃負一虎過遲問久之乃負彪反置之而負一虎過卒乃復負彪過其三負彪即兩閘法也

除樂戶丐戶編及女樂考附古事

開國方略崇德三年秋七月丁丑

諭曰禮部承政祝世昌奏請禁止陣獲良人婦女賣充樂戶一疏祝世昌豈不知樂戶一事朕已蠲革

貳臣傳館稱崇德三年祝世昌疏言俘獲獻人婦女有編入樂戶者請概釋泰

青文諸漢官會議石廷柱馬光遠等請世昌心讀獻人與奸細集黨應論死籍沒

命從寬流徙西北邊境順治二年召還終侍郎誌傳第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初凡

東朝行禮筵宴用領樂官妻四名領女樂二十四名隨雜戲司引進在宮內排列作樂

欽定八旗通志順治元年沿明制設教坊司以掌宮懸大樂

京報順治八年六月戊申定

皇太后

皇后樂用丹陛樂樂人太監二十四名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八年改女樂用太監四十八名

大清會典事例樂部典樂順治八年革

旨停止教坊司婦女入宮承應更用內監

按蔣雲巢雜說云順治壬辰禁良為娼以張亂後良家女被

掠展轉流落樂籍其談落於娼家許平價贖歸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二年復用女樂四十八名

皇朝通考樂考樂舞臣等謹案云初制分太常教坊二部教坊

用由各省樂戶挑選入京充補順治八年停止女樂用太監十二年仍改女樂至十六年復改用太監選為定制

雍正會典禮部名例上雍正三年律例節引順治十六年裁革女樂

康熙會典教坊司順治十六年議設

憲宰宮中中和韶樂俱用太監演習原注現行例同雍正會典及注重同

雍正會典禮部通春儀康熙十二年覆準直省府州縣拜進芒神土牛勿令提取伶人娼婦者嚴行禁止

按香祖筆記云揚州舊制府傳迎春環花觀以鼓騎導太守前推各圍人同知以下二人陪而宴以俏酒府吏因緣為姦利子諮太守罷之接文簡以順治十六年得揚州推官康熙五年行取北上所言蓋在康熙十二年官禁之前又按畫舫錄云先治男樂戶立清朝一日令官長扮社火看夢婆一番盡二春吏一皂隸二春官一至康熙間裁革教坊司以掌宮懸大燈飾花鼓中色目替之

京報雍正元年夏四月戊辰除山西陝西娼妓坊樂籍改樂為良

秋九月丙申除紹興衛民丐籍

皇朝文獻通考

王禮考

泰陵聖德神功碑自明初制興有倡民靖難後諸臣有抗命者子女多發山西為樂戶數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為良民

命下之日人皆流涕

皇朝通志食貨略五雍正元年時山西省有曰樂籍浙江紹興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當平固府有曰世僕蘇州之

當孰昭文二縣有曰丐戶廣東省有曰蜑戶者該地方視爲卑賤之流不得與齊民同列甲戶

上甚憫之俱令開除其籍與編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謂棚民廣東有所謂瑤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戶編查臣等竊案籍因明永樂時不附靖難兵遂編爲樂籍世世不得爲良者

大清會典樂部典樂雍正元年始除樂戶籍更選精通音樂之人充教坊樂工八旗通志

編官同

條例約編安徽布政使　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一年部文引

雍正元年禮部奏準御史噶爾泰條奏樂戶與府人同之謂民行令該撫開除其籍俾改業自新毋得置爲汙賤

皆准

癸巳類稿　卷十二　四

條例約編禮部區別流品乾隆三十六年部覆山西學政劉墫奏引雍正元年御史年羹堯條奏樂戶派江南衙衙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臣等謹案本司衙衙句

編衙衙馬姑娘衙衙在四牌樓南宋姑娘衙衙粉子衙衙在四牌樓北今雖仍其名而明蔣汙俗洗滌盡矣此案應請演案衙衙今改服藥衙衙

又有句欄衙衙演案衙衙相近俗有馬姑娘宋姑娘衙衙粉子衙衙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臣等謹案本司衙衙句

在四牌樓

續編

京報乾隆五十九年夏五月戊戌

諭曹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與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爲良民所以厚風化也

雍正會典刑部戶律戶役一名省樂籍並浙省惰民丐戶皆令

雍正會典刑部戶律戶役一名省樂籍並浙省惰民丐戶皆令

雍正五年

雍正五年定本

雍正五年

雍正五年定本

雍正五年

雍正五年定本

者首從甘斬妻子及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匹
悔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
配驅從者流役以孫應言復用律令此實樂戶沒籍之初見拔
左傳云斐豹隸也著於丹書隸即周官司厲入於罪隸之隸隸
即樂人之稱所謂樂四云鍾子期夜哭聲甚者而悲且召問之
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舍
家舉爲臣不視臣之母三年矣昨日爲舍市而視之意欲贖之
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然則隸爲樂工又女在市又身爲公家
之有即樂戶矣樂戶即營戶者晉書職官志擬傳云益州營戶李騫
開減鞫殺營戶軍士職不同也魏書文帝紀云沃野敕萬二千鎮
敕勒叛滅之徙其遺逝於冀定相三州爲營戶按隋書梁彥光
傳云初齊亡後相州衣冠士人多遷關內雖技巧商販及樂戶

之家移貫州郭當即翻時所移敕勒營戶魏書食貨志云天興
中詔採諸雜戶於是雜營戶即徧於天下不隸守宰始光三年
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是年紀不載而閻官依洛齊傳有之其
後則高祖時蔣少游傳云以殖樂安人被獲入平城爲平齊戶
則亦郡縣雜戶也北齊書後主紀云武平七年二月詔雜戶女
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南
史沈慶之傳亦云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爲營戶是南
北朝營戶多係獲虜觀則兼及強盜妻子按漢書李陵傳云賜
單于盜妻子徙邊者爲本妻婦大匿車中謂載衣糧車也則
其法實非魏所創立通文古女子入春人稟人三圖時魏志毛
玠傳云武言赤眉獨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放妻婦
無所改易此一善也蓋收城邑民安如故不擾略無給濫也若
爲奴則不籍於其夫或散庭籍沒唐書肅宗女和順公主

傳云阿布思妻孫被庭帝賜使衣綠衣爲倡
雖飾爲倡也北史崔昂傳云律文婦女年六十以上免配官唐
則六十皆一切爲書戶七十皆一切爲良亦謂其不足使耳輟
耕錄云今以妓爲官奴卽古官婢按唐書林蘊傳云爲邵州刺
娶客胡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爲倡是倡卽官婢推之唐時有
女樂管子輕重甲云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蹻蹻於女工文繡纂組一
三衍是無不衣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
蹻得粟百鍾於桀之國量子丈亦同豐鎬潘力新篇云桀女樂
充宮室而女樂終廢其國其女樂不知以何等人爲之春秋時
陳使婦人飲宋萬酒鄭酷晉悼公女樂二八齊侯使公子陽生歸
外傳云越或吳諸侯長其威儀往進女監門之女要其姊與要
兄往視之道畏而死古或以要虜嚴圉婦人爲女樂又或其君

自不以道取民亦非盡由李斐也齊桓公時女閭三百人以觀
朔之如士婦工鄉之裝太平御覽引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輸
有過算婦於山上使士之壯悉者遊之以娛其意今趙書無其
文當是據方書也越絕書云獨姑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置
獨山上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說者蓋句踐所以遣軍士
也是時有遊軍士之說越絕以意辨之然古實有軍市晉賈謐
云臣妾逋逃無越逐又云寇攘騶垣牆誘臣妾則軍中有妾別
置垣牆夏官量人云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法亦是刑家寡婦官抑配之南朝宋侯鑒同蔣期親補兵清
道皐爲劾其叔母以侯補兵則宋少帝時事隋書刑法志言梁
制大逆者母妻姊妹及從坐者妻子妾女同補奚官爲奴婢其
劫盜者妻子補兵補兵或得配軍士或入軍市奚官奴婢爲倡
宋書後廢帝紀云與右衛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爲

酒肉貨財書前廣帝紀云夜開後廟與左右經裏諸營署皆置市也魯鋼曰營伎亦曰官伎婦人舊唐書宇文融傳云廣集兩縣官健婦人相之是也樂府解題引作官伎文獻通攷亦曰風聲婦人取古文倘書表厥井里樹之風聲之義言各爲一市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有聽盼者又云牧于揚醉過常州奮鼓朱旗守李聽以巨艦行日風聲婦人員外何必爲之大天是也新唐書蕭瑀傳云孟秋度歌人倡伎舊唐書傳作數至樂營與諸婦人踏歌送爽蘇亦同此夢項官云東川蕭瑀閱李仁矩不至乃與營伎曲宴又司空圖詩云處處亭臺止聽鳩事營人學內人裝是唐伎盡伎之名蓋大都所撰梁祖討後駱唱之騶太常故堂牒可追之五代史王峻傳云相州安陽人父豐本邵樂營使洞微志云朱景德時馮翊呼歌子十四絃言最曲

單州營伎教頭萬大師所撰梁祖討後駱唱之名萬大師所撰梁祖討後駱唱之名是五代樂營配兵有使有教頭玉堂閒話云晉乙未歲時唐清泰二年鄭州民及軍營婦女填衢道路載錦綵小旗子捕儀射陝中朱史王景傳云晉時封涼國公開高祖曰臣昔爲卒官負餉糗隊長出入屢過官敖候小舞家意甚慕之是晉時有樂營婦女官伎也五代史晉書桑維翰傳云相州曾內所藏盔賊皆精沒其財產言是河朔舊例維翰以律繩之部今後凡有賊人準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貲天下諸州準此處分晉書高帝紀在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巳刑法志亦同原盜賊家屬配兵其人已亡故家貲配沒律文所不載而相州有之與隋梁彥光傳同蓋沿魏齊刷隋之俗不用律文諸州準此今部家貲不沒納則必留其人不配兵入樂營是其毒至慶晉時又一治濫矣其舊唐書帝紀云夜開後廟與左右經裏諸營署皆置市也魯鋼曰營伎亦曰官伎婦人舊唐書宇文融傳云廣集兩縣官健婦人相之是也樂府解題引作官伎文獻通攷亦曰風聲婦人取古文倘書表厥井里樹之風聲之義言各爲一市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有聽盼者又云牧于揚醉過常州奮鼓朱旗守李聽以巨艦行日風聲婦人員外何必爲之大天是也新唐書蕭瑀傳云孟秋度歌人倡伎舊唐書傳作數至樂營與諸婦人踏歌送爽蘇亦同此夢項官云東川蕭瑀閱李仁矩不至乃與營伎曲宴又司空圖詩云處處亭臺止聽鳩事營人學內人裝是唐伎盡伎之名蓋大都所撰梁祖討後駱唱之騶太常故堂牒可追之五代史王峻傳云相州安陽人父豐本邵樂營使洞微志云朱景德時馮翊呼歌子十四絃言最曲

晉時又一濫濫矣其舊配錄者故在也宋時官妓名弟子樂署曰悉云均州奏言編管練亭甫與兄劼弟神甫收養女弟子程麗華劉盼盼打樂營將申棠拜司理院照對朱子文集按唐仲友第三狀云倪營伎嚴蕊收係以罪又云都行首嚴蕊是亦以軍行名程大昌演繁露云今謂優女爲弟子命給雖爲樂營將朱魂葬洲可談云朝廷請郡蔡嶽官以侍女四近世以迎使客待宴謂之弟子其魁謂之行首禮志賜酺云自丹鳳樓前至朱雀門集開封府請縣及諸軍樂人列於御街州宋時有樂軍者有隸郡者宋史仁宗紀云天聖九年閏九月詔營婦配南北作坊者釋之刑法志三云婦人應配則以衣糧務或軍營致遣務卒之無家者著爲法按臣傳云初張邦昌居內延華閣靖恭夫人李氏推邦昌高宗下李氏掖詞服賜邦昌死李氏杖脊配車

營務是先朝官推有棄者亦爲營婦配作坊夢粱錄云紹興時楊沂中於杭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爲軍卒取日娛戲之地蓋之瓦者沿北朝契丹瓦里之省仍屬軍營又官酤用妓王栐燕翼貽謀錄云熙寧新法行散青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於諸門民持錢出者誘使飲令妓女坐肆作樂差兵官列拥杖以驅歷之名曰設法賣酒南渡官賣酒列妓樂集復雖屢之劍溝汶雜志云權酤惡飲不多課不善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夢粱錄云酒庫皆有官名角妓設法賣酒此又軍瓦之外宋致之釀香飽宋汴京時謂之河橋雜戶遼謂之瓦里金謂之暨戶遼史百官志云某瓦里抹鶻瓦里司之官十二宮職名云某瓦里內族外戚世官犯罪沒入瓦里營衛志云金源著籍戶俗官皆充之兵志云宮衛有瓦里七十四刑法志

云籍沒之法首惡之屬沒入瓦里金史刑法志無文食貨志云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爲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爲官戶又云本戶漢戶契丹戶餘編之隸戶無隸籍監掌內外監戶地土錢帛小大差撥其教坊提點自隸宣徽院歸潛志云御史大夫合住園事至衙州紀石烈牙吾帶鎮宿澗徐姓侍寢遲明騰驟使歸開令住餘取繪帛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是金內外皆有官奴也元亦有官奴蓋土蕃流求美人送之於王舊唐書李琳傳云元和時教坊忽傳密旨取

良家士女衣衣冠別第鼓人將論奏帝曰教坊不與厮役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令於樂工中及國里有情願者厚與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亦買賣人也宋人厚福錄言倡優在杭州養良家女爲已子沈內翰文通知州奪歸其父母宋史言高宗居康州貢珠羅壺丁自便而其後編戶船仍冒卑汙亦其證也明史劉基傳云會以旱求言基奏吳將士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解紛傳云洪武二十一年封事言太常并樂可肆官奴非人道所爲爲善者妻子未必衆樂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律以人倫爲重而有配給婦女之條劉辰國初事頗云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復移武定橋後以各處解官奴送院生事壞起奴女赴京人院是洪武時制以前附人爲樂婦及給配人其姦汙勢所不免若抑勒良家宿淫賄

兒之招有科條者實始於永樂王世貞弇州史料南京法司所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題奉敕女樂教坊司奏法司所記又云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於右順門口奏齊奉勅及外紡起赴又黃子澄妹四個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餘條漢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婆子又有三歲女子奏請聖旨奉欽依由他不的到長大便是個淫婦村兒又奏留初黃子澄妻生一個小廝如今十歲也奉欽依御由他回鄉與其立嫡開錄同又云錄欽妻楊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著大芳妻張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張氏病故教坊司立嫡開錄勳號今言黃光昇順代與則並言仁宗即位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札禮部尚書呂震三書作禮部尚書作禮部同此下同弇州史料與則作禮部曰建文中叛臣家屬初發教坊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教今有存者並宥爲民給還田土而明史仁宗本紀止云十二月癸酉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餘悉還呂震傳則繫之此事古今奇聞也大明會典九十五云景泰七年議準原係民戶今爲樂戶許令改正其樂戶內有願從良者聽其自首與民一體當差是已有御除之機惜景泰不終於位不復承行其相救見外紀者何喬遠名山藏泗邸奇皇明通紀集要陸容中禁此傳與云此書並云嘉靖十年十一月哥貼兒本宋德所撰歸樂籍乃自漢死部立雙貞祠祀焉事有年月乃奏案而明史列

貴無之壞一統志地脈有脚本是薛裴文一名脚本
春景一名連喜投淮水死水落逆流亦不載立祠其事官私著
傳出又野獲編言甲外四縣一日大同鎮大同代藩王所封
樂戶數倍淮多雜倭今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攻陷城內外不論
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逃出流寓古所謂駱駝腰樂者是也
明官私著如此另據明朝小史載史可法揚云齊美宋子相率
而入平康乃軍市淚教坊之流離致李開藩之男臣嗚呼華夫
古今言樂戶者多引爲證皆以賣不完其原則其所以異又或
官爲立籍又斥其無廉恥爲語遂抑之以網其脚又軍中婦女被
法坐配宋史明錄稱云邠州守臣寨軍行賂婦多發之給役
職官還悉命士卒心會有情爭教婦歸者史載以曰錄錄曰被來
軍中何也蓋婦歸之皆發走兵皆出氏不當有女樂錄爲不
忠者涉得罪爲之宜漢齊李陵得云漢將之本係降虜
女子陵之所行與流賊土寇何異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者
庶爲近之　金元及明景泰於法寬假之而猶存其舊儀皆頗厚
固然
木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宇清矣漢儒歌頌朝廷功德自云
舒憤湯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湯除樂戶之事誠可云舒憤湯除
憲者被列古諸項事之頁有
關因革者如此

孔子三朝記少閒篇云堯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
度文其大戴禮史記儒林列傳云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
端正者以補博士弟子有古法也鄭語言周王惡角犀豐盈而
近顏童骭固韋昭注云角有伏犀輔頰豐盈皆賢明之相周王
不知相人法不本堯舜文王以狀色度取人之意以教王道息
紀唐李撰亦有獐頭鼠目之歎儒者立論不依據聖人而徒傅
合荀卿取悅窮固之人豈有當哉荀卿所舉古聖賢皆是異表
弄謂其陋其言美者乃似婦人失男子之度其爲不肖正合相
人之法相人者左傳有內史叔服荀子史記有姑布子卿唐舉
史記又有呂公訾平等又相黥布衛青皆王侯在漢書藝文志
相人法猶流傳之前固有驗也叔服稱叔孫豎下杜頭注云

豎圓方而必其有後期古人出師命將必取方面大耳因天因
人之意儒而愚者何足知之姑布子卿言天之所授雖歲必貴
此言三代以後由草茅而貴富者多矣周語云叔孫僑如上方
而下銳宜其倆目人呂覽達鬱尹鐸云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顙
而土色者忍醜訓趙簡子史記趙世家云白起小頭而銳上斷
敢行也董子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觀聽不轉執志彊也則由相
貌以知心術若孔子所述堯舜文王取人之法荀卿非相而孔
叢子執節篇子慎曰聞之荀卿長目而豕視有必儉方而心圓
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與左傳商臣蠭目國語叔詹虎目爲不
善之法同是荀非相而實傳其正法也左傳稱宋華美而狠佐
惡而貌晉語稱知瑤美鬚長大狠在心史記稽先生稱戎醜屬
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惡人患其美惡特依俗人言之求

用人之法舊世不能易也試之而已有驗可長有徵可象而虛其不遷於政也則試之亦以成之也有人於此望而知其鬼祟疲懶亦試之則必敗矣天下事可嘗試焉如此乎然則如之何曰相之相者在昔聖賢明智考驗而得之者也天之雨駸可望蜃氣而知也地之沙土可望山水而知也十二月之氣平土埋色而候之以次應焉何也習也今日應於此而兆如彼合而論之其情見矣非有鬼神考驗之功然也行於野見麥苗焉知其爲麥見稻秧焉知其爲稻其成實而用之也或供上或自養或賤人或爲菜盛或爲食爲牖爲飴爲餅不可知也則試之之說也若非相則是見麥而疑爲稻見稻而

慮於麥必待其成而知之古人何言張中種麥火中種黍栽虛中種麻日至種豆此皆驗之以往而知之者也今夫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梅樹者知其實酸辨菽麥者言也今夫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雁者知其爲南北之信鳥而無緣獨實雁以信堵戶之時見蟾蜍爲蟾蜍方逃也三尺童子能知之曰是緣壁結網者何以知之以向者食而知其甘酸緣其南北而拂其網故攪其形而知其性也若非相則食柑而難桃之甘食瓜而難梅之酸指烏而告人曰是亦羽族何有南北之信以鼠蛸而難長踦不揣其本復不齊其末智不及歲事迹而比合之而非相者乃辟其兼稽之辭也

若童子矣考驗者聖人自爲其難者也相人之法聖人治後人以易者也試之而已有驗可長有徵可象而虛其不遷於政也則試之亦以成之也有人於此望而知其鬼祟疲懶亦試之則必敗矣天下事可嘗試焉如此乎然則如之何曰相之相者在昔聖賢明智考驗而得之者也天之雨駸可望蜃氣而知也地之沙土可望山水而知也十二月之氣平土埋色而候之以次應焉何也習也今日應於此而兆如彼合而論之其情見矣非有鬼神考驗之功然也行於野見麥苗焉知其爲麥見稻秧焉知其爲稻其成實而用之也或供上或自養或賤人或爲菜盛或爲食爲牖爲飴爲餅不可知也則試之之說也若非相則是見麥而疑爲稻見稻而慮於麥必待其成而知之古人何言張中種麥火中種黍栽虛中種麻日至種豆此皆驗之以往而知之者也今夫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梅樹者知其實酸辨菽麥者言也今夫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雁者知其爲南北之信鳥而無緣獨實雁以信堵戶之時見蟾蜍爲蟾蜍方逃也三尺童子能知之曰是緣壁結網者何以知之以向者食而知其甘酸緣其南北而拂其網故攪其形而知其性也若非相則食柑而難桃之甘食瓜而難梅之酸指烏而告人曰是亦羽族何有南北之信以鼠蛸而難長踦不揣其本復不齊其末智不及歲事迹而比合之而非相者乃辟其兼稽之辭也

中種麥未種而先定其名也非相者曰是鴛鴦之子爲鴛鴦之子爲鴛鴦以其種知之非相法也曰以其種知之亦由相形而得也見其種而知其物見其人而不知其善惡是必見人而不察其官骸記其容止者也然則辨種者可爲神農氏道而難爲不辨菽麥者言也今夫見桃樹者知其實甘見梅樹者知其實酸夫桃與梅之樹非有甘與酸之理可推也見雁者知其爲南北之信鳥而無緣獨實雁以信堵戶之時見蟾蜍爲蟾蜍方逃也三尺童子能知之曰是緣壁結網者何以知之以向者食而知其甘酸緣其南北而拂其網故攪其形而知其性也若非相則食柑而難桃之甘食瓜而難梅之酸指烏而告人曰是亦羽族何有南北之信以鼠蛸而難長踦不揣其本復不齊其末智不及歲事迹而比合之而非相者乃辟其兼稽之辭也

以易書也神農嘗百草一日徧七十二毒而方藥傳焉今不信方藥曰草木之性何由辨形知之不服參苓而餐烏頭迫其却之悔之晚矣蜂細腰者螟人蒨蜂則不矣青蠅營營然變黑白蒼蠅聲鼠人不可使伺非也是於其相知之蛇之類多矣古人問無善亦問無蛇而虾蛇吞鹿不吞人人赴之以形可識也若不信形而非相則將見肉而不敢食見衣而不敢衣見日而不信其晝見星而不信其夜也費其貝焉而曰黑白各半不使人寐黃脣黏齒有赤髮不使人驚黑鼻無皮不使人寐黃脣黏齒有赤髮不使人寐青赤帶通脊不消胎赤帷內殺赤緒不使人善忘青脣赤鼻不使人愚洋脊上有續句脣不使童子盜則亦佩之而已古人何與焉駝一也明駝千里焉則同也而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者天下焉也人則比而同之然則天有十日人無十等彼都人士或爲妖聖人於相貴審也古之相人書不可得矣今於人面分部限行年事古法也象身具十二禽肉正月膞在虎肉二月冤肉十二月牛肉熊膞眷首夏履秋左足冬右足是有何理哉古人積驗數十象熊而始知之故曰相法者應考古之賢達形於年歲事迹而比合之而非相者乃辟其兼稽之辭也

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則失之子羽子羽之醜喪亦貌惡人也著於經典此少不得難多暫不得難常也孔子門人三千稱子羽以貌寢聞然明之賢不先於子美又二人貌豈非定爲愚陋之狀也凡者德全無與於七竅形而能武宮而著書是在神明也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矣博宏景曰相者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制談錄云丁晉相謝焉都尉判盧鈺于驚言風儀秀整禮貌謙抑如百斛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蘇值哉浹旬果大拜後漢書逸壹傳云壹魁梧美須豪眉裘逢使善刑者相之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壹張干裘逢羊陟以買名又激皇甫規以爲高蓋猾吏之雄非正氣此相之可前知者也漢書言王莽時甄豐子尋被誅莽問其子文有天子字解胥觀之曰此一大子也一曰二六子六近戲言豐尋皆當戮死晉書言成帝時晉寧有人謂止車門言王和女可足下有七星黑毛長三寸當爲天子后謂其人重下晉寧都誅可此則怪也奇異之氣疑於貴富非有同人之貴自然端貴可爲賢明之徵也左傳言子都射潁人詩稱其美歌之曰不見子都漢書言雲陽董聖卿則眞美麗人也又富貴然卒自殺無後此又別也非是形骸端正而近惡於相審矣故經傳於似秀而質弗秀者正名之曰頑童則經傳於相審矣知此二者相人之術進於道矣魏書耿元傳云善卜占王公求其筮者元拒而不許曰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五代趙鳳詣相士既識唐明宗若復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輻湊其門自古術士妄言致人厥誅者多矣金史宗望傳大定十二年詔自今宗室宗女有爲鬻筮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修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徒三年重者從重若今之相士固無取焉術士之口非惟妖異是懼亦當遠絕訛言門無雜賓名家之見是無疑也

體存特牲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從漢書曹世叔
妻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授婦義
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離
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犯刑也自識
慮不明苛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
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
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兼通決而深文以罰婦人是無恥之論
也魏志鍾繇傳云子毓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若父已沒臣
子得爲理訴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北史李諧傳云五品以
上妻妾不得改嫁北夢瑣言云士人女郎無改適之禮然宋王
元讓仁宗時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

嫁允讓曰此非人情乃爲請使有歸粘罕志十八云於平中令
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以上即許爲婚期
限滿十年記宗婦非祖免以上親與夫聽離再嫁者委宗正司
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後夫者聽一等奏詔宗女毋得與
舊要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與男再娶者等元史
列女傳云鄆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婦
皆然人未嘗以爲非汝何獨恥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
志耳姑不能強此則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宜非
之不再嫁者敬禮之斯可矣

貞女說

列女傳云丹陽羅敷者廣德羅勒女爲同縣朱猛所聘昏禮未
成猛過病喪沒鄉比聞絕嘯傷圖經營葬復病亡謂敷曰仁靜威其義遂
誓不嫁有慕敷者多將人馬自往納幣靜乃逃匿詐埋其弟妹
靜僞爲詐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嘯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
亡者自誓不貳幸苦之人願君哀而捨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
死乃捨之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
耒何妄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
食以召鄉黨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
過必若羅靜者可云女士矣可云貞女矣舊見一詩云閨寓生
女半不畢長大期之作烈女塚死無端女亦亡鴆酒在尊猶在
梁女兒貧生奈過逍斷腸幽怨填胸臆族人歡笑女兒死請旌
忠義自貴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

妒在士君子爲惡德謂女人妒爲惡德者非通論也古見官文書者宋明帝以溯孰令袁愍妻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婦記又以公主多妒使人代江敦撰辭婚表見宋書后妃傳有云姆嫡爭媚相勸以嚴妮媚競前相諂以急聲影才閑少婢奔進裾秩向席老醜壞來左右整嶽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魏書宗室傳元孝友上表云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晉令諸侯王娶妾八人卿公侯六人第一二品四人三品三人五品六品二人七品八品一人至聖朝怒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皆娶后族故無妾媵晉以爲常準朝既是無妾天下殆將一妻設令志願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屯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父母嫁女則教以妒姑姊逢迎相勸以

急以制夫爲婦德以能忌爲女工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寵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此臣之所毒恨者也請制令王公一品娶八通妻備九女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一周年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妾妒加撻楚者免所居官妻無子而不娶妾科以不孝之罪離遣其妻北齊書元孝友傳亦有之舊唐書職官志司封云親王孺人二媵十一品媵十二品媵八國公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三唐書百官志云凡置媵上其數稱以告身散官三品以上皆置媵朝野僉載云唐貞觀中柱陽令阮嵩妻妒剩史崔邈云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齊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神明安在解見任此崔邈意與元孝友同妒者婦人常情妒而忌則殺人者死傷人抵罪何煩詔表令檢牽妒言之哉明會典刑部律例一

云親王妾媵十八一次選世子郡王四人二十五歲無子具二人有子卽止三十無子始具四人長子至將軍三十無子具二人三十五無子具三人中尉三十無子娶一妾三十五無子具二人庶人四十以上無子許娶一妾律例四云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娶妾進者笞四十此則婦女無可妒禮法之最善者也易林云二婦同夫志不相愚心懷不平志常愁恐意林申子云妒婁不難破家一妻據夫衆妻皆亂此不可柰何者也韓非子內儲說六微二云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意林典論云上洛都尉王玉以功封侯其妻泣於內恐富貴更娶妾三國志袁紹傳注魚豢典略亦同此其夫必素佻達者後漢書馮衍傳注衍與妻弟任武達書云先聖之禮士有妻妾年寖疏恨入

黃泉遭達旅妒家道崩壞醉飽過差輒爲柔耐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家貧無僮隸爲匹夫故舊見之莫不傷愴會無惆惜之愚惟一婢武達所親見頭無叙飾面無脂粉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謗謗藉藉不可聞巷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宜詳居指且自爲計每以上書告訴相恐此婦性蓋暴急衍誣之爲妒漢書貢禹傳言諸侯妻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蓄歌者數十時無限制衍以宦戶貧不具僮自不能具妾循衍書意蓋有愧行於其妻矣夫婦之道言致一也夫員妾而妻不妒則是恕也恕則家道壞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是夫婦之道也依經史正義言之妒非女人惡德妒而不忌斯上德矣

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劉昫等作志肯言婦人貴賤履舃及靴舄本開元禮序例下及唐六典內官尚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舃舄加金飾開元初或著丈夫靴又言武德來婦人著履規制重開元來線縟轉妙便事惟侍兒乃著履通典卷八十二云外命婦朝會至西階脫舄升又云盥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命婦應升者至階就席脫舄升又云司賓引降各納舄此本開元禮開元禮云皇后正旦冬至受外命婦朝賀西階下脫舄升其會儀設脫舄席於東西階下脫舄升訖侍儀引降復位去複下履也迨後婦人足弓於南唐漸成風俗此為實錄矣南唐裹足亦僅聞宮嬪道山新聞言之最詳至明人忽有異說謂古亦弓足其說有二一者言考堂山漢盤女人足前銳今審石刻男足亦前銳前銳乃側豐體

且盤作方履則見棱婦人至香始方履漢盤宜前銳也古鏡鏤舞女像足亦前銳舞用利屣屣前銳非足銳也一者無智之人妄說古書晉人詩云潘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慶辭不棄也乃遺帶之金蓮謂盤運詩云可憐誰家嫁緣流濯素足明月在雲中運運不可得白足濯溪而引窗虛雲裏月常新南史言齊東香盤裹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花也乃寵異疾明再剔無云鏤屣特特未著誰家戶以宋式並況之也然蘇軾詠之如以金蓮花盆濯足之意而僞增云使以帛纏足行蓮花上古樂府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筍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溫庭筠錦襪賦云梁耀織女之束足燕旋常娥之結璘行纏裹春雲束足結璘皆足飾而云裹足杜牧鈿尺琉璃則七寸五分之青履韓滉六寸圖扇已是五代而云唐時皆然杜甫詩云羅襪紅蕖豔乃青履紅緞而楊慎云古本履

人行有足下何所存紅蕖羅襪穿鏗鍧誤以紅蕖為金蓮足且證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底平指敘約縛迫殊牧束微如笋中大唐新語太真外傳回史補並云馬嵬收得楊妃錦襪一隻而明桑悱琅琊記造挑鞋尺牘言楊妃雅愛長蓮三寸試簪雜記言天寶時桃源女子吳寸跌以足小得名為調停之說者則曰某言古弓足某書古不弓足鷄鳴狗吠與人聲相聞乃其執孝堂山畫者則無一文可證又不觀男足自使疑惑美志諸幕恰傳注引恪別傳云母之於女愚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若時裹履其女之足者何假穿耳以為說哉弓足之事宋以後則實有可徵鶴林玉露云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凡之輦是日金人縶道既行萬里豈須扶態上為惻然徐視雖蔡鞗氏諱云手自植松柏身亦委塵泥何取裹兩足但知生色合歡襪是也侯鯖錄云京師婦人莊飾與鄰皆天下所不及晁莊談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又其時詠唐崔鶯鶯者再剔蕊花云纏履特特未著誰家戶以宋式並況之也然蘇軾詠宇木蘭花贈君猷家姬云兩足如霜挽翔衣又云蓮步輕飛夢彩鴛漢皐談云王逾家紫姑神謂其女履下有纏土雲不能載女子乃袜而登雲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襪剗金釵溜則北宋亦自有不裹足者藝林伐山云諺言杭州鄙者行都鼓女皆穿窄襖弓鞋即婦人言即頁人者南渡流人謂北方舊式道山新聞云宮姬以帛纏足令職小屬上作新月狀揮塵餘話云建炎時擢密計議官向宗厚纏足極彎長於鉤距王脩戲之謂鄙似

楊貴妃言朝鮮過彎上俗其時婦人牌也鬼董云都與末踊步
樊生遊湖上寺爾得女子履舄弓小服循王婆髮也夷堅志西
集云慶元時湖州南門外一婦人著皂弓鞋見侯君素游宦紀
聞云永嘉鄉一張姓僧有寵室擁少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
一雙裂其底視紙乃佛經也其時鞋前寫上板謂之弓宋史五
行志云理宗朝宮妃束足纔直名候上馬則束足令直始理宗
時直則不弓矣弓小當別言之花間集毛熙震浣溪沙云捧
心無語步香階羞移弓底纖羅艷是底前向上男曰牧夢梁錄
云小婦能弄戴貫客小妓女蒐鼓板燒香雙舞則但言其小宋
時漢以爲婦人通稱韓詩外傳云元豐以前猶少裹足宋末遂以
大足爲恥此南宋時事若前代蒼云安南國婦人足加鞋襪
遵於循路與吾人無異所謂吾人今服西人是宋時嶺外皆不

弓足觀耕錄云程鳳舉宋末被擄配一官家女以所穿鞋易歸
一履是其時宦家亦有不弓足者至金元之制風俗小變云汴
京開開宣和以後花鞋弓履鞋極金翠今房中閨傳復爾疫金
蓮方瑩面丸貂龍香皆自北傳南者足纔曲俗而元時南人
亦有不弓足者湛淵靜語云伊川先生被人居池陽其族婦人
不纏足查言其族女子不肯隨流俗纏足也野獲編則云明時
浙東丐戶男不許讀書女不許裹足是反以裹足爲貴今徽州
亭園小戶亦然積習所以難反今知其所由起則庶以前之謝
宜爲理查之周官屨人職有后及外內命婦之服爲屨舄辨純
自後漢文徵見以進得古婦人履飾則鳳頭高底底向上皆
舄五行志宋舄五行志搜神記開元占經皆云初作履婦人風
謂男子頭方圓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是履圓也玉篇

云新婚識馬蹄履相逢迎則悉起迎之所謂貼利屣也其男女常履皆首銳者曰鞾襲曰靴靴者皆堂山石刻流遷男女足皆前銳昔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率紅錦鞾靴則女靴履前銳北夢瑣言云王迪車蔽鞾靴鼻翹寸而不僂脚指三日後入拜翰林同見近錄云宋神宗問顧臨脖近侍以弓探靴翹鞾曰王安用武靴按隋書禮儀志云長鞾靴田獵從事則服之是男武靴亦弓而銳也其弓向上者謂之鼻漢輔名謂之印角其靴鉄前頭者稱名謂之鞾脣男女有之其脣以下備有行膂結束詩所謂邪幅在下舞名云幅所以自縛束今謂之行膂言以裹脚可以跋涉輕便襲末也在脚末然則行膂裹脚襲履皆跋古人所謂束足裹脚者即此後漢書董祀妻傳云蓬首跣行膂以頭巾履襪與男子同宋高宗於秦

檜狄日吾今脚裹巾可不帶七首則男子狄膝上及膝不用行膂衙前都賦云侍者履鳳華英至唐時則新唐書車服志云文宗時婦人平頭小花草履綵帛縷成和凝詞云裹頭裹子編綵帛編綵金絲鄧漢儁王莽傳所謂句履岐頭出履二寸者五代時猶有裹頭之名以及岐頭平頭可因以見晉後頭方晉前頭圓之制非盡便履利屣前銳也古婦人貴高者衣長不見足漢承古制婦人袍旁有曲裾江充傳注蘇林云今新婦袍上拄全幅裙旁名曰交輸裁元后傳綵繡諸子注師古云諸于大被衣即裡衣類此裳衣大襜唐謂之燕尾明曰插襜其燕服則窄廣肩吾詩云綵裙宜窄衣長劍巧拭纖庾信詩云小衫才裹臂纏弦恰抱琴古男子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在窄裹長裳連衣言故聶可與新唐書車服志亦言中宗後宮人胡帽海內效之衣丈夫衣而靴大唐新語云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彩

不著靴刊平頭小花履白居易詩云小頭鞋履窄裁宜本事詩云

大開平頭項偏壓無文曰斜領張祜詩云大華之頭百人看小服青冷祖家女兒工畫眉斜領○

若漢文帝⑩人王莽要美惡皆爲口實衣曳地則襴履惟見底故底高願從人故頭圓其弓足小而銳者求之於古亦有所出出於古之舞履史記蘭利履集解徐廣云利履舞履也足容重舞則見履舞履赤色花文前底頭利銳縠珠張衡西京賦云振朱履於盤樽文選舞賦注引卞蘭詩昌賦云振華足而却踏顧野王舞賦云頓珠履於翠筵酉陽雜俎云妙舞僊僊體輕屧衰遺履紀纂梁昭明太子舞詩云大行看履進藝文類聚作簡文帝舞詩云巾度履行疎小垂手云頓足蹲雙巾沈約詠脚下履云裙開臨舞席沈君攸侯詩云頓履鳴珠孤劉孝儀和舞云迴履裙香散又云頓履赴絃餘劉遵應令詩履度開裙蘭藝文類聚作劉緩殷芸小說舞云頓足有餘情庾信詠舞云頓足隨珠節江洪舞女云頓足復含姿李翺舞柘枝鼓云湘江舞罷忽成悲雙脫鸞

靴出釋帷蓋舞先見足故言履履靴利履木屧因而裹之資蘭裹足者舞人也南唐書言小周后劉巖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是南唐貴人不弓足弓足出舞利履明也大足利履則履前銳利有鼻而弓古弓靴履不弓足南唐弓足東指就履鼻利處而纏向上宋理宗時纏直後乃纏向下此其大略也然金史輿服志云皇后鳥青羅製白綾裹明金黃羅準上用王鼻仁如意頭真珠裝綴繫帶韈青羅表裏綾繫帶其舄如意頭玉鼻仁飾珠與皇帝舄同明史輿服志云皇后青韈舄飾以描金雲龍皁純每舄首加珠五顆皇妃皇嬪及內命婦青韈舄皇太子妃韈舄同命婦九品青韈舄宮人則弓樣鞋上刺小金花是貴人不以裹足入制而宮人弓鞋爲利履盡搬尖取鞋沈德符野獲編云向閩禁掖中被選之女人內皆解去足執別作弓樣後遇婦雪人

哭爲體儀說

聖人之禮淳至周密禮之不行由俗士妄議論也南史王秀之傳云遘令曰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此王弼老氏之徒皆李匡乂資暇集云喪筵使婢唱悲切鑒助主人哀誦之場齊當爲羊聲義取羔羊跪乳不惟助也其舞甚謹揚者羣也拊聲哀也士喪禮代哭不以官則使親疎更迭而哭周官掌喪氏懸壺以代哭者禮未大斂代哭懸壺明時刻更迭均也卑師云大喪外內命婦序哭喪大記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大斂而後代則不備官之家使僕妾宜也蓋大斂日久哭絶聲則不安不絶聲則孝子死矣雖老耶王秀之亦不得活王昭明年譜云父卒久哭暫止有弔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豈不以哭爲作偽按哭於禮爲哀之文哀者固哭其於禮當哭者即不哀亦當哭其哀之文而哭如羊爲告朔之儀即不告朔亦當饋告謝之僕而主人默而且必客退而哭客退反不哭是飾情示僞也君子喪微所當舉以告俗士好議論者不達之人又以哭無淚爲作偽按哭於禮爲哀之文哀者固哭其於禮當哭者即不哀亦當哭其人識度若過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必薩訶之矣余盡畫言英公調準陳兩編熟覩下種組蒔收刈打臼舂簸乾碓舉作餅餌然後爲餅少年裂邯鄲是何道理此處猶可若劉至尊前作如此事參差斫邯鄲或疑其言太過按太平廣記載隋唐嘉話云宇文士及侍太宗割肉以餅拭手太宗屢目之士及陽若不省徐卷餅咳而哭之者亦不當有涕也禮又曰孔子哭舊館人出曰吾哭之過一哀而出涕使于貢脫驂賻之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子貢言未嘗脫驂賻他人則聖人哭他人竝不出涕故禮不云泣涕止云弔哭今人以無涕遂不哭說文云哭哀聲也有其聲而已若子喪徹所當舉以告俗士不達者

書朝野僉載後

此書止三卷似從太平廣記所載復錄出者其記英公爲鄉人設餅兼及字文朝王羆事載周書客裂餅緣止是未餽正當命左右撤去不與食又割瓜皮太厚投地與輕薄人作達體態借兩唐書英公傳皆不載又唐闕史有一條云鄭滑爲河南尹一從孫來謁求一尉辭召與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食之鄭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瘵態謁俗騙侈自奉調子力田敝衣必知艱難奈何浮澆甚於矯飾乳臭兒因引手謁所棄者鄭孫錯愕失據器而奉之鄭盡食之遂揖出贈五縑遣之歸其事亦佳兩唐書亦不載獨醒雜志亦有一事云王荊公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謁公公約之飯惟唆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旁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

於萬歲樓乘步輦從複道觀見衛士食畢以餅棗水寶中上怒
高材殺既而熬之檢唐書讓皇帝傳云侍元宗按舞萬歲樓從
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棗其餘實中元宗怒詰高力士杖殺之從
容諫止又唐語林云高少逸戴察陝州有中使於石硤驛怒餅
餌黑穬驛夫見血少選封餅以進上日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
耶請中使配茶陵此以見元宗能遵祖訓終不失天下英公言
封御食餅裂綠棗之太宗必祈其頓英公必非妄語蓋厌鄉人
也愛其事有益於人故爲證成其義雍正四年
上諭云朕以勤儉先天下宮室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
令人拾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蓋飯
粒加九月
上諭云朕生平愛惜五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三月初七日
粘滯麄糠存者五年
聖人之性情如此待文王而興者中人以下皆可勉也魯齋般
仲堪傳云爲荆州刺史鎮江陵食常五椀盛無餘飯粘落席
間輒拾以啖之宋人國老談苑云查道以儉爲能圖待制每
食必量能盡一器乃食不勝則不復下箸雖蔬茹亦然書謂所
謂福當如是惜之春渚紀聞云元厚之自少至老每食度不
能盡即先分減別器未嘗獲一食明窗小牘云青浦寮禹銘習
幕爲御史每伏拾几下委穀人皆笑之享遐年孫朝杰舉於鄉
趙閻章子彥恪家風述略續編云丙寅遊浙東舍王翁熟視予
曰子爲施先生嗣歟昔尊公止此飯後餘粒墮地公貴人猶俯
拾而啖焉今君亦然且神相類記宋人說部記范丞相子在道
旅拾錄米糗問答與此同今范氏輯文正父子事未收此條此
皆好事可記者嘉慶戊辰二月書於百泉

圻田名畝者三百畝漢書食貨志武帝部也名畦者五十畝文選注引孟子劉熙注云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名畹者三十畝畦田五十畝唐書南部傳雙五十畝元以四畝爲雙傳書則以二畝爲雙其稱名不相襲也

本朝旗田初以六畝爲一晌四十二畝爲一所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奉

旨嗣後統以畝計不用晌數名五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

通藏孫貴人備會于倉要方論云六銖爲一分四分分爲一兩吳人以古二兩爲一兩晉人以三兩爲一兩今定四分爲一兩其百分者軌而四分之中綴細方藥彙言一分半兩一兩即此數六銖爲六百黍其數易知於古方可用張道人也又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知椰子大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其古寸者亦周漢尺法刀圭者重三十黍方寸匕者重三百黍也刀圭即刀匕匕者刀頭中注處可抄物古所謂匕首者也又云錢匕半錢匕錢五匕此則分三等古錢五銖五百黍半錢匕二百五十黍錢五匕七百五十黍也又云四刀匕爲撮十撮爲勺兩勺爲合則撮百二十黍勺千二百黍合二千四百黍又云藥升方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其容升刀二萬四千黍今封黍以比古量可得量制之準抱朴子金丹篇云金液用古秤黃金一斤又云古秤金一斤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此皇隋唐以後道士混改又例誤其數至朱人著論率多踵襲江瑤柱發揮志云古藥方一兩今之三兩晉三因方而爲一兩實是古藥方三兩今之一兩又劉歆也陳言三因方云今以開元錢十箇爲一兩今三兩得漢唐十兩按杜佑通典云六朝隋唐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稱以三兩當今一兩尺以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今謂御府調度時也蓋唐時貨志云以北方短黍中者八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周尺即今尺也今太醫院藥劑所用戥子即其遺制也

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三斗爲大斗十大斗爲斛百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十六兩爲斤謂鐘律測晷影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然

則宋元兩豈能當唐十兩又豈能以開元錢三箇爲唐一兩耒
校正傷寒論及金李杲又言六銖爲一分今之二錢半此則攷
證千金方有宋金時兩重七十銖豈可以六銖爲二錢半蓋互
求下算易於倒誤讀古方者當審之

木棉考

木棉有木本有草本其爲布初見者史記貨殖列傳謂布千石
注引漢書音義云白疊也三國志東夷傳云倭人男子露紒以
木棉招頭其自南來者梁書林邑傳云出吉貝者樹名也
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
色繡爲斑布南史千陀利傳云出斑布吉貝婆利傳云其國人
披吉貝如帔北史眞臘傳云王著朝霞吉貝其常服白疊唐書
環王傳云本林邑也王衣白氎吉貝斜絡臂纏服朝霞吉貝短
裳其俗以吉貝橫一幅繞於胯吉貝草也緝其花爲布粗曰貝
精曰氎唐元慶四分律音義云迦波羅可以爲布扇資以南大
者成樹此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花如柳絮可紡以爲布
此南方異域本也其種由閩廣來者號曰番花民要術非中國

物者云吳錄地里志曰交趾定安縣有木棉樹高丈餘實如酒
杯口有綵如蠶之綿也可作布曰白緤一曰毛布宋彭乘墨客
揮犀云閩嶺以南多木棉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史炤通
鑑釋文云木棉二三月畦下種秋生黃花其實熟時皮四裂中
綻出如綿以竹弧彈去核取綿以小竹弓彈之卷爲筒就車紡
之自然抽緒織以爲布自閩廣來者尤爲廣緻趙汝适諸番志
云吉貝樹類小桑葛類芙蓉葉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
南人取其花絮以鐵輪碾去其子即以手撚紡爲布厚者
爲兜羅棉次曰番布次曰木棉又次曰吉布方幻泊宅編云閩
廣種木棉樹高如柞結實如大櫟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
茸然以鐵杖趕淨小竹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織爲布名曰吉貝
蠻人織巾上作細字小花卉即古所謂氎布裁圖雜記云木棉

花生南越樹高四五丈花紅似山茶子如楮實綿出于中蘇州人稱爲攀枝花松江府志引閩書木棉諸云木棉有山花田花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其種棉者勿種麥也諺曰歇田當一熟苦人稱地脈可種大麥及稞麥仍以糞力壅之決不可種小麥凡高田可稻可棉者種棉二年種稻一年多不得過三年過則生蟲地瘠力種棉糞不得太肥地除草宜淨宜腐草壅根宜加生泥去熱令盡少也其草本木本不同者各就所見言之慶慶府志云以吉貝苗接烏桕根結花爲棉則以草本附之木本今中土多草本唐王敬詩紙錢飛出木棉花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啼俱嶺南唐時事皮日休詩中以劫貝布則江南唐時事時事時其布尚少宋史崔與之傳云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至期年棄稚遶老民人苦之亦是南布元史世

祖本紀云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此皆南來草木二本木棉也其西來者亦草木二本南史阿羅單傳云宋元嘉時貢天竺國白疊吉貝業波國吉貝中天竺傳云梁天監初貢吉貝高昌傳云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海物惟錯西州交河郡平高昌置土貢疑布元農桑輯要云木棉燃織毛絲或棉裝衣服特爲輕煖其識木棉云木棉亦西域所產近歲種於陝右與本土無異此皆西來之木棉也古作貢市時以爲奇貨所記或非實後漢書哀牢夷傳注引廣志云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花白毳取毳績緝織爲布常璩華陽國志云永昌郡古哀牢有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績以爲布幅廣五尺以通潔白不受汙俗名曰桐花

布又有鵝毳布壁李石續博物志云驃國牧養羅木子破其殼中如柳絮織幅服之謂之娑羅氈段疑是逸波羅之名人所不解以近見高麥羅又疑是桐耳此種又通於東方通典邊防言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蘆績其皮爲布又爲紙唐書渤海傳言沃州之綿盛京通志云今物產遼陽州海城縣蓋平縣木棉行其因方輿勝覽松江通州東南俱皆植蕷蕷姚寬傳云門生送南布一端稱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知所謂南布是木棉布也梁書真臘云身衣布衣木縣皁幌是布衣爲麻衣惟以皁木縣作幌也宋時中國稱自爲之蔡沈書集傳解揚州厥篚織貝云今南蠻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蔡時尚難得故舉以爲況貢文獻通考云木綿止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爲木棉是棉字未入所增亦由時市有木綿商賈通稱元時則其

種漸廣珮珮代酲編云棉花番使黃始所得傳其法廣東閩之始疑是姑字轉併錄云松江烏泥涇木棉元時屬州黃道婆來教以造做捍彈紡織之法松江閔之江南通志墟閒云松江黃道婆到舊在上海烏泥涇明天啟間張所望移於張家濱張氏之記云元元貞時人初流落崖州後歸烏泥涇以閩廣種植捍彈紡織綠綠挈花之法教人人因詞之元史英宗紀云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縕素木綿重加補綴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豈其時木棉布行不復貴耶明史食貨志云太祖立國即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入稅木棉歲四兩棉苧一匹折

輜者車深與無輪有後輬者也漢書嚴助傳與輜而隃嶺爲輸子初見注臣瓚云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下云人迹所絕車道不通蓋過山兜籠今過嶺者多用此西南東南古必有輜猶卓倚南方太古卽有之漸及中土史記河渠書云禹山行卽橋集解徐廣云橋近過反直轅車也當卽是輜其或作橋漢諸說不同者由北方儒生拘墟之見馬行九州山川險阻八年之久必不能與徒同步行卽必有所乘知橋必輜也周禮鄉師注齊書輿服志並引司馬法云夏后氏商輦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周禮注又引司馬法夏二十人殷十八人周十五人釋名云胡奴車東胡以駱役之者引之蓋余車胡奴者卽以駱與也梁書諸夷傳云在益州乘平肩輿迎行賊帥朱史記李廣利傳云征湯而發病詔以石以駱與也漢書嚴助傳云今發兵行數千里負衣糧入越地與

輜而隃嶺卽輜車也又以駱與也自注者卽方言文也其見於史記李廣傳云廣出入匈奴中亡所得後漢書井丹傳云雖取通輦丹曰吾聞候駕人車豈此耶注引帝王世紀云桀以人駕車蓋卽夏輦余車史記孔子世家云哀公三年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鑑卽周輦輜車續漢祭祀志注引干寶周禮注云對輦曰輦以載人異乙漢官儀云皇后謁好乘輦餘皆以苞四人舁以行又晉儀皇帝輦出房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輦道綿屬注師古云輦道可以乘輦而行者皆以不宜車輸之故史記留侯世家云上嘗病置載輜車臥而護之續漢祭祀志封禪云御輦升山注引封禪儀云國家御苞輦人載水經注引四王起事云惠帝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有五代史晉家人傳云出帝與李太后肩輿王都外是上所乘之輜車亦名肩輿也北史

馬僧傳云僧忠見人白髮揩與者冬裘頭夏加纏葉帽蓋漢以後以紫騮至尊梁蕭督在藩晉出帝降記事者爲避諱紹因謂之與宮是妃嬪皆名茜則太子請王丞相亦曰茜漢書丙吉傳云取吏醉歐丞相車上吉曰此不過逐兩京記事者爲避諱紹因謂之與宮是妃嬪皆名茜則太子請王丞相亦曰茜漢書丙吉傳云取吏醉歐丞相車上吉曰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車茵即軺車吏乃從騎注謂茵尊即說文之茵車車席司馬相如說茵從革作輜漢官舊儀所謂四人舁以行者漢制本如此或僅指爲車中褥以今況古非也王莽傳云太子臨朝見攀茵與行注晉灼曰今之板輿而舖茵褥古非之謂坐茵褥上四人舁四角而行師古之說奇醜晉灼晉河南人其說乃河南舊俗耳也後漢書袁紹傳云徙居洛陽輜軿柴轂填擁街陌觀志乘傳云縣有賸疾拜起不便時舉歛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還以爲故事舊唐書馮元齡

傳云駕幸玉津宮元齡病迫赴宮所乘擔舁人殿將至御座乃下唐書崔祐甫傳云被病詔肩輿至中書歷志云開成末定制大臣請司長官制史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擔惟不得驛請官不給費而優老則仍古制五代史則晉王林甫以步履傷胥請告周書王林甫傳云遇李穀第交談之頃疾作而仆於坐遽以肩輿歸第宋史夏侯嶠傳云景德元年換對崇政殿忽中風眩詔肩輿還第宋史與服志云神宗優待宗室老病不能騎者聽肩輿出入皆以老病不便車馬謝表謂長安和門謝表謂長安和門謝表謂長安和門唐書李林甫傳云幸溫湯林甫疾詔以馬輦從則又今之駕輦而行也其示寵異者

唐書韋皐傳云蜀人多爲河西隴右節度使皐子弟亦多尚公主貴盛無比每入覲輒賜錢百萬皐子弟入覲輒賜錢百萬皐子弟入覲輒賜錢百萬皐子弟

張集傳云策與輦同與其母東歸是又北加婦人避路之副車也隋書禮儀志云齊武帝造大小輦無輪載下橫轅就於其副車即所謂擔也又云平局輿縱橫施八天子至於下賤通乘又云太平興國七年詔民間無得乘四人八人擔子其兜子舁者無得過二人擔子兜子者以幃蓋底板分之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宣和中蘇過寓景德寺見一快行家阿一小轎至傳自宣都二人肩之其疾如飛惟不設頂上以小涼繖蔽之則他轎自有頂與服志云局與王公以下貴戚二等凸蓋無梁今轎頂俱凸蓋也其制如此古賢以人擔輦爲非禮唐王求禮言輦以人負是以人代畜也朱子名臣言行錄云司馬溫公薨同范景仁送

葛頂不喜局與山中亦乘馬路險則策杖以行亦見北宋時多喜局與也宋史輿服志云紹聖二年侍御史翟思言京城士人與豪右大姓出入率以幃白盝四人舁之甚者飾以櫬蓋徹去簾蔽其左右旁午於通衢政和七年臣僚言京城內緩轎非命官至富民婦優下賤遂以爲常近日有赴內禁乘至皇城門者奉祀乘至宮廟者於是部非品官不得乘緩轎丁特起靖康紀開云靖康元年十二月初五日籍馬與金人自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搜括無遺矣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送戚里擄貴女於金搜求局與貨轎之家悉取無遺是北宋都城已有轎之明而張端義貴耳集云渡江以前無今之轎却增編云汴京皆乘馬建炎初駐蹕揚州特詔百官悉用局與出入東南紀聞云思陵在揚州傳旨百官許乘

與朝野雜記云故事百官乘馬建炎初以避揚砲滑詔特許乘轎滑檗露云寓京乘轎自揚州始其後不復乘馬如此則即至北宋其文如此其事皆不可遍明史車服志云宋中興以征伐道路險阻詔百官乘轎名曰竹轎子亦曰竹輿是依南宋人諫聞之說救園雜記云成化間制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兩京諸司儀門各有上馬臺則洪武永樂時乘馬者多也其言亦似是而非上馬臺自是古之扁石爲車設且禁地下馬即非惟騎馬者下宋趙升朝野類要云杭州百司報上馬時必不騎馬又云宮人出入兵士呵喝車馬時必無車車馬乃習言洪武時上馬臺意亦同也大要北車車馬而古已有轎南車舟轎而古亦有馬其屈從則當馬騎或乘轎專以江南區從言之實則北地屈從其在御道外者古亦有車轎宋史五行志云政和三年十一月

冰滑人馬不能行詔百官乘轎入朝丁晉公談錄云真宗東封兩浙過泥雨暘支難與轎錢勤要五七萬貫此地屈從之轎也元史桑哥傳云言於世祖曰去歲幸上都臣日觀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輿以行人必騰謀世祖曰今汝乘之可也此地屈從之轎也元史兵志站赤云江浙轎站轎百四十八乘江西轎站轎二十五乘湖廣轎站坐轎百七十五乘陝轎三十乘則又南地在官之轎至明時義之正德四年會典車駕司職掌事例俱不言給轎也

煙花說

以湯火煙花古有之其名未著周密齊東野語謂之堂花云東西馬雖有之奔州史料國朝叢記云燕中中貴人以湯及大火泛寒中迫牡丹使開於元旦奉上及慈聖爲宴樂而不加以名王文簡則謂之唐花引召信臣課冬生蒸韭葉葱以爲漢時有此法其唐字實乍見或曰唐空也按唐空佛語單字還音亦作叁謂此爲畫花定非也問之花匠實曰煙開之花木匠烤木曰煙料竹匠烘竹曰煙竹皮匠熏皮曰煙皆若單虞韻煙在二十二尊也宋周君以爲堂近王公以爲唐匠人以爲煙而書作煙實則止是煙也

鴉片煙事述

明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入冊有譯出暹羅國來文云邪偏傳辦金葉表文差撥坤大通事叔頭目到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朝頭皇帝乞討紅紗二十匹緑紗二十匹紅羅二十匹青羅二十匹那伲進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百斤進皇后蘇木一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一百斤鴉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文今還羅貢龍涎香象牙閃金香藤胡椒廣黃蘇木豆蔻速香烏木大風子金銀香無鴉片明人國朝典故屋棲勝覽瀛涯勝覽俱不言還羅鴉片然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還羅瓜哇榜葛剌三國俱有烏香即鴉片繙文與會同館冊合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蓋藥物也入中國曰烏香或曰烏煙就其本名還音曰鴉片亦曰阿

片亦曰亞衆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離至明時始錯見於諸家文字古人則止詞之藥煙唐譯毗耶那雜事律云在王城婁病厥藥煙瘳損苾芻白佛有病者聽吸煙佛言以兩椀相合底上挈孔中著火置藥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杖竿上後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則西域古有之明徐伯齡蟫精雋云成化癸卯令中貴收買強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合浦離是成化時市廛已有貨賣者萬曆時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是已行於民間近朱仕玠海東牘語云鴉片出外洋咬嗶巴呂宋瓜哇煙筒以竹爲管開八九分中實模糕頭髮側開孔以黃泥彼成湖蘆空其中以火燉之則令鴉片格與唐徼異檢以精木斗以陶土導槍以長籤取煙以煙籤剔斗以平蒐只彎籤

皆鐵也有煙燈有煙台不著火匙藥裹內安其為藥則本草綱目云阿芙蓉是罌粟花津液其結苞時午後以針刺外青皮勿損其裏皮刺十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入蓡蛤陰乾今市者猶有苞片在內王(醫林纂要)亦是天方紅罌粟花汁又傳一方凡罌粟未開時皆有承蓼青蚌花開即落收之亦可用。方以補物理小識云罌粟津液收入蓡器用紙封口暴二七日用之其方流傳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為房中藥性煖而滑未為大害古方貢藥材之鴉片也今廣福鴉片則別有所謂鴉片土自西洋紅毛荷蘭人製者澳門紀略澳蕃篇西洋語鴉片為亞桑而不詳其物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云鴉片煙用麻蓡同鴉片土切絲於銅鍋內熬成膏用竹簡貯以擀絲貯之吸此則煖氣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士人嗅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藏腑潰出

萬歷四十一年東壁寶維鴉片引李挺璧雲入門言壁粟汁瓶內曝二七日成膏性愈不可多用又引鄭敬先壁林撮要言罌粟花成乳溫水下以熬湯以塞水解之。

鴉片土出咬嗶巴云余文儀臺灣府志云咬嗶巴本輕捷善關紅毛製鴉片煙誘使食之遂成癮受制其國竟為所據所謂鴉片土者死人骨骸紅毛即咬嗶巴取之而禁紅毛環視懸其人竿上以啖打之人海海東廬語亦云瓜哇男女告喫鴉片而荷蘭法則食之者死其物之見於舊籍者如此向謂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俱云荷蘭在東南海中拔荷蘭實在西北遠海與俄羅斯近其云東南海者以鴉片土謀占咬嗶巴之寄巢也是鴉片貽害之切證嘉慶十四年八月閩浙總督蔡牽事言前之幷兵皆謂牽船碎落水該逆素食鴉片身體羸弱不能扶板浮起溺深洋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獲事言調至連州軍營戰兵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經兩次部議立禁已有專例中土自愛之士造

止鴉片方或多費亦不能得效今考鴉片藥材本證肺加以腐肺土人汁力猛證肺愈甚久之則火氣送藥著肺不去故食鴉片者有別說文云別癈也灼肺成癈仍以鴉片攻之如以火慢皮能柔之稍通暢不食則肺癈挈摘肺主皮毛皮毛漸漸熟溶然若中寒者疲極矣肺發十二脈久之手足指甲十二脈起註處皆病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頸縮肩聳又食之則肺液盡此謂之悔也當以得其精為麁一方研白芨末煉梨汁為糕常食之乃神效何由使咬嗶巴人知之必辨藥性在形色氣味鴉片由煎熬成形無可辨色黑當入腎味酸當入肝澀主收斂能達下熟為煙則下行極而上作味為氣由陰達陽可類見也人之呼由心肺吸由肝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澀收斂人之所欲養偕煙氣揚之於上故初吸

精神煖發逾其常度展轉探支久且不斂故至常吸之期精神困頓所謂別也肝主謀慮腎主作強吸雖久其人必畏葸腸胃損澌之亦不怒由其精華竭也肝腎既竭脾亦陷房事不男終至後泄其命必傾理初治此慮主治肺使肺氣下降肝腎受癆別未深者其效必速第受病有淺深稟有寒熱不同故別深必主補下而視寒熱所宜為輔佐究之升提既久下必虛寒藥宜於煖且別久脾胃必弱宜先治中樞使納食氣旺漸減其煙以至禁斷仍可延年生子至修合有罌粟汁由海舶來者分大土小土相傳大土為向日葵汁近內地亦學之葵向日而寒理初言陰極求陽此物性也葵寒而滑人受病與罌粟之濕者同理初言此寒藥熟用無傷不入故鴉片別成先前升而卒後泄也有服生鴉片過一錢面死者尸

身無可驗惟歎如綿寫異然實非死也收欲斗甚精神氣血皆閉塞氣復則蘇不復而氣絕則軟而不僵也先君子官興時檢一尸骨言服鴉片死其骸骨中凝黏如膠搥之有聲蓋久刷提澤可補洗冤錄所未及也初服生煙者以雞粪汁澆之立愈以其味甘質滑中亦與酸澀收澀正相反附其說於此李雒鎬記

鴉片爲害使民貧何可勝數其使民弱則所關甚大今得一方白茅根五錢鴉片灰三錢甘草三分羯末糖八兩煎濾汁至八分加川貝末五錢煎成膏入甲瓶別用羯末糖八兩濾汁調成膏入乙瓶爲一單每刷至神服甲瓶膏約三四錢再將乙瓶膏加數對入甲瓶藥漸淡刷漸輕一單畢刷去矣如未盡去加一單必效此神方也程尙類記

長月直日解

三長月十直日者唐用釋道之制其先羅見古壽者論衡四諱篇云古人不舉正月五月子意林風俗通云俗言五月到官至死不還南史張協傳云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月令季秋之月云百工休攻神記云九月初七工作皆休息來沛請務正月十六日今俗染坊六月六日織坊七月七日其以九月則古法正五九月皆有可紀其著之律令謂之三長月則始於唐三長月者不空胥案經云諸佛神通之月能攻齋戒錄吳曾撰佩韋齋輯聞四鎮撫唐書高祖紀音訓並引智度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故此三月者省刑修善案漢書匈奴常以正月五月入月會於天神佛起西域後其教至北部乃始爲貴鏡移照之說遂至中土耳

鳳璞云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節鎮於此三月禁屠宰不上官能改齋漫錄案文獻通考亦云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照南贍部洲晉宋間崇佛以此爲三陽月其言陽月檢子平書又謂之無羊之月言係斷屠月猶祭祀記言宋於此三月無屠宰之禁然老學庵筆記云朱法此三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唐道制能改齋漫錄云州郡供給此三月不支羊肉錢事南部新書云宋因唐甲子詔於此三月官中請俸亦不支羊肉錢益相沿如此若晉與劉宋之世未嘗官頒行也顧炎武日知錄又言雙月爲

屢變時爲忌案變月爲陽何反忌陽書北史吉李繪六歲求入小學家人以偶年偕忌不忌詩今依左傳十月爲民選謂忌變月如此何又不忌三月七月十一月知其說不然矣唐書百官志虞部云京兆府三百里內正月五月九月禁弋獵刑法志云凡斷屠日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見於唐書者至影唐律斷獄下長孫無忌等疏議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此月日決囚者杖六十明重修會典第一百三十七卷武德二年同而唐人之制獨嚴者宋敏求唐大詔令百十三卷武德二年正月詔㊀釋典微妙道教沖虛自今正月五月九月及十直日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是唐制爲開國加訓致世守之唐會要會

昌四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正月五月九月斷屠出於釋氏其說更明今案提謂經佛告提謂歲終三覆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衆用三長月四部案行善惡正月少陽用事五月太陽用事九月少陰用事以生長藏爲義佛家止三時二三四五爲一時六七八九爲一時十十一十二正爲一時三長爲三來月故計校也㊀言四時變代乃謂之過智度論亦

不許威禮故不上官後世不斷屠亦不上官雖猶節制至十直日前唐猶行之其次日牛堂食青精雜記謂是去唐土半之於道家拜正論云道門齋法六齋十直甲子庚申本命等齋明真儀云正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夜中安一長燈於一盞上然九燈火上照九元雲笈七籤齋戒云明真科言十直日一日北斗下八日北斗司殺君下十四日太一使者下十五日天官及三官俱下十八日天一下二十三日太一入神下二十四日北辰下二十八日下太一下二十九日中太一下三十日上太一下周行天下伺人善惡唐六典云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所猶有七名其三日明真猶此明真注也今佛家引此十日爲準提齋日則殺走之誤淨度經云所司神明聽察一月六齋有六猶曰一歲三覆爲正月七月十月㊀丈清規引隋開皇三年詔天下正五九月并六齋日各寺建斷道場不得殺生命唐大詔令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敕言正七十月及三元日起十三止十五亦見唐府元龜崇道教中則用道齋朔令求唐高祖之意用道家三長月則正月同釋釋又無十直之目故三長十直釋道各專九十日載得佛刑斷殺百八十日意主慮及民物非於二氏有偏重諸所在公私斷屠殺上官祭告享會羶羊之刀

五九爲五行家言不悟菜弋獵斷屠殺不行刑何涉於寅午戌火局是惟閭俗忌而於古今法制未留意也

佛經在中國實有驗者晉書載記徐義爲慕容永所獲埋其足於土中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土開械脫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於楊佺期南史王元謨傳元謨始將見殺夢人告之曰誦觀世音千徧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旦得千徧明日將刑猶誦不輟忽傳唱停刑太平廣記且載其文云觀世音南無佛南無心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靜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能敗猪漫錄熙寧間徐師回之戚官判朔於獄屋光處見其文有張氏子病曰念此得痊魏書盧景裕傳繫囚皆脫是時又言人犯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默誦百徧元曰勿憂也三日之後赦令至果免千徧臨刑刀折主者以聞敕之此經遂行於世魏曰高王觀世音此人法苑珠林作孫敬德事誠正史非佞佛者僞造唐書僧爽傳云嘗愚其妻王氏令誦觀世音夢授以僞曰淨土周沙界云何獨證西但能迴一念觸處是菩提又云可普勸持誦臨終但能迴一念觸處是菩提所願壽同彌勒生彼國中見其愈其則爲鑽板以廣其傳癸辛雜識言行御史臺周雅病流哈喇和林持齋王觀世音經夢僧口授觀世音菩薩應現解足其曰答侄他唵哈囉伐多哈哩伐多羅哈伐多羅哈伐多婆呵持誦遵朝今其咒在經後閱見近錄朱道講妻王氏素持心咒病中夢人授天羅神地羅神人羅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十九字今其文附心咒後蓋鬼神欲行其說必擇有罪而倘可原及被病不應死之人以章之又南史顧歡傳云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歡命取孝經置病人枕邊禁敕之自差曰善順惡正勝邪隋書徐陵傳陵疾其子汾焚香泣禱孝經日夜不息三日陵都然而愈其事並不由佛經南史劉懿傳其母羅疾將半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徧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若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稽神傳母病爲請沙門所誦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周書孝義傳張元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誦經禮拜以新福佑後請藥師經元行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元行道旁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善施法界天人師乎願祖目復明元代關如此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鉼治其祖目誦元曰勿憂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驚喜而覺徧告家人旣遵崇敬之自差曰善順惡正勝邪隋書徐陵傳陵疾其子汾焚香泣禱孝經日夜不息三日陵都然而愈其事並不由佛經南史劉懿傳其母羅疾將半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徧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若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稽神傳母病爲請沙門所誦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周書孝義傳張元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誦經禮拜以新福佑後請藥師經元行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元行道旁言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善施法界天人師乎願祖目復明元代關如此七日其夜夢一老公以金鉼治其祖目誦元曰勿憂也三日之後汝祖目必差驚喜而覺徧告家

外國人信佛鬼神惟敎法師傳曰筏伯直柄虞遂伯嚴相胡公太姬在齊盡神歆其類佛徒日衆其神亦宜有至者理勢如此弗可口吾學也佛咒在中國或驗或不驗中國自有鬼神或好佛者助之或惡佛者阻遏之辰州符咒至神易地稍衰豈非人鬼不相謀之證此則持咒之說不爲誣也又言誦經有益於死者佛以金人感夢達於漢帝知其神力足以自傳人死轉經自言有益故於此求之耳古人言孝子求有益於死者惟佛書自言有益故於此求之耳古人言佛不能枉法不知是鬼神鑒其哀誠又言忍以死者爲有罪則又未親追福之文此追薦之義合也至愚民誦經欲自掩罪據北史蕭巋傳祭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數元成素誦法華而審與江陵通書亦釋不誦曾後見之嘗曰是得法華經力也周書傳同

奮隱忍深慮以勸誦法華人也門亦當有道高徒衆者其在陰司類人世貴鎖爲鬼神所重枉道誦託千百之中蓋一二焉佛之正法必不如此僧徒得其一事妄謂皆然非佛之失此又一說也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福則真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信古之來士射中者爲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奚仕於治民平訟蓋無與焉而不廢顯達佛於鬼神爲近端誠誦經考自當留勝因矣人神一也神者聰明正直而壹人者五行之秀萬物之靈人不皆靈秀則神亦不必壹以人世推之凡此七事理在不疑闕佛者不推究事情徒作傚狠之語有損無益記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民誦經不必得福猶讀書不必高貴民求福不必於聖猶食粟不必是伯夷所樹誦經之說如此而已降神怪誕焚頂穿腦巫覡皆然邪教釀亂或託於佛或託於道或亦出於儒是在法衆衆勉事不惑也

調佛經論下

鳩摩羅什曰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佛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三國時魏東阿王植夜聞魚山梵唄清雅哀婉動人佛氏慈善以慈悲化俗故嘗餘以聞衍之詞昔蒙古攻金至潼關謂其臣撒馬哈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今獨餘一兔耳又其臣言得漢人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皆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善言之始用收錫租稅法番子及蒙古部落遠庸其人奉佛猶中國用儒耳其人不知種植以殺奪爲業勢使之然其不以殺人爲不仁亦勢使然獨歸依咨稟於佛不匿其情此豈堯舜周孔之道所及化哉文翁子云佛西方之聖人也諒矣晴書李士謙傳云客問三教優劣荅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輶耕錄云宇羅魯解言

釋加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中土以三教並論誠非達人之言後周武帝考論三教先道於佛則又不然道者九流之一家佛自西北之法數十國安危係之迎國師求舍利至以兵爭中土兵亂時或蒙其利或被其害承平無事搢筆著書號曰三教此僧徒之所樂聞者也僧非佛教也僧之教亦非佛教也佛教人在推論報應袁宏後漢紀明帝紀云天竺國佛謨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以修善慈心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爲沙門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練而不已以至無生魏書釋老志云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漸積勝因陶冶粗鄙經無數形澡練精神乃至無生隋書李士謙傳云佛經言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眞謊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論也至若經爲黃帛荘

宇爲黑羯襄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蠃彭生爲豕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鼠董宣武爲龍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鼠畜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皆非因佛說始傳可爲前證今制癘亦言修練精神其轉世乃所自主眞佛教也然則輪迴報應之說佛所深戒推已及人演說陳戒世人反謂佛造此欺人抑何聽之不聰哉古言三世爲將道家所忌陳平自言多陰謀其世卽厲不能復起李廣忼慨自陳殺降禍大不得侯自刎死其後族滅殺戮之慘加以機心老子化胡佛繼起而致戒焉後漢書西域傳云天竺修浮屠教不殺伐遂以成俗其效甚明又言精靈起滅因報相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梵言羅漢此言少年佛之化之後漢書注引本行經云釋迦菩薩在兜率陀天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迴邪入正其言不必信佛實欲世人止殺後世慧點求食者始創參禪談心之學非佛法也好生乃天道殺卽篤於中誠不能止而堯舜周孔化所不至有佛以爲之導又幸而爲人所服宜何如寶貴之元時薩斯迦之帕克巴與紅教明時甲勒瓦宗喀巴羅卜藏札克巴與黃教西與北外番奉之中國則元世祖嘗天師領江南道教以過巫鬼之習均於儒術渺無涉亦何必重儒稱三教也推佛義爲覺亦曰世尊言時宗也牟子理惑論云佛者謚也（見宏明集魏）晉譯老志云浮屠佛陀轉爲二音則佛言能仁靜覺西域改呼僧爲佛世人望之過深且曰活佛宜不死此與兩行何聖之談何異羅漢妄引學記求之也佛解佛名或又以香草初生鮮潔薩六根清淨一塵不染解和尚案後漢書佛作浮屠菩薩則一切經音義具言爲善提薩埵古人又書作扶薩和尚則音義云

梵言鄔婁索迦于闐言和尙華言知有罪無罪又如伊蒲塞爲近住沙門爲息心單字還音非中國語就和尙名知回回初學佛教佛創髮貫回回番子本俗今喇嘛衣似蒙古冠似古突厥突厥者此言兜鍪卽回回帽或中畫紅黃細紙毛又作氈笠似安南人佛本無髻言髻者乃內髻以此異俗爲教行中土之光朝野僉載云僧鼎言如來螺髮菩薩寶首如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得杖一百不知佛制髮則未剃時髮也中土僧則魏晉時處士冠服何者魏書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是佛本俗隋書經籍志云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不言有他異知其冠服是魏晉制也天地間游氣必有所歸靈威仰五府祀廢泰山主生火神王南眞武稱帝佛據金行含樞紐亦散爲淫祀小鬼神三帛三正三恪制廢而方外不改易服色道教存漢制佛教存魏晉制鄭康成註經詳訂五府三帛若逆知後世之事蓋儒有深心者矣佛生天竺水經河水注云新頭河逕中天竺兩岸有國曰毗荼佛法興盛今溫都斯坦厄納特珂克爲古中天竺人皆惡佛習天主教藏爲東天竺自藏東北佛教亦不同藏北回回則唐書回鶻傳云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醯醬可汗常與共國今回回之稱呼特佛之釋迦文乃後秦譯宗所謂九州之表五經之外正自有人者中土釋教僧尼各兼四夷民之三其點者乃欲排詆道士獨據其利君子非之據南史顧歡傳夷夏論老子之天竺人淨妙夫人化夷而爽語又以道教書居佛前卽欲伸道此大智度論迦頻闍羅鳥乘猿猱乘牛之鈍義也天行不取書一師道期於成物西方之佛則是宗師佛至中國譬若秀耳使與家人商禮不可也僧徒則家人之叛從者者又不得復與道士商也閻志佛經有四種曰大乘曰小乘曰雜經曰疑經其三藏則經論律漢秦景蔡愔得四十二章經語無迴曲梁時佛徒達摩來見中國經論以爲不得佛旨又洛陽伽藍記云西域流支以梵語譯曇謨漢字經傳之西域沙門皆東向禮拜謂之東方聖人今中土經多妄推尊佛至乃昧出世先後佛安得知其經也愚民歸依佛所憫念姦人借以自便則鬼神必殛之聖人不非鬼神巫祝祠禱皆定其禮頒以官經史可據戶口日增土田不能日長農工商賈兵役皆有人矣此則中土之僧勢所不能去者知大地之廣則能敬佛知聖王之道行於衣冠文物之邦則不爲怪謬之談調三教同源六朝人爭言慧業明人相尙無拘閡彼旣甘背於儒又不能入於佛佛言因果人主已爲極位梁武帝棄主卽奴便是毀滅佛法操行無聞輕險有素毒痛懷妄救戒業蝶競盈胸謬稱清淨人疑佛不祐之佛誠不祐之也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元嘉時罽賓沙門僧伽跋摩等譯出衆經其義藏之在德州得劉績校房注足本始知向所見本有刪節房注謂敖是丹朱甚不然也小閑舍命因釋作澤合考工記大匡況與我齊國之敖況作兄台白虎通房釋失旨前人已言之戒篇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四經而謂學澤亦釋也謂不考不正四經謂孝弟忠信而注云詩書禮樂流澤宙合篇夜有昏晨牛星謂昏旦夜半三候中星也而注云星半隱半現大匡應人欲通出欲通貴人子欲通出當作士本篇貴人子及士及精者再見可以互證而注云出謂欲通他國牧民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即乘馬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而注云可以分與財皆非也小問云口

欲拔人舌可謂酷暴莫作衆惡事行者也佛法之衰正由妄言之過魏書以崔浩滅族爲滅佛友拔經扉中之報虎總符野鹿之報宗民直斥其君之名而云鬼卒錄之學佛之人豈宜作此言乎有學佛者曰君作此言墮拔舌獄矣學佛者逆天背君非聖又

慘無理廣異記云鉗耳含光妻薩四娘許寫金光明經病亟苦遍屬地府受罪與二十人婦人各解髮髻兩兩結投釜中冤楚之聲聞乎數里注苑珠林引洛陽寺記云宋南陽侯慶有尺許銅像擬賣牛爲金色過急事賣牛用之夢像云負我金色今取賣兒醜多以充金色醜多遂死慶年五十餘惟此一子悲哀之甚感於行路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鄰鄰里之內咸聞香氣文見洛陽伽藍記開善寺中乃魏事也地獄之兒銘銅像之無恥王於此世亦何苦而須此正教哉

書曹子後

萬慶丁巳讀明人所刊曹子舊子宙合篇敖注云堯子也錄其義藏之在德州得劉績校房注足本始知向所見本有刪節房注謂敖是丹朱甚不然也小閑舍命因釋作澤合考工記大匡況與我齊國之敖況作兄台白虎通房釋失旨前人已言之戒篇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四經而謂學澤亦釋也謂不考不正四經謂孝弟忠信而注云詩書禮樂流澤宙合篇夜有昏晨牛星謂昏旦夜半三候中星也而注云星半隱半現大匡應人欲通出欲通貴人子欲通出當作士本篇貴人子及士及精者再見可以互證而注云出謂欲通他國牧民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即乘馬聖人善分民之分言託業用之也而注云可以分與財皆非也小閑云口

單大夫遷于戍吏皆絰服吕覽謹大事記引作代吏皆絰服代地名今本水經濄也絰服當武靈王八年胡服當十九年相距十二年吳師道校戰國策謂絰服卽胡服或以疑管子長轂馳之文尤非也管子古在道家或在法家別錄論道云道約言妥可以曉合經義釋其義亦有異釋非同君臣下云兼上下以環其私釋非也環則云古者羣願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立政云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重令云數令者死益令者死留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從令者死釋非二柄則引韓哀侯吳起二事以明之又釋故異於管管子五輔云爲人夫者敦慤以固爲人妻者勤勉以恭韓非備內則云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弛則親不愛則疏法案云修身則不以親爲本聖王之禁也釋非也喜則賞非法則刑則賞非法則刑則賞非法則刑

殺重罰牧民云言室滿室言堂滿堂釋非是三則云言室不得滿室言堂不止滿堂此同在法家之證然非亦解老其說皆不舊舊在道家也心術下云泉之不竭裒裒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及內業篇皆顯漢人改竄爲通又云言章理之勝皆是計字也霸言云坐近而攻遠山稚數云天毀坐壞挑竟戰國策別轄轄重戊云虛戲作造六坐以迎陰陽下有九九之數則坐後序謂坐兒九君子鵁冠子是號未見管若圖苹澗武后坐古地也見戰國策戰國策邦無之凡匡有或曰法法有一曰案山海經釋非子皆有一曰法法有春秋之記案公羊傳引不修春秋左傳釋宣子兒湔春秋國語晉楚皆有春秋小稱有毛嬙西施集莊子齊物論釋文司馬彪云毛嬙古美人西施夏姬也調夏時人小問有蔡穆公或後人追改制圖鄉與國語不同首

管書未盡行也大匡云舊去國五十里而爲之圖蒲此於國內以從於齊吕氏春秋貴信篇云舊語此國內侯以聽國皆有關如言封內食采耳皆舊文義自明漢人說關內侯爲峭面讀管書反不能明則舊書師說少之故也甲子七月

墨者宋君臣之學也墨子又推宋學以合古道衛周時轉非所謂顯學有三墨入儒其書三家鉅子附益僖隱不同其有非儒蓋不足怪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禹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淮南子要略謂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政薄葬節財閒服生焉謂墨子學禹用夏政者以支辭推之知所從來遠史記自序傳云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說苑反質篇云墨子言禹盛德土階三等衣裳細布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則墨子亦述堯舜儉陋不知禮律用溫公家禮文公家禮豈非儒名墨行充塞仁義哉故莊子言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曉於辯雖墨翟禽滑釐閒其風而說之大過之所謂道術者必有其人以職則曰滿廟之官以書則藝文志首列尹佚二篇也記曰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宋王者後毋自立學又亡閔之餘言仁義或失中管子書立政云兼愛之說勝則士率不戰立政九敗解云不能令彼無攻我彼以教士我以敵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如此正宋襄公之謂左傳公子目夷謂襄公未知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兼愛非攻蓋宋人之微呂氏春秋當染篇以此見墨學實君臣所授墨子又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同其有非儒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據左傳襄公殺後華元向戌皆以止兵爲務墨子出始謂守禦之法不如九敗解所說墨子實宋大夫

嚴攻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治天下是以尚同按莊子言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曉於辯雖墨翟禽滑釐閒其風而說之大過之所謂道術者必有其人以職則曰滿廟之官以書則藝文志首列尹佚二篇也記曰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爲學宋王者後毋自立學又亡閔之餘言仁義或失中管子書立政云兼愛之說勝則士率不戰立政九敗解云不能令彼無攻我彼以教士我以敵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如此正宋襄公之謂左傳公子目夷謂襄公未知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兼愛非攻蓋宋人之微呂氏春秋當染篇以此見墨學實君臣所授墨子又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同其有非儒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據左傳襄公殺後華元向戌皆以止兵爲務墨子出始謂守禦之法不如九敗解所說墨子實宋大夫

爲天下憂不足而不求誰亂之者（荀子富圖）蔽於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有見於齊而無見於時（莊子天論）是其蔽也史記自序云墨子節用不可廢也莊子天下篇云墨子氏天下之好也才士也夫願天下之安定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知言矣

非無鬼

易曰歆鬼一車虛無不可知也不曰歆空而曰歆鬼之名歆鬼之形是有鬼也高明之家鬼闕其室聖人見之矣人謀鬼謀聖人成之矣書曰予大享先王爾厥其從與享之人皆有祖人皆有鬼也詩曰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怨恫者人之性情也無其物何以有性情又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春秋曰有蜮有蜮則有鬼但不可得耳虢有陘於莘朱開嗔嗔出出曹見君子立於社皆鬼也相與康叔皆在衛燕姞之祖子蘭非死而魂散也孔子議詛非其鬼曰非其鬼則有其鬼也敬鬼神而遠之不陷亦不非也禮與樂人鬼參用之者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無鬼則不祭禮樂或息矣儒明鬼者也通天地人之謂儒天神地祇人鬼是儒之事也道亦明鬼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無鬼則無陰而道非其道矣陰陽家者流固明鬼者也陰鬼神者洪及三世不敬宗廟有誅法家者流亦明鬼也名不正則言不順經言鬼神律言鬼神名之必可言也可行也名家者流亦明鬼也從橫家者流明地勢察人情揣揣先君亦明鬼者也農則薪雜家者流言王治無不貴呂不韋淮南王亦明鬼也以是言之六藝九流皆言有年祈穀祭水旱迓田祖亦明鬼也以是言之六藝九流皆言有鬼者也天子祭百神庶人祭於竈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明鬼也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饗親獺亦祭魚豺亦祭獸自人以至禽獸皆明鬼也娶妻卽之何曰共事宗廟事旅曰社稷之事田獵曰宗廟之豆賜曰不賜先君之器幣和好曰遵稱於先君征伐曰先王之纛獻白狼地天通以至每飯必祭古今皆明鬼也自四郊迎氣以至大儺還疫善惡皆明鬼也禘以祭謂狄鬯以郊謂

吳有野祭南戚怪祠是天之下地之上皆明鬼者也或曰如是則迂矣非鬼之說與六藝九流並起獨非天之下地之上者哉曰淮南言楊朱非鬼是天主教先聲也然吾推天主教亦明鬼也彼所謂瑪里亞及耶蘇者其爲烏有也久矣若無鬼則多祿寶錄何故於羅瑪奉之且無鬼之論雖辨聖人所不知以之說經尤不可也無鬼之旨曰聖人以教人耳使無鬼何以爲教如無之是欺人也而自盡禮是自欺也以爲無而祭焉是以先人爲戲也不可言也又曰衣物不當有鬼鬼何有衣物不知物老爲精朱老而忽有異者人鬼憑之也其老而朽則物之鬼也人有知物無知其鬼亦然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禮曰體物而不可遺物且有鬼而謂人無鬼疑物無鬼而不信人有鬼不可遺也又曰人猶燈魂猶燄人猶刀魂猶鋒也盡則滅矣不悟燈滅復然刀缺復鍛人死不必又生則人不爲刀與燈魂何據而謂之鋒與燄也不可遺也㊀有聽執無鬼論而親與鬼反覆屈之無鬼何以屈之然則論無鬼者亦明鬼者也

緯者古史書也通記天地人蓋靈臺所候簡古之藏書在史氏稽之天文察之地理知七政五步十二次之度五方剛柔習尚山川險阻明堂四門延訪得窮荒之述合之三皇五帝外史之學太史小史爲相保章內史外史御史官爲聯明堂太廟靈臺辟雍觀臺類宮地相接其中書皆史也史者鄭注周禮云日官也而記事焉聖人以人合天故古爲天稽古爲同天商頌元鳥以天帝爲古帝周書周祝解云天爲古地爲久古者天都之所章也公羊疏云周曰六藝論書六藝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國史何苔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奪其苔非也西二十國史仍是圖書古太史書雜處風易於河圖則河圖錄九篇取洪範於洛書則洛書餘六篇漢人

作經鉤出者易有乾鑿度有五行詩有五際皆史氏之舊孔子定六經其餘文在太史者後人目之爲緯則百二十篇史皆緯也然則孔子不定緯何也緯記黃帝以來靈臺請史不必皆賢史記天官書云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家占往往錯出於洛書甘氏者近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怪以合時應其文閎緯譎詭不法是以不書然則孔子不覽緯乎申鑒俗嫌篇云或曰燔之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易其燔意謂仲尼之作中亦有之其言非也史記言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則孔子畢覽緯始論六經讖記舊名也詩生民正義異義引雒讖云唐五廟禘嚳弓正義引鄭志云書說尚書緯也作注時在文網諸儒皆諱之說緯不作緯也然則藝文志著錄不載緯者何也如漢律漢令在延尉則亦不載也緯在太史不在秘書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詩書百家雜燒之又云博士七十人候星氣者三百人蓋博士與史官官與書皆不相涉司馬

事知難是古史書故爲論貴之好學深思者毋徇耳食毋失鑿

他

太史公自敘云儒者之業以下多載。

古學貴多論

古之學者冬夏教以詩書詩書未定以前其將無書可讀乎今案古人之書不得少也王庭諸命學錄之爲書列國所陳學錄之爲詩其學在明堂四門在公宮左天子祭天祖朝諸侯及諸侯祭享朝覲聘覲頒政視學請命視朔告朔諸大典服器宮室靈臺凡十二考究者自古以來古今載業具焉辟雍靈臺靈臺領宮觀臺凡十二歲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之位致日致月九土分星五雲十二風妖祥候象及四門外九夷六戎八蠻九狄九采四塞異域奇象殊俗見聞廣遠天曰文地曰理庶不率集於學神聖所以昌昔異所以亾皆著於明堂觀存亾之迹見成敗之變又先君嘗荒古塊奇法戒之事諸生所講質也處夏殷周舊老於學五帝憲記惇史三王乞言三老知天地人五更知五行更

占經目錄後

占經目錄後一跋識語據程明善本前爲程明乙巳年書後爲張一熙戊午年書閒本合爲一又刪前之不可讀矣程本無目錄閒本有之閒本脫係目錄依之目張所述也張紗分野略例及歷德歷經後皆互錯疑程本完好凡緯文算書計數字轉訛易俟脫校者或慕恭慎不求其數宋注粉紅使六藝道喪今定其正數餘俱排減之百六至百十爲星圖今有支無圖占經中所引緯如孝經雌雄圖雄圖三光占括地圖春秋圖孛星占引雌雄圖云孛星四出注云按圖如十字知天文地里應有圖依河洛九篇六篇古人謂之圖讖撰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舉古聖畫珍圖有龍馬河圖鉤命訣圖孝經援圖左契圖雌雄圖河圖十三又人詩緯圖孝經讖圖十二洪渾泥圖即渾天河圖括地象圖

占日雲氣圖云京房氏風角五音圖白澤圖一卷三百二十事皆此類氏所有

書所載見于論府其占引神農黃帝巫咸墨子甘公石申唐李淳風乙巳占皆入之淮南閒詁閒詁者許慎所上也占經引至多程張學俗改作淮南閒話閒本疑之改作淮南人閒訓甚矣明古書之難也窃比其占五星之聚易緯以爲至德之興謂周文王及漢高帝春秋緯以爲失命靳於天謂刺及子嬰而義相反其實通也日之冠珥孝經內記所言實爲瑣屑益緯書立義博士隨事條附取論天人之際以合時應非以爲天語舉緯以五音配星二十八宿山經以山配星皆各守世業而已古法知天以日月五星與十二辰相推步左傳國語淮南各史志具有其法不獨占經晉書晉灼蘇繭倚占經引續晉陽秋荀云桓溫嚴謂星人曰君

從三十年清儒書不如一語習鑿齒此晉以前星緯屬儒之證
天人之際明受其正天官書言為天數必過三五終始古今深
觀時變察其精粗故記其已然非測其未至如此則占經為儒
書不須禁放人事變異或數百年一見其前後數年五行可記
者周內史叔興所謂隕石霣退陰陽之事古因由人假他占以
對天官書所謂皇唐甘石因時移論其書傳尚談機祥若依為
知來之學后妃大臣日在輔弼中亂人事日蝕天也宜論古緯
書為馮相保章從太史所記錄臺候簿故曰緯候識候不然即
謂之妖書亦無可辯也古經風雲氣之占太白陰經武經總
要乾象通鑑所載占風文同而題曰風所占經於緯亦多不著
篇目或轉寫失之潛潛巴六十日日食占據漢志注者僅見劉
三十六占經則以次全載之壬申日食云水盛陽潰陰欲翔積

漢志注亦同而乾象通鑑云諸侯交攻乃是古經潛源巴下京
房被李季宋人殆未見緯以壬申日食占推之知是錄自占經
其說有題可案益信占經宋有傳本孫毅古微書則係自乾象
通鑑而本見占經九執法云起明慶二年丁巳至開元二年甲
寅前後五十七算玉海九執法則以開元二年二月朔為算
首係自新唐書志或歐陽脩王應麟均未覩此書○各有傳者
謹四哲謂荀悅巨公亦本之見則謹未知紀衰統占九十三家
書目明人所改非清風及國史經籍志言五有占經又歷志言
五德時半於緯證九執法亦在占經是可於李季所引朱俗所
言知占經在宋明時有晚出之書中有夾注又有大字注
題以注曰其序載通占學經緯下引之謂前聖物志抱
朴子或指漢以後當非緯注自魚大典占史
大平御覽之為占經自注曰某出某占經是也

僖又宗均曰一條注是鄭注宗均是旁采緯注其來為不題注
曰者修書人所改也嘉慶丁卯二月十日

西洋羅雅谷龍華民鄧玉函所譯其國人身圖說二卷以肝爲
百支主心則在近脊第四枸腋上兩居左說曰心居胸中之左
者其本性所定之界域至安至穩之所也其言至爲顯白譯者
又增言心最初生又言體甚堅厚無過不及之差此中土漫儒
教之遂退無據也其分脈絡血絡經絡不合靈樞其地人心居
左脈又發自心左故不得分左右十二經其言血絡者養生脈
發自右其單言脈者經心之血也其言血絡見脈絡下見者血
絡是靈樞絡脈其脈絡則經脈然其經隧異矣其言公細裁則
時辰表中發條初見其書意爲奇偉反覆視之乃得其不同乖
異之處此書在中國二百年矣未有能讀之者今求其指歸則
中土人肺六葉彼土四葉中土人肝七葉彼土三葉中土人心

七竅彼土四竅中土人畢九二彼土畢九四中土人勝二彼土
腸六中土人肝生左肺生右肝系在心系左蔽土心系在肝系
左中七人心帶五系彼土心有大耳二小耳十一則所謂四竅
者又有二大孔十一小孔向讀金櫻子言射剖此干心有十二
穴其事無所出或此是西方古說梁元帝得之西僧者因以附
之比干此書初譯幸與儒之不讀書不通經脈藏府者商之故
得存其異趣惟謬慕文談心爲生始無遺不及及備自捫畢二
臆豹其四畢之文耳人生實異宋淳祐洗冤錄卷中云檢驗
骨男子自頂至耳並腦後共八片蔡州人有九片婦人止六片
則蔡州人異矣洗冤錄云肋骨男子十二婦人十四葉證云婦
元婦人止十二肋慶元婦人異矣明史占城傳云國宋人體質
一器而華人臟腑是上況西洋地遠人稟質不與中土同不足

讓明王宵皇證治導禰言肝脾二經張介賓景岳全書言衛脈受病據戰國策言韓強遷腑疾是由腑病經蓋巨勝發病三陽並至若厥陰絡脈獨無脈外非脈中他得此壽橫骨一言乃知其脈所終始又論知貴在手第二指此脈虎所謂食指噬鹽指也又論人知覺在腦其人南懷仁於康熙時上寫理學書云一切知識記憶不在於心而在頭腦之內亦不出此書之旨借藏府經絡事非泉曉藏府不同故立教不同其人好傳教欲中土人學之不知中國人自有藏府經絡其能宿天主教者必中國藏府不全之人得此等千百於西洋教何益西洋人倘知此亦當廢然自惜掉首茂舍決然捨去者蚊嘉慶乙亥二月初吉書於休寧北門汪氏書館

道笑論

廣宏明集辨惑篇云周天和五年甄鸞上笑道論五月十日輦臣詳議以爲僞盡道法卽於殿廷焚蕩法苑珠林則盛誇其毒甚至若厥陰絡脈獨無脈外非脈中他得此壽橫骨一言乃知今僧徒私竇之書不可滅故道家聊笑焉笑道論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便命喜與天帝相禮道家笑曰廣宏明集道吳書云關澤對吳主若以孔老異佛北方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與道爭奇至謂天有不敢可云奇特又言天帝供養釋種稽首頂禮生集沙門不拜王者已是亂民今復死像天帝豈非狂鬼混沌之談七情不備竟無慳心良可笑也笑道論曰臣就覽學先教臣黃書合氣之法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四鼻兩口兩舌兩手兩心正對陰陽

法二十四氣之數行道伐撰正論出道家笑曰就寺破經尤謬僞篇引數詳道家笑曰就寺破經尤謬僞篇引數詳道堪撫掌大集經有函廣雨云賢劫初大三摩多夫人貪欲熾根出兒就之生子觀佛三昧經云佛出身根猶須彌山七帀又云佛化人與淫女妙意行於世事乃至六日纏綿不已大威德陀羅尼經云佛告阿難如一婦人以千數丈夫受欲果報不可令其知足有五通仙人在陰道中常懸彼女令其動作樓炭經叨利天品云兜率天相率手他化自在天念淫卽成立世論云諸天以淫氣爲樂佛避女色止長衰相既不敢淫又欲泄氣與淫女合卽云非違何取握固六周旦昏劉晝傳亦言僧尼不昏天胎殺子道書猴蟹釋乃鼠竊貪狼噴蟲良可笑也笑道論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方爲木男也釋生西方爲金女也案金克木官鬼爲夫佛應是男道乃爲女道家笑曰循檢後

漢佛書初入中國即有彌勒爲女身經轉女身菩薩經後漢失譯唐智
嵩開元釋教錄佛本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偏
辭猶載其日佛本是女是好女子何勞深諱甄鸞所案星命偏
詞道家所依天下通義孔子元辰經釋吉五云男立命於寅女
立命於申陰能損陽故金克木若言官鬼爲夫則是專論女人
年命右用六字以太歲言五色取開箕畢從好木入誠女金九誠男然金
四嫁丙豈得非女又曰生於東是爲陽宗月生於西是爲陰宗
盛德在木春東爲陽盛德在金秋西爲陰道不違天就居男位
天不違佛乃生西方豈不明理使陰陽錯亂可笑也笑道論曰
佛書南無是爲梵語道言西金長火南方無佛又言胡王以老
子南化天竺乃稽首稱南無佛道家笑曰歸命遵音應云歸依
此方學者不習番言南無之文解之失怕倘徙本意強取南無
日月羅候日月爲星氣味日生之義至於羅候更不光明會此
不知又何爲教樓炭經積函云大星圍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

字今作尼者方俗徒妄謂之訶本有正音今則比邱比邱尼忽飾華文上比孔
聖自是志高遵譯語佛殆將不曉不爽不夏名號無稽頁可笑
也笑道論曰老子化胡老子婁樓陀利爲釋迦佛又尹喜等爲
佛使爲賓國一時五佛頓出道家笑曰清淨法行經法苑珠林云佛
遣三弟子儒童菩薩爲孔子光淨菩薩爲顏淵摩訶迦葉爲老
子空寂所開經辨正云迦葉爲老子須彌四域經辨正論云應聲
大士爲伏羲吉祥菩薩爲女媧佛生年有限不周上及伏羲女
媧下及孔子顏淵五佛同時可云老作萬年各聖定非佛遣佛
家宏旨戚見不定則道遣五佛即是禪會僧鸞胡經頁可笑也老
又老子化胡後漢襄楷已明言之其時佛法初至中國語必不
虛妄稱奇身經後漢章帝永平間事親奇于闐
說而託言魏明帝作序唐高歲通天時僧惠澄請毀之而秋官
侍郎劉汝璡證經非爲今檢化胡經十二戒云戒之勿屬言
佛云比摩寺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西域自言佛是老子所化

當禁咒舌戒之勿恚怒心懃當真幾實中其獎乃僧徒棄外歸
內廣宏明集辨正破邪甄正原人諸論十門辨惑佛道論衡法
苑珠林辨偽錄嘫妙旨庶無復道心就鬻笑稍討比對使道仲

僧徒僞造劉向文考

法明集宋宗炳明佛論一名神不滅論引劉向列仙傳序云七
十四人在於佛經又云佛爲黃面夫子其言欲證佛在劉向前
時劉義慶世說注亦引劉子政列仙傳云列觀百家之中以相
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四人已在佛經一卷劉向實有此文也者顏氏
可以爲多聞博識者遲覽焉梁僧佑宏明論引漢元之時劉向
序列仙云七十四人出在佛經一卷劉向實有此文也者顏氏
家訓書證篇引劉向列仙傳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此由後人
所辟非本文也顏氏通矣唐則向書又增破邪論引列仙傳云
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劉向古舊二錄
云佛經流於中夏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又引劉向古
錄云惠王時已漸佛教法苑珠林引劉向列仙傳云吾搜檢太
史藏書辨撰列仙圖贊帝以下迄於今定檢贊錄百四十六人
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破邪論又引劉向傳云吾徧尋典籍
往往見有佛經法苑珠林亦引劉向傳云向博覩史冊往往見
有佛經案所引向言俱似辨證論時尚無人知有佛書向何用
辨是知作僞者之非賢矣

書武城家乘後

續漢書郡國志云南城有東陽城案左氏春秋傳哀公八年吳師從武城克東陽則春秋時武城確是東漢南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子南武城人後漢書王符傳洋修篇云南城之家曾子非不孝以爲愛父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是漢人親見其墓制不肯浮修章懷太子注云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至唐猶存也春秋襄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注云泰山南武城縣是也晉縣名之晉又復武城名也仲尼弟子列傳又云澹臺子羽武城人蒙上南武城言之水經注引京相璠云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則子游所宰及曾子澹臺子羽爲春秋武城漢南城晉南武城今費縣人無証却春秋武城必在今費者即以曾氏事證之史記既云曾子南武城人敬以曾氏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院曰季孫之所賜也曾子父母及身終始皆在費然則可因曾子證南武城在費而後人反以武城改曾子於嘉祥其爲謬也甚矣武城家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說苑尊賢則云魯人攻鄆曾子嘗於鄆君蓋越兵假魯伐三家者檀弓云季孫卒曾皙倚其門而歌以曾皙在費故附會其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院曰季孫之所賜也曾子父母及身終始皆在費然則可因曾子證南武城在費而後人反以武城改曾子於嘉祥其爲謬也甚矣武城家乘云明憲宗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泰山之東麓有漁者陷穴中得石碣篆曰武城曾某之墓未及壙不敢動鳴於有司因即瘞碑而爲之塋竝事學者重議之碑又瘞曾氏修譜者偶見史記言曾子南武城人遂謂嘉祥即商武城又妄與人爭是其識之愚也曾子或以憶故遠葬今嘉祥亦事之所有必惑亂武城顛倒是非則古書具在適取賊之道也山東通志古蹟志云嘉祥縣南武城在縣南四十里嘉祥縣志云南武山縣南四十五里即古南武城山南有宗聖廟墓又云南武城城子游宰處一名阿城則武城近武城案云南武山俗音呼阿山兗州府志云宗聖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之西濟寧直隸州志云南武城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嘉祥縣志云縣有澹臺山澹臺河曾子衣冠瓜臺凡此怪名皆成化後尼造今嘉祥城東門立數石表之云武城古邑又云言子爲宰邑又曰曾子故里又曰點墓故里鬼神有知徵爲先賢所惡鄙野嘉祥兩縣志沿革論至謂費無武城鉅野志且云史記所言魯哲南武城人子羽武城人太史公自鼓舞其筆不爲實據武城家乘至云舊言曾子葬父於費縣境內宗聖志在孝經豈忍委先靈於遠地其言可謂懇謬詳檢各書足證武城必在今費者即以曾氏事證之史記既云曾子南武城人敬以曾氏事又云曾子之席華而院曰季孫之所賜也曾子父母及身終始皆在費然則可因曾子證南武城在費而後人反以武城改曾子於嘉祥其爲謬也甚矣武城家乘云見嘉祥志檢嘉祥志無之州志云趙至元時任列元貞前是先王元距元末百年縣志有知縣俊什布辨秋胡廟說謂之明趙教授反復求之皆不合作僞者以爲託於元時則嘉祥爲南武城非成化後人妄說而所引列國志則是衍義鄙書濟州志有縣家坪魯姓繁衍皆秋胡之後謂秋胡姓魯其說亦無據按樂府詩集引西京雜記云魯人秋胡又云妻赴沂水而死是秋胡正是今費縣東鄉人沂水不得至今嘉祥不學過小而造僞亦事之所有必惑亂武城顛倒是非則古書具在適取賊之道

以亂其則妨先賢且以襲嘉祥博士故而忍誣竄又
強徙武城於嘉祥則是自著其僞此與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書
中伏墓考證用心頗同閱其言者反覆覽其書者掩卷心不能
而口隱忍之安得一有力者告以曾氏博士不必在武城伏氏
博士不必盡墓則先賢之真迹出而博士諱位亦無害免使情
詞僞刻流布遺遍爲儒者之玷也

書左傳精舍誌後

嘉慶壬戌冬湯濟南僅兒城邱氏挾左傳精舍誌干上官前有
東漢人及宋明道時人記其譜系言左邱明太丞後奔楚又奔
魯爲魯系左邱起後避王莽名收姓邱明時立博士後失傳真荒
誕之言其書載中古人文而署熹沐頓首拜載金人詩而云諸
看廿一史乾隆初年一邾縣作序贊之稱文水司馬檢討有指
瑕州同邱玉泥始此君倩如智之人撰者向讀邱遲碑言遲邱
明後始知邱明爲邱氏及讀唐胡知吳興邱爲姜齊邱明後自
在魯又近人刊元和姓纂牽合左思爲邱明後檢舊則思家
世儒學自言齊左丘子後並不關邱明因聚斂舊書推排之信
邱明後爲山東邱氏而左傳精舍誌所言則無一不僞是非自
有真而自著書以亂之左傳精舍誌武城來乘建立伏氏博士
始末是三書者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時官山東者欲挾左
傳精舍誌入陳世襲博士嘗私言於司事者曰
國家方立伏氏博士邱氏事宜無不可然必不肯以世禪予僞
者邱明子孫在古書有證據者僅此一籤而誌以僞亂之應札
肥城送舊族譜其族人亦有能首作僞事者則誌可毀譜可出
博士可立不先爲之計此書一出歸入掌故或遺詬鄉里遇
人更竪舊譜滅其迹賢豪不可復問矣發冢在後不聽以其書上請交部議時禮部不欲遽舉誌妄札山東更求
實據畧引邱姓及墓數事致詰而所說又誤舊爲左邱明事申
雜難一篇理其所詰甲子夏山東顏采申雜難文答部駁部員
怒摘左傳精舍誌妄語粘簽進呈事遂止是年十月事也請博
士事當入史志部員不能分別古書山東官吏不能辨別僞書

邱氏子孫自誕其祖三難具而累及先賢故展轉乞得邱氏刊本書其事蓋之能有但從濃郁及山東撫院學院檢得左傳補註未有不以邱氏爲僞書此所以不能已於言欲使方來君子知邱氏與賢爾而爲誌所誤世之妄引古書及僞造譜牒輕改先世道文者皆可引以爲戒也嘉慶十一年正月十六日

重建立伏生博士始末碑

伏生墓始見水經云濕水東北逕崔氏城北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漢書注張晏曾見之云伏生碑名勝魏郡道元注水經亦云見之述傳授尚書事最爲有據求伏生墓者當於魏時濕故渠北有漢鄒平故城在其東有東朝陽故城在其西三證合而後可定也由今鄒平城北行越濟水故渠至千秋崇得故濕渠或決或湮或納別流其形相屬上至今朝城爲水經東武陽下至今蒲臺爲水經馬常北千秋崇西北土城鎮其北濱河爲水經崔氏城又東南循渠得渠北魏王城水經注魏黎常七年安平王所增築者中有天子墓則太平寰宇記所云東朝陽故有幕得氏陵者也既得東朝陽城確驗又循渠東行五里於渠又循渠東行於渠南得孫家鎮爲漢鄒平故城卷之地里三證皆合元于欽以前皆同此說乃今者越濕故渠而南得濟故渠北得大冢元人立泰山神女祠於上遂名其冢曰青羅冢則水經所云濕水自東朝陽東逕伏生墓南寰宇記所云東朝陽城東五里有伏生墓齊乘所云伏生墓在東朝陽城東五里者也又越濟故渠而南得古城曰舊口南望山色蒼然坡陀屬於足下舊口者所謂漢梁鄒故城也其城東一墨有元時伏生祠旁有獺水才出長白山猶在舉徼之閒祠後有小冢元末張起巖修祠碑以爲伏生墓蓋妄說也其地與漢墓中隔濟濕二渠不可通台漢碑已沒而古書具在作志乘者舉於元墓則移古時濕渠北之城於濟渠之南與故在濟渠南之城相閒雜濟濕二渠之所在則以爲茹勿深考而愚城濕水東北二三百墨之古

蹟不可復識矣鄒平成君遷著篤圃日札許考水經淸濟二渠因以得伏生舊家冀伏生子孫復見先人墳墓不致歲時弗理他人墓下盜竊事也博士年幼未學以淸渠北地今隔入齊東小人造言齊東有墓則鄒平不得有博士博士懼貧之貴官亦不檢博士無世世應墓之例也則爲保全博士之說謂水經不足據而遽立伏氏博士始末書中有何人所作考證一篇其言曰欲知伏事當先知古城所在於是雜摘日札所引古城古蹟不別東西南北而雜列之謂今鄒平即漢鄒平而小冢貴在今城之東謂獺卽濕而獺源出岱陰實在濟渠之南人皆有德業術智予以書不能讀此小過也故與先儒爲難而遽其罪則亦何所爲而爲此歟嘉慶丙寅十月

彭祖長年論

彭祖之年其見於書雅記者蓋歷年八百有餘而說或多歧楚辭天問受壽永多夫何久長注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乘遠莊子逍遙遊彭祖釋文引楚辭注作七百枕高而乘遠莊子逍遙遊彭祖釋文引楚辭注作七百歲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崔云堯臣仕殷時其人甫壽七百年大宗師彭祖釋文獨引李云七百歲或以爲仙去不死呂氏春秋淮南子皆高誘注也亦自爲兩說呂氏情欲篇雖有彭祖注云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執一篇以教示終逸人爲之冢其國亦爲之冢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安縣東南十里大滌山天柱峰下嘉靖臨安志彭祖壽八百故號其山爲八百山昔錢鏐築黃巢臨安兵屯八百里即此地也

百有餘年不言及周蓋世本合彭祖老聃爲一人而仙傳分之崇辭補注引神仙傳有及周非其本文列仙傳云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之中子應夏圭殷末八百餘歲亦不言及周漢書王褒傳注文選孫子荊詩注劉孝標論注俱引列仙傳作年七百則怪其長年斟酌減之非達識也分言之者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論語皇義疏云老彭年八百歲故曰老彭水經濩水注云彭祖國今彭城有彭祖樓下有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亦有冢者示元化之極續漢書郡國志武陽彭亡聚注引益州記云下有彭祖冢上有彭祖祠蓋彭祖入安彈東南十里大滌山天柱峰下嘉靖臨安志彭祖壽八百故及有虞下及五霸則三代時人言合世本仙傳兩說論語述而篇老彭初學記引鄭注作老聃彭成釋文引鄭云老聃彭也鄭注曾子問老聃云古壽考者之號與孔子同時經師亦言老聃即彭祖神仙傳言老子或隱或見彭及殷末老聃生殷時大戴禮帝繫篇言彭祖毋孕而不育三年殷其左脇六人出焉神仙傳記老亦同佛書言佛生殷母右脇又彭適流沙老傳化胡僧徒怪惡老子化胡之說釋法顯佛國記言佛生當殷年道宣續記言夏桀時見佛則是彭祖少流離西域百餘年正當夏時夫八百年仙傳又言爲大夫時遭獨行或數百日或數十日則爲大夫甚久史記正義以爲七百六十七歲之流沙其年誤也世本云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以殷周言之及復入中國又之流沙是爲殷世至周敬王時又入西戎化胡其年已足神仙傳止言至商而上溯少過大戎之亂流離百載是彭老化行爲六佛之三其事亟確其基至美僧徒不當諱也

迨後轉世爲釋迦文佛則已西漢末矣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當染篇均言舜染於許由伯陽呂氏本味篇言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尸子舜之七友有伯陽周語伯陽父史記集解引賈逵國語注云周柱下史老子也伯陽上及舜下及幽王又史記五帝本紀云彭祖自堯時舉用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三曰彭祖逸周書嘗麥解云其在殷元作殷誤近似作夏亦非之五子凶殞國皇天毖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云殷十五年彭伯壽率師征西河大戴禮虞戴德云子曰昔商老彭及仲虺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伎之教庶人漢書古今人表老彭仲虺相接則商初之事史記楚世家云彭祖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之正義引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周柔鄭語韋昭注云彭祖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據彭祖周名大彭鄭語云彭姓彭祖則商滅之質言之非謂斜時也國語注有經師緒言後世失道者即末世政教官教伎教之失百殷復興滅之者謂是盤庚時神仙傳言殷王使采女從彭祖受其道行之有效欲殺之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今漢書藝文志房中有盤庚陰道二十卷是其證三書所言合也彭祖既逃又示終或記彭祖六月三日終其舉柩日祉兒六十人皆凍死僧徒又誣其祖師言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謂其說出司馬彪彪無此語惟黃山君彭祖傳言殷王不能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後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僧徒誤讀之謂是彭祖且

以鄭女爲鄭女耳彭祖自舜至盤庚時八百五十餘年其事見大戴國語漢志塡然盡在入周則爲老子爲伯陽父爲柱下史隨東遷閱五霸下至敬王四十二年上溯堯舉千八百年再適流沙開元占經乾象通鑑并引風俗通云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論語稱老彭述而不作神明變化自可置之其自舜至盤庚長年之說典籍可徵非奇異也史記陳杞世家索隱云舜教彭祖彭祖壎典不載不知太史公意云何檢大戴禮五帝德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又帝繫及鄭語莊子列子荀子修身篇云養生則後彭祖呂氏楚辭世本皆言彭祖不知司馬貞何處得見壎典知其不載其兼諺與妄者則路史及注路史云彭祖以斟雉羹性專放歡壽七百六十七注云彭祖殷王年百三誤作三百彭祖教人益壽可得四百八十歲注皆傳言三百歲已謬或言七百或言四百皆妄正文七百六十七讀讀之又添去八十字又以仙傳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爲妄案正出彭祖傳乃爲殷大夫年也今截此一語屬之堯時下又無文深可怪歟注言三百已謬四百皆妄自古無此二語惟傳言殷王年百三誤作三百彭祖教人益壽可得四百八十歲注皆諺讀之又添去八十字又以仙傳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爲妄案甫史梁宗室傳下云暎兒鍾陵老人顧恩遠同之百十有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百十歲七娶則彭祖七百六十七歲之前正當四十九妻節史以父子雜集一處過事許斷謂古人皆妄元盧如祥老學叢談云一前輩言路史不足視僅可糊壁其語甚失忠厚之意然其許甚當也

釋迦文佛之生也以中土二月既望爲用宿直日數至鬼宿直日日當中土三月八日卽佛生日也佛本行集經上說兜率品所降王宮品並云取鬼宿日然後入於母胎摩耶夫人受入禁迦葉三兄弟品云爾時優婆斯螺仰觀星辰言此沙門鬼宿日生今鬼宿明不爲餘星所遏共龍鬥決勝此旁出之言可爲確徵佛國月日與中土不同以宿直日眞佛日也若樹下誕生品云春初二月八日鬼宿合時生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生四月七日降魔瑞應經云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其佛遵安國渤泥國或以爲六月十五日佛生佛西土人安得以中華諸月日哉佛說浴佛經四月八日以期灌佛摩訶涅頭經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爲春夏之際陝罪悉畢萬物發生壽氣未形不寒不熱時氣和適以今爲佛生日又漢末交州牟子博理惑論佛四月八日生孟夏之月仲呂之時此中土之妄言或宏明集所附益佛所行讚則云三月八日生元李翀日閒錄云元初杭城舒歲三月八日迎佛或新至番僧猶有所受唐元奘大唐西域記云迦毘羅代寧堵國云菩薩以唱咀羅頻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佛圖云菩薩誕靈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藍摩國剃髮革塔波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出家摩揭陀國菩提樹東北人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拘尸那揭羅國云佛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佛國上坐部云菩薩誕靈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佛國上坐部云菩薩誕靈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則一以爲三月八日一以爲三月十五日一切有部則云佛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二月而譯者以中土二月當之名差月半實差一月是說

開元占經有五通仙人九執法觀景表達摩騫起文佛同名泊唐憲以明慶二年二月一日起算唐志云則元二年誤其本衛則云白博文二月春分朔於是糟踏婁以起算然則春分本中法二月中鬼宿當春分起算角直之二十三日合白黑博文言月自望至望則之第八日白半月黑半月之初白博文言月自望至望則鬼直爲後半八日胡黑博文節氣中氣不能齊則當以朔望聚之取一歲之第一鬼宿日就西法以春分言由中法二月十六日起角直數之則西域記所稱佛國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生者於諸說中爲獨合佛本行經佛告行六年二月十六日菩生村主二女作乳糜至二月二十三日供佛言第二十三日乃譯經生諱改所未盡者十五日爲一半則二十三日是後半八日也分別應辨音義言二月八日者在西土一月之後半當晨西土之二月而譯者以中土二月當之名差月半實差一月是說

也吾嘗之十年讀開元占經而始知之然則佛以何時生也曰生於漢也成帝之末哀帝之初也漢書西域傳始言安帝末琁勇所記西域天竺奉浮屠不殺伐則是都護所知將士所見譯使商賈所說後漢時有釋迦文佛事在不疑賢愚因緣經波婆梨緣品云波羅門波婆利思惟必當有佛我書所記沸星下見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似當是也波羅門種當在漢時刹利之王又在其後天主教言耶蘇生當漢哀帝元壽二年佛與耶蘇生死不相能則佛生亦當西漢之末魏書疏勒傳云高宗時送佛袈裟一長二丈（前後一丈又梁時天竺達摩至中國有迦葉傳衣乃西域屈眴布木綿花心殊咸者大唐西域記云那揭羅曷國有佛頂骨佛損壞細氈裹裝其色黃赤是其時去佛未久故衣不爛敗又報耕錄元時旃檀佛瑞像殿碑云佛爲授記滅度千年之後波從震旦廣利人天據法苑珠林則梁天監十年四月五日像至揚都承聖時迎入荊都唐特在荊之大明寺鐵圍山叢談則天監十六年始自扶妓送至瓦棺閣（一作瓦官）宋太平興國中移於東都始在中原由太平興國上溯千年當漢孝成時以滅度之後計之於授記之年尚紬後漢書西域傳云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帝時佛必滅度始現達感應僧徒以爲感夢在永平三年庚申以推佛生六七十年當在西漢成帝元延時與耶蘇生於元壽時者相去不遠漢書元延元年四月丁酉實有沸星四面下至地之事隋書經籍志云佛說滅度之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今止五百年中阿含經林品闡娑彌經云墨墨彌求出家佛

三止之阿難爲請乃制八尊師法後又求請少年比丘禮敬年老比丘尼佛乃說滅正法年數事時佛教廣行西域佛法後漢書西域傳始言安帝末琁勇所記西域天竺奉浮屠不殺伐則晴開皇時同漢平壹特自立教逐衆僧自後漢建初丙子至晴開皇已未五百二十四年中有立同同教除佛教之漸正法所住正合五百年元奘大唐西域記云諸部異議言佛沒至龍朔三年經一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年或云千五百年或云始過九百未滿千者以今計之實止六百耳微之琁勇元奘之說袈裟瑞像之傳旁質之以耶蘇漢室壹特之事證之沸星之說而五百千年之數可得是說也吾思之已十年前後知之佛國之文紀年月日均與中國不同僧徒以愚濟愚遂忘其初今爲正告之曰春分後二十三日者佛生日也三月八日者以中法範之也漢成帝哀帝則者佛生年也明帝時佛滅度

貫記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言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作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降胎十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生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滅度宏明集又改錄漆末牟子博理惑論云佛以四月八日生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家踰四月八日降胎二月八日生則是中土夏正十二月八日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平王時生龔長壽歷代三寶記云像正記云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佛生法苑珠林云諸問像正之記周平王時出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孝王元年入涅槃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七年生破邪論引傅毅異記云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四年生唐釋法琳辯正論引法本內傳云摩騰對言佛以矣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於摩耶夫人以甲寅之年四月八日生博士王遵因案周書異記言昭王時聖人出摩騰案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明帝大悅曰弟子此土周書異記法師所說恰然與同又引魏晉讖最云案孔子天地人三備卜筮佛之文言出在中備則孔子言由注昭世但述出春秋前并老子所及辨正論九箴注並引周書異記云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汜濫井水並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昭王問於太史蘇由蘇由對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昭王乃命鐫石埋於南郊穆王三十二年見西方光氣乃西會逾山以厭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地動午後黑西方白虹十二道夜不沒穆王懼以問太史屈多屈多對曰此西方大聖人滅度之祥辨正論佛遺先後論引姚長謹記云佛是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佛始滅度言與周書異記考校普曜本行等經並言佛是周時第十五主莊王作九年癸巳之歲四月八日降胎十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夜鬼宿合時生匡王四年壬子二月十五日夜滅度宏明集又改錄漆末牟子博理惑論云佛以四月八日生年十九二月八日出家踰四月八日降胎二月八日生則是中土夏正十二月八日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平王時生龔長壽歷代三寶記云像正記云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佛生法苑珠林云諸問像正之記周平王時出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孝王元年入涅槃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七年生破邪論引傅毅異記云周昭王二十七年丁巳歲佛生是也或猶以爲不古則又推而前之曰昭王二十四年生唐釋法琳辯正論引法本內傳云摩騰對言佛以矣丑之歲七月十五日夜託陰於摩耶夫人以甲寅之年四月八日生博士王遵因案周書異記言昭王時聖人出摩騰案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明帝大悅曰弟子此

異記法王內傳法王本起圖譜曇鸞傳所說不差法苑珠林云昭明太子集記歷佛是周昭甲寅生劉向列仙傳序古舊二錄譯阿含經時同所聞劉向舊者宏明集宋宗炳明佛論引列仙傳序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其僞造劉文實始宋世以與晉王浮化胡論辨不知劉向之時佛書未到中國即佛家法顯之書可以自證無緣豫稱爲經而世說注顧氏家訓冀穆傳雅亦引列仙傳序（缺一字）趙宋以後俗儒服引異氏郡齋讀書志云佛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瑞像記亦按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誕墨西域五十二年壬申入滅又或謂築佛迦論衡爲王充論衡如皇王大紀及通鑑綱目前編言昭王時釋氏生不依魏書而用周書誤異記爲記異又課爲二十二年庚戌俱出此書也趙宋王質正法世譜若煇佛教西來元化應運略錄末

云準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有光來照殿前昭王以問太史蘇由蘇由對曰西方當有大聖人生後二千年教流此土或猶以爲不古且見竹書紀年昭王元年庚子十四年夏恒星不見十九年王陟無所謂二十七年丁巳二十四年甲戌佛生是也其言雜出若此俱爲護法俱欲立之則又無可奈何而曰佛生前後不定梁沈約荅陸杲難均聖云佛生不當莊王書王造塔不當敬王釋迦之興不容近在周世感通記云天人言佛有三身化身隨人所感前後不定或在殷末或在周莊不足歎也案化身論感其義則通古佛今佛不可言一況言是二若指名釋迦文佛明具年月生殺有父有母則修短應物生滅隨時物時有定應隨之者豈得無定感通記又言邠州（舊本作那）石像泰穆公所造其相由余所敬奉即周穆王所造（別謂什乃）寺也法苑珠林云釋道安宋士行等經目錄言秦始皇時有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來化被囚禁金剛破獄出之其言妖妄但欲證佛人中國在明帝前而造事悖亂爲委巷所不道又史記漢書匈奴傳均言霍去病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如淳謂祭天王時新頭河者張騫甘英皆不至也漢河烏長國即北天竺其

爲主是也而程浩以爲存胡金人張賓亦言佛徒祠金人魏書釋老志以爲不祭祀但燒香禮拜爲佛教流通之漸不悟匈奴祭金人乃是拜天殺牲飲酪與燒香不相涉且魏書釋老志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詔云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言無有可知佛非何奴種也後漢安帝末班勇列西域奉浮屠是爲創獲並檢張騫所記亦言諸地多浮淫法顯記亦言新頭河有經律張騫所不到漢書亦不言佛是班固法顯范蔚宗所見既繆遵說中無浮屠而魏書釋老志言毒自大夏遣使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僧徒及事佛者所言若此豈復有一可信者後漢書襄楷傳云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魏志注引魏略云臨兒國浮屠經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魏書于闐傳云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言老子化胡成佛之所故址猶存而道士所撰化胡雜語多誣斥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服之方求懺過自晃自剔老子大悲憫其愚昧爲說權教略譬機誡約皆令頭陀乞食制竟頭之心歸服偏衣袒强梁之性割愛形觀示爲變則之身棄約妻孥絕其勃逆之種又僞造一雞明帝序辨正論據晉世雜錄云道士王浮實作此書齊張融三破論及申之云浮屠言屠割也僧曰喪門言無生也僧徒不忍其誣乃移佛於老前指稱恒星不見以冀符中國畏絕之占而元妙內篇又即其四月八日之說而移其年於老後法顯遂決棄恒星不見之義謂佛是殷時生。其守恒星不見之義朱書劉敬宣傳言四月八日灌佛及魏書釋老志俱在子之棄朱書劉敬宣傳言四月八日灌佛及魏書釋老志俱在化胡經後吳志劉繇傳言廣陵洛佛設酒飯不言其日蓋初學

外城行佛後人引之於四月八日不知化胡之事止是漸教釋迦文佛未出世之先西域行老子化於彼時佛國自承之迫化胡經出同於惡言僧徒亦僞造周書異記莊王別傳三備卜經法王本紀法本內傳列仙傳序古錄舊錄博異記又僞造邠志吳書及張騫王遊國澤之言孫陋鄙猥亦因言周書記異列仙傳序論衡奇書怪術以證相勝以妄爲常道詐而悖猶抽而很則我實有由而作僞有迹是說也吾

元大德丙午歲趙魏公管夫人書刊觀世音菩薩傳略謂菩薩為妙莊王第三女名妙善薩元僧所述既裝成冊閱明胡應麟莊嶽委談議其誕陋無識秦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蔣之奇因僧懷賁說取唐僧義常所書大悲之事則此說唐已盛行今世所演海記其事亦然乃謂其以猛勇丈夫易為女子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真徹固之談也舊覽佛書秦譯維摩詰所說經不二法門品有不眴菩薩菩薩即觀音也梁曼無讖譯悲華經云過去散提鳳界善持劫中時有佛出名曰寶藏有轉輪王名無量淨第一太子名曰不眴發菩提心求生念我天耳天眼閉見不免苦者我終不成無上菩提寶藏佛言汝觀一切衆生欲斷衆苦故今字汝為觀世音劉宋畺讖譯觀世音得大勢受

記經云曾於金光師子遊戲如來國被國之中無有女人王名威德於國中入三昧左右二蓮花化生二子左名寶意即是觀世音右名寶尚即是得大勢觀世音為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得大勢為善住功德寶王如來據此二經觀世音菩薩出世不作女身而其示見巾幗書事可徵及稽紀所傳則與傳略說合漢高賢傳墨翼見法華普賢大士正是女身北齊徐之才傳云武成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身長數丈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是女身也隋書北史王劭傳並云隋文皇獨孤皇后秘記言是妙善菩薩即妙莊第三女妙善故秘記以之比況皇后是隋時已有此言亦女身也法苑珠林云齊建元元年彭子喬遷時復覺意指公主為觀音示身亦是女身

觀音婢是觀音亦女身也秦隋唐所譯各經滿淨觀世音說普賢陀羅尼經云汝見天人請受佛法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者白佛言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我於彼前見比丘尼身女王身靈王夫人身命婦身大家童女身而為說法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見比丘尼身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觀世音本業觀自在菩薩經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業衣觀自在菩薩陀羅尼一卷則唐人以觀世音觀自在為二人明甚妙法蓮華經又分出妙音菩薩品云菩薩見比丘尼身優婆夷身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婦女身童男童女身乃至於王後宮變女其事與普門品同豈反復思之法華二品本是一章普門品乃觀自在妙音品

國商人遭窄墻波言南海遭風同聲歸命觀自在菩薩俄見沙門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達本國述異記僧法義歸誠觀世音經見一道人爲治病與神記太平廣記畢覽述異記誦觀音經見一道人示途張興妻繫獄念觀世音夢一沙門使進法苑珠林王球繫獄念觀世音夢見沙門遂蒙原宥其所見爲沙門蓋不必是觀世音親見也唐僧伽大師傳云中宗問萬迴萬迴言僧伽化身觀音也引普門品見比邱身而爲說法眞弔詭之辭不足爲據趙宋僧知聰觀音元義記云觀世音卽眞身義普門示見卽應身義與是內證之智應爲化外之身若以爲憑虛烏有實無其人則又非也涼譯大方等大集經寶女品云寶女爲合利弗說一切法佛說寶女前爲轉輪王今以方便示女身晉譯寶女所問經亦同前王後女各歸一是觀世音極幻人之術　以遊

惡爲主婦女旣是示見之身則從無量淨王威德王出世之身佛坐踰法兒尊者相師猛勇丈夫亦示見之一不能期爲觀世音時是男身也觀世音爲女身其事見於南北朝名妙音妙善則隋秘記引之唐菩提留志譯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宋法賢譯有觀自在菩薩母陀羅尼經是觀音必女身而說岐於法華玉虎僧義常宋僧懷靈復理女身義遂成此傳略明人胡應麟王世貞覽太平廣記中報應二卷摘其數事南古時觀世音無婦人相李贄作觀音問言大道不分男女致士人妻女若犯見明萬歷三十年間達磨豈非道聽塗說爲管夫人所笑哉王世貞作觀音本紀不能多覽佛書爲之參考故所多誤傳略言妙善欲學道王爲招壻不從使爲僧奴又燒之又棄市皆得脫王病斷手眼和藥遣王王愈見妙善皇淋被體潰

天完之少明手眼已千數矣後父子同沖舉棄太悲心陀羅尼則云菩薩言音千光王靜住如來爲我說咒我於是時始住初地超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其言神幻無由指實周有勒舍頗多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唐有元奘譯十一面觀世音神咒心經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菩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智通譯千手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大悲心陀羅尼經不空譯金剛頂瑜珈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修行儀軌經楞嚴經卷六至云現八萬四千探迦羅首毋陀羅臂滿淨寶目按采書扶南傳云俗事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采時扶南多進佛說此天神卽觀世音觀世音本慈氏

教也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言補陀落伽山而傳略言老人啖以仙桃導至香山修煉得道香山在葱嶺西非額納特珂克之補陀不空譯八大菩薩曼荼羅經亦言聖觀自在菩薩補陀落伽山宮殿天唐西域記言南海僧伽羅王依孤山式供養觀世音普薩蓋補陀一在額納特珂克海中一在西藏今布達拉山一在廣東南海朱丁調朱崖詩云且作觀音菩薩看海島孤絕實陀山山隔唐西僧多從此道歸中國也今則爲浙江之定海縣本山海經波府志云東海僧岑山卽普陀落伽山上有寶陀寺唐時日本僧慧謂留五臺觀音瑞像于此宋郭彖睽車志云紹興時四明巨商泛海十餘日抵一山飯僧得丹竹二莖前王一國有老婁見其竹曰補陀落伽山觀音生後栽植林葉竹也後遂於此立剎亦謂之南海世人奉觀音者眞傳拾遺

太平廣記云晉寶傳爲呂護所俘傳先亦頗問觀世音事心陽念觀音義疏云晉謝敷
械緩解逃免沙門支通爲謝敷具說其事觀音元義云晉
作觀世音應驗記齊陸杲之又續之神異久著觀音元義云晉
摩羅懺法師亦號伊波勒菩薩祖渠蒙遜有疾患迭師曰觀世
音與此土有緣乃令誦念患苦即除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
士碑引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種種示現利
凡品教化衆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種種示現利
益衆生此黃教指釋迦文紅教爲凡品而黃教化之證
今衆陽有唐武德五年陸德明石碣言秦王平王世充德建
通軍廣武夜雨東南雲際光燄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像王頓
首拜瞻救於其地建觀音寺杜陽雜編唐文宗食蛤蜊中有二
人形眉目端秀體質悉備螺醬瓔珞足履蓍草上禮于檀香合

賜興善寺宣室志云唐文宗以鼎烹雞卵方然火鼎中有聲微
如人言乘呼觀世音菩薩聲甚悽咽因頒詔郡國各於精舍像
觀世音菩薩像遂史禮志云太祖幸幽州大悲閣還白衣觀世
音像建廟木葉山荀爲家神中外香火因緣當由此盛民間及
軍士私奉者不備記也魚鑑觀音則由俗人訛傳佛說七月十
五日救面然餓鬼面然者觀音變相以附目連盂蘭盆經盂蘭
盆者正言盂蘭婆那言救倒懸而俗訛魚鑑觀音成應
傳言唐元和十二年出陝右金沙灘美女子持籃賣魚即鎖骨
菩薩唐譯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行
藍孜格此爲失之余讀漢譯佛說安宅神咒經行
世音菩薩法印咒品宋僧壽涯題魚籃觀音王云馬郎納取還
僧創意從佛右廡改殿爲閣刻木像高三丈爲千手觀世音紹
興時僧法讀改如常制寘以爲得人生在三尊師之義是不知
派別之言今西藏黃教乃觀音派亦沿紅教法以觀世音爲佛
破魔露布言使持節都督恒沙世界諸軍事征魔大將軍淨州
刺史十地王臣金剛藏同一寄寓之言然古時僧徒尚知觀音
爲護法之神故佛經佛於觀世音俱表異之不全待以弟子之
禮宋胡寅龍王山慈雲寺佛殿記云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住
僧創意從佛右廡改殿爲閣刻木像高三丈爲千手觀世音紹
興時僧法讀改如常制寘以爲得人生在三尊師之義是不知
派別之言今西藏黃教乃觀音派亦沿紅教法以觀世音爲佛
藍孜格此爲失之余讀漢譯佛說安宅神咒經行
菩薩唐譯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行
者於咒心中作觀世音及帝釋形心異其事因廣徵之今日見
此冊條比事附就其異同皆有陳義好古論世之君子所當知
者嘉慶八年太歲癸亥八月二日甲子跋於縣東門債舍

觀世音菩薩名義考

觀世音所以止稱菩薩者觀音義疏云菩薩外國言爲薩訶菩提摩訶多薩埵摩訶薩埵諸所說經佛國品僧肇注云菩提者佛道薩埵者大心有大心入佛道之謂實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菩薩品云菩提不生薩埵非有薩埵者好施之意言以善施爲事妙法蓮華經文句云菩薩形不檢細遊無定處既不同俗復異於僧處季孟之間故居中又大人有生死菩薩不訴不着居中求宗故在兩間又混榮天人皆大薩埵豈復貶染又菩薩自言衆生不免苦者終不自取無上菩提普超三昧經云文殊深入普提故不取道於佛則菩薩在佛家以教度爲心不專尚清淨者衆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衆佑新經世尊舊經扶薩新經菩薩其實扶薩菩薩皆對音不比衆佑世尊義有新舊之別菩薩

品位宏明集笑道論云觀音極位大士劉宋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云第十觀觀世音菩薩觀音元義記云如來藏經觀音文殊皆未成佛案善薩與佛品位本通吳支謙譯佛說稱摩男本經云佛言我爲菩薩時常念衆少苦多普拔護譯等集衆德三昧經云佛告賢者我憶往昔爲菩薩時唐譯清淨觀世音菩薩說普賢陀羅尼經云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我從過去月光佛所受此普賢陀羅尼北齊譯大悲經云觀世音過去劫中已作佛竟名正法明如來大悲願力安樂衆生故現作菩薩觀音三昧經云觀音先已成佛號正法明如來釋迦爲彼佛作弟子觀世音授記經云觀世音次阿彌陀後當成正覺名普光功德山王如來趙宋重譯大阿彌陀經光明大小分云阿彌陀佛有二菩薩皆爲第一一名觀世音一名大勢至常在佛側使往他方如佛分身遍次作佛分云彼佛滅泥洹觀世音菩薩乃當作佛其次大勢至菩薩作佛施護譯佛說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秘密心陀羅尼經云此言菩提者即是正慧薩埵者即是方便作大饒益畢竟當成佛也或言未成佛或言已成佛或言當成佛而阿彌陀願云文殊志深觀世音心堅皆慈氏教導氏教也所以名觀世音者俚略云編觀古今之世音普察人間之善惡故有觀世音之號案妙法蓮華經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稱名即時觀其聲皆得解脫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菩薩修入三摩地我供養觀世音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又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十方衆生觀其音聲是古所譯觀世音之義而又有觀自在義晴天台智者觀音元義云今言觀世音者

窗以舍婆兩音相近遂致譌失蓋則編譯者博士觀自在爲如法蓮華普門品云佛言觀世音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又云娑婆世界皆號之爲施無畏者楞嚴經第六云觀世音尊者白佛言我從耳聞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象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爲第一鳩摩羅什般剌蜜諦本是梵人譯此二經名是世音義兼自在則觀世音名必非譌誤又千手千眼大悲經則稱觀世音自在菩薩兼兩名之又唐不空譯業衣觀自在菩薩經則云金剛手菩薩請觀世音菩薩說觀業衣觀自在陀羅尼分作兩人而晉法護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版函）中云光世音得大勢不知光字從何取譯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經光世音新經觀世音按觀世音所說行法經一卷（行函檢閱元釋教錄已是漢錄舊經不作光字蓋俗俏所傳有作光者西城記（玄奘撰）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苾芻被盜道被收外道詰苾芻赤石染服知外道不以赤石染惟婆羅門染也宋趙汝适諸蕃志周去非嶺外代答並云其風僧有室家者青衣其寺居戒律精嚴者紅衣蒲甘僧則皆黃衣蓋真臘兼二教蒲甘則黃教也元李志常西遊記卷上云陰山後回紇二小城近電思城僧皆豬衣則皆裸迦文派其編衣者中國僧常服譯經者就所見爲存其名於經魔娑亂經云物頭沙門以畢缽形海龍王經云世尊脫身皂衣分與諸龍願歡喜受論云菊髮緇衣羣夷之服皆以所見雜之四分律袈裟音賖云此言赤血色衣其色濁赤然則或言皂緇黑者

西域佛分二教曹魏時譯七佛父母姓字經有婆羅門種剎利種婆羅門佛衣黃剎利佛衣紅剎利釋迦文佛繼婆羅門佛後始衣壞色紅衣經律所說則由闍世增飾譯佛本行集經剎婆染衣品云猖服袈裟唐譯略教戒經則作染衣法苑珠林云袈裟秦言染衣是也蓋釋迦文佛成道時其地方行第六佛教師多衣黃佛自染衣作壞紅色其徒衆從之佛本行經云佛爲太子時作施天子化作一人剃頭翦髮衣色純赤不同白衣在車前行乃剃利紅教之先光魏晉釋老志云漢世沙門皆衣赤布裙褐乃易以緇色牟融理惑論云今沙門剃頭髮衣赤布裙漢時西僧依其本法其後緇色則中土學佛者服也釋老志拳常八年十月戊戌詔檢之得緣閣真經經云佛弟子皆剃形染衣唐支謙譯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苾芻被盜道被收外道詰苾芻赤石染服其言若今官朝喊喊言外道詰苾芻赤石染服知外道不以赤石染惟婆羅門染也宋趙汝适諸蕃志周去非嶺外代答並云其風僧有室家者青衣其寺居戒律精嚴者紅衣蒲甘僧則皆黃衣蓋真臘兼二教蒲甘則黃教也元李志常西遊記卷上云陰山後回紇二小城近電思城僧皆豬衣則皆裸迦文派其編衣者中國僧常服譯經者就所見爲存其名於經魔娑亂經云物頭沙門以畢缽形海龍王經云世尊脫身皂衣分與諸龍願歡喜受論云菊髮緇衣羣夷之服皆以所見雜之四分律袈裟音賖云此言赤血色衣其色濁赤然則或言皂緇黑者

以初譯時見渭赤近稱黑因以黃之世名紅教爲異派亦以渭赤也宏明集釋法明云吳時衣黑衣朱書言文帝時慧琳遊人間此則西域唐時黃教以紅教稱力無盛其染黃者尚和以赤孔顗日爲黑衣宰相北齊書上黨王渙傳云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上出行不欲見沙門以僧衣黑故也辨惑論云周祖以前忌黑齊宣欲誅鞠禪師周祖曰我名黑獺足以當之既入關中令僧衣黃酉陽雜俎又言北朝僧尼有白布法服肯布袈裟是漢西僧衣渭赤即壞色紅衣其後中土僧有渭赤皂緇黑青白宇文周時衣黃實皆紅教也明史烏斯藏大寶法王傳云洪武五年十二月賜紅綺靴衣及氈帽是釋迦文以後明以前西土皆以紅教爲正派其黃教自仍舊爲一派佛本行集經教化兵將品布施竹園品並云忉利天帝釋化作梵志身著黃衣左持澡瓶右持杖梵志爲第六佛婆羅門種師嘗與第七佛爲婆羅門不信刹利佛能上天也刹利之言爲因

主取祖婆羅門正言爲婆羅門摩舍衛貴種其前有三佛福力必有大勝之時當明永樂時宗喀巴喇嘛初習紅教既採觀時數即會衆自染黃帽其事與釋迦文佛染潤赤色衣同宗喀巴乃觀世音分體之光化生本性不睡常在輪迴神宗時初奏請迎宗喀巴誤答顯喇嘛鎮南堅錯譯言金剛之意也之音爲索娜姑嘉木贊至青海獻長生水部落數十萬無慙遂舍舊教遂顯紅教矣大集經云佛滅度後五百歲解脫堅固五百歲多聞堅固五百歲禪定堅固五百歲鬥諍堅固佛以漢明帝時滅度宗喀巴自立教而未率之鎮南堅錯興復居正舊自稱攝迦牟尼比丘正福德之民其事至隋而甚顯魏書釋老志言有佛損壞細氈袈裟其色黃赤蓋年久不鮮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著衣法式云染作乾陀及或用地黃廣或復刺業黃等此皆宜以赤土赤石研汁和之或用槐心赤土赤石土紫讓此則西域唐時黃教以紅教稱力無盛其染黃者尚和以赤汁蓋黃教爲帝釋爲轉輪聖王爲梵志爲魔刹利日之爲淩星門四外魏澤賢恩因緣經二梵志受齋緣品云波羅門受八齋其婦曰君是梵志曰有戒法緣何乃受異道之齋僧語諸梵志使壞損汝不與會同唐譯須摩提女經三摩竭經並云清宮被梵志求舍衛城阿那邠邸女爲兒婦報曰種姓莊財貨足相侍匹但所事神祠與我不同答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祠此女所事別自供奉是紅黃二教別也墨無關譯佛說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婆羅門種初生時從口中出今世人反從下出死乃上天是第七佛時婆羅門不信刹利佛能上天也刹利之言爲因

者也故特表之以杜流傳之妄僧徒或託言宗喀巴爲文殊室利第五十四轉世西藏喇嘛寺則以覺稱迎末尼爲唐公主從嫁皆愚鄙失實又禪悟逸空則曰釋典微妙豈爾紅黃不知尚自則段王尚赤則周王不關微妙也張載正蒙惟釋迦文佛親世言宗喀巴喇嘛三人者知之矣

天主教論

西域有叢神謂之天祠有主祠者如巫覡至其教成其徒惟奉本師不復奉天神勢則然也魏譯賢愚因緣經摩訶令奴緣品云過去提婆令奴王將至天祠泥木天像起身爲禮前王五百子中設坐天祠自禮天像諸餘泥木天衆悉不作禮降六師緣品云恒河邊有摩訶賒利王有先祖天祠弓貝恒遶達緣品云摩尼跋羅天祠毗沙門王白帝釋言我有一臣摩尼跋羅有輔相從其祠求子大唐西域記云尸棄尼國王子死偽問天祠神主猶言當擾王怒殺之投其神像於河所謂天神者事火事日又雜兼衆神所謂主者廟祝如馬韓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曰天君也其人非一惟耶蘇能成大宗耶蘇亦作爾息亦作爾撒對音字不能審也其先立教者則爲阿羅訶亦作阿羅

漢隋譯佛本行集經問阿羅邏品云佛出家後向毗舍離城路遇仙人姓迦藍名阿羅邏仙人言五大者地大水大火大風大空大我及無相名本性體又總論義例空有宗體一切皆空菩薩而說菩薩欲供養尊者阿羅邏言師有多種彼等實勝菩薩又問劫盡阿羅邏默爾微笑菩薩背去阿羅邏言性願仁者所行之處常得言說於是菩薩遂行荅羅摩子品云菩薩往問羅摩子優陀羅又舍去義論各含遂留異派梵天勸請品云優陀羅作飛狸阿羅邏在邊地作佛以不奉佛之地爲邊地晉書烏摩羅什傳云羅刹者外國鄙誕道人也則佛成教時阿羅邏已爲王領羅刹立天主教矣隋天台智者妙法蓮華經文句云提婆羅跋忍此云天主唐道世法苑珠林云智度論提婆那因緣言天主烏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藥王本事品云帝釋於三

十二天主施護譯佛說大堅固婆羅門緣起經云帝釋天主支
謙譯佛說八師經云三者不得犯人婦女或爲天主遣人所知
臨時得殃其言天主非今天主教之天主其言天主者人主其
主婆人則兼舍衛城習羅刹教之刹利婆羅門及其羅利言之
吳譯經已有其目時其教未至中國故他譯經不深知耳佛時
乾闥婆阿修羅皆其教佛初欲供養阿羅邏而阿羅邏辭之蓋
以種姓不同各有福力故傳之耶蘇其教始盛耶蘇生當漢哀
帝元壽二年景宿告祥在如德亞地後六十年佛滅度見神於
漢明帝則耶蘇較幼於佛唐建中二年大秦寺僧景淨立景教
流行中國碑言大秦寺始貞觀十二年七月按通典職官二十
二視流內有薩寶薩寶府祆正視流外有薩寶府祆祝薩寶府
率薩寶府史注云武德四年擬羣胡奉事取火咒詛貞觀二年

改波斯寺開元二十年禁民習末摩尼法天寶四年改波斯寺
爲大秦寺其言不相應碑稱三一妙身無元真主阿羅訶又稱
其母爲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又言阿羅
訶存髮削項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則兼摩尼法而實報記云貞
觀時馬嘉運入真知王五戒死爲天主即今所謂天主則其時
中國人知其教矣明萬歷九年其人復至廣東二十九年至京
師明史云禮部郎中徐如珂召天主教二人授以筆劄所記舛
謬不相合同閣斡爾塞經則云爾撒聖人者亦阿丹聖人之後
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求異術爾撒
告妻長人縛髮妻於是夜暗繫其髮仇至遭擒便被殺害其徒
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天主教則言耶蘇行教國
王磔之十字架上其徒所傳艾儒略萬物眞源馮秉正聖言廣

盡全編及眞詮自證等經冗鄙無可採語十字架者景教碑所
言判十字以定四方者也鄙愚因緣經像娑勿提寮品云梵志
或事日月翹腳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即通典注言大秦胡
事火咒詛也西域記云鉢羅那迦天祠人露形旦上高柱一手
執柱端一足躡旁柱一手一足虛懸向外視日影求出生死所
謂裸形求仙是尼揵法然則十字架者高柱及柱後不事日猶
留其式耶蘇母抱耶蘇手執十字架者懸弧矢意也耶蘇裸體
張十字架上者耶蘇以他事被殺而遺像具生時露形上高柱
翹手脚視日也其徒文言之則曰定四方妄言之則曰耶蘇誅
於十字架不悟立十字止上下及兩方耶蘇誠稼死架上何忍
資其受慘刑具頂禮之且耶蘇母何爲以弄其兒哉根本說一
切有部尼陀那云茲芻不敬事天神亦勿欺陵是專指天主教

之人矣

梵天勸請品言摩勒及阿羅邏大勒天者其語荒遠不著邊
際此篇及紅教貢教論能載其言實之汪文臺記

道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

上論祁墳奏神靈禦災捍患請賜給封號一摺著禮部議奏欽此欽遵查陳王神廟供奉陳王神像始自宋代查府縣志載神姓陳氏遜其名生於隋代住居贛屬農顯靈應累封至惠靈公復查廟內懸有舊額載宋紹興時岳飛破舊成精神呵護因贈忠佑廟額嗣後嘉泰間封顯應侯嘉熙間加封孚佑侯淳祐間兩次加封廣惠靈濟侯前明加封惠靈王雖與志乘互異惟歷次加封確有可據云云今按平樂府及賀縣志與廟中舊額所列神之結銜絕無所出惟言神姓陳氏生於隋代宋岳飛贈忠佑廟額則必陳果仁也果仁見唐書抗法與傳全唐文有徐鼎臣冊贈武烈帝碑文及釋德宣隋

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此二文撰元長皆果仁事德宣碑云陳公諱果仁字世威先世自潁川居常之長城夢梁錄外郡行祠引會要云仁和縣佑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姓加封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額常州以帝號非稱易曰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王為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皐墅所雪顯靈申朝賜爵遣吏賫詞送忠佑廟又別告顯佑行祠今檢宋會要不可得而唐書全唐文夢梁錄三書符合不可復沿志乘之說應正神名曰神姓陳氏諱果仁字世威也或作仁果或作果仁者傳寫誤也至其封號惠靈王云明時封者不見冊籍大明會典八十八各處祠廟有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臣陳果仁是廟在祀典獨無封號其見他冊籍者夢梁錄引宋會要言唐封忠烈公梁加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改為福

韓文靖公事輯

韓文靖公照載字叔言唐北海人韓滉曾孫滉第四子滉第乱推照載父光顯爲開後天成元年八月平北海光嗣見段照載奔吳傳通鑑時吳順義六年也上狀徐知誥曰照載本貫齊州隱居嵩嶽雖明科第且歸姓名今則慕義來朝假身爲賈出青山而剃髮渡長淮而變猶繆處士倫與知人理足以副明君之舉善慨聖代之棄賢江表志知誥剃之照載時年十九歲史南唐世家其家故富貲好俠不爲知誥所禮約魏又以照載早嘗名揚球鴿卡要事陸游南唐書潯照載匿讀書潯水縣南鎮想山之連補和常潤三州從事不以介意馬書知誥受禪復姓名李昇是爲南唐烈祖馬書烈祖紀除照載秘書郎輔元宗於東宮照載談笑而已不與世務馬書烈祖昇元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照載時爲太常博士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弟可以訓時雖是其言而制書已行遂改元馬書烈祖紀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始言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又言凶禮儀不卑式者猶條舉正之宋齊邱之纂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照載知禮使兼太常博士時江文蔚判寺事皆咨於照載馬書烈祖廟議成謚藏纘昭宗合祔宗照載議以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遂定祔烈祖元宗益重之擢知制誥宋史南唐世家照載性儁朝直多謀爲馮延己所劾罷其職馬書照載元宗舊傳見任用在朝挺挺諤諤不附權要以是見摘鈔略立誅保大四年宋齊邱薦陳覺爲福建路宣諭使往說陳仁達入覲仁達不從覺等還至建安爲制發

▲耕前件元字疑係楊愚之指斥之曰他此者有事自白告云約據之後題耳

空迴風迅捲尾端面時或激昂動搖羣兒相謂曰此名索稼也
旗不可縱縱即斷線而去矣執輪者心知其如此獨念其決退
可以快一時之觀而又力有所不能加力不能加則難欲不縱
亦不可得也既縱之後秤秤焉如鼓危弦其聲琤琤忽一得勢
則大掣裂以去或盤躡太虛之上或沒於滄洲杳渺之外或冒
於積莽翳薈之間翠兒躡斷綵窮荒徑盡日力而不可得踵決
衣穿而返至為其親加扑捶焉嗟乎天下事大有似此者願相
君以為念齊邱曰昔無忌有言於齊邱之心鬼鬼然今叔言
之辨可謂微矣吾方思之無忌孫晨字也及馮陳齊魏之黨成
齊邱退居九峯之谷一日晨起攬鏡歎曰吾面有慚容愧孫
無忌韓叔言也釣磯立議幸餓死青陽南唐近事熙載既赴和州久之移
宣州饋度推官徙還復廬部員外郎遷郎中史館修撰陽冰俄

而拜中書舍人誥制誥典雅有元和風九國志保大九年中原馬書傳
郭兵立是為後周時議用兵北方熙載諫曰郭氏裹雄雖立開
未久而為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時距用兵伐
周六年矣熙載既以用兵非時諫元宗猶遣李金全等屯師淮
上周人襲來侵壽乃盡失江北地以濟王景達為兵馬元帥而
起陳覺監之熙載諫曰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之不
聽馬書時周用場交泰元年熙載議以錢為幣先是大錢一當
舊錢十鐵錢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述以一當
錢二歐世家錢大行公私便之泉志琴戶部侍郎充鑄錢使此依
事註文歐史世家云以後錢貨漸弊頗
熙載為侍郎維綱使後
拜吏部侍郎及新錢行拜兵部尚書充勤政殿學士承旨兼後
元宗貶號奉周正朔越三年又為宋馬書明年辛酉歲後主立

德況承世稱使者以爲然爲熙載設酺自宋來以後
皆爲名族大國之勢氣候非常中原李殺熙載故人也與熙載
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書騎而喜奉宜善待之殺至則容色凜
然崖岸高峻初周世宗時駿來聘熙載道家姬李盤匿旦得殺
歸曰巫山之麓貧初臨霞分鳥道洛浦之妖姬自至月滿鴻溝
熙載訊之曰是夕適浣濯焉及是有業人秦弱蘭者託爲驛卒
女云夫亡依父母弊衣竹釵操帚舁庭弱蘭客止宮掖殆無殺
欲動乘隙遂失幽獨之戒異日將行以春光好詞贈之旦餞於
澄心堂殺戚不稍霽不顧動酬熙載知弱蘭事命棄御史柳宣表雪熙
載以送酒殺覩之則弱蘭也其詞曰好姻緣惡姻緣只得郵亭
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勝續斷絃是
何年即殺所作者坐上咨嗟歎美殺意失勢而去殺陰險及婦

而寫歸之曲播於朝野竟不能爲害熙載之力也熙客輝華南唐近事王臺
清話稱李舜弦傳熙小名鐵又案晉溪漁隱叢話云湘山野錄載此傳略使江南贈妓詞本事曲
冷齋夜話訓殺使江南贈妓詞本事曲言殺使江南贈妓詞本事曲
南詞則此詞和王說其謂類如此文
貧弱不能有爲豈世熙載終以北人故不自安因彌事荒謬殆
於廢日劉磯立談家政甚寬詩愛妓王屋山舞六幺每醉以彙賂之乃醒未
屋山舞六幺每醉以彙賂之乃醒未詳
不加檢束馬書傳通考經籍考忽妓出入與賓客生旦聚雜馬書傳玉海清話第
側建橫閣貌以絳綃爲姬侍窺妬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所
斌如意時人目爲自在窗清異錄客有私其婢者留題曰最是五
更留不得向人枕畔著衣裳熙載知之不怪也南唐近事所得
偉銖多爲諸姬分去陳雍吾字致堯官太常博士熟于開元禮
世以熙事家貧多姬妾亦以惟薄取譏熙載贈以詩曰陳郎不

著世儒冠也好嬉遊日笑談毒有書巾興製杖任呼官觀老龍
監江南條熙書著稱衣頁值令門生舒雅執手版乞食諸姬院
以爲笑樂聞見後錄資客至者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旅殿
事加以爭奪靴笏集不曲盡後始緩帶以出五代史補又令幼婢凝
酥素質出家後主以熙載盡忠敢直言屢欲相之歐世家而嫌其
龍談使待詔顧閎中額大中至其第窺其撲飾氈燭開門生朱
錢及教坊副使李嘉明兄妹能爲夜宴圖一縱樂五代史補宣和
圖一腸熙載讓使魏改而熙載反復觀之宴然畫譜卷七論集
趙衣宴乃左授右庶子分司南都歐世家監察御史柳宣表雪熙
圖跋
載後主叱之曰汝不是魏徵宣仰言曰臣不是魏徵陛下亦愧
太宗矣江表志熙載不樂職事乃上表乞住閣下曰朽作無生之
骨猶思仰慕於聖賢生爲萬物之靈豈使困窮於終老魂凝冢

閼心潘金門程期已歸炎熱漸盛重念臣向化歸順於四紀十三
七年便是四紀之首抒忱已愚於三朝無煩草之功可資於國有涓天之
報自累其身陛下以有爲之時廣含宏之德在一命已寬於時
有明威深仁而再遲欲赴於返征轉資陰德今則贏形愈憊壯
志全消老妻伏枕以呻吟稚子環牀而號泣馬書傳
孤客面何之一葉舟中泛病身而前去江表志南昌去金陵無三千里外送
武昌云勁風振樹豈得長停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入未報馬書傳
於是盡斥諸姬單車上道後主嘗留之復其位而諸姬稍稍復
還後主笑曰吾無如之何矣歐世家已而曰吾乃今知卿之心矣
馬書傳使與兩省侍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分夕入直光政殿引與
談論歐世家加中書侍郎百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熙載傳資治通鑑長編
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詘聚朝未嘗拜一人馬書傳風采照物

每緩鬱春城秋苑人皆隨觀善詼諭聽者忘倦（湘山野錄）審音能舞工八分及畫肇時謂之神仙中人（馬書傳通考經籍考或鑒其衣裏圖題）江南有人憶四句（遺隱）盡語美事著紗帽夢溪（筆談）謂其詩者以爲古樂府云（遺隱）叢話滕紗帽者熙載嘗自出樣造輕紗帽匠帽者名曰韓君輕紗格（清異錄）故時人圖之僕射原繡一作位高寡學爲時所歸以熙載負才名請撰其父神道碑欲苟稱譽取信於人筆珍貨萬緡仍綴一未勝衣歌舞（質）冠時者爲滿毫之贈文成但敘諸系品秩荒葬甄贈而已績嫌之封還增益熙載盡舉所贈及歌姬還之臨登車寫一詩於泥金雙帶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鵬搏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記尊前舊舞衣（馬書傳）宋齊邱嘗自善碑文求熙載寫之熙載推管以紙塞鼻人問之笑曰文臭而穢（馬書傳江南野錄）有投贄荒惡者使妓灶艾焉之俟其至

對之嘆曰子之卷軸多艾氣何也（江南野錄）魏明帝好吟詩動即數百言氣格畢下嘗以謁熙載熙載辭以日暗晝几上明日然則明自誦之熙載謝曰適耳患聾時傳爲笑（善謔熙載雖諧謔率性而動不虞悔吝閒談若驚不屑毀譽每得文筆佳者手自繕寫仍爲播之聲名片言可稱躬自諷誦（墓誌馬書傳立談）展對愛玩至其纖生毛猶不忍遽舍（釣磯立談再與遊事）借士類號曰韓夫子（江南野錄）初熙載自以羈旅被遇思展布支體以報人主肉念報國之意莫急於人才於是大開門館延納儁彥凡占一技一能之士莫不加意收采惟恐不及雖久病疲薾不廢接對至誠獎進後輩乃其天性後房蓄聲伎皆天下絕妙滿歌盤舞之觀所以娛侑嘉客者無不曲臻其極（釣磯立談於食品緒愛膾鱠時人爲之語曰韓君一命二鱠鱠清異錄卹白膾也才名既

趙甌北家乘曰本朝一日手批別輯本朝一日讀畢隨即摘要標出謂之日錄續資治通鑑長編命檢前代贈同平章事例左右以劉秩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對後主即日出手詔贈熙載右僕射同平章事謚文靖使人選岡隴曰須山坐秀絕靈仙勝境或與古賢邱表相近使者其言不用即終身不肯作相其沈毅堅決者王壺清話云李建勳元宗時擢淮南耳爲泉臺難遽也墓誌馬書傳約畧立談江南通志遂葬文靖梅磵岡謝安墓側馬書文靖著格言五十餘篇江南野錄論古今王霸之道首言非李沈毅有智略之比不知李毅卒于建隆元年其後十一年乃歿歲文靖卒已數歲文靖卒豈得云毅征江南文靖卒已數歲文靖痛心疾首之言亦非商談也文靖重立頭陀寺碑文書陰云陽九百六之數五運迭興舒雅序之見公武讀書記爲五卷自云二十六篇爲五卷成之宋史南唐世家自服興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與隱游人蜀記謂其妄謬誕假矣又謂李主恨不及相之其感若此何以久存以一碑陰之故痛詆其君臣南唐宋得罪於宋宋臣皆之不足爲忠夫業於其君人之常過且過頌其君與過頌其相者孰愈也南唐周不存矣元遺山南宋絕類宋逼南唐宋居然有陸游又何嘗久存乎宋冀鼎臣東原錄云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有熙載畢迹王子融宰益都將刻之其兄沂公以爲墨迹難得不可刻玉元豐中鼎臣守青州懼其滅沒卒刻之北宋之人識過南宋遠矣宋乾德五年爲丁卯開寶元年戊辰二年己巳三年庚午文靖以庚午卒歐史云乾德五年卒者非也又言乾德五年以爲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則云開寶元年四月以勤政殿學士韓熙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中書令馬令南唐書則云贈中書侍郎今江南通志壇廟祠墓附云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墓在江寧縣梅岡亦依馬書以爲最後贈官江西吉水縣上都右街龍光禪院故元寂禪師塔碑則署開寶二年朝

謂大夫守中謂侍郎充光政殿學士承旨上護軍南陽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韓熙載撰此官當最確今按年記
之其贈同平章事鄭文寶江表志云左右言無此例後主言當
自我始史臣白鈞傳及馬令歐史續長編皆言左右引劉
穆之事今從其多者其右僕射惟慕誌有之亦最近最確也馬
令傳與江表志所載分司使上表參差不齊江表志言表上遂
免南行亦非也馬令言奉使臨川借官錢今不得奉使事但存
其放免案耳徐鉉與文靖相接爲作墓志云夫人李氏蔣氏而
馬令傳云里民趙氏女有美色娶爲正室其或誤記其姓耶陸
水蔣氏與沈括夢溪筆談彭乘墨客揮犀並云文靖罔面小而
美髯面小者對髯愈而肥言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言家有
此圖乞食歌姬院中龍袞江南野錄鄭文寶南唐近事詩頗詩

話固咨發幸雜誌皆有之世人皆言文靖不約束侍婢琴幸雜
誌鄧氏聞見後錄言姬妾數百人陶岳五代史補言女僕百人
續長編言數十人馬令書陸游書王銍清話馬端臨經籍考宋
史南唐世家言四十餘人弼弼乎哉可謂盛矣女伶私人何足
爲諱故亦廣輯之編錄稱勞或亦稟文之次輔矣

易安居士事輯

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皆工
文章（宋史文苑傳）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古微堂集有柳絮泉詩）李易安故宅詩序
舊乘柳絮泉在金線泉東易安幼有才藻元符二年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
趙明誠明誠父挺之時爲吏部侍郎格非爲禮部員外郎俱宋史
明誠幼夢誦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蓉披挺之曰此
離合字詞女之夫也結綢未久明誠出遊易安意殊不忍別書
一剪梅詞於錦帕送之曰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
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迴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
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如夢令詞）
（草堂詩餘）
（古微堂詞話）
（是時年作）

再唱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起曰此必李八郎也自後鄭衛聲
轉流靡頗變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
酒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時江南李氏雅尚文雅有小樓吹徹
玉笙寒之句及吹縐一池春水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
思也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
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
次膺晁補之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
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餘事然本於大海然皆
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崔令欽教坊記所載詞曲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
慶遷鶯既押平聲又押入聲玉樓春平聲又押上去聲又押入
聲其本押側韻者如本上聲協押入聲則不可通矣謂本平可通側不拘

上去入若本側則上去入不可相通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
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
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少游
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
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儇自減半矣以上皆邵
博　易安議論前輩旣中其病老學庵筆記而詞曰薰工李趙宦族
然素貧儉每朔望明誠太學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
寺市碑文果實歸夫妻相對展玩咀嚼書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又春殘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頭報髮長梁燕語多愁
日在蒼苔風細一簾香彤管遺編明誠後屛居鄉里十年衣食有餘
及起知青萊二州皆政簡日事鉛槧易安與共校勘整集錄題得書
亡詩逸史證家舊壁所未見之書盡力傳寫或古今名人書畫
三代奇器質衣物市之崇寧時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
萬留信宿計無所出卷還之夫婦相對悵悵者數日　金石錄後序　挺

書完整冠諸收書家易安性強記每飯罷與明誠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幾卷幾葉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往往大笑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其收藏既富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册當蔣讀御前錄上簡闕出卷帙或少損汙必懲責指完塗改又置副本便繕討書史百家字不刊本不誤謬者常秉三四本皆稽絕家傳周易左氏春秋兩家文語尤備儿案羅列依籍意會心課目注帥授案在聲色狗馬之上靖康二年春金石錄後序作建炎丁未是年五月始為建炎今改之明誠奔母喪於金陵金石錄後序作建炎三年始改今從其初年葉所藏其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書十餘屋建炎二年明誠起復知江寧府以上皆金石錄後序　後序作建康葢追稱之今改　易安自南渡以後常攜家洛舊事元宵賦永遇樂詞曰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又曰染柳煙

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後疊曰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向花間重去貴耳集　在江寧日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得句必遨賡和明誠每苦之清波雜志三年明誠罷將家於贛水金石錄後序　四月高宗如江寧五月改為建康府朱史紀　後序云至行在又言葬事畢依史實易安自明誠赴召時其地詔明誠知湖州明誠赴行在感暑疾發易安自以二年之杭年五十有一矣作金石錄後序曰右金石錄三十卷趙侯德甫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彝敦歷代石碑之詩銘墨蹟以來訪求之艱聚散之數是正訛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興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為惑則一也本書又自序遭離變故本末甚悉　書前曰靖康丙午歲侯守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書畫卷軸棄且懇懇且舍

報知必不爲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五月始爲建炎
此建炎之劉出疑衆衣被走黃巖羅舟入海舜行朝時駐蹕章
四年事　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
安台州府治西南章安市　時青州故第尚鎮書舟什物用堅十餘間
去盡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有監板者
盡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屬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
屬渡淮至建康　紹興辛亥元年　時青州故第尚鎮書舟什物用堅十餘間
三月復赴越至于二年又赴杭以上紹興二年事作後序年　先侯
也此下復記建炎三年事
期明年春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遂爲灰燼戊申九月
侯起復知建康己酉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於蕪
水上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　建康爲　遂住家池陽
行在
得赴召六月十三日負笈舍舟坐岸上遇衣岸巾精神卓虎曰
光爾嗣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忽傳聞戚中疑急索
何戟手遥應曰從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
屋貝五籠去　此都與元年事　余悲痛不欲活立重賞收贖後二日鄰人
次古器物所謂宗器者自隨貝與身存亡勿忘也遂騎馬去途

中奔號目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痞七月末書報臥病余驚恒念
侯性素急柰何病痞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
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黃芩痢且劇病危在詩有余憂兼
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逝殊
無分香賣履之態葬畢余無所之時朝廷已分遣六宮宋史高
諸大后如洪州宮人從之　又傳江南禁渡宋史高同八月隆
州宮人從之　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建康韓世
駿屯江州猶有書二萬餘卷金石刻二千卷最
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
侍郎從衛在洪州　從衛六宮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十二
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
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又
唐寫本書十數冊偶病中把玩在队內者獨存上江既不可往

亦欲爲後世博推好古者之戒云爾紹興二年元旉歲壯月甲寅朔易安室題本
晉三年行都端午易安裡睫有爲內夫人香代進帖子皇帝閣曰日月嘉天大璇璣舜歷長倒聞行殿帳多集上書叢皇后閣曰意帖初宜夏金馹已過蠶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意帖附上內人閣曰三宮催艤樓閣箭纔掛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團扇用唐開元內宮小角弓射獲事於是翰林止金劑之賜然法帖雖咸以爲由易安也時直翰林者秦楚材忌之五月命蔵作贋欵押也諸書皆從竹書極密院事韓肖胄字似夫工部尚書胡松年字茂老仁人二人以七月行禮奉表通問使副使使金通兩宮也劉時舉編通鑑又案朱朝事實其事在七月韓又使金　易安上韓詩曰三年夏六月天子視朝工對傳誦而惡之其感禓詩曰寒窗敗几無書史公路生平竟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老學庵筆記　咸都興二年進士　應舉者服其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奪生事作詩謝親賓閉門虛室唐生有佳思靜中吾乃見眞吾烏有先生子虛子　彤管遺編上詩詞

靈寶非何必舍冀肉便可載車腦士地非所惜玉帶亦塵泥達可當將命幣重辭益車四岳俞曰俞臣下帝所知中朝第一人春宮有昌黎身爲百夫特行爲萬人師嘉祐興建中爲敭有皇襄漢家貴王商唐室重子儀見時應破膽將命公所宜肖胄題詩難此亦何等時家人安足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堆曰臣璞辭難謀妻子不復辭願奉宗廟靈願奉天地威徑持築泥詔直入黃龍戴北人懷荷德侍子當來迎聖孝定能達勿復吉請濯側持喧譁心卽不可見念念猶劣哽彤管遺編詩秀閨有仙骨也又作打馬圖釣奎集　或以其二十字韻語爲名之歟打馬賦詩奎集中古聊城之非詩也不復錄雲霞閨綠安期生選馬圖　有曉夢詩曰曉夢隨鶯繞巘然鶯霞閨綠知船同食粟如瓜遥等綠牽秋風正無朝吹盡玉芽花共有朝朝喜髮女覩新諧亦佳哨辭門荒辨語火烹新茶賭乏上元衙前遊樂事樂莊人生能如此何必鼎故家起來斂衣坐施耳原喧譁心卽不可見念念猶劣哽彤管遺編詩秀閨有仙骨也又作打馬圖曰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解牛郢人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察大至堯舜之仁葉社之張小至鄒屠起蜣巾角抵棋皆臻其極者妙而已夫博無能爭先衝耳故專者勝余性專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甚廢寢食博具今年冬十月朝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

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菊午蕭繹與郭知所之余亦自臨安訴流遷嚴徼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惴而見齒軒意頗適然更長炯明如此辰夜何於是乎博奕之事講矣且長行葉子博塞通棋世無傳者打馺大小豬窩族鬼胡畫轍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蔽酒搏蒲雙陸雖近漸古粗遣仙加減插關火鬪繪任命無所施智巧大小象戲奕棋又止容二人獨采選打馬特爲閨房雅戲富恨采選頗勞於檢閱又能通者少雖週勁敵打馬簡要而若無丈采技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流傳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實罰互有同異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錯加減大約交加僥倖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也余獨愛依經法因取其實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

見俾兒輩圍之不獨施之博徒亦足貽諸好事使千百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二十四日其打馬賦曰歲令孝仙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列三矣居金華有武陵春詞曰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慵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閒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流寓有故鄉之思水東日記云玩其詞意作於序金石之須　其事非閨閫文筆自記者莫能知或曰依弟迈老於全婺後人集其所著爲文七卷詞六卷行於世宋史藝文志　其金石錄後序稿在王厚之伯家洪邁見之爲述其大概容齋隨筆宋文公言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會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詞綜有貞於閩漠口鋪見女子韓玉文題壁詩序劫在鏡塘師事易安能詩詞文四六又能畫嘗入陳傅良藏有易安畫梅一幅林平張居正琵琶行圖宋牧仲藏冀廷韓員得易安畫墨竹一幅林平張居正在政府日見部吏鍾姓浙音者問曰汝會稽人耶曰然居正色天心無慈豆志在著雞蹴蹄黃裳盡道金錢川五十六采之間

張河西先生有汕贈易安殘詞一首謝伯才謂非婦人事也陳旭張大人語
據有人○

變久之吏曰斬自湖廣遷往耳然幸點之以旺若徽故時不繫其籍以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誠諭改易安與繫學士啟以張飛卿爲張妓舟以王臺爲王臺詞官文書使易安綠波舟後結設又詔雖之有文案詳道彭南雲處沒抄劉伯蕃僕逃隱來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方擾離不糾言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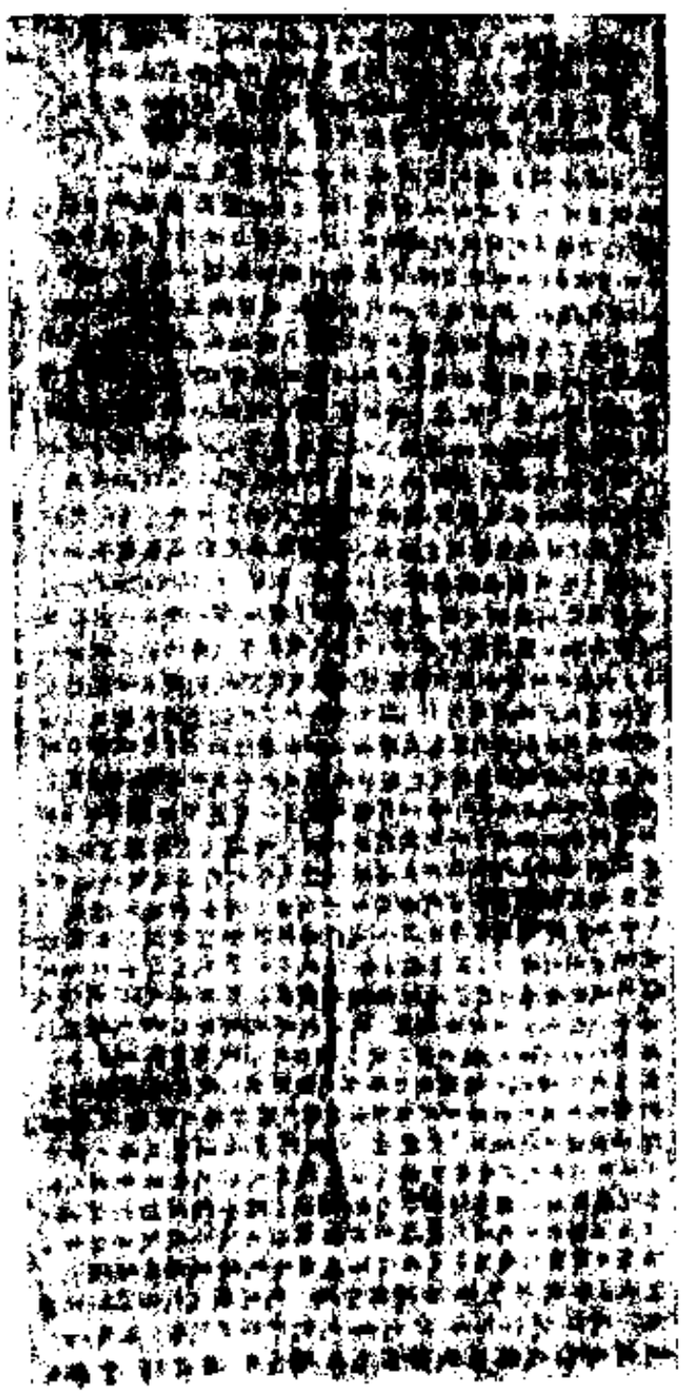
通曰宋史李格非傳云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無他說也藝文志有易安詞六卷通考經籍考引直齋書錄解題止歎玉集一卷解題云別本分五卷詞今存書錄打馬賦一卷解題云用二十馬今世打馬大約與摴蒱相類藝文志言文珠七卷明皎玄圃史經籍志云十二卷則并詞五卷惜其文未見娜嬛記四六談麈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學生啟云無牛宋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指之似既繫臂而斷足實難弟而雜兄王刻雙瑾錦挑對褓注言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駒仲指兄弟相似形狀無二白俠兄弟毋不能辨以五色采絕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其用事明當如此讀雲麓漫抄所載謝綦崇禮啟文筆劣下中雜有俚語定是竄改本又夫婦詐誣必自說之啟何只云無根之詩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雅雨堂刻金石錄序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小說比其事爲文案尤惡之後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穆事云李心傳在蜀去天遠里輾信訛啟麻姑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啟事可知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趙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駔儈故以年分考之凡詩文見類部小說詩話者考合排次至都

興四年易安年五十三又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葬崇福塔陽夏謝伋商家台州自序四六談麈時易安年已六十伋稱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遠張汝舟婚事伋親其壻不容不知又下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楚衍迹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猥爲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顏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嘗誅滅也且啟言牛蝨不分灰釘已具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神吟未定蓋以同歸瓢以桑榆之末影醜茲甑偷之下才易安老命薄也何以改嫁復與官告又言親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遂肆欺陵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

附是文閩房歸論竟達關涉帝寵陳隱私語之離異夫南渡倉皇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時篤一顧倩之錯從容再降玉音宋之不君未應若此審觀金石錄後序始知頗金事白綦有漸先之力小人改易安謝啟以飛卿玉臺爲汝舟玉臺用輕薄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率連君父誣罔堂則小人之不善於立言也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韓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呼妻四朝聞見錄有劾朱文公閫閫中機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云黃倘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蓋指摘趙師夔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送牌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送點日新而倘書以輕薄不終罷按白類體云師夔初居吳郡及尹天府日遂稱木爲門客喬教師夔

子希蒼制古禮器於家釋菜貢舉書欲發遣之歸舅乃以勢而
逐爲是歸舅與由以熙配門客相報又植惠齋有摘文之事乃
並誣惠齋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卿惜易安與惠
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易安打馬圖言使兒輩圖
之合之上胡尚書詩薈易安無所出兒輩乃格非子孫故其事
散落今於詞之經批隙及好事傳述者亦輯之於事實有益可
備好古明理者觀焉其僞見歲玉集者此不載也

總目
遺像
墨跡影宋本說文繫傳序　劉記一頁
序
例言
叙錄
著書目
校書目
年譜
譜餘
俞理初先生年譜　總目
補遺
跋



重刊影宋本說文繫傳序

許氏叔重當東漢諸說猶在之時博采通人譔說文解字敘為小學所取法呂忱字林出顧有新義唐重書學兼用說文字林學徒傳錄多附增訓以己意刊正原人引說文已雜呂李說至南唐徐氏兄弟鼎臣楚金為說文學始專家楚金就書殿之書校定作繫傳鼎臣入宋見祕閣書較廣承詔校定自為一本後人分述大小徐本是也小徐不喜李說多辨論今繫傳依疑義其字不當在通釋者及宋雜附時詁附益者皆有之益宋人已合併之許氏舊法蕩然無存矣

嘉慶庚辰歲予得見汲古閣未刻本大小徐本二百年來大徐本學者能有其書獨小徐繫傳無善刊本道光丁酉壽陽祁春浦侍郎視學江蘇閩有佳寫本欲刊未舉者余以有益小學之書多一本即得一本之用約共成之乙亥秋刊畢其郵借奠補之勤及作校勘記侍郎序述李申耆前輩跋乙詳其事故惟述小徐之有裨說文當為流布者為之序道光十有九年十月

俞理初先生年譜跋

余自十餘歲時得讀俞先生之癸巳類稿及存稿而深好之歷五十年而好之如故欲爲俞先生作年譜苦無四養齋詩集吾友程君演生爲於王君立中處覓得一册王君且以所藏之俞先生劄記一册見借又貽我以俞先生遺像之印片程君又爲我覓得俞先生及其弟正禧之鄉試朱卷於是參考之材料稍稍具矣乃寫年譜初稿然尙以爲未備欲再有所輯補經年未脫稿王君不及待乃自爲之數月而成以示余余以余之初稿對勘之王君之稿較爲詳贍余稿中有若干條可爲王君補充者徑補之以致程君附印於安徽叢書三集中俞先生手訂本癸巳類稿之前賴王君之精進成此年譜何快如之

抑余猶有不能已於言者余之崇拜俞先生有最重要者二點分述於左

一認識人權　男女皆人也而我國習慣寢牀寢地之詩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存十三亳州志木蘭事書後以從夫從子之禮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醮爲恥種種不平從未有出而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爲下公平之判斷有說明善意者如類一（卽癸巳類稿卷一下倣此）大象傳后義說泰傳復傳姤傳之后皆周之王后類十二（卽癸巳類稿卷一下倣此）大象傳后義說泰傳復傳姤傳之后皆周之王后類十二並配義以繼室宜並配存四（卽癸巳存稿卷四下）女子稱謂貴重以娘子爲一家尊稱託意至高同爲彌勒佛是皆從理論說明女權者也有爲古人辨誣者如存一魯二女如存一廣解謂「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存一魯二女身可受記爲如來可化爲金輪王可轉身爲釋迦文佛計及此者」類七釋小補楚語笋內則總角義謂「可覩古人尊長謙幼之意」存四額黃眉間黃謂「當求相法女人妝飾皆是好相」類三女弔壻駁義爲弱女證明無遠弔之責類十三貞女說謂「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木蘭事書後以木蘭代父爲師都成而不肯入師都宮爲合於孟子往役不平從未有出而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爲下公平禮也往見非禮也之義而歎爲眞女士同卷尼菴議證明女身可受記爲如來可化爲金輪王可轉身爲釋迦文佛爲彌勒佛是皆從理論說明女權者也有爲古人辨誣者

以爲妄人所誣故爲證明之同卷息夫人未言義以未言爲守心喪禮楚樊姬涼武昭王后尹氏亦然類十二書舊五代史僭僞列傳三後對花慙夫人謂「能改齋漫錄之別讒送聞見之頗示龍鑒戒錄之妄詆徐后皆誣衊不成人美」類十五易安居士事輯謂「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駔儈」又謂「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鷄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有爲無告訟直者如類十三書舊唐書輿服志後謂「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有音韻又何問音韻之當否乎」類十書開元占經天體渾宗後謂「天部之學與音韵之變或世異地異不能強同說經者引王蕃注天依廣韻定讀皆所謂無是非之心者也」有專言天算者如類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古文說謂「緯書所言與算經事事皆合經緯俱用蓋天也其率周三徑一後世王蕃祖冲之更開密率則虞夏史臣所不及知不得引後證前失其本旨」「今求渾天取蓋天第四衡其外則反之無所謂四表其法今是而古非然古人已非矣不得掩其非而沒其意」「故鄭說經專采緯義不涉渾天正如書之王位不得以漢唐之王當之也」類十蓋天論謂「今求之經傳諸子史記太初憲以前皆蓋天蓋天實兗不勞後人飾之」「蓋天但無南極故與後

人之說全異三國以後矜言渾蓋通憲甚無謂也」同卷
史記用蓋天論謂「渾天之說誠是以之說漢書則不可
況以之說史記又進而說經乎又況以回回西洋所得之
數說經夫知古而不知今與知今而不知古皆疏漏之說
也」存六天門謂「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
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不知蓋天則經子皆
可疑矣」同卷燭龍謂「經緯子及佛書皆蓋說後人治
渾乃好引之非特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來術士不悟
也」存六日長短論謂「渾天日月高下里差不可以說
蓋天」類十古憲論謂「減四分求交食定歲差乃後人

推得古人本所不知非其術僞也」「自古經傳皆各用
其時憲法雄（揚雄）爲從豫知後世有承天法且承天
法後亦不驗自蔡邕以後世法說月令而注與經背久之
時術又改展轉相謗其法亦廢是經義終不能明注說又
不可用無益於術而有害於經是故說經傳者當知其時
布算立度而各申其旨則於天學沿革當明古憲不可不
知也」「七政西移自一代之法……說夏書者必宜知之
而後儒以概唐虞商周又宜明太祖之漫斥之蓋惟夏憲
則可以七政西移言之也」「梁人刻漏經以佛法九十
六刻爲古初亦不悟古今各異制妄造故實也」「古憲

不可行於後世之法亦不可以說經蓋術雖工非經本
意也」「事有沿革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循文求義各
申厥旨而後進求精密庶亦舉妄破經義詆毀古憲二千
年之陋習而空之」同卷天事闕疑說謂「東漢言聖人
記日食者以正失朔不悟聖人並不知日食而合朔也」
「日食與復三代聖人尚未能知由積測未至後人不知
當時之意乃爲聖人展轉諱之則妄矣」「日食定是合
朔而古人則定不知也」同卷恆星七曜古義謂「漢人
所創之法不可以說三代古書」類三中星鄭義謂「書
禮中星不同後人以歲差解之……歲差非作書禮者所能

曉」類十六壬古式考謂「凡術當順天以求合不可爲
法以改天古人制法適與其時天行合」存六天九重謂
「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抹
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古人測候未全非故爲其疏
也」同卷歲星謂「鄭言小周服言龍跳天門以後世所
推者說古人實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遲伏若緯止
言歲行一次與經傳合古法疏故謂之歲後法密當曰木
星不當曰歲星矣」類二啓明長庚古義謂「今法作詩
者所不曉古法則如此」存六日月古證文答宣城張徵
士炯謂「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

吳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定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詳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有說地理者如類一揚田下下說謂「揚州田下下荆田下中梁下上此卽禹作貢時地力言之也……年久土復而揚荆梁三州之田皆後世之最上者地力不同故也」有說禮制者如類三周鄉遂田制義謂「遂人匠人一以夫計一以井計事本不同制無緣合大司徒助制遂人大司馬貢法周官貢不爲井後人欲以己意井之遂改說周官使不可通……陳祥道鄭樵謂遂人匠人之制無不合者不識數

矣」類三古命於廟義謂「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以祖孫同廟故就之王制云爵人於朝秦漢之制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乃漢時儒生測度之言」類三鄉與賢能論謂「說者引唐事以況宋已爲不達況引周事以繩明選舉經義益荒援據失義矣」類三媒氏民判解謂「此令也非禮也禮不下庶人令言其極不是過以令爲禮則文義不通此經文之晦久矣令各有爲制各有時不可不察也」類三問名義謂「婚禮問名者太古相傳之禮而記云問女爲誰氏則周禮也」有證明古書詞例者如類二兄弟辨解謂「閔元年傳子女子云以春秋爲春秋今以公羊爲公羊當如此」類二春秋書比月日食義謂「時無推日食之法失在策書（謬複）孔子不能追改以春秋爲春秋」類三君子子解謂「以君子爲貴人周人之語也」同卷食之者寡義謂「聖人必重農然書各有義大學實不曾說重農不必改財貨爲米粟失古人本意」類七書隱三年左傳後謂「貳叛弒古語上下共之秦漢以後始定於一今讀古書多險詞當知古今之所以異」同卷補儀禮篇名義謂「白虎通云王太子亦稱士何……是東漢人不知古言之證……古人愛之則曰士惡之則曰夫夫也美之則曰如處女嫉之則曰婦人也古言茫昧意則可知吳越春秋云貞明執操其丈夫乎女哉出辭倍矣且此女三十未嫁子胥何得呼爲夫人尤作書者東漢人不明古語之證」類十一百里奚事異同論謂「奚實賢者後人喜稱說之增加事蹟不能強同」「商君傳自是趙良之言史載其言不得改之困學紀聞引范太史謂遷言自爲違異此范亦可謂不達史體矣」同卷秦漢亥正記事記言說謂「一封禪書於是秦以冬十月爲年首又云高祖以十月至霸上因以十月爲年首此記事之詞以作者時所謂十月追名之則易曉也封禪書又云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此記言之詞依其

言記之不失實也」類十二書五代史馬縞傳後謂「讀者不察古今語言文同義異之致乃疑古事矣」類三鄉射堂義謂「敖繼公集說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同卷旁三義謂「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毓各有意然必不可準之以證三代舊書也」其於引後證前執古改今兩方面之謬誤言之重詞之複可謂詳盡而透澈矣

右二點外尚有可附記之一點張石州序癸巳存稿稱「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文遂立」可以見俞先生準備成立之方法然此等一事爲一題之稿册尚未得見而所見者有一劄記即王立中君所藏者其體例於讀書時隨筆疏記標題之有無不同而以聯想所及之材料附之其他時所得則書於別紙而簽誌之蓋此爲最初之疏記而張先生所舉之巨册數十則第二級之疏記也附記於此以覘俞先生工作之一例焉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五日蔡元培

序

吾邑俞理初先生引江戴之緒學貫九流口敝百家性介寒貧手成官私弘巨著述等於脩力不自署名其癸巳兩射堂義謂「敖繼公集說云記言出東房是必有西房有室此本於朱子儀禮釋宮注乃宋元人作室法周公所不曉」同卷旁三義謂「宋元諸儒所言左右旋乃僧義淨法與東西南北經緯之改自西法者毓各有意然必不可準之以證三代舊書也」其於引後證前執古改今兩方面之謬誤言之重詞之複可謂詳盡而透澈矣

右二點外尚有可附記之一點張石州序癸巳存稿稱「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年餘音息寂然則不自揣鈎稽各書年月件繫費三月之勤草稿粗就鄙意尤所屬目者則凡不自署名之書必細細稽討指出證據蓋先生年二十餘即饑驅南北旅店籌燈達窗安硯船唇馬足不廢著述畢生勞苦倘并此後世之名而亦湮沒之既短後賢之望尤不足以瞭解先生學術之全山中藏書既極儉陋市月躊躇幾中輟者再稍引其端集證倘猶有待倘子民先生不斥其譾劣指正之補充之俾俞先生思想學歷顯白於學者後世豈僅區區之私幸已哉

民國二十二年歲次癸酉冬月叔平王立中書於城南草堂

例言

癸巳類稿二百四十九篇存稿五百五十六篇類稿爲先生手自編訂存稿亦一本前例雖未分類實以類相次然署年月者不過十之二三其重要撰著既無法證其歲月除錄程侍郎序外輒就讀陋所及摘錄原文稍加案語爲敘錄若干條其單詞片語之有關眞性者亦甄錄一二以概其餘冀爲讀先生書者先導焉

凡不署名之官私著述必鈎稽博考一一指陳其歲月如五代史記補注續行水金鑑等一經抉剔則鑿然無復疑義寒士辛苦著述幷此後世之名猶復湮沒之是亦予輯先生年譜動機之一惜山中徵集圖書極感困難海內鴻學尙希不吝指示

先生著述分現存不自署名亡逸三類列目而革稿批校本確然知其歸宿者與書爲某人校者亦一一詳列其目庶有以攷信焉遺逸詩文或墨跡或見於他籍另爲補遺一卷附之譜末予藏先生手寫劄記一册因字過多擬另輯出別印單行名曰俞理初先生丁酉劄記

先生之沒去今已百年文獻凋零立中雖生同里衍而蒐羅材料乃極感枯窘如可亭先生何時到官句容元配王氏繼配萬氏娶在何年卒在何年中秀才之選又何年二子懋瑩懋穎生卒年月譜例必一一詳載竟付闕如據竹瑞堂詩鈔哭先生詩曾爲劉金門入幕之賓事在何時又據癸巳類稿嘉慶二十年曾客休寧縣汪氏一年所纂何書近在鄰縣傳自同時鄉人之口竟不能詳諸如此類待補尙多是則有待於吾鄉好學喜讀先生書者隨時訂補也

編纂此譜胡敬庵先生慫勉最力並介俞氏族人助其蒐討材料例應誌謝

敘錄

清儒考證學對於學術界貢獻最多其治訓詁也往往一字音義列證至百餘精確無以復易先生生當乾隆末葉經學方面諸老宿已有至優成績似無發展餘地輒利用前輩治經歸納方法向多方面發展對於歷史糾誤辯証疏證用力尤勤如韓文靖公事輯易安居士事輯篇各五六千言引書至數十百種爬梳排比鈎稽年月無一字無來歷非淹博強記有十百人之力何能一氣呵成較之治訓詁由懷疑而懸一鵠的遇同此鵠的者輒疏記之積年累月證具義定此則散在羣書正史野錄故書雅記方志目錄詩詞小說書非一類事非同時非胸蘊羣籍無由標其鵠的非定一鵠的又不足以貫串之綜合歸納而情實昭然詳與証不待駕詞雄辨梁啓超氏謂先生之學長於局部考證予謂此種歸納方法用之於史清儒僅先生一人全部著述均以此法治之如百里奚事異同論書宋史梁顥傳後關內侯說漢南北軍義等篇皆史學方面重要論著也

不獨偏於考古也即近代史料如駐劄大臣原始總河近事考喀爾喀伊犂阿拉善書西域見聞錄後除樂戶丐戶籍及樂女考附古事書舊唐書輿服志後木棉考均旁推互證證無騰義爲後人治政治風俗經濟史者省無限精力而少吏篇上下數千言條舉其制有五善「以知閭閻善惡以徵調軍旅以知戶口賦稅以察奸弭盜用爲官役」疏明歷代利弊之跡十八九猶可行之於今日也

戴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醒釀故訓而出予朱子以重大攻擊承其風者至毛舉纖細卒之有漢宋門戶之爭癸巳兩稿對於宋人性理極少討論惟皇極篇引朱子云「天即理也又云性即理也此粹然儒言」對於朱子從未顯攻其短如書古文尚書冤詞後「枚書固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也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卓矣」卦變篇「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惟對於宋人惑經証古則必辨「五代宋時有陳摶開朗种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圖一爲十圖陳以十圖爲洛書開以九圖爲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關澤班主之言陳摶終南太乙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要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乙則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爲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摶亦言秘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

謂洛書者本十圖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妖妄而反用九圖十圖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所謂字也今九圖十圖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爲之解也」（存稿卷一洪範洛書義）「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竄其文深滅其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衛撰又謂其說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又增一篇文字爲尤妄也」（存稿卷二致知在格物）不審惟是凡魏晉儒經古亦必辨如三戴然而中土人士方且抒忱追慕嗟失其所競飾文詞

「魏王肅何晏王弼晉皇甫謐唐啖助趙匡陸質宋孫復王安石此九人者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最爲精悍」謂之異端（存稿卷十四異端）而白虎篇謂「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雜干事實之中卑情諂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愿佞蔡檜檜食間噴噎失笑愿倉卒間亦隨之噴噎失笑此等書頗似之」「嘉道之間國力漸即削弱留心邊務具遠見者外人制器之精知非從前隣疆小國可比先生同時之友如張炯漠門紀略汪文臺英吉利考略魏源海國圖志癸巳兩稿中俄羅斯左領考俄羅斯事輯荷蘭篇及海國紀聞等皆不外審敵自鏡之言而臺灣事輯引清聖祖五十五年十月上諭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慮此朕逆料之言尤具遠識

主張男女平等喜爲古才婦訟冤如琉證魯季姬子叔姬二女被誣書舊五代史僭僞列傳之後及李易安事輯均發千載之覆詩集中更有題昭君圖詩序云「予於古之美人獨念昭君及兩莫愁以爲洛陽豐麗石城閬曠昭君則人才多智謀足明艷寡雙而恬淡無營毋儀行國閱十三載然而中土人士方且抒忱追慕嗟失其所競飾文詞爭加事實亦可喜矣」蓋先生賦性嚴毅短書誣古必辨事既佚麗筆鋒所至文采爛然至節婦說「男子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以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士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苟求婦人遂爲偏義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禮義無涯涘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自程子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與寡婦再嫁士大夫羞言之方望溪說禮對於婦人尤多不近情理之論存稿卷四出夫篇「古人稱名必其義委曲可通出棄男女

則寡與獨亦兼男女……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連詁」蓋先醞釀古義最深持卓見不沿襲後起繆說也貞女說「後世女子不肯受再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安未同衾而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爲酒食以召鄉黨朋友世亦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精醫學持素三篇謂「柎翁以來至於小生匝月籍思庶幾神明」則爬梳靈素整理羣籍先生亦頗自負矣談玄莠書篇「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石林燕語云晁迴晚年耳中聞聲如簧如雷如鈴如潮如磬如蟬如泉爲學佛仙之驗按此衰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脅之本在腎腎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喜按摩欠伸頭骨不動腎枯則頭昏失志骨之湊理磨響耳根自聞之乃以爲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

先生信鬼神有非無鬼篇「聖人能饗帝孝子能養親類亦祭魚豺亦祭獸自人以至禽獸皆明鬼也娶妻如之何曰共事宗廟軍旅曰社稷之事田獵曰宗廟之豆聘曰不腆先君之器幣和好曰徼福於先君征伐曰先王之鐘鼓自絕地天通以至每飯必祭古今明鬼也自四郊迎氣以至大儺逐疫善惡皆明鬼也」而駱君小傳明明見鬼繪形繪聲嘗云「自蓋天學隱儒者習於游詞始不足與知鬼神之情狀矣」書黃大王傳「過兩壩三關得兩神佑「誦佛經上下篇」或曰誦經以求來世之福則眞妄矣以愚度之此說又可信古之取士射中者爲諸侯後之作人文高者得美仕於治民平訟蓋無預焉而不費顯達佛於鬼神爲近端誠誦經者自當留勝因矣」則筆端尤挾憤懣之氣下至六壬占經相術推命無不探本窮源辨列雅儁嘗謂「通人不專家專家無通人」眞確論也

俞理初先生所著書目錄

癸巳類稿十五卷道光十三年求日益齋刻其板今猶存俞氏家祠閱頗有蟲損

癸巳存稿十五卷靈石楊氏刻入連筠簃叢書光緒甲申歙縣李氏刻今其版猶存李氏

四養齋詩稿三卷咸豐二年姪懸麟刻板佚

不自署名編纂之書

御纂春秋左傳道光六年爲程恩澤邵瀚纂纂

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嘉慶九年輯署彭紹升同纂

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道光十年爲張井纂

湖北通志道光十五年林則徐聘劉鳳誥同撰原書不知署何人纂姑列于此

大清會典嘉慶十年爲保聘纂未見

已佚之書

說文部緯各一卷

校補海國記聞二卷

宋會要輯本五卷

俞理初先生稿本及批校本目錄

癸巳賸稿一卷　見藝風藏書續記卷二惟繆氏書已散出今不知歸宿何地原跋逸錄於下

俞氏手跋曰潤臣與其兄崑臣爲正燮理癸巳類稿已付刊丙申夏潤臣索此賸稿欲寫存之笑與之約得清本卽以與正燮而以此草與潤臣其與否想必肯也丙申六月初九日正燮記

癸巳存稿三册竟留尊處弟攜另寫本去冀有所增益以謬承謳愛乃不知其醜瑣瑣奉凟耳日來無事忙語無條理事無頭緒此其所短也惠此卽問近好祝頌不

旁通由單詞片義多積而歸納之立一說則上下古今言必有佐證證必辨眞僞雖以俞先生之目下十行設不如此勤學勤寫恐亦不能成其宏通博雅之造述也予讀書半生無一手抄之本對此能無愧死

宣正燮頓首七月十六日

胡氏手跋曰夥俞理初先生所著癸巳類稿十五卷南藏稿本三册對勘知張明經所刪不止積精一篇倘有魏新字等十五篇實共刪去十六篇內除板閘論及時類稿所越大數不同乃別錄存之冠以原目而刻本增多四十三篇之目附焉於是先生之稿咸完具無遺失同治八年己巳二月郡後學胡樹書於京都大吉巷寓齋

手寫劄記一册　現藏立中處壬申春蔡子民先生曾借去影印數頁立中嘗跋其後茲錄如下其未刻者擬繕寫另印

去年冬書友來談謂荒攤上有殘書內有寫本一册索價昂予亟偕往觀之審爲鄉先正俞理初稿本亟收之頃細細翻閱係道光十七年五月至八月讀書隨手劄記之本凡經義史例朝章雅故下至藥方雜碎詩稿律例無所不記其墨筆鈎勒者已刻入存稿爲用紙條一一標出詩則上加珠圈者已刻入四養齋詩稿餘均未刊因此而悟治學之法則凡讀一書須眼銳筆勤觸處

涼按丁酉爲道光十七年先生年已六十三矣而猶勤學銳思細書潤密如此丙寅

批校本書集傳　書爲崇道堂刻本朱筆批校藏立中處

跋如下古文眞僞爲六經中一大案至閻若璩尙書古文疏證歷指枚本剽竊所自出本成信讞俞先生謂閻百詩說古文醇疵相半（見存稿卷十二籌圖日札序）此批本更廣引羣書證枚本割裂雜湊疏比指實強辨如毛西河亦當開其口矣文繁不徵茲摘錄禹貢篇糾正宋儒說若干條蔡傳案桑欽云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校云無砅礫地此本河徙注云今滎耳（按此或宋本經注相混未經董理以前實如此）蔡傳蓋禹河自滎相以北云云批云此言誠通人之論但宋人南渡後不知河北地理滎相東去西山甚遠無山麓也其時河行今眞定地耳大陸在眞定無疑集傳漢王橫言云云批云此言可信青州之遼東中斷處是也集傳遂有味別之說批云此等言險而無理聖人寧不知味乎但蘇說本不足取蔡駁尤不似儒者之言集傳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批云史記集解鄭曰此州有錫則貢之錫所以柔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執金錫之齊集傳今詳漢九江郡之潯陽云云批曰此等議論由不詳古今地勢耳史記河渠書云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則爲今鄱陽上流審矣東陵地志云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在今河南固始地豈得以宋時水流言之反謂古人非乎其誤由

鄭樵地名不同山川不異二言耳集傳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批云在安豐自是確義乃云非是何異閉目而談黑白集傳山甚小而卑云云批曰此義又非矣禹貢不必皆取大山自言岷山所盡處耳與廬山何涉集傳西北皆以黑水爲界云云批云黑水出南廣縣可入南海又鳥鼠山西有三危山近岷山見漢書相如傳注張揖說集傳既非從東折北之高地批云須知禹貢黃河由此北折載之高地鄭氏不得誤也集傳今廬江之北云云批曰此言正確以北江證之朱子之才智過人遠矣但後多轉折耳集傳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云云批云此言可信青州之遼東中斷處是也集傳遂有味別之說批云此等言險而無理聖人寧不知味乎但蘇說本不足取蔡駁尤不似儒者之言集傳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批云史記集解鄭曰此州有錫則貢之錫所以柔金也考工記攻金之工執金錫之齊集傳今詳漢九江郡之潯陽云云批曰此等議論由不詳古今地勢耳史記河渠書云余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則爲今鄱陽上流審矣東陵地志云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在今河南固始地豈得以宋時水流言之反謂古人非乎其誤由

段字數參差不合一簡如何致錯程朱於此亦千慮之一失而蔡氏和之可愧矣此本攜往江西遭匪遺失見城南草堂曝書記前跋今竟尋獲豈鄉先生精神所寄眞有神物呵護之歟擬影印以廣其傳庶永無後悔也甲戌

校本六臣注文選　書藏立中處予有跋載本譜道光六年下

校禮記集說　書爲崇道堂刻本藏立中處有校正置算兩條依樣逆錄於下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一畝注云此疏置算誤所謂愚案者誠愚案也鄭注云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其數至確疏何解而不依之節注校云此疏置算誤所謂愚案者誠愚案也鄭注云

陳澔又刪之可怪也

古步積六千四百寸　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

畝六十四萬寸　畝四十萬零九千六百寸

百畝六千四百萬寸　百畝四千零九十六萬寸

五十畝二千零四十八萬寸　畝二千零四十八萬寸

六畝言四十五萬零六百寸　又四寸合古百里

二十五步十萬零三百四寸　三步一丈五尺六寸又四寸合古百里

恰合古百畝積寸之數即依疏又八折計之亦合不知

陳孔何處尋有畸零也

此里數亦經誤不得有分數也

古步六尺四寸今步六尺四寸里三百步古二百四十丈今一百九十二丈百里古二萬四千丈今一萬九千二百丈

今百里　一萬九千二百丈

二十里　三千八百四十丈

五里　九百六十丈此係鄭注其數至精

孔疏特注且其數尤謬今依其說推之亦與其數不合

古步五尺四寸今步五尺二寸里三百步古一百九十二丈今一百五十六丈百里古一萬九千二百丈今一萬五千六百丈

今百里　一萬五千六百丈

二十里　三千一百二十丈

三里　四百六十八丈

二十步　一十丈零四尺

三步　一丈五尺六寸又四寸合古百里

又王制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上百字朱筆圈去爲田九萬億萬億畝萬圈去旁書千字　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億兩萬字均圈去旁書千字按癸巳類稿卷三有鄭數學證義編可參驗

晚年校改本癸巳類稿　現藏鄖縣杏墩胡敬庵先生處安徽叢書編印處近據影印

永懷堂十三經古注

漢學師承記

杜預春秋左傳注
惠棟禮說
張中法正字要說
以上五種均經先生批校見鄒縣王以寬氏靜怡山房
書目後被焚有恆心齋竹瑞堂文抄均有序目藏立中
處
校宋本說文繫傳道光十七年爲祁寯藻校
校顧氏方輿紀要道光十二年爲陳用光校
校六壬書嘉慶十一年爲楊芳校
校三古六朝文目道光十八年爲祁寯藻校

俞理初先生年譜

鄞縣王立中纂輯

山陰蔡元培參訂

先生姓俞氏名正燮字理初安徽徽州府鄞縣人其先世概略見先生在嘉慶二十五年所作俞氏世譜序其文如左

俞姓本出俞跗或言周伯牙亦姓俞檢呂氏春秋本味篇高誘注則伯氏牙名其姓俞之說無所出其後吳俞韶賜姓孫梁俞藥改姓喻而俞姓益單今所知者宋柱國諫臣公墓誌銘言晉永嘉之亂俞氏自河南徙居鄞歙見劉公是集而咸和三年蘇峻祖約馮賊轉鬬攻今浮縣之蘭石宣城內史桓彝遣將軍俞縱守之力戰死或云宣城人以先籍河間故今河間爲俞氏望柱國致仕居杭州慶歷六年返葬歙云從先人居也是則河間俞氏徙居鄞歙可攷者其姪孫康直宇彥之檢鎮江府志人物孝義云從其父希言自鄞來居潤州用從祖柱國恩爲太廟齋郎潮陽主簿後通判睦州其先世有田在錢唐讓而不有則宋時鄞邑有俞姓而僑居於杭至彥之公則父子出還今丹陽而彥直公仍祀鄞學鄉賢祠中我族在鄞者祠譜言由婺來居自明中葉時玄泗公始有世系可攷初居東門外俞家園天啓時始建北

街家祠云（此序從其族人抄出）

曾祖啓侯祖成溶父獻宇可亭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工駢體隸事尤熟於掌故曾主講河南開政書院（見抄本俞氏家譜）官句容縣訓導署望江縣教諭著有星巖集（未有傳本）母程氏鄞城中桂林人弟正禧字鼎初道光十七年舉人著有鄦林堂文集二卷（未見傳本）正馥字見初經商於江西正祺字介初正樞正佺（見鄞縣志及家譜）

乾隆四十年乙未九月初七日先生生

先生之父可亭先生二十六歲（據家譜父母同庚）

包世臣生　李兆洛生　嚴可均十三歲　阮元十一歲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二歲

五月戴震卒年五十五歲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三歲

先生父可亭先生中拔貢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四歲

乾隆四十四年已亥五歲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六歲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七歲

朱鎡卒於京師年五十三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歲

清編纂四庫全書成　胡培翬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九歲

清修續通典成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十歲

王筠生　程晉芳卒年六十七

乾隆五十年乙巳十一歲

清修一統志成　程恩澤生　林則徐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十二歲

乾隆五十二年丁末十三歲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十四歲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五歲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十六歲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十七歲

先生少時從師何人徧攷無徵惟序汪子秀千文音義彙略（此書僅有抄本原四卷止存一二兩卷現藏立中處）云「正燮少與共硯席」豈可亭先生亦嘗授徒歟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十八歲

侍父可亭先生在句容學署讀書案存稿卷十五駱君小傳云「時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也駱縣俞正燮在句容聞之」按可亭先生何年到句容因無書查攷則姑系於此年其實駱君小傳述曰「念小時一字一句駱君皆奇賞之」則先生初到句容之年似非十八歲且甚久又存稿卷十四賊書條「少時見句容名捕居明者」又句容詩「城南遊釣處久客認爲家」（見詩稿卷一）與句容王喬年同撰陰律疑（見存稿卷十二頤正堂文序）是爲先生試行著述之始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十九歲

祁寯藻生　姚瑩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二十歲

乾隆六十年乙卯二十一歲

嘉慶元年丙戌二十二歲

先生之友同邑汪文臺南士生（據程鴻詔氏有恆心齋集駱兩先生傳「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壬寅汪先生卒年四十九」由此上推實生於本年

嘉慶二年丁巳二十三歲

撰唐律疏義跋（類稿卷十二）其後孫淵如刻唐律疏義雖由顧千里任校勘或由先生發之　十月作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書後（存稿卷七）讀明人所刊管韓子（類稿卷十四書管子後文中）會通河水道記（存稿卷五）中云「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臨清檢書記之時九月七日也」

嘉慶三年戊午二十四歲

戊午元旦詩（詩稿卷二）句云「身無一藝名栖栖亦所惡」先生此時已往來京師求學書難字後（存稿卷三）末署嘉慶戊午重陽日書於鷁兒胡同愼德堂北軒中有云「今略就所集者正之」則先生治學引申歸納之方法少年時已適用之　九月書五禮通攷後（存稿卷十二）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是此書體例非也按五禮通考號稱精博先生譏其體例不是眞通識也少年時已具此學力宜有不朽之業　十一月先生之友句容王喬年卒（存稿十二頤正堂文序）「句容王喬年字崧鶴與正燮同歲少相好也頤正堂者其所居正燮錄其詩四十二首詞一首駢體文十四首爲一卷」又云正燮少時嘗與崧鶴作

嘉慶四年己未二十五歲

居京師存稿卷十五汪先生事輯逸云「嘉慶己未旌德劉君成書入都先生寄文集屬正燮校定」（按此時汪先生年已七十一矣）三月三日作頤正堂文序（稿卷十二）

嘉慶五年庚申二十六歲

居京師「庚申前四月一日出永定門自石頭莊回車感舊述懷一首」（詩稿卷一）句云「納粟成均始國子與觀禮」是先生捐國子監生必在二十五歲以前

七月十八送歙胡先生梧實樞十七夜同績溪胡容怡堂石頭莊看月達旦（詩稿卷一）撰胡先生事述（存稿卷十五）詩稿卷二次韻送友人南還詩「誰絆村夫子長安住五年」由此推測是先生到京求學之年當屬嘉慶元年東昌作（詩稿卷二）「我已征衣逾五年」亦可證也然送友人南還詩究未署年月則定嘉慶二年爲入都之始因有會通河水道記年月可按則

千礽萬礽矣

嘉慶六年辛酉二十七歲

先生之父可亭先生於是年十一月十九日卒於望江

縣學署年五十三歲（見先生手題五弟見初行書子及俞氏家祠本主抄本家譜）　歙縣金榜卒年六十七　十月書煙波釣叟歌後（類稿卷十）同卷六壬古式考或亦同時作其後先生爲楊芳校刻六壬書想正醞蓄於此時　此年奔父喪以前必不在鄱六月十三日睡起詩（詩稿卷二）句云「貧又故鄉遠」

嘉慶七年壬戌二十八歲

春過曲阜見公府建初銅尺（類稿卷十二書舊五代史樂志下文內）　五月在滋陽縣撰古本大學石刻記「某公循吏達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乃所刊於五臺保德潁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歷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豐道生書當時號爲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洛閩淵源錄反極詆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澔禮記中無大學疑定守仁僞造然朱子章句現在爲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覽其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奇怪今欲宗陽明者亦不審覽王書窺尋禮記直以豐道生書誣之……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其書初行毛奇齡云止有宋體楷字書五葉道生死忽有篆及分書本時已誤正始爲正和蓋不檢魏時年號以古刻石者皆當號政和此本則以政和刻石當時羲之妙墨不謂爲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古來今亦信之而不疑也（存稿卷十四）此篇箴朱王學末流可謂婉而虐矣

夏在泰安作木槿不應在釋草說（存稿卷十一）

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有嘉慶壬戌冬過濟南之語　十月泰安旅舍撰木桃木李釋　書墠雅後

冬始識成簣園（見存稿十二成君簣園日札序）

嘉慶八年癸亥二十九歲

與成簣園徧游山東一計其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同見存稿卷十二成君簣園日札序「夏在掖縣」（類稿卷十）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後「癸亥夏在濟南見朱氏彝尊注手稿即南監板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　魯道篇（詩稿卷一）中有「我行值大暑不願逢曦馭」以年

月推之必作於此年　七月歸里　八月復出游（見存稿十四汪先生事輯逸）觀世音菩薩傳略跋（類稿卷十五）末署嘉慶癸亥八月二日甲子跋於縣東門賃舍然則赴山東必八月二日以後就道　九月十三日過順河集（詩稿卷一）短歌五章癸亥九月十三順河集作　冬泛張秋決河存稿卷十五駱君小傳「追憶去年冬（按小傳係嘉慶甲子年作）平度于君重輝鄒平成君瓘新城何君承壯同泛張秋決河四人在船篷上說鬼風霜凄緊潰爛攢擊眞有神物魚龍來竊聽也」　書廬城平話後（存稿卷十四）末署「嘉慶癸亥重過句容住葛仙庵中借平話及舊報爲比附之幾以爲字字可據過宣和遺事遠矣」按此篇當在七八月間來往山東道經句容時所作先生「生平喜人稱說故事」（見存稿卷十五何端簡父子事述）又眼銳筆勤頭緒紛錯一經排比便羅羅清疏可誦不但富史識幷擅史筆也

嘉慶九年甲子三十歲

正月在歷城（存稿卷十二籀園日札序）二月十日赴濟寧（存稿卷十五駱君小傳）「重到菏澤」（駱君小傳）作左山考（類稿卷九）原文雖未署年月有云案驗左山方位其爲重到菏澤作無疑張穆癸巳存稿序「理初年方二十餘負其所業北謁孫淵如觀察於兗州時觀察既爲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後裔理初因作左邱明子孫姓氏論左山攷左墓攷申雜難篇觀察多採其文以折衷衆論」雖不足以息多口之爭而先生博覽求是之學已爲人所矜式　按先生二十八歲已在山東又因張氏有年方二十餘一言不知見孫淵如果在何年繼讀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有「甲子夏山東頗采申雜難文答部駁」顯證也而在德州糧道署見宋本文選（存稿卷十二校文選李注識語）在德州得劉續校房注足本管子（類稿十四書管子後）又旁證之佳者　七月在德州記僞笑篇（存稿卷十四）輯太乙十神事（類稿卷十二宋會要輯本跋）書管子後（類稿卷十四）按孫淵如矜賞先生之學不能如程春海祁春甫兩公故書伏墓攷證後稱爲貴官後辛未孫氏解組卜居白門冶城山館招顧千里氏校刻各書（見思適齋集卷十二嚴小秋詞序）門無先生轍跡而顧氏校勘之業先生亦有微詞「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爲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

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是難與迂拘而譾訟者道也（存稿卷十二校文選李注識語）又類稿卷七引書字說「何焯校文選刪庶士有揭胡克家刻文選疑王府有則以此悟注書當有法校書當深思也」則尤明白規正顧氏矣冬輯新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讀朱氏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裴例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即南監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甲子秋見彭文勤注名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裴例其冬爲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貼成篇不能校寫也朱籤存者已前全采惜姚書未見而孟蜀之書已錄爲可喜」（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後）末署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斗殿寓舍「今五代史記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元瑞子名邦疇）姚石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蘇州王姓王姓不可向遷云云實則宮保在浙日以正變稿本廣延詁經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蘇州又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稿還正變正變日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宮保而阿鹽使爲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丙戌夏正變仍以還宮保而刻於廣東竟無有爲校者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能察也辛卯正月過揚州宮保病亟矣仍以此書爲言壬辰夏春農商改訂談何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天津舟中」（同篇低一格）按以上記輯刻此書始末詳悉今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署彭元瑞劉鳳誥合撰書目答問且列劉氏於史家不知爲先生所輯也　先生表弟程友石說文類求序（見存稿十五程友石說文類求序）

嘉慶十年乙丑三十一歲

正月在北京書舊五代史樂志下後（類稿卷十二）末署時正月燈節寓於拜斗殿　二月與成簡園會於京師（見存稿卷十二簡園日札序）　四月十三日馮翼禹貢地理古注考後（存稿卷十二）王勃滕王閣序書後（存稿十二）末署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金夜語卽其舊集滕王閣序爲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都爲豫章故都　四月二十四日答葛君宗紹書（存稿卷八）論明人創會典義例云制異典墳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錄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要典章爲明人創例也……推原其意事瑣時近策之得者爭欲附名其失策當載者又競求隱諱不書名誠善法爲元以前人思慮所不及然論旨與叙事人名何可刪乎作成君瓘簡園日札序（存稿卷十二）　十月書孫

倘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成書之大例則書完可存異義亦息矣」似葛氏亦在會典館惜無書詳證也　十月讀京報（存稿卷六俄羅斯長篇稿後）　爲葉繼雯給諫襄纂大清會典按有恆心齋文集卷八鬱兩先生傳「漢陽葉給事繼雯得先生稿盡三晝夜讀之……起夾潦貴與於今日亟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他何論焉襄承修會典丐理初庇其事文案山積披閱一再遂已了然州居部分源流井井」又卷九葉給諫事述「嘉慶六年充會典館總纂修官兼提調先後在館二十年專司其事成千有百卷……十三年毋憂去職」會典四次

敕撰成於嘉慶二十三年先生究以何年襄其事按存稿卷六丙寅八月撰俄羅斯長篇稿跋中云「問之館中寫書者」再則曰「問之寫書者云見在國史館」一此所謂館中其爲會典館無疑然則先生爲葉襄纂必在丙寅以前而乙丑又居京師未他往更有答葛君會典義例書約稽參驗糸於本年似不爲無據　詩稿卷一更有漢陽葉先生繼雯栽竹圖或亦是年所題　荒政（存稿卷九）中有云「乾隆時修會典凡涉民事刪去虛文歸於實惠俱高宗純皇帝丹毫改定……乾隆二十年會典進呈將先農壇齋宮改爲成慶宮此改定之見於記載者且丹毫牽絲約勒及單雙圈擡寫式樣尤爲使歸劃一」此亦在會典館時所見外間無由知其詳故亦糸於本年　先生之友平定張穆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三十二歲

正月十六日書左傳精舍誌後（類稿卷十四）　書武城家乘後（類稿卷十四）此文雖未署年月按書左傳精舍誌後云「左傳精舍誌武城家乘建立伏氏博士始末是三書者皆無所謂是非之心也」則此文爲同時所作無疑　三月作俄羅斯左領考（類稿卷九）　俄羅斯長編稿跋（存稿卷六）　五月在德州學舍書唐書輿服志後（類稿卷十三）言婦人弓足徧考經史故書雅記詩詞小說纔數千言爲後人作風俗史者省無限精力眞所謂非以歷證談者之短亦庶爲讀古史好學深思者之一助焉　六月在德州撰亳州志木蘭事書後（存稿卷十三）證木蘭爲亳人葬於完縣　七月丁沽落水五言古一首（詩稿卷一）句云「脚踢兩舷開魂飛人在水拍浮我安能有人挽之起楚語短後衣方面亦大耳」　十一月作張炯澳門紀略跋（類稿卷九）十二月望作六壬書跋（類稿卷十）此先生爲楊芳校刻六壬書時跋予未見

其書大致不誤

嘉慶十二年丁卯三十三歲

書開元占經目錄後（類稿卷十四）二月二日作書

開元占經天道渾宗後（類稿卷十）二月既望書易緯是類謀後（存稿卷十二）書開元占經九勢法後（類稿卷十）同卷內如五行傳用亥正論占憲論九宮應九星攷九宮紀年論想均同時研討星算占經時所撰　四月書武經總要後（類稿卷十）有云「淘金歌吾邑前輩所作（按宋邱濬撰）欲爲校之而行路無休息爲韋連記於此」「冬至汲城西北三十里太公泉碑乃魏定八年穆子容書入廟讀其碑云齊太公呂尙者此縣人也（存稿卷十太公碑）十二月朔在汲縣望京臺寓舍致成君瓘書（類稿卷十一）中云「推石鼓爲太武時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合閣下一言勝馬生萬餘言矣」按石鼓究爲何時物至今猶是聚訟惟先生謂「韋韓詩與會議論乃仰椽虛構」或不然乎又云「此去輝縣有蘇門百泉之勝日對佳山水披覽講章語錄閣下時時念我當爲撫掌也」按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宋邵雍元姚樞嘗隱居於此先生不滿於邵氏之學故有語錄撫掌語也「冬在衛輝」（存稿卷十五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注）駐劄大臣原始（類稿卷八）此篇計萬數千言乾隆繼康熙未竟之業西定準噶爾一定回部兩定廓爾喀鉤稽敘述眞良史筆也

嘉慶十三年戊辰三十四歲

二月在百泉書朝野僉載後（類稿卷十三）「戊辰春登蘇門山憶同鄒平成瓘肅中新城何承壯履正蓬萊之游得二十字墨於泉亭」（詩稿卷一）輝縣看新婚者二首（詩稿卷三）句云記取榴花影正長是五月間事　秋得明藏優字函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册因撰時日宿曜經篇（存稿卷十二）除夕撰科舉之學不壞人才論（存稿卷十二）

嘉慶十四年己巳三十五歲

凌廷堪卒年五十五歲

嘉慶十五年庚午三十六歲

九月在宣城舟中（存稿卷十四僞笑篇）十月十六日作尼菴議（存稿卷十三）「夥迎羈門外建書院當碧山之陽十里曰碧陽書院舊有尼菴直書院西南邑人欲爲遷之難其地不果則爲議以告尼」十二月

書河南府施志後（存稿卷十二）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士入局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況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求而空談古文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自單行古文格調興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咨於故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鄒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文格調者」按此篇及尼菴議必十月回鄒後所作嘉慶鄒縣志藝文云「庚午冬俞子理初自北還」可證吾鄉乾隆歙縣志鄒縣志劉

海峯時爲學官參與纂修先生深惡空談古文格調或不滿於兩志故發其旨趣如此先生文綿密其所撰著徵引繁博端緒明晰嘗謂「古作者嘗論文字專重謀篇」（見頤正堂文序）此實稽古有得之言非怯薄空談者所及知也

嘉慶十六年辛未三十七歲

「所著文褒然成二册凡百篇」（嘉慶鄒縣志辛未吳甸華俞理初文序）按即後來所刻癸巳類稿并無別有所謂文集者

嘉慶十七年壬申三十八歲

冬至日作臺灣府屬渡口考（類稿卷八）

嘉慶十八年癸酉三十九歲

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況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求而空談古文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自單行古文格調興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咨於故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鄒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談古文格調者」按此篇及尼菴議必十月回鄒後所作嘉慶鄒縣志藝文云「庚午冬俞子理初自北還」可證吾鄉乾隆歙縣志鄒縣志劉

嘉慶十九年甲戌四十歲

三月在北京拜斗殿寓舍撰注釋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存稿卷六）歙縣程瑤田卒年九十

鮑以文卒年八十五

嘉慶二十年乙亥四十一歲

二月初吉書人身圖說後時在休甯縣北門汪氏書館（類稿卷十四）昏禮攝視議（存稿卷二）云「休甯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宦轎迎新婿令遇於街

笞婿二十（存稿卷二）文末未署年月此年先生在休甯縣意必目擊其事而作此篇　十月二日書釋文後末署書於休甯榮荆堂東窗（存稿卷三）「左傳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見一處辟重曰辟傳見一處辟女子辟司徒之妻見一處各加反切承學苦不易曉多辟當云同僻辟傳當云同僻立辟當云音璧辟重當云同僻辟傳當云同避辟女子當云同闢辟司徒當云同壁以此推之辟王曰同僻詩之辟王則曰音璧辟雖曰同璧如此則音義俱了承學又得假借通用古法是聞一知二也陸氏偶未深思耳」此雖無甚深義而先生文句組織透切中

邊亦何可及　是年冬先生在鄖度歲　題積翠軒圖云「洗桐栽竹日扶踈積翠園林好著書手把一篇風慢捲清光澄澈滿衣裾」跋曰「嘉慶乙亥秋立人先生病中作懷人詩二首此其一也原注御題有積翠軒圖多名人題詠予跎蹉未題愧負良友是年臘盡正變爲錄其詩於圖後日月不居形體遂遠每過古築輒有山陽鄰笛之感御題大兄殷殷懷舊之意念孝標重答劉侯書今日之情正當奚啻也理初俞正燮識程君恩紱亦集御題兄所程亦立人先生戚好也」（墨跡藏胡敬庵先生處）立中按孫學道字立人鄖縣人存稿數百卷遂爲之搦筆徐氏書今日有刻本　夏歸自昭文縣（按民國廢入常熟縣）撰汪秀巖千文音義彙略序（見遺文汪名夢桂鄖三都黃陂人歲貢生原書四卷僅存一二兩卷抄本現藏立中處）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四十二歲

「在上元皇甫巷歸安嚴鐵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爲言」（存稿卷七後漢書夜郎傳後）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四十三歲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四十四歲

在阜陽聞人言棺以槿木爲上往視之乃槲木（存稿卷十一木槿不應在釋草說）書儀禮集說少宰二篇後末署冬初阜陽書（類稿卷三）暗嚴鐵橋於上元皇甫巷（見存稿十二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　孫星衍卒年六十六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四十五歲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四十六歲

撰俞氏世譜序（見譜前從俞氏族人抄出）輯宋會要五卷（類稿卷十二）按此書似未輯成其手寫之稿不知尚在人間否大抵因徐松言從永樂大典輯出數百卷遂爲之搦筆徐氏書今日有刻本　夏歸自昭文縣（按民國廢入常熟縣）撰汪秀巖千文音義彙略序（見遺文汪名夢桂鄖三都黃陂人歲貢生原書四卷僅存一二兩卷抄本現藏立中處）

道光元年辛巳四十七歲

由附監生中式第一百十五名舉人典試者湯金釗熊遇泰（見崇祀鄉賢事述）　撰孫丞江印譜序（見遺文）中云「道光辛巳五月夏雨初晴正燮坐丞江齋中言之」然則此年江南試前先生固在鄖丞江名廷冕字冠賢鄖古築村人也　九月十五日書廣韻後（存稿卷三）「唐書藝文志始有陸慈切韻五卷今提要引唐志云陸法言廣韻五卷唐志實無此文……切

韻實用吳音或孫愐等依沈約改之……法言家法極美
劉蕭大唐世說新語云陸大同爲雍州司田爲河東令
爲雍州司倉大同閭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卽大同伯
祖也……李涪刊誤云陸法言切韻吳言乖舛上聲爲去
去聲爲上趙璘因話錄云人檢陸法言切韻謂吳人翻
字太僻乃不悉名賢事實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人也
……或實望出吳郡然祖居臨漳仕居長安考與兄弟同
居臨漳何能作吳兒語言也」案清儒於廣韻多有糾
正且刻不一刻惟其家世則鮮有鉤稽攷訂者

道光二年壬午四十八歲

入都會試謁副主考（熊遇泰）則曰「爾與我朱卷
刻本我未見爾文也」疑正考取中副未寓目謁正主
考（湯金釗）則又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
文也」駭問故曰「爾卷監臨屬副主考宜細閱此卷副
疑且怒置不閱揭曉日先拆爾卷見鄞縣人問曰此徽
商耶予曰若是鄞縣俞某則今之通人也副主考憮然
曰然則中矣其實我兩人均未見爾文故欲一讀耳」（
見戴熙習苦齋筆記惟誤記先生之名爲廷燮而又誤
科目爲壬辰）京邸題程畹芬舅氏月舫圖卽送令子
尹耕南歸五古一首（詩稿卷二）先生舅氏昆季凡

七（見有恆心齋文集卷八軒羽府君傳）四見詩稿
一畹芬月舫圖二舅氏振羽小照成問答體七截二首
（卷同上）三透循陔舅氏之任卽題其囊琴圖五古
一首（卷同上）四奉題舅氏雲翔小照五律二首（
卷同上）句云鄴架曹倉外卽指其藏書也（此詩墨
稿藏立中處見影印）雲翔字軒羽其孫名錫書字松
韻有敎和堂書目著錄七萬卷（見鄞縣三志藝文李
文森敎和堂書目序）先生歿後二子懋瑩懋穎相繼
下世楹書數萬卷半歸敎和堂故著其淵源如此 三
月二十日書後漢書夜郎傳後（存稿卷七）因蔡補梅
嚴可均兩人言更證明許愼非卒於建光元年辛酉清
儒於說文研討至精則許君生卒年月亦不可不論定
也 九月初七日撰地丁原始（類稿卷十二）按康
熙五十一年納丁於地確爲清初一大盛事而先生陳
古證今之學亦不偏於訂正古義誠通儒之識也 同
日作關帝事輯後識語（存稿卷九）九月十六日加
書鈿尺等語於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冬十二月廣督
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存稿卷十五）低一
格案語云「道光壬午冬十二月京都多作壽文寄廣
東者因看正定李寶臣碑有王士則名檢香山集見白

公以正月二十日生亦宮保生日也旅邸夜坐因集此
文宮保爲余座師之師適未出淨本亦以語有狷激漢
陽葉年丈取去塗改用之乃極和平韓愈月蝕詩鄭亞
會昌一品集序盧仝李商隱集均存之見文章異同有
法也小除日記於鄱縣會館」
道光三年癸未四十九歲
道光四年甲申五十歲
道光五年乙酉五十一歲
道光六年丙戌五十二歲
在京師爲程春海祁春甫校御纂春秋左傳阮元程公
春海墓志「次年（按前文屬道光六年）調湖南學
政回京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及奉詔刻春秋左氏
傳與祁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一家之學」又存稿
卷首附刻崇祀鄉賢事實「手成官私巨書如欽定左
傳讀本云云」而鄱縣人黃德華爲先生同時後輩所
著竹瑞堂詩抄十八卷同治三年刻本卷一哭俞理初
先生詩句云「經受春秋動至尊」原注「道光二年

）「舟中讀文選所記爛然於眉上行間四十日始畢
」此是出京由通州坐船經山東至皖北之夏鎮該鎮
爲南北衝道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朔爲三十五日云
四十日者舉成數也原校文選爲汲古閣六臣注本現
藏立中處茲將余跋逐錄於後「吾邑俞理初先生所
校文選其跋見癸巳存稿卷十二予十餘年前在一舊
家買得汲古閣六臣注本文選一部有朱筆點勘一至
十八卷眉上行間爛然殆遍餘卷亦始終不懶校補奪
文誤字甚多心知必通人所爲但書法端謹鈎點跨勒
無縱筆疾書之跡且當時見俞先生手書不多疑爲過
錄本頃輯俞先生年譜列批校本書目取舊藏此書反
復審驗則躍然憙曰「十餘年夢寐縈懷者固在吾篋
衍中」擁米啼饑挾纊號寒予之愚昧不學抑何可笑
輒摘錄存稿中涉文選詞句者比而觀之文選自校本
跋（存稿卷十二）「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隈汧
流其西」校本「本傳無衆流之隈兩句此注亦不言
汧」「又薛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有注
而賦文無此觀……則賦文昭明刪之」校本「今東京
賦無此可知選有刪句」文選相沿誤字（存稿卷十
二）「顏延年赭白馬賦序軍駐趙迅注云庾中丞昭

君詞曰……冰原斯代駇顏庾同時未詳所見今按此隋以前相傳兩誤字也顏駇是軍駙言副馬多字亦作駙而誤爲駇庾詞是駇」校本「此駇字疑是駙字言儲禎鄉賢事實）

道光七年丁亥五十三歲

作門客正義（存稿卷四）先生年二十餘即出遊以所學客達官貴人傭書爲活介乎門客之間故集證古今門客賢不肖與禍來之無端用以自警而詔人　除樂戶丐戶籍及女樂考附古事（類稿卷十二）此亦清之善政「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後晉高帝金元及明景帝於法寬假之而尙存其舊餘皆視爲固然本朝盡去其籍而天地爲之擴清矣」按存稿卷十二野獲編目錄書後「野獲編向覓其書甚難今得刊印本」此書姚氏校刊於道光丁亥年上兩篇文中徵引此書甚多故糸於此年雖不中不遠矣　詩韻辨字略跋未署云「此板刻於紫陽書院今無賣者忽得一本於長沙市上歸緡閱因述其所見如此丁亥六月」然則此年先生又在湖南矣　先生之表弟程友石以是年卒於黟（存稿十五程友石說文類求序）

道光八年戊子五十四歲

道光九年己丑五十五歲

九月在鄱蘿摩別墅詩抄附錄云己丑重陽冀階屬正變校訂至半癡贈畫詩止律詩多秀逸七言長篇直似北宋大家朱滄湄先生謂其風格出塵得之天授不虛也是日半癡約登高因事不果并記（蘿摩別墅詩抄鄱人汪承恩冀階著道光二十四年刻）

道光十年庚寅五十六歲

河帥張侍郎自黃河出海夜泊開山詩次韻五古一首句云「庚寅夏五月海壖親鼓汰」又和張河帥送銅鼓焦山歌句云「是時焦山秋正爽江干初落芙蓉花」是送銅鼓必屬九月又云「我共銅鼓住五月」是先生到張督署必在五月既有前次韻詩可證由五月至九月恰五個月也又云「公肯放我早歸去先訪公鼓江之涯」南歸必過大江經焦山也　又張河帥喜雪元韻庚寅臘月立春前三日也七律一首（三詩均見詩稿卷一）第二首無年月以前後事年月參證得之　蘿摩別墅詩抄「俞理初孝廉歸自河帥張芥航先生幕中過訪陽羨作此餞之中有句云應聘情難已」原註「時張公聘修行水金鑑」眞佳證也原詩未署年月亦未及時景意是年歲暮自張署回鄱省親道過宜興先生母程氏時年七十二矣

道光十一年辛卯五十七歲

「辛卯正月過揚州」（見存稿卷八書五代史纂誤後）是去臘回鄱度歲正月復由鄱過揚州赴河督署四月二十七日張河帥惠紗葛七律一首（詩稿卷十三）　冬彭家馬頭舟中作黃大王傳（存稿卷十四年刻）按自庚寅五月至山東除歲暮過宜興回鄱本年正月復出此兩年均在河帥張署爲偏纂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予未見其書頃見一北平舊書店書目標此書爲俞正燮著喜先生勤劬纂輯之勞猶未湮沒而余鈎稽年月又得顯證彌足樂也

道光十二年壬辰五十八歲

二月十六日東平作七律一首（詩稿卷二）意自山東河署入京應陳碩士侍郎之約故句云「彙筆仰瞻雲彩煥」　四月二十五日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存稿卷九）計六千餘言分別甄錄作專史者當取法焉　冬館新城陳碩士侍郎所爲校顧氏方輿紀要（癸巳存稿張穆序）

道光十三年癸巳五十九歲

春闈下第王藻商諸及門孔繼勳邱景湘吳林光醵金爲刻癸巳類稿十五卷（見癸巳類稿王藻菽原氏序

）歙程侍郎恩澤爲定其篇第序之「右癸巳類稿十五
卷吾友鄒俞君理初所著也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
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能入
其眇於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
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册某卷某篇行語卽
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纚纚千萬言某
可据某可勘某不可遽某宜斠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
舉使起昔賢議往事亦頷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
卓識果力則徇博而支徇斷而歧宋後逮有明豈乏博
見強識則絢虛車絀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徵千古
之莂辯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
察眞僞之涸然後縱橫勃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
也纏牽於注疏則隘畔離於訓詁則野援證典確孳甲
新意皆陶鑄於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
未終卷遂持論則陋讀一史未他及遽持論則塞正窮
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醞釀歧說旁溢斯得
之尤善言天象暨日官法以爲泰西法積耨然豈三代
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法衡某時象是非聧然則三代
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
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

校禮闈得一卷以爲必有著述出闈識理初卽索其文
梓之」此序係十六年俞先生入京覆讀補作（見程侍
郎遺集棗花寺賞牡丹分韻賦詩）以其詳述學術範
圍功力最爲洞澈故逐錄之　癸巳題陳登之罷讀圖
原稿珍字下雙行注「君祖凝齋公集有記平糴事」一
甘時人實應宋塽詩原稿師字下雙行注「畸人尊
甫刻本詩稿不應刪監江寧府都酒務記天禧二年八
月少府監鑄甘氏藏詩以上三詩原稿在劄記中二三
首先生自加密圈與罷讀圖詩隔一葉又同見刻本詩
稿卷二　九月望天津舟中補記輯五代史記注始末

（存稿卷八）是出京回縣矣　十一月十九日看定
盦文集（立中藏古今體詩初開樣版尚未列卷數）
題護葉內「詩文能接連難接連後能斷更難余苦詩
文綿密以是喜定葊手筆謂之文場毅士癸巳十一月
十九日理初記定葊他日自覽之必謂理初譏其不通
也奈何」下鈐出入大吉白文方印幷一似存字押案
出入大吉係漢銅印見高鳳翰印譜手寫劄記中有三
處亦鈐此印又集中僞鼎行詩批眉上「此詩不可存」
然則先生與龔定葊文字之交似非泛泛矣　十二月
二十九日毋程氏卒年七十五以目眚不肯留遺容（
主）

道光十四年甲午六十歲

是年嚴鐵橋與徐星伯書云「去冬及今夏屢見理初」
又存稿卷十二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春
夏間兩見其本於嚴州鐵橋官舍」是先生春夏間在
嚴州也

道光十五年乙未六十一歲

兩湖總督林則徐聘纂湖北通志書成典博詳明（見
存稿附刻事實）十二月在縣爲孫茂之題畫册五言

七言古各一首（畫藏立中處見補遺詩）

道光十六年丙申六十二歲

三月在京師程侍郎遺集卷五丙申三月下浣邀陳雪
巖先生俞理初黃鐵香溫如心孫柳君集廣花寺看牡
丹分韻得寺字詩　書黃大王傳後（存稿卷十三）
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清堰上謁神像像
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謁天后祠有睡像以爲當
用火居道士住持道士婦承值則人神均安過兩壩三
閘得兩神佑余於辛卯冬作大王傳今六年始至其祠
因記所見於此

道光十七年丁酉六十三歲

正月十八日撰程友石說文類求序（存稿卷十五）
客兩湖總督林則徐幕爲參訂其先人舊稿校訂海國
紀聞（見林則徐海國紀聞序）　祁寯藻侍郎視學
江蘇爲校宋本說文繫傳（見予所藏劄記原序稿）
五月初五讀元詩在漢上　七月初四讀青箱雜記
抄數行　八月二日丁未在江夏（同見手稿劄記）

道光十八年戊戌六十四歲

修涿學記代潘侍郎作（原稿見手寫劄記錄爲遺文
）　張石州龜硯七古一首　道光戊戌吳紅生舍人

以乾隆丙子閏重九尊祖薑筐詩册屬和七律一首
憶家園梅樹戊戌五月京城作五古一首　喜王蓀友
至黟縣會館閒話五古一首　何子貞分册索書作此
五古一首　捉蝨七古一首　補鞋七古一首　代李
雲舫壽座師潘中堂五律四首（按以上詩均依手寫
劄記次序又見詩稿卷二其代李雲舫詩未刻見遺詩
）此年「公車在都……至十月碩士侍郎之公子淮生
假以資斧乃得南歸……因與偕謁祁淳甫學使學使厚
飲之約其春初復來」（張穆癸巳存稿序）

道光十九年己亥六十五歲

正月訪祁學使於江陰……爲學使校寫三古六朝文目
及存稿副本七月學使邀赴金陵言於制府聘掌惜陰
書舍教（見張穆癸巳存稿序）　全三古至隋文目
錄不全本識語（存稿卷十二）此嘉慶乙亥以前全
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觀察之力時
歙鮑氏欲爲刊於揚州而不果……歸安嚴鐵橋廣文同
人鐵寫裁貼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晤鐵橋於上元皇甫
巷相與檢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顏延年侍宴
曲阿後湖詩注七命注均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
內經有大翼艘中翼艘小翼艘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

其文眞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日照許印林
司馬出所攜金石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視
大樂……己亥春於江陰李申耆山長處見此目錄爲乙
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目然卽此本所類聚能得其
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俗及古人衣物舟車
飲食好惡之眞已可爲有用之書矣……因錄存此旣可
以自成一書他日挾此過湖州城東驥村謁鐵橋乞其
書以補此目尤易爲力此目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
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已入編而此目遺漏如此類
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淨紙以爲他日快意縱

筆地也己亥十三日」按讀此可知吳山尊謂爲孫淵
如所纂未爲無因（楊守敬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
六朝文跋）　十月撰校刊宋本說文繫傳序（原稿
藏立中處見影印在譜前墨跡）
道光二十年庚子六十六歲
四月十二日卒於江寧惜陰書舍（有恆心齋駢文卷
四及俞氏家祠木主張穆序以爲卒於五月誤）　葬
一都深坑　長子懋瑩字慈方有恆心齋集卷十云「
懋瑩篤學有父風……甲辰春在京師兄叔父來始知昨
秋卒於杭州」然則當是卒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次子懋穎字懷方生卒年月不詳　元配王氏諱發弟
繼配萬氏諱嬌生卒年月不詳均與先生合葬

譜餘

先生東門賃舍迤北沿溪而上有一書店先生在籍時輒往店中買書厚訂整齊今其後人猶藏韻書一種極普通之本內缺一頁手書端楷補入幷鈐名印其所藏數萬卷半歸程氏敦和堂憶予幼時在程氏見舊刻大學中庸一厚冊朱墨爛然殆無隙地爲先生所批校者據老書友汪殿榮所說及予目睹

先生精占經及天官書鄞城北門外跨溪有一石磉往往徘徊其上仰觀乾象一歲豐歉喜爲鄉人預告據故老傳說所撰鄞縣山水記每出遊回籍時輒偕葉有廣程驥等分

日往遊非一時所作其文如水經每每點綴一二短句而山脈水流映帶生動輒成絕妙之文葉程兩氏又長於輿地故尤徵精確雜采山水記原文及葉氏後人所傳說

元和朱駿聲氏爲鄞學博喜與先生商討舊聞予藏答朱氏撰文名柬一紙足見兩先生過往論學之密鄞爲寫山小邑同時竟有兩通儒佳話流傳眞足爲山川增色據予所識俞先生手書名柬及各家傳記

先生家貧性介縞紵之入僅數買書浙江王蔭槐令鄞時除日就先生商略舊學索債者蹲跗戶外王令密使俟者至縣署取償不令先生知據鄞縣志

吾鄉雖僻陋當日風氣家道殷富者喜購書延攬通人涉覽古籍孫氏居敬堂客先生時尤多予所藏畫册先生稱爲茂之六弟者卽其後人也據題畫册及先抑齋師所述

鄞同時學力與先生相等者僅有汪南士先生所輯七家後漢書英吉利攷略十三經校勘識語有刻本外餘稿恐已散失今杏墩胡氏藏先生晚年校改癸巳類稿內有南士先生批注多條皆當時面相質證者相傳兩先生同舟赴江南試以背誦經史或時憲書爲笑樂據校改本癸巳類稿及鄞縣志兩先

生傳

從遊之士同邑如湯球氏輯有十六國春秋晉書輯本程式金氏有說文類求再傳弟子程鴻詔氏著有恆心齋集其所著均流傳甚廣而黃德華王以寬一以詩鳴一以雜著稱均嘗奉先生教者雜采癸巳兩稿及各人傳略所述淵源

譜餘補二條見姚仲實先生見聞偶筆

鄞縣俞理初先生正燮應禮部試總裁爲歙曹文正公振鏞儀徵阮文達公元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爲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撒彌封驗之果然

先生生平酷嗜書鄞有富人築宅於鄉名曰居敬堂蓄書

萬卷先生歸輒指觀孫爲授餐焉一日入城見衙役新葺一宅供張清雅詢之則曰孫某富家今兄弟析產失和將訟於官設以待之先生聞言心戚卽回孫氏以狀告之且陳不和之害事竟得罷

詩文補遺

四養齋詩稿據程鴻詔氏跋「夫子之詩散佚多矣此僅有存者」檢程侍郎集卷五丙申三月下浣邀雲龕先生俞理初黃鐵香溫如心孫柳君諸君賞花寺看牡丹分韻得寺字則先生亦應有詩顧未見今僅據予藏畫冊爲先生所題五七古各一首逕錄之又代李雲舫壽詩四首從手寫劄記中錄出文六篇一一注其采自何處輯佚補遺固後學之責也癸酉

題畫詩一

冬王立中識

題畫詩二

壽座師潘中堂代

汪子秀千文音義彙略序

孫丙江印譜序

俞氏家譜序見譜前

重刊宋本說文繫傳序見影印墨跡

涿學記

墨臼銘

遺詩

題畫乙未十二月爲茂之題畫册

一石如象鼻橫枕大江濱踞石誰氏子無乃太古民磴道穿石腹上與塔院鄰下聞頌洞聲波磔起鱗鱗問渡人多暇意與蘆葦親我知風起處此地杳無塵端坐任談諧何勞遠知津布帆祝無恙不問越與秦從知心太平躭翫及良辰

題畫乙未十二月題奉茂之六弟

碧梧新洗新筠脫松枝短短穎見末知道春深萬昌榮醜石呈嬌綠苔活此圖風格近百年細意肖物色新鮮寒冬披幀硯方凍忽覺生意滿眼前尋芳近識家山好那忽悠悠涉長道掩卷佇思一逌然天涯何處無芳草

代李雲舫壽座師潘中堂錄自手寫劄記

瑞靄澄霄漢榮光燾宇敷三天嫻禮樂一德協唐虞霖雨蒼生祝篇章衆士模清名從及第慰望在都俞

薛臺非養望愛敬願難勝聖許雲山暇天敎福祿膺崢嶸支八柱壽愷作三朋寵錫符羣望都由瑞氣凝

內省樞庭重平章素望優帝嘗褒密勿臣不耀謀猷肅穆風行遠寬和德舉輶卽今休養意公惠足千秋

小草蓬萊植曾承雨澤偏爲郎慚落拓著錄記周旋北闕龍光溥南門壽曜瓊姍幐同忭頌德廣及垓埏

遺文

千文音義彙略序抄本

子秀先生素通法家醫家言其排類精審由天性然也正變少與共席硯獨知其詩文以爲隱秀幽折時入逸品嘗戲語曰吾能屈詘自世閉安能從汝巢神山先生弗以爲忤也庚辰夏正變自昭文歸昭文有周君少贋者以知音名雍正間辨文字於舌齦脣喉持之甚堅吾邑孫君蒙葉君有廣亦持此義若共一喉舌者予欲以質之孫君蓋葉君已歿而子秀素攻此學則吾不知也適子秀病予省視之亦未一言及此及先生歿始見此書以音相從而叶之附之字音皆從其類予審覽之始知此爲有用之學此書行而小學聲音可以一歸雅正子秀眞可謂愛素好古之士哉惜向者與語之淺也子秀病時猶懇懇於是書字蹟倘邪參錯若不勝目力者且云所收未全此眞實語也然非經始之人則無從補之顧其例顯白覽者得其意或偶有所觸日益一字或月益一字此則邢劭曰思誤書之意而子秀此譔留於人間不失爲完書也已嘉慶庚辰九月同里俞正燮拜手書

孫丌江印譜序見嘉慶鄒縣志

刻印用繆篆謂官印也其法或以疊文或彼此糾結使茂

美私印則用小篆亦有參以繆篆者西漢官印多五字東漢始不用土德之說今所傳得官印多東漢以後章也大約鑄字端重肅穆可用爲篆法近人得漢魏瓦當其篆文增減出入似亦繆法而悉佳妙過漢碑頭篆文遠甚丌江愛素好古輯所得公私銅印二百餘方自漢時似繆非繆以迄元時畏吾兒文糾繆奇怪以石臨之盡其妙於方寸分矩之中至刓漫處亦畢肖可謂奇作矣吾郡刻印者向宗程穆倩與浙分派程握刀意思圓厚似岐山石鼓自巴君子藉孫君雨茗互奬勵以漢法遂融浙派雨茗令子濬川尤善鉤廓篆隸能逼眞今墓有宿草矣雨茗爲丌江族兄濬川則從子也道光辛巳五月夏雨初晴正燮在丌江齋中言之輒慨然撫此卷不無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思耳

涿學記代潘侍郎從手寫劄記錄出

某某視學畿甸之三年丙申至戊戌　涿人士喜學宮工成以熙起之情請于州牧刻事樂石屬其文於督學使者使者以爲涿于京府其衝繁州民樂儒風士通時務其固然也溯儒澤之盛源于先儒漢九江太守盧君子幹今以戴禮王制文王世子學記儒行大學古人立教承學規制其留遺至今得以因革損益各臻明備者康成鄭君實從盧君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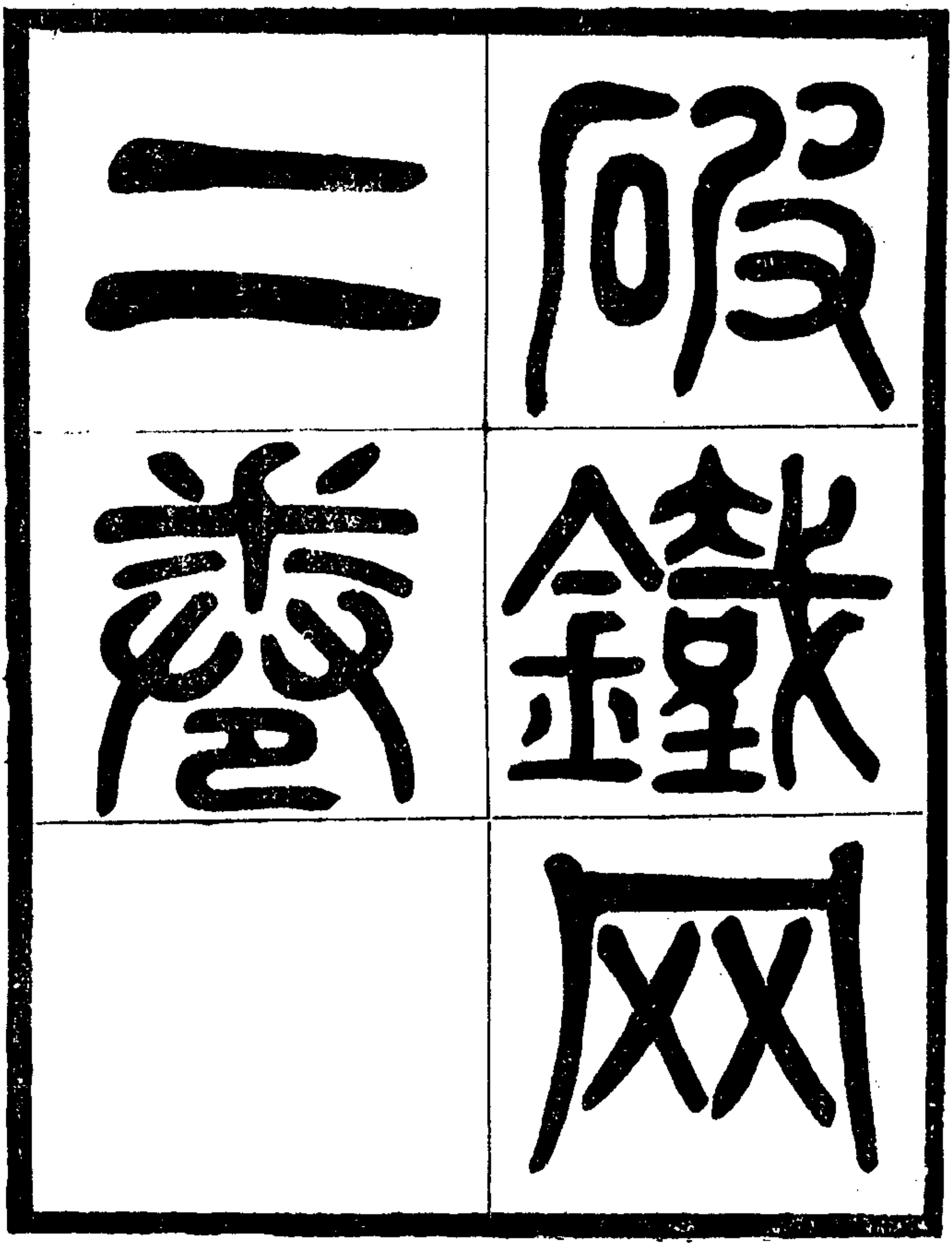
叙略行世所謂禮記者注之然則宜于涿土及涿人士景仰先哲皆能深思古人所以立學之意敬愛保護之埽除修葺塏爽無使傾圮涿于學視他州縣宜爲易宦于涿者以儒爲治生于涿者文章根經訓制行以古人爲則其於修學之舉衆視爲當然又非徒爲好義而已國家制度美備立學溥而遠學田學祿爲費多矣工程不賦于民學宮輪奐之後若無須臾鼓也者涿牧趙君庭椿久于其任政成民和師儒亦勉率厥職士民故能敬業樂羣于其所當爲者樂爲之如此也君子學以致其道涿士之游于學居于學者內本鄉先輩大儒盧君傳經之意以端其志業上體朝廷教士敦本務實以善其身修飭其行昌大其文學豈非涿俗之美而賢牧及爲師儒于此者之所屬望歟先是學宮將議修前兩廡制府盧宮保坤輸白金千兩涿人士皆以爲當因而輸錢赴工集事甚易此鄉先生懿行宜爲表著者宮保故九江太守之糸裔於此益見涿人士不忘彝訓而先儒有後祿如涿盧氏之比尤可使務學者知所觀感興起矣

墨臣銘原器藏豐縣碧山汪氏

啓賢汪翁墨臣永保無斁翁生萬曆時卒于康熙庚戌孫曾守彝訓保門戶敬藏遺器道光三年邑後學俞正燮謹

為題識且作銘

潘谷采烟自我作故膠鬲之融投以萬杵有隱君子碧山搆宇抄藉巾箱琢形璜琥積墨能馨遺經克序式念勤勞鼎來簪組惟臼有朋孟峯當戶



破鐵網卷上

海昌 胡爾榮 琭波

舊鈔三朝北盟會編三十冊字極端整其謬誤處不知何人以硃筆細加校正

舊鈔宋葉適習學記言五十卷楷法甚精妙是非庸手所能

元版唐律義疏三十卷每卷作一冊以香楠作三匣藏之

斑馬字類四冊以古錦裝面紙墨精好僞託宋版

禮要彙影宋精鈔本亦古錦爲面

元版俞皐春秋釋義墨氣字畫精好絕倫述古堂舊藏

說詳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今歸硤川蔣夢華上舍

宋版監省選編萬寶詩山三十八卷季滄葦藏書袖珍

本版心長約四寸闊前後約六寸首行大字所題即寫此名目次行即云書林葉氏廣勤堂新栞有目無序每葉共三十行行十五字詩俱分類自太極至蟲魚類止似今帖括之詩每詩一首連題三行不著編次人姓名并不詳作者爲誰氏系吳門五柳居陶氏所藏聞已歸維揚鮑氏

宋版陶靖節詩四卷二冊周松靄先生故物前有牧藏家私印十餘方序末題云時元祐初元九月九日湯漢序紙厴闊約六分每葉共十四行行十五字末處字畫甚小行款不等意是濤之刻作四百六卷而此不及十之三四似非足本然流傳絕少且多濤之手蹟洵爲可寶

舊鈔咸淳臨安志四十冊前有圖畫手極精

元版方是閒堂小稿二卷二冊延令季氏藏書前有季滄葦振宜小印數方

舊鈔西園聞見錄七十冊不著撰人所錄俱明代前言往行各分門類此書著錄家未見

宋版袖珍五經白文今歸馬荻莊

元刻地理指掌圖及源流至論皆陳簡莊徵君舊藏

宋刻古文苑廿一卷紙版字畫墨氣俱極精好係平津館舊藏有跋云得之京師廟市

宋版監本唐律疏議三十卷楷法甚工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分十五集復有一本惜不全僅

散入雲煙此冊爲茗佑陶熊飛贈去

舊鈔大唐類要四十冊竹垞藏書前鈐私印後有手跋詳見曝書亭集

宋版袖珍五經白文今歸硤川蔣夢華上舍

元版新編藝文類聚翰墨全書六十四冊裝訂作四函

上舍家嘉慶癸酉夏上舍客血卒後嗣不振所此書俱

藏方印蓋摘藻樸故物也此書本藏於路仲里金書巢

宋刻古文苑廿一卷紙版字畫墨氣俱極精好係平津

館舊藏有跋云得之京師廟市

宋版朱淑貞斷腸集一冊近歸蔣氏來青閣
吳門書估錢姓者來云是聽默老人之孫攜示舊刻白虎通德論一匣宋版文苑英華辨證八冊元刻方輿勝覽殘本內缺者三冊皆妙品也聞近皆歸于越中
宋版東萊讀書記二楠木匣紙墨之精采字畫之端勁迥非明季刻本所比擬索價須二百金
元版陶淵明詩文集及聖賢羣輔錄箋注
元版十行本穀梁傳注疏
宋版五百家播芳文粹二楠本匣亦延令季氏物前有滄葦私印後有竹垞跋紙簾闊寸許紙色雖不甚舊而
元版瓊琯白玉蟾上清集二冊紙版不及文粹
沈靜處大非近世劣紙可比擬價須三百金
趙一清補注三國志十二冊蠅頭細楷卽書於南監本三國之上

宋版楚辭箋注二函有季振宜鈐記
史記評本二十冊卽評於汲古閣十七史本內黃筆馮
鈍吟墨筆鄧文潔朱筆歸太僕閱附馮己蒼及許某評
語亦用墨筆王愷伯過錄於清荅堂書塾又一行云乾
隆癸丑橫山吳斑校錄且訂其錯漏處楷法甚佳
舊鈔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三十卷有圖每卷分作一冊
縣紙精楷盧抱經先生校過
舊鈔熊芝岡廷弼各省周地循環志四十冊止十一省
疑遇禍而未竟之書也諸著錄家皆未見
元詩選補遺八十六家洞庭席氏埽葉山房寫樣付刻
本紅格薄紙借無序目并編輯者姓氏疑有殘缺然皆
顧俠君所未見
宋版分門纂類唐歌詩殘本十二冊有毛子晉私印二
前精鈔全目一卷後裱附王石谷唐孔明與毛斧季二

札記汲古舊藏也後歸嚴修能亦附一跋於末毛氏得此書原委詳載於愚谷文存及拜經樓詩話
蘇老泉太常因革禮八冊嚴修能影宋精鈔東萊書說三冊嚴修能影元鈔本錄細楷甚工妙
五禮新儀之前案此書 四庫全書所未收
樂府陽春白雪二冊嚴修能手錄有跋
舊鈔吹劍外集二冊明天一閣主人范欽手錄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三十六冊舊寫本有竹垞私印二
王愷名印又有康熙四十年何義門朱筆跋
周硯農手錄朱野航鐵網珊瑚十四卷每卷作一冊兩
面此亦嚴氏芳椒堂跋物後有跋曰辛亥孟冬有書賈
王某攜朱存理性甫鐵網珊瑚十四卷求售紙薄而光
新若未觸乃國初時江陰周硯農手錄本硯農名榮起
館於毛子晉家子晉所刻書籍硯農與之校正見漁洋

居易錄曾手錄王原吉梧溪集七卷歸漁洋漁洋跋云
書學鍾太傅稍雜八分終卷如一是書亦如之閒足寶
愛後爲吾友知不足齋主人鮑以文先生借去季冬之
照又書此書後歸吾鄉錢綠窗先生沒歸於金書巢近
藏洛涘卜氏葆初齋
宋搨曹娥碑一冊周松靄先生物有跋張芑堂復跋曰
是碑他本作王匡此作王叵今亦歸來青閣
舊搨東方朔像贊得樹樓查氏長物有程孟陽何義門
高江村吳穀人查查浦諸跋汪繹查聲山梁山舟諸觀
款俱定爲宋搨近聞在平湖錢夢廬家

文氏原搨停雲館帖十卷兩面裱非近拓所能及
永樂御題小楷蓮華經七冊唐僧義道書有道衍跋是
冊具詳江村消夏錄
舊搨化開帖十冊高江村跋
跋
王居士甎塔銘一冊云是鴈蕩
十金
楚南車氏螢照堂碑一冊徑四寸雖董文敏行草而世
不恆見
明搨元祐黨籍碑粵西融州府摩厓本曾芷洲表叔見
貽今爲武原友人攫去

破鐵網卷下

文衡山拙政園圖眞跡絹本大冊案圖在長洲故大宏
寺基也林木絕勝王侍御槐雨以豪勢奪之拓爲此圖
凡分景三十有二囑文待詔一繪之甞盡法疏秀書兼
四體每景序其大略繫以小詩後附園記皆甫田集所
未載而汪珂玉珊瑚網全錄之特缺林庭棡前序一篇
此特有之誠希世之寶也是冊爲桐鄉金氏文瑞樓故
物內子自儉具中攜歸吳槎客先生曾從子借觀并跋
其後兼錄其詩刊於吾鄉徐夫人燦拙政園詩餘後蓋
園于明季爲陳素庵相國所有也頃因無資已質於友
人家殊可歎耳
瓜血圖長卷絹本高尺許長三丈餘吳興沈氏故物甞
者之款已漫漶蓋明初人概成祖因瓜蔓抄以非刑戮

諸罪人每於甞之空處用細楷注其爵里姓氏其慘酷
之狀不忍正視無異睹地獄變相也後聞以二百金售
於維揚某氏
文衡山朱竹小立軸長三尺餘闊尺許神勢飛逸上題
七律二首亦集中所逸
項孔彰山水眞跡二大冊共二十四葉冷金箋每葉各
有自題甞則水墨淺色參半其題可記憶者略存數則
首葉曰余避兵鄉曲時所見如此一葉馬上續殘夢一
葉白雲抱幽石一葉一箇樹根非八座白頭箕踞有誰
爭一葉隔水問樵夫餘則忘之矣近禾中馬氏以重價
購去
張成山水一大冊十二葉冷金箋本神韻亞於項聖謨
周東村煮茶讀書圖眞蹟立軸絹本甞則羣山競秀溪
水舍橋長松十餘株林列左右一童子汲泉踞石一衣

絳者席地觀書一衣褐者回顧童子汲泉竹鑪茶竈楚楚皆具二矮几雜陳清玩茶箱上行款書東村周臣下鈐名印

黃石齋山水眞跡立軸絹本自題曰崇禎戊寅秋杪漳海黃道周下有名印二方

單明雨景山水中立軸筆亦秀雅稍病薄弱耳以上三畫聞爲吾杭一縣令購去令於政治雖墨而其賞鑒則尚雅

米南宮虎邱山詩帖一冊周松靄先生物舊爲花山馬氏所藏有寒中二跋謂是快雪堂帖中十之一也又有查查浦曹三才數跋近歸蔣氏來青閣

項孔彰雪梅立軸絹本用筆極蒼勁紅梅半樹殘雪覆之下襯奇石點綴叢篠自題一絕并繫跋語惜洗去某某道兄雙款殊爲憾事近歸平湖錢氏

王穀祥設色花卉卷絹前後有題句末款酉室王穀祥太原王穉登一跋謂此未足盡其技然其運腕極蒼勁揮南田設色叢菊立軸題曰東籬圖有自詠五絕一首設色苧蘿小立軸紙本款署陳書有南樓老人及名印二方

項子京水墨山水小立軸絹本此逸品中之至佳者

董香光水墨山水中立軸絹本有自題絕句於上

文史李是菴水墨花卉佛幢入幅惜爲香雲所涴綾色黯黑然其運筆全法白陽山人確非贋鼎

陳繼儒畫梅一冊僅四頁石素紙水墨寫梅無款左金篆自題絕句則款在其中畫甚疏逸

沈石田水墨風雨歸舟圖卷絹本長約六尺高五寸許據骨董家云另有手跋在他處合之非難海鹽故家物也

居積滸陽送客圖立軸紙本長約四尺闊尺餘山水俱用淺色畫中一舟三人內一婦彈琵琶一童一驢俱在華岸中小榻自書琵琶行全篇在上畫法書法俱肖文衡山惜紙甚渝乏且有接痕當是破碎後裝池不精之故

王麓臺司農富春山居圖大立軸紙本不設色神品也此見於骨董沈石泉

董思翁仿北苑水墨山水立軸綾本無上神品山止兩大開合大樹四五株互相賓主自題曰因觀松陵吳憲副所藏北苑泰山圖聊以擬之丙戌三月董㚟宰題此幅筆力雄奇渾厚一無纖弱態度而非時下畫史所可摹擬

又思翁水墨山水長卷綾本有自題絕句於後

王石谷仿子久富春山圖立軸綾本自題曰仿子久富春山圖一曲烏目山人王翬山俱設潑色叢林茂樹疊嶂層巒而生動之趣俱是詩家妙境是爲能品

王石谷雪圖中立軸絹本款云爲仲老年臺壽

橫

王圖照水墨山水大立軸絹本意象雄特左角自題云石谷仿古山水縮臨本小冊一凡十四頁梁山舟題簽確是眞跡

麓臺仿子久南山圖立軸絹本

已卯長夏仿子久南山積翠圖爲樸菴老先生祖臺

字麓臺王原祁上長圓印文曰塢花菴下鈐名印二方

藍田叔畿設色四時山水大立軸四軸絹本

惲南田畫冊紙本三幅山水七幅花木俱有題句無不秀韻天成似不食人間煙火仝歸來青閣

祝枝山草書卷紙本長五丈餘分四段字徑寸餘每段

各書五七律詩其龍跳天門之槩似難摹擬
唐六如設色山水眞跡大立軸絹本長約八尺闊五尺
許自題七絕於上字徑二寸筆勢亦飛動可喜詩有句
云此中太有逍遙處難說與君畫與君款只唐寅二字
爲無上神品此係文瑞樓故物後歸門汪氏以百金購
去
周海雲水墨山水大立幅四軸絹本寫四季景物畫亦
妙品係宗法北宋派者
生平所見仇實父畫不下十餘種然憶絕佳者如絹本
設色山水絹本蓮社圖巨軸絹本仕女圖皆非庸手所可
擬
文文水野樂園冊紙本皆設大青綠色其中景物如吹
萬亭白雲堂俱用篆書標於上
陳白陽水墨花卉卷紙本分二段每段各題五絕一首

衡山水墨小滄浪圖立軸紙本惜有霉蝕痕上題曰承
槐雨先生過舍記此并七絕一首
衡山瀟湘八景冊巨絹本冊首陳道復八分題瀟湘八
景順矣此爲思忠所
董思翁小行楷舟行雜抄卷絹本款只唐寅二字
查二瞻摹各大家書一小冊絹本也嘉靖乙巳八月徵明
陳春暉臨閣帖全部裝作十冊紙本書法頗嚴謹
屢矣欲其骨肉停勻此本實無出其右
古玉筆洗一式長圓徑尺高寸許玉色紅潤週鏤交螭
波浪紋工緻可愛底鎸德壽殿三字蓋南宋內府故物
向藏桐鄉汪氏展視齋閒爲維揚鹺使以百金購去
古銅劍一長二尺餘闊不及寸質甚厚古翠斑剝可愛
兒觥一有匜許國趙定宇物也鄭開陽細書一跋卽裱

於匜蓋觥不雕不琢製甚古樸其銘詳曝書亭詩注本
周松霧著書齋物今聞已歸趙氏後人
古琴一張玉軫玉足上篆中和二字鳳沿內刻崇禎已
卯四十口號中刻五絕一首尾篆潞國世傳印蓋明潞
藩所造之一也
趙忠毅公鐵如意一銘識花紋與張燕昌金石契所載
合
林泉樂事惟讀書論古足以怡志明心吾輩身處寒
素兼爲帖括所縛敢望作平地神仙每閱前人藏書
之記賞鑒之論莫不心契孔殷如身入寶山而終徒
手以返也鄉居往來惟胡子蕉窗爲密邇蕉窗向厚
於賞縹囊錦軸及鐘鼎金石齊美一樓然性情疏放
不問家人產晚遂中落年來書估骨董到門有所悅
而力不能從者輒攢眉相告大有鄉壞福地張茂先

不能再窺之思一日出此編見示顏曰破鐵網蓋寓網破無策可以求瑚珊也其寄慨亦深矣後之覽者當作雲煙過眼錄觀時道光辛巳嘉平上浣六日芷湘簪庭芬跋於桂林一枝軒

蕉窗主人所著此卷余會收之恩恩已四十餘載矣昔晚菘居士著一角編書成不多獨具眞賞樊榭徵君序而傳之此書足以相匹今巨寇未平故家長物燬於劫火者不啻如恆河沙數今重讀遺編曷勝人琴之感時同治癸亥五月初十日記庭芬時年六十有七

鐘鼎文字大觀
惟琨題

光緒丁亥校刊

汗素艸堂藏版

序

自來博物洽聞之士其耳目所涉歷胸肊所蘊積必思有以筆之於書而於經傳之洽訛史家之疏漏爲之攷殿是非抉剔疑義其論列當世則於國故朝章以及曩喆之言行攷見其實胥爲之紀述存之俾後之人可稽爲掌故者亦無非議大議小之意焉吳中吳枚庵先生性好藏書喜鈔祕籍嘗與當世好古之儒游若盧抱經學士王西莊光祿吳槎客明經楊列矚進士以及朱文游鮑渌飲諸君凡說部別集未著人間者善本所藏輒爲展轉搆假手自校錄積儲至萬餘卷以故得以博觀綜取記纂成編而是編祗其一爾遜志堂者嘉慶初元

先生曾主劉陽南臺書院是其齋名也維時又著有鐙窗叢錄五卷補遺一卷其書亦復相類又有周禮瑑言一卷東齋脞語等書今竝不存竊聞先生嘗念前人著述孤本未刊者經亂散佚爲多因偕同志旁掇遠紹遇有繕寫祕冊別類分門閱有年所曾集成祕冊彙叢學海叢編十餘部嗣復得經史若干種彙裝成帙顏之曰經史叢編合璧其中多世間單行之本未經鏤版者今竝不可得見矣或謂於乾隆丁未時先生摯家入楚書閒吳中因以散佚云是編鈔本十卷前年得於盛湖顧氏亦爲赤刻之本因屬朱君懋之校刊行世并述先生之所以嗜古劬學者如此而先生校錄之勤著述之富

句吳毉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世俑倉頡始制爲字宋衷皇甫謐俱以倉頡爲黃帝史官不知伏羲居黃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嘗仲言古者三皇以前封禪者七十有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言十三代之君有紀勒者千八百餘所夫曰紀號曰紀勒則必皆字也春秋元命苞敘帝王之奇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乃伏羲前一帝號也故蔡雍曹植皆俑曰頡皇呂不韋亦曰史皇氏古謂字其謂爲黃帝史官者謬也

子者男子之通俑若文字間俑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子字于其上者示特異于常俑曰吾所師者則某子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弟子俑其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子沈子何休注云子沈子後師沈子俑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朱子自以淵源出于程氏故大學中庸章句亦俑爲子程子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師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唐太宗詔諸儒撰定五經義疏于易取王弼于書取孔安國于詩取鄭康成于春秋取杜預由是他說盡廢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月朔之謂也注云逸書也案此兩節皆見于今文尚書而杜預以爲逸書殊不可解

周禮矣三百鄭氏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無才智者爲奚即今之侍史官婢其說竊疑非是周禮無縣官之文孟子固嘗言罪人不孥矣雖甘誓有我則孥戮女之文然此乃行三軍之矢辭非通行之法令也借曰有之亦必大逆無道者然後沒之周公立法何以逆知後世大逆無道者如是之多而立制奚必三百人乎又天官所統有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幂女腊女賓皆非國事也至秦遂爲律令漢因之鄭氏以今訓古不可通矣又許叔重說文訓妾字謂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于君者案左傳僖十七年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孕過期卜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及生男名圉女名妾皆以賤名之非以罪人名之也杜氏曰不聘曰妾何賤行成于吳請臣請妾是固罪人之俑矣豈必得接于君乎漢以來公主命婦皆自俑曰妾蓋臣事之通俑耳

今所傳女孝經乃宋侯莫陳邈妻鄭氏撰侯莫陳三字

氏也今竟作陳邈誤矣唐有侯莫陳岘侯莫陳涉本劉氏後周賜姓或云後魏賜姓金石錄又村塾所讀三字經宋末區適子撰趙明誠金石錄見廣宋遺民錄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楊升菴曰古注孚尹者浮筠也音亦同言玉之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微之出門行詠采玉事云求如果如言剖則浮筠膩蓋用古注為準格

宋太祖取武人以車輪身琵琶腿為準格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迫明太祖恩威不測每因文字少不當意輒罪其臣有戰鬬之事閭浮王晝則治事夜仍與采女為行樂又佛所說男女情欲有曰以相視為樂以相親為樂以相看為樂當日有事園丘惡祝冊有孚我字將譴撰文者桂正言于帝曰孚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率今未足深譴帝怒乃釋一百六十七字者極盡歸化亡播昇徂哀奄昧駕遐仙幼病苦沒泯滅凶禍傾頹毀僞仆壞破晦刑傷孤墜瘵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思老遷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戾空陷尼艱忽降墳擯缺落與憲法奔崩摧殄殞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迍師剝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剋反逆害戕殘偏枯眇幽靈沈埋挽升遐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土刖逝泉陵此延祐元年十一月所定擬至三年

八月覓其禁矣然如仙靈歸化泉陵諸字州縣名犯此者極多不知當日作何迴避也

安祿山肚垂過膝重三百五十斤見姚汝能祿山事迹及錢希白南部新書

僧家祇律首在戒婬法秀道人嘗呵綺語乃經典所載三十三天色界欲界居其二七佛皆有妻有子如來為太子時有三夫人有六萬采女上天之最尊者莫如帝釋而采女多至四十三億萬二千五百人娶脩羅之女以其美也後與采女戲池中女以告脩羅遂有戰鬬之事閭浮王晝則治事夜仍與采女為行樂又佛所說男女情欲有曰以相視為樂以相親為樂以相看為樂以相抱為樂女以相觸為樂男以出不淨為樂其穢褻有甚于閭巷之所談議者呼可怪也

涅槃經有禿居士今人罵僧曰賊禿亦有本梁荀濟表曰朝夕敬妖怪之胡鬼曲躬供貪狂之賊禿

天智玉名逸周書甲子夕紂取天智玉五庶玉則銷天智不銷紂身不盡也

吳王之女名二十故吳人呼二十為念見兼明書

西域有八池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饑入

蠲痾故名八功德水

或謂千字文內重潔字蓋絜字音協則為絜矩之絜音結則與潔通明李君實太僕謂貞絜乃推誠之謂卽

大學絜矩之絜秦會稽立石文云男女絜誠周蓋取之此耳

上已當作十干之已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上丁之類

無用支者沈約宋書云魏以後俱用三日不復用已

閻百詩曰浴沂非澡身也曲阜亦有溫泉但在縣南七里流入于沂非沂水有溫泉也朱子以韓昌黎李翺疑裸身川浴之非禮注浴爲盥濯被除又曰有溫泉焉是仍以爲浴將點與童冠十餘人羣而浴乎抑狂者獨浴也竊以時有伯子倘議其同人道于牛馬後如阮籍至憎之比裸袒于被髮聖門高弟豈宜至此大全辨載一說曰浴沂如後世上已迎流盥手略潔

衣以除垢非裸浴也莫春卽邶風春日載陽時蓋夏正也又沈約引蔡雍月令章句曰論語莫春浴沂古有斯禮今三月上已祓于水濱蓋出此是亦以浴爲祓濯曰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何嘗定以浴爲澡身乎

宋張鄧公士遜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遇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銷聲不復有人問之窮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夫一日而識四宰相相技亦神矣而卒窮餓以死甚矣古人之不好諛也

崑山城隍廟四美亭側有積土乾隆中道士將築亭其上階石甫鑿雷擊之三鑿三擊掘地得碑乃明遜國時黃公子澄墓也邑志載公被僇其門下士拾骨葬此久而遷沒今巍然焉歸田園在吾郡婁門內明刑部侍郎王公一心所紹也其西則陳相國之遴之拙政園陳既敗斐數主今爲葉蔣二氏所有士人競指歸田園爲拙政園非也中有蘭雪堂古木參天池清石秀向與其後人彭齡商賢交時過之商賢沒已四十年而園亦摧敗零落盡矣

桃花塢維提菴明唐六如之桃花葬也有跳唐樓相傳六如讀書其上寧王遣使來聘跳而逸去後人因以名之葬有痙文家康熙間宋漫堂撫吳重修葬之碑云唐六如先生墓其實墓在橫塘王家村村人猶有能識之者

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則不獨甲科有第矣隋唐以來始有及第之稱又隋書百官志公侯封郡縣者境內稱之曰第下是又第宅之第

進士乃唐科目之一凡試是科者通謂之舉進士有舉進士不第者如孟浩然應進士試後始謂之進士其中進士不第皇甫鎛舉進士三十三上不中第是也今殿

46A 合刊 册 版

試而未殿試者謂之中式舉人與唐制異

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庶何也對曰凡草木俱正生惟蔗橫生蓋庶生也故從庶今人名妾生子曰庶出亦此義

班固答賓戲其餘炎飛景附屬屃其間者吳都賦屬屃鱗接屬屃音插直說文從後相及也

宋元嘉起居注韋朗于廣州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綠沈屏風一牀牀座也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北史源賀傳强弩一二牀是凡物皆可云牀也又一夫一婦爲一牀北齊賦民之法

明依漢世之法封建宗室其後日益蕃衍廩祿不給婚嫁者多至男年三十六歲女年四十歲而尚未有室家者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借令全輸猶不足供宗藩廩祿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飢寒窮苦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訴有司守土之官每懼生變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爲寒心觀此言當時朝廷既無擺用之方又無處置之法宗室飢寒而國家亦大困矣

昔本作咎字有數義說文咎乾肉也張參五經文字云後人以爲古昔字周禮三酒有昔酒注云先世已來于飲也月令月昔靡卿次謂終也左傳爲一昔之期穀梁傳夏四月昔恆星不見昔卽夜字注曰入至星出時謂之昔樂府有昔昔鹽猶云夜夜鹽也尸子君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猶細席所謂廣廈細旃也

古人搗衣兩女對立各執一杵如舂米然故杜詩云新月猶縣雙杵鳴

城隍之名見于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注云伊耆堯也詩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祀城隍之始耳

元末虎邱築城不載郡邑志乘吳人罕有知者明初高士王賓仲光集虎邱詩一卷中有郝經仲誼詩云虎邱山前新築城虎邱寺裏斷人行同時和者甚衆呂敏志學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彥魯云闔廬冢上見新城無復遊人載酒行僧寶居中云公餘聯騎入山城老衲追陪得散行又周南老正道有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邱詩八首一云奉檄趨功城虎邱一云四疊新城繞澗隈案丁酉爲至正十七年是年張士誠方降元未叛不知城何所防也今山後尚有高壘似其遺址未審山前以何處爲界

陸放翁家世舊聞云有杜支婆者自注云先世已來于

諸庶毋皆俾支婁

元史刑法志笞刑自七下至五十七杖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案葉世奇艸木子曰元世祖定笞杖之刑曰天饒它一下地饒它一下我饒它一下是笞刑只宜有四十七杖刑只宜九十七而反加十何也

本朝重赴瓊林宴者四人一史文靖公貽直一黃崑圃侍郎叔琳一熊滌齋太史本一嵇文敏公璜

乾隆初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七十壽辰　上賜對聯云潞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　州程文恭公景伊薨　上賜對云執笏無慙眞宰相蓋棺猶是老諸生

太白詩步綱遶碧落卽道家罡風之罡

社集始于宋末之月泉吟社至明隆慶萬歷間青溪社集而始盛天啟甲子時有應社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一人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旃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自後又推大之遂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咸來會崇正初吳江吳偁扶九結嘉興孫淯孟朴等肇舉復社于時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房杜不足言事業異我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吳門別有羽社朋社匡社武陵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扶九思欲合天下之文甄綜之孟朴請行扶九乃出白金二百鎰家穀二百斛以資孟朴開藏羣彥胥來大會于吳郡舉凡應社幾社聞社匡社南社則社席社盡會于復社始于戊辰成于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賢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已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朴渡淮泗歷齊魯以達于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矜契然後進之于社先後大會者三論其文爲國表復社之名動朝野倪元珙督學江南有一士介其士父求科舉元珙以服眾倪之訪此人並非復社恐不足以服眾倪之

嚴事復社過于父矣維時烏程相國之子求入社不許于是歛怨實深崇正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太復社以亂天下遂下督學察覈而閣臣從中搆之蘇州府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進士初亦入社至是希閣臣意羅織詆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不結議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大罪者大略謂泓則婁東吳下雲間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我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社席社崑陽有雲簪社而

則酒池肉林所云行舟太保者蓋指孟朴言之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淮注銷先是壬午秋或作乙亥或作戊寅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人始復社姓氏序

四十人具留都防亂公揭逐閹黨阮大鋮有云杲等讀聖賢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云云大鋮恨刺骨日思報復消福潚稱制大鋮湔雪復用適有王鼎實東南利孔久淹復社渠魁聚歛一疏大鋮語焉士英曰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于江次以爲防禦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眉生及桐城錢秉鐙幼光亡命得脫會　王師渡江南都失守諸君子始得免禍焉

月泉吟社者浦江吳渭清翁所創也清翁宋義烏令元初遯食吳溪作爲此社延致鄉遺老方鳳韶卿閩謝翱皐羽括蒼吳思齊子善司月旦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于丙戌小春望日發卷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

月終結局丙戌丁亥元至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正二十三四年

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弟一名三山連文鳳字伯正賞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帖墨五笏弟二名義烏馮澄字澄翁賞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帖墨四笏弟三名杭州梁相宇必大賞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帖墨三笏弟四名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端筆一帖弟十一名至二十名各湌衣布一端筆一帖墨一笏弟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湌衣布一端筆一帖弟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帖墨一笏吟篋二帖弟一超宗鐫金竿遺像致之曰賀黃牡丹狀元風流盛事不減月泉黎後仆贛州之難

青溪社集者陳芹子野知寧鄉縣謝病歸隆慶辛未歲所叛也時有費參軍懋謙朱太守孟震唐太學資賢姚典客湖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鍾參軍夢榛先後入社其與而未入者張太學獻翼金山人鑒黃山人孔昭梅文學鼎祚莫山人是龍邵太學應魁張文學文柱與焉每月龍夏山人曰瑚紀亳州振東陳將軍經朝汪山人顯節汪文學道貫道會沈太史懋學程文學嘉燧周文學時復也癸酉復爲續會則吳文學子玉魏廣文學禮莫貢士是龍邵太學應魁張文學文柱與焉每月爲集遇景爲題即席分韻錄而刻之命曰青溪社集

前會許石城先生序之後會吳瑞穀序之其載于朱
秉器停雲小志者如此秉器卽孟震宇也後七十餘
年虞山某復序金陵社集詩曰海宇承平陪京佳麗
仕宦者誇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宏正間顧華玉
王欽佩以文章立 徐士仁陳大聲以詞曲擅場江
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歙集風流宏長嘉靖中年朱
于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文爲地主皇甫子
循黃淸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韻徵歌選勝秦
淮一曲烟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
金陵之初盛也萬歷初年陳盥鄉芹解組石城卜居
笛步置驛邀賓復脩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文以舊
老而盟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車紛沓
唱和頻仍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游無已太康此金
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始周翔
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臧晉叔
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父盛太
古爲領袖臺城懷古爰爲馮弔之篇新亭送客亦有
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什騰涌此金陵之極盛也戊
子仲秋余以銀鑑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集詩一
編蓋曹氏門客所撰集也嗟夫日中月滿物換星移
舟壑夜趨飲臘旦改白門有烏無樹枝之可遶華表
歸鶴悵城郭之并非撰文懷人吁其悲矣謂我何求

亦無嘗焉覽其文者謂盛衰今昔之感盡于此矣又
南都初立時有秀水姚滄北若者英年樂于取友盡
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于秦淮
河上幾幾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集之填燕
子箋傳奇盛行于白門是日句隊未有演者故北若
詩云柳岸花溪澹月天恣攜紅袖放燈船梨園子弟
覘人意隊隊停歌燕子箋
國初社事猶盛吳中則有愼交社彭隴雲客宋德宜右
之德宏疇三尤侗展成主之七郡之士從焉嘉興則
有十郡大社連舟數百艘集于南湖太倉吳偉業長
洲宋德宜實穎吳縣沈世奕彭隴尤侗華亭徐致遠

吳江計東武進黃永鄒祇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
嘉興朱茂晭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淸章金牧金范杭
州陸圻蕭山毛奇齡山陰駱復旦會稽姜承烈徐尤
定等皆赴自此以後風流歇絕矣
李涪刊誤云左傳繕完葺牆繕完葺三字一義一牆也
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重復古人脩辭體要
必不如是審思完字當是宇字之誤曰繕宇葺牆辭
無複義亦昭矣又臧宣叔脩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
則繕完何物哉
不日成之古注謂不設日期也今注作不終日也案不
設日期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體爲協若曰不終日

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不可輕易也
周時無伏至秦德公始作伏祀初伏以狗禦蠱漢書郊祀志六月伏日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升迫于殘陽故爲藏伏歷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而伏庚者金也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令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攷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故名鎮惡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翔集庭樹觀此則俗忌之說固不足信
杭州桑文侯以粥糝爲業居艮山門內大樹巷性至孝父病隔以羊脂和粥而進父疚抱鐺而哭人爲繪抱鐺圖子卽陔甫先生也名調元登進士第官工部屯田司主事棄官游五岳著五岳集晚主大梁書院以文章學行名于時
康熙中金陵布衣袁古香芮瀛客竝工詩游京師客康親王邸袁老矣芮年少後至意輕之常短袁于王前一日王命宦者封一題出付客是賀人新婚限階乘骸藥四字爲韻二封一重一輕作此詩者取重封置邸不能者取輕封作路費歸芮辭不能而袁獨吟云裝航得踐游仙約簇擁紅燈上綠階此夕雙星成好會百年偕老莫相乖芝蘭氣吐香爲骨冰雪心清玉作骸燮喜宵來明月滿團圞不爲白雲蘿王大欣賞芮慙泪卽日辭歸
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本紀謂秦更名民曰黔首朱子注孟子亦云周言黎民秦曰黔首蓋本太史公之語也案內經云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恐不始于秦矣
道家靜室曰治謝靈運生于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之錢唐杜明師治見詩品今常孰有招眞治
朱竹垞云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尚以從父葦義劉仁劉衡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乡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陳寔以期喪皆去官范洵父宇叔矩博士徵以兄喪不行圉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見之史傳及碑版者如此之多蓋由人尚孝義薄祿位故能行其心之所安也通典曰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

之服不得去職

錢氏私志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俛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已上語卽俛小人中人以下卽俛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自以對天童豈可俛我于是凡俛我者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是可笑也

以外舅外姑爲丈人丈母唐時已有之柳子厚集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文

俗俛子曰豚犬孜越語范鑒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其父母生

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

今人言病塊亦有所本夏人圍靈武察哥曰勿破此城

留作南朝病塊

黃冠有家室名寄禍宋開寶中詔禁之

太翁孫俛祖也齊高帝令左右拔白髮昭業時年五歲

帝問之曰兒言我是誰翕曰太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作人尊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撾去其鑷今世俗俛人曰太翁毋乃失倫

妯娌亦作築娌楊子方言築娌匹也注云關西兄弟婦相呼爲築娌

古無出痘者故痘子不見經傳薛生白徵士雪云西漢已前無童孩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趾軍人帶此病歸號曰虜創不名痘也語見醫說

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世多讀若干王荆公以爲虔字

光緒歲在丙戌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遯志堂雜鈔甲集終

句吳型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古今圖書集成當時惟大臣得以頒賜乾隆中　詔訪求遺書凡官民以百部獻者得賜一部甚盛典也書總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歲功典厤法典庶徵典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皇極典宮闈典官常典家範典交誼典氏族典人事典閨媛典藝術典神異典禽獸典艸木典經籍典學行典字學典選舉典銓衡典食貨典禮儀典樂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每典復分門類其六千一百九部計五百二十函又目錄二函武英殿銅板活字印行歲久殘缺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五本目錄六十卷聞其中古書極多有世所不傳者然皆分韻散收日久殘闕無全書矣

乾隆三十八年印四庫書易以木字　賜名聚珍版行程式一卷許民間仿爲之

皇史宬明代藏寶訓實錄之處說文放屋所容受也

洪邁泉志集顧烜張台封演董逌李孝美陶岳諸家之譜成之號稱詳博然實多可議龍氏識董氏載大昊葛天氏之幣以爲無稽今洪氏一一彊爲之圖項梁大錢公孫述鐵錢王則河陽錢吳越王錢竝如今錢幕狀又如宋景和鵝眼錢乃民間私鑄不當入正品

歲時記牽牛借天帝錢二萬佛書曼陀多王以神力雨寶錢說本無稽洪隸作一卷曰天品輕影清水孫先生嚴君平之類亦作一卷曰神品極可笑

五代史任圖傳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世目爲沒字碑

水經注云楚人謂冢爲琴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冢曰公琴世傳卽咎繇冢

凡作事迫促者謂之悗悵陸機文賦悗悵爛漫亡耦失傳是也今譌爲潦草

天祿識餘曰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謂之野合叔梁紇過六十四歲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明宛平米萬鍾官水曹郎日築園海淀之北名曰勺園又曰風煙里自念園在郊坰不能日涉因繪園中景爲鐙匠壑亭臺纖悉畢具都人爭尚之號曰米家鐙

嘗于上元夜集客賦詩麗水呂太常邦曜口占二絕玉綃崩出上元邨雙炬然來景物繁恍惚電遊匠壑裏米家鐙是米家園輕舟寒夜渡無冰波入銀綃訝月升宛是夢中曾一照米家園是米家鐙一時和者數百人

京師呼巷爲衖衖世以爲俗字不知衖字出山海經勢水多飛魚食之已痔衖又食躷鳥可以止衖郭璞注

衙下也音洞惟衙字不見所出元人有以二字入詩者衙字載于說文收于廣韻非俗字也或云衙衙二字蓋卽衙字之切音

元立醫學十三科曰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瘡科瘡腫科鍼灸科祝由科禁科其程試科目每三年一試期以八月中選者來春二月赴大都省試其法考較醫經辨驗藥味合試經書則素問難經聖濟總錄本草千金方也時重其選故名醫特多明則試醫士不過論一篇歌訣一首

唐時制科之法明算居其一凡十經定制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各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紀遺三等算皆兼習之

本朝從祀孔廟者一人平湖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名隴其康熙康戌進士知嘉定縣廉潔愛民舉博學鴻辭丁外艱服闋補靈壽知縣徵入試四川道監察御史憲臣劾不稱職罷歸尋奉 旨起用學臣而先生歿已逾年矣著有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困勉錄三魚堂集等書行世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廷乾隆元年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謚清獻

天台王世芳號芝圃以歲貢生授遂昌縣教諭年已九十餘矣後以祝　孝聖皇太后萬壽過吳門余得見之時年一百十歲面長尺許腰若植髯袁簡齋述其言少居鄉遭耿逆之變與諸妹豆棚閒坐一妹頭忽不見蓋爲飛礮擊去也與弟三子同行白髮飄蕭背轉傴僂問其長子曰不幸妖亡之年曰八十五歲王善嗽步履如飛好事者多索書壽字形長而筆勁入都與九老會加翰林侍講銜又二十餘年而卒

玉茗堂春開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徧無人會自掐檀槽教小伶此湯義仍先生句也義仍填詞妙絕古今牡丹亭院本相傳爲刺曇陽子而作弇州四部稿有曇陽子傳稱其得道僊去

康熙間常熟陸輅判撫州事重建玉茗堂于故址半載挂冠堂適落成大會府僚及士大夫出吳兒演牡丹亭劇二日解纜去

龍泓山人丁敬字敬身又自號鈍丁居杭州候潮門外釀麴糵自給身厠傭保未嘗自異酷好金石之文嘗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尤工鐵筆不輕作人得其一二奉若珙璧性兀傲意所不可輒嫚罵累日夕不休以是人多畏之晚歲所居不戒於火貿宅將遷矣而以其母及長子之柩先往或告以不吉勿顧其復如此弟子海鹽張燕昌亦嗜古別見余懷舊錄

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早接賓客一日有野僧來謁童子拒之僧曰語而主吾詩僧也胡爲拒我不得已乃爲入報伯雨書花徑不曾緣客埽之句使持以示僧僧略不搆思足成之曰久聞方外有神僊只住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埽石牀今許借僧眠穿雲去汲燒丹井帶雨來耕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幾人騎鶴下蒼煙伯雨得詩大驚延置上座留連數日施彥執北窗炙輠錄云仁宗嘗與宮人博才出錢千既輸卻即提其半走宮人皆笑之曰官家太窮相既輸又惜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過百姓千錢又一夜祠洪上號曰金龍四大王

世以杭州俑武林本名虎林避唐諱改爲武非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可證

漢書謂蔡邕無嗣止一女後沒胡笳晉書羊祜傳母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吳有功進封乞以與舅子蔡襲則邕自有後而女亦不止文姬一人也

尹直瑣綴錄云天順間新制早朝班定各官將奏事皆豫咳一聲文武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其有痰咳者許引退自便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余仕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云廣陵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諫

吳王曰長洲之苑服虔以爲吳苑韋昭以爲長洲在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余曰隋虞綽撰有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時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于唐武后時王氏之言如此然用者承誤至於今不改

俗多以廣陵濤爲揚州其誤久矣秀水朱氏曰枚乘七發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毋之場注以爲骨毋胥毋之謁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水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嘗見一書云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用夏正唐武后永昌元年十一月朔改用周正爲載初元年正月至久視元年正月復用夏正漢因秦之舊以冬十月爲歲首及至武帝太初二年始改用夏正

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肇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夏名廣陵在元狩二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唐江爲曲江遂聞于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

孫奕示兒編云五行一也以下原稿缺

四十四歲則曰明年四十六歲不知何所避也

魏環極先生云只因人股文章躭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乃秀才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又曰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卽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同也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儻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大業拾遺記信都獻仲思棗長三四寸古史攷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樹枝反起彈烏

烏乃號呼取長枝爲弓快而有力故名烏號之弓
馬眼光照人見全身者齒少見半身者滿十齒所見漸
短其齒愈大出王氏談助
世稱騾馬爲生口攷古時人亦名爲生口華歆傳公卿
嘗竝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是女稱生口也又
楊沛治鄴魏武帝賜其生口十人以免厮之是奴婢
亦稱生口
尼姑道姑卦姑爲三姑牙媒師虔藥穩爲六婆
張小舍居唯亭世爲公家弭盜故吳諺有天不怕地不
怕只怕唯亭張小舍之語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坡
沈石田之外祖也

吳城東北隅有七姬冢係元浙江行省左丞潘元紹之
妾也時敵抵城下潘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我
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祿誠若等當自引決毋
爲人恥也一姬跪而請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
請及君時死以報君毋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幃自
經死六人者亦相繼經死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潘
以其骨瘞之後圃合爲一冢七姬者程氏翟氏徐氏
羅氏卞氏彭氏段氏
康熙中詩僧石濂名大汕浙江嘉善人主廣東海珠寺
交通公卿安南國王師禮之其寺塔金剛與彌勒環
坐題對聯云莫怪和尚們者般大樣試看護法者豈
是小人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
平等作詩文詈之石濂亦以詩文交詈翰林忿入都
適臬司某任廣東屬其猝禽治緩則有救之臬如其
言刑僇遞歸旋殞
魏閹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撫桐城潘汝禎擇地于關壯
繆岳忠武兩廟之間祠成聞于朝額曰普德由是封
疆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閻永泰巡撫順天總督薊遼
保定等處軍務于所部建魏瑤祠七所天津則巡撫
永城黃運泰長蘆則御史合肥龔萃肅薊州則巡撫
杞縣劉詔保定則巡撫代州張鳳翼房山則部曹何
宗聖蘆溝橋則工部主事臨川曾國楨宣府則巡撫
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撫遂安毛一鷺巡按
薊州王瑛揚州則巡鹽御史棗城許其孝巡按莆田
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戶部尚書濰縣郭尚友徽
州則知府祁縣頡鵬應天則指揮李之才山東濟盜
則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南樂李從心德州則巡撫頫
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榮河李嵩山西大同則巡撫
魏縣王點代州五臺山則總督閻中張朴巡撫興州
曹爾楨巡按臨邑劉宏光河東則巡鹽御史縉雲李
燦然河南開封則巡撫大名郭增光巡按餘姚鮑奇
謨參政海鹽周鏘祥符知縣泰興季寓庸陝西延綏
則巡撫蒸蕪朱童蒙固原則巡撫武定史永安湖廣

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按東莞温皐謨至都城
內外建祠尤多勳臣則保定侯梁世勛博平侯郭振
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士大興李若琳臺臣
則日照李蕃廬陵黃憲卿壽張王大年旌德汪若極
平定張櫃河間智鋐府尹則陽城李春茂餘若主事
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祥爭先營建六街九衢祠宇
相望有建于內城東街者於時工部郎餘姚葉憲祖
私語人曰此天子幸辟雍馳道也駕出士偶豈能起
立乎偵者以告魏瑞即日倒其籍祠以宏麗相尚瓦
用琉璃棟用晃服有沈檀雕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
一如生人腸府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

四時花朵其褒頌之詞有曰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
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祠必以上聞閣
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魏
瑞作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魏瑞殺楊左周魏諸公
比于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扁額曰配聖
會恭皇帝晏駕乃止魏瑞既誅諸祠宇悉爲士民所
毀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記者曰永恩感恩祝
恩瞻恩隆恩洽恩廣恩霑恩湛恩懷德昭德懋德戴
德瞻德晉德彰德顯德崇德隆德成德萃德仰德褒
德崇勛茂勛鴻勛隆勛崇功元功報功旌功懷仁崇
仁存仁廣仁景仁嘉猷懋德馨德芳霑敬鴻惠隆

禧永愛舊愛餘難悉數 曝書亭集
元帝師或稱發思八史稱八思巴制詞稱名班彌怛拔
思發賜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
聖至德普覺眞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
元帝師
唐書南詔傳官給田四十雙五畝爲雙四十雙二百畝
也輸耕餘以一雙爲四畝今雲南以一畝爲一雙
友人孫璵公執修竹徑詩有云時薇而窺羊求外來初
不知薇窺二字所出偶閱周密澄懷錄引林敏脩語
云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薇竹窺之或
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

一見怒罵相踵弗顧也
梁武帝普通六年北魏叛臣元法僧稱帝僭號天啟明
陳友諒始據江南亦稱天啟明年四月改天定萬歷
庚申熹宗卽位詔以明年爲天啟元年宰相不讀書
襲古年號者有矣未有襲叛臣及勝國羣雄者也左
傳云魏大也天啟之也故竟天啟之世魏閹爲政而
閹之得政又閹臣魏廣微授之豈非天啟之乎
詩人多用玉東西似是酒器而未詳所出後閱呂大臨
攷古圖云漢高祖以玉杯爲太上皇壽以其橫長故
後人謂之玉東西又宋人詩玉東西對花十八
舉鄉名博古圖有辛父舉己舉丁舉如杜貴洗而揚觶

以欵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
古之太學卽國學也晉武帝始別起國子監學唐制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監學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郡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庶人皆不得入律書算學始有庶人兩宋太學養士爲最盛以七百人爲率入其中者皆胄子也例監始明景泰元年以邊事孔棘令天下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罷成化二年南京大饑守臣建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粟送監禮部尚書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艄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陋帝以爲然卻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迄不能止然納粟入監皆係生員其以白衣稱俊秀未知始于何時也

南宋太學人才極盛然動以帰學要朝廷慶元初臺臣鄭昭先請勿用青蓋唯大臣用以引車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旣不許用青蓋則用皁絹爲短簷如京師賣冰擔上所用者人已嗤笑之而邏者猶以爲首犯禁執持蓋僕送京尹程覃杖之翼日諸生羣起伏時相門訴京尹時相戒閽者勿受謁諸生競詣闕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時相以爲前京尹趙師羣旣因夏楚諸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旣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諸生孰重孰輕諸生計無所出遂治得毋太橫堅持其議不以上聞諸生遥拜而去學爲任盡出太學置綾卷于崇化堂望闕遥拜而去學爲之空觀者驚憫以爲百年所未有也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人致饋舊同舍宋無所覩歸以白王王廉得其事因慈明以啟于上上卽批御札令學官宣諭諸生使速就齋免覃所居官諸生始奉命焉

明洪武中國子監生出使視行人如聚斂天下土田稽百司案牘督吏民脩水利出有賜還有勞永樂初頒詔諭訪輯高皇遺文至同十三道御史問刑慮囚皆學重務以試之也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卒業者其後有長差短差之例長差若清黃寫誥之屬短差若承運庫試字司禮監謄本禮部寫民情中書科謄黃之屬短差復監長差則倒滿附選待除不復監矣竝見明太學志又云國子生由廣業堂肄業以漸升至率性堂然後積分量與出身

王弇州云天師一傳蓋因世諱而作其辜合傳會不可言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卽位問其有道以三品

印綬徵是時漢末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卓茂事而附會之者太傅位三公上大邑通侯豈平世而遽及帥野且此豈細事而史用不之載也神符所授能執筆一遞畫而千萬鬼衆俱疚又能使之活則一時西川之羣太上固願指靖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爲害至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處深山大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傻宜攝之彼地卽生齒亦不過數萬而止耳何以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寶授之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臼日昇天且曹子建著

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衛隗俱無所謂奇術者而況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人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則書而昭成而椒而仲囘而迴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兗而順而士元而脩而誕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眞壽高者皆至百歲小亦不下九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蓋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之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鎭南而後其印劍符籙雖存而未必一一脩持脩持者未必一一皆驗至宋眞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舉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纔

先出其倜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爲文采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邪眞詰雖時稱天師第呼之曰陵丹亦不甚重之

長治任公環字應乾號復菴嘉靖甲辰進士官蘇州府同知倭人入犯公大小數十戰功最多軀瘦瘠倭人目曰瘦官人望而避之當禦倭日有示兒書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遺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兒千言萬語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齧氈裹

革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閨閫間邪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有臣卓忠妻妾節子妾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時有徐佩者以廚役事公公亦以廚役畜之未嘗加異也公追倭寇至海上地臼四圖晨食整旅以出佩從之衆或阻曰爾館夫何乃從征佩應曰吾主官于蘇而追賊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與俱安乎乃持刃以先旅有不進者揮刃促之公善射多中賊佯縮

迨矢盡縱橫擧箭期必殺公要以利刃椓迫佩慮公

不免獨殿後以手搏賊賊執而殺之以是公得免公
良佩玖作文以祭之云嗚呼佩也生也食余玖也衛
余奇懷異抱而竟能如桓桓者夫食焉避難視爾之
歸顏有餘汗英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爲厲鬼殺此羣
倭瞶野悲風胥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私爾泣同時有
金祥者太倉門卒也武昌熊公桴守太倉禦倭兵敗
卒皆鳥獸散祥獨不去公曰我玖分也爾何爲祥曰
公玖國小人玖公亦分也竟殿公後熊在海上大小
三十餘戰祥未嘗不從屢經險得脫祥力居多祥與
佩並吳人而志乘不載其事故備書之
宋朱新仲云國學立孔子廟始唐武德二年以孔子爲
先聖顏子爲先師始貞觀中以孔子爲文宣王顏子
爲兗公十哲爲侯曾參等爲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
子配享則始于元祐元年
金明昌二年孔子廟前置下馬牌
池北偶談云俄羅斯國以順治十七年遣使入貢不知
正朔自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枚乘七發九寓之琲以爲約李善曰約音的琴徽也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五臣注錯雜也陶唐堯也
象法也言晉雜於文法也匡光庭曰錯音倉故反罰
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
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少其陶唐氏之象刑亦錯置不

用也
述異記豫章之爲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也郭子章蠙
衣別記云豫章木名然非一木豫今枕木章今樟木
生至七年乃可分別
辨山羊血法以雞血半杯投山羊血一米粒許過宿血
變成水者爲眞或以久凝臭雞血一塊投入山羊血
過宿反變成鮮血
治湯火傷呪云龍樹王如來授我行持北方壬癸禁火
大法龍樹王如來我是北方壬癸水收斬天下火星
辰千里火星辰必降急急如律令呪畢手握眞武印
吹之用少許冷水洗卽愈亦可療瘡見夷堅志
治骨鯁用碗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雞叫地下艸雞
啼兩雞并一雞九龍下海猴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
口誦七徧飲此水愈骨鯁或書鳥飛龍下魚化丹巳
八字亦佳見二酉談餘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遯志堂雜鈔乙集終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江南巡撫始自龐陵周文襄公忱文襄撫江南凡二十二年以經濟名世後有三原王端毅公恕亦爲名臣事載前史　本朝尤推湯文正張清恪兩公湯公名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下車之後請蠲浮糧嚴禁淫祠爲政簡肅下令期於必行賦吏盡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大變吳中豪侈之俗雖窮鄉僻壤莫不感頌其德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二十五年春擢禮部尚書吳人空

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闉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方公之在吳也前公撫江南者方枋用勢焰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千吳有司有司議牽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　上眷注益厚忌公者日用蜚語譖公於　上前必欲寘之死地時公已病會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疾辭忌者謀中傷益急公上不聽僅令回奏鐫級留任而忌者猶不允當公之乞歸適聞太夫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不允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

亦曰好　上曰它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上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　駕至松江即令巡撫福建諄移撫江南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莅任即奏罷撫藩人人惴恐公至吳即檄禁屬員饋送延訪地方利弊時蘇州守陳鵬年臬司馮映漢糧道威大受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己摭事劾去之公每事與總督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槍發譁然蘇郡士子舁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具

疏奏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
偕總督盛安徽巡撫會鞫督臣持其事使臣瑟縮不
敢市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　旨狀
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道疏上總督聞之密
購疏藁捏款揭參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質審
使者蟲審皆歸曲於公應革職治罪鴞禮免議奉
特旨尚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審如前公
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復
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數萬人團集公館哭
聲殷揚城且欲相率赴京叩闕公慰諭再三環泣不

肯退姑蘇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
扶老攜幼具蔬果至公館以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
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點心不可卻
也不得已取腐一塊榮一東遠近饋餉者皆委地而
去審畢回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蔬果如在揚時秋
七月復赴揚聽審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
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懽抃
呼萬歲者無萬數行三千里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
減年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
福建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　皇恩祝
萬壽者與江蘇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直聲浩氣
震天下在任五年　朝廷遣部使者按事鎮江幼公
狂妄自矜疏凡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解任送鎮
江看守擬以重辟閱半載奏上　聖祖不允所請
令使臣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
人焚香拜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
至淮安河督迎會見舟壞大驚爲易舟伴送官胡某
憸人也葺夜趣渡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瀾濤洶急
從舟傾覆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京　召對
于乾清宮詢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旋補戶
部左侍郎　世宗登極遷禮部尚書雍正三年正
月以疾薨于位加贈太子太保　賜謚清恪兩公皆

河南人又皆以理學名世湯著有洛學編一卷睢州
志一卷詩文若干卷張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錄二
十四卷正誼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宮濟甯道時
撰居濟一得五卷
儀封張公之重被逮也歲在乙未部使者偕制府卽訊
於潤州而羈管公城陴廟非奢門籍不得出入門生
故吏無一人往者有華豫原者家無錫閒難疾馳一
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喘焉既抵廟門不得入方彷
皇閒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鞬騎而從者數人至
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闖
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卽又不得入裹

回往來所以屬其門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爲者始吾以爲客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邪向令我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　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也今張公雖就逮萬一　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君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姓名里居付門者達張公曰可達則達之不可達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時日漸夕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

既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爲言於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匐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祠于江陰尸祝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士民遮馬首以千萬數願毋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罪且至殊死吳人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且言張公就逮民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昔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豈復有香火情邪吾欲云云如何於是眾數千人爭至江陰燬其祠呼聲動天埃起張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閒豫原名希閔讀書善古文著有廣事類賦行世以涇縣訓導中江南辛卯副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即故撫吳張公也後　上卒直張公果如豫原言

陳滄洲先生鵬年守蘇州重遊虎丘賦詩曰雪鮫松龍閱歲時廿年餘迹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匝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馮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

鞍布韉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外法鴈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散一任盟鷗自往還時總督噶禮務欲盡去僚屬之異已者以雨詩爲誹謗逐句劾奏之摘印下獄　聖祖論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仕至河道總督諡恪勤

明洪武初嘉興金綱子向知蘇州府以百姓苦官民田賦不齊里胥因緣爲姦乃上疏請減賦額觸上怒賜死吾鄉有如此以官殉民之大夫雖屬異代而吳人莫有能舉其姓氏者良可歎也

吳中舊有身丁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年詔除免之自是民閒無計口算緡之事見高德基平江紀事

今人書某爲厶以爲從俗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傳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范甯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曰厶地本又作某

元曲有打十三之語不曉所謂攷元史答刑之制以七爲勝思以十千錢構一艸閣名之曰六浮跼梅林之上寫圖兼題長句而終不果六浮者長浮白浮箸浮芋浮茅浮箭浮皆湖中山也其崇卑大小形殊或斷或續迤邐隱暎之間康熙末長洲張氏始建閣即以六浮爲名遂爲遊人登覽之勝

韓蘄王墓在靈巖山西麓豐碑屹峙高可三丈闊當高五之一額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爲孝宗御書趙雄撰文周必大書字尚完好又有廟在郡學之東破屋三楹蒿萊不翦反不如社姥田公得享郝巫簫鼓也

古記所載五帝三皇之生俱有所感其詞類皆誕妄詩含神霧云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又女登爲少典正妃遊華山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河圖握樞云地祇之女附寶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黃帝春秋元命包云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

夢接意感生小昊氏世紀云蜀山氏女景僕爲昌意
正妃謂之女樞有瑤光之星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
于幽房之宮生顓頊宋書符瑞志云堯母慶都出觀
三河有赤龍負圖陰風四合赤龍與慶都交有娠生
堯世紀云瞽瞍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吳越春
秋云鯀娶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姑于砥山得薏苡吞
之意若爲人所感因妊剖脅而生禹世紀又謂見流
星貫昴夢接意感而生禹河圖云主癸之妃曰扶都
見白氣貫月意感生湯金樓子又謂成湯母感狼星
之精又感黑龍而生湯至于姜嫄履大人迹如有人
道有身而生弃太任夢長人感己而生文王諸如此
類不知所感之時何人見之何人言之

石經自漢熹平中議郎蔡邕刻立鴻都門外厥後魏正
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淳化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
規以示模式今諸刻皆缺落無遺零章殘字僅見番
陽洪氏隸釋隸續惟開成所刻巍然獨存後儒得以
參攷同異功至鉅也釋氏亦有石經直隸房山縣白
帶山一名小西天中有七洞皆藏石經經石約方三
四尺層築相承肇自北齊南嶽慧思大師慮東土藏
教有毀滅之時發願刻石其徒靜琬承師屬付自隋
大業末迄唐貞觀大湟槃經成後歷宋遼金僅卒業
焉至今稱石經山寺曰石經寺

漢書西域傳有累重敢徒者謂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
也今人亦稱妻子爲贅累
曹秋岳嘗至昭君墓云墓無艸木遠望冥濛作黛色古
云青冢良然
墨子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脊息然後帶
緣牆然後起韓非子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餓色後
人皆作襄王事且言女不言男
儀禮大射儀曰贊設決朱極三注云極放也以朱韋爲
之所以韜指利放弦也此卽今之扳指
松江顧小厓先生名成天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登
極簿錄某官家得其哭　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

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之句遂蒙　召見　欽賜翰
林院編脩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乞歸加侍
講銜年八十二而卒
惲南田少時漂泊受知于太倉王相國有監司某延之
作畫不卽赴乃迫致蘇州拘于官廳明旦將辱之南
田乃遣急足持書至婁江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
呼舟將出復擊案曰舟快不如馬速遽跨馬命僕以
竹竿挑鐙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尙未五鼓也守
門者知是相國邊啟門直詣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攜
之以歸監司知之隨詣太倉謝過乃已
吾郡都少卿穆居南濠旣貴猶好讀書相傳有娶婦者

夜大風雨燭滅徧乞火無應者衆皆曰南濠都少卿家當有讀書鐙在扣其門果得火穆字元敬宏治已未進士歷太僕少卿致仕著有金罍琳琅南濠文跋

南濠詩話等書行世

吳中處士之尤無過前明王百穀趙凡夫二人生萬歷承平之世富有才藝百穀有飛絮園相傳家居時申文定公方于告歸里車騎填門賓客出進兩家巷陌各不相下凡夫卜築寒山陵嚴剔壑又得陸卿子爲婦靈均爲子一門風雅詩酒留賓貴遊麇至幾同朝市吳人語曰城裏歇家王百穀山中驛吏一作趙凡夫甚言其賓客往來之盛也

乾隆初揚州殷富時盧雅雨爲都轉運使好延致名流商人好文墨者如馬秋玉張四科等皆大開壇坫招集詞人厲樊榭杭堇浦金壽門陳授衣閔蓮峯輩載酒擘箋幾無虛日秋玉尤富藏書有希見者不惜千金購之玲瓏山館中四部略備與天一閣傳是樓相埒不四五十年散如雲煙諸詞人零落已盡而商人亦無有知風雅及好事者矣

士抱持之得解既而要女相繼餓死子爲盜所殺劉八之乃卒門弟子葬之虎邱山塘

國初遺老之有氣節者吾吳甚多以徐枋楊无咎鄭敬教顧苓金俊明徐樹丕諸先生爲冠枋字昭法文靖公汧子文靖殉節後昭法隱于上沙之澗上艸堂足迹不入城市湯文正公撫吳屏車騎往訪之不得見貧甚自給恆至絕食无咎字震伯維斗先生廷樞子輞巾布衣杜門不出敷教字士敬號桐菴周見治聞著書曰吾猶及吳中文獻也苓字云美工篆隸書尤長刻印得秦漢遺法居虎邱之塔影園著述自娛汪鈍翁琬贈詩曰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可以想其高致俊明初名袞字九章後改孝章號耿菴又號不寐道人初爲諸生筮易得蠱之艮曰天將欲我高尚其志乎遂謝去構春艸閒房於雙林巷杜門著書以善書名賓梅尤精晚乞友人賦生輓詩引淵明自祭文以況年七十四卒平生好錄異書不聞寒暑仲子侃亦陶糧之矮屋數椽藏書充棟皆父子手鈔本今尚有流傳者樹丕字武子號活埋菴主人子晟字蔚起一字損之皆績學之士武子著有讀小錄所記軼事甚多向于友人齋中見之未及傳鈔至今爲憾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亦吳中遺老畫似黃子久竝工詩

嘗有句云閒魚食葉如游樹高柳眠陰半在池海虞
某鉦公書之扇頭爭相諷詠其見賞如此
吳江人卜葉靈巖題其室曰
徐白字介白號笑菴
半屋雲
白髮前朝壯青山半屋雲
崑山顧亭林先生名絳字寧人後更名炎武與同邑歸
莊齊名兩人皆耿介不溷俗鄉人有歸奇顧怪之目
顧兵後盡鬻其產寄居章邱別治田舍久而爲土人
攘奪乃又遷于山西營晉院一區盡取家中所藏十
三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實錄插籤于架假輒周覽
山川考古今治亂之迹證以金石銘碣著書盈篋沒
後吳江弟子潘耒刊行惟肇域志卷帙最繁未經雕
刻歸字元恭善行艸書嘗題其齋居柱云入其室空
空如也問其人曖曖然曰鄉鄰傳之以爲笑端其名
字屢改崇禎中忽請于學使者更名祚明自是以後
或稱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圓公或
稱縣弓恆齋其自號亦號普明頭陀又號鑒鉅山
人世目爲狂士
黃虞稷俞邰嘗蒐羅有明一代著作詳述其爵里門分
類聚比于唐朱藝文志之例王鴻緒明史稾本之惜
未見其書
國家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棋衛皇居鑲黃旗居安定門
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竝在北方正白旗居東直門
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竝在東方正紅旗居西直門
內鑲紅旗居阜成門內竝在西方正藍旗居崇文門
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竝在南方益八旗方位相勝
之義而無黑旗藍卽黑也其東方色則以漢兵綠旗
以二合三合成音與蒙古同今經館先以蒙古譯唐
古忒復以清文譯蒙古其源流可見國朝
乙集紀永樂大典尚有未盡案曲阿姜紹書韻石齋筆
談云成祖命儒臣纂集係胡廣王洪主其事徵召四
方文學之士累十餘年而就因卷袤浩繁未遑刻板
止寫淨本至宏治間藏之金鎖嘉靖三十六年大內
火世宗急命掫救書幸未焚救閣臣徐階復令儒臣
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謄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
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告竣是當時
原有兩部也
唐憲宗時以商賈至京師或錢重難攜許委錢於進奏
院及諸軍司輕裹趨四方合券乃給謂之飛錢宋太
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眞宗時張
詠鎮蜀蜀人鑄鐵錢錢重不便貿易乃作交子以楮
爲之一交一緡以二年爲一界而換之二十年爲十

界高宗紹興三十年又造會子亦謂之錢引又謂之
關子又謂之關會內外流轉合發官錢竝許兌會子
亦與交子同金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
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爲限納舊
易新其後罷七年之限字有磨者換之交鈔之制外
爲關作花紋中書貫例左書號右書料其外篆書僞
造者斬告捕者賞衙門下書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
部文移及納錢換鈔納鈔換錢等官司四圍畫龍鶴
爲飾宋之交會用徽池紙金元鈔用桑皮紙元又造
中統元寶鈔以千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
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至元

間又遵至元寶鈔終元之世錢幾廢矣明洪武初欲
行鈔法禁民間行使金銀八年造大明寶鈔圜錢十
串爲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民皆重錢輕鈔有以錢
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成化中鈔益賤一貫僅直錢
一文故銀一兩當鈔千貫宏正已後鈔遂廢不行明
初止有商稅未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蓋藉以
收鈔而通鈔法也後鈔雖廢而關則不廢焉
古者以錢爲幣用濟凶荒非民間日用長行之物孟子
曰以羨補不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百工交易皆粟
布也漢時黃金價賤上下通用之唐宋以來率皆用
錢顧古者錢直不同漢初米一石萬錢至宣帝時一
石五錢元帝時一斛五錢竊疑不至此蓋高帝初
病秦半兩錢重難用令鑄榆莢錢故米至貴是時國家最富
帝元狩後全用五銖故一石止五當是時三十萬貫元帝
水衡少府總八十三萬萬錢當八百三十萬貫東方
時王嘉言外戚資千萬者少千萬只今一萬貫東方
朔云臣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通歲計之二千八百
八十以三者觀之西漢五銖之貴可知至元帝納王
莽女爲后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一
萬萬是黃金一斤纔直錢五千至哀平末五銖多遂
極賤非舊直矣王莽更鑄小錢一直一幺錢一直小
錢十幼錢一直小錢二十中錢一直小錢三十壯錢

一直小錢四十大錢一直小錢五十謂之錢貨六品
黃金一斤直小錢萬金賤錢貴至一斤金易一斛粟
其後民間不便故童謠云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建武
中興果復行五銖既行價直如舊董卓廢五銖更鑄
小錢錢賤穀貴而一石仍復萬錢矣
榷茶始于唐德宗稅半天下怨毒于民至南宋而極元
末則句追催併非法若楚明初尚沿元制茶禁猶嚴
洪武十四年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撲殺厥後禁
漸寬但曰出園茶無由引客與販者初犯笞二十再
犯笞五十三犯杖六十僞造官引乃處死其後止嚴
于邊市而內地由布政司給引驗牙行填報于是茶

利歸民矣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江南徵酒稅官給票每酒一斤納錢一文改稽坊爲官店違者依私鹽律治罪從總兵官杜宏域請也案周禮葬氏掌幾酒謹酒幾謹謂察酤賒多少及非時者不盡禁酤也漢初承秦之舊三人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猶未榷也文帝賜醵許聚飲五日武帝用兵國用乏始榷酤王莽引詩無酒酤我爲周酒在官之證設官賣酒犯科條者罪至死唐建中以還私釀私麴者沒入家產五季相沿法益峻後漢犯私麴者棄市後周麴至五升半者死江南吳越諸國莫不榷禁宋有天下有司議開酒禁朝廷謂相

習已久一旦開除不便少寬之定私麴五十斤酒入城至三斗者始死後又斷城郭私造至二十斤鄉鄰三十斤者始死敢持酒入京城五十里諸州二十里內至五斗者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者棄市乾德初詔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鄰百斤以上入禁地三石以上官署處五石以上始死此攘雞以月紾兄鮂徐而史稱爲法益輕此掩耳盜鈴之說也夫酒先王所不禁詩曰爲此春酒曰朋酒斯饗此民自造酒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遠詩曰何以贈之清酒百壺此民相贈遺以酒不聞酤于官而禁往來也有酒湑我無酒酤我鄭康成云酤買也

族人須王之恩義言王有酒沛酋之無酒則酤買之然則王酒且有時買于民間矣

古算法有五曹算經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生人之本上用天道下分地利故田曹爲首既有田疇必資人力故兵曹次之既有人衆必資食飲故集曹次之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故倉曹次之倉廩貨幣交質變易故金曹次之

周公問數于商高作爲九章卽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國子者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九旁要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要而易以句股又夕桀一篇義不可曉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刊

遯志堂雜鈔丙集終

句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八旗會試開科始于順治壬辰至康熙丁未停止庚戌後舉行至丙辰停止丁卯夏五月以亢旱肆赦再復開科之例其例前後不同順治壬辰乙未滿洲蒙古用清文另爲一榜于辰戌狀元麻勒吉漢狀元孫承恩丁未狀元傅以漸漢狀元戴有祺己酉狀元鄂忠倚乙未狀元劉子壯漢狀元韓菼丁丑滿洲蒙古概用漢文卽附漢人爲一榜戊辰辛未以後仍之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義始于王安石　詔廢不用改三場爲二場頭場策五道次場四書五經論各一首表一通判語五條從侍郎黃機請也越甲辰會試迄丁未以後仍以八股取士

四書題俱乞　欽定從之

順治己丑會試後以兩廣初定需人遂用新進士候銓者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卽爲四品監司郡守蓋制例也然止此一科爲然

本朝四川鄉試始順治辛卯主司駐保甯士子止二百餘時適有　溪之警當路亟欲竣事二三場并日而就解額七十二人十一年甲午當劉文秀大亂之後全蜀尙未靖仍寓試保甯

宋解試諸路竝以八月五日鎖院而福建則用七月川廣則用五月以道遠故也紹興二十四年有詔太學及諸路竝以中秋日引試惟四川則三月十五日元鄉試以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明改從八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元會試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明改從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　本朝承明之舊近惟會試則展用三月

明洪武四年始行會試合戊申己酉庚戌三科之士而試之就試者一百八十九人取一百二十人浙江三十一江西二十七福建二十二山西一十三河南廣東各五北平六陝西四山東三廣西高麗各一直隸止二人一甲第一人授禮部員外郎第二人授吏部

主事第三人授禮部主事二甲俱授六部主事三甲俱授縣丞時安南占城高麗之士在本國鄉試畢准至京師會試高麗至者三人獨金濤獲中濤廷試在三甲第六亦授縣丞後乞還爲北國相是科陶凱潘廷堅爲主文官詹同宋濂原本鮑恂爲考試官恂以前元貢士得與蓋時許于儒官儒士送用經明行脩之士主考試事故也命題先五經義次四書疑至洪武十七年始改用四書義三道此時尙仍元制也會試錄一冊宋濂爲序杭董浦先生藏本余曾見之

明鄉試直隸取百名加國學三十名雜行五名不拘內外官吏在京與試皆可中式永樂癸卯曾文忠公鼐

以諸生舉順天鄉試宜德初授代州學正上書願得劇職自效改江西泰和縣典史督工匠赴京詩與會試中癸丑榜第二人廷試爲狀元是雜流得中進士矣後景泰癸酉呂文懿公原典順天鄉試中式者二百五十人內翰林院譯字官一人吏部聽選官一人戶部書算一人禮部儒士一人刑部都士一人工部承差一人太醫院醫士四人武生一人衛令史一人衛吏一人軍餘九人軍一人雜行中者凡二十五人又國子監列科進士題名正統壬戌則有長樂李森都察院吏也樂清南昱刑部吏也豐城鄭溫松陵驛丞也戊辰則有奉化舒廷謨禮部辦事

官也潛山汪甫燕山小旗也景泰甲戌則有潛山吳楨錦衣衛譯字官也天順癸未則有巴縣劉淯翰林院譯字官也嘉定馬愈欽天監天文生也成化戊戌則有瀘州譚溥山東舊縣驛丞也甲辰則有宣城張綸富峪衛總旗也密遠衛王播峨州衛吏也蓋自是之後雜行中式者少矣

金泰和元年從省臣奏科場搜檢至解髮袒衣索及耳鼻非待士之禮乞依大定故事令舉子就沐浴室官置衣爲更衣既可防濫又不失體從之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制封贈三代一如其官

順治中用部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等官假監察御史銜巡按各直省差竣都察院殿最之最者得陞京堂五品餘則仍回本職不具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而巡方亦停不遣

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邑人梁辰伯龍填浣紗記付之吳梅村詩所謂里人度曲魏良輔高士填詞梁伯龍是也

後漢有歐刀之誅卽今之械闘也或謂歐冶所鑄之刀非是

郭璞江賦玉珧海月注云珧蚌屬本草曰一名海月其內瑩光如玉腥不可聞中有肉柱兩條味絕美卽所謂江瑤柱也謝靈運詩挂席拾海月周櫟園閩小記曰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肉不可食美只雙柱

風俗通謂笛爲武帝時邱仲所作非也高祖初入咸陽宮得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銘曰昭華之琯在武帝前

廣韻散字下云又姓史記文王四友散宜生宋子孟子集注亦云

左傳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自太史公始溯而爲一于秦始皇曰姓趙氏于漢高祖曰姓劉氏然攷左傳昭十七年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任齊薛之姓非氏也姓

氏漢祝已開子長之先矣秦伯益之後當云趙氏出
氏出
祁姓
古婦人皆以字與謚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其不忘
本且別他族今攷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
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
是也謚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
女曰文嬴楚女曰文芈杞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
如蔡女曰徐嬴陳女曰息嬀是也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傳曰父
子漢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曰卽日父子俱移疾
是也

東漢無二名者相傳謂循王莽之禁案公羊傳哀公十
三年晉魏多率師侵衞此晉魏曼多也昌爲謂之曼
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是單名不始子新莽矣 後漢書閒
有二名者儒林傳孔僖
二子長彥季彥是也
一字字唐世最多見于史者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
李衆字師張巡字巡郭曜字曜李恢字恢李倏字堅
竇息仁字恕張義方字義又騎都尉李君碑名文字
緯
潘安仁餉人酒曰一經二經乃一餅二餅也見趙德麟
侯鯖錄
婦人分娩曰坐艸見魏志黃初三年孔羨表世說陳仲

弓爲太邱長民有坐艸不起者回車往治之
崇正中給事中劉徽疏請裁驛遞有旨裁十之三省郵
傳銀六十萬兩戶科給事中倪嘉慶獨昌言曰驛遞
之設貧民之不能自食者賴之裁之太過將鋌而走
險此盜生之源也不聽俄而李自成果以驛卒被裁
走入高迎祥隊中遂以亡明
壻爲半子見漢書吐蕃傳可汗上書皆爲兄弟今爲半
子是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攷柳子厚黃溪記云神王姓莽
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近以此

淵明爲孟嘉作文有云凱風寒泉之感實傷厥心孟嘉
之女淵明之母也若如集注所言衛之淫風流行則
凱風寒泉四字不可用矣
出宿子子飲餞子言千言注無所攷案隋志邢州有千
山言山邢古邢侯之國今順德府唐山縣也則賦泉
水者當爲邢侯夫人
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
試呈試官詩麻衣如再著墨水眞可飲
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鎰言歷日後六十甲子之外請
更二十年太宗以爲當存兩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
期頤之人猶見所生年號司天奉旨遂爲定式不知

何時又止留六十年至　本朝乾隆五十年奉
旨仍留兩甲子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考水
非雪也鄭康成注月令云夏小正正月啟蟄漢始亦
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
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
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也愚攷蔡雍月令問荅云既
不用三統然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
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云蟄虫始震在正月
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據此
則三統未嘗改雨水于驚蟄之前改之者四分歷耳
余家藏宋寶祐四年會天歷一本初名顯天寶祐改元更名會天保章
正荆執禮譚玉雲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
歷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須行寶祐理宗年號是年
歲在丙辰元日立春款式與今不盡同藏書家鮮著
錄者惟崑山徐氏有之朱竹垞鈔其副余又傳朱氏
本也
宋景文公筆記云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
爲陶後納唐氏爲堙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
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

今以臧否人物爲雌黃非也
梁江總有山水納袍賦又劉裕微時伐荻有納布衣襖
今俗誤爲衲
嘗見一書云故明一鉅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
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
問是某科進士曰太史令非進士也鉅公取其書略
觀之即掩卷曰亦不見得
周憲王元宮詞曰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
正妝小伎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剌吉張光弼塞上謠
云妖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趁
人舞口中合唱阿剌剌皆以元國語入詩未免近于
填詞然填詞必準周伯清中原音韻而吉字止作上
聲剌字止作去聲以中原音韻作詩猶且不可況逸
出中原音韻之外乎
世傳包孝肅爲閻羅王嘗閱元遺山續夷堅志云包希
文以正直爲東嶽速報司則當時已有此語
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艸先生旱艸蔌黍也歲欲豐甘艸
先生甘艸蔣也
班固白虎通曰夏禹受禪故俑氏殷周征伐故俑人
堯以中星定四時尚書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
巡西朔皆以寅正仲月故孔安國王肅皆謂自夏之
前皆建寅也劉道原通鑑外紀書禹即位仍有虞氏

以建寅爲歲首又書湯卽位乃改正朔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此改元之始
古有有年數無年號漢文帝兩改元故有前元後元之
別景帝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在位五十四
年改元凡十一其初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
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爲別五元之二年有
司言元宜天瑞不宜以一二數因從其議改一元爲
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至五元
則未有以名明年寶鼎見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
年爲元鼎四年蓋五元皆後來追改也洎武帝之末
又倣後元元年後元二年吳斗南謂當作征和後元

史家省文耳
通典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
銖錢載年號自此始
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爲里里置甲長一人
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師古曰倚瑟卽
今之以歌合曲也後人倚填詞爲倚聲本此
春秋元命包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杜詩不違銀漢落亦
傍玉繩橫
范蔚宗撰後漢書表志未立而卒後人取梁劉昭所注
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以補其闕卽今所行本是讀者
不察以爲范氏史著書引証輒曰後漢書某志云云
訛矣又宋　中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熊
方補撰後漢書年表同姓王侯二異姓諸侯六百官
分上下各二凡十卷經進于朝自宋刊後傳本頗少
余家有其書世有好事者宜雕苑史而以熊氏年表
附之以成一代之完書不尤快哉案八志唐時附入
見杜氏通典洪容齋謂宋乾興二年所附或謂採宣
公奭判國子監校勘官書入之竝非
鄭所南先生福建連江人初名某以太學上舍應博學
宏詞科侍其父來吳寓條坊巷德祐北狩憤恨欲死
遂改名思肖字憶翁作心史一卷癸未三月與所作
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二卷并入鐵函投
承天寺井中時距德祐之亡九年矣崇正戊寅十一
月八日承天寺狼山房僧達始因旱浚井啟而得之
計藏之日至是又三百五十六年不濡不滅完好如
新又有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
一卷文集一卷自序一百二十圖一卷并先生之父
震菊山集一卷竝傳于世
淮陰龔開字聖予負才尙氣節嘗與陸丞相秀夫同參
廣陵幕府宋亡寓于吳家貧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
子名浚每俛伏于榻就其背案紙作唐馬圖風鬃霧
鬣豪幹蘭筋備盡諸態居郡日高郵龔璛爲忘年友
人比之漢二龔

文信國柴市臨刑日南向再拜索筆書二詩曰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王天地不容典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嶽風雷變氣壯燕雲艸樹荒南望九原何處是塵沙黯黯路茫茫衣冠七載溷旃裘憔悴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厓嶺月貔貅萬竈海門秋天荒地老英雄淚國破家亡事業休惟有一靈忠義氣碧天長共莫雲愁見趙弼所撰文信公傳世但知有贊而不知有詩然其詩頗不似公語具錄于此以傳疑可耳

宋元喁囈集云張千載一作載心字毅父盧陵人文文山友也文山入北毅父留燕中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其首仍訪文山妻歐陽夫人于俘虜中俾出火其屍毅父拾遺骨實囊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程敏政宋遺民錄所載同王炎午祭文丞相文序亦云張千載心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似得其實而劉侗帝京景物略乃謂有十義士者舁公尸藁葬都城小南門外五里道旁大德二年公繼子隘至都遇公舊婢綠荷告其地遂以歸葬不足據也

王炎午咸淳閒太學生杭慨有氣節文丞相兵敗被執炎午欲速其死作生祭文丞相文其自序云丞相再執就義無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仲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余問下句之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余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在字何如堯舉然之余以寂寥短章不足用我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首進狂言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它所議論尤多懇語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進難勸忠遏復虧孝倥傯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于國恩爲已負于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文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數

十本白贛至洪黏之驛涂水步山牆店壁襲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宋大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會科第郊圻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胙奠之榮奉母及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敘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鞅掃盡瘁則諸葛矣保障閫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

無所成而大義亦無所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
月踰時就義寂然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邪尚
欲有所爲邪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邪抑舊
主尚存不忍棄捐邪伏橋于厠舍之後投筑於曜目
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
所爲邪識時務者爲俊傑昔東南全盛尚不能解襄
樊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人
闕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
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
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君臣皆
爲執矣臣子之于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
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杖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
勇于就義當以杲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吾欲
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刑拘
勢禁不及爲者什八九惟不刎頸豈足以見志況使
陵降後死它故則頸且不得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
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忼慨遲回日久月積
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邪惟蘇
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
誓師讐也丞相之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
思明方戰納刀于鞘曰脫不幸當自刎不可辱于賊
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其臣皇甫麟曰晉吾世

讐也不可俟彼刀鋸麟于是哀泣進刃而亦自刎今
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
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必
有死丞相者矣自死于義人死于勢死于人以怒罵
爲烈死于怒罵則肝腦腸髓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
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
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
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
子孫自爲匹偶然猶不得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
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
乃反以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
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梁進之計衍
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藝祖之待降王
天固當巧于報施然其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
危疑羈臣猶事骯髒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
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于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
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
而父沒逝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志死不效陸
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特緋
牘叫軍門丞相察其幽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遣之
者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既負于前一得之愚敢
默于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

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適女請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革謂帝曰吾死焚其骨還范陽僧寺毋使我爲虜地鬼及安太妃臨卒亦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魂魄得反中國也彼婦人爾一生一死尙眷眷故鄉不忍飄棄讐仇外域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死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厩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盧陵盛矣科甲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得老死于降邸宋亡而趙氏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

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盜賊死毒蛇猛獸死輕一死于鴻毛虧一簣于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爲弒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甯有口哉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閒間赴則哭及丞相就義炎午又作望祭文丞相文云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余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宏毅自燕山持丞相髮齒歸丞相既得死矣日支羊肉六千斤俱見汪水雲詩集其待亡國君臣有禮與金人迫辱徽欽迥不侔矣

宋少帝三宮入燕元世祖命宰相出通州迎接黃羅帳幔先燕三宮于會同館然後十次開筵月支糧萬石

薛懿順林順德袁正淑章麗眞袁正貞金德淑一十七人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歸後少帝亦有詩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詞甚悽惋竝見水雲集中

明制學校生員廩膳有額增廣無額宣德四年增廣亦有額至景泰元年照舊無額成化三年又額京師語曰和尙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妙夔爲請于朝立附學

鳥

古者居室貴賤皆偁宮初未嘗分別也禮記云父子異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秦漢以來始以天子所居爲宮矣

春秋以前無以屋偁殿者當是殿最之殿轉爲堂殿之殿耳凡軍後曰殿從屍會意屍髀後也說者謂秦始皇始作殿然魏策蒼鷹擊于殿上則不始于始皇矣皇居偁殿然漢書霍光傳鴈鳴殿上黃霸傳先上殿注云殿丞相所居之室三國志爲張遼造殿則不必丞相所居也

沈存中筆談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

藝苑雌黃以爲不然攷記云洗當東榮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偍佺之徒翼于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故李華含元殿賦有風雨交四榮之語榮謂屋檐卽屋四垂也亦謂之楣又謂之楣兩頭起者爲榮

宋朱長文先生樂圃在清嘉坊之西明初張廿白先生適居之詩所謂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是也後歸杜東原先生瓊今爲畢弁山尚書所有

康熙中曹棟亭寅爲江甯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覽不休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皆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以遮眼耳與

江甯太守陳公鵬年素不相合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工詩嘗刻類篇集韻等書行于世子

雪芹

沈德符野獲編云京師人以都城內外所有作對偶最可破顏者如臭水塘對香山寺奶子府對勇士營王姑菴對韋公寺珍珠酒對琥珀糖單牌樓對雙塔寺象棋餅對骨牌糕棊盤街對旛竿寺金山寺對玉河橋六科廊對四夷館文官果對孩兒茶打秋風對撞太歲白鞋校尉對紅盔將軍誠意高香對細心堅燭細皮薄脆對多肉餛飩椿樹餃兒對桃花燒賣天理肥皂對地道藥材舊榮炭外廠對新蓮子胡同奇味薏米酒對絕頂松蘿茶京城內外巡捕營對禮部南北會同館秉筆司禮監書太監對帶刀散騎勳衛舍人

里巷俗語本于史書甚多如一敗塗地及亡賴俱出漢書高帝紀人面獸心出明帝紀遠水不救近火出韓非子三十六策走爲上策出齊書王敬則傳鄙人之庸賤曰小家子出漢書霍光傳羸人曰老狗出漢武故事羸人曰雜種出晉書前燕載記餘不悉數也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新刊

逸志堂雜鈔丁集終

仙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沈作喆寓簡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陸秉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置六爻焉如京房馬融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爲脫文而妄爲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義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

又云周公作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于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甯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誕妄不足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遊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之寅畏自強爲不足以引年也與無逸之旨得無戾乎

鄭康成箋詩謂美日清分日上爲名日下爲清亦既覯止謂爲男女交媾之媾五日爲期謂妾年未五十必

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故思其夫言從之遞言將自殺以從之迂謬可笑

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五曰賦貢又以九賦斂財賄司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五曰賦貢又以九賦斂財賄鄭氏竝注云賦口率出錢也案古無口賦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此三代取民之常制頭會箕斂秦則有之于古無聞也且任土作貢惟民所有泉不出于民禹鑄歷山湯發莊山聖王特以濟粟氓之窮耳民生交易布帛菽粟爲多泉何自來而强令輸其所無哉

書格于藝祖史記作格于禰祖漢書及白虎通作格于祖禰當以禰字爲正夫受終于文祖猶曰美其稱也祖禰字爲俗字卽使作格

至是遂變爲六藝之藝無論藝爲俗字卽使作埶作埶秋皆因樹埶制字至三代方爲六藝之藝不應堯時古朴又以藝代文也

生民詩履帝武敏歆歐陽氏蘇老泉氏嚴氏皆謂履帝武者履高辛之武以行祭將事齋肅故感動之速鬼神食氣曰歆下章上帝居歆是也以降格有身何必云歆歆如有人道之感

野有蔓艸思君子六卿餞韓宣子子羽首賦此詩宣子善之曰吾有望矣豈淫奔之詩而不諱于客乎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鶉奔趙孟斥之曰牀第之言不踰閾非使人之所聞也然則其

它之賦野有蔓艸有女同車及籜兮者俱非淫奔之詩明矣

月令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注謂艸木未成不欲夭物蓋仲夏物長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燒爲注言爲傷火氣强爲之說

禮內則國君世子生接以大牢注接讀爲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弱氣也竊疑其非是後閱京山郝敬讀書通曰此謂世子生君以太牢饗羣臣耳如注所言母新生子而食之以太牢是速其死矣此說近之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樂記作釋采鄭氏曰舍采也謂祭者皆持芬芳之采如蘋蘩之屬舍卽釋也采讀爲菜言釋置此祭饌也歐陽氏謂釋菜無樂樂然無

之辭所以止殺也左傳有六騶羣騶若山虞澤虞屬在地官七騶咸駕著之月令非白虎黑文也

射十二箭爲一發騶虞詩注以中必疊雙爲言試思一箭亦豈能中五豕乎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衞石惡在焉公羊傳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夫石惡名惡耳其行未嘗惡也而公羊直詆之爲惡人又何稽乎

詩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韓詩外傳曰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爲啟明秋見西方以夕爲長庚

詩人多用河鼓字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呼牽牛爲擔鼓擔何也則當爲負何之何字从人不从水

樂安得有舞文王世子則曰釋菜不舞

周禮天官亨人職內外饔之饔亨煮注饔今之竈主于其竈煮物儀禮士虞禮則亨于廟門之右東面魚腊饔亞之北上饎饔在東壁西南特牲饋食禮主人親饎饔子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少牢禮雍人饔在門外東南北上廩饔在雍饔之北詩傳雍饔以炊米則知饔不一處而亨與饔亦不同也

孫奕示兒編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編攷載籍艾皆訓老竝無美好之說或又改艾爲女更屬不經原孟子之意卽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之義人少當作去聲慕少當作上聲艾讀如夜未

文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又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甚哉放字傳流之誤有以溺經旨也夫放于書竝無放之之文自太甲之既立不明也乃舉湯之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罔念克闇也又舉湯之坐以待旦訓之至于未克變也乃始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始終告誡敬迪之意無非訓之而已孰謂伊尹而肯爲放君之事乎原伊尹之意不處太甲于亳而處于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即吉

服也故雖復辟之後猶以始終惟一之說反復訓之未始少忘而曰伊尹爲放君吾不信也況書曰密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則知書序爲教之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惡不可掩太甲不明初無大過何放之有蓋放教字形相近以致譌爾

又曰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病而爲是言子樂當作子曰音近而譌爲說傳寫之誤又爲樂也既以由也不得其死歹何樂之有

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昔復爲東周之憂乎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求知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拒楊墨則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也

必求龍斷而登之斷字當如字讀龍斷者岡龍斷而罔市利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故可左右望而罔市利

詩抱衾與裯裯與幬同爾雅釋器幬謂之帳注今江東謂帳爲幬鄭箋亦解爲牀帳或謂衾爲被裯爲單被

學者說經往往過信注疏其閒有決不可從者洪澳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萹竹也疏云郭璞曰似小藜赤節好生道旁可食案漢書寇恂傳曰伐洪閒之竹爲矢百萬則綠竹乃竹之可爲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爲王芻竹爲萹竹乎以綠竹之盛比衛武之美有何不可而反取道旁小藜乎竹竿亦衛詩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卽淇澳也取淇竹爲釣竿與伐以爲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山海經天帝之山有鳥焉黑色而赤翁注翁頸上毛音如汲冢瑣語之甕史游急就篇春卿雞翹鳧翁瀉注旣爲

春艸雞翹之狀又如鳧在水中自濯其翁也今人用
鳧翁字多作平聲音義兩失
山海經有獸名視肉郭璞曰視肉形如牛腰有兩目食
之無盡詩復更生如故南華逸篇人而不學謂之視
肉蓋本諸此
蘋有二種柳惲詩汀州采白蘋此水蘋也莊子風起于
青蘋之末此陸蘋也方氏通雅謂之田鼈草
開元通寶錢唐高祖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詢書也
見李上交近事會元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州郡火政必曰潛火攻左傳哀公
二十六年夷師燔釋謂火滅謂燔燔音子潛反或者
作引而爲字序故爲人作序皆作敘字又以爲未安遂改
當用此字
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作敘字又以爲未安遂改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始墨
胎氏父曰初字子朝出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
魏略云文帝嘗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倉舒若在我亦
無天下又書與鍾繇索玉玦云是以命舍弟子建因
至書其主名謂之魚鱗冊
荀仲茂轉言鄙旨後人稱家兄舍弟本此
元世祖以錢幣問劉秉忠秉忠對曰錢用于陽楮用于
陰華夏陽明之地朔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
君臨中夏宜用楮幣若用錢四海將不靖遂始終用
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賤吏同漢人之輕贅壻如此
唐少府監裴匪舟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千萬
法課錢四錢三分支鹽一引是利八倍于昔矣
明洪武中命浙江及蘇州等府造魚鱗冊先是覈實天
下田地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隣
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
府奸弊百出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聞之遣國子
監生武淯等各處設糧長履田畝圖其田之方圓四
至書其主名謂之魚鱗冊
漢書貢禹傳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
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夫賈亦四民之一而贅壻爲

緡帝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佣唐家賣
馬冀非佳名乃已
如廁用紙不知何始古多用廁籌北齊文宣如廁令楊
愔執廁籌齊東昏侯削廁籌于面上試之今瀏陽人
多用小竹木片是亦廁籌之意閩西北宜大及四川
諸郡多用瓦礫
明光宗選侍李氏鼎革後尚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
八日始卒見池北偶談
佛書諾俱那與其徒八百眾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
百居鴈蕩故梁克家三山志載懷安大中寺有八百
羅漢象

明世宗時袁文榮煒以青詞得幸相傳西苑醮壇對聯
是其所作云洛水靈龜雙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
八十一數數原于道道統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
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
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張江陵試童子時學使者出對云玉帝行師雷鼓電旗
雲作陣雨箭風刀張對云嫦娥織錦天機地軸日爲
梭星經月緯學使者曰他日太平宰相也
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貢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
十三品王道叟譜三十九品亦可云瑰麗之觀矣今
揚州遺種絕少惟聞京師豐臺連畦接畛擔市者日
萬餘莖五色咸備惜無好事譜而傳之也
京師風俗入冬以花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
時即有牡丹謂之唐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大官園
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燃爐火得溫氣諸菜
皆生召信臣爲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
宜以奉供養奏罷之噫後人踵事亦何所不至哉
浙東用火哺鴨其未成者嘉興用香鹽炮之爲春月佳
味名曰鴨餛飩方回詩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城外
鴨餛飩是也今俗名喜蛋
明洪武初有嘉興王某者貽書其子上偶見之喜其善
于教子下詔獎厲之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平反側
之嚴奸弊疊興御史臺嘗勾宇文桂因事被問囊中
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是浙右儒吏獎譽之言
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託求進者嗚呼昔
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
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贓私干權門而用
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
嘗不審然贓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蠭蝗之慕腥
羶噫若是者豈非慈父之失教于平日者耶抑是其
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于百封書中得一善教
其子者浙右癸卯科舉人王彰之父家書意望嘗勾

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伍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于爲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諭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糈十匹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必再役其家書云自舊年十一月二日南薄別後至今年凡四得書鎮江高郵寧陵鄭州者餘一書不知寄何人必浮沈矣三月十一日女兄曾來至剛于德清書中簡略不知從者及同游俱無恙否且言歲中可至任不知果然乎本家德清之役已辦兩圖黃冊里長及歸安甲長皆不擾而辦里長不赴京倉此甚良法也正擬安靖幾日十二月間本縣又定新市弓兵分管十二都但辦什長勾捉軍人至今不得安息所費亦不少也家中上下俱無事倘欲挈家雖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轉遷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則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逭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宛轉仕途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有否如得分祿以養亦足爲榮若彼處關支則不必也凡事必須清以潔己廉以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爲念古人云貧乏不能存此亦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爲受用

粹白旁有赤文九工琢之爲盤螭旣成賚以重錦盛之櫝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闉磚石之或墜也緪布于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之曰人不目子爲周尤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乃以子爲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之購以五百金進之御定陵愛翫焉每夕必舉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落人間不知所在矣

猗覺寮雜記云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邪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邪曰無之

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葉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

祛瘧呪一日瘧堙迦醯迦二日瘧墮帝藥迦三日瘧怛剌帝藥迦四日瘧者特託迦其藥案此楞嚴呪語皆瘧鬼名或將硃書江西人討木頭錢要緊要緊繫臂上瘧鬼遠避

神仙粥專治感冒風寒暑濕頭痛并四時疫氣流行等症初得病兩三日服之即解法用糯米半合河水兩碗生薑五大片于沙鍋內煮一二沸次入帶須大蔥白五七箇熟再加米醋小半杯入內和勻乘熱吃粥或但飲湯即于無風處睡以出汗爲度蓋以糯米補養爲君薑蔥發散爲臣而又以酸醋斂之屬用屢驗非尋常發表之劑可比也

張世南遊宦紀聞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癰疽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葉珠即慧仁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沙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用東方壁土炒黃色然後水煎爛入砂盆內研成膏創在上飯後徐徐服俟吐定再服以盡爲度創在下空心服自破出膿更不潰引創上別以膏藥傅之每用無灰酒調下三錢即消後沙隨先生晚年亦得此疾幸授其方服之亦消

又云治腎虛腰痛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爲末無灰酒調下即愈

元遺山續夷堅志阿魏散治骨蒸傳尸瘧寒熱困羸喘嗽用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二次以進次服調楮樞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婦人煎婦人病丈夫煎合藥時忌孝服孕婦病人及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冷硬之物服至一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當盡服病在上者吐在下者利皆蟲出如人髮馬尾當日即瘥又五歲虛羸魂魄不安即以茯苓湯補之用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四錢去心犀角五錢吹咀生乾地黃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升煎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許更進一服仍避風寒若猶未安明日更作一劑服之即差

又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采獨科蒼耳一根連葉帶子細剉不犯鐵器沙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半創在上飯後徐徐服俟吐定再服以盡爲度創在下空心服自破出膿更不潰引創上別以膏藥傅之

又治一切惡創取縣瓜蔞一枚去皮用瓤及子生薑四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碗煎及半濾服之煎時不犯銅鐵病在上食後服在下空心

服

洗字法用西瓜一个半熟者約重三斤蒂邊開一孔入官硼砂三錢五分礬三錢五分共爲細末入瓜孔內縣一七日霜自出以翎毛埽下又一七日收取用時先將清水淫字以藥醮上待乾用翎埽淨紙白如新又法用硼砂瓦粉白龍骨木賊草密陀僧白石脂桑柴炭各等分人言少許共爲細末先淫字後參藥末以熨斗熨之乾卽落又洗綾字法反面用水膠將水刮數十下綾字面用紙托墨皆落紙損數紙卽淨又去硃法用黃瓜一條蒂邊開一孔入官硼砂一兩依前洗字西瓜法取霜用之

唐書宋之問有口過謂是口臭耳偶閱雜事秘辛云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乃知過字所本

仁和韓朝衡舉進士浮沈郎署貧困特甚嘗作司官歎云漫道司官地位清高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于今低心下氣空愁惱要解得箇中辛苦耐熬聽從頭說曉　幾曾見繖扇旗鑼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跑賸有个跟班的夾墊馱包傷天明將贏奎再休提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當得啞巴性口投楚舸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絲毫　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顱老休嗟悼千里外家山渺無文貌沒機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尚早　回頭顧影眞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消這便是做司官的行樂圖兒信手描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遲志堂雜鈔戊集終

句吳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余嘗兩記永樂大典茲又得一條永樂元年上諭解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諸書而統之以韻庶幾攷索之便爾等其如朕意書成賜名文獻大成既而覽其書尚多未備復命重脩以姚廣孝劉季篪及縉總其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馬楊溥儒士陸濟爲總裁又侍講等官十一人副之又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纂脩及繕寫之員幾三千人四歷寒暑至永樂五年乃成更賜永樂大典帝親製序文以卷目太繁不及刊布云

孔子生卒年月諸家不同公羊傳謂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杜預長厤謂二十一月無庚子穀梁傳謂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與公羊差一月史記又謂生于魯襄二十二年與公穀差一年其後或主公穀或主史記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史記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建子其十月卽夏之八月有謂周改建不改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卽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爲差其謂改建不改月者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朔爲證有謂年七十三有謂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爲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

孟子殺三苗于三危三危山名見禹貢而前後漢志竝闕畧不載攷隋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亦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里舜遷三苗于此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山有三峯故曰三危朱子曰三苗國名未詳所在余攷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據吳起言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與青草湖相連彭蠡亦湖名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佑通典則以岳州潭州衡州爲古三苗國方氏通雅云舜所竄止三苗之君故其種類仍在故地

夏宏基孔門弟子傳略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朱彝尊孔子弟子攷云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紹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無忌于夫子案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遭從孔子時定已取于彊族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寶斯同百謂百里奚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來謂惡來卷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者豈能抑權力而伸

古人于二句之中名字互用者甚多焦氏易林申公顯倒巫臣亂國劉琨荅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古詩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般謝靈運秋哀詩雖好相如達不問長卿慢沈約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爲宰相又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班固賦發還師以成命兮重辭行而自耦重謂重再四定年左傳祝鮀述踐土之盟其載書王曰晉重　潘岳閑中詩紛紜齊萬亦孔之醜齊萬謂齊萬年班固賦巨滔天而泯夏巨謂王莽莽字巨君王逸九思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傅寶斯同百謂百里奚惜誓來革順志而用國來謂惡來

此皆二名而用一字又有倆兩人而一氏一名者如曹劌謂曹參周劌管嬰謂管仲晏嬰周魏謂周劌魏其侯竇嬰周竇謂莊周竇誼嬰杵謂程嬰杵臼又夷叔謂伯夷叔齊見諸古人文字中不一而足

程氏儒讀書攷定云管子小稱篇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餘年如果一西施不應先及

蔡邕傳飲章即今之匿名文書

兄弟二名而同其一字者謂之排行如義眞義符之類起自晉人漢魏猶未有也獨王右軍父子同用之字是不可解

亦曰吳郡張籍江也攷韓文公

女國有橫池水婦人入浴出卽孕若生男子三年則死

見梁元帝金樓子

梁元帝曰予作金樓子未竟從荆州還都時有言是鍛

句云三河有士頻炊玉四壁無歸尙典琴庚寅城破

以二琴及寶劍懷素眞蹟等環置左右而死意若殉

焉粤人目爲狂生有爲抱琴歌以弔之者曰抱琴而

死兮當告誰叮嚀琴兮當知之

吳梅村先生連舉十三女而公子瞻始生時唐東江孫

華爲名諸生年已及强矣赴湯餅宴居上坐先生戲

曰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唐意怫後戊辰瞻舉禮部唐

果同榜

吳綺字蘭次江都人康熙初由水曹郎出守湖州爲治

簡靜放衙散帙蕭然洛誦嘗有詞云詩瓢酒盞茶鑪

是閒中簿書可想見其風概也喜賓客四方名士過

從無虛日卒以此罷官流寓吳門最久後歸揚州晚

自號聽翁嘗作聽翁傳略云翁多惠政不畏强禦以

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不能自給長壻江子辰六

釀金築室于廣陵之南門曰天地間亭翁于是乎有

居矣亥游粤東制府吳陋村贈以買山錢歸得粉粧

巷趙氏之廢園而移居焉翁于是乎有園又以錢二

百千得東陵田七十畝翁于是乎有田園荒無樹木

花竹有素翁詩與文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不數

月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偕內子江夏君以詩酒

賢倡巷

明宏治中吳江吳太保洪爲太僕卿常熟李文安公傑

爲禮部侍郎長洲陳公琇爲都御史吳文定公寬爲

禮部尙書王文恪公鏊爲吏部侍郎詩酒倡和立五

同閭五同者同時也同鄉也同朝也而又同心也同

道也太僕屬越人丁綵繪爲圖文定序之文恪題詩

于後三十年前余見一卷于家博屋齋中太保家藏

物也

明末南海鄺露湛若蓄二琴一曰南風宋理宗宮中物

一曰綠綺臺唐武德年製明康陵御前所彈也出入

必與二琴俱其餘古器物甚多貧則質子錢家俗謂

白適又云以脩短衰健聽之天以利鈍榮辱聽之人以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流行坎止吾何心焉故自號曰聽翁又云爲文章好作孝穆子山語所作填詞小令童女子皆能習之有毗陵閨秀日誦其把酒呪東風種出雙紅豆之句以爲秦七黃九不能過也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益都馮相國致政歸上徼臣去國戀主一疏中列五事一曰　皇上不宜貴財二曰不宜遠出三曰勿輕遣官四曰臺灣不宜輕棄五曰關稅鹽課不宜增額　上嘉納之在京邸時延致仁和吳農祥吳任臣王嗣槐海鹽徐林鴻蕭山毛奇齡宜

興陳維崧皆績學之士號佳山堂六子

常熟汪杜林先生名應銓康熙戊戌以第一人及第時年已四十餘身長面麻腰腹十圍買家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識字觀彈詞曲本以爲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于燈下見先生鬚大失所望業已變卦矣是夕諸同年賜飲巨觴先生量洪興豪不覺沈醉登牀後嘔吐狼藉陸女恚甚未五更雉經而亾

先生才華發露與時齟齬罷官遊楚大吏聘脩省志猶有彈劾之者紀淄養雞主于不鳴有以也夫

華亭周稚廉字冰持太守茂源之孫才士倫之子也下筆千言而悠悠忽忽迹類清狂嘗署其門曰論家世

如閒帖官窯亦云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繡換得錢

無二物皆松江產也

常熟王次山先生名峻風格嚴峭未第時館薛文肅公家嘗不戒于酒肆口嫚罵薛家人輩欲毆之文肅呵禁明日待之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雍正甲辰成進士歷官侍御以彈劾御史某罷職文肅薨哭以詩云回首御傷門下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愈見先生之不諱過也

王景琦字韓起江陰人名節自負康熙中督學魏以太夫人壽建水陸道場于古寺寺僧縣孔子拜釋迦像韓起見之勃然卷書像歸胥役訴之學使學使怒拘

韓起至韓起曰生恐累公得罪名教故奉聖像歸此聊正爲公也且不獨爲公爲天下萬世道統計天下有聖人拜異教者乎學使詘于義婉言謝韓起裂其畫像拜而焚之

嘉興詩人周篤青士喜讀書就市鬻賣米每日中交易箕筮斗斛權衡堆滿肆擬亂書糠籺中吟誦不輟偶遊嘉善假一園居停一夕嘯咏甚適遂至達旦鄰有郡丞行署時來按部聞周咏詩聲亦徹夜不寐恚甚詰旦遣隸往捉將加僇辱有士大夫援之乃得免後

集二十四卷

乾隆初赐定張宮詹鵬翀受　上知最深一日侍直乾清門方宜召而張已歸矣　上以詩責之曰傳宣學士爲吟詩勤政臨軒未遑時試問羔羊三首內幾言此際許委蛇　命依韻和成聊當自訟張奉　旨呈詩　上大悅賜以克食張才最敏健嘗賦鴈字詩曰未午成七言律三十首賡和　御製頃刻數篇復喝韻成詩捷于擊鉢工書山水捷亦如之中道徂謝服闋又以文貞公薦赴　闕授編脩時甲午歲也明年有以蜚語聞者　上還自熱河緣道問何焯安在即從迎駕所收繫之并簿錄邸中書交內廷學士檢視諸非所宜言者大索不得獨得論俗下文字及詆諆當世士大夫笑罵譏侮有人所不堪語黏籤以聞而書夾中有御吳縣令饋金札稟并呈之　上怒霽中摘數條遣內侍齎獄呵問反報薄其罪僅坐免官仍直武英殿出獄後直　殿廷益勤壬寅六月九日卒年六十二　上爲之不怡者良久還其故官賜侍講學士賻金給符傳以過罌　命有司歲存恤其家誠異數也書法精妙與吳縣汪退谷中允齊名與人尺牘世爭藏弆之以爲寶貴生平書不去前閤觀博攷大抵以經史爲主盟書鐵壓架以善本互相校讐至再三不倦所著　詩古文詞數百篇語古齋識小錄十數卷方簿錄時門弟子恐中有振觸語悉燒之無一篇存者喜譚經生孜孜爲經生者往往持質先生冀以游揚聲譽而先生不肯爲背面語遇有佳者逢人說項一不當意即關詆几上不置一辭以是多怨者

異日輩語之問未必非此輩爲之也弟煌字心友號
卜山亦多藏書余嘗得其一二種皆手自點勘者
錢塘洪昇昉思以詩名康熙初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
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傳奇一時勾欄多演之越
一年曾　國恤止樂長安邸第有演此曲者言官謂
遏密讀曲大不敬賴　聖明寬宥第褫其四門之職
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官有從此罷去者
黃莘田名任閩之永福人有硯癖官四會令罷歸囊餘
二千金市端坑十硯千金購侍兒名金櫻者千金洗
硯吟詩悠然自適妻張氏號月鹿長女淑窕字姒洲
次淑畹字紉佩並工吟咏今十硯流傳好事者得之

奉若珙璧云
桐城高樸臣字相如雅好客有過從者必酌以酒明日
斷炊勿顧也官中書舍人乾隆初歿于京師幾無以
爲殮鬻馬于市始得葢棺友人作鬻馬行以弔之
張岳未先生名景崧康熙乙丑進士明初四傑潯陽張
羽來儀之後吾師愼伯恪仲兩先生之父也與夫人
某氏素不相能嘗作借米謠三首以見意其一曰我
無奈向君哭懇君借我米一斛願來生君作主人我
作僕馮君時時呼喚我只小心伏侍直到蒼頭禿其
三曰君不肯我再求懇君借我米一斗願來生君作
富翁我作狗馮君時時呼喝我只擺尾搖頭長守家
門曰其三曰君不肯我再歌懇君借我米一籮願來
生君作頑妻我作夫馮君時時吵鬧我只裝聾做啞
半死半糊塗需次得樂亭令之官未久一日出署歸
自經輿中死有妾某氏爲夫人所遣先生歿後矢志
不嫁居尼菴以老
劉陽楚之東鄙也其俗凡偶大太二字互易其音臨文
亦互易其字舉邑皆然
古人無以別號自儤者白居易之香山居士司空圖之
耐辱居士不以自偶東坡山谷稍稍著儤降及明代
別號遂多然不以冠諸名也古人于其友亦呼名如
商爾何無罪憶李白懷杜甫是也字以表德子思儤
往在吳門讀桑弢甫先生五嶽集而艷之洎閱徐霞客
遊記益深望洋之歎自謂異日或償此願也乃已酉
道出均州不得遊太和壬子如梁園不得遊嵩少癸
丑客豫章不得登匡廬留湘南已逾歲不得訪衡岳
徒以奔走衣食交臂失之恐山靈笑人也
袁簡齋先生得隋織造故園于金陵之謝公墩名之曰
隨園先生由庶常出爲令年三十五謝去即居是園
中有聯云此地有崇山峻領茂林脩竹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邱葢優游泉石四十餘年花裏秦宮老
而彌健年前遘疾幾殆援泉明自挽例徧乞和者今

年垂八十如磐靈光巍然尚存也往昔戊子庚寅間
秋試金陵數飲園中園依山曲折高下爲臺榭余曰
奈無牆垣障蔽何先生曰吾嘗諭家人我死乃亟去
之耳其曠達如此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
安日用不過五十每月朔以錢一千五百斷爲三十
塊掛屋梁上平旦用晝叉挑取一塊而以竹筒貯用
不盡之錢以待賓客曰此賈　老法也
今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俗
說也禮記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解者曰設尊設壺皆
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
名公鉅卿亦隨流揚波卒未有訂其譌者余嘗欲祓

前後相向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爲尊必以口之
所向主受惠者爲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義耳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
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
者是也亭林先生此語極有味
茅茨草屋風雨一興輒欲顛覆至廣廈大屋雖疾風震
雷聲撼天地而安若泰山簷簾烏雀風動艸而搖則
驚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挾之不行人
之度量其相縣亦如是　宋人語
昔人有言日者閱人命蓋未始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
一二必唱言于人以爲異嘗略計之一時生一人二

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八人以
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
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尙不減數十萬況舉天下
之大自王公大臣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于數者
有不能歷算則同時生者必不少矣其間王公大臣
始生之時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
不同也
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制太史試學童能諷
九千字已上乃得爲吏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古之重小學如此降自後世俗書破體往往而是雖
名公鉅卿亦隨流揚波卒未有訂其譌者余嘗欲祓
爲一書稍稍釐正之名曰字學八辨一辨體二辨音
三辨通四辨借五辨同六辨變七辨誤八辨俗惜頻
年奔走南北有志未逮也
亭林顧氏有言自隸書已來其能預明六書之旨使三
代之文尙存于今日而得以識古人制作之本者許
叔重說文之功爲大然其間亦有不可從者如秦宋
薛皆國名也秦爲地宜禾宋從木爲屋薛以辛爲辜
費誓之費改爲柲訓爲惡米武王載旆之旆改爲坡
訓爲甫土它如威爲姑也爲女陰毆爲擊聲囷爲故
廬居爲法古用爲卜中普爲日無色童爲男有罪衰
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辱爲夫耕時曳爲東縛捽扡

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罪人在屋下執事
冥爲十六日月始虧朏爲刀守井不亦迂謬穿鑿而
遠于情理哉今之學者能取其大而棄其小擇其是
而違其非乃可爲善學說文者矣至于引經各異蓋
漢人于經專門名家師承不同故未晝一不足爲許
氏病也

許敬宗言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
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唐劉伯芻陸鴻漸于
天下之水皆能歷歷分別其等第
太牢牛羊豕兼具也少牢去牛而但用羊豕也然唐人
稱牛偺孺爲太牢其誤已久

右軍蘭亭序世說注謂之臨河敘
楚辭子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此非今之所
謂蘭蕙也案本草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
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　紫花紅白色而香五
六月盛可佩飾又云薰薰艸也生下溼地麻葉方莖
赤花黑實氣如靡蕪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卽今零陵
香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艸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溼不
變故可刈以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其花雖香而葉
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爲佩者
也漢官儀尚書郎含香掘蘭上殿是必燥物可囊者
魏武取蕙花爲香燒及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
謂蘭蕙則腐艸耳何香澤之有乎
尙書喉舌前人皆用作喉脣文選沈約碑獻替惟晨實
當喉脣宋文帝因送王華等曰此四賢皆一時之秀
同掌喉脣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孝武曲
水聯句臣僃曰喉脣廢職方思讓裴子野曰張吏部
有喉脣之任
世說王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
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妻郗曇女也案獻之
法帖有云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嘗苦不盡
觸額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與偕老豈謂乖
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邪悲咽

實無已已惟當絕氣耳黃伯思曰此當是與郗家帖
也
唐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開元二十
年祀后土大赦二十七年加尊號大赦皆令左降官
量移近處是也今人自謙遷職爲量移者非
今謂陞官移居爲鷰遷蓋本詩鳥鳴嚶嚶及遷于喬木
語然竝無鷰字唐蘇味道詩選鷰遠聽聞則其誤已
久
今官府文移凡上臨下皆曰仰案北齊書孝昭紀詔定
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
爾雅江南曰揚州李巡注云江南其氣躁勁厥性輕揚

故曰揚州余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以迄于今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不易信如前說則揚人舉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人所以名州之意邪太康地志謂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至劉熙釋名謂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固非確論李匡義資暇錄乃謂地多白揚故曰揚州抑又誤矣

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胡三省通鑑注云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樹也今人乃多作鄉里用又俚毋爲北堂爲萱堂萱本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攻詩意謂君子爲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之切焉得諼草種羅璧識遺云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釋者謂一雉之長三丈高一丈山陰陸氏堉雅謂雉飛不越分界之內祟不過一丈脩不過三丈潘安仁雉賦云畫墳衍以分幾者此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康成注曰雉經晉語亦曰申生雉于城廟孔氏釋雉性耿介被獲必屈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耳

參阿伯豈有荅拜禮則是唐末已有此俚矣又玉篇古人俚父兄曰先生後人于朋友亦俚之尊辭也漢人或單俚先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顏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亦單俚生顏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也如賈生董生伏生之類是也宋劉元城語錄俚司馬溫公爲老先生

漢馬融教授前列生徒後蓄女樂因施絳紗又荷秦時韋逞母年八十奉命傳周官學亦施絳帳皆所以隔限男女也今相承以爲故事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抬頭版 102版

句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人家藏書最宜珍重韓退之曰鄴侯富藏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人遂謂李鄴有書不讀然下云爲人最彊記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是鄴未嘗不讀書也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藏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閱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買竪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卽設几案于當日所側羣書于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于敝卷必先視几書它時終不知落何人之手每一念及爲之憮然

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挾而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宜切志之趙文敏曰聚書藏書貝非易事善觀書者澂神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牋損隨脩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幷奉贈此法又書卷末曰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于鬻積其家聲不如鬻荀歸宅室當念此言取非其有尤甯舍旃杜邁藏書每題卷尾以戒子孫曰鄴侯富藏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人遂謂李鄴有書不讀之知聖教陛之鬻之爲不孝古人之于書愛護珍惜如此況家甚貧而酷好藏書未弱冠卽減衣縮食以購之閒借鈔于盧抱經學士王西莊光祿朱文游鮑以文吳槎客明經楊列陛進士閱三十年積有萬餘卷頗多善本無何而飢壑出門扃宅宝託友人司其管鑰僅攜零星鈔本數十卷以行然不敢自秘如蘄水王根石太學漢陽葉桐封中翰廣甯趙純齋大令皆就予傳鈔廣爲流通惟是吳下所儲恐遭蟲蝕且兒愚不能讀書它時終不知落何人之手每一念及爲之憮然

朱存理性甫對門老儒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聞人有異書必從訪求以必得爲志手自繕錄前輩詩文積百餘家它所纂集若鐵網珊瑚野航漫錄經子鉤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鶴岑隨筆又數百卷既老不厭也

吾吳楊儀部循吉好蓄異書孜孜不及嘗題書櫥云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我始爲士家無一簡編辛勤一十載購求心頗專小者雖未備大者亦略全經史及子集一一義貫穿當怒讀則喜當病讀則瘉恃此爲性命縱橫堆滿前當時作書者非聖必大賢豈待開卷看撫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財貨先墜

地不月拾斷爛無與憐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
付不肖子持去將鬻錢又鈔書詩云沈疾已在躬嗜
書猶不廢每聞有奇籍多方必羅致手錄兼貿ノ恒
輟衣食費往來遶案行點畫勞指視成編亦艱難把
玩自珍貴家人怪我癖既宦安用是自知身有病不
作長久計偏好固莫捐聊爾從吾意寧亦好鈔書早
夜矻矻遂成目睿猶不能自已也儀部著有南峰文
集筆意簡古志乘尤妙
嘉靖中華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尤愛宋時鏤版訪
得吳門故家有宋槧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劉須溪
謝疊山三先生手評飾以古錦玉籤遂以一美婢易
之蓋非此不能得也婢臨行題詩于壁曰無端劉愛
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它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
盡道旁枝吉士見詩惋惜未幾捐館

宋太祖既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復下詔購遺書于左昇
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輯爲崇文總目又
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爲書庫是爲秘閣靖康二年正
月金人犯闕索秘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
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清樓龍圖
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于燕元之平金也
楊中書惟中前收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
旨構首請輦宋三館圖籍當時敕平章政事太原張
公兼領祕書監事有詔許京朝官假觀明之文淵閣
則台宋金元所儲而匯于一益以永樂南都所運百
櫃及四方所上者咸貯于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
使還必納書于庫其書雕本十三鈔本十七皆倒折
四周向外故雖蟲蠹鼠嚙而中不損壞正統六年六
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
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上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未有
完整目錄臣等逐一點勘編置字號輯成文淵閣書
目請用廣儲之寶鈐識仍藏于文淵閣永遠備照庶
無遺失從之其書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冊而列朝寶
錄寶訓不下數千卷若永樂大典多至二萬二千九

百七十三卷皆藏之皇史宬不與焉但閣制庫狹而
牖復黑暗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置心
及此徒付管鑰于中翰涓人之手往往爲人竊去萬
歷十三年內閣敕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
書舍人張萱等奉閣論校理纂輯內閣書目則井累
朝續添書籍入焉校之正統目錄十僅存二三耳崇
禎甲申之變散佚轉多秘本罕傳至　本朝乾隆中
采訪遺書緝爲四庫全書而後秘府縹緗燦然美備
矣
江浙藏書之家前明如崑山葉氏菉竹堂鄞縣范氏天
一閣山陰祁氏澹生堂縹緗之富甲于海內　本朝

則常熟絳雲樓毛氏汲古閣其尤著者也它如崑山徐氏傳是樓多至七十二櫃秀水朱氏曝書亭多至八萬餘卷今惟天一閣猶有存者餘則散如雲烟矣毛氏汲古閣自崇禎元年發雕十三經十七史緝以詩詞曲本唐宋金元別集稗官小說無慮數百種于昏

發其子斧季續之力不給至鬻田以濟自有印本以來剞劂之富莫有過于此者也百餘年來板已散失印本漸稀蕘林方其惋惜而吾友鮑以文復有知不足齋叢書之刻得本之精讎校之審視毛氏有過之無不及者先是 朝廷訪求遺書以文命其子士恭以家藏五百餘種獻得拜古今圖書集成之賜所

經進書復蒙 御題有知不足齋奚不足渴于書籍是賢乎之句儒生榮遇眞千載一時也以文名廷博歙人遷杭州今僑居烏鎮

宋晏元獻公守長安有郡中富民異財云素事一玉觀體因大富今兄弟分居欲分爲數段元獻取而覩之自頷骨左右皆玉也瑣異非常者可比公喟然曰此豈得于華州蒲城縣唐明皇泰陵乎民言其龕實于

彼得之元獻因爲僚屬言唐小說元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攜鐵椎擊其腦元宗臥未起中其腦皆作磬聲上皇驚謂刺客曰我固知命盡汝手然海陵得之以賜幸臣服之爲帽環云不中暍見元遺

小方亭中藏釐佛冢旁大柳一株根分爲二相距三尺許去地數尺連而爲一皮存若香片然

粵東水塘宵更禁五鼓相傳擊五鼓則海水泛溢

七脩類纂徐州不打春郁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于敲殺人文海披沙東昌有諺曰夏津不撞鐘高堂無北門撞鐘人頭痛北門生蝗蟲漏幢小品蕭縣不撞鐘撞之則水至

宜和閒方士燒水銀爲黃金鑄爲錢在神霄者曰神霄丹寶在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海陵得之以賜幸臣服之爲帽環云不中暍見元遺山續夷堅志

續夷堅志引呂氏碏石錄云宣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
朋散起廬舍象郇落田家所居山莊漁市旗亭茶店
無所不有悉以宮婢主之上皇策蹇其閒從以輕俠
少年所至主人館客留連笑謔一與外間無異將去
卽以金錢遺之播遷之兆已見於此
吳越王時宮中泊烏金爲瓦繪梵夾故事塗之以金合
以爲塔號金塗塔姜堯章得其一版作如來舍身相
周晉仙作耿紀之見江湖小集
宋太祖平嶺表得劉氏閹人聰慧者八十人使學于教
坊賜名雲韶部後改雲韶班
岳鄂王始謚忠愍改武穆定謚忠武見制詞文信國至
明景泰中謚忠烈見弇州四部稿
揩紳揩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于紳今誤作縉紳縉乃
帛之赤色者義異
安穩晉人多作安隱蓋穩隱二字古通用晉王凝之帖
告庾氏女汝勉難安隱深惻縣心釋文云勉難安隱
言臨分娩一難殊安穩也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言几案面南人坐硯
之北也
龍卽今之田雞古人用以祭祀且進御漢書霍山曰丞
相擅減宗廟羞殽龍周官蜩氏鄭康成注云今御所
食龍是也

唐書高祖武德元年詔諸衞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
缺胯襖子蓋隋時武官之服也
明逆奄劉瑾本姓談馬鬼南八里王鋪人見王貽上秦
蜀驛程後記
書康誥若保赤子傳曰孩兒未詳赤子何義案赤字右
通尺張華禽經雉上有丈鷄上有赤華山石闕云高
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赤游師雄墓志只
尺作只赤楊升菴以尺牘爲赤牘知赤卽尺也右人
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又曰六尺
之軀七尺之軀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長僅尺也
○焦氏筆乘云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及
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
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論
語六尺之孤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愚謂史
記晏嬰身不滿三尺是以律起尺也周尺準今八寸
二尺四五寸豈成形體當是極言其短耳曹交九尺
四寸以長準今尺七尺四寸餘
三輔黃圖云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孝宣帝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
于此度曲因以爲名攷武帝從宣曲而得名乎
二所卽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驩兜右作鵗唆韓詩關弓射鵗唆是也書疏亦作驩頭
讀書通作驩朱右文衡書作鵗兜四外名篇海作鵗

兜

萬歷辛丑內監孫隆以織造至蘇刁民藉以作奸六門設稅吏擔負出入必稅錢數文閭閻擾動吳人葛誠激于義憤以蕉扇招市人殺其參隨隆走杭州得免誠詣官待罪當道以亂民不宜稱誠改爲賢疏聞朝廷赦之十餘年以疾終吳人義之呼爲葛將軍葬之虎丘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楚省督標裁兵夏包子名龍逵等聚衆作亂環撫署索餉時武昌糧道掌藩司印葉公映樞在撫署力勸巡撫柯永昇升堂不聽自內署遁去亂兵遂擁入公挺身論之衆曰此廉吏不可傷擁公至山下公戒以毋得焚掠三日後當從爾輩之請遂歸藩署夜奉太夫人覓小舟潛渡次早剌血艸疏并封印信遣人聞道詣京師乃朝服北望稽首升大堂公座引佩刀自刎三日後賊如約登堂見公猶危坐及近前方知已死因羅拜于地疏至京師　命都統五岱爲振武將軍率兵討之六月十四日官軍擊敗賊衆二千餘人于應城縣斬僞副將二守備三把總一十七十八日又大敗之賊奔德安七月初十日南陽總兵孔華率師進討夏逆據漢陽城我師破門直入賊遁武昌十五日夏逆率衆駕船至鯉魚潡大兵勦殺焚其船餘賊來犯大營擊走之生擒僞總兵以下二十餘員兵二百餘人夏逆僅以身免十八日武昌僞官弁獻城投降并獻僞軍師妖僧大原首級收繫夏逆妻子家口二十日黃州府僞總兵獻城降黃岡縣生員宜長生等擒夏包子磔于軍前贈公工部侍郎廕一子　上親書忠節二字爲謚公字炳霞上海人順治十八年進士

世傳黃巢殺人八百萬而明末張獻忠之殺人有百倍于巢者自甲申正月犯蜀陷重慶悉勦民右手既破成都僭號大西改元大順授其義兒孫可望爲僞平東將軍監十九營李定國爲僞安西將軍監十六營劉文秀爲僞撫南將軍監十五營艾能奇爲僞定北將軍監十二營共男子七千九百餘萬女子八千八百餘萬能奇殺男子九千九百六十萬女子八千八百餘萬能奇報一路殺男子七千六百餘萬女子九千四百餘萬此外各營分勦川南川北所殺之數及獻忠僞御營殺人數目自有簿記之不與焉于是四川之民靡有子遺迨屯營于西充鳳皇山至自殺其卒日一二萬人初殺蜀卒蜀盡則楚楚盡乃殺其起之秦人後令量之以度過不及者皆死駐西充時尚存兵一百三十餘萬逾兩月剿剚者過半矣嗚呼此古今未有之

奇功忠永竹垞說

獻忠於崇禎十七年正月引其眾自荊州入川屠夔州雲陽抵萬縣驅其民投之江復從梁山趨重慶所過誅戮以人肉爲糧雖婦女無免者遂長驅入成都氣驕甚自稱老萬歲建東西二府以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已而自成爲王師所滅獻忠聞之始懼先是獻忠所至輒焚積聚毀城垣不爲持久計至是始據成都抵守順治二年肅王奉　詔西征至漢中故逗留不進以示賊無西意適月賊帥劉進忠者來歸因輸獻忠虛實備言其可取狀王兼程進命土馬俱銜枚當是

時獻忠營于西充不設備　王帥奄至西充之鳳凰觀會大霧遣冥潛勒軍登山賊諜者知之以告獻忠既素驕且不虞　王師之速至也斬以徇曰此羣搖求食耳清兵豈能遽越劍閣邪少頃又告又斬之凡三斬告者王訊得之遂揮鐵騎下促獻忠餐獻忠方在廄視其馬見有急兵即乘馬而馳未暇擐甲也　王師進射獻忠貫其胸獻忠疾馳遶營拔矢視之乃大鶚曰果清兵也于是賊眾奪氣　王師乘之所向披靡東西二府各引兵遁是日禽獻忠獻忠將死矣瞋目怒其部曲之降者猶列拜之王乃拔佩刀仰而祝天曰獻忠罪惡滔天毒流萬姓我受　天子命

奉行天誅謹敢爲萬姓復讎祝訖王親加刃獻忠身遂磔殺之尸諸轅門士民爭往斫之骨肉糜爛略盡獻忠狀貌魁偉面長一尺六寸性慘暴一日不殺人則悽然不樂死時年四十有一獻忠既敗可望定國奔雲南其後可望與定國爭權相殺定國潰走緬甸以死可望來歸　世祖封爲義王子孫承襲乾隆中始絕其封劉文秀之黨號十三家者盤踞夔郎閬康熙三年合秦蜀楚兵三路大舉乃平之

獻忠據蜀三載誅求民物殆盡既乃運其輜重赴楚巨舟數百艘連檣銜尾東至嘉州直抵岷江之口先是有武舉楊展者豪勇冠西川憤賊蹂躪糾集鄉兵備竭人力取之半溺于水終莫能得也

賊至是戲之獻忠怒舉火悉焚其舟金物盡沈于江復集賊黨還成都西蜀既定頗有覬覦江中遺物者

闕中趙崡石墨鐫華云重陽萬壽宮元碑林立皆以蒙古字書而以漢字譯之中載一碑文曰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闊歹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天毒流萬姓我受　天子命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

祝壽者厥道奉元路大重陽院萬壽宮裏井下院宮觀裏住的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花廟裏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著者稅糧休與者但屬宮觀裏的水土人口頭疋園林碾磨店舍鋪席典庫浴堂船筏車兩不揀甚麼它的更渓陂甘澗等三處水例甘谷山林不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卻倚著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句當休做者做呵它每不怕那甚麼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辭句俚鄙義亦晦澀往見元典章所載詔旨類皆如此錄之以存一朝體制云爾又云別二碑署年月處俱用雙鈎書一至十四年五月日一至正

十八年八月日

西神勝說云婦人勻面占惟施朱傅粉而已至六朝乃兼尚黃幽怪錄智瓊額黃梁簡文帝詩同安髮裏撥異作額間黃溫庭筠詩額黃無限夕陽山牛嶠詞額黃侵膩髮此額妝也北周靜帝令宮人黃眉墨妝溫庭筠詩柳風吹盡閒黃張泌詞依約殘眉理舊黃此眉妝也酉陽雜俎有黃星靨溫庭筠詞臉上金霞細李賀詩宮人玉靨黃又遼時燕俗婦人有顏色者目爲細娘面塗黃謂之佛妝彭汝礪詩有女天天稱細娘眞珠絡髻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爲瘴墨吏矜誇是佛妝此則面妝也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甯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注曰雞口雖小所以進食牛後雖大所以出沒後人穿鑿改爲雞尸牛從謂尸雞中之主從牛子幷云舊本國策如此顏之推沈存中皆取其說竊疑非是

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于第家第家猶今之言世家萬歷初常熟趙文毅公用賢官檢討武進吳侍讀申行官編修先後劾張江陵奪情受杖歙縣許文穆公國時以國子充日講官鐫玉杯一銘曰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吳鐫扉杯一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黝不惜剖心嘗辭碎首傳之門人黃端伯黃傳之門人陳潛夫兩賢皆殁國近歸曲阜顏氏文毅五世孫王槐訪得之琢玉杯爲銘介北平翁先生方綱易歸徧乞詩人作咒觥歸超歌亨亦有作

僞吳張士誠宮人李金兒者性敏慧能誦經史百家尤精醫卜士誠據高郵爲脫脫所圍城垂破李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後聞雷夜起登樓仰觀曰龍文虎氣見吾營上可以戰矣遂大破元兵後士誠破姑蘇收爲隆平府據承天寺爲宮卅李爲金姬李以江南不可居且有大患士誠不聽李知不免出拜祝天須臾

明日呼之已死葬福山港口加封仙妃楊儀傳其事
个常熟縣西北二十里有金姬墩語譌爲雞又有阿
圓者亦士誠宮人後嫁皮工某自云城破時士誠命
開庫聽諸宮人分取見一金匱約重二百餘斤力欲
舉之不覺臂折見骨王禕逐鹿記亦載此事
張氏據有浙西富饒之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于元者
爭趨附之美官豐祿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曰
皁羅辮兒緊札梢頭戴方簷帽穿領闊褒衫坐箇四
人轎又是張吳王米蟲兒來到了（米蟲頭黑身白譏其歲糜糜蘇也）
及明兵圍姑蘇急士誠聚其族登齊雲樓舉火焚之
縱不死城破被擒武夫健卒束手賣降亦竟無一人
死難者

庚申君遁走沙漠稱爲北元北元主奔應昌以明洪武
三年庚戌四月殂落謚曰惠宗卽順帝也其子嗣立
以餘兵走和林洪武十年丁巳遣使如高麗行宣光
年號國人不允後三年又遣僉院甫非告約年天元
辛禡遣永嘗君王彬往賀禡傳立十一年而殂北元
謚爲昭宗竝見鄭麟趾高麗史而明之載籍皆隱而
不書

相傳庚申君爲宋瀛國公子非明宗已子明初閩人余
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
公尚公主時蒙賜燕明光宮酒醋舒爪爬金柱化爲
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鞭簫與凡禽同侍
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霑酥胷瀛國晨馳見帝師
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
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之妻夜
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爲嗣皇考崩時
年甫童丈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云云攷
之于史瀛國公以德祐丙子降元時年六歲後十二
年爲至元戊子瀛國公學佛于吐番又二十八年爲
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受命逃之
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此時也又十三年明宗
立于外凡八月崩又四年癸酉妥歡帖木爾入卽位
以上乳母失言謂明宗在日素謂上非其子文宗竄
順帝于海南召奎章閣學士虞集書詔播告中外而
不言爲何人之子文宗崩當立二月亦崩國人迎
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
舊詔虞時在江西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
逮捕至大都嫉之者爲十七字詩云自謂非其子如
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稟
呈順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遂得釋而兩目
由是喪明又案袁忠徹記事云永樂十年五月十八

日上御武英門于右令通集庫取宋列帝遺像觀之上笑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十九日復御武英門看元列帝像俱魁偉雄邁上曰都喫綿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忠徹曰惟此何爲類太醫也觀此則余詩所云信不誣矣

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俗以爲月忌凡事必避之案此三日皆九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故庶民不敢用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聞蛙鳴問官蛙私蛙太子命賈允對曰在官爲官蛙在私爲私蛙帝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汪浮溪詩人閒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橋下迎之鐘復鳴

寺

續夷堅志云廣南寺有一鐘一日撞之不鳴其聲乃在城南橋下行人聞之無不驚駭或告寺僧具鐃鈸就

寘定府大佛寺殿北閣五層廣九楹崇十三丈中奉觀世音像高七丈三尺臂四十二隋爲龍藏寺宋重建易名龍興今俗稱大佛寺

明鄞縣倪光工數術客有問婦將產者傘忽裂其人失色倪曰傘裂則小人見君得子矣後果然

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注九代馬名儛盤旋作之令舞也則舞馬不始于唐

虞衡羅源人閩王璘時常謫黃精于市龍啟閉爲道士陳守元所辱故人木當敏因背之去尋入仙茅山羅喜洞當敏尾之望見洞中玉堂金闕麗人被珠襦者百數皋至皆卻行前迎建翠旂孔葢當敏大駭頓首謝罪皋目笑之有頃宴客堂上盛設食飲畢當敏以婢僕之餐坐之堂下然亦非人世所有滋味居十日當敏辭歸皋及賓客送之至洞門客吹尺八擊玉磬皋和而歌曰朝爲雄兮募爲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忽然俱去當敏歸城郭人民盡非昔日葢明洪武之十二年矣

王黃州小畜外集有詛掠剩神文序云予鄰有右族藏錙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旦必觴醪豆蔵以祭于庭且紙蚊緡駿以焚之詢其所祀則曰陰君命神掠民之羨財籍數于冥府備人之沒將得用矣案道藏雷經稱雷師皓翁有九天將軍雷門使者諸名分掠剩積逮幽枉報應四司各有大夫掌其事則所謂掠剩神者葢雷部之一也

神士木一名欃槍志天欃木題曰皇天座地欃木題曰后地座

何孟春餘冬序錄云揖俗曰唱喏古人相揖作此聲唱喏者引氣之聲也余案宋人北庭事實云揖不唱聲名曰唈揖則爲眾噭笑契丹人置手胸前而不聲宋

人以爲怪今掛無有唱聲者云唱者唱言也喏者卽所唱之聲石晉時李濤素滑稽卽新婚婦參見之濤又手曰慵無賓進羞作梁山喏喏喏此其證也女子拜必唱萬福今亦無之惟姆戲教嬰兒引手曰喏喏世謂宋有天下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識故命轉六更然李長吉詩宮門掌事報六更則唐已有之矣蓋更與庚同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越十七年宋亡希夷五更之說遂驗又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今初更起三點五更止三點不知始于何時

光緒戊申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遯志堂雜鈔庚集終

何吳里型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睿親王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史公等書尚存內閣

太上皇帝命檢出褒獎

御製書事一篇冠其首今恭錄如左云

幼年卽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遺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于內閣冊庫乃始得焉竊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福王卽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爲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訑辭不經之言雖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彊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意耳寧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竝命附錄于後

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

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父之讎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抑慕虛名頓忘實害乎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恥孝子仁人當何如感恩圖報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

足斷流邪夫闢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于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讎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勑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紹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與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袤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甯忍隨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敢布腹心佇聞名教江天在望

延跋爲勞書不宣意

史公旋遣人答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　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人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儀于艸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于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讎而二三老成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宅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冗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欣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迫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劂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數十萬助脩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爲我先皇帝后發卷成禮婦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

跼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
誰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
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
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
子未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
共主身殉社稷靑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獨拘牽不即
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
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閒特
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踐阼懷愍
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于國讎未
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予

之甚至如明皇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
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業也本朝傳世十六正
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
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嘗不聞乎今痛心本朝
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
宋止歲輸以金繒囘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
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
蒙難棄好崇讎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
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濱
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
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
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于
此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誅諜知
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
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義全始終之
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
憤則貴國義問炤耀于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
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
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
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
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
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

實昭鑒之

唐范陽盧某母琅邪王氏于景龍中撰天寶同文詩凡
八百一十二字誡其子曰吾殺之後爾密記之若逢
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眞圖上獻至元宗朝東
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表有曰性合希夷體于
靜默精徹道本馳驚玄關窈窕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
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
莫測見謝肇淛五雜俎果爾則王氏不獨詞華巧思
亦且未事先知又高于蘇蕙而名不彰文亦不傳豈
有幸有不幸邪

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千楊炯吳通元裴耀卿李

沁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然漢有童子郎梁有童子奉車郎以童子拜官者古矣

以財乞文俗謂潤筆亦曰筆資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爲制戲曰筆頭乾譯曰出爲方伯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容齋隨筆謂文字潤筆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受納餽遺至巨萬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裴贈車馬綵緞甚厚湜猶以爲薄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微之墓志謝以鞍馬綾扇玉帶價逾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侯銘志墜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明張修撰洪每爲人作一文僅得錢五百尚未慊意也戒菴漫筆云有人求文于桑悅託以親暱無潤筆桑曰吾生平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一錠置吾案閒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銀送還可也唐子畏有一巨本錄記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都南濠生平至不苟取嘗有疾以帕裹頭彊起坐書室中人有請其休息者荅曰若不如此則無人來求文字索潤筆矣馬懷祖嘗爲人求文字于祝枝山祝問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爲精神也馬曰然祝遂欣然捉筆又南窗閒筆載陳白沙善畫梅求之者眾白沙戲題坐側曰烏音人又來人不深閒之白沙曰白晝眾爲絕倒

代醉編云中國以月晦爲一月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

正德間朝廷開設酒館酒望云本店發賣四時荷花爲酒猶南人言荷花白酒也又有二扁一曰天下第一酒館一曰四時應飢食店

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今人謂雅量本此

世說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注千里末下皆蘇州境後人誤末爲末東坡詩每懷蓴菜下鹽豉又宵將鹽豉下

蓴菜皆承誤也

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名貴張崇文歷代小志云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荀悅漢紀云堯闢三老令狐茂此三人名足補史傳之闕

談助云崇禎帝一日欲食米糖內臣奏令御膳監製造問一料所費幾何對曰得銀八兩帝以銀三錢令赴市買之須臾捧一盒至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閒須八兩邪

易安居士李清照婦人之能文者有澈玉詞行世父文叔卻撰洛陽名園記者母王拱辰女亦能文易安適趙明誠德夫相傳德夫既歿易安更嫁張汝舟以反

月遂至對簿趙彦衛雲麓漫鈔載其獄中上內翰綦忠禮啟曰清照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嘗藥雖存弱弟應門惟有老兵既爾倉皇遂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說惑茲似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俛俛難言優柔莫決呻吟未定彊以同歸視聽才分實難共處忍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素抱璧之將往決欲殺之遂肆侵凌日加毆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局地叩天敢效談娘之善訴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難求自陳何害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以置對同囚醜以陳辭豈惟賈生羞絳灌爲儕何啻老子與韓非同傳但所脫死莫望償金友凶橫者十旬蓋非天降居圄圄者九日豈是人爲抵雀捐金利當安往將頭碎璧失固可知實自謬愚分當獻市此蓋伏遇內翰承旨揖紳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克復本緣陸贄之詞淮蔡底平實以會昌之詔哀憐無告雖才解驂感戴鴻恩如眞已出故茲白首得免丹書清照敢不省過知慚捫心誠愧責全責智已難逃萬世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高鵬斥鷃本異升沈火鼠冰蠶難同嗜好達人其惜童子皆知願賜品題與加湔洗薦當布衣蔬食溫故知新再見江山依舊一餅一鉢重歸畎畝獻更須三沐三熏忝在葭莩敢茲塵瀆謹啟近德州盧見曾刻金石錄作序辨之曰世傳易安更嫁至有對簿辨雪之言貽世議笑余以金石錄所作跋語攷之而知其決無是也德夫殁時易安已四十六歲遭時多難流離往來具有蹤迹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喋喋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流經喪亂猶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已故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與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誘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余因正之毋令千載下易安猶蒙惡聲也

或謂元朝帝王無陵寢棄葉子奇艸木子云送終之禮元朝官裏用棺木一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爲棺置遺體其中加髹漆畢則以黃金爲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圍寢之地深葬之則用萬馬蹴平俟春艸方生則已漫同平坡無復攷志遺迹矣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曲禮右者墓而不墳春

秋緯天子賓商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庶人無墳

葢庶人但有冢耳

漢書石奮傳取親中婦廁牏身幹洒蘇林曰牏音投晉灼曰世謂反門小褻衫爲侯牏顏師古曰中帶若今中衣厠牏若今汗衫也胡承之按貢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云厠行清牏受糞函也賈孟皆在晉前去班固爲近當得其實且厠牏字義必非衣服類細素雜記亦以牏爲溷

莊綽雞肋編載唐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

宋史載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官七修類藁載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逵婦人有髭鬚三寸餘又鄭州旅店婦美色頷下有鬚三綹長數寸

人目爲三髭娘子開州志載正德十三年臨河城靳氏女將笄忽生鬚長四寸許

唐盧鴻一隱于嵩山編目書徵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就後人多作盧鴻葢承綱目之譌

唐僖宗朝南詔詩和親遣宗正少卿李繭年充使此又一李繭年

說苑介子推十五爲荆相堂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是又一介子推也

漢有兩王葬其一介子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爲右將軍葢長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王莽也平帝時纂漢者又一王莽也

漢有兩公孫弘武帝時爲丞相封平津侯者此一公孫弘也後漢明帝時爲幽州從事見虞延傳又一公孫弘也先是又有三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一在越斷髮文身

漢有兩張禹武帝時爲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漢和帝時爲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又一張禹也

漢有兩貢禹魏相傳云高帝時貢禹舉冬此一貢禹也王吉貢禹又一貢禹也

漢有兩京房梁巨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也焦延壽弟子爲諫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爲少府以年老免其一末年爲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反誅

漢有兩王恢其一諫擊匈奴子馬邑坐首謀不進誅其一以故中郎將捕得車師封侯僅一月坐矯旨罪

兎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爲右將軍陽朔三年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

王鳳下獄死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字長孺名景武之世其一元帝永光二年以定襄太守爲楚威將軍擊匈奴未進而還

漢昭帝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爲諫者與燕王旦交通其一爲諫議大夫郎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謀反封侯

竝見元鳳三年詔書

金元朋有兩郝天挺其一元遺山之師字晉卿潞州人從澤州之陵川郝經之祖也一爲遺山弟子字繼光出于朵魯別族元朝累拜河南行省平章追封冀國公謚文定卽注唐詩鼓吹者

刹韻會以爲佛寺今承用之案王簡棲頭陀寺碑列刹相望李周翰注列刹佛塔也又崇基表刹劉良注刹塔也南史虞愿傳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劉孝儀平等寺刹下銘惟茲寶塔妙迹可傳又云豈如神刹耿介凌煙梁簡文帝荅同泰寺立刹啟寶塔大飛周宋之問登慈恩寺浮圖詩鳳刹侵雲半歷詳前說則刹爲佛塔無疑

康熙己未春 御試博學鴻詞臣擬進有圭璋特達賦或未達其義案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于上然

則璧琮琥璜皆不特達矣

宋制科題有堯舜禹湯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調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當時士子皆以唐虞三代爲對

漢獻帝遺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傕爲大司馬是又一李固

宋仁宗名禎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其易爲初月王珪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政月爲端月以正音征因乞廢正征音一字不用余謂正之讀征如尚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此豈二

字亦有所諱邪且政本字倘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

李贄疑耀云今諱語紿人者爲黃六初不解其義後閱一小說黃巢兄弟六人巢行弟六而多詐故詐騙人者指爲黃六

俗稱婦人爲女客蓋有所本宋玉高唐賦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

乍浦陳山層康僖墓林木翳薈有皇鳥從南海來集其上秋來春去初至剖其腹中有青椒相傳爲日本所產大者名戴毛鷹亦曰鸛鵝中者花雞小者攢雞土人統名之曰層墳秋鳥當湖佳品也

赤壁有二一在武昌之嘉魚一在黃州城西北世傳黃州爲周瑜破曹操處攷水經江水逕鳥林南注云黃蓋敗魏武處又左逕百人山注云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盛弘之荆州記言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赤壁瑜破魏武于此案其地距黃州且四百里又水經江水左逕赤鼻山卽今黃州之赤壁蓋黃州之山本名赤鼻非赤壁也蘇子瞻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又詞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蓋亦不敢信以爲實

余留武昌最久求所謂頭陀寺者了不可得或云城西觀音寺是觀音寺在黃鵠磯下背磯面江地勢庳下

案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曰頭陀雲外多僧氣黃山谷詩曰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似在山阜高處城中大觀山繚繞如伏蛇俗因名蛇山自西亙東寺或在其上嘗記陸放翁入蜀記言寺在州之東則非今之觀音寺可知矣楚人不但不知其處且多不能舉其名

唐時凡州城內俱有子城至宋尙存一切衙署皆在其中王元之黃州竹樓記所謂子城西北隅是也蘇州子城在西市門之東今乘魚橋迤南一帶高阜是其遺迹天王堂舊在城上今猶在高處其東南有鼓樓坊卽子城之鐘鼓樓也竹堂寺旁有地名河股卽子城之外濠也

故西市門在今護龍街樂橋頭其西有市曹橋右刑人之地直北有周康王廟蓋取成康刑措之意樂橋上有蕭王廟正與市曹橋相對

吾郡宮巷南有塔高丈餘合圍約七八尺塔頂乃鐵鑄者相傳兩三人于下搖之則擺動如樹木然鈴鐸自鳴蓋其下必有機軸而神匠之所遺巧也又濂溪坊有小塔正與宮巷口者相對故老云昔年烟簇中以紅絲線在塔之半截處兩人拽之橫牽可過竝無窒礙後有異人識破不復可牽而宮巷之塔今亦不能搖動矣

畫上例裝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畫上紙條古不黏

廣西泗城州有扁泉常日無水遊者與牧童錢數文求飲牧童叫呼罵詈拍手頓足泉卽流出遊者取酌之甚甘美飲畢卽竭

凡作詩文無出處曰杜撰或云道家經藏皆唐杜光庭所撰多涉虛誕杜默爲詩多不合律引用無據故曰杜撰

烏江有項王祠去祠三十里陰陵故道有虞姬墓墓前有祠邨氓祈子者禱于祠下輒插花以識之

順治十四年十月順天鄉試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舉

人田邦鄓作霖科臣嚴昭吉等俱立斬家產籍沒父
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陽堡給事中任克溥劾其賄賣
中式訊實也明年二月覆試丁酉科中式舉人米漢
雯等內蘇淇濬等八名文理不通革去舉人又以是
科江南中式舉人物議沸騰　上親加覆試取得
吳鳴珂准同會試中式舉人一體殿試其汪溥勳等
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維佚等二十四名罰停會
試一科方域等十四名文理不通著革去舉人
順治十五年二月御史趙祥星奏會試大典剔弊宜嚴
弟一場題目請　欽定從之
今鄉會試卷須注添注塗改凡幾字此法始于唐唐試

士式塗幾字乙幾字乙謂文字遺落鉤其旁而添之
也
禊有春禊秋禊王逸少蘭亭脩禊此春禊也劉楨魯都
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用七月
十四日又漢書八月祓于霸上此秋禊也又案西京
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食
蓬餌以祓邪隋書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
汎舟則古人于正月亦有禊事
齊策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幸孺子婦官名漢有中山
王孺子妾北魏後庭亦有孺子漢又有八子
周禮地官里宰以歲時會耦于耡鄭康成曰耡者里宰

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攷趙明誠金石錄汝州放毘
陽城中有碑額題都鄉正街彈碑蓋即今申明亭
薛野鶴云人家須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
今人紀月上旬中旬下旬改稱上澣中澣下澣起于漢
時侍從官每十日假一日休沐浣衣三旬之中三浣
故以此名澣同浣
前世碑石必先立而後刻唐吐突承璀欲立右頌功德
李絳上言請罷之帝命百牛倒之此先立之證
宋翟耆年字伯壽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如唐人自
名唐褒一日謁許顗彥周彥周鬈髮著犢鼻褌蹋高
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耳

崑山高一百五十丈周回八里在今松江府華亭縣治
西北二十三里崑山州以此得名後割山爲華亭縣
移州治于州北馬鞍山之陽山高七十丈孤峯特秀
極目湖海百里無所蔽歷年久遠人卽呼此爲崑山
而亡馬鞍之名矣山多奇石秀瑩如玉雪好事者取
之以爲珍玩遂名爲崑山石山陽舊有慧聚寺志稱
依巖傍壑皆浮屠精舍雲窗霧閣層見疊出今無遺
迹可訪
紫桃軒雜綴云蕭功曹見李倉曹家古硯顏艮語人曰
此三災石也人問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災文詞不緒

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制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
明倉道路悠遠何救厭絕臣今委州縣及采訪使給
訖奏聞

光緒戊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遯志堂雜鈔辛集終

何吳婁凱撰

後學朱記榮校訂

班馬二書史家鼻祖然亦有可議處既曰漢書矣而雜出古今人表位置古人分爲九等茫茫世代又何從而區別豪釐乎且如聖門一陳子也凡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復何說劉知幾曰史記列傳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

趙岐注孟子曰仲尼有云我欲託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取之于太史公自序而太史公又取之于春秋繁露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使從者爲魯司寇武子臣于衛致堂管見曰穆公未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慼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

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蘇子由讀太史公輕信而疎略今以所紀世系求之其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舜及敘禹系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舜生禹禹生黃帝止五世禹繼舜興何舜遠而禹近也敘黃帝至湯凡十八世湯至紂又二十九世通四十七世而敘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紂遠而武王後湯六百年興去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紂近而武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攷子長之謬也

越王句踐世家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後二十餘世至子允常史越春秋案夏自少康至桀凡十二世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矣之伐越見春秋魯昭公三十二年敬王之十年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于允常何止二十餘世邪

史記司馬相如傳楊雄以爲靡麗之賦云云前漢書全引此語余嘗疑之攷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閒耳而雄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遊京師年七十一卒于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始生遷著書時亦安得有雄之言乎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江氏永云雄後于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附益之耳

漢書武帝紀于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注云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此即今之帳簿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三十年初臘鄭康成蔡邕因謂臘

卽周之蜡祭和峴亦云蜡者臘之別名余攷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臘與蜡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也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異于廟蜡于郊唐貞觀制卫蜡百神亦祭社稷辰臘家嗣元定禮始蜡臘同日宋初仍分其後依和峴議三祭同用戌日漢書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魏其傳東朝廷辯之卽東宮也

通鑑于周烈王二十三年書魏文侯師卜子夏本戰國策以史記攷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子夏乃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二年生孔子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實七十三歲子夏時年二十九歲後十一年魯哀公卒繼元王八年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年當百一十六歲孔子既沒子夏已有退老西河之說但不知果得如許歲數否柳子厚論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論語出于有子曾子門人已有啟手足之語則子夏死曾子先也必矣通鑑又書周命三晉爲諸侯在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子夏無如許歲數混公以文侯師子夏爲美事而書之則當加一初字以著其始不則師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後事也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葢常儀貧賤注云常帝臣名其職占月也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愼注云常娥羿妻名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常娥竊之而奔月後遂引爲故事不知儀字古讀若俄詩實維我儀協在彼中阿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揚雄太元經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參義皆書作蓼儀則常娥卽常儀審矣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飧盤飧寘璧焉受飧反璧令卻饋曰反璧本此俗謂用薦相如事非也

詩愬如調飢韓詩作朝飢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恐毛詩夏屋渠渠注云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則竟以爲屋宇矣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莅之劇澤之盟衞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衞石魋蒙之盟魯孟武伯叱小國執牛耳惟鄫衍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堯不

從今謂主壇坫者爲執牛耳非
周禮漏下三商爲昏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商
音滴字从古後人誤爲商
尙書疏云昭二十九年左傳倆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
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名各出一帝而史記以重
黎爲楚國之祖又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則以重黎爲
官號此史記之誤也故東哲讓遷并兩人以爲一是
也王伯厚困學紀聞曰詩正義云楚語倆顓頊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地則黎爲火
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歷及高辛
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

家以重黎爲祝融誤矣
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步趨也謂人荷而行不駕
馬也
左傳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
鄭杜注云畫馬爲文四百匹也巨光庭曰杜說非也
文馬者馬文毛色自有文采重其難得若畫爲文乃
是常馬何足爲貴
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事無所攷故不質其爲僖公詩
細玩所贊德幾于聖明似非僖公所宜當也前人謂
是魯公伯禽伐淮夷飲至之燕詩云旣作泮宮則知
爲莅國始事矣案左傳僖二十六年冬公從齊侯會
于淮被執明年九月乃釋歸不聞僖有伐淮夷之功
也費誓云徂茲淮夷魯人三郊三遂汝則有無餘刑
伐淮夷而得志者惟魯公伯禽耳此其歸而獻誠之
辭也通典載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則知泮爲水名
魯公作宮其上故云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爲諸侯

辟雍泮宮爲學名始于王制之傅會吳澄禮纂言曰詩
學宮名泮宮亦無據
魯公作宮其上故云泮宮漢儒妄受師說以爲諸侯
言鎬京辟雍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爲學宮
之名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
注謂頖宮告后稷也此又泮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
雍作辟廱解云辟廱也廱天子宴饗辟廱亦不言辟

雍爲學宮
徐氏經牖云賢賢易色注云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
下竭力致身語意不類蓋易者改也遇賢人必改容
以敬之色指禮貌言如其次辟色色亦指禮貌衰也
色力身言皆自己身上事語意一串此論殊佳
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朱子直注云鴛鴦
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
鴦之羅畢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乎此二
章乃是一正一反以爲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
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

舜妻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也禮記舜崩于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妻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注者以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書地理志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育冢祠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云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則舜又有一妻矣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親也漢書古今人表舜妹名敤手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女弟繫舜有二妹嫉則是舜有兄

母嚚兄狂弟傲則是舜又有兄

舜葬蒼梧載之經史古今不易之論竊謂舜自踐位以後惟責成于岳牧九官垂裳恭已而已安復有南巡之事說者乃以陟方爲巡狩不知陟者升也蘇東坡謂陟方爲升遐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死皆曰陟是也

竹書舜二十二年命夏后總陟方岳三十五年命夏后征有苗四十九年帝居鳴條五十年陟與尚書合帝居鳴條與孟子卒于鳴條合五十年陟與尚書合今山西平陽府卽古河中地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卽有鳴條岡舜墓具在孟子舜卒于鳴條此爲不易之語朱子粵西舜祠記亦謂舜葬蒼梧無明文可據竹書又云鳴條有蒼梧山放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府則鳴條信有蒼梧山矣

舜封象于有庳漢書武五子傳作有鼻鄉陽傳作有卑並毗至切閻百詩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孟子集注云未知是否此最是朱子妙處葢一以經文爲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原原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以伸吾親愛之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至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于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甯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葢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今不可攷耳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蹟可歷漢書武五子傳云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于有鼻不爲實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也此言不知何據

劉仲原父辨尚書九共九篇爲九巳九篇古文巳字作巳與共相近九巳九篇言九州之書凡九篇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也

尚書周官有大師三孤有少師注云師者道之教訓也周禮宗伯有大師小師注云凡樂工皆以瞽矇爲之據竹書又云鳴條有蒼梧山放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其陽舜以唐封丹朱卽今平陽擇其賢智者使之爲師也則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而少師陽葢小師之譌不然則與三公三孤之大師

少師同號矣漢表亦倘太師少師蓋承論語耳

漢書王吉傳王制驅一代之民濟之仁壽之域顏氏注域界也今俗本禮記作躋則是登陟之義域平衍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用登陟作濟爲是

荔挺出鄭康成曰荔挺馬雚也案說文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言荔以挺出則鄭以荔挺爲名誤矣

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逢蒙學射于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于是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殺羿于田殺而烹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善射又皆不得其死故世誤以爲一人攷說文弓部羿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

論語曰羿善射羿部羿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此古有兩羿之證又陶唐夏后時有一羿又有一堯書毋若丹朱傲陸德明釋文曰傲又作敖乃知丹朱敖爲兩人名下文朋淫于家指此兩人言之否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是作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且禹舉以戒舜是堯在禹前也至浞之子名澆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是陸地行舟者陶唐時之羿也浞之子夏時之澆也亦非一人矣

審矣

櫺星門命名之義書多無攷向見聖門禮樂錄引漢書注曰櫺星田星也以此名門取養而後教之義然漢書白作靈星或二字通用也又檢湖廣通志有櫺星門說雜徵竈櫺故實而名星之義則引陸游竈格縱橫相開名爲星之語爲據且云今之戟門古爲棳門制用竈櫺格徹去障版取闢門求賢之意其兼用星者同于王制尊之至也語不可曉竝書于此以質諸博雅者

詩大雅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晝詶怨謗也書無逸篇否則厥口詛祝是也周禮詛祝掌盟詛之祝詩小雅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犬豕雞剌其血以詛盟鄭氏曰大曰盟小曰詛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於諸僖閟詛諸五父之衢是也此則誓于鬼神非怨謗也

宋南渡衍聖公端友扈蹕自曲阜徙衢州傳五世至洙而宋亡元世祖召洙襲封洙以墳墓在衢力辭乃讓于曲阜宗弟沿自是曲阜之後世襲爲公嫡派之在衢者至明正德朝授其後彥繩爲五經博士世主衢州廟祀

華亭縣有孔宅在縣西北七十五里海隅宋淳熙間居民浚河得一碑云天寶六年黃池縣令朱氏葬于崑山縣全吳鄉孔子宅之西南孔宅之名舊矣然孔子

未嘗適吳以闕里譜系攷之孔子二十二代潛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二十九代滔梁海鹽令三十二代嗣哲吳郡主簿三十四代隨蘇州長史豈孔氏子孫宦游僑寓遂居華亭邪宋楊潛雲間志其地有夫子廟在慧日院側廟旁有叔梁紇廟蓋子孫卽所居立以奉祠耳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　上以周公承接道統功德懋著授其後裔五經博士是年　駕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縣掛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以理學自命爲時名臣獨其奪情一事大爲時議所排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公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奉　旨在任守制公疏請乞假治喪往反九月于本年十二月抵任可以無誤考試御史沈愷揚敬儒交章論劾翌日給事中彭鵬劾之曰光地閔罹母喪宜哀痛懇情得請乃已然後

聖主擇人取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益見光地爲子奔喪之孝得　聖主俞允而益彰忍以三年之通喪請爲九月之乞假于理則悖于情則乖于辭則不順　聖德含宏不忍明斥其非臣以爲宜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蠟丸封表上達　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藉此教育士類使眞方輩出仰荅　主恩而有毋訐至

奉　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宜留者此耳臣以爲不可留者何伏讀　上諭十六章首曰敦孝弟以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體　上諭教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一也臣前任三河知縣恭逢　聖駕護視　天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　太皇太顏哀瘠至今追慕眞誠亙古仁孝臣民皆當則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同鄉臣踽踽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卽刻趨弔聽其號泣慘若嬰兒想彼肝腸寸寸斷矣勉强行文必多恍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三也先遭閩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忠者也請假九月之疏出天下皆議其後并疑其先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四也弗請守制物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諱理講道如光地爲珪爲璋倏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五也光地疏俯荷　聖知之深殘喘自假九箇月不誤學差愈謂九月大功服談言微中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六也定例生童匿喪應試蔽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侍郎衰絰何至此光地又將何辭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七也學校所以教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登其堂曰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如橋門環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　皇帝面諭諸

臣子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乎悖　聖訓則失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　君命也誰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之固辭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珙六疏固辭發明綱目書固辭于之也我　皇上堯舜比隆教孝教忠必無有辭之而不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間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爲貪位而忘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平日是在　皇上神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入傳　旨詢問鵬又上疏言　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試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然燭照而無遁形　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鵬愚戇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爲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喪心若光地而早已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已則爲挾術夫爲人子而甘于喪心爲人臣而敢于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忠當必陰拒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聞　命而絕不一辭則忍于留矣　皇上即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市朝若撻之羞光地忿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于从矣　皇上即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鄉黨汗顏伏乞　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辭曰九月尙不獲命況三年乎而黽黽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臣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陷于不忠所以跪聽傳　旨一一溯嗚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已疏入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

彭鵬字奮斯號無山福建莆田人徙興化家世甲科鵬舉順治庚子鄉試康熙十三年靖南王耿精忠以全閩叛幽總督范公承謨于請室時纍鞪從公入者城守嘗干總廖有功也以大義責逆力竭而死者福州府知府王之儀建甯府同知喻三畏侯官縣知縣劉嘉猷繼此嬰城死于福甯鎖者總兵吳萬福也闔門死于漳州者巡海道陳啟泰也不赴召而死者龍溪縣知縣李塤也閩中搢紳及舉人進士未銓授者逆檄僞州縣敦迫就道閩士恥爲之用進士葉有挺自

經死朱翰春焚右股肉腐見骨舉人游標佯瘋劉渭
龍麻衣徒跣以母喪得免鵬佯狂臥病日啜菜豆一
杯去渣存汁絕粒飲水鬱爲枯腊至僞漕院僞極密
僞都督僞布政司節次檄催僞府縣同知縣丞親臨
相視鵬臥牀十日死去二十五度賊平蹶然而興五
上吞官不第謁選得三河令齎鹽自矢有時絕糧歷
任十四年巡撫于成龍特疏薦升給事中尋擢貴州
按察使主僕行李裁二肩還廣西布政使歷廣東巡
撫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當閩變時鵬示疾牀頭寘
錐穎客至省視覩面藏指縫閒暗刺牙齦隨手見血
舍精液陽示血咯以致齒血枯竭牙齦崩露云

馬維翰字墨麟海鹽人貌不逾中人而抱負甚大中康
熙六十年進士雍正朝內大臣看驗時諸人皆跪公
獨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呵之公夷然不動隆轉笑
曰不料汝眇小丈夫乃風骨如許邪公曰區區一跪
尙未見維翰風骨也隆大奇之後以部郎擢四川建
昌道忤總督黃廷桂直揭部科被逮入都 太上
皇登極授江南常鎭道奪卒

松江何太虛先生寶瑛能辨鬼物嘗云街衢之間往來
憧憧者人鬼參半而鬼必于無日光處行人或狂奔
衝散之則團合頗艱故每教人緩步鬼自避之也性
謙謹巡撫河南時有 欽差某尙書勘河事以盛氣
臨之嫌供帳不辦備怒曰我固知外官督撫甚尊視
欽差如一狗耳司道長跪謝罪公聲色不動徐笑曰
王人雖微禮在諸侯之上使 朝廷差狗來不敢不
當作 欽差待況 朝廷差尙書來敢作狗待邪衆
笑且懼而公作中州人語曰甯逢趙宣子不畏旅獒
來

康熙二十八年左都御史郭琇副都御史許三禮先後
參劾在京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刑部尙書徐乾學招
權納賄等事并言京師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
珠送澹人之對奉 旨高士奇着休致回籍乾學
上疏乞休允之賜 御書光緅萬丈扁額

唐德宗用判度支趙贊奏初稅間架每屋兩架爲間上
稅錢二千中稅一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
告者錢五十緡愁怨之聲盈于遠近
古者迎春與出土牛本是二事迎春以迎陽氣出土牛
以送陰氣迎春在立春之日出土牛在季冬與儺同
時合而爲一不知始于何時又古者四時皆迎各以
其方今止迎春則夏秋冬之迎又不知廢于何時
秦以養馬起家以好馬開國以不辨鹿馬亾天下
蘇子瞻作司馬溫公神道碑引中庸至誠之說子謂溫
公誠之者人之道也若唐之郭汾陽則誠者天之道
也庸如代德而信任不疑傲如田承嗣而望風屈鄴

回統見之而革心魚朝恩感之而泣下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度公武人未必深解至誠二字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左傳辰爲商星參爲晉星辰參是星名商晉是地名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後人用作參商誤

宣室有二淮南子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殷宮名也在朝歌漢未央前殿有溫室宣室丁度集韻謂殷宣室音如貧賦之賦漢宣室音如負荷之荷

今人謂主貿易者爲牙行古謂之互郎謂主互易事也

唐人書互作手似牙因譌

南部新書云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

世以中山狼傳爲康對山刺李空同作案此傳見馬中錫東田集馬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官右都御史對山其弟子也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自籌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爲馬刺空同作無疑

郭忠恕佩觿云河朔謂無曰毛盍聲之轉也後漢書馮衍傳佩者毛貪五代史黃幡綽賜緋毛魚袋皆以毛爲無今湖廣人謂無亦曰毛

史記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索隱曰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曰臚臚音鉤王世貞宛委餘編曰大鴻臚古音鴻廬今九江之廬山亦有作臚音呼之

掌故亦作掌固故實亦作固實史記晉世家必問于遺老資于固實韋昭曰故事之是者戰國策固誅之注云故固通

光緒歲在丁亥仲春之月吳縣朱記榮槐廬家塾校刊

遜志堂雜鈔壬集終

句吳翌鳳著　後學朱記榮校訂

太湖之山其發原自天目而來奔騰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蹟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蹟兩洞庭之間望之渺然如世外之境卽之茂林平野間巷井舍各數千家仙宮梵宇往往而是馬蹟之北津里夫椒吳王夫差敗越處也西洞庭之東禹期龍山其北陰山橫山葉俞長沙爲大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北則余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民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蹟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沈隱現出沒于波濤之間馬蹟之西北有若錢積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凧小凧與錫山連中斷爲太湖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有三峰稍南大隨小隨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者曰五石浮曰茆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鳧飛欲止者曰南烏北烏其西兩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卽見卽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稍北曰大干小干與二干相近曰沿曰豫曰噇浮曰東獄西獄相傳吳王于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爲粥山

云吳王飼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者杵山有對植者曰大竹小竹與衡山近有若物浮水面可見者曰長浮鵝頭浮殿前浮其東與龜山相近而差小者爲龜山有二女娟好相對立者曰謝姑小謝姑有若石柱纔巢者玉柱稍卻金庭其南爲畝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驤首若游者石蛇若螺者青浮與龜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龜山旁曰小龜二龜之間若隱若見曰驚篮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末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王舍浮萍浮又南爲白浮澤厥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翁帽山有逸于前後追而及之者猫鼠山有若穿碑立者石牌是爲七十二山然其最大

子西渡後足迹所及江湖之勝無如岳陽樓樓踞洞庭湖濱水天混茫上下一色君山一螺如臙點鏡中悅而有名者兩洞庭也玉鑒記

忽浮動眞鉅觀也其次則武昌黃鶴樓與漢陽之晴川閣隔江對峙滔滔逝水令人遐想孫吳霸業若南昌之滕王閣雖以子安遐之序記得名然登眺之勝較之二樓未免邾莒矣黃州赤鼻磯後人以東坡所遊築二賦堂于其上前臨大江隔岸西山獻翠如在几案丁未戊申兩度登此靜坐久之幾忘世事

宋莫子山暇日山行過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强登山因過竹

竟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及叩其主僧庸俗僧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爲檀施苦留作午供鬱鬱不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辭而書于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忽聞春盡强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間又有一達官欲遊一寺先期示指遊畢將反亦誦前詩末句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僧曰居士得半日閒老僧卻忙了三日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云祀典無城隍吳越有之至歐陽公則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

玉歷通志載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婦人感之而孕所生亦具二形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盎曾孫嶺南招討使上二奏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

鄭虔采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蒼韋蒼艸多兒韋碎小之事也杜少陵八哀詩贊韋何技癢後人傳寫譌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

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然不知九娘何人也

詩贊韋何技癢後人傳寫譌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

以老告還祥代之營建北京宮殿正統中重建三殿

失之遠矣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案漢書何竝傳

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竝曰趙李傑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楊升菴謂谷永傳

小臣趙李從徼幸龍成帝常與微行非是

十八般武藝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

以櫛工官至太常卿禮部左侍郎蔡春王興宗竝以
皐隸官至右政使顧狃以巫師官至太常卿其餘以
醫卜相術官顯位者甚多
辛棄疾有吹笛婢曰整整辛妻有疾呼整對厥整整侍
側辛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贈不數日
果勿藥乃踐前約整整去因占好事近詞曰醫者索
酬勞揶得訖多錢帛只有一箇整整也合盤盛得下
官歌舞轉淒涼賸得幾枝笛觀著者般火色告媽媽
將息
余夙嗜古碑嘗收得唐鄭恒暨夫人崔氏合葬墓志大
中十五年十二月秦貫正書郎世所傳崔鶯鶯也年

七十六有子六人此碑云得之魏縣士中豈好事者
僞爲之抑會眞記之誣也
品花評藻自昔有之明冰華梅史燕都妓品曹大章秦
淮士女表其尤著也順治丙申秋雲間沈某與下保
金又文定花案致兩郡名姝五十餘人選虎邱梅花
樓爲花場品定高下取朱雲爲魁元鐵端爲榜眼余
華爲探花某某等爲二十八宿綵旗繡幟自胥門迎
與洪春所著之茶壺則又供春之譌也
壽山在福建福州府城北六十里宋時故有坑以采
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宋舊志云山產石如琉
縣官輦巨石塞之明崇禎末布政使謝肇淛嘗稱壽
山石甚美堪飾什器其品以艾葉綠爲第一丹砂次
於橋畔建祠祀康以劉伶配之明季給事科 草
募疏曰詩傳雅詠先歌既醉之章書有誥辭特謹德
將之訓漪麻斁流傳雖遠而古今風昧攸同酒星在
天醴泉山地舟中之斛三百市上之賈十千爰有飲
中八仙竹林七子或沈或湎孰聖孰賢緬懷作醴之
功豈止忘憂之具今杜氏之遺橋尚在而劉伶之故
巷猶存閱年久而日深爲風侵而雨剝茲欲樹豐碑
之七尺崩棘誅茅建祠屋之三楹崇基壘石仰千載
相傳爲勝事賴一時共濟以落成又江陰有劉伶巷
子友余武南過之有詩
楊子方言自關以西以穭褕短者謂之稚杜詩稚褐風

霜入今作短褐以字形相近而譌
孟光舉案齊眉案乃古盤字故舉與眉齊張衡四愁詩
何以報之青玉案亦盤也俗直以爲几案之案譌矣
常州宜興閻士作茶壺絕精 國初著名者龔春時大
彬每一器價至數千或曰供春吳頤山碑云龔春者
音近而譌近杭人朱文藻跋朱琰陶說有云它若宜
興洪春所著之茶壺則又供春之譌也
壽山在福建福州府城北六十里宋舊志云山產石如
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宋時故有坑以采病民
縣官輦巨石塞之明崇禎末布政使謝肇淛嘗稱壽
山石甚美堪飾什器其品以艾葉綠爲第一丹砂次
杜康遺冢相傳在江陰縣城南其地有杜康橋士人因
以弔之

之羊脂瓜瓤紅又次之然未之見也久之有壽山僧于春雨後從谿澗中拾文石數角往往磨作印溫潤無比顧名亦不大著至康熙初間縣有陳越山名日浴者忽齎糧采石山中得佳石纔夥載至都中售于金每石兩輒估其等差而較倍其直甚有直至十倍者嘗記昔人所言壽山石間有類玉者有類琥珀者玻瓈琦珠砂瑪瑙及犀若象焉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別有細者糝者綺者縹者慤者芟者然總以艾綠爲上以予所見僅有白與紅黃三色間有溫如玉潤如脂者今則并

罄一百二十斤寒水石二百斤出山水銀一千二百斤辰州府硃砂三十斤石青三十斤石綠三十斤銅綠三十斤古墨二十斤黃丹五十斤文蛤五十斤硼砂五十斤方解石二十斤自然銅一百斤白蠟一百二十斤磨光後上色用黃蠟八百斤造模式用血竭二十斤無名異二十斤赤石脂二十斤雲南黑白棋子各二萬箇雲南料石一千二百斤出水煤炭十萬八千斤湖廣櫟炭十萬斤松木生柴一萬斤蘆葦柴三萬斤楊木炭六十斤光研一千斤共三千三百六十五件案宣鑪有滲金蠟茶藏經流金四色高濂遵生八牋日用赤金爲泥鍊鎔七次水銀薰擦入骨作兩雪點子號曰滲金蠟茶則以水銀浸捺入內薰先滴則以鑄鑪存格上者以作它器然鑪中配用之

流俗競尚宣鑪然皆後世僞作者眞宣鑪百不得一也劉侗帝京景物略曰宣廟欲鑄鑪問工銅以何法鍊而佳工奏鍊至六次則見殊光寶色異恆銅矣上命鍊十二次鍊已條之眞鐵銅篩格赤炭鎔之其清者可多得也

洗爲之蓋鑄鏞時物力富饒取用宏多故宜鏞爲世
寶貴劉氏謂內庫失火取其燼燼鑄鏞王氏池北偶
譚因之非實錄也

會溪銅柱在今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楚文昭王
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約銅爲柱命學士
李宏皐銘之勒誓牀于上余友石韞玉執知視學湖
南行部過此摹拓其文以歸云柱圍四尺彊出地六
尺許環柱八面刻之凡四十二行每行字數多寡不
齊其文曰復溪州銅柱記右第一行六字天策上將軍江南
諸道都統楚王希範右第二行百五十五字天策府學士江南
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宏皐撰右第三行四十二字粵以
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右第四行十三字楚王召天策
府學士李宏皐謂曰右第五行十三字我烈祖昭靈王漢建
武十八年平徵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其銘曰金
人汗出鐵馬蹏堅子孫相承九九百年是知吾右第六行
四十六字祖宗之慶肩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于南
夏者乎今五溪初甯羣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
紀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右第七行
五十六字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皐承教濡豪
載敘厥事蓋聞洋洞接境槃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
畏威而事蜀右第十七行二十四字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
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興故後代著龜吾伐
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右第八行五十字中古漸爾

叛懷柔敢無師古尊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秦授
彭士愁溪州刺史右第十八行　就加檢校太保諸子
五十七字　右據狀靜邊都
將吏咸服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振
貧民乃遷州城于下平岸溪之將佐右第十九行　衙
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
不刃鍔士不勞苦肅清五溪震讋百越底平壇埋伏
戈右第二十行　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
碑所立敢意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宏

皐迎遵右第二十二行　命謹作頌焉其詞曰右第二
九字　王
字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三鑄柱底
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
若平地右二十四行　五溪之泉不足馮我師輕踴如
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來立誓　山川兮
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右二十五行　推誠奉節宏
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
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永州諸
軍事行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右第二十六行　教監臨鑄造
右第二十七行　大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

與五姓歸明眾具件狀飲血求誓右第二十八行　楚王
略其詞鑄于柱之一隅右第二十九字　右據狀靜邊都
自古以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狀
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管諸團百姓軍人及父祖
本分田場土產歸朗右第三十行　王化當州大鄉三
府兩縣苦無稅課歸明之後請祗依舊額供輸不許
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州四界劫掠竝盜逃走
戶人凡是右第三十一行　王庭差網收買溪貨并都幕
采伐土產不許輒有底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有
罪本都申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
有違誓約甘右第三十二行　請淮前差發大軍誅伐一
心歸順王化永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天明神下將宣
祇爲證者右第三十三行　天地之至仁爾
州賦租自爲供膳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金革之
虞克保耕桑之業右第三十四行　彭士愁彭允珦田宏
治彭師佐田偉暉彭師檮襲明芝彭師俗覃彥勝田
宏彝彭師杲彭師晃向宗彥襲貴彭鎒覃彥仙覃彥
富田思道朱彥蠣右第三十五行　至四十一行字差
各行下空處刻彭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
氏衆官姓名殆偏　案五
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右第四十二行　銅柱高一丈
子朔十八日辛巳鑄八月甲午朔九日壬寅鑄十二
月壬辰朔二十日辛亥立右第四十三字　銅柱高一丈
七行下空處　案五

代史楚世家作彭士然杜作士愁史言遣劉勃劉全
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杜有劉勃而無全明士愁之
子史作師暠杜作師杲凡此皆可訂史文之譌惟李
宏皐史作李皐此避宣祖諱非史誤也希範爲馬殷
第四子希範卒弟希廣立尋遭內亂國隨以亡而彭
氏守土歷宋元明至　國朝雍正中始納土歸化
斗有南斗北斗天帝垣亦有斗五星道家又增出東斗
西斗中斗誣亂不經然以諸緯攷有云西斗如磬東斗如
鍾則東斗西斗究不知何星參同契注云唐大衍冬
至日次東斗此東斗卽南斗也元龜七宿北方之宿
故曰北斗○詩維北有斗注云箕斗二星夏秋之間
北而丿，刀，匜斗一南而萬物盈皆指南斗若北斗但
有東西無南北

辰成子未寄旺之位未在西南其卦在坤其時爲長夏
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旺
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
生氣絕矣惟土旺于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
四時之道循環不窮
官府上任忌正五九月案七脩類纂云正五九月建乃
寅午戌寅午戌屬火臣音爲商商屬金火尅金故忌
之
反支案漢書游俠傳注張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
不去因爲賊所殺是反因拘忌而得禍也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禮郊特牲季
四人同鋪每人以八扇爲率分點數多寡爲勝負勝
者賞籌高宗時詔如式頒行天下此卽今所謂骨牌

漢明帝時公車令以反支白不受章奏曰民廢農業遠
來詣闕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獨其　注云月朔日
爲反支十二支終戌亥反還于子丑如朔日遇戌亥
卽初一爲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
寅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
反支案漢書游俠傳注張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

春出火爲禁火蓋時當蒼龍大火司令懼火旺故禁火以抑之而陸龜蒙中記云并州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後世遂以清明前一日禁烟謂之寒食效諸左傳史記越無子推被焚之事而後漢書周舉傳復謂太原一郡俗以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仲一月寒食莫敢相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帛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于是眾惑稍解據此則漢以前寒食禁烟乃在冬仲不在二三月間矣

鑽燧改火四時分五木蓋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屬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屬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屬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屬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屬水柞櫰色黑以象水也火人有毒且烈而易灼故四時改火今人以食魚肉等物謂之葷蒜韭之素非也禮玉藻膳于君有葷桃苐注云葷薑及辛菜也儀禮士相見禮夜侍坐問夜膳葷注云葷辛菜物食之止臥荀子哀公篇志不在乎食葷注云葱薤也徐鉉注說文云葷臭菜也通謂芸薹椿韭蔥蒜阿魏之屬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清也羅願爾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又今之所謂齋亦與古不同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腊羞工日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加有矣非茹葷之謂也

十三月十四月之說已見乙集茲又得一說宋翟耆年籀史曰商己酉尊云十有九月兄癸酉卣云十有九月南宮鼎云十有三月周牧敦云惟王十年十有四月上雝鼎云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繼世踰年行卽位禮然後改元今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也惟文姬鼎

云十一月又三者莫可曉一而又三豈亦十四月乎

秦始皇刻石頌德皆四字一句而史記所載凡傳年者輒五字一句如東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曰惟二十六年皇帝始作之罘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盛脩長三十有七年秦說文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切三十之省卅音先立切數名今直以爲四十字疑碑本作廿卅而太史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譌耳

崇禎戊寅張秋鴉作人語云人少人少無米怎了未幾李青山作亂殺人盈野歲飢民剝樹皮食之粟一升

直錢五百兌東西四百餘里寂無人見張怡談聞續筆

明末麻城士人周伯玉妻曰梅生有逸才工古文辭與周伉儷甚篤南陽王于一謂生外行譽塡小曲寄人云假若是淚珠兒穿得起拌翦下一股青絲穿一穿寄把你

柳隱更名是字如是爲人短小初適雲間某孝廉性放誕孝廉謝之去崇禎庚辰訪錢于虞山錢大喜明年遂納爲小妻侑河東夫人築我聞室以居之時年二十四矣錢卒族孫某要挾多金遂自縊

天下書目載北京國子監書版有孟四元賦一百十三片案孟名宗獻字友之自號虛靜居士金時魁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故號四元其律賦爲學者法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見劉京叔歸潛志耳

漢鐃歌云翼何食食茄下案爾雅芙蕖其莖茄韻會小補曰茄歌韻今荷字引詩有蒲與茄李白詩胡爲啄我茄下之紫鱗今但借爲蔈果名

嘉興淨相寺產棲李每顆有痕云西施爪痕也樹止一株寺僧不能徧給所求往往取徐園李綴于枝上索取者摘以予之徐園李核小如豆綠縣其中可辨識也

一呼一吸爲一息一呼鰪行三寸一吸鰪行三寸呼吸定息鰪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鰪行五十二度營周于身沈作喆曰凡經鰪一周其長十六丈二尺營周于身計八百一十丈此天行健之體也其義爲行流其名爲止息動根于靜也止息而後生息靜極復動也

遜志堂雜鈔十卷枚葊先生講南墅書院時所著也
先生博學嗜古我吳向多藏書家聞有善本先生必轉
假錄副手自校讎以是積久益富而纂輯之書亦不一
而足其在南臺時又誤有鐙窗叢錄一書亦大都辨證
經史敘述見聞諸語卮言靡所不有而於鄉曲往事記
載尤多其大致亦與是書相類而今已不復存矣是書
向爲未刻祕稧本載見古歡堂遺苑總目茲爲桂庾先
生收得之屬爲琛行惟舊鈔本閒有訛敓就所知者略
爲改易或未能盡正之也忽促付梓疏舛不免識者鑒
之光緒丁亥歲季冬月槐廬主人朱記榮謹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18
作者=
页数=812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